

『1』楔子

2005 年，深圳

华灯初上的街道，比白天多了几分妩媚温柔，张小文身着浅蓝套装，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疲惫。刚进楼门却想起浴室的灯泡坏了，忙转身向楼旁的便利店走去。

开门，打灯，踢鞋，扔包，一气呵成。张小文从阳台上把沉重的梯子一点点挪到浴室，试了试平衡，小心翼翼上了梯子，突然脚一滑，“啊”的一声惊叫，身子后仰重重摔倒在瓷砖地上，一动不动。

清、康熙 43 年，北京

湖边景亭的走道，面对面站着两位十三四岁的姑娘。穿鹅黄衫子的已是赏完湖景，正欲下楼，着浅蓝衫子的也就差着两步，即可上到亭间欣赏美景。但楼梯较窄，一人走富裕，却绝不能两人同行。双方又都不想让路。二人同时提脚，迈步，挤在了一起，浅蓝衫子的小姑娘因在下方不好用力，脚一滑，“啊”的一声从楼梯滚下，摔落地上，一动不动。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上部第一章

正是盛夏时节，不比初春时的一片新绿，知道好日子才开始，所以明亮快活，眼前的绿是沉甸甸的，许是因为知道绚烂已到了顶，以后的日子只有每况愈下。一如我此时的心情。已是在古代的第十个日子，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只等我醒来就仍然有一堆的财务报告等着自己，而不是在康熙四十三年；仍然是芳龄 25 的单身白领，而不是这个还未满十四岁的满族少女。

十天前，我换灯泡时从梯子上摔下来，醒时已经是在这具身体前主人的床上了。据丫鬟说，我是从阁楼的楼梯上摔了下来，然后昏迷了一天一夜。而对我醒后一切都忘记了的“病情”，大夫说是惊吓过度，好好调养，慢慢就能恢复。

“二小姐，我们回去吧，虽说已经过了正午，可这会的地热气才最毒，您身体还没完全好呢！”姐姐的陪嫁丫鬟巧慧在旁劝道。“好！姐姐的经也该念完了。”我转身应道。

我现在的名字是马而泰。若曦。而这个白得的姐姐叫马而泰。若兰，是清朝历史上颇有点名气的廉亲王八阿哥允禩的侧福晋，不过现在八阿哥还未封王只是个多罗贝勒，而且也未需避讳雍正的名字而改名，所以应该叫胤禩。

姐姐的性格说好听了是温婉贤淑，说难听了是懦弱不争，一天的时间里总是要花半天念经。我猜恐怕是不受宠，至少我在这里的十天，从未听到八阿哥来。不过从这十天来看，她对这个妹妹却是极好的，从饮食到衣着，事无巨细，唯恐我不舒服。我心里叹了口气，如果我不能回去，那我在这个时空也只有她可以依靠了。可想着未来八阿哥的下场，又觉得这个依靠也绝对是靠不住的。不过那毕竟是很多年后的事情，现在也顾不上。

回到屋中时，姐姐果然已经在。正坐在桌旁吃点心，见我进屋，她带点嗔怪地说：“也不怕热气打了头。”我上前侧坐在她身旁笑说，“哪就有那么矜贵呢？再说，我这么出去转了转，反倒觉得身体没有前几天那么重了。”她看了看我的脸色说：“看上去气色是好了一些，不过现在天气正毒着，可别在这个时候再出去了。”我随口应了一声“知道了。”

冬云端着盆子过来半跪着服侍我洗手，我暗笑着想，知道是知道了，照不照做下次再说。巧慧拿手巾替我擦干手，又挑了点琥珀色的膏脂出来给我抹手，闻着味道香甜，只是不知道什么做的。

弄完了正准备挑几块点心吃，突然觉得奇怪，抬头看，姐姐一直盯着我呢，我心一跳，用疑问的眼神看回去。她又突然笑了，“你呀以前最是个泼皮的性子，阿玛的话都是不往心里去的，摔了一跤倒把人给摔好了，温顺知礼了！”我松了口气，复低头去看点心边笑问“难不成姐姐倒希望我一直做泼皮。”姐姐拣了块我爱吃的芙蓉糕递给我，“再过半年就要去选秀女，也该有点规矩了。哪能一直混吃胡闹呢？”

一口芙蓉糕一下卡在喉咙里，大声的咳嗽起来，姐姐忙递了水过来，巧慧帮我拍背，我连着灌了几口水，才缓过劲来。姐姐气笑着说，“才说着有规矩了，就做这个样子给人看，可没人和你抢！”我一边擦着嘴，一边心里琢磨，该怎么办？

告诉她我不是你妹妹若曦？肯定不行！心思百转千回，也没有一个主意。只能安慰自己，不是还有半年的时间吗？最后只能若无其事地问姐姐，“上次听姐姐说，阿玛在西北驻守，我是三个月前才到这里，难道是因为选秀女的原因，

阿玛才把我送过来的？”“是啊！阿玛说额娘去世的早，你又不肯听姨娘的话，越管越乱。想着你倒还肯听我几句，所以送来，让我先教教你规矩。”

这几天我是早上吃了饭就去溜圈子，晚上吃了饭又去溜圈子，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来的锻炼方法。虽说简单，但效果很是不错，越来越觉得这个身体象是自己的了，不象初醒来的几天，总是力不从心的感觉。

也曾言用言语诱使巧慧领我到真若曦摔落的阁楼，立在楼上，几次都有冲动跳下去，也许再一睁眼就回到现代。可更怕现代没回去，反倒落下残疾或摔成傻子，而且潜意识里隐隐明白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毕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一而再的发生？那历史不早就乱套？顺其自然吧！

巧慧陪我溜完一大圈子，两人都有些累，假山背后正好有块略微平整的石头，巧慧铺好帕子让我坐下，我拖她坐到旁边。太阳刚下山，石头还是温的，微风吹在脸上，带着点凉意，分外舒服。

我半仰脸，看着头顶的天空，天色渐黑，蓝色开始转暗但仍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那么低，好似一伸手就能碰到它。我心想这的确是古代的天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唯一一次看到类似的天空是在灵山上。

正在感慨，听到巧慧说，“二小姐，你的确是变了呢！”，这句话这几天姐姐老说，我也由开始的紧张到现在的不太在意，仍旧看着天空问：“哪里变了？”

“你以前哪能这么安静，总是不停的说，不停的动，老爷说你是头‘野马驹子’！你摔了之前，常劝主子少念经，我们还庆幸着终于有个人劝劝了，可现在你也不提了。”我侧头看向巧慧，她却一碰我的目光就把头低了下去。

我想了想，“姐姐现在这样很好。”巧慧低着头，声音略带着颤说，“很好？都五年了，别人后进门的都已有了！”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她解释，难道说告诉她八阿哥将来下场凄凉，现在越亲近，将来越受伤。叹了口气，道“远离了那些子事情对姐姐未尝不是件好事，姐姐现在心境平和，知足常乐。我看不出来哪里不好。”巧慧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想看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最后侧过了头说“可是府里的那些人……”我打断她的话说：“抬头看看天空，看看这么美丽的天空，你会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忘了的。”她有点反应不过来愣愣地抬头看了下天，又看了看我，还想说什么，我半仰着头看着天一动不动，她终是把话咽了回去，也随我呆呆地看着天空了。

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从假山侧面转出两个人来，领先的身量较矮，略微有点胖，大笑着对后面一个说：“这小丫头有意思！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怎么说

起话来竟象已经历世情的人，不合年龄的老成！”巧慧一看来人，立即站起请安，“九阿哥，十阿哥吉祥！”从到这里以来还没见过外人，我一时愣在那里，看到巧慧请完安后才突然反应过来，也急忙躬身请安，心里却直为刚才他所说的话打鼓，我又忘了我现在的年龄是 13，而非 25 了！

前面笑着的那个，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摸着下巴上下打量我，我心想这个应该是十阿哥，侧后站着的那个身板格外挺直的，应该是九阿哥。九阿哥平平的说了声：“起吧！”我和巧慧直起身子。我心里想着原来我首次见到的是传说中的草包和毒蛇，一边琢磨刚才的话有哪句不妥当，没说什么不敬的话，即使被他们听去了，应该也没什么吧？

十阿哥笑问：“你是马而泰家的？”我道“是！”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九阿哥催道：“走吧，八哥还等着呢！”十阿哥一拍脑袋，急忙从我们身边走过，大嚷着：“是啊，我一看热闹就把正事给忘了！走，走，走。”等他俩走过，我抬头看着他俩得背影，一边想着刚才十阿哥的样子，感叹倒“古人诚不欺我”，真是有点象草包，不禁笑起来，笑容刚展开，正对上十阿哥回转的脸，一下子有点僵。

往回走时，巧慧一直不说话，不知道是因为刚才有点被吓着了，还是对我不满。我也一直在想着刚才的事情，如果我那可怜的历史知识属实，十阿哥肠子可没有几道弯，只怕刚才的事情他肯定会告诉八阿哥的，至于八阿哥会有什么反应，我完全不知，那只能先给姐姐说一声，虽不至于有什么大事情，但有个准备总是好的。心里拿定了主意，也快到了，慢了慢脚步说：“我总是希望姐姐过得好的，放心吧！”说完也没有管巧慧什么反应就快步进了屋子。

姐姐正侧卧在榻上，小丫头跪在脚踏上给捶腿，我做个禁声的手势，找了正对着姐姐的椅子坐下。要搁到现代，恐怕追姐姐的人要不排个营也肯定有一个连。下巴尖尖，我见尤怜，肤色尤其好，细白嫩滑，在灯下看来更是晶莹。

姐姐睁开眼睛，看我正在打量她，让丫鬟扶起来，靠着垫子坐好，笑问，“你现在是越发静了，回来了也不说话，我有什么好看的？”我也笑着说“姐姐若不好看，这好看的人只怕也不多了。”丫头端了水给姐姐，我看姐姐轻抿了两口，复递回给丫头，又半眯着了。我淡淡道，“刚才在园子里碰到九阿哥和十阿哥了。”姐姐等了一会见我沒有下文，睁眼看了我一眼，对旁边的丫头说：“你们都下去给姑娘准备沐浴用品。”丫头们都退了下去。我站起，走到她身边坐下，把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姐姐听完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侧边的美人屏风发呆。过了一会，叹道：“妹妹，你真长大了！”她替我理了一下耳边的乱发，温柔地看着我说：“你现在倒不象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倒是好象是一跤摔大了十岁。”我心

想，的确是摔大了！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 第二章

我在凳子上扭了扭，穿成这样实在是遭罪。晚膳的时间早过，可八阿哥却迟迟不来，刚开始的那股子新鲜劲也渐渐消失，越发坐不住，站起来，从丫头手里抢过扇子，一阵猛扇，姐姐皱眉说：“哪就那么热了？”我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要是再不来，我就回去换衣服。真是活受罪！”话音还未落，就看见帘子挑了起来，三人鱼贯而入，走在前面的二十二三岁，身材颇长，着月白色长袍，腰间系着碧色腰带，上悬着同色玉佩。面如美玉，目如朗星。我暗赞，这八阿哥长得虽有点阴柔了，但仍然是个美男子。

他看见我，眼里几丝惊诧，神情微征，瞬即恢复如常，嘴边噙笑的转开视线看向姐姐。此时满屋子的丫头仆妇已经都俯下了身子，我这才反应过来，忙也俯下身子，唉，我好象还未习惯这拜来拜去的规矩。

他微笑着扶起姐姐，说了声“都起来吧！”笑对姐姐说：“有点事情耽搁了，回头我和九弟，十弟还有事情商议，所以就一块过来。因是一时起意，所以也没有通知你。”

姐姐笑了笑说：“这也不是什么打紧的事情。”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都坐定后，丫头服侍着擦脸、洗手，姐姐转身出去吩咐外面的太监传膳。我在旁边站着，心里想着，姐姐阿！你怎么把我给忘了呢？九阿哥面无表情，十阿哥还是那一副痞子样，自打进门，就时不时地瞄我一眼，八阿哥嘴角带笑，好象是有点累了，微眯着眼。姐姐转身进来，微笑着说：“可以用膳了。”八阿哥点点头，这才睁开眼睛，看着我笑问：“这是若曦吧？前段日子说你身子不大好，现在可好些了？”我回道：“好得差不多了！”八阿哥又笑说：“你身子刚好，别站着了，坐吧！”我看了姐姐一眼，见姐姐没什么反应，就坐了下来。

席间八阿哥时不时和姐姐笑说几句，九阿哥默默地吃着，反倒是十阿哥，许是我和他恰好坐了个斜对面，他是边吃饭，边笑咪咪地看着我，胃口极好地样子。我本来就因为天热没什么胃口，他又这么瞅个不停，我是越发地难以下咽。心想，我对他而言算不算是“秀色开胃菜”？

我偷瞅了一圈，看没人注意，立即抬眼狠狠盯了回去，十阿哥正边吃边瞅的开心，冷不防我这一盯，立即愣住，筷子含在嘴里，竟忘了拿出来。我盯了几秒钟，看着他那个傻样又觉得可笑，抿嘴笑了一下，复低头去吃饭。低头时眼神不经意一扫，发现姐姐，八阿哥和九阿哥都看着我。我心一跳，再不敢抬头，快吃了两口，可一下子又呛住，侧着身子，扶着桌沿一边捂着嘴咳，一边对姐姐摇手表示没事。听到十阿哥大笑，可我是再不敢去看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漱口，接着吃饭，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

离湖不远的大树下，我背靠大树正在读宋词。昨天和姐姐特地要了宋词。因为以前偏爱宋词背了不少，两相映照着读就能认识不少繁体字。

想想我在现代也是苦读十六年书，自认为也算是知识女性，可到了这里，变成了半文盲。前日，因平时负责书信往来的太监不在，我就自告奋勇给姐姐读信，可一封信读来竟是一小半不认识。在我什么，什么的声音中，信还没读完，姐姐已笑软在榻上，“你说要读信，我以为几年不见，倒是长进了。没想到，的确是长进了一点，会用什么代替不认识的字了。”姐姐笑得太厉害，短短一句话，断断续续说了半天才说完。我也是又羞又恼呆在当地，当即决定，不行，我要脱掉文盲的帽子，坚决要做知识女性！

想到这里，不禁自嘲地笑笑，幸亏是落在这具小姐身体里，吃穿不愁，否则只怕要生生饿死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抗的人。眼角一扫看见草丛里几只蚂蚁，突然想起小时候掏蚂蚁洞的事情，不禁来了兴致，在这具小身体里，我好象有点反老还童。拿小树枝挡着蚂蚁不肯让它走，走两步，就被我拨了回去，走两步，就又被我拨了回去。

正在偷笑，忽觉得耳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声，一侧头，就看见十阿哥蹲在我旁边也正在看蚂蚁，我瞪了他一眼，再看旁边还有一双靴子，顺着靴子往上看，正对上八阿哥似笑非笑的眼睛，赶忙站起请安。十阿哥从地上站起，一副惫赖的样子，笑对八阿哥说：“看着鬼丫头的样子，我还当什么好东西呢！看来我是太看得起她了。”我心想，让你看得起也不见得是荣幸。

八阿哥笑问：“读宋词呢？”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书，“是！”十阿哥插嘴道：“在看蚂蚁呢，摆了个读书的样子给人看罢了。”我侧头看着他，也不过十七八的样子，在我面前倒成了大爷。回道：“你不知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吗？我看的是蚂蚁，可又不是蚂蚁。”

他有点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向八阿哥。八阿哥笑点头，“老十，你可要好好读书了！”又笑问我：“你看佛经？”我忙答道：“只是听姐姐念多了

而已。”他笑了笑，转望着湖边，过了一会说：“念的是多！”

我琢磨了下，看他仍然是脸带笑意，辨不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只能淡淡回道：“求得只是心平气和。”他没有说话，只是笑看着湖面。

旁边的十阿哥等了半天，好象插不上话，有些无趣，过去捡起地上的书问：“这些你都认识？”我看着他挑衅的目光很想说，都认识，可事实搁在那里，只好说，“认一识一！是它们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不过我们正在彼此熟悉中。”他又是一阵爆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十阿哥那副痞子样就有点暴躁，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经大脑的。八阿哥笑问：“那你如何让自己认得它们呢？”我想了想说：“自己猜！”十阿哥笑叫：“这也行？我们都不用请先生了，自管自己猜就行了。”

八阿哥叹笑着摇摇头说了声，“走吧！”先行了。十阿哥忙把书扔还给我，追了上去，刚走了几步，又转身问我：“我们去别院遛马，你去不？”我一听大是心动，自来了这里还没出过院门呢！颇有点谄媚地跑上前去，“我这样能去吗？还有我姐姐那里怎么说？”

他说：“这有什么不能去的，给你找匹温顺的老马，让小厮牵着就行了。至于你姐姐那里，关我什么事？”我看他又摆起谱来了，有心想刺他几句，可是又惦念着这难得的出门机会，只好一一忍一一。

看他走的倒是不快，可我也要小跑着才能跟上，我装作突然想出个好主意的样子说：“八贝勒爷说得话，姐姐准是听的。”他看我一眼说：“那你就去和八哥说吧！”我觉得自己能听见自己磨牙的声音，怎么这个老十是个顺竿子就往上爬得主呢？恼道：“是你请的我，你要负责到底，要不我就不去了！”他斜睨了我一眼，一副你爱去不去的样子。我转身就往回走，他连忙拉住我说：“得！得！我去说，行了吧！”我这才笑看了他一眼，甩掉他的手，跟着他疾步快走。

到了门口，小厮们迎上来说，马车已经备好。八阿哥不说话，头里领着就上了马车，十阿哥也纵身一跳就上去了。跪在地上给我作脚踏子的小厮不过十二三岁，一脸稚气。盯着他的背，可这脚是怎么也不愿踏到他背上去。

十阿哥在车厢里嚷嚷：“磨蹭什么呢？”八阿哥正好坐在对侧面，笑了一下，把手伸过来，我松了口气，让小厮让开，拉着八阿哥的手就着力，爬上了车。十阿哥嚷着“麻烦！”一边往里挪了挪，示意我坐他旁边。

我趴在窗口，一直往外看，街上人熙来攘往，店铺林立，马车过处，人们都主动立往两边让路，所以人虽多，但马车的速度却不算很慢。我看着外面“咦”了一声，可转念一想又明白了，只是摇了摇头。

十阿哥探出窗户头向后张望了一会，又缩回来，纳闷地问我“你刚才看见什么了？”我一愣，又一笑说，“看着什么不告诉你。”又看向窗外。他恨恨地瞅了我眼，不理我，可过了会究竟是没忍住，复问道“你刚才究竟咦什么？”我转回头，目视前方，不理他。十阿哥推了推我，我说：“告诉你可以，不过你也得给我点好处才行。”

他惊叫：“问问你看到什么而已，还要给你好处！”“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是我看见的有趣的玩艺，你要听当然要给点好处，难道你听说书的时候都是不付钱的吗？”我说完，又掀开帘子向外看出去。过了一小会，感觉手里多了样东西，一看是张银票，他说：“可以讲了吧？”我把票子扔回给他“哼！”“那你到底要什么？”

我笑了起来，心想逗着你玩的，还真不知道要什么。突然想起《倚天屠龙记》，“我这会子也想不起来要什么，这样吧，你以后答应我一个要求就行了。”看他想张嘴，我又接着说，“绝对不会是什么你做不到的事情。再说，你一个阿哥答应我一个小丫头的要求，又能有什么难呢？”他有点不甘，不过终于笑着说“好！我答应你！”我拍了拍手笑说：“你可记好了，我可是有证人的”。上车后，八阿哥就一直闭目养神。这会听到我的话，睁开眼睛，看了十阿哥一眼，又笑看着我说：“记住了，可以说了！”

“嗯，嗯！”我清了清嗓子说：“街上人很多，可马车行得很平稳，看见的路人都老远就让开了，可我们并没有表明贝勒爷坐在里面，我当时有点疑惑这怎么回事，所以就咦了一声。”“那你摇头呢？”我接着道：“后来又想，这样的马车，绝非一般人能坐的。这又是在天子脚下，升斗小民也是多有见识的，所以即使不知道究竟坐的什么人，可知道让道总没有错的。至于说摇头，只是因为我想到自己成了狐狸而已。”

“狐狸？”十阿哥疑惑地看着我，又转头看向八阿哥，八阿哥笑着说：“狐假虎威”，十阿哥反应过来，刚要笑，又顿住，嚷道：“就这样呀，这就换了我一个要求。”我看着他懊恼的样子，实在忍不住，低头笑起来，一抬头看见八阿哥正看着老十也在笑。只不过这次的笑和以往好象很不同，我盯着思索，哪里呢？八阿哥一侧眸，正好对上我带着探究的目光，我们俩就这么静静的看着对方，最后还是我有些抵受不住，低下了头。心里想，果然厉害，不愧是玩心眼长大的人，想当年我盯着我们班男生看的时候，无人敢正面迎我锋芒。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我坐在桌前临帖，唉！我的毛笔字不提也罢，现在那是我心头一痛。这几日被十阿哥已经不知道嘲笑了多少次。我也由刚开始的脸红到现在坦然受之。

那日骑马玩得是十足开心，十阿哥就不用说了，为“满人马背上得天下”做了现场演示。就连略显单薄的八阿哥也是身手矫健。我在马上坐了一会，觉得坐在马上还不如坐到草地上去，就索性坐到草地上远看着他们。回来的路上，十阿哥还嘲笑我说，象是汉人的小姐。我心想，本来就是汉人的小姐。只是回来后，虽因为八阿哥派小厮事先打过招呼，姐姐没说什么，可脸色不是很好看。不过因为玩得开心，我觉得还是值得。

从那日后，十阿哥隔三茬五的总会来看看我，有一日我问他“杳晃”怎么写，他也回答不上来，我们互相嘲笑对方几次，只好作罢。这段时日若说我有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和十阿哥的争吵友谊飞速发展。借用巧慧的话说，“十爷是隔几日不被小姐刺几句，心里就窝得慌。”我窃笑，他一小屁孩和我斗？不过这么一来二去，我觉得他已经不是那个我心中的草包了，也许胸无城府，文墨不通，莽撞冲动，有时还不讲道理，可我觉得他倒更象我在现代的朋友，我不用去揣度他心底的意思，我可以直接地把喜怒哀乐表现出来。

我又写了几个字，觉得再难集中精神，也就索性搁笔。透过珠帘隐约看到姐姐正在听一个小太监说什么，然后挥了挥手，小太监就下去了。我走出去，让丫头给我端茶过来，姐姐对我说“晚上贝勒爷要过来一块用膳。”我喝了口茶，问：“十阿哥也过来吗？”姐姐道：“不知道，说不准的事情。”她突然定了一下，吩咐丫头们都下去，坐到我旁边。

我觉得架式不对，可又猜不出她想说什么，只好沉默着。姐姐看着我欲言又止，我实在忍不住，只好问：“姐姐，我们姐妹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吗？”

姐姐点点头，象是下定决心，问：“你对十阿哥有意思吗？”“啊！”我有点惊，忙道：“这什么和什么呀？我们俩只是玩得来而已。”姐姐看我脸上的神色不是装出来的，松了口气说：“没有就好！”紧接着又严肃地说：“咱们满人虽没有汉人那么多规矩，可你一个姑娘有些分寸要把握好了。”我有点气又有点笑，气的是，说了几句话，玩了几次，还都是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就好象我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笑的是，姐姐和当年找我谈早恋问题的高中老师可真是象。

八阿哥来时，我和巧慧正在院子里踢毽子，我已经踢了四十下，我现在的最高记录就是四十，我想着要冲破记录，所以明看见了他，但装作没有看见继

续踢，巧慧和别的仆妇要请安，八阿哥做了个禁声的手势，大家只好都呆愣在当地看我踢毽子。45，46，47，唉，终是受不了这诡异的气氛，自己停了下来。装做刚发现八阿哥的样子，慌忙请安，这才一院子的仆妇丫鬟们纷纷请安。

八阿哥取笑地看着我赞道：“踢得不错！”我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心里想，虚伪！这里的丫鬟踢得好的简直是好象全身上下到处都能踢毽子，而我只会用右脚踢，这也能是好？

仆妇们挑起帘子，八阿哥率先进去，我随后跟着进去，还不忘转头对巧慧说了声“记住了，47下！”。站定了，发现正对八阿哥站着，姐姐正低头帮他挽袖子，我四周看看，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只好看着姐姐和他。

姐姐挽好袖子一抬头看我正盯着看他们，脸一红道：“杵在那里干什么？”我这才觉得是有些不太对，脸有些烧，转过头讪讪地说：“就是不知道干什么，才杵在这里的。”八阿哥笑说：“这么多椅子，你不知该做什么？”我心想，这是赐座了，找了把椅子忙坐下。姐姐说：“你也擦洗一下，准备用饭。”

吃过饭，漱完口，撤了桌子。丫鬟们又端了茶上来。我想着上次八阿哥虽来用了膳，可很快就走了。看这次不急不忙的样子，今晚怕是要歇在这里了。正在胡思乱想，听到八阿哥说：“再过几日就是十弟十七岁的生辰，因不是什么大生日，宫里大概也就随便意思一下。我们哥几个却想借这个机会私底下好好热闹一下。十弟还未有自己的府邸，所以我琢磨着就在我这里办。”

姐姐想了一下说：“我没有操办这个的经验，不如问问嫡福晋的意思。”八阿哥喝了口茶说：“她现在身子不方便，再说这也是十弟自己的意思。”姐姐看了我一眼道：“那就我来办了。”

八阿哥缓缓说：“既是私底下，你也不要太大压力，大家只是找个地方热闹一下而已。”“太子爷来吗？”姐姐问。“帖子肯定是下的，来不来说不准。”姐姐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姐姐垂目不语，八阿哥看着前方也不说话。我端起茶盅要喝，却发现已经喝完，只得又放下，丫鬟上来添水，我摆了摆手，她又退下去。我觉得气氛越来越怪，只好站起，干巴巴地说：“贝勒爷若没什么事情吩咐，若曦先行告退。”

八阿哥刚抬手，姐姐忙道：“这么早就睡吗？”我笑回：“不睡，回去临帖。”姐姐又道：“这才吃了饭多大会就临帖，回头胃疼！”我心想，反正我是现在不能走，只好干笑两声，复又坐下。招了招手让丫鬟添水。八阿哥嘴角含笑看着我们。我琢磨不出来他是否不悦，只好放弃。

沉默，沉默，一直沉默。我修身养性的功夫不能和他二人相比，实在无

法忍受。我站起道：“拿围棋！”我忙叫道：“我不会下围棋，我们下象棋吧！”八阿哥却摇头说：“不会！”我“啊！”了一声，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又坐回椅子上。

是沉默，又是沉默，还是沉默！跳棋，军棋，扑克，官兵捉贼，仙剑奇情…。我发现我想的已经对解决现在状况毫无帮助了，赶快扯回了思绪。

“我们下围棋吧！”八阿哥问：“你不是不会下吗？”我问：“不能学吗？”他想了想，嘴角的那丝笑容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脸，说：“那好！”我有些恍惚，想起那次在马车上的笑眸。然后突然明白，原来当时觉的不同是因为他的眼睛，上次他的眼睛也在笑。平时他的笑从未进到过眼睛里。

八阿哥粗粗讲了规则，说边学边下。他让我执黑先行。小时候爱慕虚荣时，也打过围棋谱，最后上了高中学习越来越忙，本来也没兴趣，就把这个极其费脑的围棋给丢了，转而玩简单易学的扑克。我想了想，惦记着那句“金角银边草肚皮”，就找了一角落子。姐姐侧坐在我身边。我本来有意让姐姐多学一点，可看她不是很有兴趣的样子，只好作罢。一会的功夫，棋盘已经是大半片白色山河。我心里有点郁闷，“贝勒爷也不让让我？”八阿哥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让你？”我哭丧着脸说：“让了都这样，这要不让…。。”他问：“还继续下吗？”我说：“下！”既然已经输了，只能尽量争取少输一点。腹中只能割舍，让白子吃吧。守着两个角，绞尽脑汁地，拼命地想当年一些残存的印象。最后不知道是我想出来的方法真起了作用，还是他让了我，反正我的两个角是做活了。

八阿哥看着棋盘问：“你学过下围棋？”我说：“看别人下过，知道一点！怎么样？”他戏谑地看着我说：“不怎么样！不过知道‘壮士断腕’，不做无谓纠缠，也不错了。”我笑了一下没再说话。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心想八阿哥今天肯定要歇在这里的，于是站起说：“若曦告退！”八阿哥点点头，姐姐站起吩咐丫鬟们准备浴汤。我做了个福，就退了出来。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第四章

黑甜一觉，睁眼时，天已大亮。想着贝勒爷应该已经上朝去了，叫丫头

服侍着洗漱。弄妥当后，忙去给姐姐请安。进屋时，看见姐姐正望着窗外发呆。我挨着坐下，想着昨晚的事情，也是闷闷的。

静了一会，姐姐头没回问道：“想什么呢？”我往她身边挤了挤，挽着她的膀子反问道：“姐姐在想什么？”她不吭声，只看着窗外，过了会才说：“没想什么。”一时两人都沉默不语，我脸挨着姐姐的肩，也看向窗外。

一座精巧的亭子座落在小山坡上，三面都是翠竹，另一面连着长廊弯下了山坡。背向长廊，面朝修竹，我一手支着头斜坐在亭中的石凳上，一手拿着卷宋词。一阙词没有读完，人已经痴了。

“重来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突然，手中的书被夺走，一个欢快的声音嚷道：“看什么呢？人来了，都不知道？”我吓了一跳，从石凳上跳起。见十阿哥正看着我。他捉弄我成功，正在开心，可见到我眼中含泪，脸带愁苦，又有几分惊怕。本来的欢快表情僵在脸上。他身旁站着的九阿哥，和另一位年纪不大的俊朗少年也都有些愕然。

我俯下身子请安，顺便整了一下脸部表情。再抬起头时已是一脸淡然。十阿哥还傻在那里，九阿哥愕然的神色却已褪去，对我说：“这是十四爷。”我想着，十四爷啊！一直想见的人物。可现在时候不对，实在高兴不起来。一时大家都无语。我看十阿哥已经缓过劲来了，就问：“十阿哥怎么在这里？”他说：“我们去见八哥，老远看你坐在这里一动不动的，就弯过来，看你干什么呢？”他停了一下，看了看我脸色，问：“是谁给你气受了吗？”我淡然一笑道：“我姐姐可是这府里的侧福晋，你看谁能给我气受？”

他用卷着的书拍了拍旁边的石桌，刚想张口，九阿哥道：“走吧，八哥要等急了！”十阿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把书放在桌上，阴沉着脸从我身旁走过，九阿哥转身随着十阿哥沿长廊而下。十四阿哥却笑嘻嘻地走到桌边瞥了眼桌上的书，冷不丁问了句，“多大了？”我疑惑地回道：“十三了！”他笑点下头，转身离开。

我等了等，看他们走远了，捡起桌上的书也往回走。昨天巧慧的话却仍然在脑里回旋不去。“主子出嫁前和老爷手下一个军士很是要好，主子的马术就是他教的。他虽是个汉人，可骑术极好，在整个军营是有名的。可是后来，主子

却嫁了贝勒爷。初嫁贝勒爷时，主子虽说不怎么笑，但别的都正常。三个月后，还怀了小阿哥。可没想到紧接着就从北边传来消息说，那个军士死了。当时主子就晕了过去，强撑了几天，终是病倒了，然后孩子也没了，后来病虽好了，可身子却一直很弱！从那后，主子就每日颂经，平常待人越发冷淡。嫡福晋虽说比主子晚进门两年，可现在已经怀上小阿哥，主子却仍然……”

当时我还气问：“起先姐姐就没有求过阿玛吗？”巧慧苦笑着回答：“怎么没有？可老爷说，做梦都不要再想了，她是定给了阿哥的，再胡想大家都不用活了。”我又问：“这事情，贝勒爷知道吗？”巧慧说：“不知道，老爷当时处理的极为隐秘，府里头也只有老爷，主子和我知道！”我却想起了当时八阿哥在湖边大树下的表情，觉得只怕阿玛巧慧都错了。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第五章

虽说心里苦闷之极，但日子总是一日日过的。这几日姐姐很是操劳，贝勒爷虽说不用太紧张，可毕竟十几个阿哥，再加上皇太子，哪能不紧张？我帮不上什么忙，反倒很是轻闲，因为心里烦，哪也不愿去，整天窝在屋中胡思乱想。叹一回姐姐，想一回自己，选秀女前面又是一条什么路等着我？虽知道历史的大走向，可个人的命运却操纵在他人手里。自己一点也把握不了。

冬云端了一碗银耳汤进来，笑说：“病的时候，整日往外跑，叫都叫不住。现在身体好了，反倒整天赖在床上。”我起来，坐到桌边，端起汤就喝，不是说把悲伤溺毙在食物中吗？冬云看着我喝汤，一面道：“明天晚上就是十阿哥的生辰了，小姐备了礼没有？”我一下子停住，心想，怎么忘了这个茬了？心里开始琢磨，送什么呢？姐姐看我苦恼的样子笑说：“已经替你备好了。”我心想，那怎么能算呢？

不过有事情琢磨还是好的，至少我不那么烦了，而且开始期待明天的盛宴。想想，多少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而且齐聚一堂！

第二日，早早爬起，吩咐冬云一定要把我装扮得能有多漂亮就多漂亮！然后衣服，首饰，一套套，一件件的看，又一套套，一件件的否决。屋子里床上桌子上摊满了。姐姐说我疯了。我心想如果不这么没心没肺的，只怕就真要疯了。

姐姐吃过午膳就去忙了。我和冬云从清晨折腾到下午，全身美丽工程才总算搞定。冬云对我连睫毛，眼睑这些地方都不放过，已经快要抓狂。因为以前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化淡妆，和当年我那一大包化妆工具来比，这里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不过经过我不懈的沟通说明，冬云的巧手装扮，再加上这个马而泰。若曦本就是个小美人，一个宜古宜今的宫装丽人出现了。巧慧看到我，都很是看了一会，叹道：“二小姐真好看！”我温婉含蓄，含羞带怯地低头一笑，巧慧大叫道：“天哪！小姐，这是你吗？”我又抬起头，向她眨眨眼睛，笑问：“你说呢？”巧慧笑道：“现在是了！”

日渐西沉，我一切准备妥当。姐姐派来接我们的太监正好到了。然后，前有太监领路，身后两个丫鬟相伴，一路袅袅婷婷地行去。

已经立秋，白天虽还有些热，傍晚却不冷不热刚刚好。姐姐挑了湖边的一块空地举行晚宴。戏台子就搭在湖上，湖边正好种了几株金银桂，微风从湖面吹来时，浮动若有若无的暗香。

我到时，姐姐正坐在湖边阁楼里看戏牌，头一抬，看见我也是一愣，不说话，只用眼睛上下打量我，最后笑叹道：“竟比那画上的人还美！”我笑说：“姐姐这是夸我，还是夸自己？我们可是有六分相象呢！”姐姐笑骂：“贫嘴！”

我问：“人还没有到吗？”姐姐说：“头先小厮来说，爷和九阿哥他们一道过来，这会子应该要到了。”话音还未落，就远远看见一队人行来，姐姐忙站起，走出阁楼，在前面候着，我也跟着站在她身后。姐姐一面看着前边一面说：“旁边你没见过的两位是十一阿哥和十二阿哥”，正说着，一队人已经到了，姐姐上前请安，我也随后跟着，起身时，看见八贝勒，九阿哥，十阿哥都是一愣，反倒是以前没见过的十一阿哥和十二阿哥虽多看了两眼但面色如常。

大家走进阁楼各自坐定，我站在姐姐身边，八阿哥笑说：“今儿晚上就图个乐子，没有那么多规矩，坐着吧！”我这才在姐姐身后坐了下来。十一阿哥笑说：“上次喝酒，十三弟逃了，这次可不能放了他！”十阿哥兴奋地接道：“等的就是他！”八阿哥笑道：“你可喝不过那个‘拼命十三郎’。”大家都哄笑起来。

姐姐笑听了一会，看到小太监在外面伸脖子向里看，站起来说：“女眷到了，我去安排一下。”领着我出了阁楼。不知道在讲什么，只听到身后十阿哥嚷嚷声，和一屋子的笑声。我听着，心中满是感叹，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地跟着傻乐。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第六章

南北两个阁楼，南边的是备给贝勒阿哥休息用的，北边的是给女眷休息的地方。姐姐让巧慧陪我去北边先歇着，待会看戏时再来叫我。说完，太监丫鬟陪着径直去了。

进了阁楼，里面两个十四五岁的秀丽女孩正在笑谈，听到声音都住嘴抬头看向我们，其中穿湖绿宫装的女孩看是我，先是惊愕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撇撇嘴瞪了我一眼，把头转回去了。巧慧上前请安。她也不理，自顾说话，倒是旁边的小姑娘有点过意不去地道：“免了！”

我心想，这是什么时候结的官司。上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问巧慧：“怎么回事？”巧慧委屈地小声道：“二小姐结的梁子，倒霉的却是我。郭络罗。明玉，人称明玉格格，是嫡福晋的妹子。”我心里想了想大概有些明白。以前的若曦行事无法无天，只怕是因为觉得自己姐姐不受宠，找了对方的茬子。可对方的额娘是和硕公主——顺治堂兄安亲王岳乐的女儿，康熙的堂妹，阿玛是明尚额驸，姐姐又是嫡福晋，岂能让若曦讨了便宜？

巧慧在耳边小声说：“小姐从楼上摔下来时，只有她在场，她说是小姐自己脚滑摔下来的。我们私下里想肯定和她脱不了干系。”我点点头想以后只要她不犯我，我绝不去再招惹她。

让巧慧取了些点心来吃，一面向窗外打量，看到太监小厮们围着三个人向南阁行去，其中一个正是俊朗的十四阿哥，走在旁边一个和他个头差不多，一身宝蓝袍子，眉目英挺，但又比十四阿哥多了两分不羁。我猜大概是十三阿哥。那领头走着的穿藏青长袍，脸色略微苍白，但眉目冷峻的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四阿哥！我站起来，从窗户使劲探出去，想把未来的雍正看的更清楚一些！

八阿哥迎了出来，向四阿哥请安，然后侧身让四阿哥先行。落在后面的十四阿哥，突然停下，抬头看过来，十三阿哥也随着他的目光看过来，然后就看到抓住窗棱，半个身子探在外面的我。我赶忙缩回来，站直了身子。两人都面无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在窗边，俯了俯身子，做了个请安的样子。十四阿哥嘴角一挑，朝我笑了起来，十三阿哥也是一笑，两人转头进了屋。

—————

天色全黑，宫灯一盏盏点亮，虽不如电灯明亮，但朦朦胧胧中反多了“雾里看花”的美。人都聚在楼下，楼上就我和巧慧坐着，娇笑声从楼下传来。我伏在窗口，随意地看着底下的丫鬟小厮们忙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巧慧说话。

巧慧低声叫道：“小姐！”我“嗯”了一声回头看她，却见她恭敬地站在身后，低着头，我疑惑地转回头向对面看去。看见四阿哥、八阿哥长身玉立，正并排站在窗口。隔窗望去烛火一明一灭之间，两人的脸忽隐忽现。我下意识地站起，心想着，这玉般的美貌男子，今日并排相站，但终有一日要持戈相对，你死我活。虽对着良辰美景，一丝哀伤却从心里泛起。巧慧在身后拽我衣袖，这才发觉我竟只是痴看着对面。忙挤了个笑容出来，俯下了身子请安。对面两人同时抬了抬手，我缓缓起来。侧身站在巧慧身旁。

一个小厮快步走到八阿哥身旁，低声说了些什么，八阿哥又和四阿哥说了几句。四阿哥点点头，两人遂一前一后地下去了。过了一会，丫鬟来说开席了，我问：“太子爷不是还没有到吗？”她笑回道：“刚才太子爷遣了人来说，他刚办完事，要先换了衣服才来，让大家别再等了，先开席吧！”我点点头，随她下楼。

和我同桌的是两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姑娘。我到时，两人正在谈笑，看我来，彼此欠了欠身子。坐定后，我环视四周，看见最前方正中的桌子空着，我猜该是留给太子爷的。左侧依次是八、九、十、十四阿哥，右侧依次是四、十一、十二、十三阿哥。

一个太监托着木盘，搭着大红缎子，上放戏单，站在四阿哥桌旁，四阿哥没有看，只朝太监说了几句话，只看他捧着盘子走到十阿哥桌前回话，十阿哥听完没说话只点了点头，拿起戏单草草一看，接过笔勾了下，递还给太监。太监这才转回四阿哥桌前，四阿哥也勾了一下。小太监捧着盘子又请八阿哥点戏，八阿哥挥挥手，让他下去了。

不一会的功夫，戏台上已经咿咿呀呀地唱起来。此时京剧还未诞生，唱的是昆曲。只可惜在三百多年后，昆曲早已不再如此盛行，我所知道的也就《西厢记》、《牡丹亭》那极有名的几出而已，再加上昨晚刚和冬云学的《麻姑拜寿》。不过看了行头，也知道这一出是‘武松打虎’，暗道，是十阿哥点的戏，只图热闹。刚演到武松骑在虎身上提拳要打，一个太监高声喊道：“太子到！”一下子，台上台下全拜倒在地上，我从人群中望过去，一个身穿黄绫长袍，面容端秀的人缓缓走来。

随着众人起身，坐回桌前。太监又捧了戏单过来，太子朗声道：“今儿是给十弟作生日，让寿星先点吧！”十阿哥站起回道：“先头已经点过，就等二哥点了。”太子这才拿过单子细看。

这下我是完全不知道上面在唱些什么了，旁边的两个姑娘倒看得分外入神。

几个大阿哥，时有说笑，酒喝的并不多。可自十阿哥往下，酒是象水一

样往下灌。十阿哥和几个阿哥都站在十三阿哥桌边要他喝酒，他也不推拒，举杯就干。干完之后，大声道：“我们可要多给今晚上的寿星敬几杯。”众阿哥又纷纷向十阿哥举杯！我心想真是引火烧身。

吃也吃饱了，台上的戏换了一出，可我仍是不知道在唱什么。瞧到十阿哥起身离席。转眼看姐姐正在一面看戏，一面和别的福晋说话。我遂起身尾随十阿哥而去。巧慧要陪来，我说：“你就在这里候着，我去去就回。”前面一个小太监打着灯笼领路，十阿哥歪歪斜斜地走着，我心想果然是喝不过十三，人家仍是神清气爽的，他却已经颇有醉意。看到前面的屋子，才明白过来他是要去小解。我忙转回身子往外走了一段等着。

过了一会，小太监陪着出来。看我站在那里，他紧走了两步上来，问：“站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给寿星送礼来了！”他看我空着手，问：“礼在哪里？”我看了眼旁边的小太监，他吩咐道：“你先回去吧！”太监扎了安自去了。

我领头走着，十阿哥跟在身后，又问：“礼呢？”我不理他，自顾走着，他随我进了湖边的水榭。离戏台不算远，那边灯火通明，还看得见戏台上的人，戏曲却只是隐约可闻，毕竟现在没有音响。我站定，指了指连着栏杆的木长凳，对十阿哥说：“坐那里！”他一脸困惑，还有点不耐烦，但还是走过去靠着栏杆坐下。面向他，我认真地请了个安。水榭里没有灯，只有天上的一弯半月，他坐在暗处，我不太能看清楚他的脸。只听到他问：“你的礼该不会就是请个安吧？”我清了清嗓子，柔声唱道：

.....

寿香腾寿烛影高，

玉杯寿酒增寿考。

今盘寿果长寿桃，

愿福如东海得寿比南山。

青鹿御芝呈瑞草，

齐祝愿寿弥高。

画堂寿日多喧闹，

寿基巩固寿坚牢。

京寿绵绵乐寿滔滔，

展寿席人人欢笑。

齐庆寿诞中祝寿间妙。

尾音刚落，就听见水榭外的拍掌声音。“我说十哥到哪去了呢！原来这里搭了个小戏台。”十四阿哥一面拍着手，一面进了水榭，身后跟着一脸笑意的十三阿哥。我请了安，一时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十阿哥却极是反常地没有出声反驳，只是站起来道：“酒气有些上头，所以坐一下，回吧！”十四阿哥绕着我走了一圈，边上下打量边道：“什么时候也给我唱一出？”我被他看得有些生气，“十四爷生日的时候，如不嫌弃，奴婢一定唱。”他笑了两声，还想说什么，十阿哥却紧着声道：“十四弟！”十四阿哥忙摆手笑说：“好，好，好！这就走吧！”三人先后出了水榭。我一屁股坐下，想这算什么？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8』第七章

坐了会，估摸着再不回去，巧慧肯定要急了，遂起身往回走去。看着前面歌舞升平，心里却一片苍凉。觉的那是一个更大的戏台，而我是一个看戏的。上演的是一幕悲剧，如果不动情，那么看完也就算了，可我现在却是看得入了戏，感同身受，却又无力回天。

正低头慢走，突然一个声音喝道：“你长眼睛了吗？往人身上撞。”我一吓，忙停下，抬头看，是郭络罗家的明玉格格，正俏生生地立在我前面约十步远的地方，身后跟着个小丫头。我没有心情理她，想快步从她身边走过，她行了两步挡在我身前。讥讽道：“真是个‘野人’，一点规矩没有。”我侧走了一步，想绕过她，她也随着我侧走一步，仍旧挡在身前。我有点烦，抬起头盯着她，想看看她究竟想干什么。她得意洋洋的笑说：“听说你脑子摔坏了。”我也笑说：“有些人，不用摔，脑子也早就坏掉了。”她收了笑容，气道：“有娘生没娘养的野人！”我盯着她，笑道：“有些人倒是有娘养，可却是连野人也不如！”她有些急，看她越急，我却越是觉得好笑，真是个小姑娘，这两句话也值得急。想当年我和同桌吵架，荤俗雅不忌，一边骂着还一边要笑得越坦然越开心，这样效果才越好。看我笑咪咪地看着她，她突然脱口而出：“和你姐姐一样，都是不知礼数的贱蹄子！”

说我贱没什么，只不过是骂人词典中的初级词汇而已。但说姐姐却不行。从我在这个世界刚睁开眼睛时，姐姐对我的细心体贴照顾爱怜娇宠，已经一点点，一滴滴渗进了我的血液中，她是我在这个时空中最在乎的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冷冷地盯着她：“你从哪里听来的话？”她看我急，有丝得意，“从哪里

听来的不重要，反正就是贱——蹄——”她有意地拖长声音重声道。我“啪”的一巴掌甩过去。小丫鬟冲上来搀着她，叫道：“格格”，她捂着脸看着我，一脸不敢相信。我仍是盯着她，冷声问道：“从哪里听来的？”她突然推开丫鬟冲过来想扇我。可惜我气势是 25 岁的，可身体是 13 岁的。所以接下来的场面，可以用‘惨不忍睹’四字来形容。

见过女生打架吗？就是抓，掐，挠，抠，拧，外带扯头发。因为脚穿花盆底，所以当我们摔在地上扭打起来后，我们还动用了‘咬’。只听到，旁边小丫头哭喊着“格格，格格”，她试图分开我们，可是两个扭打在地上的女人，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拉。最后只听到她大喊：“来人呀，来人呀！”太监小厮丫鬟纷纷闻声而来，叫嚷着：“别打了，别打了！”可惜地上的两个娇贵主子打得正欢，哪里听。他们又不敢使大力，怕伤了哪个都不好交待。

本来就在酒宴旁边没有多远的地方，最后终于惊动了太子阿哥福晋格格们，几个小阿哥跑得快，很快就过来了，大阿哥们和太子爷也随后跟了过来，女眷一则走得慢，二则离的本来就远一点，所以过来得晚。十三、十四阿哥当先过来，八阿哥，九阿哥随后，十阿哥身子不太稳也晃悠着跑过来。四阿哥，太子爷比较矜持，所以走的慢一些。

十四人未到，声先到，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还不快住手！”十三也喝道：“住手！”可谁听他的呢？我们继续！没办法，十三，十四只好快走过来准备动手拉。

忽听得一声“扑通”，众人齐声惊叫。原来我们俩打架的地方本就在湖边，这会子满地滚着扭打在一起，早昏了头，连着翻了几个滚就掉进了湖里。

我刚掉进湖里时还有几分窃喜，心想我在大学里可是考过蛙泳 200 米的。可紧接着就发现自己错了。脚蹬花盆底，身穿美宫装，头戴重头饰，再加上还有一个人紧拽着我的衣服乱动，我和不会游泳没什么本质区别。只好闭着口气等人来救，心想应该很快的。可时间过的好象很慢，我觉得我胸里已经很闷了，越来越紧张。正觉得已经不行时，感觉一个人贴着我的背，手从我腋下穿过搂着我，拽着我衣服的手也被拉开，然后慢慢浮出水面。刚出水面，我就开始大口喘气。上了岸后，发现抱着我的是十三阿哥。十四阿哥正抱着明玉格格爬上岸，她大概呛了水，双眼紧闭，身体一动不动。我虽然比她好，可也是身体无力，软倒在地上，靠在十三阿哥怀里只知道喘气。十阿哥冲上来，拉着我问：“有事没有？”我没什么力气地微微摇了摇头。明玉格格那边已是叫声嚷声一片，我看他们拼命的压她肚子，心想难道实在不行我还要过去给她做人工呼吸？正想着，看她吐了几口水出来，慢慢睁开了眼睛。

姐姐这个时候才刚到，看我坐在地上，扑上前来，只是摸我，手有些抖，我安慰她道：“我没事，没事的！”她确定我安好无恙后，这才站起，又冲到明玉格格身边去查看。巧慧和冬云过来，从十三阿哥怀里接过我，扶我站起，又拿了披风把我裹起来。八阿哥板着脸一丝笑容也没有，身旁明玉格格的那个小丫鬟正在低头回话。四阿哥和太子爷无语站在一旁。那厢明玉格格缓过劲来，用力揉开身边的姐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姐姐踉跄一下也坐倒在地上。我一看用劲挣脱巧慧，冲了过去，姐姐厉声喝道：“你想干什么？”我这才闻声狠狠地站住。姐姐高声问道：“怎么回事？”我裹着披风立在那里，轻蔑地看了一眼地上的明玉格格，“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姐姐又转向明玉格格柔声道：“别哭了，小心伤了身子。若曦欺负了你，告诉我，我替你作主。”边抽出绢子想替她擦眼泪。她把姐姐的手狠狠打开，带着哭声喊道：“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是……”我厉声大喝道：“你再说一个字！”她狠狠地盯着我，我也极其阴历的盯着她，跟我比气势？她终是把话吞了回去，张嘴又想哭，我上前两步喝道：“不许哭！”她坐在地上仰着头，张着嘴看着我。显然是从没有见过这么不吝的主，有些吓傻了。

不过傻在当场的可不止她一个，姐姐，十，十三，十四他们都有些震，四阿哥，八阿哥，太子爷也都静静地看着我，一地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最后太子爷轻笑了两声道：“没想到十三弟在这里倒有个妹子了！”大家这才反应过来，明玉格格依旧哭了起来。姐姐恨恨地看了我两眼，让巧慧冬云扶我回去。自己忙着照顾明玉格格。

自从那日落水后，已经五天。可任凭我是做低俯小，温柔可怜，还是装疯卖傻，姐姐都不和我说话。屋里的丫头也凡事都静静来，悄悄去，人人都当我是‘隐形人’。我心想自动禁足在屋，也不能换来原谅，索性出了门。

一路晃悠过去，只觉得路上碰到的太监小厮丫鬟仆妇们眼光都不对，待我比平时更多了几分恭敬和小心。我也不太在意。仍旧在园子里晃来晃去。远远瞅到十阿哥，十四阿哥的身影，忙追了过去。

他们回身见是我，都是一愣，只管瞅着我。我也歪着脑袋吊儿郎当地回看着他们。最后，十四‘噗哧’一笑说：“你这是什么样子？”我裂了咧嘴说：“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十阿哥嘻皮赖脸地道：“我以为你对我就够凶的了，现在看来，以前对我还是很好的！”

十四摇头笑叹道“初见还以为你是娇柔美人！”我问：“那现在呢？”他抿着笑，反问道：“你可知道你已‘一战成名’？”我心想，当时这北京城里最尊贵的少爷小姐们恐怕都在场，总是会有人替我宣扬宣扬事迹的。紧了紧嘴角，

说：“猜也猜得到。”他笑道：“这几天全紫禁城的公子哥们谈笑的都是‘拼命十三妹’！”我“啊”了一声，他接着道：“连皇阿玛都开玩笑地问十三哥‘什么时候认了个妹子？’”我不敢置信地捂着嘴，瞪大眼睛看着十四阿哥。心想，天哪！连康熙都知道我了。十四看我的反应，越发笑地欢。

正笑闹着，就看见一个小太监匆匆跑来，抹了抹额头的汗上前请安，然后对我躬身道：“园子里转了好几圈可找着您了！爷说要见您，在书房等着呢！”我心想审判结果终于要揭晓了。心里惴惴的。不是怕他对我怎样，而是怕会牵连到姐姐。十阿哥看我脸色忧虑，粗声道：“现在知道怕了？”十四阿哥却敛了笑，柔声说：“别害怕！我会帮你说情的。”我诧异地看他，他微微一笑，我低声道：“那谢谢了！”

我们进去时，八阿哥正坐在桌前写字。只向十、十四阿哥点了点头，瞅也没瞅我一眼，继续低头写字。十阿哥，十四阿哥找了椅子各自坐了。我站在中间一动不动，低着头心想，又来了一个把我当‘隐形人’的。

过了好一会子，十阿哥，十四阿哥茶都喝完了一盅。八阿哥才放了笔，封好写的东西，对旁边的太监道：“把折子直接递到吏部。”太监揣好东西自去了。八阿哥抿了口茶，对十阿哥和十四阿哥说：“你们对今儿早上弹劾常授招抚广东海盗阿保位的事情怎么看？”十阿哥嚷道：“能怎么看？对这些海上横行的海盗岂能手软？不杀一儆百，其余将更猖狂！”

八阿哥没有理他，只是看着十四阿哥。十四想了会说：“皇阿玛虽没发话，但我揣摩他心里早拿定了主意，只怕是赞许常侍郎如此做的。这二百三十七名海盗都骁勇善战，又对周边海域极为熟悉，个个都算是好汉！招抚他们为兵，既增强了海兵实力，让其他海盗心生忌惮，又扬了我们大清威仪，知道但凡有本事的人，又肯为国效力的，皇阿玛就会给他机会。”八阿哥听完点了点头。后面他们又说了什么我是一概没听进去，只心里想着，政治、权谋！然后我就站啊，站啊，站……。

天已经黑透，一个太监进来问是否该备膳。八阿哥笑说：“光顾着说话，竟忘了时辰！这么晚了，您们回去也难得折腾，若是没打紧事，就在这里用膳吧！”十阿哥，十四阿哥都笑说好。太监领了话转身出去。

八阿哥看着我，手指轻扣着桌子，脸上仍带着笑。屋里静悄悄地，只听到低低的敲桌声音。我还是低头站着不动，拜当年军训严格所赐，我还就这么站了两个多时辰。八阿哥转头对十阿哥和十四阿哥笑说：“你们先去吧！我随后就到！”两人站起后，十四阿哥径直去了，十阿哥却期期艾艾地说：“我们还是一块走吧！”八阿哥笑着深看了他一眼，道：“还不走？”十阿哥看了我一眼，终是走

了。

八阿哥让屋里的太监也退了出去。然后走到我身前站定。只觉得一股无形地压力压得我好象快要站不稳。低头看着他的鞋子，心‘扑通，扑通’地跳，心思千回百转，却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过了半天，他低声道：“头抬起来！”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终是没胆，遂乖乖把头缓缓地抬了起来。脖子，下巴，嘴巴，鼻子，终于对上了他的眼睛。如深湖，好似清澈却不能见底，我很想转开视线，可不知为何却没有动，只是看着。

他面色沉静，带着丝探究盯着我似乎从我脸上找寻着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有一秒钟，也许有一个时辰。他从嘴角渐渐逸出一丝笑来，然后这笑意慢慢地扩散到脸，最后眼睛里也盛满了笑。我却觉得我真地站不住了，不禁捂着胸口倒退了两步。他大声笑了起来。我心想，原来他笑的声音这么好听！象是微弱的电波流过心脏，让你的心麻麻的，酥酥的。

他嘲笑地问：“你那天晚上的泼辣劲哪去了？”我头有点蒙，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傻站着。他又笑了几声，提步往外行去，到了门口，回头笑道：“你是还想再站吗？”我一听，忙转身跟出去。他吩咐完太监送我回姐姐那里去，自转身走了。

站久了，腿有些僵，我一步一挪的，太监在前面提着灯笼领路。边走边琢磨，八阿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算完了？正走着，前面的太监忽躬身请安：“十阿哥吉祥，十四阿哥吉祥！”原来十阿哥和十四阿哥正站在路边。

十阿哥看我脸含悲凄，急问道：“怎么样？”我咬着嘴唇，欲言又止，欲言又止，几次后终是低下头什么也没有说。十阿哥抓起我的手，急道：“走，我们找八哥去！”我抽出手，幽幽看他一眼，然后目无焦点地凝视前方，脸上无限凄苦，缓缓摇了摇头。

“哈，哈，哈……”十四阿哥弯着腰，捂着肚子大笑，叫道：“天哪！”十阿哥被他突然而来的笑给笑蒙了，带着怒气看着他。“噗哧！”我也笑了起来。十阿哥看看我，又看看十四，突然一甩袖子转身就走，边怒声道：“我是白担了这个心！”我和十四忙赶前拦住他。敛了笑意，我软声道：“下次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十四阿哥也连连做揖。十阿哥这才脸色和缓。

我转头盯着十四，问：“是谁说要给我求情的？”十四笑说：“八哥是出了名的温润君子，待人接物从来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如果你进去时，他对你一切正常，我倒是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求这个情。”顿了顿，接着道：“后来，看你站的时间越长，我心想，得，这情不用求了！”我听后无语。十阿哥却怪道：“那你怎么不提醒我？”十四笑说：“等着看戏呗！”十阿哥气道：“好你！十四！”

你……”十四截道：“这人也看了，心也安了。该吃饭去了吧！”

刚走了两步，想了想，我回身又叫住他们，问：“郭络罗阿附府是什么反应？”十阿哥张嘴刚要说话，十四抢道：“反正这事到这里就算揭过去了。你也不用再想了，赶紧回去让丫头好生给捶捶腿吧！”

回了屋子，姐姐看我进来，没有什么表情，只对旁边的丫鬟吩咐道：“让厨房把饭菜热热，送过来。”丫头应了声，自出去了。不一会，又进来陪笑回道：“刚出门碰到小四子，他提了个食盒子，说是给小姐的。所以我回来问问还要厨房热菜吗？”身后一个小太监提着食盒子站着。姐姐看了眼小太监说：“既有现备的，就不用热冷菜了。”丫头转身接过食盒，打发了太监，服侍我用饭。站了两个多时辰，早饿狠了，我忙开始大吃。姐姐坐在榻上，只管盯着我，一脸若有所思。一时吃毕，姐姐淡淡道：“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叹了口气，心想气还没消，可又无计可施，只得回房歇息。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9』第八章

日子一天天过，我开始觉得生活无比沉闷，翻来覆去就那么些事情可做，姐姐还是冷冷淡淡。整个贝勒府能去的地方我也荡了无数遍。我开始无比怀念深圳的纸醉金迷，狐朋狗友，灯红酒绿。而这里只有男人才能享受那些。我坐在石头上，面对湖面：

.....

“唉！”

“唉！”

“唉！”

.....

忽听到身后十四阿哥的声音“我赢了！”，回头看见九、十、十四阿哥正站在身后，忙起身请安。十阿哥大声道：“你怎么叹个没完没了的？你这几口气叹得我二十两银子没了。”九阿哥加了句：“还有我的二十两。”我困惑地看着笑地合不拢嘴的十四阿哥。他笑道：“我们打赌你究竟能叹多少口气，九哥赌你不超过二十声，十哥赌你不超过四十声，我赌你超过四十声。”我想了想，问道：

“我有叹那么多声吗？”三人异口同声地道：“怎么没有？”我努了努嘴，没有说话。

十阿哥问：“你干吗叹气？”我刚想回答，十四就说：“先别说，我们再猜猜，还是二十两。”我笑说：“赌上瘾了！”十四催道：“九哥先猜！”九阿哥摆摆手说：“我猜不出来，你俩猜吧！”十阿哥仔细地看看我的脸说：“无聊。”十四笑说：“看来今日只能赚四十两了。我也猜是无聊。”我板着脸摇了摇头说：“不是无聊！”两人都是一愣，疑惑地看着我，十阿哥问：“那是什么？”我严肃地说：“是非常，非常，非常无聊！”说完，一时四人都笑了。

十四笑说：“别再无聊了，快要过中秋节了，宫里有宴会！”我算了算日子，说：“居然要过中秋了！”续问道：“你们是要去见贝勒爷吗？”十阿哥回说：“是！不过姚侍郎正在书房。我不想见那呱噪老头子，所以在园子里先转转。”我想了想说：“待会我和你们一块去给贝勒爷请个安，可好？”十四挑了挑眉毛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瞪了他一眼没有吭声。

进书房时，八阿哥看我和三位阿哥一块进来，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微笑着让我坐。我笑了一下说：“我的话很短，说完就走，站着就行了。”他向后靠在椅背上，随手把玩着个玉扳指，嘴边带笑道：“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愣了一下，沮丧地做了个福，道：“若曦告退！”他笑说：“去吧！”我转身出了书房。

边走边想，救兵没搬到，看来只好自力更生。回屋时，姐姐还在经房念经。我在屋里一边绕着圈子，一边想怎么说呢？正想着，姐姐进了屋，看我在地上打圈子，没有理我，自去斜靠在榻上。我忙跟着坐过去。默了半晌，幽幽地道：“额娘去时，我才刚出生。从小到大，只知道，爹爹说我是‘闯祸精’，姨娘讨厌我顽劣，别的兄弟姐妹，虽有个别还算要好的，可毕竟不是一个娘生的。只有姐姐，我俩是一个娘胎里的。姐姐对我又一向疼惜。妹妹有什么不对的，不管姐姐是打也好，骂也好，我都是听的。可姐姐对我不理不睬，我……。我……”说着时，一面想到也许永远无法再见父母，一面也的确难过于姐姐这几天的冷淡，眼泪涌了出来，哭着说不出话来。姐姐听着，也是眼泪直往下掉，直起身搂住我，两人抱着又哭了一会子。才在巧慧，冬云的劝下慢慢收住了眼泪。

姐姐一边用绢子印着眼泪，一边说道：“你以后可要把这暴烈脾气都改了，要不然自己的小命是怎么丢的，都不知道。”缓了缓又说：“你以为郭络罗家的明玉格格是好打的？这次若不是贝勒爷替你兜揽着，不管是嫡福晋还是阿附府都放不过你的。”我听完，看姐姐如此难过，只知道点头答应。

自那天姐妹抱头哭完后，姐姐的气才算是全消，待我更是温柔体贴。因

快要过中秋节，嫡福晋身子不便，所以府里过节的事情还都是姐姐在操持。日日忙得不消停。我心里的疙瘩没了，心情也好过了不少，又做起了富贵闲人。最令人开心的事情是自上次在十阿哥和十四阿哥面前嚷嚷完无聊，他俩时有些新奇小玩艺派人送过来。解了我不少的闷，又时时猜测下次会送什么过来。惹得满屋子的丫头都跟着兴冲冲的，笑闹声不断。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0』第九章

转眼中秋在途。府里一片喜气洋洋。因为要入宫赴宴，姐姐每日都把规矩一讲再讲。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让我一背再背。唯恐我当日举止不当。

至十五日下午，贝勒爷，姐姐都装扮妥当，我也收拾停当，遂一行人各自乘了轿子往紫禁城行去。因上大学时选修‘卷轴画史’课，故宫常有画展，所以经常去，不过只熟悉绘画馆附近的几个地方，太大了，从来没有逛完过。今日即将欣赏到这个宫殿的全盛状态，说不激动那是假的。

一道道门，一重重礼，一排排卫士，我已经完全晕了，精神高度紧张，唯恐行差踏错。根本顾不上看周围的环境。这才暗自庆幸，姐姐训练得好。好不容易坐定，感觉脚有些发软。缓缓缓劲，四处打量：悬灯万盏，亮如白昼，银光雪浪，珠宝生辉，鼎焚龙檀之香，瓶插长青之蕊。暗自叹道：好一派皇家气象，根本不是现代的电视剧可以描摹万一的。

众位妃嫔阿哥福晋格格渐渐到齐，各自坐定。又等了一小会功夫，只见一队太监快步而来，各自按方向站定，一个声音远远传来“皇上驾到！”大家都起身站定，又过了一会，才看见一个中等个头，身穿黄袍，帽饰美玉，面貌古拙，脸带笑意的中年男子缓步行来。大家呼啦啦地全部跪倒在地上。我心想，千古一帝，康熙爷！

虽跪了一地的人，但一个大喘气的都没有。待康熙坐定，旁边太监高声叫道：“起！”大家这才纷纷起身立着。康熙笑看了一圈底下的人，说道：“都坐吧！难得过节，都随意些！”众人齐应：“喳！”各自落座。话是这么说，我看大家都是该守的礼一点也不敢差。叹道，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威严。

酒过三巡，席上的气氛这才有些活络。几个小阿哥们也开始互相逗起乐

子来，纷纷相对举杯。其中十阿哥的嘈嘈声最是响亮。太子爷，四阿哥，八阿哥也自谈笑饮酒。我正游目四顾，突然对上明玉格格的视线，她恨恨地盯着我。我立即冲她露了个无比灿烂地笑，心想，气死你！她越发恨恨地瞪过来，可突然之间，象是反应过来什么，抿抿嘴角，也朝我妩媚一笑，然后转过了头。我立即感觉全身一股凉意，打个哆嗦。心叹道，果然还是笑面虎最可怕。

吃吃喝喝，饮饮停停，笑笑看看，虽没人搭理我，但我也很是自得其乐。幸逢盛会，岂能不尽情享受？正低头乐，突然变得很安静，一抬头，看见大家都看着我。听到太监说：“马而泰。若曦上前觐见！”

我一惊，一时反应不过来。突然一个激灵，忙起身，出席，上前，跪倒。低头脆声道：“皇上吉祥！”康熙道：“起来回话！”我一边立起，一边想，所谓何事？康熙笑道：“这就是‘拼命十三妹’？”侧旁的一个妃子陪笑说：“真没想到居然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众目睽睽，只觉得非常紧张。康熙看着我笑问：“你见朕，很紧张？”我觉得再不说话肯定不行，只得应道：“是！”康熙好象觉得颇为好玩，接着问：“为什么？”我想了想，回说：“初次得见天颜，觉得威严无限，所以紧张。”康熙‘嗯’了一声，又问道：“你觉得我很威严？”我心想，天哪！怎么没完了？心里仔细思量着怎么回答，一个答不好，只怕就要玩完。

康熙见我并没有立即回答，继续笑着问：“你怕朕？”我心想，只有暴君才希望人人怕他，自古明君都要得是人心服，再不敢迟疑，赶忙说：“不是，皇上一代圣君，奴婢怎么会怕呢？只是奴婢第一次进宫，觉得天家气象威严，心里有些紧张。”康熙笑着问：“一代圣君？你为什么认为朕是一代圣君？”我心里那个苦呀！为什么？历史早有评断。可又不敢直接照搬什么八岁登基，擒鳌拜，平三番，收台湾，平定噶尔丹之乱……，因为那是康熙晚年自己给自己的品价，我不敢抢他的台词。只好拼命琢磨，脑子飞速转了好几圈，冒出的竟然是高中课本上的《沁园春·雪》，心里也觉得很是贴切，顾不得那么多了，救命要紧，只好朗声说道：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康熙听完，点点头，笑说道：“听惯了尧舜禹汤，今日这话倒是新鲜！”我心里大叹，怎么把尧舜禹汤给忘了呢？不过现在看来效果甚好，这个马屁算是拍得还不错！康熙说道：“看来你不是光知道‘拼命’！”又对旁边的太监说：“赏！”

我又忙跪倒在地上。领完赏赐，退了下来。坐回位子，发现手心都是汗。抬头看，发觉太子爷和四阿哥正在仔细打量我，又赶忙把头低下。

这么一闹，康熙心情好似大好，众位陪着的嫔妃也跟着谈笑炎炎。众位阿哥纷纷上前给康熙敬酒，说吉祥话。九阿哥走回座后，只看得十阿哥走上前，端着酒说道：“皇阿玛，吉祥话都让哥哥们说完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恭祝皇阿玛身子安康。”说完一仰脖子喝了酒。康熙摇了摇头，道：“记不住文章词句，只有说俗话。”康熙身旁一个容貌娇艳的妃子笑道：“虽是俗话，但说的倒是实在！”康熙点了点头。看着十阿哥，想了想说：“已经十七了！”那个妃子陪笑着道：“九阿哥在这个年纪已经立了福晋，也该给十阿哥立福晋了！”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1』 第十章

她话音刚落，众位阿哥都很注意地听了起来，十阿哥低着头一副思索的样子。康熙说道：“是到年纪了！”妃子又陪笑说：“前日静格格刚和我提起，小女儿明玉年龄差不多了，要我帮忙参详合适的人。我看和十阿哥倒是般配！”十阿哥听到这话，猛然抬头看着康熙，满脸紧张。康熙点头道：“是般配！”

康熙默想了会，看着十阿哥说：“就立郭络罗。明玉为你的嫡福晋吧！”十阿哥早涨红了脸，赶忙高声说道：“皇阿玛，儿臣还小……”话还没有说完，康熙就打断道：“十七还小？”十阿哥急得直在头上乱挠，一面急声说：“四哥，八哥都是先立的侧福晋，要不，也先给我立侧福晋吧！”康熙板着脸道：“胡闹！明玉做你的嫡福晋，还委屈了你不成？”十阿哥急得不知道怎么回话，忙跪倒在地上说：“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儿臣，只是，只是……儿臣，只是想……”

话未成句，八阿哥已经站起，面带微笑，态度从容地缓声说：“皇阿玛，儿臣看十弟只是感觉有些突然，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而已。等醒过神来，只怕高兴还来不及。”十阿哥猛然回头瞪大眼睛盯着八阿哥，紫涨着脸，脸上几分急，几分怒，几分痛，更多的是几分哀求。八阿哥也盯着他，嘴角仍然带着笑，叫道：“十弟，还不快谢恩！”十阿哥盯着八阿哥只是看，八阿哥却仍然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眼睛幽暗深重，辨不明那里面盛着什么。

最后十阿哥满脸的哀求，心痛，愤怒全部化去，只剩一脸漠然。他慢慢

转回头，手趴在地上，慢慢地，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脑袋触地的声音清晰可闻，高声说道：“儿臣谢皇阿玛！”八阿哥也缓缓坐了下来。

我只觉得那三个响头，全磕在了自己心上。一声，一声，又一声，重重地压下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早知道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很难有自主权。可是真实面对这一幕时，才感觉到它的残酷。我愤怒地盯着明玉，她也一直看着我，脸上几分凄楚，几分得意，几分不甘，还有几分恨。

最后，她脸上的凄楚，得意，不甘都慢慢消失，缓缓化为一个妩媚的笑容。她在我愤怒的目光中，婷婷站起，仪态端庄地上前谢恩，象一只骄傲的孔雀正在展示它绝美的风华。看着十阿哥和她并排跪着的身影，我只想大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是阿哥吗？他不是有最尊贵的身份吗？为什么这最尊贵的身份剥夺了他最珍贵的东西：自由！想到姐姐，再看看眼前一幕，还有渐渐逼近的选秀日期。难道这就是这紫禁城中所有人的命运？一直隐藏着的恐惧全部涌了出来，全身簌簌发抖。

我不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出的宫门。只记得在府门前，轿子刚停，我就冲了出来，跑进了大门，身后一片惊叫声。

我只是跑着，飞快地跑着，拼命地跑着，使劲我全身力气地跑着。我觉得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要不然我也会莫名其妙地要嫁给一个人。身后，丫鬟，小厮都在追我，姐姐边跑边喊“若曦，若曦……”，八阿哥一面快步走着，一面冷声吩咐侍卫去抓住我。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只看见一个侍卫跳到前面拦住我，我想绕过他接着跑，他伸手拉住我。我拼命地挣扎，只想赶快挣脱他，快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后来听到八阿哥的声音远远传来：“打晕她！”我后脖子一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自从中秋宴后，我就很少说话。巧慧，冬云使尽浑身解数，我不为所动。每天不是坐在桌前临帖，就是找个地方发呆。我第一次开始严肃审视自己在古代这个事实。我认真地思考着我可能的命运。我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难道就这么坐等着一切的降临吗？

府里的丫鬟小厮们都用怪异的眼光偷偷打量我，我知道大家都在议论我为十阿哥发疯了，可是我不关心这些。姐姐总是沉默忧伤地看着我。我自己一天天瘦下来，姐姐也一天天的瘦下来。有时听到巧慧悄声说：“主子，你劝劝小姐吧？”姐姐柔声道：“劝是没有用的。时候到了，她自然会想通，认命的！”我心想不会，不会。我永远不会想通，为什么我的命运会由他人随便一句话就决定？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我现在的努力决定明天的结果。“今日花，明日果”是我的

座右铭。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就是别人的几句话。不能，我不能！我痛恨老天，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要么索性让我就出生在这里，这样我也许可以认命。可是我已经在现代社会活了 25 年，接受的教育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突然告诉我，一切都是命，认命吧！我不能接受！

已是深秋，树上的叶子开始纷纷掉落，我经常站在树下，看着风吹过，随风飘舞而下的树叶。每一片都是一个舞者，它们在风中飘左，飘右，飘上，飘下，又忽地打一个旋，象戏台上青衣小旦的一个腰身轻摆，无限妩媚，最后终是敌不过地心引力，慢慢地，带着对风的无限眷恋落下

八阿哥，十四阿哥站在我身旁，陪着我看了一会落叶的舞蹈。我轻轻地说：“它们都是忧伤的，不想落下，却最终逃不脱落下的命运。”十四阿哥柔声说道：“你现在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过几日，心情好了，就不会这么想了。”我没有说话，只继续看着那风中飘舞的片片叶子。

十四阿哥等了一会，问：“若曦，你真的很喜欢十哥，是吗？”我随手抓住一片飞过眼前的黄叶，道：“是的！我很喜欢他。他爽朗，活泼，能让我开心。最紧要的是他待我好。”我把放在手心的叶子用力扔起，半仰着头，看着它在风中的摇曳舞姿，“不过我的喜欢不是别人所想的那样。他只是我的要好朋友。”十四阿哥诧异地问：“那你为什么对十哥的婚事这么难过？外面的人都在说‘十三妹因为十阿哥的婚事气疯了’。”

我转身看着他，道：“我难过不是因为他的婚事，而是因为他的婚事是别人强推给他的！他并不想要！”吸了口气道：“我难过是因为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听别人摆布，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决定？”话刚说完，十四阿哥倒抽几口冷气，瞪视着我，八阿哥紧盯着我，冷着脸，严肃地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以后不许再说！”

我扯了扯嘴角。冷笑一声，侧过了头。他上前两步，一只手卡着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扳向他，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冷声说：“听到没有？”我扭了扭头想挣脱，却发现他手劲出奇的大，根本无法挣脱，只好倔强地盯回他。他慢慢加大了手里的力气，一字一顿地肃声问：“听到没有？”我下巴生生地疼着，越来越疼，最后恨恨地瞪着他，高声喊道：“听见了！”。他盯着我，慢慢收回手，甩袖就走。十四阿哥沉声道：“你疯了？这个别人可是大清的天子！”说完，匆匆转身，紧追八阿哥而去。

我就那么呆立在漫天飞舞的落叶中，凝固成了风中的一个画面。直到巧慧来找我，她看着我，叹了口气，温柔的扶着我的胳膊说：“小姐，这里风大，我们回去吧！”我随着她无意识地慢慢往回走。

进屋时，姐姐看到我，忙迎了上来，拉过我的手，惊道：“手怎么这么凉！”一边扶我坐下，一边紧着声吩咐巧慧快去拿热茶。姐姐双手握住我的手替我搓手，她手心的暖意一点点，一丝丝地传给我的手，又渐渐从我的手传到我心里。我看着姐姐颇为削瘦的脸孔，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温暖，又是委屈，忍不住抱着她大哭起来。姐姐搂着我，一面拍着我的背，一面喃喃说道：“哭出来就好，哭出来就好！”

哭了半日，觉得嗓子已经哑了，才慢慢收了眼泪。却仍是不肯起身，只是抱着姐姐。姐姐也不说话，只是手有一下没一下的轻抚着我的背。过了半晌，我头窝在姐姐怀里，闷声问：“是因为我打了明玉格格，她才要嫁给十阿哥吗？”姐姐扶起我，拿绢子替我擦了擦脸，说道：“你打不打，她都是要嫁给十阿哥的。”她轻叹口气，“我们这样的人不过都是皇上手中的棋子罢了！你看着象是皇上临时起意，其实只不过是贵妃揣摩了对了他的心意，寻了个合适的时候陪皇上演场戏罢了！”我听无语，心叹道，我是高估了自己。还认为是明玉以为我喜欢十阿哥，就抢了去来报复我。不过这样也好，我对十阿哥的内疚之情总算减了几分。这些宫里的人啊！突然一个冷战，全身直冒冷气。想起先前说的话，一下子抱住姐姐，心里无限害怕地想着，不可以再乱说话了，绝不可再乱说话了，否则会害死姐姐的。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2』第十一章

树上的叶子越落越少，我一点点地正常起来，至少表面上是。时而也会与丫鬟笑闹两句，只是饭仍然吃的不多。不是没有想过逃出府去。可如果我只是个丫头，也许逃也就逃了，大家找一找大概也就算了。可我是大清正二品官员驻守西北总兵的女儿，八贝勒爷的妻妹，又是待选的秀女。这里整个天下都是爱新觉罗家的，我能跑到哪里去？再说，我还有姐姐，我若真走了，她只怕承受不住。

一日正在屋中临帖，巧慧说十四爷来了。我搁下笔，走出屋子，看十四正站在院内。我上前请安，“为什么不进屋子呢？”他道：“我们去园子里走走！”我点了点头。巧慧拿了件水绿织锦绣花披风给我披上，又叮嘱不要站在风口，我答应后自随十四阿哥出了院子。

两人一路都是默默的。走了一会，我强笑道：“你这是做什么？半天一

句话也没有，会闷死人的！”十四干笑了两声道：“来之前好象满肚子的气，这会子倒不知道说什么。”我立定，侧头看着他说：“我已经没事了！”他随我停下，叹了口气道：“你没事了，可十哥还是很有事！”我没说话，只用眼睛瞅着他。

他又叹了口气道：“十哥自从中秋宴会之后，就没有去上过朝。皇阿玛问了几次，八哥都回说是身体不适。再这样下去，皇阿玛要派太医去看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问：“那你想让我做什么？”他回说：“去见见他，然后劝劝他。”我沉默了会，点点头答应了他，“什么时候？”他道：“明日下朝后我来接你进宫去见他。”我说：“好！”

—————

我和十四坐在马车上，两人一路都是沉默着。出门时姐姐什么也没问，想来八阿哥已经遣人给姐姐打过招呼了。到了宫门口，下了马车，小厮伺候着换乘了轿子。半日后，轿子方停。

十四领我进了个院子，指了指正对着的门，道：“我就不进去了！”我点点头，正要提步，他又补道：“过一阵子，我支开的太监们就会回来，尽量快些！”我‘嗯’了一声，上前掀帘而入。

一进门，是个侧厅，屋中一股子酒味，却无人。我看了看侧旁一个拱门，上垂珠帘，于是分帘而入。身后的珠帘，串珠之间彼此碰撞，只闻清脆悦耳的珠玉之声。侧卧在榻上的十阿哥眼睛不睁，吼道：“我说了别来烦我，滚出去！”我上前两步，站定看着他，起先想好的话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他猛地睁开眼睛，一脸怒气。看见是我，满脸怒气化为错愕，然后又是黯然，缓缓坐了起来。我走到桌边的椅子坐下，拿起桌上的酒壶摇了摇，里头还有些酒，复又放下。

静了会，我问：“你就打算这么醉下去了吗？醉了就能不娶明玉格格了？”他默了一会道：“我只是心里烦。”我问：“烦什么？”他低头套鞋，闷着声音说：“你看我在烦什么？”

这会子，我心里已经没有刚进屋的慌乱，倒是越发冷静，“一烦是因为你不喜欢明玉格格，却要娶她。二烦是对我有好感，却不能娶我。”他站起来，也走到桌边坐下，倒了杯酒端在手里，凝视着酒杯发起呆来，过了半晌，他细声问：“你肯做我的侧福晋吗？”我一时愣住，所有准备的谈话内容中，可没有这一项。我忘了‘二女共侍一夫’在古代的普及性了。

他抬起头，热烈渴望地看着我，重声道：“我会待你很好的。我一定……”我赶忙打断他，“我不愿意！”他紧咬着牙，看着我点了点头，猛然端起酒杯，一干而尽，“我知道！即使让你做我的嫡福晋，你也不见得会答应。可我总抱着丝

希望。现在……”他苦笑了声，“更是不可能了。”

我拿起桌上的一个酒杯捏在手里把玩着，“你既然什么都已明白那就索性做个明白人！不要再让贝勒爷他们担心，又招皇上生气！”他又倒了杯酒，饮完说道：“我已经任皇阿玛摆布了，难道连个脾气也不能发？”

我拿过酒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酒，“大事都已屈从，又何苦在这些小事上‘亲者痛，仇者快’？”说完自己也喝了一杯。

喝得有些急，被呛住了，拿绢子捂着嘴咳嗽了两声。正拿绢子拭嘴，听见他柔声问：“若曦，你喜欢过我吗？”我抬头，看见他眼中企盼、紧张、害怕夹杂在一起。我低下头，手里揉着手绢，过了一会低声道：“喜欢过的。”他重重地释了口气，轻笑起来，“若曦，我很开心。知道吗？我这几天一直想当面问你，可又怕是不想听到的，所以不敢问。”他又喝了杯酒，“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的。以后想着你曾经给我唱过曲子，曾经逗我开心，曾经为我难过。我已经觉得挺开心了。”

停了一会，他慢声说：“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觉得我蠢，不好好读书，不上进。可是他们哪知道，我已经尽力了，我再努力也没有办法象四哥，八哥，十四弟他们。他们读一遍就记住了，我读三遍也还是记不住。皇阿玛说什么话，他们很快就能明白，我却想破脑袋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意思。脾气又急，所以经常鲁莽闯祸，大家都明着暗着嘲笑我，只有八哥凡事护着我，时时提点我。”

他沉默了会，轻声问：“若曦，你觉得我笨吗？”我抿嘴笑了一下，道：“笨！不笨能老让我欺负吗？”有意顿了一下，接着道：“可是我喜欢和你玩，就是因为笨。因为我知道你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说喜欢就绝对是喜欢，说讨厌也就是讨厌。所以我在你面前也可以高兴就大笑，不高兴就生气给你看。你知道吗？我和你在一起很开心，很开心。”我说话时他一直看着我，等我说完后。他一下转过头，静了会，带着浓浓的鼻音轻声道：“我也很开心。”

一时两人都静了下来，正沉默地坐着，听到外面十四阿哥的声音：“该回去了！”我站起来，拿起酒壶斟了两杯酒，自己拿了一杯，递给十四阿哥一杯。我朝他举了举酒杯，然后一饮而尽，将酒杯倒扣在桌上。他看我饮完，也一饮而尽。我笑了一下，俯身行礼道：“若曦告退！”然后起身挑帘出门而去。

—————

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头一天天色没有任何异常，第二日醒来时，已发现是一个粉装玉琢的世界。

自从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见过雪。今日冷不丁地看

见这一片晶莹玉色，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惊喜和兴奋。兴冲冲地要去雪里走走。巧慧见劝不住，只好由我。忙给我寻斗篷雪帽，我挑了件大红羽绉面白狐狸皮的斗篷，戴了相配的雪帽，急急地踏雪而去。巧慧直在身后叫：“早些回来。”

雪仍然飘飘荡荡地下着，虽不很大，可天地间也是一片模糊。十步之外已看不太清楚。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所以随性而走。四处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只觉得颇有‘天地之间我独行’的孤寂感觉！

正自顾走着，忽听到踏雪的声音，身后一人赶了上来，与我并肩同行。我侧头一看，原来是八阿哥，身着黑色貂鼠毛斗篷，戴着个宽沿墨竹笠，越发衬得面目清润，风神超拔。我知道我应该请安，可不知为何就是不想理他。于是拧转头，仍然径自走着。他也不说话，只随我在雪地里走着。

雪仍在下，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下我们踩雪的声音。我觉得这白茫茫天地之间好象只剩下我和他。两人虽都不说话，但是刚才独走时的那股子孤寂的感觉渐渐消失了。只觉得心里很平静，很安详，可以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突然脚踩到雪下的一块石头上，脚下一个踉跄就要摔倒。心里正大叹倒霉。一只手已稳稳地扶住了我。我站定后，没有吭声，提步就走。他也没有说话，只是握住我的手并没有放开。我甩了几下，见挣不脱，只好由他去。

他牵着我的手又走了一会子。我根本没有留意周围，只随他而行，早就不辨方向，再加上到处都是雪，根本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正走着八阿哥的贴身太监李福迎了上来，等看见时，人已很近。我慌得忙要抽手，他却握得更紧。只听他吩咐：“让书房里的人都退下去！”李福躬身应是，转身快跑着走了。我又试着抽了几次手，可他仍是紧紧握住。他牵着我继续前行。又走了一小会，我才发觉快要到书房了。

院门前只有李福守着，看我们过来，忙俯下身子。八阿哥没有理会，径直牵着我进了书房。

站定后，他放开我的手，帮我把雪帽拿了下来，又要伸手帮我解斗篷。我一惊，忙跳后两步说：“我自己就可以了！”他笑了一下，没再理我，自顾自己解斗篷帽子，挂好。屋里笼着火，很是暖和。挂好斗篷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只得站着。

他倒了杯热茶递给我，我下意识的接过握在手中，暖着手。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拿起一堆折子看了起来。我捧着茶，呆立不动。过了半晌，他抬头笑说：“你很喜欢站着吗？”我一惊，忙找了把离他最远的椅子坐下。他笑着轻摇了摇

头没有再理我，继续低头看着折子。不时提笔写些东西。

我们就这么坐着，间中李福静静进来，换了两次茶，又添了些炭。动作熟练快捷，一点响动也没有的很快就退了出去。

刚开始时，我根本不敢把眼神投过去，只盯着自己眼前的地面。后来发现他看折子看得很投入，头根本不抬。才慢慢胆子大起来，开始偷偷打量他。他一身淡青色袍子，脸色晶莹，眉目清朗，嘴边含着笑。看折子时，偶尔会微蹙眉头，但很快又会舒展开。执笔写字时，姿态高洁。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不能不说他是：论雅致似竹露清风，看风姿是明珠玉润。

这样一个风姿卓绝的人，我完全不能明白雍正他怎么可能，怎么可以，怎么忍心赐他“阿其那”的称号？也许这才是雍正最大的恨意表达，远比杀头来得强烈决绝！

我看着他，心里千种滋味，百般感叹。不知道坐了多久，肚子开始饿了。我四处瞅瞅，看见他的书桌上摆着两碟点心。再三犹豫后，还是决定过去拿。遂起身走了过去，随便拣了块点心吃起来。他抬头，看着我，抿嘴而笑。我道：“我再不回去，姐姐肯定要急了。”他嘴角含着丝笑意，低头默了一会，复又抬头，一边揉着自己的太阳穴，一边叫道“李福！”

李福快步进来，躬下身子听吩咐。“伺候二姑娘回去！”李福忙起身帮我拿了斗篷帽子，又伺候我穿上。收拾停当，两人拉门而出。

雪仍在下，四处仍然没有人。李福在前面领着路。我仔细看了看，他拣的都是僻静的小路，平时本就人少，现在更是连只鸟都没有。七拐八绕的，走到一个小路口，他躬身说：“顺着这条路，很快就能看见兰主子的屋子了。奴才还要回去听差，就不送姑娘了。”我点点头，道：“你去吧！”他打了个千退走。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3』第十二章

这几日我时常不知不觉地就盯着自己的左手开始发呆。觉得好似明白八阿哥的意思，又好似不明白。我上高中时虽然谈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可那时的小儿女心情简单易懂。现在我完全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有情？无情？玩玩？认真？一时兴起？早有蓄谋？我不知道！美丽的女人对于这些沉迷于钩心斗角中的宫廷男子们来说，不过是一道开心时赏赏的风

景，闷了时逗逗的乐子。直爽热情如十阿哥，也觉得可以将我和明玉格格兼收并蓄。我已经实在不敢对他们抱有任何期望了。

我从开始学做几何证明题时，就养成了个习惯。那就是一时想不通的问题，就扔过一边。过一段时间，也许就会自然明白。所以这次我发现想不明白时，就索性放弃了这个超级难题。时间会告诉我答案的。

现在摆在眼前的事情是再过三日就是十阿哥的大婚日。自那日进宫见过他之后，这一个多月就没有再见过。只听说，康熙赐了他府邸。我一直思量，他的婚宴，我去是不去呢？心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去的好。

姐姐听我说不去，淡淡应道那就不去吧！可一转身，巧慧就拉着我说：“主子除了逢年过节等必须去给嫡福晋请安的日子外，平常从来都不去请安。那边已经很是不满了。如果小姐再不去给人家格格道喜，只怕那边又要怨怪到主子身上。说我们不知礼数。”我只好又去找姐姐说我要去，姐姐仍是淡淡应好，不过紧接着补了句，去了绝对不许闹事！我只好笑着保证绝对不惹事。

转眼已是婚礼当天。我挑了件桃红镶金滚边夹袄穿着，让自己看着喜气一些，掩盖住内心的神伤。八贝勒爷自先去了，稍晚，我和姐姐两人才一起乘软轿赶去。婚宴在十阿哥新赐的府邸举行。我们到时，门前已是香车宝马排满。

这个府邸跟八贝勒府确是不可比，但在我这个现代都市人眼中已经是美轮美奂。一路张灯结彩，灯火辉映，香烟缭绕，鼓乐声喧，真是说不尽的富贵风流，道不完的吉祥如意。

笑声，歌声，人语声，整个厅里是一片快乐的海洋，人人都在笑。姐姐和我却很沉默，自管自的坐着，两人在这个环境中显得很是不合时宜。我虽低垂着眼睛，但我知道自打我进了这个厅，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若有意似无意地偷偷打量我。我坐在那里，心里极度不舒服，很想立即起身走人。可是知道如果我这个时候走了的话，只怕笑话就闹得更大了。好歹得等到新娘子进了门。

心里叹了口气，对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试着扯了扯嘴角，发现自己还能挤出笑容来，忙展开一个灿烂笑脸，抬起头缓缓环视四周。慢慢迎上各种各样的好奇视线，可笑的是我并没有怎样，他们却刚和我的视线对上就匆匆各自避开。我心里冷笑了两声，越发笑得百媚千娇。忽地对上了四阿哥的眼睛，那里面冷冷的，冰冰的，漆黑瞳瞳里好似没有任何内容。但我却觉得自己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感觉心底的难受迷茫都好似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在他锐利的视线下无处可躲。我微微吸了口气，硬逼着自己笑起来，还赌气似地向他眨了下眼睛，

然后笑着迎向下一个好奇视线。

一个小厮匆忙跑进来，叫道：“新娘子就快到府门了！该准备接轿子了。”众人这才发现一直没有见过新郎官。我扫视了一圈大厅，发现八贝勒爷也不在。我和姐姐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紧张。我快步溜到十四阿哥身边，低声问：“怎么回事？”十四也是一脸困惑，“昨儿个，我见十哥还一切正常呀！”我开始心里发毛，心想，天哪！老十你可别这个节骨眼闹事情。十四看我脸色有些发白，忙道：“不用担心，有八哥在，出不了大事情。”我只能点头。

厅里的嘈杂声越来越大，我的心也越绷越紧。正在这时，听见门口的下人们叫道：“十阿哥，十阿哥！”我一看，发现十阿哥身穿喜袍和八阿哥并立在门口。然后，十阿哥就被太监们匆匆领着向府门行去。八阿哥面带微笑，一面和大家打着招呼，一面翩然而入。他去向太子爷请安时，太子问：“怎么回事？”八阿哥笑回：“十弟嫌做的喜袍不合身，扭捏着不肯出来。”众人一听这话，哄堂大笑！立马就有人嚷道：“十阿哥这是怕新娘子嫌弃，不肯和他洞房！”众人越发笑得厉害。八阿哥负手站在太子身边微微笑着环看着周围的人，一面用视线和遇上的人打着招呼。看他视线要扫过我这里时，我忙低下头。自从那日雪地行后，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低下头时，瞥见在众人的笑声中，四阿哥仍是表情淡淡，漠然地看着厅外。

过了一阵子，听见鼓乐齐鸣，大家都涌向了厅门口，我缩在众人身后，影影绰绰地看见十阿哥手拿红色缎带，牵着头盖喜帕的新娘子进来，然后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两人被送进了洞房。

看到这里，我心里重重叹了口气。想到过一会，十阿哥还要出来挨桌给大家敬酒。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会怎么给我敬这个酒。我向姐姐指了指门外，她微微点点头。再看看四周无人留意，就悄悄溜出了喜厅。

十二月的北京，天是很冷的。可我觉得自己就是需要这样的冷，唯这样才能缓和内心的压抑。我兜着手，缩着脖子，躬着背，哆嗦着净拣僻静的地方走。正行着，听见前面一个声音道：“既然这么怕冷，干吗在这里兜风？”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十三阿哥。他斜跨在栏杆上，一脸嘲弄地看着我。我一惊，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怎么不在厅里喝酒？”他嘲笑道：“你又为何在这里呢？”我无话可说，正默着，猛然反应过来，还没有给他请安。连忙蹲下身道：“十三阿哥吉祥！”他冷笑了两声道：“等着听吉祥的人在厅里呢！”因为他并没有说起，我只能蹲着身子不动。过了一小会，终于听到他说：“起来吧！”我缓缓站起，静立着等他离开。

半晌，他都没动，最后没头没脑地说：“今日你我都是伤心人！不如我

们彼此做个伴。”我讶然地看着他。他却跳下栏杆，大踏步地走过来，抓起我的手就走。

他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我挣不脱他的手，只能一面小跑着跟着，一面斥道：“放手！”。他牵着我，从侧门出了府。守门的小厮被他冷冷看了眼，什么话也没敢说。只闻他嘴里打了个呼哨，就听见‘得，得’的马蹄声。一匹黑得发亮的高大骏马小跑着停在了我们面前。

我‘啊！’的一声惊叫还未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马背上，他也随后翻身上马，环着我的腰伸手挽着缰绳。只听一声‘驾！’，马已经飞奔起来。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快的马，只觉得恍若在腾云驾雾，颠得厉害。心里极其害怕，只能拼命往后缩，靠在他怀里。迎面的风刮在脸上，直如刀尖刺在脸上，生生地疼，只得扭着头，脸抵在他肩上。

一阵疾驰，我觉得自己已经冻得整个身子都是木的。心里想着这个霸王究竟要怎么样？他想冻死我吗？莫非他喜欢明玉格格？要不怎么是‘两伤心人’呢？

马速渐渐慢了下来，终于停了下来。他率先翻身下马，然后把我抱下马。站到地上，更觉得冷得彻骨，抱着手臂，紧咬牙齿，整个人直打哆嗦！他从马鞍上解了个酒囊下来，扯开塞子，一手扶着我的头，一手把酒囊口凑到我嘴边说：“喝一口！”我哆哆嗦嗦地喝了一口，只觉一股辛辣直下肚子。他又说：“再喝一口！”我又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慢慢地那股子辛辣蔓延到五脏六腑，终于感觉自己有知觉了。可还是不停地打着哆嗦。

他不理我，自转身向林子里走去。我想出声叫住他，可发现自己冷得语不成声。天色漆黑，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旁边只有一匹马。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害怕，一边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招惹明玉格格了。我斗不过这个霸王。

过了一小会，他抱着一大堆干材回来。一个人摆弄了一小会，一堆火生起来。我一看见有了火，马上靠了过去，坐在火边。他又递了酒囊过来，我也不推辞，拿起就是一口。然后递回给他。两人就这么坐在火边，一面烤着火，一面一人一口的饮着酒。

我想姐姐肯定会担心的，可是瞅瞅这个霸王在火光映照下的冷脸，我实在没有勇气说任何话。只盼他念在明玉格格嫁给十阿哥是康熙的主意，和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份上，不要再搞别的花样。否则只怕我见不到雍正登基，就要死在这个霸王手里了。

两人你一口，我一口，慢慢的一袋酒已喝完，他起身又从马上拿了一袋

酒。然后我们继续。喝着喝着，我就觉得前尘往事俱上心头，想起以前在香港兰桂坊和朋友买醉，想起小时候偷喝家里的香槟酒喝得大醉……然后我就一会傻笑一阵，一会又盯着火发呆一阵。然后？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再干了什么。反正天仍黑着时，他摇醒了我，我晕晕乎乎地看着他，发现我整个人趴在他腿上。

他弄灭了火。把我抱上马背，然后又是一阵狂奔，我仍然拼命往他怀里缩，也仍然冻得全身失去了知觉。等到八贝勒府的时候，天已经有些蒙蒙的亮。他把我扔在门口，说了声，下次再找你喝酒，就驾马而去。

我一面晕乎乎着，一面打着哆嗦，一面拿头撞门。为什么不用手？因为胳膊冻得不太好用了。大门迅速打开，我也顺势一头跌了过去，一个小厮赶忙扶住我，碰到我的身体，惊叫道：“天哪！怎么这么冰的身子。”然后我就被人抬回了姐姐的屋里，然后姐姐就冲了上来，然后就有人给我洗澡，再然后我就被送进了被子。期间好象姐姐问了我很多问题，看我一副傻傻呆呆的样子，只得作罢。最后我就昏睡了过去。

丫头们叫醒我时，已经是晚膳时间。除了头有些重外，别的都还好，想到自己酒品一向良好，喝醉后从来不哭不闹，只是歪头就睡而已，不禁暗自庆幸。

穿戴整齐，进了饭厅，才发觉八阿哥也在。宿醉刚醒，脑子转得比较慢，再加上从昨日下午到现在一直未吃过东西，草草请过安，就什么也不顾的吃起来。

吃着吃着，开始反应过来。心想要怎么交待昨晚的去向呢？正在暗自琢磨，就听到姐姐说：“昨日，十三弟带你去哪里了？”我一愣，顺口问：“你怎么知道的？”姐姐说：“那么大的个人不见了，我能不知道？”我心想，不错，问一下守门的小厮不就什么都知道了。不过这干什么去了，实在不怎么好说。想着昨晚上的荒唐事情，不禁觉得有些可笑。少女时候，每看武侠小说，就幻想着我和一个长相俊美，武功奇高的侠客共乘一匹马，奔驰在绿色草原上，他深情地凝视着我，我温柔地回视着他。没想到，这个美梦昨日倒算是变相实现了，的确是共乘一骥，不过其余就全不对。想着，越发觉得荒唐好笑。满脸的笑意是忍也忍不住，却还得硬憋着，因为姐姐的脸色不算好看。

姐姐看着我痛苦的样子，最后带气含嗔，没好气地道：“别忍了，笑吧！笑完了，好好回话！”我终于把心中的笑意释放出来。正自笑得开心，觉得两道没有温度的目光一直凝视在脸上，心里一惊，忙敛了笑意。肃了肃脸，看向八阿哥。他嘴角仍带着笑，眼里却夹杂着几丝冷意。看得我一个冷战，再也笑不出来，忙低头吃饭。

姐姐等我笑完，“说吧！都干了些什么？”我简单地道：“我们出去喝酒了。”姐姐困惑地问：“十三弟为何要带你出去喝酒？”我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要替

十三乱宣扬他的个人隐私，于是说：“大概他看我心情不好，同情我呗！”姐姐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一夜未归，还嫌你的传闻不够多吗？”我这才反应过来，想着，完了，这下全紫禁城的人更要好好瞧瞧我了。紧张到一半，突然又觉得，瞧就瞧！谁知道前面等我的日子是什么？当然要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们怎么看我。

舒了一口气，脸色如常地继续埋头吃饭。姐姐等了会，见我一直低头拔饭，又接着道：“这次还好，幸亏爷发现得早，又是在十弟府上，爷已经处理妥当，除了几个心腹小厮外没有别人知道。当时想派人去找。可若多派人，只怕引人注意，若只派几个，也没什么作用。想着既是十三弟带走的你，他总得给送回来，所以只派了信得过的小厮守在门口。”停了停，她又续说道：“不过你记住了，只此一回，再无下次！”我心想，难道你以为我想大冷天的在外面吃风？我是被那个霸王逼的！想到这里又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忙承认：好吧！自己当时也不痛快，正想发泄一下。

用完膳后，八阿哥和姐姐笑着闲聊了两句，就匆匆走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姐姐的面色，没有不开心，反倒是松了口气的表情。我心中暗叹口气想到，姐姐的那个心上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八阿哥如此出众的翩翩佳公子，都不能让姐姐忘掉他！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4』 第十三章

虽是冬天，但今日的太阳真是不错，晒得人暖洋洋的，觉得全身骨头都酥了。再加上还有精彩的马术表演看，真是人生快乐事也！

太子爷前几日就给各位阿哥福晋格格少爷小姐们派了帖子，上云：马上竞技，大家同乐等等一长串子话。其实照我看就一句话：我好闷，大家都来陪我玩吧！

帖子上说不论男女只要骑得好，都有赏。对于赏赐，只怕在场的各位，没有一个放在心上。不过是凑个乐子罢了！

姐姐本来不想来的，被我扭股糖似得磨了半天，才答应了。我虽不会骑马，但也随大家穿了一身骑装，平添了几分英气，揽镜自照很是满意。姐姐也说好看。看看她，看看自己，我叹道，这两姐妹的娘亲肯定是个大美人！

满族儿女绝大部分都是会骑马的，皇室子弟更是从小就勤练，此时三三两两的都在外面溜马。这个三面围着的大帐里的座位绝大部分都空着。我和姐姐进去时，正在里面坐着说话的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忙上前来给姐姐请安。我看十三今天心情好象很不错的样子，不禁偷着多看了两眼。他立即就有所察觉，侧头向我似笑非笑的挑了挑眉毛。我忙移开了视线，却看到十四正看着这一幕。本来也没什么，可不知道怎么的，脸就有些红了。

突然听到帐篷外一阵叫好的声音，夹杂着掌声。我们都向帐外凝神看去。只见一匹通体雪白的马，风驰电掣地纵横在天地间。一位身穿艳红骑装的女子坐在马上，殷红裙裾在风中翻飞。她时不时的用马鞭卷起地上预先放好的小彩旗，鞭鞭未落空。引得四周的人喝彩声越发响亮。我从未见过女孩子有这么精彩的骑术，不禁看直了眼，随着众人拍掌大叫。她一圈跑完，勒着马缓缓退出了场子，而周围的人还在大声喝彩！我看得十分激动，忍不住拉着姐姐说：“天哪！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飒爽英姿！今儿没白来，竟看到如此人物！”姐姐笑着推开我道：“你要喜欢，赶明自己也好好学学！”我无限钦羡地回想着刚才的那一幕，叹气道：“各人有各人的缘法，强求不了！”旁边十三和十四听到，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正在回味着刚才的惊艳一幕，一个身穿艳红骑装，姿容俏丽的姑娘，手握马鞭走了进来。我一看立即把满脸的激动回味都尴尬地收了起来。她！她竟然是过去的明玉格格，现在的十福晋。我暗叹道，十三的确有喜欢她的理由，如此醉人英姿怎不令英雄折腰呢？

她进来后，随意地打量了周围一圈。十三和十四都立起身子请了安。我觉得无限同情十三，这个‘嫂子’叫得要如何痛苦呀！她抬着下巴，目视着我道：“还是一点礼数都不懂！”我这才想到，她现在身份不同了，我应该给她请安的。可转而一想，她都没有给姐姐请安，我干吗要给她请安。哼，不理她！刚下定决心可又突然想到，十三阿哥正在身侧看着呢！心不禁抖了抖，觉得还是不要招惹这个霸王的好。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向十福晋躬身说道：“福晋吉祥！”。她哼了一声没有理我，自找位子坐下。我等她坐定，自己也坐下了。

一时有些冷场，大家都沉默着。正在这个时候，太子爷领头走了进来，身后随着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和十阿哥。我们都忙站起来请安。

太子爷笑说：“都起吧！”一面坐下，一面对十福晋说：“皇阿玛早就夸过，郭络罗家的格格最有我们满族格格的样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十福晋笑道：“太子爷可是过奖了！那是皇阿玛夸姐姐呢！”

这是我自婚宴后，第一次见老十，心里有一点不太自在。他自打进来后，就一直炯炯地瞅着我，我更是心里直打鼓，一眼也不敢看他。

此时场中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在表演。我不得不承认他实在不如十福晋。所以看得也不是很专心。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听到十福晋说：“马而泰。若曦，你既然穿了骑装，为何不上场演示一下呢？”我心叹，来了，来了！可顾虑到十三就在旁边，也不敢乱说话。忍了忍没有吭声，姐姐投了我赞许的一瞥。

可过了一小会，又听到十福晋说：“听说马而泰总兵的女儿都是在军营中长大的，骑术一定有过人的地方，何不趁今日给大家露一手呢？”我心里恨恨地想，你有完没完？你那样的骑术，连一般男子都比不上，你当然想要我去丢这个脸了。一面恨恨地想着，一面看了看她，又瞅了瞅十三，终是接着保持沉默。

可此时太子爷却笑说：“马而泰。若曦，上场去给大家演示一番吧！”我赶忙站起来，还未开口，就听到十阿哥说：“她不会骑马，上次和我们一块去遛马，她只在旁边看着。”我心想，老十啊老十，你这哪是在救我，根本就是在害我。

果然就听到十福晋冷笑道：“看来传闻也不全可靠！都说马而泰军营中个个能骑善射，更是有众多马术超群者。今日看来，都是无稽之谈！”她话音刚落，姐姐就站了起来，微微一笑，对太子爷说：“臣妾愿意上场演示一圈！只是臣妾今日没有骑马来，要借用一下十福晋的马！”我暗自想到，这个十福晋，说什么不好，正好说到姐姐的软肋。又有些担心，不知道姐姐的骑术如何。不过事已至此，只能静看了。

太子点头同意后，姐姐转身出了大帐。我心里有些急，走到帐前观看。不一会的功夫，只见一骥白马驮着姐姐奔进了场子，速度倒是未见得比十福晋骑得快。可姐姐时而侧骑一会，时而双手抱着马脖子身子紧贴马侧骑一会，时而单手支撑马鞍骑一会，时而还在马上打个翻身。她根本不是在骑马，而是一个美丽的精灵正在马上随意起舞！

场外已经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帐内也是一片叫好声，几个精于骑术的阿哥，如老十，十三，十四也是满口叫好！我更是鼓足了劲的鼓掌。

最后，姐姐直立在马上，策马从远处直奔大帐而来。姐姐今日里面穿了一件窄袖水红缎裙，外套银鼠短袄，腰里系着一条蝴蝶结长穗带，头发简单挽髻，以十二颗等圆的莹白珍珠扣住。站在马上，裙裾迎风而舞，丝带猎猎飘动。本就风姿俏美，此时看来更是：恍若九天仙子落凡尘。

只看她渐渐逼近大帐，速度却仍然未减。我有些担心，周围的侍卫也都快速护了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家越来越紧张，渐渐周围一片寂静，人人都憋着一口气。忽听一长声马嘶，马定定地立在了帐前十步远的地方，姐姐此时仍然端立马上。四周保持了片刻的寂静，紧接着帐内帐外爆出了雷鸣般的喝彩

声。

姐姐跳下马，随手把缰绳交给了旁边的侍卫走了进来。进帐后，姐姐俯下身子向太子说道：“臣妾冒失，请太子爷责罚！”太子爷朗笑着道：“如此好的骑术，该赏，怎么能罚呢？”我偷眼瞅了一眼十福晋，脸色虽很是难看，但也是满脸钦佩！

太子爷一面让姐姐起来，一面对八阿哥说道：“八弟，你这个福晋的骑术可真是好！”八阿哥温文尔雅地一笑说：“太子爷谬赞。”我却心里有些微微的心疼，他是知道来龙去脉的吧？

大家经过这两场精彩的表演，对后面的表演都不是很上心，看得也不是很专注。而姐姐自打落座后，就一直在走神，脸上满是掩也掩不住的淡淡黯然。八阿哥微微笑着低头沉思，可那丝笑，怎么看都满是苦涩。我心里也觉得很是憋闷，遂起身悄悄从帐内溜了出来。

漫无意识地随便走着，心想看姐姐的骑术，就知道那个教她的人只有更好了。如此说来，也肯定是一位身姿矫健的男儿。他们本应该是翱翔在西北茫茫戈壁上一对雄鹰，可现在却是一个长眠于地下，一个深锁在候门！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5』第十四章

正在神伤，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嘲弄地道：“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再伤心也没用的！”我一回头，看是十三，正一脸懒洋洋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身后跟着那匹大黑马。

我一看他那表情，有些生气，虽知道他肯定又想拐了，但也懒得解释。嘴里只淡淡道：“彼此！彼此！”说完转回身，继续前行。

他一听这话，脸上有点楞。琢磨了一小会，突然反应过来。大笑着跟上来。我听他笑得古怪，不禁停下来。他走到我身前，一面大笑着，一面指着我道：“我说呢？刚刚在帐里脾气那么好，原来……原来竟是以为我看上人家了！”说完更是一阵高声大笑。

我本来被他莫名其妙的笑弄得有些恼。此时，听完他说的话，心里有些

茫然，渐渐回过味来，也觉得可笑。又想到他对我的误解，更是觉得可笑，忍不住随他大笑起来。

两人相对大笑了一会，渐渐停下来。可仍是微笑着看着对方。经此一笑，两人之间的那点敌意倒好似慢慢地化了开去。我举步前行，他也在侧旁慢步走着，那匹大黑马跟在我俩身后。

我边走边想，还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乌龙的事情呢？嘴边含着笑，忍不住对他道：“我也不喜欢十阿哥的。”他一愣，步子停了下来，细看我表情认真。又禁不住地开始大笑起来，我在一旁微笑着看着他。笑完后，他叹道：“扯平！”

两人走到一处微高的土坡。我拣了一块略微平整的地方坐了下来。双手抱着膝盖，望向远处的跑马场。他也坐在我身边，随我看向那些隐隐约约的人、马。大黑马随意地停在我们身旁，蹄子刨着地。

两人沉默了半天，我实在忍不住好奇，问：“你那天晚上为什么伤心？”他凝视着远方半天没有吭声。我等了会，轻声道：“若为难，就不要说了。”他又默了一小会，道：“其实也没什么。那天是我额娘的忌辰。”

我‘啊’了一声，侧头看着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又转回头看着远方沉默着。又过了一会，他强笑了两声道：“在很多年前的同一天，额娘嫁给了皇阿玛。”

我听完，心里不禁很是为他感到难过。一个女子就这样走完了一生。如今只怕除了她的儿子以外，再没有人记得她是何时在如花美貌的时候出嫁的，又是何时在韶华正好的时候离开的。而那个本应该记住这一切的人，却因为富有四海而根本不可能记得他是何时拿喜称挑开了一张似玉娇颜的红盖头的。

想到在十阿哥的大婚之日，十三面对满堂刺眼的红，心中却是一片惨痛的白。的确是情何以堪！心里原本因为他那天的粗鲁而有的略微不满完全消失。只余无限同情。

两人静静待了半晌。他带着笑意，转头看着我问：“你既不喜欢十哥，又为何我看到你为他唱曲子？又为何人人都说你为他发疯？”我侧头细想了想，问：“知道虬髯客初见红佛女时，红佛在干什么？”他稍微怔了一下，慢慢思索着回道：“红佛正在梳头！”我一笑说道：“男女之间还可以如虬髯客和红佛女的！彼此关心照顾，却非关风月，只为真心！”他听到这里，脸部表情颇为动容，凝视着我，我坦然回看着他。过了半晌，他说道：“好一句‘非关风月，只为真心’！”我看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也很是开心，毕竟在古代异性之间平等的友谊只怕比较新鲜，只怕大多数的人都不能接受的。两人不禁相视一笑。

我看远方的人好象在准备着离开。站起身道：“该回去了！”他随我站起身子，突然问：“去喝几杯如何？”我讶然地看着他，他朝我温暖地一笑。我心头也不禁暖和和的，慨然说道：“有何不可？”他看了看马，问道：“共骑一骥？”我一笑道：“也不是第一次！”

他大笑两声先上了马，然后把我拉上马，让我坐在他身后。一声‘驾’，两人飞奔而去。

等晚上，十三送我回贝勒府时，天已黑透。十三虽已经放慢了马速，我还披着件他为我要来的披风，却仍然感觉有些冷。他扶我下马后，我道：“你先去吧！”他想了想说：“还是我自己和八哥说清楚。”我笑道：“他们不会对我怎样的。姐姐不会舍不得的。”他一笑没有理我，自顾上前拍了门环。

我看他执意如此，也就随他。门很快就开了。两个开门小厮见我和十三阿哥并排立在门前，一惊忙请安。十三淡淡道：“起吧！去给贝勒爷报个信，就说我来了！”一个小厮立即飞奔而去，另一个忙掩了门，领着十三往前厅而去。我向十三点点头，自行回姐姐屋。

我回到屋子里时，别的丫头都不在，只有巧慧陪伴在侧。姐姐脸色铁青，看着我，说：“你应该还记得我说过‘只此一次，别无下回’。”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和朋友一时兴起游玩在外的事情，我在现代是经常做的。可是在古代，这么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竟然让周围的人这么大的反应。我不禁叹气再叹气。

我一直默默地站着，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和姐姐沟通这件事情，我们有着 300 多年的代沟。姐姐也一直一脸无奈，伤心地看着我。

默立了半天，最好姐姐疲惫地挥了挥手说：“下去吧！”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也很是难受，可我实在不觉得我有做错什么。在这里我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不想连自己交朋友的权利都被剥夺，即使这样做伤了姐姐的心。最后，只得默默转身回房。

早上醒来时，时辰已经不早。我仍赖在床上不肯起来。眼睛望着帐顶，想着昨晚和十三在外面的事情……

他策着马，在安静的胡同里穿来穿去，最后停在了一个精巧的四合院门前。开门来的老仆妇一见是他，忙赶着给请安，陪笑道：“十三爷怎没事先派人

来说一声呢？姑娘现在正见客！我这就去给姑娘通报，让她赶紧打发了人过来。”十三道：“不用了，今日只是借你这地方和朋友喝喝酒，你去置办一桌酒菜就可以了！”那老妇偷着看了我一眼，见我衣容华贵，又正瞅着她，忙低头应是。

十三对这个四合院很是熟悉，领着我进了一个布置的极其素雅的屋子。屋中简单摆了几件花梨木桌椅，其余一概装饰俱无，只在靠窗的案上供着个白瓷瓶，中间随意插了几杆翠竹。我四处打量了一下，随着十三落座。笑问：“红颜知己？”他一笑说道：“平常烦闷时经常过来喝几杯酒，能说得上话。”我点点头，心想这里住的姑娘应该是个雅妓，等闲之人是绝对不会见的。

不一会，那老妇带着两个丫头，端了酒菜进来。安置停当后，退了出去。我和十三这才开始饮酒吃菜。

几杯酒下肚后，两人话渐渐多了起来。从宫中琐事说到古今趣闻，从浩瀚漠北谈到烟雨江南，从山水诗词聊到古今贤士。最后发现两人竟然都是嵇康和阮籍的推崇者，本就已经觉得十分投契，这下更是相见恨晚。我心里更是十二分的激动。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发展中，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象一张巨大的网，把独立的个体牢牢束缚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中，从而发展不出完整的个人主义。但生逢乱世的嵇康可以说是一个意外，象一道闪电划过黑夜的天空，虽短暂但亮丽。他的传世名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阐述了他认为人性是真实平等的原则。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认为儒家所推崇的圣贤，不过只是一类人的价值准则，并不应该要求一切人都必须效法。个体的幸福只有个体自己才最清楚，个体有权追求自己认可的幸福。可以说嵇康的思想和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共同点的。

我虽早已知道十三是不羁的，但也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推崇嵇康，特别是他作为皇室子弟，身处统治阶级的金字塔尖。这份从天而降的意外之喜和觉得在这个古代社会终于有一个人能明白我内心深处想法的感觉让我狂喜，不禁越发高谈阔论。而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儒家文化盛行的时代，碰到我这样的女子，毕竟连男子也少有对儒家思想敢提出质疑的。他带着三分惊讶，三分欣赏，三分喜悦陪我一块侃侃而谈。

还记得最后说得兴起时，我端着酒杯说：“其实我这么喜欢嵇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以为我又有奇谈妙论，忙凝神细听。我半眯着眼睛，面带微笑地道：“中国古代历史上美男子虽很多，如宋玉潘安之流，可总带着一股子阴柔美。可嵇康却是不同的，他是阳刚的，健康的，是金色阳光下一株高挺的云杉。”说完后，忍不住重重地叹了口气，无限神往的样子。十三越听眼睛越直，

听我说完后，看着我的表情半天没有声音，最后叹道：“真名士自风流！”……

不可否认刚开始和十三结交时，我是存着私心的。毕竟从表面上看我是八爷这边的人，姐姐更是八阿哥的侧福晋，而历史却是四爷和十三获得了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我虽然不可能扭转历史，但我可以尽力给自己留条退路。但后来的交心畅谈，我却真的认为他是我的知己了。毕竟在这里谁会认为本质上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谁会认为即使是天子也没有权利让所有人都遵照他的要求？虽然十三只是因为推崇嵇康而对现存的文化体制有所质疑困惑，但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令人惊喜了。

正沉浸在昨晚在这个时代中也能找到一个知己的喜悦中，帐外的丫头叫道：“小姐，贝勒爷打发人来叫你过去。”我一听，忙翻身坐起，心里有些惴惴不安。收拾停当后，忙随候在外面的太监而去。

到了书房门前，李福正立在门口，替我推开门，让我进去。他留在门外拉上了门。随着“嘎嗒”一声的关门声，我强自冷静了半天的心终是开始狂跳。

八阿哥一身月白长袍，正立在一个半人高的青瓷瓮旁，瓮中随意插着十几卷卷轴字画。听我进来，他没什么反应，仍旧姿态闲雅地看着窗外。从我这个角度，只能看见他的侧脸。阳光透过六棱格的窗户打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斑斑驳驳，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不知道昨晚十三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怎么想，不敢吭声，只能呆立在门口。过了半天，他转过身子，脸上带着微笑，问：“你昨天和十三弟干什么去了？”我想了想，问：“十三阿哥没有和你说吗？”他道：“我现在在问你！”我心乱如麻，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昨日虽说有些出格，但毕竟没什么不可对人言的，遂坦然凝视着他的双眼道：“十三阿哥带我去一个地方喝酒了。”

他听完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脸上还是那永恒的微笑，只是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想透过它们直接看到我内心深处去。我坦然和他对视了一会，终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只得转回头，假装要找位子坐下，走离了他的视线。刚坐下，他却轻声说：“过来！”我抬头疑问地看着他，他温和地一笑，仍轻声道：“过来！”

我确定他是很认真的，只得慢慢站起，低着头，一步一挪地蹭过去。到他身边三步远的时候，我就停了下来，低头看着脚下的水磨石地板。

他微不可闻地轻叹口气，轻声说：“我就那么可怕？”一面说着，一面走近了两步。

我发现，每次只要和他站近，我就有压迫感，觉得心也慌，脑也蒙，完

全不能正常思考。他轻轻把我的手挽了起来，我下意识地缩手，他紧了紧手，道：“别动！”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晶莹碧绿，当中有一道殷红似血的细线的玉镯，往我手上套去。

镯子有些紧，他套得时候，我觉得有些疼，皱了皱眉头。他安慰道：“忍一下，很快就好。”他一点点，慢慢地把镯子推到我腕上。然后拿着我的手，看了几眼后，放开了我，走回桌边坐下。他离我远了，我觉得我脑子又变得清楚起来。开始琢磨，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是来听训话的吗？正在琢磨，听他柔声道：“吏部的姚侍郎还要过来。你先回去吧！”

我怔怔‘哦！’了一声，做了福退出来。门外的李福见我出来，忙给我躬身请安，我只顾着自己琢磨，没有理他，自去了。

回来后，姐姐见我一脸茫然，大概以为我被八阿哥训话了，微微笑了一下，淡淡说：“是该立立规矩。”我没有吭声，自回了自己屋子。

晚上吃饭的时候，姐姐瞅到我腕上的镯子，一愣，问：“哪来的？”我一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在犯愁，姐姐却点了点头，道：“十三弟出手真是大方！这可是罕见的凤血玉。”看来姐姐是误会了。不过反正我没有办法解释，只能让十三先白担这个虚名。

用完膳，茶都喝了半盅，姐姐冷不丁地说：“既然有些事情根本由不得我们自己，不如永远不要动念头。”我端着茶，楞在那里，想了半天，不知该如何回答，最后没头没尾地回了句：“我会照顾好自已的。”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6』第十五章

眼看春节将近，人人都翘首期盼！我心里却越来越黯然，想着过完春节，再过完元宵节，也就要开始选秀女了，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月。心里对这个年是怎么也没有企盼的感觉，反倒是希望最好能永远不要到。可天下事少有从人愿的，再不情愿，我仍然迎来了康熙四十四年。

春节，宫里是要大庆的。这小半年来，大大小小的皇室宴会，我也参加了好几次，现在早没有初来时的新奇感了，再加上心头有事，所以颇为懒洋洋的。到了那天，我随便任由冬云摆布，最后随贝勒爷和姐姐向宫里行去。

心里沉闷，对周围极尽精巧华贵的布置根本视而不见。反正让行礼，就行礼；让就坐，就就坐，木偶人般地随大家一举一动，倒也没出乱子。

这次不比上次的中秋宴，众多的大臣和妻眷都在场，场面颇为热闹。心想这样最好，没人注意我，我可以自管自地发呆。

但古人是怎么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十阿哥和十福晋就成了推动这个古语实现的罪魁祸首。

先是十阿哥看到我，也不管十福晋在旁边，就朝我上下打量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忍受四道灼灼的视线，两道是火，两道是冰，冰火交加两重天的痛苦滋味，让我如坐针毡。最后实在忍无可忍，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十阿哥，他看我一脸想吃了他的样子，终于移开了视线。十福晋看他不再看我了，不屑地瞪了我一眼，也移开了视线。

世界终于安静了！我叹口气，接着发呆。可没过一会，感觉又有人看我，心里那个怒呀！老十，你有完没完？我抬头用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恶毒的眼神看过去，却发现是十三热情友好的大笑脸。他的热情友好被我的恶毒瞬间冻结在脸上。我赶忙朝他扯开一个大笑脸，表情转换过快，感觉肌肉扯得疼。笑完后，又朝他做了个无奈的表情。也不知他看懂没有。反正他回了我个笑，朝我端起酒杯，我忙开心地拿起自己的酒杯和他遥遥对饮了一杯。

这边厢刚饮完酒，正准备低头接着发呆，却看见八阿哥嘴角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忙给自己斟了酒，朝他遥遥举杯，他一笑，拿起杯子也和我对饮了一杯。

放下酒杯想，现在我可以好好歇歇了吧？眼光一扫，却看见十四若有所思的目光正牢牢锁定我。我不明白他思索什么，也懒得去想，只朝他笑咪咪的做了个大鬼脸了事。十四看见我的鬼脸，朝我微微摇摇头，抿嘴而笑。我也微笑起来。

带着几丝笑意转头，却发现坐在十四阿哥身旁的四阿哥好似把刚才一切都看在眼里。脸上表情虽淡淡，但眼底却带着丝玩味瞅着我。心想着，这是个绝对不能得罪的主，否则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忙朝他甜甜地一笑后，自顾转回了头。

晚宴结束回府后，觉得很累，心里大叹，这眉眼之间的官司岂是好玩的？更何况是和这样一群人中龙瑞玩？

和姐姐回到屋子，赶着声地让丫头们服侍着洗漱。姐姐看我一副三百年没见过床的样子，忍着笑道：“今儿晚上可不许那么早睡，要守岁的！”我一听，

愣了一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除夕夜熬到 12 点了。不过既然在古代，我们就要从古礼，守吧！姐姐让丫头端出预先置办好的果品糕点，拉了巧慧冬云坐在一起，边聊天边等着新年的来临。巧慧看我一副马上就要睡着的样子，找了根彩绳出来陪我玩翻绳。

两人正在你一个花样，我一个花样的翻着。冬云和姐姐一边说笑，一边看我和巧慧翻绳。忽听到外面的小丫头叫道：“贝勒爷吉祥！”，冬云和巧慧唬得忙站起来。姐姐和我诧异地对视一眼，也立起来。

八阿哥笑着让大家起身，巧慧和冬云退了出去。八阿哥看我和姐姐都站在那里不动，遂笑道：“不欢迎我和你们一块守岁？”姐姐忙笑道：“只是没想到，有些惊讶而已！”一面说着，一面服侍八阿哥坐下。八阿哥笑说：“都坐吧，难得一起过年。”我默默坐下，随手拿了块小点心吃起来。

八阿哥和姐姐笑着说了几句，终因姐姐沉默的时候多，说话的时候少，两人渐渐默了下来。三人默默坐着，我开始觉得脑袋沉重，头一顿一顿地打起瞌睡来。姐姐看我一副困得不行的样子，把我拉到怀里说，“眯一会吧！过会我叫你！”我忙倚着姐姐睡了起来。

正睡得迷迷糊糊，听到外面几个大响的炮仗声，惊地从姐姐怀里坐了起来。姐姐替我捋了捋头发，道：“新年来了！”八阿哥也笑道：“是啊！”我忙站起身，“好了，岁守完了，我要去睡了！”说完，也没等他们答话，就跑回屋子，跳到床上，蒙头就睡！

第二日醒来，才醒觉我居然平平淡淡地过了在古代的第一个春节，想着似乎有点遗憾，可又觉得如果以后每年的新年都能这样过，未尝不是一种福分。

冬云正立在身后给我梳头，我问：“贝勒爷昨夜歇在这里了吗？”冬云的手停下，叹口气道：“没有！姑娘回房后，不大会，爷就走了！”我静静看着镜中的自己，没再说话。

—————

春节的喜气还未消散，元宵节又到。我虽然愁肠百结，但还是对元宵节有不少兴趣。元宵节又称上元灯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挂花灯，夜间还有耍狮子，舞龙灯，猜灯谜，放烟火。平常难得出门的女子，在今天晚上却可以和女伴结伴同游，赏灯猜谜，所以可以说这绝对是女孩子最盼望的节日。再加上古诗词中描写的才子佳人月下相逢的绮丽场面的诱惑，我也不例外地盼望着这个节日。

天还没有黑，我就让冬云给我挽了双环髻，套了一身半新的鹅黄衫子，

又赶着忙催巧慧换衣服。巧慧笑道：“我的好姑娘！赏灯猜谜也要等天黑了呀！”我没理她，只是赶着声地催，巧慧被我催急了，只得快快换好衣服，又拿了两件披风随我出了府。

刚出了府门没走多远，就听见身后有人叫：“十三妹！”我一皱眉头，心想这个外号虽说在紫禁城已是人人知道，却没有人当面叫过，谁这么张狂？一回身，十三阿哥，穿着普通士子长穿的淡蓝长袍，身旁跟着个容貌秀美的小厮，正缓步前来。我看是他，很是高兴，笑问道：“怎么这么巧？”他笑道：“有心自然巧！”我才反应过来他特地等我呢！忙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今儿要出来玩？”他笑道：“这么好玩的日子，你会枯坐在屋子里？”

两人并肩而行，巧慧和那个小厮跟在身后。走了会子，十三道：“我请了绿芜姑娘一块赏灯。”我想了想，问：“是我们上次去的那院子的主人吗？”他点点头，我笑说：“好啊！正觉得人少不好玩呢！再说上次我用了她的披风，至今还没当面谢谢她呢！”十三听完，停下，笑着回头对那个小厮说：“我说得不错吧？”我随着他停了脚步，迷惑地也转回了头。

那个小厮忙笑着上前两步，双手合拢做了个揖，说：“十三爷说姑娘不是一般人！我还不信，今日一见，才觉得十三爷果然没错。”我也笑道：“这应该就是绿芜姐姐了吧！不知道姐姐今日要来，否则就把姐姐的披风拿来了。”一面说着，一面想，看她上次房间的布置，就知道她虽流落风尘，但必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唯恐别人看轻自己，所以不愿直接与我相识。

天色慢慢黑下来，街上人越来越多。沿街望去，两边的灯看不到头，犹如星海。衣香鬓影，喧笑不绝。我颇为新鲜地不停打量，连身边走过的女孩子，我也忍不住地一望再望，他们三人都笑起来，绿芜打趣道：“姑娘竟象是从未逛过街的样子！”我叹口气，摇头道：“可不是吗？整天跟坐牢似的。”她一愣，继而又抿嘴笑了起来。

我对猜谜从来不在行，所以只看灯。而十三和绿芜也显是看不上眼，不太感兴趣的样子，所以四人一路只是随便看看。

十三领我们到了一座酒楼，小二显然以前见过十三，忙给寻了个靠窗的位置安排我们坐下，“待会耍狮舞龙的就从底下过，各位坐在这里看，既清楚又不挤！”

四人正一面看着底下的人来人往，一面笑谈着，忽听到一个声音说：“十三哥也在？”我们一回头，看是十四阿哥和几个少年郎正站在我们身后。几个少年郎忙着给十三请安，而我和巧慧又忙着给十四请安，一时场面很是热闹！不过十三和十四都没等我们开口，摆摆手，说：“都穿着便服，没那么多规矩！”

场面有些静，绿芜站在我身旁侧头看着窗外，巧慧低头站着，我看看十三，又看看十四。两人都面带微笑，可这笑意味却大是不同，十三是一副无所谓懒洋洋的样子，十四虽笑的儒雅，嘴角却含着丝冷意。十四看我看他，冷冷盯了我一眼。我一努嘴，低下了头。

正站着，和十四一起的一个瘦削的少年叫道：“这不是绿芜姑娘吗？”绿芜这才转回头，看了说话人一眼，神色淡淡，没有吭声，低下了头。十四这时才注意到，绿芜是个女孩子，不禁多打量了两眼。绿芜自顾低着头，神色漠然，我伸手在桌下轻握了一下她的手，她侧头看我，我朝她抿嘴一笑，放开了她的手。

这时一个矮胖的少年，脸带嘲笑的说：“可真是‘人不风流枉少年’呀，十三爷竟左拥右抱，大享艳福。”他话音未落，十三的脸已经冷了起来，还未来得及发作。就听到十四冷‘哼’了声说：“察察林，你胡说什么？”察察林显然不明白这个‘马屁’怎么就惹恼了十四爷呢？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呆在那里。旁边有认识我的人，想提醒却已经晚了。

我低着头抿嘴笑了一下，抬头问：“你们是赏灯呢？还是赏人呀？”大家这才各自落座。

狮子耍得不错，龙也舞得很好，不过在场的诸位，真正看进去的大概只有我和巧慧了。别的人要么若有所思，要么就在偷偷打量我，还有几个不停地看绿芜。

该赏的赏了，该玩的玩了，夜色已经深沉，遂准备回府。十四抢先说：“我送若曦回去。”我听后，趁十四没注意，朝十三耸了耸肩膀，十三一笑。最后十三送绿芜，十四送我和巧慧，其他人各自散了。

天气颇冷，巧慧把预先备好的披风给我披上。我和十四并肩走着，巧慧尾随在后，直到府门口，都一路无话。

小厮开了门，见是我和十四，忙笑着请安，一面说：“姑娘可回来了，兰主子遣人来问了好几次了。”十四让他起来后，问：“八哥可在？”小厮忙回道：“在嫡福晋那里呢？要小的去报个信吗？”十四一面往前走着，一面说：“告诉八哥，说我在书房候着。”

我自顾想回姐姐那里，却被十四叫住，板着脸说：“跟我去书房。”我想了想，觉得随他走一趟，又如何？遂点点头。让巧慧先回去给姐姐说一声，自和十四一块去了书房。

两人在书房默默坐了不大一会，就看李福掀开帘子，八阿哥脸上带笑缓步而入。看我也在，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十四安也不请，站起身，张口就道：“八哥猜猜，我今日看见若曦和谁在一起？”八阿哥仍然笑着，朝李福看了一眼，李福忙退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

八阿哥一面坐下，一面笑问：“和谁？”十四看着我道：“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和老十三那么要好了？她和老十三在一起。”哼了一声接着说：“这还好了，她居然和个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我一听，也很是生气，他是我什么人，我的事情轮得着他管？反问道：“和十三阿哥在一起如何？和青楼女子在一起又如何？”

十四一面气看着我，一面说：“如何？你见过紫禁城里哪个有身份的格格小姐和青楼女子在一起？”我越发生气，站起来看着他，冷笑了两声道：“我只知道以死酬情坠楼而亡的绿珠是妓女，击鼓抗金的梁红玉是妓女，不肯服侍金人吞金而亡的李师师是妓女，拼死救衡王的婉嫔将军林四娘是妓女，慷慨悲歌死无憾的袁宝儿是妓女……”突然反应过来，袁宝儿是明末人，对抗的是清兵，忙住了口，但仍是脸带怒色地看着十四。

十四显然没想到他两句话竟引得我说了这么一长串子话，连气带怒，一时又想不到该如何反驳我，只是一面咬着牙点头，一面怒瞪着我。

八阿哥看我俩这么你来我往的，最后俩人和斗眼鸡似的盯着对方，不禁摇头一笑，道：“别再瞪了！十四弟，先回去吧！若曦的事情，我会处理的。”十四瞪了我一眼，转头看着八阿哥，欲言又止的，最后回头又瞪了我一眼，甩袖而去。

对着十四，我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可他一走，只留下我和八阿哥，我却开始紧张。低着头，手里揉弄着披风带，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八阿哥看了我一会，面带微笑道：“太子爷的一句笑语却很是贴切。我看你不但拼命劲上象十三弟，连崇尚魏晋，洒脱不羁的名士作风也一样！”又笑着说：“别站着了！”我听后又慢慢要坐下。他说道：“坐过来些，有话和你说。”我心里越发紧张，但又无法可施，只好慢慢走过去，低头坐在他身边。

他看我坐下后，叹了口气，转回头凝视着前方，沉默了起来。

两人默坐了半晌，他突然冒出一句：“害怕吗？”我一愣，不知道他指什么，只能不解地看向他，他侧回头看着我说道：“选秀女，你害怕吗？”我听后又觉得那早已充满全身的愁又狂涌了上来，默默点了点头，低头皱着眉头发起愁来。

过了一会，八阿哥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第一次见你姐姐时十五岁。”我忙把愁苦放到一边，凝神细听起来。“那年，你阿玛回京述职，她也随了来。

正是春天，天气出奇的好，天蓝得如水洗过一般，微风中夹着花香，透人心脾。我和两个小厮去郊外骑马。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小姑娘在山坡上骑马。”他笑了一下说：“你也见过若兰的马术，应该知道那是多么美丽惊人的！”我回想着那日跑马场上姐姐的出尘风姿，无意识地点点头。

他道：“她那日骑得比在跑马场上得还要好，笑声象是一串串银铃，飘洒在山林间。那里面全是满满的快乐，让听到的人也觉得心里全是快乐，要跟着笑起来。”

他默了一会：“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紫禁城的漂亮姑娘很多，可若兰却是不同的。”我心想，那时的姐姐是恋爱中的幸福女人，以为自己和所爱之人可以翱翔在九天之上。她的快乐是从心底最深处散发出来的，当然和这些紫禁城中一辈子也不见得能拥有一段爱情的女人是不同的。

他道：“我回去后，忙着打听你姐姐，又想着该如何才能求皇阿玛把她给了我。正在想方设法的时候，额娘告诉我，皇阿玛要把马而泰家的大丫头许给我做侧福晋。当时，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高兴过。皇阿玛颁旨的第二天，我就跑遍了京城，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搜寻到一只凤血玉镯，想着等成婚的日子送给她。”

我低头看着自己腕上的镯子，忍不住举起手腕，问道：“是这只吗？要送给姐姐的？”

他看着我腕上的镯子，伸手握住我的手，接着说道：“我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等到大婚日。可当我掀开盖头的那刹那，就觉得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那个让我思念了两年的人，和眼前的人判若两人。她从不骑马，也很少笑。我不停地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认错了人？后来派了人去西北打听，几经周折才知道原因。”他苦笑着，没有再说下去。

我心里重重叹了口气，造化弄人！想了会，突然心头一阵狂跳，屏着一口气，心里万分紧张害怕地问：“那个人怎么死的？”他静了好一会，深吸了口气道：“我派去查问的人惊动了你阿玛，你阿玛为了让他避开，派他去了前线，然后……”他停住了，没有再说下去。

我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一下地大力跳着。我抽出手，想把镯子脱下来还给他，他一下捂着我的手道：“不要拿下来！”我低着头，凝视着镯子，说：“这是给姐姐的。”他握着我的手一紧，低声说：“这是给我喜欢的人的。”说完，他另一只手抬起我的下巴，凝视着我的眼睛说：“答应我，永远不要拿下来！”我回视着他黑得深不见底的眼睛，里面盛满了从未见过的温柔，还有深深的悲伤，满满的，似乎马上就要溢出，不禁心中阵阵牵动，夹杂着心酸，缓缓点了点头。他

看我答应，不禁缓缓一笑，放开了我的手。

过了好一会，他微笑着说：“不要害怕！我会想法子的，总有办法让皇阿玛把你赐给我的。”

我‘啊’的一声，惊诧地看着他。他又向我一笑。我赶忙摇头，一面嘴里说着：“不要！”。他看着我，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脸色渐渐转青，猛然问：“难道你竟愿意做皇阿玛的女人？”我心里更是惊惶失措，又是忙着摇头，我不愿意，我什么都不愿意，我只想好好地生活，找一个真正爱我疼惜我呵护我的人，而不仅仅是闲时被赏玩的一个女人。不要把我赐来赐去的，我是个人，我不是东西。

他看着我痛苦地摇着头，猛然双手捧着我的头，说道：“别摇了！”我眼中含泪，泫然欲涕，心里凄苦，只是睁大双眼看着他。他看了我一会，突然闭着眼睛，深吸了口气，然后睁开眼睛，叹口气说：“随你吧！”顿了顿，又说：“我会想法子的。”说完，放开了我。叫了李福进来，让他送我回姐姐那里。

刚行至门口，他突然在身后说：“进宫后不要再象十弟过生日那天那样装扮自己。”我一时没有听懂，顿住身子，回头看他，他垂目看着地上，慢慢说：“那样的美丽太炫目！”我这才缓缓明白过来。一时说不清楚是喜是忧，只低低‘嗯’了一声，转头随李福而去。

回屋后，姐姐见我面色苍白，以为我挨了八阿哥的训，过来轻抚了一下我的脸，叹了口气，让冬云服侍我睡觉。

我躺在床上，难以成眠，想一会姐姐，又想一会自己。不停地在想，姐姐究竟知道不知道八阿哥对她的感情？又觉得自己笨，其实从很多事情上不难看出八阿哥对姐姐的感情。比如说，八阿哥初见我时的惊诧；姐姐很少去给嫡福晋请安，可嫡福晋却从没有正面为难过姐姐；再比如说，表面上姐姐不受宠，下人们也在后面偷偷议论，可是从衣食到起居用品，那些最是势利的太监下人们却半点也不敢委屈姐姐。……。越想越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一件件都早放在眼前，只是我没有深思过而已。

可是我呢？我又算是什么？姐姐的替身？我为什么留下了镯子？为什么没有还给他？只是因为那一瞬间的心软吗？……难以入眠。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初夏时节，群芳已过，只有那深深浅浅的绿彼此别着苗头。天气虽已开始转热，但晚上还是丝丝凉意。

我靠在桥栏边，望着水中随波一荡一漾的弯月，嘴里喃喃念道：“才始迎春来，又送春归去。”春来春去，我已入宫三年。

还记得选秀女时，并非如我所想的由康熙亲自挑选，而是先由当时宫中地位最高的贵妃佟佳氏和其他几位地位尊贵的皇妃看后，拟了名单呈上，康熙看完名单准了后才再挑选的。而我在这一轮的时候，就被列在了名单之外。

听说事后在为各宫娘娘挑选女官的时候，竟然有两位娘娘不约而同地点名要我，大阿哥的额娘惠妃纳喇氏，四阿哥和十四阿哥的额娘德妃乌雅氏。主管太监左右为难，只得呈报了贵妃佟佳氏，佟佳氏左思右想后，最后分派我去了乾清宫，专在御前奉茶。

奉茶看上去是个简单活，可任何和皇帝沾上关系的事情，不管再简单，也变得复杂。我虽早已知道喝茶是门艺术，可绝想不到还会有这么多的规矩。一一从头学起，分辨茶叶，识别水质，控制水温，配置茶具，如何试毒，倒茶时手势，端茶时脚步，还有康熙的特殊癖好，都要记下来，绝不能出任何差错。整整学了三个月，教导的师傅才点了头。

一方面我去乾清宫的事情透着蹊跷，宫里的大小太监宫女们都不愿招惹我，待我很是亲善，另一方面自己也的确谨言慎行，态度谦和，很快周围的人就接纳了我。现在我已经是在乾清宫负责奉茶和日常起居的十二位宫女的领头了。

想着这三年的日子，不禁对着水中的月影叹了口气，转身慢慢回房。明日还要当值呢！

—————

正在侧厅指挥芸香和玉檀选茶，小太监王喜快跑着进来，随便打个千，赶着声道：“万岁爷下朝了！”我一笑说道：“下朝就下朝了呗！你这么个猴急样，做什么？小心被你师傅看到又说你！”他喘了口气说：“这回可是师傅派我过来的，说是让姐姐小心侍候，今日朝堂上，有人参了太子爷一本！”我听后，忙敛了笑意，说：“替我谢谢你师傅！”他又忙忙打个千，快跑着走了。

我回身对芸香和玉檀说：“都听见了吧？今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伺候！”两人忙应是。

我心中暗想到，自从太子胤初的舅舅索额图谋反不遂被抄家监禁后，当

时表面上没牵连到太子，可毕竟太子爷的位置已不是那么稳当了。虽然他是康熙最喜爱的儿子，从小由康熙亲自教导，可也许正是因为从小的特别溺爱，相较其他阿哥，太子实在是德行都不出众，再加上各位阿哥对他的位置又虎视眈眈，太子的位子已经是岌岌可危。

而康熙现在也在理智和感情中挣扎。一方面他已经看出胤礽实非继承大统的合适人选，可另一方面胤礽是唯一一个在他身边由他亲手养大的孩子，还有对结发妻子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感情，让康熙在废与不废之间徘徊。想到这里不禁叹了口气，康熙今日又要直面这个痛苦了。

忽听到外面的接驾声音，知道康熙已经回来了。忙对芸香说冲茶吧。她俩人急急忙碌起来，我准备好茶具。想着今日康熙的心情不好，只怕不愿意看见鲜艳的颜色，挑了一套天蓝釉菊瓣纹茶具。想着根据现代心理学来说蓝色能让人心神安宁镇静。

捧着茶盘，缓缓走进屋子，看四周的椅子上各坐了人，但却是一片宁静。目不斜视，走近桌旁，轻轻搁下茶盅，又低头慢慢退了出来。

出了帘子，才把那口屏着的气吐了出来。一面低声问身侧的太监：“都有谁在里面？”小太监压着声音回道：“四爷，八爷，九爷，十三爷，十四爷。”我心想从没有这么齐全过，看来康熙是要问问他们的想法。忙又下去，吩咐芸香和玉檀备茶。

还没有张口，就听到玉檀笑说：“茶已经备好了！头先你刚出去，王喜就来说阿哥们来了，所以我就赶忙先备下了。”我朝她赞许地点点头，走近查看。正在看，玉檀又接着快声说道：“规矩都记着呢！四阿哥喜欢太平猴魁，八阿哥喜欢日铸雪芽，九阿哥喜欢明前龙井，十阿哥随便，十三阿哥喜欢……”我忙笑着摆手道：“够了，够了！知道你记的就行！”芸香笑说：“难怪宫里的人都说姑娘心细呢！以前御前奉茶的人只需记住万岁爷的喜好就可以了，现在姑娘竟要我们把阿哥们也背了下来。”我一面摆放茶盅，一面想到我自有我的道理，只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罢了。

芸香捧着茶盘跟在我身后，刚走到纱帘外，就听到康熙问：“今日朝堂上，礼部的折子你们怎么看？”我不禁停了下来，心想，太子恶绩甚多，这次又所为何事？旁边掀帘子的太监看我停下，不禁朝我诧异地看了一眼。我忙迈步而进。

缓缓走到四阿哥身旁，把四阿哥的茶轻轻放在桌上。又转身到八阿哥桌前，低头放茶。这才听到四阿哥慢声回道：“据儿臣看，二哥平时待低下人一向

甚为宽厚，有那不知检点的人背着二哥私吞财物，却打着二哥的旗号也是有的。”康熙一面听着，一面缓缓点头。我也在心里暗想，看来是为了太子私自截取了康熙贡品的事情。历史上此事虽然让康熙大为生气，但最后终是没有惩罚太子，只是把相关的其他人都办了而已。如此想来，康熙这次还是会感情占了上风。

正在给九阿哥上茶，四阿哥的话音也就刚落。十阿哥就道：“一个奴才给他天大的胆，若没有人给他撑腰，他敢随意截取献给皇阿玛的贡品？”我心叹道，这个老十总是稳不住。

走到十阿哥桌旁，转身从芸香捧着的茶盘上端起为十阿哥准备的茶，正要搁在桌上，就听到十阿哥接着说：“四哥这话说得倒是古怪。不过四哥一向和二哥关系甚好，只怕这件事情四哥也……”他话未说完，就一声惊呼，忙忙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原来我端茶时一不小心就把热的茶汤倾在了他胳膊上。一旁早有小太监上来帮着擦拭，检查是否烫伤。我一面忙跪在地上说：“奴婢该死！奴婢该死！”一面心想，你得罪太子无所谓，反正他迟早要被废掉的，可得罪了四阿哥的下场却会很惨。虽然我已经知道结局无法扭转，但至少我绝对无法忍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眼前上演。暗叹口气想，能阻止一分是一分。

十阿哥看是我，有火发不出，又怕事情闹大，我会遭罪，只得说道：“没什么打紧的！”康熙身边的大太监总管李德全过来斥道：“毛手毛脚的，还不退下去！”康熙似乎一直没怎么留心这场闹剧，只是静静的沉思着。

我起身退了出去，到帘子外时听到康熙说：“朕今日有些累了，你们都回去吧！”我心想看来是拿定注意了。遂安心回了茶房。

刚回来没多久，芸香端着盘子进来，脸带惊色的说：“你今儿是怎么了？可吓死我了！”我低头坐着，没有吭声。心想，一则康熙作为一代仁君，只要不是原则性的过失，待下人一向宽厚，二则，我烫得是十阿哥，他无论如何总会替我求情的。所以我虽然也很是紧张，但想来大不了也就是拖出去挨顿板子而已，总是没有性命之忧的。而且当时心里一急，也来不及顾虑什么后果，只想着解决了眼前的事情再说。

正沉默坐着，王喜进来，走到近前，打了个千说：“姐姐，我师傅叫您过去！”芸香和玉檀听到，都有些慌，站了起来。我没有管他们，站起身跟着王喜出了侧厅。

王喜领着走了一会，前面树下正站着李德全，走到近前，王喜退走，我做了个福，默默站在那里。过了半晌，李德全清了清嗓子说：“我看你一向是个

谨慎人，今日怎么这么毛躁？”我回道：“请谳达责罚！”他叹了口气，说道：“下个月的例银全扣了。”我忙蹲下身子，说：“谢李谳达！”他没有理我，自转身走了，一面若有若无地低声说：“宫里容不下那么多好心！”

他走后，我仍是静静站着，一丝丝的哀伤夹杂着恐惧从心里逐渐涔出来，一寸寸的流过全身，慢慢地吞噬着我的力量，只觉得自己根本站不住，踉跄了两步，终是坐在了地上。双手抱头伏在腿上，紧咬着下唇，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最终却被我硬逼了回去。

正在埋头默想着，突然听到头顶一个声音说：“坐在这里干吗？”我听声音是十阿哥，不想理他，仍是抱头默坐着。他蹲下来，在身边说：“喂！我还没有怪你烫了我，你倒拿起架子了！”我仍旧没有理他。他静了一小会，忽觉得不对，忙伸手把我的头扳了起来，脸上一惊，大声问：“怎么把嘴唇都咬出血了？李德全怎么责罚你了？”

我一抬头，居然看见身边不仅仅是十阿哥。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都在一旁站着，也是一惊，忙一面伸手匆忙抹了一下嘴唇，一面跳了起来，又急急赶着请安。

十阿哥见我只忙着请安，不回他的话，气道：“我这就去找李德全问个清楚。”说完提步就要走，我忙低声道：“回来！”他停下脚步说：“那你自己告诉我。”

我看着他，心中滋味甚是复杂，既恼他的毛躁，可又感动于他的毛躁，盯了他一小会，最后瞪了他一眼说：“罚了我一个月的例银。”十阿哥拍了一下大腿叫道：“为一个月例银，你至于气成这样吗？”我努了努嘴说：“为何不至于？那些银子你自是不放在心上，我可还指望着那些银子呢，再说了，我还从来没有被罚过呢，面子上总是有些过不去的！”他笑道：“好了！别气了，回头你想要什么稀罕玩艺，我给你买进来。”我听后，笑了一下，没有再说话。

我立在那里，几位阿哥都不说话，四阿哥和八阿哥是那永恒的冷淡漠然和温文尔雅的表情，九阿哥阴沉着脸打量着我，十三看我看他，朝我笑着眨了一下眼睛，又做了个困惑的表情。我回了个笑。十四却是紧着眉头，眼光沉郁地看着别处。

我看了一圈，看没有人想说话，于是陪笑说道：“几位爷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奴婢就先回去了。”四阿哥淡淡说：“去吧！”我俯身请了安，自走了。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8』第十七章

昨儿晚上值夜到天明，早上虽已补了一觉，可还是觉得乏，又不敢在白天多睡，怕夜里走了乏，明日难过。斜靠在榻上，随手拿了本明代田艺蘅写的《煮泉小品》趴在灯下细看。

现在放在几案上的书基本全是关于茶的书，我现在完全把这当成一份正经工作来看，管吃，管住，发工钱，福利也很好。只不过不够自由，规矩很是严厉，行差踏错就会有体罚，甚至生命堪舆。不过三年的时间也让我摸索出一些游戏规则。在规矩中寻找自由。抱着既然做了就做到最好的心态，虽是半路出家，但现在在宫中如果涉及到茶这方面的问题，只怕没有人敢小瞧我。正读到：

“今人荐茶，类下茶果，此尤近俗。纵是佳者，能损真味，亦宜去之。且下果则必用匙，若金银，大非山居之器，而铜又生腥，皆不可也。若旧称北人和以酥酪，蜀人入以白盐，此皆蛮饮，固不足责耳。”

王喜在门外低声问：“姐姐可在屋里？”我直起身子问：“灯既点着，人自然是在的了。什么事情？”王喜回道：“我师傅让姐姐过去一趟。”我听了，忙搁下书，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吹灭了灯，拉门而出。

王喜看我出来，忙俯下身子打了个千，一面转身走着，一面道：“万岁爷做那个西洋人教的什么东西做上瘾了，我师傅试探了好几次说是否要传膳，万岁爷只是随声应好，却没有任何动静。这都多晚了。师傅说请姑娘去想个法子。”

我嘴角含着丝笑，想真是‘能者多劳’。记得刚进宫大半年时，一日晚上在暖阁当值。康熙批阅折子直到深夜。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可这几天康熙连着三四天熬夜处理公文，身旁的太监李德全已经眉毛全攒在一块。即担心主子的身子，可又不敢乱开口。只得一旁苦着脸陪着。

我当时也是新鲜，想着这千古明君果然不是好做的，一面偷偷打量康熙。毕竟已经过五十的人了，再加上几日连着熬夜，早上又要早早起来上朝，脸上颇透着股疲惫憔悴。也不知当时是鬼迷了心窍，还是怎地，我一下子眼眶有些酸，想到以前也常常看到带高三班的父亲深夜仍在灯下备课批改作业的情景，有时候母亲急了，常常直接把台灯关了，硬逼着父亲上床。康熙只怕绝对没有这样的妻子。

想着想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脑袋一昏，居然张嘴说：“好晚了，先休息吧！要不然累坏了，更耽误事。”话刚出口，沉寂的屋里，人人都脸带震惊地盯着我看，一下着浮动着惊怕恐惧的气氛。我也立即反应过来，闯大祸了！忙

跪倒在地上。李德全肃着脸，刚想斥责我，就听到康熙叹了口气，微微笑着说：“朕的十格格未出宫前也老是念叨着让朕休息！”微侧着头，出神地想了一会，又轻轻摇了摇头，对李德全道：“把这些折子收好，今日就安歇吧！”李德全一听，满脸喜色，忙高声应道：“喳！”赶着伺候康熙起身。

康熙走过我身边时，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我，说：“起来吧！”我磕了个头，说：“谢皇上！”站起了身子。康熙打量了一下我，对李德全笑道：“这不是马而泰家的‘拼命十三妹’吗？”李德全忙应正是。康熙再不说话，径直离去。我这才觉得后背已经湿透，原来我是这么怕死的！心想着真的多谢那位未曾见过的十格格，看来康熙对她甚为疼爱。

从那件事情后，李德全好象就把我当成了‘福将’来用，碰到类似事情，总是让我去想办法，庆幸的是虽每次绞尽脑汁，很是担风险，倒也总能起一些作用。王喜侧立到一旁，低声道：“姐姐自个进去吧！”我点点头，自轻轻走进了屋子。

刚走进屋子，就看侧立在康熙身后的李德全向我微微点了点头。我也微不可见的颌了一下首，轻轻走近康熙，装做要给茶换水的样子，端起茶盅，一面快速瞟了几眼康熙正在做的几何题，慢慢退了出来。

进了茶房，一面冲茶，一面想着，题目从现在来看，倒也不难，康熙只是辅助线加错位置了而已。可做几何证明题就是这样的，一旦钻进牛角尖，总是要一会子功夫才能反应过来。其实他如果现在撂开不做，只不准明日再看见题目时要大叹昨日怎么那么傻，没想到改动一下辅助线就可以了。

可想是这么想，我总不能上前告诉他应该如何加辅助线，又该如何证明这道题吧！毕竟我可没有从法兰西来的白晋、张诚，葡萄牙来的徐日昇等耶稣会士给教授数学。康熙若问我如何会做，我该如何回答？

端着茶轻轻搁在桌上，定了定神，轻声叫道：“皇上！”康熙头没有抬，随口一嗯。我顿了顿，继续说道：“只怕以后那些个洋人不敢再向皇上讲解几何题了。”康熙又嗯了一声，没有反应仍在看题。一小会的功夫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我忙躬下身子，柔声说：“他们教授这些东西给皇上，也主要想着这些是好的，可皇上要因此而茶饭不思，伤了身子，他们岂不是要因此而担上罪名。”顿了顿，看康熙没有反应，接着说道：“何况那些洋人不也说过，这些几何题有时静一静心思，说不定更容易做出来。”说完，心里惴惴不安，捏着把冷汗。过了一小会，康熙丢下了笔，站起，展了展腰说道：“李德全！又是你搞得鬼。”李德全忙陪笑弯身道：“奴才这也是实在担心皇上的身子。”康熙笑了笑，道：“好了！备膳吧！”李德全忙应道：“喳！”快步走到门外对着王喜吩咐。

康熙低头看着我说：“胆子现在是越来越大了，由着李德全摆布。”我忙跪倒在地上，“奴婢也是担心皇上的龙体。”说完，忙磕头。康熙道：“起来吧！”我忙站了起来。他又说：“你倒是仔细，在旁边服侍了几次，这些话就都记下了。”我赶忙道：“只是当时听着新鲜，所以留心了。”康熙没有再理我，一面往外走着，一面随口说：“若大清国人人都能有这股新鲜劲，那何愁四方不来朝贺？”说完，人已出了屋子。我也叹口气想，谈何容易，中国几千年地大物博、世界中心的思想，想真正接受新鲜事务绝对不是一个皇帝感兴趣就能改变的。非要经过刻骨铭心，几乎做了亡国奴之后，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们需要向外面的世界学习。康熙他不仅仅是因为称孤道寡而孤寂，他还因为懂得太多，眼睛看得太远而孤寂。自古智者多寂寞，更何况他还是皇上！

今日不该我当值，可突然想到，下午有些新茶要送来，怕芸香、玉檀她们放置不妥当，损了味道，忙急急出屋去查看一下。正沿林阴道走着，看见对面十阿哥和十四阿哥迎面走来，忙侧了身子，立在路边请安。十阿哥粗声道：“又没别人，你哪来那么多礼？”十四阿哥却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我立起身子，冲十阿哥笑了一下，问：“要回府了吗？”他笑说：“出宫但不回府，我们去八哥那里。”我想了想道：“好多日子没有见过八爷了，帮我给八爷请个安，道声吉祥！”十阿哥还未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直站在一旁，冷着脸的十四道：“你若真惦记着八哥，用不着什么请安问好的虚礼，你若心里惦记着别人，又何苦做这些给人看。”我和十阿哥都是一愣，不知道他这话从何说起。两人朝对方疑惑地看了一眼，全都不解地盯着十四阿哥。十四说完后，却很是不耐烦，催促道：“十哥，你到底走是不走，你若不走，我先去了。”说完，也不等回话，提步就走。

十阿哥不解地看了我一眼，匆匆追了上去，我转身皱眉看着他俩远去的背影，一面想着我究竟何时得罪了十四？难道又是因为十三？可这几年来，他早就知道我和十三很是要好，怎么就又开始生起气了呢？

一面走着，一面下意识地摸着手腕上的玉镯子，我究竟有没有惦记着他？他每年都要问的问题，我今年会怎么回答呢？或者说，他已经问了三 years 了，今年他还会问吗？也许他已经厌倦。

正出神地想着，一下子撞到一个人身上，站立不稳，差点摔倒，幸亏对方伸手扶了一把，才站稳。我一看是十三，忍不住，骂道：“你个促狭鬼，看到我也不叫一声。”他笑道：“看你想得那么出神，就想看看你究竟会不会撞到人，

也好给你提个醒。”顿了顿，他手握拳头，抵着下巴，忍着笑说：“对我投怀送抱倒没什么，若别人看着这么个大美人冷不丁地跳到怀里，只怕要想歪了！”我撇了撇嘴，笑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他问：“想什么呢？”我笑看着他说：“不告诉你！我还有正经事情要做，不和你说瞎话。”他笑着说：“去吧！只是可别再边走边想了。”我没有吭声，只是提步就走，经过他身旁时，忍不住拿胳膊肘猛拄了他一下，只听得他在身后夸张地叫了“哎哟！”一声，我含着笑，快步离去。身后也传来一阵笑声。

没走多远，忽听得身后跨步的声音，忙回身看，十三正大踏步而来，我疑惑地看着他，问：“什么事情？”他近前，急走了两步，站定说：“想问你件事情，可这阵子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都差点要忘了。”我道：“问吧！”他笑了笑，问：“你上次为什么要帮四哥？”我一愣，脑子里想了一圈，仍然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得问道：“我什么时候帮过四爷？再说，四爷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帮的？”他微笑着，摇了摇头道：“贡品的事情，你把茶倾在十哥身上。”我深吸一口气，微张着嘴看着他。脑子里轰得一下明白为什么十四不待见我了。

过了半天，我如霜打得茄子般，没精神地回道：“那根本就是无心之错，凑巧了而已。”他笑说：“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反正我在这里谢谢你了。若不然，十哥那张嘴还不知道说些什么呢！倒不是惧他，只是向皇阿玛解释起来麻烦。”说完，等了一会，看我没什么反应，又道：“我走了，你也忙自己的事情去吧！”我木然地点点头，转身缓缓地走开。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只知道一手摸着镯子，一面慢步走着。当惊觉的时候，发现自己早走拐了方向，离乾清殿已经很远，心里叹了口气，觉得实在没有心力去管什么茶叶的事情，遂转身回房而去。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19』第十八章

日渐西斜，我斜靠坐在柳树旁的石块上，半眯着眼看着前方花丛里的两只蝴蝶翩翩起舞，紫白夹杂着的花菖蒲，已经由盛转衰，看着不是那么喜人。可由于这两只彩蝶，在花间，时停时飞。双飞双落，夕阳下无限恩爱，让人觉得所见到的分外美丽。

一个稚气但清亮的声音响起，问：“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一动不动的？”我侧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圆嘟嘟，很是可爱，看他一身装束，

应该身份不低。我指了指前面说：“在看蝴蝶！”他走到我身边，看了一眼蝴蝶，道：“这有什么好看的，捉蝴蝶才好玩呢！”我一笑，没有再理他。

他又问：“你是哪个宫的？”我仍然盯着蝴蝶，漫不经心的反问：“你又是哪里的？”他道：“是我先问的你。”我没有理他，继续看着蝴蝶，一前一后，你追我赶地正在远去，如果我也可以就这样飞走那该多好。他等了一会，见我沒有理他，只得说道：“我是爱新觉罗。弘时。”我一惊，忙回头仔细打量他。想着这就是那个后来被雍正贬为庶民的儿子！看了几眼，又懒洋洋地转回了头。

“你不给我请安吗？”他问，我转回头，看着他，心想这才多大，就把主子奴才分得这么清楚了，笑了一下，道：“我现在不给你请安，等你将来长大了，我再给你请安。”他侧头看着我说：“别的宫女现在就给我请安的。”我看着他笑了一下，问：“谁带你进的宫，怎么只有你一个？”

他没有答我的话，接着问：“你是谁？”我怔了一下，没有立即回答，他又脆声问了一遍：“你是谁？”我转回头看着夕阳斜辉下独自寂寞着的花丛，喃喃自问道：“我是谁？”是马而泰。若曦？是张小文？是清朝宫女？是现代白领？一时间脑中纷乱如麻。“是啊！我是谁呢？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侧头看着他迷惘一笑说：“我不知道我是谁。”他似乎被我的笑容有点吓着，呆呆看着我。

我看他的反应，一惊，忙堆起和善的笑容，打算安慰他一下，莫要因自己一时失态吓着孩子。一个太监匆匆跑来，“哎哟！好主子，奴才可找着您了。怎么一转眼就跑这么远了呢？”

我看过去，四阿哥正随在后面，快步而来，忙立起身子请安。四阿哥走近后，看了一眼弘时，冷声问：“怎么回事？”弘时好象有点怕，低声道：“我和她说了会子话。”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高声说：“阿玛，她不肯给我请安，还说她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一听，当时想昏死过去的心都有，好你个弘时，如此喜言是非，难怪被人讨厌呢。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只能选择没有反应，立着。

四阿哥对旁边的太监道：“先送弘时去娘娘那边。”太监应了声，忙蹲下身去背弘时。弘时临去前看着我还想说什么，但看父亲脸色淡淡，终是没有吭声乖乖随太监而去。

本以为四阿哥会和弘时一道离去，却没想到他居然站着不动。想着此时要退去，只怕也不能如愿，索性留下来听听他说些什么。于是低头看着柳树被夕阳拖得长长的阴影，静静站着。

他静了一会，淡然说道：“下次若还想知道关于我的私事，不妨直接来

问我。”我心头一跳，开始埋怨十三，怎么向他打听了一些关于四阿哥的事情，他问题倒是没几个回答得上的，反而让四阿哥知道了。早知道就不问他。现在该如何是好？

他看我半点反应没有，用手理了理袍子下摆，自顾自的坐在了刚才我坐过的石块上，微眯着双眼看着前方的花丛，声音平平说道：“我最爱喝的茶是太平猴魁，最爱吃的点心是玉蔻糕，最爱的颜色是雨后青蓝，最喜欢用的瓷器式样是白地皴染花蝶图的，喜欢狗，讨厌猫，讨厌吃辣，不喜欢过多饮酒……。”他停了一下，想了想，继续说道：“这些十三大概已经告诉你了。不过你的问题太多，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就这些。还有想知道的，现在问吧！”

我木木立在那里，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应该赶忙跪地认罪求饶呢？还是应该趁此机会索性打听个清楚明白？其实我的心思很简单，只知道这宫里有两个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一个是康熙，一个是四阿哥。康熙的喜好避讳，老师傅们早就叮嘱了千百遍，可四阿哥的喜好避讳，却无从得知，想着十三和他好，应该知道的，所以问了十三。可十三惊诧地回道‘我一大老爷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只好耍赖道‘不管！反正你去替我打听出来。’又仔细叮嘱了他只能偷偷打听，不可让别人知道。结果？！结果这个十三就把事情给我办成这样了！唉！

想到这里，忽觉得事已至此，索性豁出去算了，反正不可能更糟糕。于是声音木木地问：“最讨厌的颜色呢？”他很是一怔，大概实在没有想到，我居然真就问了他。他侧着头细看了我一会，最后转回头看着前方，依旧声音平平地道：“黑色。”我点点头，继续问：

“最讨厌的熏香？”他快速回道：“梔子香”

“最喜欢的花？”“水泽木兰”

“最喜欢吃的水果？”“葡萄”

“什么天气，最开心？”“微雨”

“什么天气，最讨厌？”“毒日头”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大概是现代偶像个人档案看多了，越问越顺口，后来居然开始问什么，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最尴尬的事情等等。而他居然就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最后觉得脑子里塞了一大堆东西，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记住了没有。最后，问无可问，我哑吧了一下嘴巴，停了下来。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两人沉默了一会，我俯下身子请安，道：“奴婢想知道的，都问完了。贝勒爷若没有其它事情，奴婢告退！”他站了起来，看着半蹲着的我，想了会，淡然说道：“去吧！”我遂起身，木着脑袋转身离去

—————

快要立秋，可热气仍然未减，反倒更是酷热。康熙决定出塞行围，一则避暑，二则也可以练练身手，以警醒后代不忘满人之本。虽说这次塞外之行途中有很大的意外，不过我好象记得除了太子和大阿哥倒霉外，别人都是有惊无险。只要自己小心些，想必不会有什么麻烦。又想着塞外风光和清凉天气，就仍然希望自己能跟了去。

我还正在琢磨如何求了李德全让我也去，王喜已经过来说让我准备好茶器用具随驾同去塞外。我听后暗叫求之不得。遂欢欢喜喜地准备收拾东西。

乘今日不当值，把要带去的随身物品整理出来。正在低头叠衣服，听到门外低低但清晰的两三下敲门声，一面仍低头叠衣物，一面随口应道：“进来吧！”但门并没有如我所想被推开。我放下衣服，看着门，又说了一声：“进来吧！”门外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我纳闷地起身，拉开门，随着室外阳光一起涌入眼帘的是八阿哥。他一身竹青长袍，姿态闲雅地立在院中的桂花树下，微微笑着看着扶门而立的我。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他脸上，让那个笑容显得更是和煦。似乎让你的心也带着阳光的暖意。

我立在门口呆看了他一会，他静静回看着我。我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忙上前两步请安。他微笑着说：“这是第一次看你住的地方，还算清静。”我带着点骄傲说：“我现在好歹也是领头女官了，住的地方总不能太委屈自己。”他低头默默笑着，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了一会，我道：“这院里就我和玉檀住着，今日她当值。”说完之后，觉得自己好象暗示什么似的，不禁脸有些烫。他笑着说：“我知道！”我低低应了声，越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装作不经意地从地上随手拣起片叶子把玩起来。

心想着这段日子来十四爱理不理的样子，以及八阿哥一如往常的态度，很想趁此问问他又是如何想的，可站在他身边，在这难得的独处机会，夏日的阳光又让人暖洋洋的，不禁什么都不想问了。

他说：“这次塞外行围，我要留在京里。”我‘嗯’了一声，他又道：“这是你第一次伴驾随行，去的时间又长，一路小心。”我又‘嗯’了一声。想了会，抬头对他认真说：“放心吧！在宫里已经三年，不是那个刚进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需要提点的小丫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我心里记着呢！”他看着我的眼

睛，笑着点点头，继而眼光越过我，看着我身后，说：“这几年你做的比我想的要好的多。我从未想到皇阿玛、李德全会如此看重你。”说完，静了会，收回眼光看着我，笑着说：“不过我还是担心。只怕哪天你那倔脾气又犯了。”我沉默了好一会，叹口气，道：“做得好，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笑了一下，说：“要不然你若半年前来，我可不能住在这里，可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清清静静地说话。”他微微笑着，说了句：“想得到总是要先付出的。”我心里‘咯噔’一跳，很想问他最想得到什么，又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可看着他的笑，终是没有张口。只是也朝他笑了一下。

两人正相视而笑，一个太监匆匆在院门口，叫道：“八爷！”叫完也不等吩咐，闪身就跑了。八阿哥道：“我得走了。”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又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而去。

我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院门外，后退了几步，头侧抵在树干上，低低叹了口气。想着，是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居然会在宫中做得风生水起，刚入宫时，只知道不管是电视还是历史都在一再强调皇宫是个可怕的地方，抱着千分小心，万分谨慎的心思入了宫。眼里看到的，耳里听到的，都提醒着我不可行差踏错，不可！起先只抱着绝不出错的想法，可后来慢慢觉得要想过得舒服，能管着自己的人越少越好，这样自己才能有一些自主权。所以决定既然已经如此了，只能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在严格的规矩中为自己争取尽可能的自由和尊严。

正在沉思，忽听得芸香的声音：“姑娘吉祥！”我忙站直了身子，芸香不知何时已经进了院子，正俯身请安。我忙让她起来。芸香陪笑道：“我要带的东西不多，已收拾好了。所以过来看看姑娘可要帮忙？”我一面笑着让她进屋，一面道：“我要带的也不多，不过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可有什么遗漏。”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0』第十九章

这次随驾的阿哥有太子爷，大阿哥，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都是能骑善射的主，到了这‘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他们真的是那曾经的游牧民族了。看着他们在草原上策马纵横的身影，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的家。其实他们骨子里都有着一股股的野性狂放，只不过平日被那层层高墙的紫禁城束缚住了而已。

正看得入迷，玉檀走到身边问：“姐姐很喜欢骑马吗？”我仍目注着远处说：“是啊！很喜欢，觉得象是在风中飞翔。”说完，叹口气道：“可惜我不会！”

玉檀一笑道：“我也不会呢！只可惜在这里虽然整天能看着马，却没有机会学。”

我心里一面想着‘事在人为’，一面半转过头笑问：“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她回道：“放心吧！都点好了，也都收拾妥当了。”我想了想又问：“让准备的冰块送过来没有？”玉檀回道：“刚才让小太监又去催了。”我点点头，又回头看了一眼蓝天碧草间的驰骋身影，转身而去。

进茶房时，正在干活的太监看到我，都忙着请安，我一面打量着案上的各色水果，一面让他们起来继续干活。

玉檀看到案上的酸梅，笑问：“是做冰镇酸梅汤吗？”我嘴角抿着笑道：“也是，也不是。”

两人挽好衣袖，净完手，冰块也恰好送了来。我让太监们拿刨子把冰块刨成一片片的薄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各色器皿，把冰片放了进去，放在冰块上冰着。又让他们拿出事先用细纱布裹着榨出的各种果汁，按事先想好的配色，盛入各色器皿。然后又拿出已经用温水泡开的各色干花瓣，精心摆放在器皿中。

正在低头忙碌，王喜跑进来说：“万岁爷和各位阿哥回来了！”我头没抬，回了句：“这就过去！”

等全部弄完，玉檀那边茶也刚冲泡好，过来看了一眼，叫道：“太精致好看了！只看着都觉得心里凉快。”我抬头一笑，让太监托好盘子，玉檀捧好茶一块向大帐行去。

人还未到，先听到阵阵笑声传来，想着今日康熙心情果然不错。进了大帐，康熙居中坐着，各位阿哥侧坐在一旁。我先给康熙请了安，然后先上了茶，再笑说道：“想着皇上骑马也有些热了，奴婢准备了些冰镇的果汁，不知道皇上可愿尝尝奴婢的手艺？”康熙笑道：“端上来看看吧！好了有赏，不好了可是要罚的。”李德全看皇上兴致很好，赶忙走近两步，接过我手中的一套碟碗轻轻放在桌上。

碟子是绿色的菊花叶，碗恰好是绿叶上的一朵明黄的怒放中的菊花，碗中盛的是半透明的梨汁，片片冰片漂浮在其中，最上层点缀了几片黄菊花瓣。康熙看了一眼，说：“是花了心思的！”我递了两把银勺给李德全，李德全先尝了一口，然后才拿起碟子端给了康熙。康熙喝了一口后，点点头道：“以前倒没有吃过这种做法。”又转头对李德全说：“这次带她出来倒是带对了。”李德全忙点头说是。

看康熙满意，我这才转身给阿哥们端上。给四阿哥的是一套碧水碟白木兰花碗，碟子是透碧水波，碗恰好是浮在上面的一朵皎皎白木兰，中间盛的果汁

是碧绿色的葡萄汁，又放了几片白色的茉莉花瓣在上面。他看到桌上的碟碗，脸上神色淡淡，眼中却带着一丝笑意，掠了我一眼，拿起了银勺。

康熙看到已经端上来的，各桌都不一样，太子爷的牡丹，大阿哥的蔷薇，四阿哥的木兰，不禁来了兴致，一面看向十三面前的几案，一面笑说：“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样？”我身子福了福，笑道：“只要万岁爷高兴，花样就是没有也要想出来的。”

说完，又从立在身后太监的托盘上，捧了一套白雪红梅给十三阿哥。碟子正好是莹白雪花的形状，碗却是一朵迎着霜雪傲立的红梅，中间盛的是梨汁，上面漂浮着几朵红梅花瓣。十三阿哥朝我点头一笑，拿起了银勺。

康熙笑问：“这些碗碟以前怎么没见过？”我看了眼李德全，刚想回答，李德全就躬身回道：“碗碟是去年若曦画了图样后，奴才看着倒还新鲜有趣，就让采办太监拿去让官窑照着烧制的。”

康熙又问：“一共烧制了几色花样？”我回道：“一共三十六色！不过这次出来就只带了这几套”康熙笑道：“有机会倒要看看剩下的还有些什么花草。”又微微点了点头，道：“难为你这片心意，你想要朕赏你些什么？”我忙躬身回道：“这些东西虽是奴婢的主意，可其他人也出了不少力，奴婢不敢自个居功领赏。”康熙说道：“那就都打赏。”我忙跪下谢恩，身后的玉檀和太监也是一脸喜色地跪在地上谢恩。

康熙问道：“你现在可以说说自己想要什么赏赐了！”我想了想，回道：“奴婢看到万岁爷在马上的矫健英姿，很是钦佩羡慕，所以也想学骑马，虽不敢指望能赶上万岁爷万一，但只要能学会骑，奴婢也是心满意足的，也不枉满人女儿本色。”说完，自己心里先鄙视了自己一把，两边坐着的阿哥们都笑了起来，就连平常面色淡然的四阿哥，也是扯了扯嘴角。康熙笑道：“好听话说了这么多，朕不答应都不行。准了！”我忙磕头谢恩。然后领着玉檀和捧盘的太监退了出来。

他们两个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地谢我，“银子倒没什么，关键的是个脸面，这可是万岁爷亲自打的赏。”太监笑说：“过会子他们要是知道了的话，那还不都乐翻天了。我打小进宫到现在，这可是头回得了万岁爷的赏。”说完，不停的谢谢我。我心想，不给你们些好处，你们怎么会尽心为我办事呢？这个道理我在办公室玩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已经懂得，在这里更是迫不得已将它继续发扬光大。虽不能保证人人都是朋友，但至少减少敌人是没错的。

正在帐外坐着乘凉，看王喜和玉檀满脸喜色匆匆而来，我看着他们问：

“得了什么赏赐，这么开心？”两人笑着过来请安，“我们再怎么得赏赐，也不敢在姐姐面前轻狂。是蒙古的王爷来觐见皇上，献了两匹宝马给皇上，听说很是名贵，皇上一开心，吩咐今儿晚上开宴会呢！”我一听，站了起来，笑道：“是值得开心，塞外人最是豪爽热情，又擅歌舞，今儿晚上有的乐了！”玉檀拍手笑道：“我就知道姐姐会高兴的。”

篝火点起来，美酒端上来，歌声笑声人语声响起来，烤肉香混杂着酒香飘荡在繁星密布的夜空下。我和玉檀都是满脸欢快。毕竟这样的宴会可比紫禁城里严守君臣之礼的宴会有意思的多。

今日夜里皇上以酒为主，所以只让小太监在旁看着风炉随时备好水，芸香准备好茶具，万岁爷想喝时候，呈上就可以了。别的事情自有李德全操心，我就乐得轻松了。

一个身穿精美华贵宝石红蒙古袍子的美貌女子正端着碗酒，半跪在太子爷桌前唱‘祝酒歌’，听不懂在唱什么，只觉得说不出的婉转热情，太子爷半带着点尴尬半带着点喜悦，凝神细听着。一曲刚完，太子爷已经接过了碗，一饮而净，周围爆出一阵笑声和叫好声，坐在上位，面带微笑看着的康熙转头对坐在侧下方的蒙古王爷笑说了两句什么，蒙古王爷立即端碗站起向康熙行了个蒙古礼，然后一仰脖子，喝干了碗中的酒。

这时那个美貌的蒙古女子已经走到了四阿哥桌边，唱起了动听的歌，一面还腰肢轻摆在四阿哥桌前跳着简单的舞步。我觉得份外好笑，想看看这个面色总是冷冷的人如何抵挡这样的如火热情。一面留神看着，一面小声对玉檀道：“你去打听一下这姑娘是谁？”

没想到四阿哥的脸部表情如同青藏高原的皑皑雪山，万古不化，神态自若，淡淡然地听了一小会歌，然后立起接过碗，在歌声中喝干净了碗中的酒。没有任何异样表情？！我摇摇头，心想，服了你了！

他把碗递还给那个女子的时候，正好看见我朝着他，带着笑意摇晃着脑袋。他眼中闪过几丝笑意，瞟了我一眼，自坐了下来。

看着她又转到了十三桌前，仍然是唱着歌，平端着酒，脸上带着三分笑意，三分傲气。玉檀匆匆回来，附在我耳边说道：“是蒙古王爷的女儿，苏完瓜尔佳。敏敏，草原上出了名的美女。”我心想，难怪呢！能挨个给各位阿哥敬酒。正想着，看到十三已经站了起来，脸带笑意，端起酒一干而尽。

喝完后，他并没有如其他阿哥那样把酒碗还给敏敏格格，而是招手让一旁服侍的仆役又在碗里注满了酒，接着他居然平端着那碗酒，脸上也带着三分笑

意对着敏敏格格高声唱起了祝酒歌。这一出人意料举动立即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人人都静了下来。我不知道十三用的是蒙语还是满语，反正我是听不懂。可一点不影响他歌声的魅力。

十三身形挺拔，眉目英豪，笑容热情中透着丝丝散漫，他的歌声深远而嘹亮，在寂静的夜色中远远荡了开去，好似这就是草原上自古以来唯一的声音。他就如那草原上传说中的天马，惊鸿一现，简单两个轻跃已震惊了全场。大家本来就颇为留意地看着敏敏格格敬酒，此时更是人人都直了眼，个个竖着耳朵。我也听得满脸笑意，心花怒放，想着，十三，好样的！只看敏敏格格脸色微红，微微有些惊异，不过很快只是含笑听歌，然后婉转一笑，伸手接过碗，也是一抬脖子，一饮而尽。十三大笑着拍了几下掌。

随着十三洒脱的笑声和掌声，满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夹杂着鼓掌声和叫声，我也拍着巴掌，笑叹道：“果然是大草原的女儿！”

她饮完酒，随手把碗递给立在一旁的下人。转身面向康熙跪倒在地上朗声道：“请陛下允许敏敏献上一舞。”康熙笑着准许了。

她缓缓从地上站起，微躬着身子，摆出一副正在骑马的姿态，静止不动。全场都安静地目视着她。然后她拍了拍双手，随着几声清脆的巴掌声，激昂欢快的草原舞曲立即响了起来。她也立即由静转动。俯下，仰起，侧转，回旋，弹腿，展腰，她用自己激越舒畅的舞姿展现着草原儿女特有的风情，她们是雄鹰，她们是骏马，她们是这片天地的儿女。在场的蒙古人开始随着节奏拍掌，有人开始随着曲子哼起了歌，慢慢地掌声歌声越来越大，所有的蒙古人都为场中那跳动的红色火焰而激动。她旋过太子爷桌边时，太子不禁一怔，紧接着也随着节奏开始打拍子。她旋过一个桌子，就点燃了一个火焰。只除了四阿哥，她从他桌边旋过时，四阿哥虽然也打了几个拍子，但脸上却始终淡淡的。

一舞即终，全场欢声雷动。敏敏格格微笑着环视了全场一圈，目光在十三身上一顿，然后目注康熙右手扶胸，向康熙行了一礼。康熙一面伸手示意她起来，一面点着头，笑对蒙古王爷说着什么。我看到这里心中长叹口气，对玉檀吩咐道：“我有些乏，先回去了。虽说芸香在前头伺候着，你也留心着点。”玉檀忙笑应道：“姐姐放心去吧！准保出不了错。”我点点头挤出了人群。

走远了，欢笑声渐渐在身后隐去，一路上碰到巡营的士兵都侧身站住给我让路。我心中翻江倒海，都不搭理，只管默默走着。

我也曾经有过一舞动全场的经历。从小在新疆长大，维吾尔族的舞蹈跳得绝不比那些最擅歌舞的维吾尔族少女差，在新疆时会跳的人很多，倒没什么出奇之处，上高中时因为父亲在北京谋到一份教席，遂带了全家移居到北京。当我

身穿维族服饰，在年级野营晚会上尽心一舞后，也是全场的掌声喝采声。他大概也就是那时真正注意到我了，虽然以前因为我偶尔会抢了他年纪第一的宝座，他也会在擦肩而过时瞟我一眼。师长父母们都对我们的早恋愤怒过，不明白两个优等生怎么如此出格，公然在校内手牵着手走过，在饭堂吃饭时，仍然握着彼此，他为此迅速学会了用左手吃饭。那样绚烂地燃烧，可又怎样呢？他最终远渡重洋离我而去！而我只能选择远离北京去遗忘！

我躺在草坡上，望着低垂的星空，发现自己原来仍然记得。在我以为那一切都已经都是前生的事情时，今夜却因为一只舞而全部涌上了心头。双手紧紧抓着地上的野草，眼泪却慢慢从两侧滚落。如果我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绝不会，绝不会离父母远去，如果那三年我能陪伴在父母身边，也许我现在的遗憾会少一些。我为自己的一点伤又去严重伤害了深爱我的人。

哭了一会，心里慢慢平静下来。长长的呼了口气，起身跪倒在地上，心里默默祈祷着，老天，不管你将怎样对我，但请一定要善待我的父母。哥哥嫂嫂一切就全靠你们了！默祷完，伏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又跪着发了一会呆，才缓缓站起来。

刚转过身子，却看见四阿哥和十三正静静立在不远处。夜色笼罩下，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心里有些尴尬，俯身请了个安后，一时三人都静静站着。

十三快走了几步，到身前，柔声问：“有什么难为的事情吗？”四阿哥也缓步而来，站在十三身旁。我强笑了一下，道：“只是想起了父母，心里有些堵得慌！”十三听我说完，脸上表情也是一黯，静了下来。四阿哥看了他一眼，用手轻拍了一下十三的后背。

我忙岔开话题，问：“你们怎么出来了？”十三整了整表情，回道：“酒喝得有些急了，所以出来转转，醒醒酒。”我‘咦’了一声，说：“那帮蒙古酒坛子也肯放你们走？”十三笑道：“人有三急，他们不放也不行啊！”我抿嘴而笑，没有说话。

静了一小会，我道：“出来的时候久了，也该回去了。”十三看了看四阿哥，说：“我们也该回去了。”遂三人一块向营帐行去。

走在路上，十三突然问：“你那日为何要选红梅给我？”我心想，因为你将来要被幽闭十年，但过后却可得享尊荣，可不就是香自苦寒来的梅花吗？嘴里却回道：“梅乃花中四君子，你不喜欢吗？”十三笑道：“只是看你给四哥的是他最爱的木兰，所以随口一问而已。”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我觉得火气直往上冒，脱口就道：“当初问你的

时候，也不见你答上来，现在倒什么都知道了。”说完，嘴里还小声嘀咕了一句：“办事一点也不牢靠。”他忙尴尬地看看我，又看看四阿哥，陪笑道：“我就是太尽心尽力地帮你打听，才让四哥察觉了。”我冷‘哼’了一声，没有吭声。他脸上堆着笑说：“今日当着四哥的面，你倒是说说，为什么打听这些……这些……。”他想了半天，好象觉得没什么合适的词，索性住了口，只拿眼睛斜瞅着我。我看了看周围的帐篷，道：“好了，我要回帐休息去了，你赶紧继续喝酒去吧！奴婢这就告退了！”说完，也不等他答话，只向四阿哥行了个礼，自快步转右走了。只听得他在身后低笑着和四阿哥说着什么。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1』 第二十章

因为有康熙的准可，这几日一有时间，我就去要了马，拣一块僻静处，由一位骑术精湛的军士教骑马。他说不敢让我对他用任何敬称，我看他一脸惶恐，也就答应直接喊他的名字，尼满。看到他，会不禁想到姐姐和那个人。想着那个人恐怕才不会如此恭恭敬敬，惶惶恐恐，拘拘束束的，想着想着就一面看着尼满，一面忍不住地叹气。尼满被我瞅他两眼，就叹口气的莫名其妙举动搞得更是举止拘谨。说话都不是很利落。就更不要提他能把我教的如何了。

一个教的如履薄冰，一个学的很是无趣。在百般无聊中，我也终于可以独自一人骑着马，慢慢溜了。几次想要双腿一夹，马鞭一扬，就跑一下，可都被尼满阻止了，唠叨着，什么我手上力小，马性还不熟，不能急躁。我就慢慢骑着马，溜着！

其实我很怀疑，尼满根本没有打算真正把我给教好了，或者是怕摔了我，担不起责任，所以只是和我磨时间，等回京日子一到，自然万事大吉。

太阳渐渐西落，我还是骑着马徘徊在草原上，尼满催了好几次，见我总是装没听见，也只能由我，稍稍落后半个马头，陪在马侧。

正在闲逛，忽看到远处两骥骏马直奔而来，我看着好象是十三阿哥的那匹大黑马，忙勒住马。不大一会，已经奔近，果然是十三，旁边的是四阿哥，两人都穿着紧身骑装，腰束革带，马鞍上悬着箭壶，斜斜插着些白羽箭。只不过四阿哥是一身青蓝，身子修长，看上去冷俊中含着英气，而十三却是一身白色滚银边，越发衬得身姿挺拔。

尼满看清来人，忙跳下马请安。我却实在懒得跳下跳上，只等着他们近了勒住马后，在马上俯了俯身子。十三朝尼满挥了挥手，让他起来，赶着问我：“学会了没？”

我努了努嘴道：“只学会如何坐在马上不掉下来。”十三看了眼尼满道：“你先回去吧！”尼满抬头看了我一眼，见我没什么意见，遂又躬身行了个礼后骑着马慢慢退走。看他远了，我才抱怨道：“他哪是教我学骑马呀？完全在哄小孩子呢！”十三笑道：“你可别跟小孩子比，比你骑得好的，多着呢！”我听完，一想也是，这些蒙人，满人可是属于马背的民族，不会走，就已经随着父亲坐在马背上了。笑着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十三想了想，说：“现在饿了，要回去用膳，不过晚上倒是有时间，你若晚上得空，我可以教你。”我听後，一高兴，双手一拍，刚想叫声‘好’，却没想到，我这一闹，又松了缰绳，马在原地打起转来，我惊得闭上眼睛惊呼，直到感觉马不动了，才睁开眼睛，看见十三正替我勒着缰绳，他把缰绳还给我，又看了我一眼，对着四阿哥叹口气道：“看来我是‘任重而道远呀’！”四阿哥嘴角一抿，似笑非笑地瞟了我一眼。不说话，只是同情地看着十三。

晚上随便吃了些东西，急急漱了口，又叮嘱了芸香和玉檀几句，就忙忙地赶去了约定地点。到了地头，看见空无一人，才惊觉，自己这么赶地过来，竟提前了好久。遂把披风铺在草地上，躺倒，看着星空，耐心地等起来。

正等得有些迷糊，觉得有人在我上面看着我，忙睁开眼睛，看见的却是四阿哥，忙捡起披风站了起来，一面请安，一面下意识地往周围看，四阿哥道：“太子爷有事把十三叫住了，他托我过来。”我忙说：“那奴婢就回去了，改日再教就可以了。”他淡淡道：“你觉得我教不了你吗？”我忙摇头说：“不是。”他淡然说：“那就上马吧！”我一面心里打着嘀咕，琢磨着四阿哥为何有这闲情逸致，只因为十三的拜托？一面打量着他带来的两匹马。

他指了指一匹看着小一些的马，说道：“这是十三专门挑的小马，很温顺，我待会骑母马，它自会跟着。”说完就翻身上了那匹大一些的马。我也赶忙上了小马，他在前面策马慢行着，一面说：“我们先慢慢走一圈，你和马熟悉熟悉。顺便我给你讲一下待会跑起来时要注意的。”我忙说好。

不是说四阿哥教的不好，实际上他教的很好，我进步很快，一晚上已经可以骑着小马随着母马慢慢小跑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浑身不自在，一想到他将来是雍正，和做事的霹雳手段，就满是压抑。

这时我才惊觉我已经不是那个张小文了，张小文是喜欢雍正的，欣赏雍正的，她认为在争夺皇位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对敌人手下留情，就是对自己残忍。而且八阿哥和九阿哥也有置雍正于死地的心思，所以雍正最后监禁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现在我却抗拒着那个结局，原来现在我已经真的是马而泰。若曦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我茫然不知时，流逝的时光已经改变了我。

也仔细思量过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和四阿哥进一步拉拢关系，为将来多留几分机会和保险。可几次三番，思量好的讨好拍马的话到了嘴边，看着他喜怒莫辨的脸色就又吞回了肚子。一晚上又要东想西，又要学骑马，幸好十三挑的马不错，再加上这段日子的学习，否则别说骑了，能不摔着就不错了。

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自己还是不行。原以为凭借三年白领的办公室争斗经验，再加上三年宫内生活的严格磨砺，自己早已经是人精了，没有想到遇到真正厉害的主，立马破功。

左思右想后，只得安慰自己说，好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得罪他就行了，至于说讨好，看来自己还得多磨练几年。安慰完后，也决定再不与四阿哥学骑马了。一个琢磨不透的定时炸弹放在身边，太遭罪了。

可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老天总是以折磨人为乐子。明明十三满口保证说，一定不会爽约。可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又是四阿哥。我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决定回头要找十三好好谈一次话。

我陪笑看着四阿哥道：“奴婢今日白天刚当完值，有些乏了，所以今晚就不学了。”四阿哥听完，脸上仍然是冷冷淡淡，只是眼睛看着我。我又鼓了鼓气，俯身说：“如果四阿哥没有别的事情，奴婢就先行告退。”说完蹲着身子等了一小会，看他仍然没什么反应，就直起身子，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提着一口气，试探着从他身边走过，等走过他后，觉得他仍然没什么反应，不禁呼出一口气，暗自庆幸一声，忙加快脚步匆匆离去。

可走了一会后，听到后面马蹄声，还未来得及回头看，就觉得四阿哥凌空一跃，从马上跳下一把拽住了我。我看着离我无限近的四阿哥的脸，不禁失声惊呼。

我叫完后，看他仍然是一副淡然处之的样子，漠漠然地看着我。好象我们现在紧贴在一起姿势根本没什么不正常。我挣扎了几下，没有挣脱，反倒被他用力一揽，更是贴在了他身上。我静了下来，瞪大眼睛看着他，想着，莫非他想调戏我？

念头还没有转完，就感觉他冰冷的唇压在了我的唇上。我一面使劲往后仰头，一面用力推他，但是男女力气所限，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尝试了几次，发现我紧闭双唇，根本不让他进入，遂抬起了头。我立即下意识地做了电视剧里被非礼女子经常做的动作，一个耳光甩了过去，可惜他不是明玉格格，我的手被他截住，反剪在背后。他眼里带着丝丝嘲弄，嘴轻轻贴在我脸上说：“难为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年功夫，引得我上了心，现在又玩‘欲擒故纵’！”他凉凉的嘴唇轻轻在我脸颊上印了一下道：“恭喜你，计谋成功了。”

我怒瞪着他，想开口反驳，可一时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能怒声道：“放开我！”他又往前倾了倾，嘴在我耳边一面轻柔地逗弄着我，一面轻声说：“你若想跟我，我自会向皇阿玛去要了你的。”我觉得全身无力，四肢发软，感觉身子越来越热，心却越来越冷，强自深吸了口气，定下心神，轻声娇笑起来。

他听到我的笑声，不禁动作慢了下来，我侧着头，嘴贴在他耳边，轻轻呵了口气，然后紧挨着他耳朵说道：“四爷是因为没带着女人出来，需要泄火吗？”

他身子一僵，我顿了顿，接着轻笑道：“如果四爷喜欢用强的，奴婢没资格反对，四爷想要在这野地里苟合也遂四爷的愿。”

他听完，慢慢直起身子，盯着我脸看了起来，我脸上带着几丝冷笑，半挑着下巴，斜睨着他，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他忽地缓缓展开一个笑容，我只觉全身一个激灵，冷笑瞬间被冻在脸上，他一面笑着，一面慢慢俯下头，又印在了我唇上。我身体后仰，却无法躲开，只觉得寒意从他没有温度的唇上迅速传到我心里。我慢慢闭上眼睛，全身冰冷地想到，完了！真的完了！原来‘以毒攻毒’不管用的。

正全心冰凉，如坠冰窖时，他猛地离开了我的唇，放开了我，自转身上马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又被他突然放开，一下子摔坐在地上。

他在马上冷冷看着我说：“上马！”我这才猛地反应过来我已逃过一劫。一面暗自谢谢各路神仙，一面腿脚发软，歪歪斜斜地爬上了马。看他反方向而行，并不是回营地，我刚放下的心，又立即提了上来。他在侧旁冷声道：“放心，你还不是倾国倾城。”我这才又稍稍安心了些。

他在一侧，开始加速，一面指正着我错误的姿势。我再没有勇气说半个不字，只得顺从地强打起精神学起来。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2』第二十一章

第二日再见十三，如果眼光可以杀人，十三现在肯定不死也重伤。十三被我看得完全不敢和我对视。目光只是游移在别处。我盯着他看了会，忽觉得不对，一看四阿哥正淡淡看着我，心里一慌，忙收回目光，乖乖立在一旁。

最后看大家都目注着场中射箭的太子爷，我装着去换水，经过十三身边时，步子依旧，只是低低说道：“今儿晚上我去找你。”说完，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

走近十三帐篷时，十三的贴身小厮三才忙请安说道：“爷正等着呢！”我笑说：“烦劳你了！”他忙陪笑道：“姑娘这说的是哪里话，都是奴才该做的。”我笑笑，自进了帐篷。

十三正坐在羊毛毯上，斜靠着软垫看书，看我进来，忙扔了手中的书。我瞪了他一眼，随手拿了两个软垫，也把自己舒服地安置好，又从几案上倒了杯茶给自己。

十三挨着坐近了些，陪笑道：“我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你？”我冷哼了一声说：“你一个阿哥若不想教我，做奴婢的不敢有半句怨言，可你犯不着再三戏弄我！”他整了整脸色道：“这可是你误会我了，头一晚是被太子爷叫住了，虽是闲聊，可不好驳了太子爷的面子，才打发了小厮去找四哥；第二次是被……”他顿住没有继续说下去，只说道：“的确是有事，绝没有哄你。”我冷哼一声道：“除了皇上、太子爷，还能有谁绊住你？”他有点无奈，尴尬地笑了笑：“敏敏格格。”我一听，看他满脸无奈，满肚子的火中也不禁透出几丝笑意。想着既然这样的确不好再说什么，可想着昨晚上的事，又觉得满肚子的怒气怨气无处可去，只得一仰脖子恶狠狠地灌了一大口茶。

十三看我信了，复又懒洋洋地靠回软垫上，带着笑意说：“不过你应该高兴才是呀！怎么一肚子火呢？”我侧头盯着他，气声道：“高兴，有什么好高兴的？”他移前了些，盯着我眼睛说：“你难道心里没四哥吗？”我听完此话，怔了一会，气极反笑，干笑了几声后问：“我何时告诉你我心里有四爷了？”他笑着一面摇头，一面道：“自从你在殿前奉茶，我就觉得你一见四哥就怪怪的。你对太子爷都是淡淡的，可对四哥却极其小心谨慎，当时心里就存了纳闷。半年前，你升了领头女官，又向我打听四哥的喜好避讳。平时端上的茶具点心一应都是四哥中意的。这五年来你也很是留心四哥的言谈举止。你若没想着四哥，那我

可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了。也不见你如此待别的阿哥。”

我越听，心越静，只觉得‘自作孽不可活’。我实在没什么可怨天尤人的。十三见他一席话，说得我只是低垂着头默默坐着，不禁得意一笑，轻揉了我一下，轻笑道：“别不好意思了！我看四哥对你也有点意思。回头记着敬我谢媒酒！我可没少在四哥面前夸你。”他敛了敛笑意，认真说道：“四哥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你看他对我就知道了。”我没有搭腔，默默坐了半天，忽然站起道：“我要回去了。”然后看着十三，郑重地说：“反正我心里绝对没有四阿哥！”说完，转身快步离去。

一路走着，一路想，其实自己打听四阿哥的喜好避讳时就担心引人注意，还特地把别的阿哥平日饮茶喜好也顺便打听了一下，可是毕竟一个上了心，别的只是敷衍而已，一般人倒看不出异样，可十三和四阿哥朝夕相处，又和我要好，我对四阿哥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难怪他会误会。既然他如此想了，那四阿哥误会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而且自己只以为在打听私事上会引人注意，却不料三年来的时时小心谨慎，和处处留心观察落在十三眼里全是其他原因了。我该如何去解释这个长达三年的误会呢？

—————

自那日后，我下定决心，马是万万不能再学，十三有时提起话头，都被我顾左右而言它给支开。他笑笑地看着我，也就不再提起。一日正在康熙大帐里当班，突然一个军士快步跑来，递给李德全一个快马急件，李德全不敢怠慢，立即呈给康熙，我心里暗想，莫非和太子有关，因为知道太子就在这次塞外之行中被废，可具体发生什么事情让康熙下定决心废他却是模模糊糊的。

康熙一面看着，一面脸色渐渐凝重，最后猛地站起说：“吩咐快马每日来报信！”外头跪着的军士，高声应道：“喳！”磕完头，转身快跑而去。康熙坐下后沉声说道：“传旨！”李德全忙跪下。“十八皇子胤禩病重，三日后准备回京。”又接着道：“朕要见苏完瓜尔佳。”李德全身子一抖，磕头领旨后，匆匆而去。

帐内当班的宫女太监都大气不敢喘地静立着。我心里惴惴，虽知道结果，可事情在细节上怎么发展却是一点头绪也无。拼命想了半天却一点记不起有关十八阿哥的任何事情。只得提醒自己一切小心。

好不容易熬到换班，才发觉自己竟然一直站着一动没动，现在走起路来全身还是僵硬的。康熙接见蒙古王爷苏完瓜尔佳时，已说明要提前回京，蒙古人后日就走，也开始收拾东西。一路上，周围虽人来人往，忙着准备行囊，却都压着声音，全无前几日的热闹。我静静地往回走，想着该如何快速把东西都整好。

又要当班，又要整理东西。但也许因为一再告诉自己千万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出任何差错，所以虽很累，但精神却还好。第二日晚间正在让几个太监小心包裹器皿，忽听得远处嘈杂的声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面留着心，一面继续忙着手头的活。

过了一会，嘈杂的声音没了，又恢复了先前的安静，我也没再理，直到把所有器皿都包裹好后，又放置妥当，这才回了帐篷。

一进帐篷，玉檀就面色严肃地迎了上来，拉着我坐好，小声道：“看样子，姐姐还不知道。”我怔了一下，忙凝神细听，“太子爷骑了蒙古王爷进献的御马，引得蒙古人闹了起来，说是献给皇上的御用之马，却被太子拿来玩耍，如此大不敬，瞧不起他们。”我‘啊’的一声，想到怎么忘了这个茬呢？不错，好象是有这么一档子事情。

忙问：“皇上怎么说？”玉檀悄声道：“还能怎么说，为了平息蒙古人的怒火，当着所有蒙古人的面斥责了太子爷。不过我看皇上除了怒，还很是伤心，毕竟因为十八阿哥的事情，现在人人都面带悲伤，太子爷这个时候却骑马取乐。”她轻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我听完后，默默发起呆来。想来这就是引子了。

想了会，认真叮嘱玉檀道：“这几日不管多累，一定要打起精神，否则一个不留神，只怕就是大祸。”玉檀忙点头，“姐姐放心，我也这么想的。”两人又默坐了一会，遂洗漱歇息。可心里担着事情，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会对现在的几个阿哥有什么影响，虽然大致结果知道，可具体的过程却无从而知，所以睡的不安稳。我这个半吊子的先知用处实在不大。哀怨地想如果早知道要回清朝，一定把清史一字不拉地全背住，可转念一想，只怕背住也没用，清朝的历史为了‘避尊者讳’，多有粉饰篡改，到最后只怕也是误导。听玉檀也是不停地翻身，看来她也不好过。

浩浩荡荡的大营总算开拔，因为快报传来十八阿哥的病情又加重了，康熙的表情很是神伤，我们御前侍奉的人都提着一颗心，小心伺候着。众位阿哥也都面带忧色。太子爷的表情最是复杂，恨意、不甘、夹杂着不知是真是假的忧伤。康熙一直对他极其冷淡，令他脸上更多几丝惧怕。

一日清晨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得芸香在帐外的声音，我和玉檀忙坐了起来，让她进来。她进来后，安也顾不上请，只是快步走到我身边，玉檀忙随手披了件衣服，凑了过来。芸香面有余惊地道：“昨日夜里万岁爷大怒！”我和玉檀都是轻轻‘啊’了一声。她道：“太子爷昨夜竟在帐外扒裂缝隙偷窥万岁爷，被万岁爷给察觉了，又惊又怒，当场就把桌上的东西全扫到地上。李谕达赶着增调了侍卫守护在帐外。”我和玉檀听完，都是一脸不敢置信，太子爷疯了？！竟敢

做出如此大不敬的事情。芸香又匆匆说道：“李谙达说了，今日虽不该姑娘当值，但姑娘还是去御前伺候着。”我听完，忙起身穿衣洗漱，芸香也在一旁帮忙伺候。都知道事情紧急，我也没和她客气。

急赶了几日路，终于到了布尔哈苏台行宫，大家正松了口气，想着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我却心神越发绷紧，因为记得好象康熙就是在塞外行宫第一次宣布废太子的。行动说话加倍留了心。

晚间李德全正准备伺候康熙歇息，快报送到。康熙看完后，低垂着头，静静地把手中的纸张一寸一寸地揉成了一团，紧紧捏着纸团的手上青筋绷起。我心里唉叹一声，看来十八阿哥夭折了，才八岁！

李德全跪在地上，不敢说话惊动，四周站立的宫女太监也人人沉寂地站着，康熙一直以同一个姿势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往日因天子威严所慑，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今夜默坐于龙椅上的康熙，却让人无比真实地觉得他已经五十五了。

坐了好一会子，康熙低声对李德全说：“都退下！”我们忙静静快速地退了出来，只留李德全在内伺候。出了门，看见各位阿哥都已得了消息在外头候着，神色担心焦急中夹杂着忧伤。看我们出来，都拿眼睛瞅着我们。我回身对玉檀等宫女吩咐道：“万岁爷虽说让我们退了，但晚间还是要有人在近旁听吩咐，今日晚上我和玉檀就在外面守着，其余人都回去歇着吧，明日一早来听差！”她们应了声后都静静退去。

王喜也只留了自己和另一个太监在外面听候差遣，剩下的都打发回去歇着。我和王喜默默对看了几眼，他立在我身边小声问：“这些阿哥们怎么说？”我想了想说：“现在进去请示，只怕是不可能的，不如让他们先散了吧。若有事情，再打发人去叫。”王喜琢磨了会子，点点头，上前几步，躬身道：“太子爷，贝勒爷，各位阿哥，皇上已歇下了，各位这就先回吧！若有事情，小的自会通报。”各位阿哥彼此互相看了几眼，一时都有些拿不定注意。四阿哥和十三都朝我探询地看过来，我避开四阿哥的视线，只朝十三微微颌了一下首，十三遂看着太子爷说：“我们还是回去歇着吧！明日皇阿玛跟前还要人伴驾呢！”四阿哥点点头，正要举步而行。太子爷却盯着王喜诘问道：“李德全呢？让李德全出来回话！”

我一惊，觉得太子爷真是越来越沉不住气，李德全一直近身服侍康熙，很得康熙信赖，为人也一向公正宽厚，这宫里宫外的人不管心里怎么想，当面却都是‘李公公’‘李谙达’的叫着。今日太子爷竟然当这么多人的面直呼其名！

王喜也是一呆，想了想，陪笑回道：“我师傅正在伺候皇上，恐怕不得空。”太子爷冷哼了一声道：“不是说皇阿玛已经歇下了吗？既然已经安歇了，他

出来说两句话又有什么打紧？”王喜愣在一旁，不知该如何回话。转头看我，我向后退了退身子，朝他皱了皱眉头，表示无可奈何。我可不想现在和太子爷扯上任何关系。

王喜只得转回头，想再劝几句，可话未出口，太子爷一面提步向前走着，一面道：“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这帮奴才倒底在搞什么鬼？”两边的侍卫忙把他拦在了门外，他呵斥道：“让开！瞎了你们的狗眼，也不看看我是谁？”侍卫却绝不肯让路，众位阿哥都有些动容，忙上前半真半假地劝太子爷。

正在喧闹，李德全拉开了门，康熙神情憔悴地看着众位迅速沉默着跪倒在地上的阿哥，疲惫地道：“让随行文武官员都过来！”王喜忙应喏，匆匆跑了。

康熙神色死寂，定定瞅着太子爷，太子被看得满脸惊惶，低垂着头，伏在地上，纹丝不动。一会的功夫，此次随行的文武官员已都到齐，黑压压地跪了一地。

康熙慢慢巡视了一圈，最后眼光仍落在了太子爷身上，他痛心愤怒哀伤地盯了太子半晌，最后一字一顿地沉声道：“胤初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二十多年，他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实难承祖宗的宏业！”话未完，泪已流了下来。底下的大臣只知道磕头，再三奏请：“皇上请三思！”康熙缓缓开始历数胤初的罪状：

二十九年，朕在亲征噶尔丹的归途中生了病，十分想念皇太子胤初，特召他至行宫。胤初在行宫侍疾时毫无忧色；朕已看出皇太子无忠君爱父之念，实属不孝。

胤初对十八皇子胤禩之死，无忧痛之色，毫无兄弟友爱之情。

胤初平时对臣民百姓，稍有不从便任意殴打，其侍从肆意敲诈勒索，仗势欺人，激起公愤。

.....

康熙一面落泪，一面痛述着，最后竟一时气急攻心，再加上几日来的伤心，昏厥过去。全场又是一片忙乱，请太医的，叫皇上的。最后，康熙缓缓醒了过来，却再无精力说什么，只是吩咐让大阿哥领人先把胤初看管起来，然后挥手，让大家全部退下去。

我默默立在外面，心里也是一片哀伤，这个结局我早已知道，这在当年对我而言，只是打发闲余时间的一个故事而已。甚至当时我觉得康熙在太子事件上处理得很是不明智，明知道胤初不堪大用，却总是举棋不定，反反复复。如果

他能早日下定决心，也不至于出现‘九龙夺嫡’的惨烈情景。

如今亲眼目睹，不知是因为在康熙身边服侍久了已有感情，还是感受到康熙心中作为父亲对胤初的偏爱，以及现在的心痛无奈愤恨，只觉得康熙的落泪深深震撼了我，作为一个皇上，他也许没有处理妥当，可作为一个父亲，无可非议。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3』第二十二章

回京已经多日，宫里宫外仍然暗潮汹涌，不断有大臣出面或真心或假意地奏请康熙收回成命，康熙看完折子后，总是一言不发，谁也摸不透他的心思。我虽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却能肯定最后他又会恢复太子的位置，所以心中微微带着丝莫名的优越感看着那些焦头烂额的大臣。可以说康熙身边伺候的人除了我和李德全外，都或多或少地都流露着茫然和无所适从，不知道他们暗地里是哪个阿哥阵营的，也不知道得罪过谁，又结交过谁。我是因为知道结果，所以内心笃定，而李德全我只能无限钦佩地说，一只千年老狐狸，世情早已通透。我俩偶尔会交换一个眼神，我觉得他好象对我很是赞赏。熟不知，我是另有乾坤。

人心惶惶中，已经是十一月。

一日正在侧厅清点记录茶叶，王喜进来，一面打千，一面说：“姐姐，三阿哥来了！”我随口应了声，从木墩上下来，吩咐芸香冲茶。

捧着茶，轻步走进，将茶搁在三阿哥桌上。走出时，听到三阿哥说：“儿臣有关于二哥的重要事情面奏皇阿玛。”我这才心里一下子明白他为什么来了。他要向康熙告发：皇太子胤初一切行为举止失当是因为大阿哥胤禔用喇嘛巴汉格隆魔术魔控了胤初。

我想着，我怎么总要事到临头才知道？不过确实没有办法，我只知道大概有这么件事情，可具体什么时间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的确是不知道。现在就是等太子复位了。忽地想起八爷他们，不禁有些担心。自从塞外回来后，就一直未曾见过，不知道最近他们又为了这个位置做了些什么。思来想去，最后只能叹口气想到不管怎么样，总是没有生命之险的！他们的灾难要在四阿哥登基后才真正开始。

三阿哥走后，康熙立即派人去胤礽住处搜查，果然搜出了‘魇胜’之物，康熙大怒，立即下令将胤禔夺爵，在府第高墙之内幽禁起来，严加看守。但却并没有对太子做任何的处置，仍然被囚禁在上驷院侧。虽然朝内请求恢复太子地位的奏章纷纷而来。

这几日我总是不自禁地就想到大阿哥胤禔，当年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曾经怀疑过，这真的是大阿哥胤禔所做的吗？他真的会用这么可笑的手段去谋取皇位吗？而一切的一切，我现在仍然没有答案。在我看来把太子的行径归咎于大阿哥的诅咒，实在荒唐。可这一切就是如此发生了。而且表面上看来，康熙似乎也是相信的。至于说他的相信是又一次的感情妥协，一方面为胤礽脱罪，一方面借此惩治大阿哥确实对太子做过的不轨之举；还是古人真的相信这些东西，我就实在不得而知。

我只是想着，从此时起直至雍正十二年幽死，大阿哥共被幽禁了二十六年！第一个被幽禁的人出现了，然后太子爷，然后十三，然后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

我强烈的对自己喊停，不可以再想了，不可以再想了。

一日康熙看完奏章后，沉思了很久，对李德全吩咐：“传李光地觐见。”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见这位康熙朝的重臣、平定台湾的功臣。康熙以前也曾单独召见过他。可在这个微妙的时候，康熙找他所为何事？不过今日不是我在殿内侍奉，所以没有机会知道。

晚上用完膳，我和玉檀一面吃茶，一面还在想着康熙召见李光地的事情。虽然知道玉檀今日在殿内，可以问她。可一则因为御前当值，最忌讳传递皇上与臣子之间的私下谈话。我没必要为此难为玉檀。二则虽然好奇，但是否知道我也不是真的那么上心。所以只是自个瞎琢磨。

正在暗自琢磨，玉檀起身打开了正对院门的窗户，院内景致全通透地落入眼底。我看着她的举动，喝着茶，静静等着。她一切弄妥当后，才又坐回我身边，一面喝着茶，一面若无其事地低声说：“今日皇上问李大人关于立太子的事情。”我微微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说。“李大人推举了八爷！”她话音刚落，我的手一抖，茶水溅在了身上，忙搁了茶盅，拿绢子。玉檀也忙抽了绢子出来，帮我擦拭。

随后两人随意地闲聊起来，什么花样子绣在手绢上最好看，什么花样俗气。宫里谁绘制的花样最好，谁绣的手绢又最好看。

晚上，各自回房歇息后，我才觉得自己的心一直揪着，闭着眼睛却没有丝毫睡意。

第二日，早起梳妆时看见自己面色苍白，不禁狠狠地往脸上多涂了些胭脂。站在殿中当值，心神却有些恍惚。李德全盯了我几眼，这才强打起精神。

今日从早上起，康熙就一直坐着默默沉思，我端进来的茶，总是热着端进来，又一滴不少的端出去重新换过，换了一盅又一盅，康熙却连坐着的姿势也没有变过。殿内只有我和李德全在一旁服侍，我看李福德全面无表情的立着康熙侧下方，也有样学样，木立一旁。

正站着，外殿的小太监进来回道：“二阿哥已经到了，正在殿外候着！”康熙淡淡说：“宣他进来吧！”。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召见了二阿哥。

胤初进来时，康熙默默看着跪在地上的胤初，两个多月的监禁，太子爷明显瘦了很多，面色也很是苍白，神情拘谨不安。

过了好一会子，康熙起身道：“随朕进来！”说完，径自起身进了里进的暖阁，胤初也赶忙爬起跟随而入。

李德全打了个手势，让我去把门掩上，接着走到我身边低声说：“待会想法子劝万岁爷吃点东西。”说完，也进了里面的屋子。

我静静立在外面。看着刚才康熙坐过的龙椅想着，值得吗？也许是值得的，我当年不也是为了升经理而拼了命的苦干吗？各类职称考试，上下人际关系，不也是费尽了心思。虽有不同，可不也是为了利益而营营苟苟吗？只不过眼前的这个利益是天大的，所以也要付出天大的代价才有可能。所以也许我不应该质疑他们。有几个人能真正跳出名利之外呢？话又说回来了，真跳出来了，空闲的日子用来干什么呢？总不能都去做和尚、隐士。若人人都去做了和尚，都去做了隐士，无人做那营营苟苟的俗人，那谁又养他们呢？

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忽听得胤初的哭声，仔细听了听，觉得里面说话声低低沉沉的，听不清楚，也就没再留意。想着反正康熙终究又心软了。现在只是时间而已。

过了很久，才看到太子退了出来，我忙拉开门，俯身送他出去。外面自有人带他回监禁处。

我赶紧吩咐外面守着的玉檀去准备热茶和点心，特意嘱咐了用什么花色的盘子茶具。

我托着茶、点心轻轻走进里屋，看康熙正立在窗边，我把茶和点心放在炕头的小桌上，看了眼李德全，他轻轻朝我点点头。我忙躬身走近康熙，柔声说：“皇上！今日的香卷是特意用皇上夏天赏荷时赞过的荷花蕊晒干后碾成末做的，很有荷花淡雅不俗的味道。皇上试试吧！”康熙听完，没有说话，走近桌边，李德全忙先划了片吃了，然后将剩下的用银筷子夹进康熙面前的小碟子。

康熙默默吃了一口，端起茶喝了一口，问：“这茶叶里加了什么？怎么几丝甘甜又夹杂着一丝苦味？”我躬下身子还未及回答，就听到李德全说：“若曦昨日问奴才可不可以用煮过白果的水泡茶，奴才问她原由，她回说，近日皇上偶有咳嗽，又有些心热，因是小恙，皇上也未留心。再说‘是药三分毒’，不如用银杏叶子泡水即简单又有效。奴才问了王太医，他也说使得，所以奴才就准了。”康熙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下头，默默吃起来。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4』第二十三章

康熙虽然单独召见了胤礽，但过后却没有任何动静，胤礽仍然被监禁着，满朝文武满心惶恐，实在琢磨不透康熙究竟怎么想。各个派系的斗争越发激化，有人力保太子，也有人历数太子恶行。纷纷扰扰，黑脸红脸，你方唱罢，他又登场。

各位阿哥的态度也很是各异，自塞外回来后，十三阿哥入宫的次数明显减少，我基本上没有怎么见过，四阿哥干脆称病在家，闭门不出。八阿哥也不曾在乾清宫露面，九阿哥和十四还偶尔能看到，可两人总是来去匆匆，人多眼杂也没说话的机会。

康熙一直冷眼看着这一切，不置一词。有时休息时，他甚至会和我聊一会茶方面的事情，何地的水好，哪种茶叶的名字起得最有意境，谁写的吟咏茶的诗词最是贴切。他看上去态度闲适，我和李德全也悠悠然地伺候着。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静静看着这一切，心里极度崇拜康熙。他虽然心头也在煎熬着，可面上却任谁也看不出来丝毫。而他却不动声色间已把每个人的举动尽收眼底。

就这样日子晃晃悠悠地到了大年三十，废太子胤礽仍然被拘禁着，大阿哥胤禔也幽禁着，朝内人人都心心念念惦记着这个未决的太子之位，所以今年的

除夕宴是表面上张灯结彩的喜气，可暗地里是掩也掩不住的波涛起伏。我不想去
看这粉饰出来的喜气，正好也轮到自己在殿中值夜，所以玉檀虽主动要和我换班，
被我推辞了，嘱咐她好好去乐吧，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守着殿中的火烛和熏炉
迎来了康熙四十八年。

大年初一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我静静坐在桌前，凝望着窗外。玉檀从
窗前过，看我坐着出神，纳闷地问：“姐姐昨日夜里守了一夜，这会子不睡一会
吗？”我这才回过神来，笑道：“这就睡！”说完，掩了窗户。玉檀一笑，自出了
院门。

我仍然静静坐在桌前，感觉窗外的太阳由弱变强，屋里渐渐越来越亮堂，
心却越来越沉，我趴在桌上想，为什么？为什么还没有来呢？难道今年他忘了？
还是有其它事情耽搁了？或者以后不会再有了？

从早晨等到中午，直到小太监送来午膳，仍然没有人来。我半点胃口也
无，连看都懒得看，把膳食盒子撂在一旁，走到床边，鞋不脱，就躺倒了。我一
直认为自己心里早做好了准备，会平静的接受‘他随时会放手，随时有可能就此
从我生命中淡去’，毕竟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能有多大的耐心呢？可原来我只是
‘以为’而已，事到临头时，我居然不能平静，原来我会失落！会伤心！

正心中冰凉，忽听得敲门声，忙一骨碌坐起来，几步冲到门边拉开门。
却是一愣，门前立着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小太监，他看我疑惑地看着他，忙一面请
安，一面陪笑说：“奴才小顺子，平常不在乾清殿走动，所以姐姐看着眼生。”我
听完，未说话，只是看着他，他回头左右打量了一下，从怀里掏了个红色丝绸的
小包给我，我心中虽满是纳闷，想着怎么是个小包裹，但还是心中一定，忙伸手
接过来，他看我收了东西，满脸笑意地打了个千就匆匆跑走了。我赶忙关好门，
走到桌边坐下，稳了稳心神，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条项链。

拿起细看，纤细如发丝的几股银丝缠绕在一起，彼此交错，仿若水波起
伏流动，链坠子是一朵晶莹剔透的羊脂玉木兰，精雕细琢，似乎是一朵缩小了的
真花，只需凑到鼻边就能闻到它的清远香气。一个念头闪电般从脑海中闪过，全
身一震，原来这不是‘他’送的，而是‘他’送的！只觉得手中清凉的白木兰好
似那人的唇，一股凉意一下子从手心直冲到心底。忙一下把链子扔回桌上，叮咚
一身脆响，正好落在刚才打开的丝绸上。

摊开的鲜红丝绸是底色，其上蜿蜒流动着的银色水波，一朵皎皎白木兰
静静的浮在水波之间。我呆看了半晌，只觉得耳边好似又有微微的呼吸声，冷冷
的唇轻轻抚过，身子发冷，而心却发烫。猛地从椅上跳起，急急把丝绸裹好，打

開箱子，塞到了最底层。

手指轻轻滑过也被我压在最底层的三封信，默然半晌，终是没有忍住，拿了出来。把信放在桌上，默默盯着它们，其实内容早已熟记，字迹墨色，都深深印在脑海中。在宫里寂寞压抑的漫漫长夜里，脑中诵着它们静静渡过了无数个难眠之夜。

我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小声对自己说‘以后再没有了！’，慢慢地深吸了口气，拿过最低下的一封，缓缓打开：

“东门之?，茹蘆在阪。

其室则迤，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

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这是康熙四十四年大年初一清晨收到的。

第二封：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闾閤，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缟衣茹蘆，聊可与娱。”

正心中默念，忽听得几声‘笃笃’敲门声，一惊忙把信全拢了起来，一面问着‘谁呀？’，一面四处一看，慌忙把信藏到了被子里。

门外一个声音回道：“奴才方合！”我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酸喜苦惊混杂在一起，一时竟怔在当地。

方合等了一会，看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又试探地敲了敲门，轻声叫道：“姑娘！”我这才惊醒，忙去打开了门。

看着方合忍不住问道：“今年为何这么晚才来？”方合陪笑低声道：“八爷特意嘱咐了，姑娘昨日夜里守殿，不要太早过来，扰了姑娘休息。”我听后，心中更是百般滋味，只觉得咽不下，吐不出，梗在胸口，人定在当地。方合四处

打量了一下，掏出封信，递给我，然后打千退走。

手里捏着信，坐在桌前，半日没动，最后还是慢慢拆开了信封。仍然是上等的百合香熏过的签纸，温柔中含着刚劲的蝇头小楷。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只觉心中一痛，宛若刀尖猛地一触心口，不禁捂着胸口，跌倒在桌上，万千思绪，波涛汹涌，激荡在胸，却无处可去，只得一遍又一遍地默问自己：“胡不归？所为何？”，“胡不归？所为何？”……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5』第二十四章

春节刚过没多久，几树梅花开的正好，站着树下闭上眼睛，浮动着的香气越发浓郁。康熙究竟打算什么时候给太子复位？已经两个多月了！

仔细回忆过，可我实在记不大得具体的日子，只记得是在今年年初。可现在连我都等得快不耐烦了，那些不知底细的人只怕更是心下难熬，度日如年。

正暗自想着，耳边十阿哥的声音：“又在发呆！”我微笑着睁开眼睛，转身看向十阿哥，却见九阿哥，十四阿哥和从塞外回来后就一直未见的八阿哥都立在身后。我忙俯身请安。抬头时，下意识地眼光瞟向八阿哥，却正好迎上他似笑非笑的眼睛，心头突地一跳，忙低头静静站着，再无勇气抬头。

九阿哥四处打量了一圈，看仔细了周围无人，然后直直盯着我问：“今日有件事情要问问姑娘！”我纳闷地看着他，不明白这位很少和我说话的主子要问我何事，只得恭声回道：“请九阿哥问吧！”旁边几位阿哥都先是微微一怔。八阿哥皱了下眉头，目注着九阿哥，十阿哥茫然地看向九阿哥，十四却目光清亮地盯着我。

“皇阿玛单独召见二哥都说了些什么？”我‘哦’了一声，明白过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呀！不过也难怪，当时只有我和李德全留在屋中，不管他们安

插了谁在康熙身边，只怕也无法知道这次谈话的始末。除非他们能撬开李德全的嘴，不过那和想摘月亮的难度差不多。

正想告诉他们我当时守在外进的屋子，并没有听清楚具体说了什么。却听到八阿哥说道：“若曦，你先回吧！”我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就听见十四说：“问问她又有什么打紧？就她和李德全知道，这事除了着落到她身上，再无别人能答。”八阿哥看着十四说：“御前侍奉的人传递皇上与臣子私下间的密谈，一旦被知道，下场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说到后来，声音已很是清冷。十四怔了一会，看了我一小会，眼光转开看向梅花，再没有说话。十阿哥一听，忙说：“那若曦你赶紧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九阿哥冷哼了两声说：“这里就我们几个人，她不说，我们不说，又有谁能知道？”说完，冷冷看着我。我看八阿哥神色清冷，忙赶在他开口之前，急声说：“奴婢当时虽在屋子里，可守在外间，皇上和二阿哥在里间，奴婢听不清楚。”话音刚落，就听到九阿哥一面冷笑着，一面看着八阿哥说：“八哥，好好看看吧！这就是你费尽了心思的人。我就是养条狗……”还未说完，八阿哥已冷声截道：“九弟！”

他并不看我，目光只在几位阿哥脸上慢慢掠了一圈，最后盯着九阿哥说：“谁都不许再向她打听任何关于皇阿玛的事情。”九阿哥神色阴沉地和八阿哥对视了半晌，八阿哥神色淡淡地回视着他。十四却神色冷冷地看着我，十阿哥看看八阿哥，又看看九阿哥，嘴巴张张合合，却无声音。

最后九阿哥转过了视线盯着我冷笑了几声，猛地一甩袖子，转身就走，十四嘴边含着丝冷意也立即随九阿哥而去。十阿哥打量了我们几个一圈，最后挠了挠脑袋，也走了。

八阿哥这才侧头微微笑着，眼神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缓步而去。我默默呆立着，只是想着，他们都不相信我没有听到！抬头看着八阿哥渐渐远去的背影，却只觉得丝丝冷意，连他也不相信！心中一酸，强忍着泪意，转身快步就往回走，可走了几步，脑子里却全是他平时淡淡的笑意，阳光下温暖的笑容，还有难得一闻的大笑声，脑中回来荡去，不禁心中疼痛，停住了脚步。站住默想了会，终是长长地叹口气，想到，罢了！罢了！这么些年我又为他做过什么呢？遂回身快跑着去追他们。

他们听身后有脚步声都回头看，见是我，九阿哥冷冷一笑，继续前行，而八阿哥，十阿哥和十四却停了下来。

我停下，喘了两口气，又看了看周围，刚要张口，八阿哥已经说：“我不想听，你回去吧！”我摇了摇头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也没有办法，我的确没有

听见。”他们都面露疑惑之色。我侧头笑看着十阿哥说：“你随九阿哥先去吧！”他一急说：“干吗要支开我？”他侧头看向八阿哥，八阿哥看着他，温和地说：“先去吧！”

十阿哥怨怒地瞪向我，我忙上前两步，扯了扯他的袖子，软声说：“反正是为你好！”说完看他不为所动。又一面笑着，一面扯着他袖子说：“求求你了！别生气，好不好？好不好？”他被我弄得无所适从，只得把袖子从我手里恶狠狠地拽了出来，一面粗声道：“一点格格小姐的样子都没有！”一面转身而去。

我看他已经没什么怒气，不禁吐了吐舌头，笑看向八阿哥和十四。八阿哥脸上早没了刚才的漠然，脸上带着笑意看着我微微摇了摇头，十四却是瞟了眼八阿哥，看着我重重叹了口气。我又打量了一下四周，静了静轻声说：“皇上是很疼太子爷的。”说完，仍旧笑看着他们，问：“上次我从塞外给姐姐带去的牛皮画，姐姐可中意吗？还有给巧慧、冬云带的珠饰，她们可喜欢？”八阿哥笑说：“都很喜欢！”我又笑道：“除夕夜姐姐进宫来赴宴，我却要守殿，不曾相见。姐妹也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能麻烦八爷帮我给姐姐带个好。”八阿哥笑着点点头。我这才躬身做福，道：“奴婢先退了。”八阿哥轻声说：“去吧！”我转身自回去。

这几日我心中不安，为我当时未经仔细考虑就说出的话而担心。一直在思量我说的那句话究竟会起什么作用，是让他们缓下谋位的步伐呢？还是采取更多的举措来打击皇太子，以减少皇上对太子的宠爱？思来想去，没有答案。心里不禁暗问自己，我那句话究竟说得对还是不对？会不会事与愿违？正在一面往回走，一面再次思量这个问题。却听见十三在后面叫我。

一直未见的四阿哥和十三居然都碰上了。自从和十三在帐内说过话后，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对着四阿哥。站在四阿哥身前，只觉得耳朵发烫，心中异样，脑子里不禁想到草原的夜色中他冰冷的唇滑过我的脸颊、嘴唇和耳朵，很是有些尴尬，请完安，就急急地想走。

十三却笑着伸手拦住了我，“那么久没见，你怎么这么生分起来了？”我忙笑道：“哪里有，不过手头还有事情要做呢！”十三不相信地朝我笑摇了摇头，但还是说：“那你去吧！”

我还未及提步，四阿哥就淡淡说：“我有话要问你。”我一下僵在那里。十三轻笑了几声，又咳嗽了几声，强忍着笑说：“这个……这个我还有点事情，就先走了。”我忙伸手去拽他，却被他轻巧地闪开，一面低声笑着斜睨了我一眼，一面快步走开。

我心里愁肠百转，想着，该如何解释呢？如何解释他才能相信？又如何解释才能让他不会羞恼成怒呢？

正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他却淡然问：“那日皇阿玛和二哥都说了些什么？”我的忐忑不安，万千思绪立即消失无踪。一时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应该是安心，可居然还有隐隐的失落。不禁暗自嘲笑自己也有自作多情的一天！

静了静心神，淡然答道：“奴婢当时守在外进，皇上和二阿哥在里进，奴婢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他瞟了四周一眼，紧走了两步，我不禁后退，他又随了上来，我发觉已经紧贴着树干，退无可退。只能和他近距离地站在一起，感觉他的呼吸可闻。他轻声说：“你是在恼我那天晚上吗？”我忙摇了摇头。想着你不恼我就行，我可没有恼你，一则本就是自己先引得他误会，二则我还没吃熊心豹子胆。

他盯着我的眼睛慢声说：“当时我也许错解了你的意思。”我忙不停点头。心想，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心还未来的及放下，就看他凝视着我缓缓一笑，我立即觉得浑身毛骨悚然，冷气从脚底直往上冒，果然他带着笑意接着说：“可我不后悔亲了你。”我立即心头狂跳！一面还得强压着紧张思索他话里意思，看看怎生应对。

他说完，手伸到我脖子处，轻扯了下我的衣领，朝里看了一眼。冰凉的手指若有若无地滑过我的肌肤，只觉得身子也在变冷。如此轻佻的举动，他却做的坦坦荡荡、自然无比，好似我与他天经地义就该如此。我心中一怒，火气直冲脑袋，也顾不上他将来是不是雍正，挥手就把他的手用力打开。

他倒并未在意，顺着我的动作，收回了手，退后两步，声音平平地问：“怎么没戴着？”我微微一怔，立即反应过来原来他是要看我是否戴了那条链子。

我硬梆梆地回道：“在屋子里，下次四爷进宫，奴婢还给四爷。”他眼中带着几丝冷意和讥讽，看了我半晌。我牛脾气一上来，再不愿意计较后果，也直直地盯着他看。

他忽而嘴角露出一丝笑，说道：“既然收了，就没有退回的道理。”我张嘴想解释当时纯属误会，根本不知道是他送的。可张了张口，觉得这又如何解释？难道告诉他我以为那是八阿哥送的？只得又闭了嘴。心中万分懊恼。

他看我在那里欲言又止的，又说：“有些事情虽是你起的头，但却由不得你说结束。”我只觉得心中有怨无处诉，有火发不出，带着几丝怨气和怒意回视着他。他嘴角噙着丝笑意，神色淡定地看了我一会，收了笑意，淡淡说：“总有一天，你会愿意带上它的。”

他语气虽淡，但里面却有一种绝对无人能逆转的力量，我猛然一惊，想着，我和他硬对硬的来，岂能有赢的道理？需得想其它法子。我那么多年书是白读了。怎么连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这些道理都不懂了？一面想着，一面脸上的神色渐渐缓和。

他静了一会，问：“虽说听不具体，可总不能一点都没听到吧？”我忙收回心神，看着他，平平说道：“没有！”他不说话，只是神色淡然，双手悠然负在背后，深深地盯着我看，我只觉得刚才稍微缓和的心，又提了起来。

脑子里迅速地思前想后，李德全那日把我放在屋中，难道就没有想到会有人向我打听？答案很明显，他肯定会想到，所以才把我留在了外间，即使有人打听也不妨。二则，当时李德全对我未尝不是一种试探，如果我真是阿哥们的人，那我势必会想方设法去听皇上与太子之间这场非常重要的对话，而我当时站在外间靠门口的地方，根本就没挪过位置，而且还在走神想别的事情，如是有意试探，那么这一切肯定都落在李德全那个老狐狸眼里。那就根本不存在我走漏消息的可能。想到这里，不禁有些后怕，如果当时我真一时生了好奇心想法子去听，只怕……。

赶快拉回心神，现在不是分析李德全的时候，眼前最重要的是要过四阿哥这一关。他显然打定注意要从我口里知道一二。我若回绝了他也不是不可，可他是四阿哥，将来的雍正，我真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和他过不去吗？那以前的小心谨慎不就全白费了吗？

脑中念头转了几圈，最后笑着抬头，看着四阿哥说：“当时我在外间只隐隐约约听到二阿哥的哭声。”说完后，我躬身想请安告退。他声音平平地问：“你也是如此告诉你姐夫的吗？”我躬着的身子微微一僵，缓缓起身，一面笑如春花地回道：“正是！”

他眼光没有什么温度地目视着我，我保持着我春花般的笑容，目光柔和地回视着他。过了半晌，他轻声说：“你去吧！”我笑着又向他行了个礼，慢慢转身而去。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6』第二十五章

一日午后，正在屋内闲坐着翻书，王喜匆匆跑进来，认认真真地打了个

千，立起后却不说话，只是静静站着。我放下书，纳闷地看着他，“有什么事情直说吧！”

他瞅了我一眼，低着头沉吟了一会，才道：“今日朝上万岁爷大怒！”我一惊，想着万岁爷大怒固然是要紧事情，可他为何特特地跑来告诉我呢？定了定心神，看着他问：“为了什么事情？”

他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犹豫了下说：“今日朝堂之上，万岁爷询问众位大臣立太子之事，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夫人都出面保奏立八阿哥为太子。”我猛然站起，只想着，康熙对太子仍有余情，如此行事必定会激怒康熙，更何况自古皇帝最恨儿子们私下结交大臣，唯恐出现党派之争乱了朝纲和自己权利被架空，康熙也绝对不会例外。

默了一小会，问：“皇上怎么说？”他略微犹豫了下道：“万岁爷极为生气，说……”他停了下来，我吸了口气，肃声说：“照实说！”

“因为大阿哥被幽禁前曾说过他愿意将来辅助八阿哥，万岁爷说八阿哥和大阿哥，彼此勾结庇护，谋夺太子之位；说八阿哥在朝内私结党派，还说……”他又停了下来，我心急如焚，忍不住喝道：“往下说！”

他从未见过我疾言厉色，不禁吓了一跳，赶紧接着说：“说八阿哥柔奸成性，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胤初。今其事皆败露，削其爵位，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他一口气地把康熙的原话重复了出来。

我只觉得背心冰凉，眼前一黑，浑身无力地软倒在椅子上。脑袋轰地一声，只余一片空白，耳内不断地重复着那句‘即锁系’、‘即锁系’……，却似乎不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过了大半晌，脑子里似乎才慢慢真正理解了这句话，可明白了却更觉心痛难忍，他那样风姿雅洁的人居然被‘锁系’！

王喜看我坐在椅子上，身如雕塑，半天没有反应，只得试探地叫道：“姐姐，姐姐！”我强自定了定心神，没有力气地问：“后来呢？”

“几位阿哥给八阿哥求情，十四阿哥跪奏万岁爷说‘八哥无此心，臣等愿以死保之！’”他学着十四的语气说道，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往下说，“可万岁爷当时正在气头上，十四阿哥又硬驳万岁爷的话，最后还说愿不惜一死来保八阿哥，以死明其心志。万岁爷震怒之下，竟拔了侍卫的佩刀欲诛十四阿哥。”我‘啊’的一声惊叫，看着王喜，王喜也是脸有余惊地回看着我。

我静了静，安慰自己，没什么事情的！十四可是一直活到乾隆登基了。看着王喜，“接着说。”王喜说道：“当时五阿哥急忙扑上前跪抱着万岁爷双腿哭劝，别的阿哥也都不停磕头恳求，万岁爷才稍微缓解了怒气。”王喜又停了下来，

我长叹口气道：“事已至此，还能有更坏的吗？说吧，别再吞吞吐吐！”他赶忙说道：“万岁爷打了九阿哥一个耳光，又命责打十四阿哥四十大板。”

我听后木木地坐着，过了半晌忽然想起，忙问：“十阿哥呢？”王喜忙回道：“因万岁爷训斥八阿哥时，虽然九阿哥，十阿哥和十四阿哥都上前跪倒为八阿哥求情，但只有十四阿哥和万岁爷起了争执，而十阿哥当时只是跪地磕头。所以十阿哥没有事情，万岁爷只是训斥他回去闭门思过。”

我一时静默无语，只觉得脑袋重如巨石，根本无力思考。心如被千针所刺，先时还觉得疼痛，这会却只觉得麻木。

王喜在旁默默站着，过了半晌，他才说道：“我师傅……”，我才反应过来，他特地过来告诉我这些，只能是李德全的意思。忙强打精神问：“李谙达有什么吩咐吗？”王喜道：“我师傅的意思让姐姐今日好好休息，明日还要当值，不要误了正事。”我问：“就这么多？”王喜回道：“就这些。”

我沉默了一下，看着王喜认真地说：“回去告诉谙达，若曦就不说什么谢谢的话了。”王喜转身要走，临走又弯了回来说：“好姐姐，虽说你姐姐是八阿哥的侧福晋，可你也不用太担心。万岁爷这么看重你，断不会因此而薄待姐姐的。”我朝他感激地说：“谢谢了！”他这才转身离去。

一个人静静坐着，只觉得一颗心乱跳，竟没个落处。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还好，还好，只是四十大板！只是四十大板而已！八阿哥也没有事情，只是暂时被关起来，只是暂时被关起来而已！一面想着，却不知为何，眼泪却只是往下掉，止也止不住。

我不停地问自己，我知道结果，可不知道过程，原来一个简单的结果，居然要经过这么多的痛。前面还有什么要发生呢？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究竟还要发生多少事情，太子才可以复位。我一直鸵鸟地不肯去想十几年后的事情，可原来眼前就有苦痛。几次站起，就想跑出屋子，想去看看他。可走到门口，却知道我见不着的，我是连这宫门都出不去的人！只觉得心神燥乱悲伤，却无计可施、无法可想，只得又坐回到椅子上。

天渐渐黑了，我却一无所觉，因为心本就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是坐着。

玉檀进屋时以为屋中无人，待点亮了灯，才发觉我静静坐在椅子上，唬了一大跳，忙上前问道：“姐姐用过膳了吗？”我收回心神，深深吸了口气，道：“还没呢！你呢？”她回道：“我也没用过！待会一起吧！”我点点头。玉檀看着我，犹豫了下，终于没有忍住，“姐姐一向尽心服侍皇上，待人又谦和宽厚，皇上很是看重姐姐，不会因为其它事情而牵累姐姐的。再说了，都是皇上的儿子，

一时生气责罚也是有的，过几日等皇上气消了，自然就好了。”我拉起她的手，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摇了摇。想着，我虽然这三年来在宫里费尽了功夫和心机，可毕竟没有白费。李德全向来对我不错，从此事看来，更是极为照顾，已经间接向我暗示了康熙的态度，以示宽慰。而王喜、玉檀也待我不薄，这些话虽根本没有说对我的心事，可毕竟是暖人的。

第二日去应值时，明显感觉周围的宫女太监们都暗里打量我，有人难掩开心，有人充满探究，有人伺机而动，有人略带同情，还有人面色虽平静但眼光却锋芒必露。但看我表情自若，应对得体，更重要的是李德全待我一如往常，又都带着思索慢慢收回了目光。

我心里半带嘲讽地对自己说，原来我往日的气派固然和自己的努力有关系，但也脱不了我和八阿哥的这层关系。毕竟在朝堂之中，连太子爷现在也比不上八阿哥的势力。明面上虽然四阿哥和十三是站在太子爷这面，支持太子爷的，可八阿哥身边却有九阿哥，十阿哥和十四阿哥。五阿哥虽保持中立，并不表态，可他毕竟是九阿哥一母同胞的兄弟，而且兄弟两人感情甚好。至于朝中大臣更是对太子不满者多、拥八阿哥者多。

康熙从面色上已经完全看不出昨日的怒气，表情温和，象往常一样批阅公文奏章。只是眉梢眼角有几丝疲惫。看到我，也没什么特别表情。我也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怕的根本不是在康熙跟前失宠，所以心态很是平和。李德全看我不卑不亢，举止如常，在晚间略带赞赏，微笑地看着我说：“真是个难得的真正明白人！我在你这个岁数，都做不到宠辱不惊。”我无话可以应对，只回道谢谢谄达照应。他根本不明白我虽在康熙身上很花心思，可那都是另有所图。我并不真正看重这些，既不看重，又何来忧惧？

这几天，九阿哥、十阿哥都在家闭门思过，十四行动困难在家养伤，可其他阿哥我也一个没有见到，有心想找个人问问，却无人可问。又不敢莽撞行动，毕竟现在周围的人都睁大眼睛瞅着我，行差踏错，后果难料。只得自个内心煎熬着，面色还不能露出丝毫。因没有什么食欲，思虑又重，人迅速瘦下来。

晚上独自守在灯前发呆，想着不知道姐姐现在如何？忽听得有人敲门，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愣了一会，才慢慢起身开了门，门口却并无一人，只地上躺着一封信。

我心猛地几跳，赶忙捡起，掩上门。背靠着门，吸了口气，迅速打开信，是十四的笔迹。“安好，勿挂。”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压满纸面，墨迹淋漓，力透纸背。我把信重重的压在胸口，似乎十四的力量透过他的字直达我的心。闭上

眼睛，泪水无声地滑了下来，多日未曾落到实处的心却稍稍安定。

一日午后正在侧厅整理茶具，王喜进来，朝我打了个千，郑重说道：“今日朝堂上万岁爷复立二阿哥为太子。群臣朝贺，万岁爷很是高兴。”我心道，终于等到了。微笑着说：“这可真是一件喜事！”王喜看了眼我，笑说：“皇上复立太子，心情大好，又宣布等太子册立次日，就宣封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为亲王，七阿哥、十阿哥、九阿哥、十二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为贝子，恢复八阿哥的贝勒封爵。”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这才露出了真心的笑。想到终于暂时雨过天晴！康熙选择复立太子固然是父子之情未断，可更重要的应该是对八阿哥在朝中势力的忌惮，两相权衡，他宁愿选择太子这个由他亲自培养的势力，一个他清楚来龙去脉的势力，一个他绝对可以掌控的势力。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7』第二十六章

看着菱花镜中的容颜，手指轻轻抚过自己的脸，皮肤是白皙水滑的，眼睛是清亮晶莹的，嘴唇是胭脂红的，这还是一张年轻的脸，可心却老了，丝丝苍凉存在心底。

今日不该我当值，可我该如何过这个生日呢？生日蛋糕!!! 在北京时，母亲每年都会给我买一个生日蛋糕，后来到了深圳，母亲也会嘱咐哥哥在网上帮我定购生日蛋糕，把祝福和爱送到。趴在桌上再不愿想起。已经四年了，仅有的一些回去的希望也早已消失。看来此生只能是马而泰。若曦了。

忽地想起生日不就是母亲生我的日子吗？一下子难以自持的悲伤涌上心头。再无任何欲望去想这个日子，起身从书架上随手拿了本书，倚在榻上看起来。

看封皮是本唐诗，也没有在意，随手翻到一页，看起来。可竟然是孟郊的《游子吟》，我忙‘啪’的一声把书丢到桌上，可整首诗词却在脑海里回旋不去。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长叹一声，躺倒在榻上，闭上了眼睛。

正自神伤，忽听得敲门声忙坐了起来，理了理衣裳，说：“进来吧！”一个看着眼生的宫女满脸笑容地推门而进，我不禁一愣，赶紧站了起来。她福了福身子，说：“若曦姑娘吉祥！奴婢彩霞，是伺候良主子的宫女。”我轻轻‘哦’了一声。她道：“主子说无意中看到宫女手中的手绢花样很是别致，问了知是姑娘所绘，想请姑娘过去，帮着绘几个花样。”我愣了一会子，道：“好！”

她在前面领路，我随后跟着，以前虽也见过多次，可这是我入宫以来，第一次去良妃宫中。她虽说是八阿哥的额娘，中间有我和姐姐这层关系，可对我面色一直淡淡，我也只是按规矩请安行礼。反倒是其他娘娘在这四年来对我态度变化很大，由起先的猜疑冷淡到现在的和蔼可亲，毕竟现在康熙身边服侍的人中，除了李德全，就是我最受倚重。连人人都揣测在废太子事件中，因为‘八爷党’而可能受到波及时，康熙却对我一切仍旧。让宫里的人对我更是上了心。

彩霞帮我挑开帘子，“姑娘自己进去吧！”我点点头，进了屋，正厅并无人，只听到谈话声从侧厅传来，于是向侧厅走去，守在珠帘后的宫女彩琴看我来，忙分开帘子。因为彩琴是良妃宫里品阶最高的女官，又最得良妃看重，所以我忙紧走了几步，笑着低声说：“烦劳姐姐了！”彩琴也忙笑着回了一礼，没有说话，只示意我进去。

进去后，一眼就看到良妃斜坐在榻上，姐姐一身宫装，侧坐在下方。我心里一热，忙俯下身子给良妃和姐姐请安：“良妃娘娘吉祥！福晋吉祥！”良妃轻抬了抬手让我起来。

良妃淡淡说：“看你绘的花样子不错，就打发人叫你来帮着绘制几张。”我忙笑说：“娘娘能看得上眼，是奴婢的荣幸。”她让宫女搬了绣墩赐我坐在一旁。我忙说不敢，她道：“难道你过会子绘花样也是站着吗？”我想这屋里除了姐姐、良妃，也就守在珠帘旁的宫女彩琴。于是依言坐了下来。这才朝姐姐抿嘴一笑，姐姐也是微微一笑。

良妃看了我们一眼，道：“若兰难得进宫一趟，倒是真巧，你们姐妹竟碰上了。”正说着，彩琴已经在桌上把笔墨纸张都摆好了。良妃一面起身，一面说：“若曦，你就在这里绘吧！若兰你给她说说我喜欢的样式。”我们忙站起来听着。良妃说完，自带着彩琴去了正厅。

姐姐走过来，轻轻摸了一下我的脸，嗔道：“又是你捣的鬼！前两日，爷就打发人来说让我今日进宫来给额娘请安。我还正纳闷呢！非年非节的，怎么特地让我进宫呢？可一想不正是你的生日吗？就知道肯定能见着你了。”我笑着，轻轻依在姐姐身上，半带着撒娇问道：“难道姐姐竟不想见我吗？”

姐姐含着笑，没有说话。两人静静依偎了一会，我牵着姐姐的手，走到桌边坐下，姐姐也挨着我坐了。我朝她一笑，一面拿笔，一面问姐姐：“娘娘都喜欢什么花？”姐姐说道：“颜色淡雅素净的。”我点点头，想了想，开始画梨花。不要叶子，只把花密密的画了几朵。

姐姐一直在旁边默默坐着看我画，等我一口气绘完后，才说道：“你这几年在宫里，倒是学了不少东西。我起初还以为只是个借口呢！没想到竟画得这么好！看得我也想要了。”我搁下笔，笑道：“那还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回头我画好后，让人带给你。”一面想着，我打小可就学着画了，虽不好，可画个花样什么的还绰绰有余，在宫里没什么娱乐项目，只好在这些事情上磨功夫，可不就越来越精了！姐姐一笑，没有答话。

两人都静静的坐着，我心里满是欣悦，好似又回到了初到贝勒府的日子，什么也不用多想，只管想着怎么打发无聊的时间，每日最紧要的事情不过是如何玩。嘴角含着笑意，头轻轻靠在了姐姐的肩膀上。唱戏、打架、与老十斗嘴、被十四嘲弄、和丫头们踢毽子，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彷彿昨日，却已经隔了四年。原来我这些年最快乐的日子竟然是在八贝勒府中渡过的！

过了一会，姐姐轻轻说道：“已经十八了。”我随口‘嗯’了一声。姐姐把我的头推正，看着我，我也静静看着她，她认真问道：“你在皇阿玛身边已经四年了，自个有什么打算？”侧头看了看帘子外面，又低声问：“你心里究竟有没有中意的人？”

这个姐姐呀！可真象我老妈！前几年唯恐我喜欢人，后来又担心我为何还没有男朋友。我心里又是感动，又是难受，面上却未露分毫，嘻嘻笑着问：“前几年，姐姐不是说让我别乱动心思吗？”姐姐笑瞪了我一眼，说道：“前几年你要入宫，谁知道皇阿玛会不会挑中你，或者又会把你赐给哪家的公子哥。有了心思也是白有，又何苦自苦呢？”说完默了一会，接着说道：“可现在你已经这么大了，又是皇阿玛看重的人，在皇阿玛前也能为自己说得上话，总得为自己谋算谋算，总不能做一辈子的宫女吧？”我微笑着，没有说话。

姐姐拿起我的手，看着我手上的镯子道：“还带着呢！”我心里一紧，忙抽了手回来。姐姐也没有在意，静静想了一会，说：“你若真喜欢十三弟，就让十三弟去求皇阿玛要了你。”顿了顿，又接着说：“可我看十弟也还惦记着你，跟他也未尝不可。不过十福晋……”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轻笑着说：“那倒也不怕，你的性子还能让她占了便宜去？”我默默听着，想到让我为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在同一个屋檐下，钩心斗角的过一辈子，这需要多少的爱才可以支撑？

过了一会，姐姐又说：“我看十四弟对你也不错。”我忍不住开始笑起来，

笑问：“这么多呀？还有没有？”本是一句玩笑话，可姐姐却看着我认真地说：“爷对你也很好。”我的笑意在脸上僵了僵，自侧转头，强笑着说：“姐姐再这么说下去，简直个个阿哥都对我很好了。我竟不知自个何时成了香饽饽了。”姐姐微微一笑。我望着前方，幽幽说道：“我若要嫁一个人，他须要全心全意地待我。姐姐，你懂的！”姐姐静默了下来。

我静了静，又转回头，一面想着姐姐竟真的对八阿哥一点心思也没动，一面看着姐姐柔声问：“别光说我，姐姐这些年过得可好？虽有见面，可从未有机会亲口问问。”姐姐听后，目光低垂，注视着桌上我绘好的梨花，淡淡道：“还不是老样子！”我一听，忍不住脱口而出：“为什么不可以遗忘？”姐姐身子一硬，过了半天，才淡淡道：“想忘却绝不能忘！”我深吸口气，说：“为什么不珍惜眼前的人呢？”姐姐猛然抬头看着我，我直勾勾地回看着她，我俩对视了一会，她凄然一笑，转过了头，说道：“我虽不恨他，可我也不能原谅他！若不是他派人去打听，那……怎么会……死呢？”姐姐语带哽咽，声音颤抖，没有再往下说。我长叹了口气，无力地辩解道：“可他是无心的。”姐姐却再不肯说话。

我心中哀伤，只觉得我们这些人就象一团乱麻，怎么理也理不清，我们都有自己的执念，宁肯孤独地守着，也决不肯放。即使代价是孤寂一生。看了姐姐好一会，忍不住又提起笔，静静画了一株恣意怒放着的欧石楠，画完后，才觉得心中的哀伤宣泄了出来一些。

墨迹刚干，彩琴正好进来，笑问道：“姑娘可绘好了？”我笑着说好了，一面把花样交给彩琴，和姐姐一块进了正厅。

良妃接过花样，边看边说道：“这是梨花，不过倒是少见人绣在绢子上。”我忙笑回道：“是化自丘处机的《无俗念·灵虚宫梨花词》”良妃微微一笑道：“‘天姿灵秀，意气舒高洁’‘浩气清英，仙材卓犖’，我可不敢当。”接着看下一张，一面看着，一面说：“这是什么花，我倒从未见过。”

我这才反应过来，心里暗叫不好。当时光想着欧石楠的花语是‘孤独’，一时情绪激荡就画了出来，竟然忘了这是生在苏格兰荒野上的花，没仔细思量过现在的中国是否有这样的花。愣了一愣，才慢慢回道：“这是杜鹃花的一种，”想着欧石楠属杜鹃科，不算撒谎。“一般生在悬崖峭壁上，平常不得见。奴婢也是从西北进京的路上，偶然看到过一次。”良妃点点头，看着花样说道：“是有遗世独立的风韵。”看完，笑看着我说：“倒真是个七窍玲珑心的人！”

我看已经得偿所愿，就请安告退，姐姐朝我微微一笑，我也回了一笑。然后自转身退出。

默默走着，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竟走到了太和殿外，隐在墙角，遥遥

目视着殿门。也不知站了多久，散朝了，大小官员纷纷而出，看到一个熟悉的身着官袍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身子似乎更加单薄瘦削了，可气度却是一贯的雍华优雅，虽因为隔得远，看不清脸容，可我觉得能感觉到他那微微笑着的脸，和没有丝毫笑意的眼睛。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定定望着他走下了台阶，又看着他走过殿前的广场，周围虽还有其他人相伴，却只是觉得他是那么孤单寂寞，正午的阳光虽然照在了他身上，却照不进他的心。正如那苏格兰荒野上的欧石楠，表面极尽的绚烂，却无法掩盖那寂寥的灵魂。

他猛然顿住身形，转回头朝我藏身的方向看来。我一惊，快速缩回了脑袋，背脊紧紧靠在墙上，只觉得心突突地乱跳。过了一会，终是没有忍住，又悄悄探出脑袋，看去，却只看见他的背影。他渐渐越行越远，慢慢消失在大门外，我忍不住沿着汉白玉的侧廊快步小跑起来，立着的太监侍卫虽有些诧异，可都知道我是谁，只是多看了两眼。

想着清朝规定平日文武大臣出入午门左侧门，而宗室王公出入右侧门。沿近道跑到高处，隐在廊柱后看去，果然右面只有王爷阿哥们走着了，我从高处看过去，仍是他的背影，与身边的人一面议笑着，一面缓缓走着。

渐渐到了午门，临出门前他又突然顿住身形，转回身子，仰头向我藏身的方向看来。我紧贴着廊柱站着，脑袋抵在柱子后，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等我再探出脑袋时，下面已空无一人，只有午后的阳光洒在地面上，白花花地反射回来，刺得我眼睛生生地疼。我凝望着下面，背贴着柱子，一点一点地慢慢滑倒，坐倒在了地上。

我感叹姐姐守着自己的执念不肯放手，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如果我不是念念不忘那个最终的结局，勇敢一些，是不是会好一些呢？如果我不那么狷介，要求少一些，能接受与其他女人分享一个丈夫，是不是会好一些？如果我单纯一些，肯简单地相信他是爱着我的，是不是又会好一些？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28』第二十七章

恰是人间四月天！蝶飞燕舞，花开草长，山水含笑，生机勃勃！

这时的北京还未有沙尘的困扰，天空是清澈蔚蓝的，色彩虽纯但轻透，

好似清新的水彩画一般。风则在空中回旋游荡，时能听到它在林间游玩时与新叶嬉戏的轻柔笑声。才吐未久的新叶，在阳光下泛着清翠的光泽，翠得让你眼前一亮，翠得好似能点亮你的心。

这是丁香花的季节，深深浅浅的紫色小花密密匝匝地压满了枝头，香气远远的就能闻到。我正拿了竹篮在采摘丁香花。晒干后，入菜调味很是不错；拿来泡澡，润肤止痒更是好。不过丁香花小，又要选开在正盛时的采，未全打开的和快开败的都不能要，一上午，才摘了小半篮子，而我腰已经站得酸酸的，额头上也细细密密的小汗珠。

正拿手绢拭汗，十阿哥和十四笑着走过来，我忙俯身请安。两人看了看我篮子里的丁香花，十阿哥说：“这些活也要自己干吗？打发小太监采不就行了？脸都晒红了。”我一笑说道：“让他们干，根本不辨花的好坏，全给我塞在篮子里。我可不放心他们。”十四笑叹道：“偏你有那么多花样！”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子，我看他俩没有要走的意思，笑问：“你们今儿很闲吗？难不成要看我摘花？”十阿哥说：“特意来找你的，玉檀说你采丁香花去了，我们琢磨着也就这里有丁香花。”十四看着我身后的丁香花说：“这几株丁香还是当年孝庄文皇后亲手所植。”我‘啊’了一声，不禁转身看花，大玉儿！那个来自草原的传奇女子！一时不禁有‘丁香依旧笑春风，人面却已随风逝。’的苍凉之感。

收回思绪，才问道：“特意找我？所为何事？”十四对着十阿哥说：“我说得不错吧？她又忘了！”十阿哥点头道：“她把别人的生日都记的清清楚楚，唯独不记自己的。”

我听完，才一下子想起来，再过三天是自己的生日了。马而泰。若曦的十八岁生日，张小文的三十岁生日。说来也巧，若曦和小文竟是一天的生日。不过说不定这个巧合也是我来这里的因。

一瞬间竟有苍老的感觉，不禁说道：“哪个女孩子耐烦记着自己的生日呀？年年提醒又老去一岁。”十四对着十阿哥笑道：“听听！倒成了我们的不是了！”十阿哥也是笑着，一面问：“老不老先不去管它，你倒是有什么特别想要的没有？”我说：“和往年一样给我买些小东西就可以了。”十阿哥道：“年年一样不腻味吗？总要送些特别的東西。”我随口说道：“真想要的东西，又得不到！随便从宫外给我买些新鲜有趣的玩艺就可以了。”

我话刚说完，十阿哥和十四对看了一眼，十四凝视着我，很是认真地说道：“你且说来听听。办不办的成再说。”十阿哥也眼巴巴地盯着我。

我侧头默想了会，自打进宫后，虽逢年过节也能见着姐姐，可只是请安

问好，从未和姐姐私下里说过话。若姐姐能在生日那天陪着我，就是最好的寿礼了。可宫里规矩森严，岂能随便容我们姐妹闲话家常，相比那些连见一面都是难如登天的人，我已经很是幸运了。再说，太子风波刚过去没有多久，八阿哥现在自己都很少在宫中走动，我一直都未曾见过他，我又何必因自己的一点私心再替他招人口舌。

转头时微笑着说：“只是一个生日而已，你们拣着好玩的送就可以了！”十阿哥和十四一听都静了下来。十四目注着我道：“你在宫里待久了，也把那说话只表三分意的毛病全学会了，再无当年的爽利！”

我心想，这皇宫是什么地方呢？再粗爽的人入了宫也得变的谨慎。不想再解释什么，只是看着十四认真地说：“生日有什么打紧的呢？其实最紧要的是你们都好好的。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十四听完，没有说话，只是面色沉静，默默注视着我。十阿哥也好像想起了刚过去的那场风波，面色也一下沉静下来，安安静静的一旁立着。

自从那件事情后，我虽见过十阿哥和十四两次，可大家都装做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样子，一如往常地请安对答，从未提起过这个话题。今日我心急时的一句话，引得两人面色都静了下来。

忙把心里的感伤赶走，微笑着说：“你们不走，我可不理你们了，我还得摘花呢，趁着这几日有空，赶紧摘一些，若不然错过了，就要等明年了。”十阿哥忙笑说道：“这就走！不耽误你功夫了。”

十四听完后，却很是一愣，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我和十阿哥疑惑地对视一眼，十阿哥拍了拍他肩膀说：“想什么呢？”十四这才笑道：“没什么！只是想起一首诗词了而已。”十阿哥嘲笑道：“你们这些书袋子，随时随地都怕别人不知道你们读过书。想着什么了？”十四微笑地看着我，慢慢吟道：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静静听完，我微微一笑没有回话，十阿哥却有些发怔，怔怔看了我一会，轻轻叹了口气。我朝他俩俯了俯身子，自转身开始摘花，不再理他们。

他们走后，我嘴角的笑渐渐消失，嘴里苦苦的。我的年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已经过了适嫁年龄了！一面挑着花，一面问上天，我不要做传奇，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子，即使曾经受过伤，把心收藏在最深处，可却仍然有着企盼，有一个人他愿意用他的真情拨开那层层花瓣下的花心。可是那值得托付的良人哪里？

『29』第二十八章

一个太监从我身边过，猛地看见我，唬了一大跳，赶着给我请安，我也忙站起来，让他起身。这才收拾心绪，往回走。

正往住处走，却看到前面隐隐约约走着的身影是十四阿哥，忙快走了几步，仔细打量，果然是他。叫了一声。他回头，看是我，停了下来，等我赶到，笑说：“寿星，这是打哪来呀？”我一笑，也不请安，只是问：“你这又是去哪呀？”他笑说道：“下朝后，去给额娘请了个安，正打算去看你！”我轻轻‘哦’了一声。

两人一面走着，我随口问：“怎么没有多陪娘娘会呢？”他却半天没有回话，我不禁有些纳闷，难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他过了会子才说：“我也不瞒你！我看四哥和十三哥都在，就没有多待。”

我心里一面琢磨着，一面默默陪他走着，直到院内。我说：“你等等！我去搬一个小桌子出来，今日给你煮壶好茶！”说完自进了屋子，他也随了进来，要帮我搬桌子，我忙推了他出去：“你赶紧出去！被人看见你喝茶倒也罢了！若被人看见你在我这里搬桌子，那可了不得！”他听完，只好又退了出去。

我把桌子在桂花树下放好，又拿了两个矮椅，旁边一个小小风炉，桌上的一套紫砂茶具。看了看敞开着的院门，觉得还是开着的好。我扇着蒲扇看火，十四把玩着桌上的茶具，问：“这茶具好象是前两年，你让我帮你搜罗的。我还特地托人从闽南带来的。我当时还想着这南方的东西和我们就是不一样，茶盅这么小，只不过一口的量。茶壶才和宫里常用的三才碗差不多大”我笑道：“是呀！闽粤一带人爱喝‘功夫茶’，要的就是小小杯的慢慢品，花功夫，所以才称其为功夫茶。”

看着水烧到蟹眼，忙提起壶，烫好茶壶，加入茶叶，注入水，直至溢出，然后第一遍的茶水只是用来洗杯子，第二遍的茶水才真正用来饮，先‘关公巡城’再‘韩信点兵’。倒好后，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十四一笑拿起一杯，小小啜了一口，静静品了一会，然后一饮而尽，笑说：“可真够苦的！”我也拿起一杯，一饮而尽，说道：“这是‘大红袍’，你一般喝得都是绿茶，味道要清淡一些。”十四笑了笑，又拿起一杯喝了。

我看着他，问：“是为了上次的事情，恼四王爷吗？”十四目注着手中

握着的杯子，道：“不是恼，而是心寒！”我慢慢饮了口茶，他道：“当时皇阿玛拿佩刀要诛我，第一个冲上去紧抱住皇阿玛的是五哥。”他冷冷‘哼’了一声说：“五哥虽是九哥一母同胞的兄长，可一般也不和我们来往。可就这样，他仍是哭着求皇阿玛饶了我。”他停了下来，把茶一饮而尽后，深吸了口气道：“四哥可是我的亲哥哥，虽说我打小跟着八哥玩大的，和他不亲近，可他……可他……”他猛地停住，不欲再说。静了半晌，又冒了句：“当年八哥和他一块被封的贝勒，可现在人家已经是亲王了！趋利避害再没有人做的比他更好的了！”

我静了一会：“可我听说，四阿哥也是跪着求情了的。”十四摇了摇头道：“后来哪个阿哥没有跪呢？”我实在不知道再能说什么，他们之间的心结打小就有，性格不合一个原因，一个飞扬跳脱，一个阴沉不定。再加上两兄弟并不是一块长大的，四阿哥小时候是由孝诚皇后养的，德妃娘娘自然偏宠自己亲自带大的十四，再加上从康熙四十二年到现在暗地里的太子之位的争夺，四阿哥一直站在太子这边，而十四却一直跟随八阿哥，谋划着废了太子，两个亲兄弟只能越走越远。至于说到将来，两兄弟更要直接为皇位而反目成仇。想到这里，不禁轻轻叹了口气。

我又冲了一壶茶，举杯笑说：“今日我见着姐姐了，还说了好一会子话。谢谢你了！以茶代酒，敬你一杯。”他笑说：“该我给寿星敬才对。”不过说着，仍是喝了一杯。喝完，认真说道：“你真要谢谢的人可不是我。”我低头默默看着自己的茶杯，没有说话。

十四瞅了我半晌，见我没有任何动静，微微叹了口气，问：“若曦，你究竟心里在想些什么？八哥这些年为你做的事情还少吗？爱新觉罗家老出痴情种，八哥如今又这样！”我愕然一惊，心叹道可惜他并不是痴情种！他不是多尔滚，也不是顺治，他们能为美人舍弃江山，可八阿哥能吗？

他道：“你还未入宫，八哥就要我求了额娘，设法把你划在名单之外和要你到额娘宫中服侍，八哥的额娘良主子因为地位所限，不能明着出头，可暗中肯定也设法了。”他微‘哼’了声道：“不过这件事情上我也不想居功，四哥也替十三哥求了额娘，额娘看我们两个难得有一次意见一致，倒很是爽快地答应了。”我听到这里，不禁问：“那后来为何惠妃娘娘也要我？”十四说：“我还以为你这辈子真就不打算问这些事情了呢？”我微微一笑，没有回话。

他道：“十福晋的大哥是大阿哥的伴读，惠妃要你，据我想只怕是八福晋和十福晋的主意。她们也不想你被皇上选中。不过倒是因祸得福，有惠妃帮忙，倒省了额娘很多功夫。只是没料到，你也因此去了皇阿玛跟前伺候。”我这才明白过来。

十四看我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一面笑着，一面说道：“你不知道，当时初听说你去了皇阿玛跟前伺候，八哥又急又怒，直到后来看皇阿玛对你压根没有心思，又看你自己小心谨慎，这才好起来。”我听着，只是默默无语，过了好一阵子，才问：“后来惠妃娘娘并没有为难过我，是否也和八爷有关？”

十四点点头道：“八哥本来就由惠妃娘娘抚养过一段时间，求情也不是那么难，再说了……”他停住，皱了皱眉头，没有往下说。我心里明白，因为大阿哥后来支持八阿哥争夺太子之位，自然不会再有为难一说。继而想到大阿哥现在的境况，和他曾在皇上面前所进言的‘儿臣愿尽心辅助八弟’。不禁心中难受。

两人默默坐了一会，十四又拿了杯茶，我忙道：“这个凉了，再冲一壶吧。”一面说着，一面又冲了一壶。十四目注着我的动作，说：“若曦，你心里究竟有没有八哥？”

我静静倒好茶，慢慢品完一杯，因是第四道，味道已淡，可嘴里却很是苦涩。过了半晌，硬着心肠想回说‘没有’，可到了嘴边不知怎么却变成了：“我不知道。”

十四一听此言，猛地站起，盯着我，脸带怒气，说道：“这样你还不知道？这些年来，八哥唯恐你受了委屈，暗地里为你在宫里打点了多少事情？要不然你真以为宫里的日子就那么顺当的？这些事情我也懒得和你细说！可你想想，八哥这些年来身边只有早些年娶的嫡福晋和你姐姐侧福晋，两个侍妾也是打小服侍他的，这紫禁城里哪个阿哥有这样的？就我现在都有四个福晋，一个妾侍。十三哥有三个福晋。十哥前两年也收了两个妾侍。你知不知道？紫禁城里的爷们私下里都说‘八阿哥畏惧悍妻不敢再娶’！”他说着说着，一时气急，停了下来，最后深吸了口气，怒气冲冲地大声喝问道：“马而泰。若曦，你究竟想要什么？”

我正对院门坐着，目注着门外听着十四的话，只觉心中凄楚难奈，我想要什么？即使我告诉你，你能明白吗？他又能给吗？忽看着不远处，四阿哥和十三正缓步行来，忙想要他住声，可他那句大声喝问出来的‘马而泰。若曦，你究竟想要什么？’显然已经被四阿哥和十三听着了，两人都是步子一顿。

我赶忙站起，看着十四说：“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来了！”十四回头看了一眼正走过来的两人，看着我冷声说了句：“难怪你不知道呢！”说完，不再看我，转身就走，经过四阿哥和十三时也不理会，只是快步擦肩而过。四阿哥和十三对视一眼，都停了下来，十三出声叫道：“十四弟。”十四却假装没有听见，急步而去。两人转头又看向我。

我紧追了两步，想叫住十四，可看着已经到了院门口的四阿哥和十三，

又把那声‘十四阿哥’吞了回去。只是站定，俯身请安。

十三面色沉静，看了看院中的茶具，瞟了我一眼，自走过去坐在矮椅上，顺手把手中拿着的木匣子放在桌上说：“我们也来向寿星讨杯茶喝。”

我无奈之极，只得苦笑起来，请四爷坐到了另一把矮椅上，半蹲着把壶中剩下的茶水倒掉，又用开水烫了杯子，新填了茶叶，冲泡了一壶。倒好茶后，我站起来说：“请四王爷，十三阿哥用茶。”十三并没有去拿茶杯，看着我笑说：“你寻把椅子坐！”我听后，恭声说道：“奴婢不敢！”十三一听此话，腾地站起来，还未说话，四阿哥站起道：“我在这里，她过于拘谨，我先走了！”说完，就要走。十三一把拽住他，看着我懒洋洋地笑着道：“我今几个，偏要你坐。”说完自快步进屋，随手拿了个凳子出来。

我不想驳了十三的面子，他特意过来给我贺寿，我总不能让他带着一肚子不快走。朝四阿哥俯了俯身子说：“谢王爷赐座！”然后坐了下来。十三这才拿了杯茶，慢慢品了一口，然后微闭着眼睛慢慢说：“武夷山九龙窠岩壁上的‘大红袍’，历代均为贡品，产量极少，最高年份也只有七两八钱。”睁开眼睛看着我叹道：“难怪十四弟在这里吃茶，果然是好茶！皇阿玛也真是待你甚好，连赏赐的茶叶都是极品！”然后又仔细看了看茶具道：“你可真是费了心思，连这闽粤人用的茶具也搜罗了来。不过品饮‘大红袍’茶，倒真必须按‘工夫茶’小壶小杯、细品慢饮的程式，才能真正品尝到岩茶之颠的韵味。”我看他识货，朝他会心地微微一笑。

喝完一小盅茶，十三放下茶杯，笑看着我，学舌道：“马而泰。若曦，你究竟想要什么？”十四当时是带着怒气喝问的，他却问得软绵绵，颇为滑稽，我心中酸苦，却也不禁一笑，说：“想要寿礼呀！”说完，朝他把手摊开伸了过去，看着桌上的木匣子，说：“你吃了我的茶，礼呢？”十三笑着伸手打了一下我的手，道：“没有！”我缩回手，噙了他一眼，道：“没有！？还敢来要茶喝？”他笑笑，没有理我。

我静了一会，看着十三，说：“谢谢你了！”十三一怔，笑问道：“你要谢我的地方可多了，只是不知今儿这谢是为哪桩？”我抿嘴而笑，说道：“为你帮我在德妃娘娘跟前说话。”他看着四阿哥笑说：“那你该谢谢四哥，说话的人可不是我。”我站起来，对着四阿哥福了一下身子道：“谢王爷！”四阿哥神色淡然，只让我起来，十三却呆了一下，没料我竟这么郑重。

我坐下后，仍看着十三说：“王爷是因你才帮我说话，所以还是要谢谢你。”说完，向他举了举茶杯，他一笑端茶而饮。饮完后，看着我，微微笑着道：“不帮你说话也不行呀！你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话都说了，我总不能

眼看着吧！”我微微思索了一会，才想起，不错，当时刚入宫待选时，十三来看过我，曾问我，如被皇上看中会怎样。我的确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想着，心中一暖，只是看着十三微微笑，十三也看着我笑，两人不约而同，同时举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我心叹道，非关私情，却这般待我！当年的十三也不过半大少年，又没什么势力，为了我竟不惜求了唯一可信赖的人。一知己足以！

四阿哥看我和十三相视而笑，又对饮了一杯，嘴角也浮着一丝笑，瞅了瞅十三，又瞅了瞅我。

我正打算再冲一壶茶，侧身拎水壶时，看见玉檀正走过来，她走近院门后，猛地看清楚院中坐着的人是谁，面露惊色，停住了脚步。我把水壶仍旧放回风炉上，站起来看着门外的她。她忙快走几步，躬身向四阿哥和十三请安，四阿哥淡淡说道：“起来吧！”一时各人都无话。

我看玉檀很是局促，笑对她说：“你先进屋休息吧！”她听后，忙匆匆又道了个福，进了自己屋子。四阿哥和十三站起来，十三笑说：“茶喝了！我们这就走了！”说完拿起放于小桌上的木匣子递给我。

我伸手接过，笑着说了声多谢。十三一笑，朝四阿哥看了一眼道：“这是四哥让李卫办差时从西北带回来的。我看后觉得没有更好的了，索性就不送了，这也就算我一份吧！”我看了四阿哥一眼，想说谢谢，可张了张口，却没有发出声音，低下了头。

四阿哥看了我一眼，提步而出，十三低笑了两声，也转身快步而去。我站在院中，捧着木匣子站了一会。匣子倒是平常，平常的桃木，即无雕花也无镶嵌。打量了一下，随手打开，里面是三个颜色各异的玻璃彩瓶，在现代很是稀松平常，但古代能做到如此精致，已非凡品。

不禁来了兴致，走到桌边坐下，先拔开了一个乳白色小瓶的木塞，凑到鼻前一闻，不禁大吃一惊，居然是“依里木”的树胶，我控制着自己惊诧的心情，匆匆打开了另一瓶，色泽殷红，果然是“海乃古丽”的汁液。忙放下，打开最后的黑墨色小瓶，其实心里已经猜到，这是“奥斯曼”汁液，但还是忍不住轻轻嗅了一下，果然不错！

心情沉浸在这么多年后能再见这些东西的喜悦哀伤中，我有多少年，未见过这些东西呢？竟然有十三年未曾见过它们了。十三年！这些我童年的记忆。维吾尔族姑娘从一出生，母亲就会用“奥斯曼”汁液给她们描眉毛，这样她们才会有那如新月般的黑眉。而“海乃古丽”是我们小姑娘的最爱，包在指甲上，几天后拆去，就有了美丽的红指甲。“依里木”更是我们梳小辫子时不可少的东西，幼时，定型啫喱这些东西还很少见，全靠“依里木”的树胶才能让我们的小辫子

即使飞快的旋转跳跃后，也仍然整齐漂亮。

我看着桌上的小瓶子，心潮澎湃，沉浸在喜悦愁苦参半的心情中，猛地意识到这些是四爷送的，心中滋味更是复杂，想着他居然如此细心。只因为考虑到马而泰。若曦是在西北边陲长大，就送了这些东西。却不知竟真正合了我的心意。东西虽不贵重，可千里迢迢定要费不少心思。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0』第二十九章

心情错综复杂地盯着瓶子看了半晌，最后慢慢装回木匣中。拿起走进屋子收好。出屋后，开始收拾茶具和桌椅，玉檀走了出来帮忙。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惊异之色。我看她神色如常，也就不再多说。两人静静把东西收拾好。

晚间用晚膳时，我对玉檀说：“今日是我十八岁的生辰，十三阿哥过来是送一点小玩艺。”玉檀听后沉默了半晌，挤出一丝笑道：“我和姐姐可真是有缘，没想到竟是同一天的生辰！”说完起身向我做福，说道：“恭贺姐姐寿辰！”我笑叹道：“可真是巧呢！”

用完膳后，我说想去外面走走，玉檀笑说，她也正好感觉吃得有些过，于是两人相携而出。

因是月末，天上只挂着一弯残月，但月色却很是清亮，分花抚柳，我和玉檀静静走着。一路无话。

过了半晌，我问：“玉檀，在想什么？”玉檀沉默了半晌，才轻声说道：“想起了家里的母亲和弟妹！”我道：“难怪看你处事稳重，原来是家里的长女。”当年就是看她年龄虽小，却比别人多了几分老成，手脚麻利，心也细致，平常嘴又很紧，从不随其他宫女议论他人是非，所以才特地把她留在了身边。

玉檀听后道：“姐姐过誉了，只不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又没了阿玛，比别人多了几分经历，多懂了几分世情而已。”我一听，不禁侧头看了她一眼，我一直保持着现代社会的不打听他人私事的习惯，所以玉檀虽已经跟了我一年，可我却只知道她是满人，出身‘包衣’。‘包衣’虽地位低贱，但也有时有显贵之人，比如八阿哥的生母良妃就是‘包衣’，顶顶有名的年羹尧也是雍正的包衣奴才，还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上祖也是正白旗汉军包衣出身。这时听她提到家里，才又知道原来还很穷苦。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穷苦这个词都离我很遥远。

心中不知该如何安慰，只好默默陪她走着。

玉檀看我默默的，忙扯了个笑说：“今日是姐姐的好日子，我却说这些不相干的话，真是该打。”我看着她微微一笑道：“我倒觉得说这些，反倒显得我们亲近。你若不嫌弃，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姐姐好了！”说完，我轻轻叹了口气，想着，你虽然与父母难见，可将来放出宫后，也总是可以见到的，而我恐怕是永不得见了，沉声说道：“我也很想父母。”玉檀叹道：“是啊！自打进宫，谁不是父母兄弟难得相见呢！”她停了停，又道：“说句不怕姐姐恼的真心话，姐姐比我们可是好得多。八贝勒爷是姐姐的姐夫，各位阿哥们平时待姐姐也很好。生日也有人惦记着。”说完，默了好一会，又轻轻叹道“在这宫里都是主子，谁能记得一个奴婢的生日呢？”我听后感悟。

我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说：“我们和父母是在同一个月亮下的！”说完，心里问自己，父母能和我看到同样的月亮吗？

玉檀也随我抬头望着月，望了一会，她看着我说：“姐姐，我想给月亮磕个头，全当是给父母磕头！”我点点头，两人都跪了下来，拜了三拜。

正在叩拜，忽听得身后细细簌簌的声音，忙回头，看见是李德全打着牛角灯笼而来，身后跟着康熙。我和玉檀都是一惊，忙退到侧面，跪在地上。康熙走近后，站定，低头看着我们俩，温和地说：“起来吧！朕想清静一下，没让人在前清路，不怪你们惊驾！”我和玉檀这才磕头站起来。

康熙问：“你们刚才在拜什么？”我忙回道：“奴婢们一时想起了父母，想着同在一片月色下，所以朝着月亮拜了拜，也就算是在父母前拜的了。”康熙听完后，抬头看着月亮，半晌没有说话。我心里叹了口气，想着知道这样说，定会引得康熙心里不好受，可不实话实说，一时也编不出什么好谎。再说玉檀在边上，即使有谎，也不能犯‘欺君之罪’。

康熙默默看了会子月亮，让李德全依旧打着灯笼，两人缓缓离去。我和玉檀半跪着，直到康熙走远了，两人才起来转身回去。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却已经看不见灯笼的烛光，心叹到，平常人家的老人，也许是儿子或孙子陪着散步，可这个称孤道寡者却是一个太监陪着。那个龙椅就如王母娘娘的玉簪，随随便便地已经把他和二十几个儿子划在了河的两端。

回屋后，打开首饰匣子，这些首饰有些是马尔泰总兵为若曦备的，有些是姐姐历年来给的。翻了半天，挑了一个碧玉雕花簪子，和一套相配的耳坠子，看手工玉色都是上等。包好后，出了屋子。

玉檀正在卸装，散着头发，我笑着把东西递给她，说：“晚到的寿礼！

妹妹莫怪！”玉檀忙说不敢，伸手推拒。我板着脸道：“你既叫我声‘姐姐’，怎能不收我的礼呢？”玉檀这才讪讪地收了过去，并未打开看，只说道：“姐姐的寿辰，我还没有送东西呢？”我笑着说道：“我不会绣花，赶明我绘几副花样子，你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好好地给我绣几副手绢，我正想要这些呢！”玉檀忙说好。

我笑着出了门，玉檀一直送我到门口，还要送出来，被我笑着阻止了：“门挨着门，难不成你还想到我屋里坐一会？我可是要歇了！”她这才站定，目送我回屋。

康熙四十八年，六月，热河。

康熙此次塞外行围，只带了太子胤礽和八阿哥胤禩，其中原由却是非关爱宠。

一方面，八阿哥胤禩虽在一废太子后因为结党营私遭到训斥，可却仍然是太子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与八阿哥私下交好的大臣常有关于太子德行失之检点的折子上奏，而朝中重臣如李光地等，一直都不认同胤礽，认为其才德不能服众，所以全都站在了一贯在朝中有‘八贤王’之称的八阿哥胤禩一方。还有八阿哥胤禩不仅与同宗贵胄亲近，在江南文人中亦有极好的口碑。他的侍读何焯是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书法家，曾经就学于钱谦益、方苞等人。在江南文人中很有影响力。经常代八阿哥在江南搜购书籍，礼待士人。以至于江南读书人都赞誉八阿哥“实为贤王”。这一切都让康熙这样一位‘凡事皆在朕裁夺’的君主不能容忍，不能放心留八阿哥在京城，遂命八阿哥伴驾随行。又命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这些和八阿哥要好的阿哥们留在京中，不得与八阿哥互通消息。防备自己不在京城时发生什么意外。

另一方面，太子胤礽自从恢复太子之位后，因为势力被削弱，他在追随自己的大臣的帮助下，开始积极结交朝内其他大臣，常在府中议事。这让康熙也心中不安，唯恐有‘逼宫退位’的事情发生，遂也把他带在了身边。

而此次塞外之行，康熙打算一直从四月末呆到九月底，整整五个月的时间，他岂能放心留太子胤礽和八阿哥在京中呢？

朝内一切事务均由快马每日呈报，康熙亲自定夺。年初被加封为亲王的四阿哥因为在‘太子事件’中德行稳重，受到康熙信任，命其在京城内代康熙发布行令。

胤礽对八阿哥胤禩颇为忌恨，不经意间总是面色阴沉地看着胤禩，眼中刀光剑影，待反应过来，又常常笑称着‘八弟’，谈笑炎炎、更为热情地去掩饰。

八阿哥胤禩却一如平常，温文尔雅地笑着，待人接物谦逊和蔼，对太子更是尊重礼敬，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太子的敌意。我经常看到他俩，再想想康熙，就心叹，太累了！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不愿再多看，自低头站着。

一日康熙骑马归来，与各位阿哥大臣闲聊，我正好进来奉茶。康熙喝了一口茶后，突然笑道：“朕有些怀念你去年行围时做的冰镇果汁！”看着太子续说道：“朕还记得当时给朕的是菊花，给胤初的是牡丹。”太子忙笑说：“儿臣的正是牡丹。儿臣也颇为惦念，看着精致，吃着也很是去热。”我忙笑着躬身说：“皇上既然想，奴婢明日就预备。”康熙微微点点头。继而又问道：“朕记得你当日求朕准你学马，学会了么？”我回道：“勉强算是会一点了。”康熙笑说：“朕准你继续学，直到学好学精！”我不愿坏了康熙的兴致，忙露出一脸雀跃之色，高兴地大声回道：“谢皇上！”康熙看我一副‘小船不可载重’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低下坐着的大臣也陪着笑起来。我行完礼，静静退了出来，只知道刚才我与康熙、太子对答时八阿哥一直微微笑着目视着我。我不敢回视，只当作不知道。

今次我仍然与玉檀同住一个帐篷，自从上次月下听她倾吐过心事后，我待她越发与众不同，心中真把她当妹妹来疼惜，她也对我越发细心体贴，两人感情甚好。

她看我有了旨意，却并没有去要马骑，不禁纳闷地问我：“姐姐不是很喜欢骑马的吗？怎么不去学了昵？”我心中一叹，想着让军士教，大概都是象尼满那样敷衍我，目标不是教会我骑马，而是千万不要让我有什么意外，不如不学。除非能象四阿哥那样，不顾虑我的身份，只是教我，不禁想起他教我骑马时的认真专注，想到这里，猛地一惊，我怎么脑子里居然会记得这么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竟然一丝不落。赶忙岔开心神，强笑道：“这两日有些乏，等休息好了，就学。”

这次跟来的阿哥少，仅来的两位还彼此不合；随行的大臣彼此间也疙疙瘩瘩，中间派更不愿轻易出风头，于其中左右为难，小心游走。唯恐招惹了哪个，最后都结果堪舆；再加上蒙古人虽也来觐见，但见着太子爷，却都面色不快。但人人在康熙面前还要歌舞升平的演戏，气氛颇有些诡异，康熙早已察觉，却只做不知。我想，不错，这才是好法子，‘难得糊涂’！

一日下午正在外面闲逛，忽看到敏敏格格，美丽依旧。我忙侧身站在一旁让她先行。她却走到我身边站定，看着我问道：“我上次见过你！”上次没留心，这次才注意到她汉语说得不太标准，我凝神细听后，忙有意放慢了语速说：“是的，奴婢上次也伴驾随行。”她听我一字一顿地说话，不禁笑了，“我虽说得不太好，可听却没问题。你就照常说吧！”我忙点头。

她看着别处想了会，说：“你若有时间，可愿陪我走一会？”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倒很乐意和这个做派爽利的敏敏格格聊天。而且看她好似有什么心事，欲言又止的。若和十三有关系，倒是不能不过问。遂两人结伴闲逛起来。

我笑问：“格格怎么没有去骑马呢？”她回道：“我们整日都可以骑，可不象你们这些住在紫禁城里的人，要特特地寻了机会来骑。”我一笑没有搭腔。她问道：“你骑得好吗？”我笑着说：“这话你可问错了，你应该问我‘你会不会骑’？”她大为吃惊地看着我，说：“只说汉人姑娘不会骑马，怎么你也是汉人吗？”我回道：“我是满人，不过的确不怎么会骑。不过挺想学的。”她一听，来了兴致，说道：“那我教你吧！我还没有教过人骑马呢！不过我保证能教好你。”我听后，也是大乐，想着没有再好的了，忙高兴应好。

敏敏格格还真是个急性子，说教就教，拉着我就朝马厩行去，走了好一会子，还未走到，却正好碰到几个汉子在骑马慢溜着，有蒙古人，也有满人。看到敏敏格格和我，都下了马，蒙古人忙着给敏敏格格请安，满人给敏敏格格请完安，又赶着给我请安。

敏敏格格对我笑道：“倒是省了我们不少功夫！”说完随手挑了两匹马，那几个蒙古人自是满口答应。两人各自骑了一匹，缓缓走着。敏敏格格侧头看着我问：“你不是一般的宫女吧？”我笑回道：“只不过在御前侍奉，他们都给几分面子而已。”敏敏格格问：“你长得那么美，怎么只做宫女呢？我阿玛的几个妃子都赶不上你。”我心想，这个敏敏格格说话好是直接，不过在宫中遇见的都是谨言慎行的人，今儿遇见这么一个，心中倒很是喜欢。于是朝她笑了笑，没有回话。

敏敏教得很是认真，可惜一则这是一匹颇为高大的壮马，我又是首次骑它，心里有些害怕，总是战战兢兢的，敏敏格格在一边不停地说，让我大着胆子骑就是了，不怕的。还说骑马哪有不摔的，她小时候骑马也摔过呢！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有条理，嘴里‘嗯嗯’地应着，可心里却坚决不执行，还是紧紧勒着马缰，只让它慢慢小跑着。

忽然听得敏敏格格大笑着喊道：“坐好了！”说完，朝我的马屁股上就是一马鞭。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马冲了出去。身子一后仰，扯着嗓子就开始惊叫，只听得敏敏格格在身后，大笑着说：“不要怕！坐稳了！”

我只觉得马越快，而我不知何时已经松了缰绳，身子只是紧紧贴在马上，双手紧紧抓着马脖子两侧的鬃毛，马儿吃痛，又没有缰绳束缚，只随着性子乱跑，试图把让它感觉疼痛的人摔下来。

我已经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紧闭着双眼，只知道使尽全身力气，尽可能不让自己掉下马。只听得耳边的风声呼呼，和敏敏格格的惊叫声。

马在狂奔，一面拱着身子，试图把我摔下来，我觉得已经坚持不住了，鬃毛越来越滑溜，手在慢慢滑开，心想道，难道我穿越时空回到古代，只是为了落马而死？正在绝望地想着，耳边一个熟悉的声音：“若曦，再坚持一会。”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1』第三十章

我听后，心中一定，忙又死死地用手扣住马。他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若曦，若曦……”一遍又一遍，沉重而有力，让我知道他一直在我身边，我惊惧害怕的心因为这一声声的‘若曦’，慢慢安定了下来，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有事情的。心中既萌生了希望，手上似乎也又有了力气。

他用马鞭勾住了我的马缰绳，然后慢慢开始勒缰绳，一面对我说：“若曦，先放开一只手，揽住马脖子。”我感觉马速有些慢了，也没有先前那么狂野，缓缓放开左手，摸索着抱着马脖子。他又说道：“另一只。”

等我两只手都抱着马脖子后，他缓缓地收住缰绳，马慢慢立定。我还未来的及睁开眼睛，就感觉一双手把我从马上抱了下来，我四肢发软，站立不住，只能依靠在他怀里。

此时敏敏格格骑着马恰好赶到，未等马站定，就跳了下来，赶着声地问：“你还好吗？”我忙说：“没事情的。”她拍拍胸口，说道：“吓我一跳！你怎么就松了缰绳呢？”

我感觉自己身上有了点力气，忙站直了身子。他也松开了扶着我的手，微微后退一步，站在我侧后面。那温暖安心的感觉就这样没了？我心中茫然若失。

敏敏格格看我脸色古怪，不禁关切地问：“你哪里不舒服？”我赶忙摇头，她笑瞅着八阿哥说：“敏敏还未向八阿哥请安呢！”八阿哥微微一笑道：“免了！”敏敏也是一笑，并未真地请安。只是笑说：“多亏遇上了八阿哥，要不然敏敏可要闯祸了！”又看着我说：“今儿怕是学不成了，我送你回去吧！”

我四周看了一圈，感觉离营帐已经很远。不禁发愁，难道走回去吗？我现在可没有力气。可骑马，我现在惊魂未定，是万万不敢的了。

敏敏看我面色为难，想了想说：“你和我共乘一匹马吧！”我正想答应，

八阿哥却道：“不用那么麻烦，我正好要回去了，顺带送若曦回去就可以了。格格接着骑吧！”我觉得不太妥当，有心说‘不’，可那个‘不’字却怎么也出不了口，最后只是静默着。敏敏看我没什么反应，笑了笑说：“那就多谢八阿哥了！”说完，翻身上马，对我说道：“得空我来看你。”然后一扬马鞭，策马远去。

我静静站着，八阿哥也在身后静静站着。过了一会，已经看不太清楚敏敏了。八阿哥拿起我的手看了一眼，不禁皱着眉头，问：“疼吗？”。我一看也吓了一跳，两个手因为用力过度，现在都是被马鬃毛勒出的青紫伤痕。

我一面摇了摇头，一面要抽回手。他手一紧，不放，可正握在淤青处，我一疼，嘴里微微‘哼’了一声，他又忙松了手，我顺势抽回了手。他看着我叹了口气，说道：“我该拿你怎么办？”我侧过头不去看他。

他上了马，把我揽在怀里，四处茫茫，天那么蓝，云那么白，草那么绿，风那么轻柔，我的心也变得很软弱，只想着，就让我放纵一次吧！就放纵这一次吧！忘了他是八阿哥！忘了他有妻子！忘了我的理智！缓缓闭上眼睛，温顺地靠在他怀里。

他策马慢慢跑着，我闭上眼睛，感觉他下巴抵着我的头，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麻麻酥酥痒痒的，象是在轻挠我的心。他一手轻轻揽着我，一手牵着缰绳，我觉得似乎这就是我的全部世界。我们可以永远这样。可以骑着马找到我的幸福。

正沉浸在自己似真似假的快乐中，他在耳边轻声说：“你心中是有我的！”他的语气是肯定的，而非疑问的。我忙睁开眼睛，看着远处，却眼眼前迷蒙，只是白乎乎一片。心中因他这句话而波涛起伏，理智告诉我说‘没有’，说‘没有’，可嘴巴微张，‘没有’两字却怎么也无法吐出口。

他等了半晌，轻轻地笑了起来，猛地把我往怀里用力一揽，紧紧搂着我，在耳边轻笑着说：“你心里有我的！”说完，在耳边轻轻又深深地叹了口气！又喃喃重复道：“你心里是有我的！”那声叹息直接打落在我的心上，敲得我心酸酸的，疼疼的，也泛起了泪水，再多的挣扎、不甘都融化在其中。缓缓闭上眼睛，再不愿多想。

快到营帐时。他下了马，然后把我抱下马。他眼睛里全是笑意，只是瞅着我。我低头默默站着，却无勇气回视他，被他看得局促不安。一转身快步向营地走去。他在身后一面笑着，一面牵着马追了上来。

他拽了拽我的衣袖让我走慢一些。我步子虽然慢了下来，眼睛却只是盯着前面。他看我神情不安，岔开了话题，微笑着问：“怎么和敏敏格格在一起？”

我回道：“恰好碰上了，她看我想学骑马，就好心教我。不过倒真是谢谢你了，幸亏遇上你。”他道：“我当时正好经过，在远处瞥见骑在身上的身影似乎是你，就过来看看。当时还有些犹豫要不要过来，幸亏过来了！”停了下，又慢慢说了句：“下次要学马，我来教你。”

一路走来，所遇之人纷纷请安避让，他把马交给碰到的兵士，让他们牵回马厩。我请安告退，他低头默默想了会，柔声说：“去吧！”我转身匆匆回了自己帐篷。

进了帐篷，却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倒在羊毛毯上，闭着眼睛，心一抽一抽地疼着。不错！我心中是有他，我怎么可能对他四年的付出没有丝毫感动呢？可是我无法面对这份感情。我有太多的惧怕和计较，而他有太多的野心和女人。

一个人静静趴着，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感觉一个人在我肩膀上轻轻一拍，一个从未听过的暗哑的男人声音：“若曦”，我心中大惊，失声就要惊呼，却被一只手紧紧捂住。耳边有声音低低说道：“是我！”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2』第三十一章

我强扭着头，看见一个身着蒙古袍子，头戴毡帽，脸上蓄着落腮胡子的男子正坐在我身侧，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捂着我嘴。心中惊骇，竟然有人敢在皇帝的宿营地乱来！正在挣扎，他无奈地看着我，刚想张口说话。我突然觉得他眼睛很是熟悉，不禁动作缓了下来，再一仔细辨认，心中大惊，十四阿哥！

他看我的反应，知道我已经认出他是谁了，向我咧嘴一笑，拿开了捂着我嘴的手。我一骨碌翻身站起，冲到帘子旁，向外探头看了两眼，四周无人！又快速地冲了回来，四周一打量，拖着他走到屏风后，坐定后，又深吸了两口气，心神才稍稍平复一点。

他看我脸色紧张，自己却不是很在乎，嘴巴掩在胡子里，看不清楚，眼睛里却全是笑意。我压着声音问：“你疯了！竟然敢违抗圣旨？皇上命你留在京中，你居然敢随了来？你不怕皇上生气？”

他轻声笑着，并不回答我的话，我又问：“你干吗不在京城呆着？”他

看着我声音沙哑地说：“我来是要见八哥的。不过四周不是皇阿玛的人，就是太子的人，都是对我熟识的。只怕看着背影就会起疑。所以找你来想办法！”我怔了一会，脑子里飞快地想着今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了半天，却全无概念，对于一个不是研究清朝历史的现代人来说，顶多能知道历史大致的走向，可每年发生的具体事情，恐怕没几个能知道。想着要到康熙五十一年太子才再度被废，现在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只得问道：“京中出什么事情了？”他看着我说：“没什么大事情。我只是有些事情要和八哥当面商议！通过书信只怕有人会截了看。再则书信一来一回地说不清楚，还费功夫。”我张嘴还想问，他道：“具体事情说了你也不懂，就别问了！”说完后，停了停又补充了句：“我这也是为你好！”

我瞅着他，只觉他这满脸的络腮胡子实在碍眼，忽地伸手去拽他的假胡子。他忙一侧头避开。我收回了手，道：“我要想想如何才能避开所有人的耳目让你们相见。”他眼睛满是笑意地说：“就知道你会有法子的。”猛地瞥见我的手，讶然问：“手怎么了？”我回道：“学骑马的时候，不小心勒的。”他细看了几眼，微微蹙了蹙眉头说：“八哥该心疼了！”我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我一面看着他的胡子，一面脑子里琢磨着。忽地脑子里闪过几个以前看电视时的画面，忍不住笑起来，越想越好笑，又不敢放声大笑，手捂着肚子，笑得身子发软，侧趴在垫子上。

十四不知我为何突然笑起来，拿手推了我一下问：“笑什么呢？”

我强忍着笑说：“我倒是有个好主意，定能让人都不怀疑。”一面说着，一面又笑起来。

他低低‘哼’了声道：“看你的样子，就知道定不是什么好主意。不过说来听听吧！”我一面笑着，一面说：“不如把你打扮成一个女子，即使有人看见八爷和你，任他做梦也不能想到大清朝的堂堂十四爷竟会假扮女子。”脑子里想着以前看过的香港搞笑剧，上下打量着十四，想着他身穿长裙、涂脂抹粉、描眉画唇的女装扮相，已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十四听完，先是一愣，不敢相信我竟然对他说出这种大不敬的话，毕竟现在男尊女卑，穿女人的衣服那可是很晦气的一件事情。过了会，他摇了摇头，自己也开始笑起来，一面伸手过来拧我的脸，道：“今儿得整治一下你！竟敢拿我来打趣！”我一面笑躲着，一面说：“我错了！我错了！”他逗了我几下，缩回了手。

他坐直了身子，默默想着，我看他脸色凝重，忙敛了笑意道：“别想了，打趣你呢！若真让你扮了女子，我就是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再说了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难。只需小心点就好了。”

他这才表情轻松起来。我看着他叹了口气。他不解地看向我，我道：“八爷有你这样的弟弟，其实比得了什么都宝贵。”他脸色有些黯然说道：“皇阿玛可骂我‘不过是水泊梁山之义气’。”康熙的话我可不敢胡乱置评，只是笑看着他，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

他微微摇了摇头，叹道：“还以为你在宫中已经变了，没想到还是这样！”我问：“你晚上住哪里？”他道：“随便找哪不能过一宿呢？”

说完，他起身想走，“你仔细想想，我晚上再过来。”我拉住他说：“你这样出出进进的，岂不更惹人注意，都知道我喜清静，我这帐里平日少有人来。不如就先呆在这里。晚上我再设法让你见到八爷。”

他想了想，问：“谁和你住在一起？”我回道：“玉檀。不过你放心，我会想法子把她支开的。而且她和我感情甚好。”十四听后，一面思索着，一面轻声念道：“玉檀！”，然后点点头，又坐了下来。

我想着他这几日赶路，为避人耳目，只怕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声音都有些暗哑。起身到外面去拿了些点心，又端了碗兑了蜂蜜的热奶。再进来时，却看到他斜躺在毯子上已经睡着了，我忙放轻手脚，轻轻把盘子搁在一边的几案上，他听到声音猛地坐起，我忙道：“躺下睡吧！我在外面守着，不会有事的。”一面说着，一面给他垫好软枕，他也不多说，躺了下来，我拿了薄毯子给他搭在身上，自己转了出来。

仔细打量了一下，因为隔着屏风，从外间看不到里面。确定没有问题后，自己随手拿了本书，靠在垫子上看了起来。其实就是做样子，根本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正在琢磨如何不引人注意地让十四见到八阿哥。看来晚上我要亲自跑一趟了。帐外有人叫道：“若曦姑娘？”我心中一惊，手一抖，书‘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3』第三十二章

赶忙站起来，快走几步，身子挡在门口，挑开帘子看，提着的心一松，原来是八爷身边的仆役宝柱。他看见我，忙请安，“爷打发我过来给姑娘送药。”

我伸手接了过来。他又说：“早晚两次，温水洗净后敷上，几日后淤血就能化了。”我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是点点头。

他转身要走，我忙叫住他，让他等一会，说完进了帐篷。十四早已经坐了起来，我凑在他耳边问：“此人可值得相信？”十四点点头道：“可信，不然八哥能打发来给你送药吗？虽非什么要紧事情，可八哥对你的事情一向上心。”说完还朝我眨了眨眼睛。

这个人，现在还有闲心打趣我，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他却一下拉住我，示意我低头。我忙把头凑过去，他低声说：“虽说可信！可我是抗旨而来的，越少人知道越好。不然我不会来找你的！”我点点头。感觉好象还颇为良好，原来十四和我吵归吵，可还是很相信我的。

宝柱看我出来，赶忙低头听话，我想了想问：“八爷晚上一般都做些什么？”他陪笑回道：“这个说不准，有时候看书，有时候自个下棋。”我道：“你回去吧！”他有些蒙，不知我为何没头没脑地问了句，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但还是快步而去。

我回来笑看着十四问：“离天黑还要一会呢？你要不再睡一会！”他摇头道：“不睡了！”看着几案上的点心，随手拿了块吃起来。一面道：“给自己把药擦上吧！”我遂起身净了手，把药膏敷上。

间中又去吩咐小太监给我准备双份的饭菜，我以前也经常和其他女官一起用饭，何况我现在说话岂是他们随便能问的，所以他们只是陪着笑一连声地应好。

两人吃过饭后，天色也黑了下来，我和十四约好见面的地方，我先出来看四周无人，示意十四可以离去。他出了帐篷，不疾不徐地走了。

我又等了一会，然后才向八爷的帐篷行去。到了近前，看李福正守在帐篷外，四周倒也清静。我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他俯身请安，帮我掀开帘子。我点点头，径自进了帐篷。

八阿哥正在几案前写字。看我进来，向我笑着点点头，示意我坐下。他仍然继续写。过了一小会，写完后，他搁了笔。

我一看忙站了起来，他起身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的手，笑问道：“明日可当值？”我没有答他的话，低声问：“这里说话可方便？”他神色一凝道：“知道你晚上要过来，外面有人守着。”我点点头，可还是凑到他耳边低声说：“十四阿哥来了！”

他听后脸上的神色变得凝重。也压低声音问：“他说为什么而来了吗？”我摇摇头

我低低告诉他相见的地点。他想了会道：“你先回去吧！我自会去见他的。”

我点点头，转身要走，临到门口，又转回身说：“千万小心点！”他一笑道：“没事的。安心回去吧！”我这才又转身出去，听到他在身后轻声说：“不过你为我担心，我很是开心。”我脚步一滞，赶忙出了帐篷。

人虽然回了帐篷，心却静不下来，只是在帐篷里打转转。正在焦急，听到帐篷外一个声音恭敬地说：“格格，这就是若曦姑娘的帐篷。”我挑开帘子一看，原来是敏敏格格。领她来的小厮忙给我请安。我让他起来，他又给敏敏格格请安告退，然后退走

敏敏看着我，笑说：“过来看看你可好？”我也笑说：“劳格格挂念，只是当时有些受惊而已，早已没事了！”她侧头凝视着地面，踌躇了一下，问：“可愿出去走走？”

我心想呆在帐内，也只能苦熬时间，不如与她出去走走。况且她显然是有话要说。于是笑着点头答应。

两人缓缓走着。她看着我笑说：“刚才打听了才知道，你原来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呢！”我一笑说道：“什么红不红的，不过尽心服侍皇上而已！”

她几次目注我想开口，却又转回了头。我静静走着，等着她问。走出营帐，人渐渐少起来。沉吟了半晌，她问：“十三阿哥这次为何没来呢？”我想着，果然是为了十三，回道：“来不来不是十三阿哥说了算的，这要看皇上的意思。”她听后，没有说话，默默走着。

过了一会，她又问：“十三阿哥的福晋长得美吗？”我心中叹了口气，十三的一首歌竟然就此给这草原上最美丽的花心上种下了相思。看着她说：“在我看来，没有格格美！”她一喜，问：“真的吗？”我认真地点点头。她们不过是紫禁城中的绢花，紧裹着绫罗绸缎，一行一动都有规矩。而敏敏却是这大草原天地间恣意开放着的鲜花，随风起舞，活色生香。

敏敏盯着我紧张地问：“难道你不会觉得我粗蛮，不知礼数吗？看看你，就知道了！你们说话不快不慢、不高不低，举止那么秀气斯文。”

我有些傻，不知道自己何时竟然从‘野丫头’变成‘淑女’了？难道真是‘居移气，养移体’？四年的宫中生活我也有贵气了？

想着不禁大笑起来，清亮的笑声在草原上回荡，一面问道：“我是否秀气斯文，我自己倒是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绝对是个美人！”

敏敏听后，不禁也随我爽朗地笑起来，说道：“我见过的姑娘们都是端庄温柔地笑的，没想到你也会这样大笑的！”

两人都嘴边含笑走着，我多久没有听过女孩子象这样大笑了？我又有多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紫禁城中的女子连说话都得压着！心中对敏敏又多了两分喜欢，而且她能看上十三，可见是有眼光的，越想越觉得喜欢她。

琢磨了会，觉得她的性格应该不会介意。于是直接问道：“你可是中意十三阿哥？”敏敏脸上的笑意一下僵在脸上。过了半晌，才问道：“那么明显吗？”我笑回道：“挺明显的！”

她静默了会，突然绽放出一个极之璀璨的笑容，让那草原上空的星星也为之黯然失色。她凝视着草原的尽头，说：“不错！我心里是有他！”她侧头看我，我回她一个赞许鼓励的笑容。

她又转回头，凝视着苍茫夜色中的远方，脸上带着一个甜蜜惆怅的笑容，缓缓说道：“我从未听过那么美丽的歌声。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唱歌，我的心从来没有那么快地跳过。我也从未看见男子那样笑过，好象在笑，又好象没有笑，好象什么都不在乎，可又象一团火焰，你能感觉得到他的热！”她说完后，心绪好象仍然沉浸在那个让她失落自己心的晚上。过了半晌，她猛地转头看着我，热烈地说道：“我从未见过象他那样的男儿！”

爱情！我知道的，我懂的！可我还是再次被它感动！不管前方是什么，现在她在爱，她因为自己的爱而快乐，而苦恼。我只知道笑看着她，分享着她的感觉。只有爱过的人才知道那甜甜酸酸的感觉。她看到我的笑容，又忽然有些不好意思，转开了头。

我凝视着她说道：“十三阿哥是个值得喜欢的人！”她回头看着我，笑容灿烂如朝霞。脸上带着骄傲得意。可笑着笑着，脸色渐渐黯淡下来，我看着她慢慢消失的笑容，心中一紧。她说：“可阿玛不愿我嫁给他！”我忙问：“为何？”

她皱着眉头说：“你别告诉别人！”我赶忙点点头，她道：“阿玛说紫禁城的女人没几个幸福的！他说我是草原上的花，只有在草原上才能盛开！”我心也渐渐黯淡下来，她阿玛是真心疼她，说的话没错的。她在草原上是永远的公主，可她若去了紫禁城，不过是十三几个福晋中的一个。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十三的意思，谁能保证十三会疼惜她呢？再想到十三将来被监禁的命运，更是黯然。

她看我脸色黯淡，凄然一笑道：“我原来还不愿意相信阿玛的话，可现

在他看来说的都是真的。”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却发觉两人的手都是冰凉，谁也温暖不了谁。

两人牵着手，默默走着。她问：“你有意中人吗？”我心里一痛，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正在踌躇，忽然听到喧哗之声，黑沉的夜色中，无数的火把在移动。我心中一慌，那不是他们见面的地方吗？提步就开始向人群处奔跑！敏敏不明白发生了何事，但也随我跑了起来，一面问：“怎么了？”我心紧紧揪着，顾不上答话，只是使尽全身力气地奔跑。

跑近了，声音喧哗，此起彼落，根本辨不清他们说些什么。我随手拉住一个人问道：“怎么回事？”他看到我和敏敏格格忙要请安，我快声说：“免了，赶紧回话！”他忙道：“太子爷说有贼，命人正在四处搜查。”我心里一紧，忙问道：“贼呢？长什么样子？”他回道：“天色太暗看不清楚脸面，好象穿着蒙古袍子，太子爷命放了箭也不知道射着了没有。”他又指着前方说道：“说是往那边去了！”

放了箭！我只觉得心一沉，眼前直发黑，倒退了两步。忙定了定神，现在不是手脚发软的时候。深吸了口气，又开始跑。敏敏格格也随着我跑，一面说：“怎么会有胆子这么大的贼呢？他倒是挺会躲的，知道那边是我们蒙古人的驻营地，混在一起，还真要费功夫寻找呢！”

我脑中一面想着会被箭射伤吗？八阿哥在哪里呢？一面只是狂奔。我和敏敏两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人影晃动，又在黑暗中，虽有火把，可毕竟不够亮，也没人注意我们。

这边是蒙古人的营地，我不熟悉，只得拉着敏敏道：“哪些地方可以藏人呢？”敏敏这会子已经觉得我很是不对劲，不过她虽面色纳闷，却没有多问，只是牵着我，在帐篷间兜来转去的。

找一处，一处地方没有。太子爷的人已经和蒙古人交涉完。蒙古人纷纷集结，开始搜查起来。

我心中越来越急，却无半个主意，只能不停地跑，不停地看。敏敏看我脸色焦急，也加快步伐，不停地带着我四下寻找。

正心中焦躁难耐，忽地一个人把我一把拽进了帐篷，我心中先一惊，猛地又是一喜，忙轻声叫道：“十四阿哥！”他应了声。我心中一缓。忙问他：“有没有伤着？”黑暗中，只感觉他握着我的手抖了抖，然后沉声说道：“没有！”我心刚放下，他又道：“不过八哥为我挡了一箭。”我‘啊’地一声惊叫，又忙掩着口。只觉得我的手在拼命地抖，他用力握着我，说：“若曦！伤在胳膊上，没有生

命之险。”

十四虽然紧紧握着我的手，可我的手还哆嗦不停，我紧紧掐住他的手，他越发用力地回握着，淤青处阵阵疼痛，我却一无所觉。在心中对自己狂吼着，镇静！镇静！眼下最重要的是十四！只是伤在胳膊，他没有事情的！心中念头不停地转，听到帐篷外敏敏低低地在叫‘若曦，若曦’。

我低声问十四：“你可见过苏完瓜尔佳。敏敏？”十四回道：“没有！”我心中一定，忙掀开帘子，正看到敏敏四处张望，想必是她一回身发觉我突然不见了，正在寻我。

我低声叫道：“敏敏格格！”感觉十四的手一紧，我低声说：“她肯定会帮我们的。”敏敏已经快步进了帐篷。

我心中早已有了计较，一下子就朝她跪倒，一面磕头，一面说：“求格格救奴婢一命！”敏敏一惊，忙俯下身子，一面拽我起来，一面问：“究竟怎么回事？你先告诉我，如能帮，我绝对帮。”

十四也是一惊，过来拉我起来。我猛地把她往后一推，低声斥道：“让你不要跟来，你偏要跟来，现在可好，被太子爷当成了贼人！这怎么解释得清楚？若解释，我和你的事情势必会被知道，可宫女是不许和外人私自有情、偷偷相会的！我们俩都得一死。若不解释，你又肯定要死！那我……那我……又怎么能……独活？”说着眼泪已经下来了。五分焦急，五分却是心中哀苦，担心着八阿哥。

敏敏‘啊’了一声，问：“他是你的情人？”我忙应道：“正是！平常在宫里不得相见，他以为到了塞外，总有机会相见，却不料竟被太子爷当成了贼人。”敏敏听后，突然轻声笑了起来。

一面拉我起来，一面笑说：“他担着掉头的风险来见你，可见一片真心。你岂能再怪他！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管保让他平平安安！”

我一面顺势起来，一面内疚地想着，敏敏，对不起了！事情紧急只好利用一下你，唯有将来寻机会报答。爱情中的女子总是心格外软，尤其是对有情人。因为自己怀有鸳梦，也总是希望‘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十四显然早已反应过来我的意思，顺着我的意思假扮成了京城来的贵公子哥。敏敏领着我们一边走着，一边极其感兴趣地问十四问题，什么怕不怕呀？吃苦了吗？你们什么时候要好的？十四哄敏敏这个十四五岁小姑娘还不是小意思，谎编得毫无破绽，脸面上一副对我一往情深的样子。敏敏满脸的惊叹感动。一路碰到的士兵都赶着给敏敏请安，谁会怀疑这个大大方方走在他们尊贵公主旁边的蒙古人呢？

我走到岔路口，看着敏敏道：“我不和你们过去了，免得被人看到引人注意。”敏敏笑笑地说：“放心回吧！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我和十四两人眼神复杂地对视了一眼，我转身匆匆离去。

外面虽闹得天翻地覆，可我们的营地却很安静，想必太子虽有了疑心，却也不敢在未有确凿证据前惊动康熙。十四算是先搁下了，可想着八阿哥，心里却更是急，只想快地跑去看一看，可为了不引人注意，还得压着步伐，不紧不慢地走着。脸色也得如常。

只觉得这路怎么就那么长呢？脸上已经快撑不住了，可仍然未到！

看到八阿哥的帐篷前一切如常，门口宝柱和顺水守着，脸色倒是平静，看不出什么。我站了一会，深吸了口气，微笑着上前，他们却挡在了我身前，一面请安，一面说：“爷正在洗漱！不方便见客！”

我微笑着，正想让他们叫李福出来答话，李福却已经出来了，说：“姑娘请进！”宝柱和旁边的顺水眼含疑惑对视一眼，忙让开了路。

进去后，并未见到八阿哥。我估摸他应该躺在屏风后的软榻上，紧走了两步，忽又觉得不妥，忙站定，踌躇着不知该不该过去。

八阿哥道：“进来吧！”我这才转到屏风后。他果然侧躺在榻上，上半身并未穿衣服，想必是因为我来，身上搭着一条薄毯。可膀子胳膊却还是裸露的。

我并不是没有见过男人的身体，以前读书时，天气热时，男生经常光膀子乱晃。电视、海滩上那就更不用说了。可自打到了古代却真是从未见过。再加上是他，脸一下子有些烫，忙转开了视线。可心里又担心他的伤，只得又移回了视线。觉得脸火辣辣的。

他低低笑了几声，说：“过来！”我没有动，只是盯着他左胳膊上殷红的一片。心中一疼一疼地，眼中不禁已有些泛酸。李福走来，跪在榻前，说道：“爷！奴才要上药了！”八阿哥没有看他，只是仔细端详着我，随意点点头。

李福拿走裹着的软布，一面用棉布吸着血水，一面往伤口上撒药粉，我不禁上前两步，仔细看去。还好，伤口不算深，只是血仍然不停地在流，撒上去的药粉竟好象没有任何作用。忍不住皱眉头问道：“这是什么烂药？怎么一点也不管用？”

李福一面手下不停，一面回道：“这已经是上好的创伤药了！是九爷花了重金从云南买来，这次特地带来备用的。”八阿哥笑说：“再好的药也要时间才能生效！”我皱眉头看着，想着落后的医疗！早知道要回古代，我应该去学医，

现在也不至于只能干看着。脑中念头正在胡转，忽然一惊，特地带来备用！？他究竟还做了什么准备？心中哀恸，皇位！流血性命都在所不计的！

正想着，八阿哥问：“你见过十四弟了？”我看着李福正拿软布开始包扎伤口，一手要举着八阿哥的胳膊，另一只手用来包扎显然不太够用。忙上前帮他扶着八阿哥的胳膊，嘴里一面随口应道：“恩！”

他胳膊微微一抖，我手心贴着他的肌肤，也猛地一烫，这才觉得孟浪，可是李福已经松了手，正在专心包扎，我总不能现在松手。我觉得手心越来越烫，竟好象握着的是团火，脸上越来越烧，只怕连脖子都已经红了。低着头，动也不敢动。

八阿哥也是默默躺着，全身纹丝不动。李福却是神态正常，只是手脚变得格外麻利，很快裹好伤口，收拾好东西，俯身静静打了个千，就轻轻地匆匆退了出去。

我忙把手收了回来。八阿哥的胳膊猛地落下，他微微‘哼’了一声。我心叹，自己这是怎么了？竟象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似的，举止大为失常！忙问道：“疼吗？”

他笑着没有说话，转了转身子，想要起来，我忙寻了垫子给他靠好。他身子一动，身上的薄毯滑了下来，我正好俯身在帮他调整垫子。等起身时，触目所及，只觉脸‘扑’的一下，已经红透！猛地转过身子，背对他站着。却更觉尴尬，我应该装着没有看见，云淡风轻的才对，怎么能这么反应呢？反倒更是落了行迹！

嘴里说道：“你既没有事情，那我走了！十四你不用挂心，他一切妥当！”一面说着，人一面向外走。他一下子抓着我的手，我背着他挣了几下，他低声说道：“你再用力，我的伤口要重新包过了！”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4』第三十三章

我忙回头看，却发现他是用右手拽着我，左手扶着毯子，虽不妥，但也不至于如他所说。不禁无奈地瞪了他一眼。伸手帮他捏好毯子，让他靠好。他拖着我坐在他身侧。两人都静了下来。

他笑着看了会我，道：“象是在做梦！我一直在想……”我忙打断他的

话，没话找话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见过十四阿哥？你不担心他吗？”他笑看着我微微摇了摇头，但还是说道：“你看到我受伤，并没有惊异，显然早已知道，那只能是十四弟告诉你的。至于说到担心！这里可不全是太子的人，他的人能搜，我的人就不能从中作梗？一直没有人来报信，那就说明一切安好。再说了，你既然见过十四弟，却面无忧色，可见他肯定已经藏好了。”

他说的这些我有的已经想到，有的却没想到。我又问：“怎么会被太子爷发现呢？”他这次倒是皱着眉头想了会，慢慢说道：“我出去时很小心，应该没有人留意到。也许只是恰巧被人看到了。毕竟我和十四弟的身影不熟悉的只怕不多。更有可能是太子爷这几日提防着我和京中互通消息早派了人手在四周巡视。”我不禁问道：“京里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干吗要提防？”八阿哥笑看着我，耐心地说：“皇阿玛不准我和京中联系，太子爷做这个准备一则是为了抓我痛脚，到时办我一个抗旨不遵的罪，二则皇阿玛近期打算做一次大的官员调动，据十四弟所言，大都是不利于我们的，他自然不想我现在有所对应，等我九月回京后，一切早已成定局。”

我琢磨了会说：“皇上如果已经拿定主意，你们又能有什么法子呢？”他看着我笑道：“这些说起来就话长了！总而言之，即使贵为天子，也不可能真的就能随心所欲！你若真想知道，我倒是愿意细细讲给你听。”

我努了努嘴，没有说话。他笑问：“十四弟藏哪里了？”我想着笑起来，“你猜猜！”他微笑着说：“你既然让我猜，肯定是一个我不太轻易能想到的人。”他思索了会，问：“是敏敏格格吗？”

我不禁有些泄气，蔫蔫地答道：“是呀！”他有些惊异地说：“还真是她？你怎么说动的她？这可不是件小事！”原来他还是不能肯定的，我这才又有些开心，侧着脑袋得意洋洋地说：“不告诉你！”

他不说话，只是温柔地笑看着我。我看了看他的胳膊，有些后怕地说：“太子爷怎么胆子那么大，竟然拿箭射你们？”他嘴角含着丝笑说：“用箭射贼，天经地义，借此机会能除掉我们岂不更好？”我心里一个寒战。突然想起最后的结局，刚才谈笑时的安然心情再无，心中充满悲伤，表情开始变得疏离。

他觉察出我的变化，伸手猛地一拉我，把我拽进怀里，我要起身，他紧紧搂紧我，头压在我脑袋上低低说：“我不喜欢你刚才的样子。总让我感觉你离我很远。你心里装着什么呢？害怕吗？不要怕！一切有我呢！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

他正搂着我低语，李福一下子跑进来，猛地看见我们，慌得跪在地上，只是磕头。八阿哥放开我，神色如常地问：“什么事情？”我尴尬地低头坐着，

完全不敢看李福。

李福忙回道：“有人过来通报，太子爷在蒙古营帐，里里外外搜了三遍，四周也翻了个底朝天，没有任何结果，这会子正打算搜这边的营帐。”八阿哥微笑着叹道：“他可真是豁出去了，也不怕惊动皇阿玛。不过来得正好，帮我做个见证。”

我却是一惊，看着他的胳膊想到这个可不好隐瞒，即使今夜能瞒过，明天、后天也瞒不过，上了马背，一用力伤口出血怎么可能瞒得过呢？要找什么借口才能不骑马，不打猎呢？

八阿哥吩咐李福：“泡杯热茶！要滚烫的！”李福应了声，快速而去。我仍然暗自琢磨着，八阿哥坐直了身子，道：“帮我拿下衣服。”我应了声，起身拿了衣服递给他，他站起自己要穿。我也顾不上不好意思，一面脸烫着，一面服侍他穿衣服。他静静的站着任由我帮他套衣服，系扣子，翻领子，最后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一切妥当并无破绽。才向他点点头，示意没有问题了。

他目视着我，伸出手，轻轻地抚了一下我的脸，刚想说话，李福在屏风外说：“爷！茶泡好了！”他收回了手，朝我低声说：“先回去吧！”说完不等我回话，一面吩咐：“让宝柱进来！”一面去了外间，我也随着跟了过去。想走，可又有点担心待会太子来他怎么应对。一时颇为踌躇。

他在桌前坐好，随手拿了本书，瞟了眼我，看我立着不动，他也没吭声，端起茶试了下温度，吩咐道：“不够烫！我说的是滚烫。”李福脸色一紧，忙端起杯子出去。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疑惑地看着八阿哥。

八阿哥微笑着望着宝柱说：“今次要委屈一下你了！听好了！”宝柱忙跪在地上，他道：“过会子太子爷进来时，你要不小心把茶倾倒在我右胳膊上。一定要烫伤我。至于说怎么做得自自然然，天衣无缝，你自个琢磨琢磨吧！”宝柱愣在当地。八阿哥肃声问：“听明白了吗？”宝柱忙点头，应道：“奴才明白！”八阿哥笑道：“下去吧！”

我却心中一惊，一整杯滚烫的茶？可又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只是拿眼睛瞅着他，他此时并不看我一眼，神态怡然地看着书。我咬了咬嘴唇，转身出了帐篷。

刚掀开帘子，恰好碰到太子领了四个人迎面而来，四周虽有人在搜查，却很是安静。我心想，看来他只是心中怀疑，并不能确信看到的人就是十四，不敢在未有真凭实据之前把事情闹大。既然不能大张旗鼓地四处搜查，只能来试探八阿哥了。我忙蹲身请安。

他眉头微微蹙着，笑说：“姑娘竟在这里！不过你姐姐是八弟的福晋，倒是的确比别人要亲近一些！”我笑回道：“未入宫前，曾经在八爷府里住过大半年，知道八爷那里化淤伤的膏药不错，特地来要些膏药。”一面想着，你既然如此说，我也没有必要撇清，反正关系早摆在那里了，索性大大方方摊给你看。一面伸手给他看。他一看我手上青青紫紫的伤痕，眉头一展，忙关切地询问原因，我简单说道：“下午骑马的时候勒的！”他说：“我那边也有些不错的淤伤药，回头派人给姑娘送过去。”太子爷的恩典岂容人拒绝？我忙俯下身子谢恩。他又问：“姑娘来了多久了？”我笑回道：“因为陪八爷闲聊了几句，也有好一会功夫了！”

他听后沉吟着还想说话，八阿哥已经迎了出来，一面请安，一面笑说：“不知二哥要来，臣弟接驾迟了！”太子爷笑着让他起来。一面不经意地仔细打量他的神色，一面说：“我也是一时兴起，到你这里逛逛，不用那么多礼。”

八阿哥侧身，恭请太子爷进了帐篷，他随后跟进去时，眼光从我脸上一扫，微微停了一下，脚步未缓，神色不变，笑容依旧进了帐篷。

我走了两步，看到宝柱端着两盅茶匆匆进了帐篷，不禁脚步慢了下来。不大会，听得‘当啷’一声，杯子落地的声音，紧接着仆人惊惶地叫‘八爷’的声音，宝柱‘奴才该死’的声音，太子爷呵斥奴才的声音，吩咐叫太医的声音。我心中紧紧地抽痛着，忙快步走了几步，隐到帐篷后，看见有人匆匆出了帐篷去叫太医，宝柱被人拖了出来，垂头跪在帐外。看来无论如何是免不了几十板子了。正想着，李福已经指挥着两个人把宝柱堵住嘴，放在刑凳上，打了起来。一板一板，很快血就涔了出来，殷红一片。

我紧闭双眼，深吸了两口气，转头快步跑回自己帐篷。他们的游戏，我不想再参予了，我不要见到那么多的血。我的生活已经很不快乐了，不要鲜血让它变得更凄惨！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5』第三十四章

怎么这么黑？天上一颗星星也无，四周只有风刮过的声音，无边的压力紧裹着我，心中正害怕，忽看见前方一点隐隐的灯光，来不及多想，提步就向灯光跑去。一路踉踉跄跄，却也顾不上，只想赶紧抓住那黑暗中唯一的光源和温暖。

跑近了才看清，原来是八阿哥打着一盏灯笼正在慢步而行，一身竹青长

袍，随风猎猎而舞。他见是我，停了脚步，朝我温柔一笑。看到他温润如玉的脸和谦谦笑容，我的恐惧、惊惶、茫然一下子消散。心中一安，喜悦地叫道：“八爷！”正要走过去，忽地一只箭疾飞而来，打在灯笼上，在烛光灭去的瞬间，八阿哥脸上的笑容竟带着几分凄厉绝望，无限哀凄地目注着我，缓缓消失在黑暗中。

我只觉撕心裂肺之痛，大叫一声“不要！”，猛地坐起，睡在屏风外面的玉檀忙冲了进来：“姐姐！做噩梦了吗？”我心不停地颤抖，身子也在不停地颤抖，玉檀搂着我柔声叫道：“姐姐！姐姐！”那个笑容！那种目光！我猛地的抱着她，我好冷！玉檀什么也没有再问，只是安静地回抱着我。

过了好一会，我才慢慢缓过来，对玉檀说：“没事了！你去睡吧！”玉檀柔声问：“要不我陪姐姐一块睡吧？”我向她摇了摇头，躺了下来。她替我盖好被子，静静退了出去。

我在黑暗中大睁着双眼，再不敢闭上眼睛。凄厉绝望的笑容，无限哀凄的目光，拼命地想驱散这副画面，却越发清晰，我在被中缩成一团。思绪翻腾，在姐姐屋中初次相见时，他谈笑款款；秋叶飘舞中他逼我答应时的冷酷声音；漫天白雪中一身墨色斗篷，陪我慢行时沉默的他；捂着我的手时，让我答应他带着镯子，盛满哀伤希冀的眸子；桂花树下温暖如春阳的笑容；散发着百合清香的签纸……

十四虽没有细说八阿哥在暗里为我所做的事情，可我并非傻子，初进宫中时，教导我的老嬷嬷对我的宽容，掌事的太监和宫女对我不露痕迹的照顾，我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只怕还有很多是我所不知道的。

如果可以选择，我宁可降落在四阿哥府中；因为早知道结果，我一直希望自己能疏离，人都是有私心的，我不可能在明知道结局的情况下还义无反顾地凑上去。可四年的时间，点点滴滴，就如同腕上的镯子，早就如影随形，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即使为自己铸造了铜墙铁壁，也禁不起天长日久、水滴石穿。

一夜无眠，听到外面玉檀的响动知道她起来了。我心中已拿定注意，掀被而起。玉檀看见我，脸色震惊地说：“姐姐！怎么看上去一夜之间竟瘦了好多！”我看了看镜中的自己，淡淡笑道：“大概是没有睡好，脸色有些憔悴，令人生成一种错觉罢了！”

细细描好黛眉，涂匀胭脂，戴好耳坠，脸色是胭脂都无法掩盖的份外苍白，眼睛却是格外的亮，黑滢滢的瞳孔中象是两团小小的火焰在其中燃烧。对着镜中的脸孔妩媚一笑，喃喃说：“能不能改变历史，就靠你了！”

清晨去当值时，八阿哥看见我，神色一怔，我扫了一眼他裹着的右胳膊，专心给康熙奉上茶。康熙正在听太子爷讲述八阿哥如何被烫伤的。听后，只是嘱咐让八阿哥好好养着。八阿哥磕完头后，自回了营帐休息。

正在给太子爷上茶，康熙淡淡问：“昨儿晚上马贼抓住了吗？丢了什么？”我面对太子爷，看到他几案下的手微微一颤，恭声回道：“没有！因为发现的及时，东西倒是没有丢。”康熙喝了口茶说：“蒙古人不太高兴，说是有身穿蒙古袍子的贼，可翻遍了整个营地却什么也没发现。”太子爷脸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忙站起来说：“儿臣一时鲁莽，未考虑周全，请皇阿玛责罚！”康熙瞅了他一眼，温和地说道：“以后要三思而后行！”太子忙点头应是。

康熙用完膳后，太子爷和众位大臣陪着去骑马行猎。目送康熙他们一行人渐行渐远，人渐渐散去。我又默立了半晌，直到看不见康熙他们的身影。才转身举步而行。

快到八阿哥帐前，脚步不觉缓了下来。虽已拿定注意，可事到临头，心里还是挣扎不甘。但想着他这四年来点点滴滴的照顾付出，还是一步步挪到了他的帐前。

掀帘而入时，李福正在服侍他用膳，两只手都不便利，只能由李福代劳。他看我进来，停了下来，静静看着我。李福低头立在他身后。我和他默默对视了半晌，我朝他微微一笑，上前几步，对着李福吩咐道：“公公先下去吧！”

李福飞快地瞟了眼八阿哥，躬着身子快速退了出去。我拖了凳子坐在八阿哥身侧，一手拿起筷子，一手端着小碟，夹了菜送到他嘴边。

他并未张口，只是默默凝视着我，眼睛里隐隐含着一丝不安。我把菜放回小碟中，嫣然一笑，柔声问：“你不喜欢我服侍你吗？”他瞅着我，说：“如果这是第一次，我会高兴都来不及；如果这是最后一次，我宁愿永远留着将来用。”

我温柔地目注着他，嘴边含着笑，把菜夹起，又送到他嘴边。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那里面现在除了温柔还是温柔，他一下子笑起来，张嘴吃了菜。吃了两口，突然叫道：“李福！”李福匆匆而进，他笑说：“拿壶酒来！”李福踌躇着说：“爷身上有伤，喝酒只怕不妥。”一面说着，一面只是瞅我。

八阿哥笑斥道：“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李福一听，再不敢多言，退了出去。不大会功夫，托着一壶酒和两个酒盅进来。

我站起接过托盘，说：“只喝一盅！”李福紧皱的眉头这才舒展开。躬着身子静静退了出去。

我倒好酒，送到他嘴边，他笑看着我，往日黑沉的眼睛变得很是明快，点点笑意飞溅出来，映得脸色更是晶莹如玉。这么毫不掩饰的快乐！我心中一动，那几丝不甘也被融化少许。还是值得的，至少他现在是这么快乐，不是吗？

他一直凝视着我，我刚进来时的淡定镇静通通消散不见，不好意思再看他的眼睛，转过视线，含笑嗔道：“喝是不喝？”他忙就着我的手，慢慢饮了一杯。我自己也饮了一杯。

服侍他用完膳、漱完口，净完手。李福把杯盘都撤了下去。我摆好垫子，让他靠好，问：“要我给你找本书看吗？”他笑道：“什么都不要看！要你陪我坐着！”我笑看着他说：“今日我当值，还得回去预备茶点呢！要不万岁爷回来喝什么？再说，我还想去看看十四阿哥。”

他没有说话，只是拿眼睛瞅着我，我看拗不过他，再说现在也不想逆他的意。坐到他身侧，说：“就一会。”他笑笑地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说：“让你这样心甘情愿地坐在我身边，我已经想了好久了！”我脸微烫，侧低着头，没有说话，心里泛起几丝甜，女人都禁不起甜言蜜语的。

他往我身边凑了凑，我赶忙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他低笑了两声，没有再动，只觉得他视线一直凝在我脸上，我心里甜蜜中夹杂不安。静默中压力越来越大，猛地站起来，说：“真要走了！”他笑说：“再不让你走，你下次不敢再来了！去吧！”我笑了笑，正要走，他又说：“你先不要去看十四弟。”我停了脚步，看着他。他道：“他在敏敏格格那里，很安全，等过两日，太子爷不那么留心了再说吧！”我问：“如果你们事情已经商量妥当，不如早点让他走，才是万全之策。”他回道：“事情倒说得差不多了，不过现在太子爷肯定想着，既然营帐都搜了，没有人，那么如果真是十四弟，他肯定要设法回京的，定在外围派了人手搜查，缓几日等太子疑心尽去，再走更妥当！”

我点点头。心想，以后还是少操这个心了，比起思虑周全，他们从小到大琢磨的就是这些，就是十个我也赶不上他们一个。一面想着，一面出了帐篷。他在身后柔声说：“晚上我等着你！”

走在六月的蓝天下，我半仰头直盯着天上的云朵，从今后不可能再‘心若浮云，自在来去’了，心中半带着苦涩，对自己说：好好爱他吧！尽力爱他吧！让他全心全意爱上自己！

下午和芸香交待清楚晚上当值注意的事情后，先回自己帐篷洗漱收拾。我泡在滴了玫瑰露的浴桶中，缭绕香气中闭着眼睛想，这应该算是我到古代后的第一次约会吧？直到觉得自己全身已有了玫瑰若有若无的香气，才缓缓起身。

除了日常梳的发式，我其它的发式都梳的不是很好，不过费了半天功夫，一个娇俏的发式还是挽好了。看看倒是值得费这许多时间的。

用青盐和自制的简单牙刷漱了口，又特地含了一口兑了水的玫瑰露，过了半晌，才吐出。想着不能做到‘吐气如兰’，‘吐气如玫瑰’应该也说得过去。

一切收拾停当，揽镜自照，花容月貌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刚出门，一个圆圆脸的蒙古姑娘跑来说道：“我家格格请姑娘过去！”我想了想，对她说道：“烦劳姑娘转告格格，今日不得空，不能去了。请她多担待。过两天一定去给格格请安。”她疑惑地看了看我，转头匆匆跑了。

进了八阿哥的帐篷，心中还在想着，不知十四过得如何？他应该能明白八阿哥的意思。至于如何应对敏敏格格，他若连这都弄不妥当，还和太子斗什么呀？八阿哥正侧靠着摆弄棋子。看我进来，毫不掩饰地盯着我上下打量了几眼，眼里满是笑意，示意我坐到他对面。问：“我可是你的‘悦己者’？”我没有搭理他，问：“胳膊不便利，怎么还在摆弄这些？”

他一面笑说：“动动手指而已，又不使力，不碍事！再说烫伤也不严重。”一面吩咐李福撤了棋盘，传膳。我问：“宝柱还好吧！”他笑说：“几板子他还受的住的！”我心中一叹，静默着，没有说话。

两人静静用完膳。我给他念了会子书，跳跃的烛光下，他脸色平静，并无平日常常挂在嘴角的笑，但眼睛里却满是欢欣喜悦，偶尔抬眼看他，总是对上他笑若春水的眼睛，心一跳，又匆匆低头继续念书。起身告退时，他倒没有再留我。只是拉住我的手，双手合握在手心，静静握了好一会。然后放我离去。

这几日，一切平静，看太子的神情含着几丝沮丧，看来是死心了。和敏敏格格也见过几面，不知十四如何对她说的，反正她并未特别和我说话，只是看我眼神总是含着几分打趣。我当然也是请安后就退下，和她保持距离。

今天下午，特意等到敏敏一个人时，我笑着上前请安，敏敏挥了挥手让我起来。两个女人如果分享了爱情的秘密，总是格外容易亲近。敏敏对我份外亲切，两人随意走着，她笑问：“想他了吧？”我嘴边含着笑，没有吭声。她过来揽着我胳膊说：“我看他不错呢！”我笑着斜睨了她一眼，道：“格格今年才多大？不过十四五吧？说得好象多有经验的样子？”她轻轻推了我一下，撅着嘴说：“我夸你心上人，你居然来打趣我！”

我笑问：“我晚上去看你可好？”她摇着脑袋，道：“我若说不好呢？”我笑说：“你若想留着他，那就把他让给你好了！”她脸一红，说：“真是牙尖嘴利，说不过你。你晚上过来吧。”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6』第三十五章

再见十四，仍然是满脸的假络腮胡子，真不知道他这几日是如何洗脸的。

敏敏笑看看我，又看看十四，最后得意洋洋地说：“你们慢慢说吧！我先出去了。”说完还向我眨了眨眼睛，转身出了帐篷。

十四看着我默了好一会子，道：“这次多谢你了！”我一笑说道：“我们认识多久了？四年多的交情，这些年来你对我也颇多照顾，还要说谢，太生分了吧？再说了，没有我，你们的人也不会让你有事情的，我只是赶巧了而已。”

他低头笑了起来，忽又敛了笑意问：“听说八哥胳膊烫伤了？”我敛了笑意，轻叹了口气说：“他待会要见你，你自个去问他吧！”他怔了一下，问：“在哪里见？”我说道：“他一会过来，就在蒙古人营地见。”

十四听后笑叹道：“好法子，蒙古人本来就对太子爷不快，这次太子爷又把蒙古人的营地翻了个遍，却根本没有他所说的贼，蒙古人正恼着呢！他现在对蒙古人应该敬而远之了。”

敏敏奇怪地问我：“他出去干吗了？”我回道：“因为他这几日就要回京了，所以去和要好的朋友告个别。多谢他们平日对我的照顾。”我这个谎言实在禁不起推敲。可敏敏毕竟才十四五岁，她阿玛又一向娇宠她，涉世未深，她也未多想，凑到我身边坐下，问：“你得空也教我唱戏吧？”我怔了一下，不知道何来此话题，纳闷地看着她。

敏敏笑嘻嘻地说：“他都告诉我了，他就是因为听了你为他特意唱的曲子，才对你动了心思的。”我无奈地笑着，这个十四不知道还编造了些什么鬼话来哄小姑娘。只得顺着她说：“好啊！”

她微微犹豫了下，问：“十三阿哥喜欢听戏吗？”我笑说：“喜欢的，十三阿哥雅擅音律，特别精通弹琴和吹笛，在京城公子哥中很是有名的。”敏敏听完，默默无语，凝视着前方，痴痴想了半晌，幽幽说：“真想听听他弹琴吹笛，肯定很动听！”

她猛地拉住我的手，问：“你听过吗？告诉我，当时是怎么回事？他什

么表情？奏的什么曲子？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为谁奏的？”我被她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几次想开口却又闭上了嘴巴，直到她问完后，才一脸抱歉地说：“我也没有听过呢！”

她一下子满脸的失望，我赶忙说：“如果明年塞外之行，你和十三阿哥都在，我一定让他奏给你听！”她一下子满脸喜色，可忽而又脸带纳闷地问：“你和十三阿哥很要好吗？”我忙笑说：“我十三岁的时候，两人就一块玩了。的确挺要好的。”心中想着，幸亏现在有十四这个挡箭牌，否则只怕敏敏要想歪了。敏敏听完，满脸毫不掩饰地羡慕之色，我心里长长叹了口气，极其温柔地对她说：“我一定会让你听到十三阿哥特意为你奏的曲子的。”

敏敏感激地朝我一笑，复又黯然低下头。喃喃自语道：“他的福晋肯定能经常听到他奏曲子。”我不知如何回应，连完全接受一夫多妻的古代人都不能免去嫉妒难受。八阿哥他可懂我心？为这份感情受苦地不仅仅是他，我的抗拒，我的无奈，我的委屈，我的挣扎，他可能明白？转而又想到八福晋，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身份尊贵，可也留不住丈夫的心，我因为她在难受，她若知道我，又何尝不会心痛呢？毕竟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我才是那个理曲者，是破坏人家婚姻的第三者。即使八阿哥能一切如我所愿，可这个十字架也注定背负终身了！

两人都心绪满怀，各自神伤。十四掀帘而入，敏敏忙站起，一面说：“我出去了。”一面匆匆而出。

十四笑着走上前，给我恭恭敬敬地请了个安，我唬了一跳，忙侧身让开，“你这是做什么？”他笑道：“好嫂子！从今后该我给你请安了。”我脸腾地一下变得火烫。想骂他，可又找不着词。只能尴尬地站着。

十四看我如此，倒是再没打趣我，只是目视着我。过了半晌，感叹道：“八哥终于得偿多年所愿！”我嗔道：“我走了！不听你胡言乱语！”

十四倒是没有拦我，可我自己走了几步，忽停住回身问：“你什么时候回？”十四回道：“明晚上就走！”我点点头说：“你可别再编那些没谱的事情哄敏敏格格了！到时候我可没有办法圆谎。她现在都要跟我学唱戏了！”十四笑说：“那你就把当年唱给十哥的戏教给她呗！”我摇摇头，叹道：“将来还不知道如何向敏敏格格解释呢？也不知道她肯不肯原谅我？”

说完，转身出了帐篷，心里几丝茫然，当时的我们哪有这么多烦恼呢？如今的日子却是时时小心，步步谨慎。谎言、欺骗和鲜血的日子。我曾经以为因为知道历史，所以我可以趋吉避凶，可我最终还是一步步无可奈何地被卷了进来。

下午就被敏敏打发人叫了来，说什么晚上就要走，再见要三个月后呢！让我们再抓紧时间多聚聚，我看着敏敏，面上浅浅笑着，心里却很苦涩，她是如此纯真善良，将来一日当她知道我利用了她时，从此后，她是否不会再那么相信别人了？

星垂平野阔，风吹草轻舞。敏敏护着我和十四从营帐出来，三人各自牵了匹马做样子，一路都是默默地。三人正在慢行，身后脚步声匆匆，我心中一动，回身看，果然是八阿哥，停脚步等着他。敏敏却是一惊，一个闪身，已经挡在了十四身前。

我忙对敏敏说：“格格，没事的，八阿哥知道我们的事情！”敏敏这才表情一缓，侧着脑袋看着十四说：“你面子可真够大的，走时居然有八阿哥和我送行！”十四笑嘻嘻地说：“不敢！不敢！”

八阿哥顺手接过我手中的马缰绳，走在我身侧，十四反倒是走在前面，我忙赶了几步，和十四并肩而行。把敏敏和八阿哥落在后面。

敏敏看我和十四两人谁都不说话，以为两人是伤别离。紧走了几步，拉着我胳膊，眼睛却瞅着十四说：“你若真有心，回去好生想法子向皇上把若曦讨了去。看着若曦心事重重的样子，我都心疼呢！”

我赶忙想岔开话题，十四也赶着说：“不再耽搁功夫了，我走了！”说完望着立在我们身后的八阿哥。八阿哥含笑点点头。他又看着敏敏，笑说道：“这次的恩情先记在心里了，容后再报！”敏敏一撇嘴，说：“我是看若曦的面子，你若真想报恩，以后好生待若曦就行了！”

十四尴尬一笑，再不敢多说，朝我点点头，翻身上马，策马疾驰而去。我目注着他远去的背影，想着，送走他，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下面就该仔细想想我和八阿哥的事情了。

敏敏看我一直目注着十四消失的地方，轻轻摇了下我的胳膊柔声说：“我们回去吧！”我收回目光，侧头看着她，心中内疚，忍不住问道：“格格！若有一日，你发现我做错了事情，你会原谅我吗？还会象现在这样对我吗？”敏敏一呆，不知我何出此言，满脸的疑惑。但看我一直目注着她，她认真想了想，回道：“我不知道。看你做错什么事情了。你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呢？”

我忙摇摇头，强笑道：“只是问问而已！谁叫格格身份尊贵，只不准哪日无意中就得罪了格格。所以先讨个平安符。”敏敏撅着嘴说：“亏我还把你当个知心人呢？这种话都说的出？”说完，放开我的胳膊就往回走。

我忙拉住她的手，一面走着，一面说道：“就是我也把你当知心人，才

会害怕呀！”她脚步慢了下来，反手握着我的手，侧头说道：“我们草原儿女认准了的朋友，不会轻易放弃的。”我侧头看着她点点头。两人都是一笑。可她的笑坦然大方，而我的却含着几丝不安。

八阿哥一直默默跟着我们，到了营地，敏敏和我们分开，自回了自己营帐。目送她离去，我也想回去，八阿哥柔声说：“去我营帐里坐坐！”我想了下，微微一颌首。他率先而去，我随后跟着。

进了帐篷，他吩咐李福守在门口。两人静静相对站着，他伸手揽我入怀，我依偎在他怀里，头枕在他肩上，鼻端有他身上的药香。我犹豫了半晌，缓缓伸出双手环上他的腰，他身子一紧，更是紧紧抱着我。

两人默默相拥了半晌，他在耳边轻声说：“等九月回了京，我就求皇阿玛赐婚。”我靠在他肩头，没有回话，只是环着他腰的手紧了紧。

又过了一会，他放开我，牵着我的手坐到榻上，我问：“胳膊好一些了吗？”他点点头，微笑着说：“烫伤本就没有多严重，不过是太医看着皇子受伤都份外紧张，而有所夸大！箭伤有九弟购来的药也恢复得很快。再养上半个多月，骑马就应该没有大碍了，在回京前一定教会你骑马。”

我微微一笑，问：“要我读书给你听吗？”他摇了摇头，道：“未入宫前，一本宋词还认不全。可现在连《本草纲目》都读过，真没有几个女子象你这么爱读书的。”我一面想着那还不全是为了讨好康熙，一面笑回道：“在宫里闲着也是闲着，就胡乱看书了。”他笑着瞅了瞅我，说：“我听十四弟提起过，你曾为十弟唱过戏。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面子，听你一曲呢？”

我回道：“那是现炒现卖的，今日可不应景！”低头笑着，想了想，站起，走到桌边随手拿起瓶中插着的杜鹃花，凑在鼻端一闻，看着八阿哥侧头一笑，开口唱道：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看花人儿骂。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自小学跳舞时，母亲就一再强调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都是先感动自己，才有望感动别人。心神沉浸在少女在满园花草中乍见茉莉花的惊喜中。我不看他，

自顾脚步轻转，表情时喜，时忧，表现对花的喜欢，却想摘而不能摘的踌躇怅惘。一曲唱毕，我侧头斜睨了八阿哥一眼，他神情微怔地看着我。我眼眸一转，轻笑着扬手把手中的杜鹃花，抛到八阿哥身上，他下意识地伸手接住。我再不看他，径自出了帐篷。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7』第三十六章

七月的草原美得惊人，一片碧色海洋，微风过处，一浪接一浪。朵朵盛开着的小花，点缀在青碧底色上，静时如华美织锦，动时如山水齐舞。

夕阳余辉下，两人经常手挽着手，徜徉在蓝天绿草间，有时候半日也无一句话，只是静静走着，累了时，随意坐下休息，并肩看夕阳西下，夜色转黑，月兔东升；有时候，我会唧唧呱呱地向他细说我的喜好厌恶，会细细碎碎地向他抱怨过大的太阳，头发好干，他在一旁笑听着。我会指着太阳问他‘真的有夸父追过太阳吗？’，然后非要他说个清楚有还是没有，他说有，我就说没有，他说没有，我又说有，拉着他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把我当年参加辩论比赛的那点本事全拿了出来；又或者看着月亮，央求他背所有关于月亮的诗词来听，他一首首在我耳边轻轻吟诵，有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会温柔地抱我上马，我窝在他怀里，慢慢策马而回；看到星星时，两人找牛郎织女星，他说自己找到的是，我却觉得我找到的是，总要等我撅着嘴不理他时，他才大笑着，揽着我说‘你的才对！’，再想板着脸也忍不住嘴角露出笑意。

敏敏缠着我教她唱戏，我无奈何，只好教了她一出以前宿舍姐妹在班级联欢时的嬉戏之戏。可真到教会她时，心中又突生想法，遂和她认真排练了好几次。一日晚上，笑对敏敏说：“今儿晚上，我请了个人来看我们唱戏！”敏敏好奇地问：“谁呀？”我抿嘴而笑，没有回话，只是自顾换了衣衫。头发梳拢，打了长编子。身穿月白长袍，腰系黄金带，头戴小帽。

敏敏看后笑道：“你穿男装，倒是别有一股俊俏韵致！”我上下打量完她，也笑说：“你穿这江南女儿的裙衫，也是别样的妩媚动人！”

两人正互相打趣，敏敏的贴身丫头进来说：“八贝勒爷来了！”敏敏笑道：“你请的看戏人就是他吗？”我点点头，敏敏吩咐丫头‘请八贝勒爷进来坐！’。

我和敏敏藏在屏风后，看八阿哥进来落座后，显然对主人还不露面微感

诧异，不过眼光扫过屏风后，大概猜到我们在屏风后，笑了笑，神情怡然地端起茶杯轻抿了一口。

我揉了揉敏敏，低声说：“你先出去！”她不动，低声道：“我有些紧张！”我笑问：“怕什么？你在那么多人面前都唱歌跳舞来着？”她嘴里嘀咕着：“可这是人家第一次唱戏！”说着，整了整衣裳，拿起篮子挽在胳膊上，出了屏风。

我透过缝隙看着八阿哥的神情，他见到敏敏的打扮，表情微微一愣，随即眼光投向屏风，微微一笑，转回目光看着敏敏。我躲在屏风后，明知道他看不到我，可看到他一笑，还是心中一跳。

敏敏挽着篮子，做出一副采桑叶的样子，我轻摇折扇，缓步而上，一面唱道：“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马蹄忙……！”我和敏敏一问一答地唱着，她演独守空房二十多年的罗敷女，我演回家探妻的秋胡。路遇妻子，却为了试探她的贞洁，而装做陌生人调戏她。

我拿折扇挑起敏敏的下颚，嘴角似笑非笑，眼睛斜斜，挑逗地看着敏敏，一副轻薄公子哥的样子，唱道：“……撇下了大嫂守空房，你好比皓月空明亮，又好比黄金土内埋藏，你好比鲜花无人赏，卑人好比采花郎。桑园之内无人往，学一个神女配襄王。”唱完，还顺手在她脸上轻摸一把。

敏敏脸一红，打开我的折扇。含羞唱道：“客官说话不思量，奴家有言听端详……”我平时和她唱时，从未如此认真卖力地调戏她，大概从未有人胆敢这样对她，这个小姑娘被另一个女子调戏也脸红了！现在哪里象是因被调戏而生气呵斥对方的妇人呀？倒好象娇羞无限、欲拒还迎！

两人唱完，我神色如常，敏敏却脸颊绯红，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正在鼓掌笑着的八阿哥匆匆出了帐篷。八阿哥笑看着我叹道：“若被苏完瓜而佳王爷知道你教人家女儿唱这些曲子，你可怎么办？”我侧头笑看着他，道：“怎么办？这好象该是你考虑的问题，而不是我吧？”他微微摇着头笑睨着我说：“我以后看来麻烦多了！不过……”他走近我身边，在我耳边低声说：“望娘子心疼一下为夫，莫要招惹太多麻烦！为夫还想多些时间陪娘子呢！”说完也轻抚了一把我的脸。我脸皮虽厚，可也有些禁不住，脸变得滚烫。他仔细端详着我的神态，低笑着退了回去。

敏敏再出来时，已经换好衣服，看我脸红红地站着，不禁低头一笑，问：“你去换衣服吗？”我还未出声，八阿哥就笑说：“别换了，这样穿有股别样的……”他瞟了敏敏一眼，还是说道“风流韵味”。我嗔了他一眼。敏敏却没什么异常反应，看着我笑说：“我也这么想呢！”

我这么打扮本就是为了八阿哥，现在看目的已经到达，朝他抿嘴一笑，折扇‘啪’地一声打开，一甩长辫，轻摇纸扇出了帐篷去换衣服。

一日白天刚当完值，人还未到帐篷，就嗅见隐隐约约的香气，心中纳闷，玉檀打翻了茉莉粉盒子吗？

掀开帘子，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桌上，地上，椅子上，榻上，触目所及，全是茉莉花，累累串串，帐篷内充斥着它温馨悠逸的气息。片片绿叶晶莹剔透，如剔透的碧玉，朵朵凝雪般初放的小花温润洁白。我当即怔在那里。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这许多花。丝丝喜悦流淌在心中，这样的手段对我而言虽然老套，但被讨好的人却总是会被感动。忍不住把脸埋在花间，长叹了口气！

正在发呆，“姐姐！”我一慌，忙转过了身子，看着身后的玉檀，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满屋子的茉莉花。玉檀微笑着说：“这是刚才张公公派人送来的，说姑娘嘱咐他去采办时带些新鲜茉莉花回来，姐姐有什么用处吗？”我忙顺着说：“用处多了，泡茶，泡澡，插在鬓边，不是比干花强很多？”

用茉莉花泡了个澡，挽好发髻，拿了香囊，往里面塞了几朵花，挂在腰间。一路快步而行，到约定地点时，看见他已经坐在山坡上等着。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迅速捂住他的眼睛，哑声问：“我是谁？”他手搭在我手上，笑问：“草原仙子？”我哼道：“不是！是吃人的妖怪！”他大笑着，一扯我的胳膊，反身把我压在了草地上。头埋在我脖子上嗅着，喃喃说道：“原来是茉莉花仙！”他抬头温柔地凝视着我，我俩脸挨得那么近，我能看清他深黑眼瞳中的自己。我的心开始大力大力地一下一下子跳。他缓缓俯下头，温暖柔软的唇印在了我的唇上，我脑里忽然闪过四阿哥冰冷的唇抚过我唇的画面，心中一抽，头一偏，躲过了他的吻。

他倒未介意，以为我是因害羞而躲开，轻笑着偏头低吻上我的脸颊，然后轻轻浅浅地一路顺着印在了我双唇上。我闭上双眼，温从地回应着他的吻。他的温柔，怜惜，爱恋都通过唇齿间的缠绵传递给了我。我刚开始的紧张失措慢慢消散，只觉如同身置云端，晕晕乎乎，身心俱软。

他搂我在怀里，轻声说：“若曦，知道我有多开心吗？”我头抵着他的肩膀脱口而出：“会比初见姐姐更开心吗？”问完立即想打自己的嘴巴，我疯了！居然在和姐姐拈酸吃醋！

他静默了一小会，扶端我的身子，凝视着我双眼说：“那是不一样的！初见若兰，我的确惊喜无限，皇阿玛赐婚后，我觉得自己很快乐。可当我挑开若

兰的盖头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我只想着拥有那清亮的笑声，却不知道……”他停了会子，轻轻摸着我的脸颊说：“若曦，我已经犯了一个错，怎么可能一错再错呢？你和若兰是长的有五六分相象，我初见你时确为此心中一惊。可自从你大闹了十弟的生辰宴时，我就明白你和若兰是不同的。漫天落叶中你质问我‘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冷厉表情，我直到现在仍然清晰无比。婚宴上，十三弟带你走，让你全身冻僵着回来，可你半丝怨怪也无。我居然心中很是不快，这才知道不知不觉中，你已经在我心中有了影子。”

他一面用指头轻轻描摹着我的眉毛，一面说：“这些年来，你可知道我有多想你？可我想让你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嫁给我。我不想若兰的事情再重复。可你的心却总是那么难测，我感觉你心中似乎是有我的，可我不明白你为何拒绝我。我不知道我究竟要做什么，才能让你愿意？”他猛地用手把我的眼睛捂住：“不要这样看我！你为何总用这样的目光看我？四年前你还是个小姑娘时，就这种充满悲伤哀悯的目光。你在伤心什么？”

我摇头再摇头，伸手抱住他，两人紧紧相拥。当年的一幕幕在脑中掠过，想着他的好，想着他的坏。想起他让我在书房一站就是半日，想起他冷冷地掐着我下颚逼我回话，我猛地一口咬在他肩上。他轻轻‘哼’了一声，抱着我没动，我慢慢松了口，他疑惑地看向我，我带着五分笑意，五分得意，挑眉看着他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微微一怔，忽而大笑起来，笑声是从未有过的清亮，带着欢愉在草原上遥遥荡开。

—————

九月秋风起，天地更显辽阔，我在八阿哥和敏敏的双重调教下，马已经骑得不错。可以一个人策马疾驰在蓝天碧草间，享受在夹杂着阳光和草香的风中飞翔的感觉。

我和敏敏都极其喜爱策马到极速的感觉，耳边风声呼呼，那种畅快淋漓非笔墨所能描绘，似乎天地间可以任你遨游，天下无处不可去，再无任何束缚。八阿哥却并不如我们般刻意追求速度带来的快感。常常落在后面笑看我和敏敏两人策马狂奔。两人经常比赛，虽然我输的次数居多，可偶尔赢敏敏一次的感觉才越发的好。

我和敏敏总是笑了再笑，她兴起时，就唱起蒙语歌谣，我虽然听不懂，可却知道她在歌颂这蓝天，这绿地，这白云，这微风，她在唱她的欢快欣悦。因为我也是多么爱这片天地呀！自打来了古代，我的笑声从未象现在这么多，这么亮！只有在这片天地间，只有在疾驰的马背上，我才能暂时真正忘了一切的一切，我才是我！而不是马而泰。若曦。

敏敏在时，我总是与八阿哥保持距离，心里虽知道谎言总有破的一天，可现在却不想面对。八阿哥嘴边带着笑，戏弄地看我几眼，却不再勉强，可他的视线却从未离开我，我大笑时，他宠溺地看着我；我得意时，他赞赏地看着我；我夸敏敏歌唱得好时，他却笑着不以为然地向我微微摇头。有时候我真怕敏敏会看出来，嗔他一眼，他会笑着转开眼光，可当我无意中视线扫过他时，还是会正对上他带着笑意的眼睛。

晚间当完值，往帐篷行去，想着洗个澡后，就去和八阿哥一起用晚膳。太子爷缓步迎面而来。我忙让到路侧给他请安。他让我起来后，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笑说：“姑娘这几日好似很忙碌？”我笑笑，没有回话，他既开了头，自然还有下文。

他盯着我道：“我听人说姑娘这段时间和八弟过从甚密，两人经常在外结伴骑马。”我笑笑地回道：“太子爷不知道是听哪个糊涂人回的话，我和八爷本就一直往来，何来现在甚密之说？再说了，我学骑马是皇上准了的，八阿哥不过看着我急于学好，不辜负皇上的恩典，才教教我而已。毕竟那些军士顾及我的身份，唯恐出什么岔子，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不敢放开胆子教我。”

太子爷笑盯着我，没有吭声。我说完后，低下头静静站着。过了一会，他笑着点点头转身离去。我俯身恭送他走后，快步回了自己营帐。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38』第三十七章

用过饭后，两人静静喝了一盅茶。我说：“起先我碰到太子爷了！”他放了茶盅，仔细听着。我有些不好意思，眼睛盯着茶盅，说：“他对你我有些疑心。”他听后，笑说：“我当什么事情呢？疑心就疑心吧！我根本没打算瞒他。反正马上就要回京，回去后也就该办我们的事情了。他不过是忌讳你如今在皇阿玛跟前而已，毕竟有时候你若肯说一句话，可省去我们不少心思去揣测皇阿玛的意思。”

我凝视着手中的茶盅，微蹙着眉头，没有说话。他起身立起，也拉了我起来。我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研着墨，他静静地写字，因为康熙一直嫌他字迹柔媚

有余，刚健不足，常说他应该好好练练字。不过我看他也不是很上心，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种静心的方式而已。

他写完一张，却没有再继续，只是沉思地盯着纸面，好半晌都一动不动，我不禁好奇地探头过去看：

殷泰四川陕西总督，

噶礼江南江西总督，

江琦甘肃提督，

师懿德江南提督。

潘育龙镇绥将军。

年羹尧四川巡抚。

看到别人的名字倒也罢了，反正我搞不清楚这些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可看到年羹尧却不禁低低念道：“年羹尧”，八阿哥侧头看了一眼正盯着纸面出神的我，伸手用力一揽，搂着我坐在他腿上，头搭在我肩上静默了好一会，低声问：“你为何对老四的事情一直那么上心？”

我心猛跳，一面脑子里飞快地想着，一面嘴里回道：“大概是因为十三阿哥吧！你也知道我和他一向要好，所以就对四阿哥的事情上了点心。”也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可我再没有更好的借口了。

他不说话，我忙岔开话题，问：“这就是皇上新近的官员调派吗？”他道：“正是，不过年羹尧的调令还没颁！怕是要等回京才下了。”我问：“现在这番调动对你有利还是无利？”他轻笑了两声，说：“不好不坏吧！幸亏十四弟来得及时，否则现在就不是这个名单了。”我忍了一会，可还是没有忍住，觉得我心中又没有愧疚，赶忙要躲躲藏藏呢？于是问：“年羹尧的任命对你好是坏？”

他听后，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紧紧搂着我。过了好一会，他才笑道：“你若不问，我今儿晚上恐怕是睡不好了。你这么一问，我倒是安心了。”我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他笑道：“不过一个包衣奴才而已，现在谈好坏还太看得起他了！不过是让老四得些甜头，一则顺了皇阿玛的意思，二则我们也好相处。毕竟这次他在京中也帮了我们不少。”我微蹙着眉头，盯着年羹尧的名字没有说话，心里想着，四阿哥帮你们？

八阿哥笑道：“你琢磨什么呢？不过我倒是想知道，你一向不留心这些

事情，怎么会知道年羹尧呢？”我心叹道，我怎么能不知道人生大起大落的这位大将军呢？可是现在倒的确没有知道他的道理，出身微贱，官阶又低，在紫禁城中他现在还排不上号呢！只得继续借用十三了。笑回道：“听十三阿哥提起过他几次，夸他‘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八阿哥微笑着点点头叹道：“以他的出身，不到10年即升为四川巡抚，固然有老四的襄助，可他自己也的确给老四争了脸面。”说完又笑道：“你阿玛把你弟弟都留在了身边，真是可惜！若不然只要有你几分聪慧心思，再肯用点心，皇阿玛只怕更是看重。也不用我在这里羡慕老四了。”

我一听，心中几丝不快，他这是把我比作四阿哥的小老婆年氏了。我一直想暂且遗忘，遗忘他身边其他的女人，可总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又想起。我没有说话，只是安静依偎进他怀里，埋头在他胸前，脑子里却不能抑止地在想，他别的女人也会这样坐在他怀里吗？心中各种念头不绝，嘴里却柔声吟道：“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一面吟着，一面伸手与他五指交错，紧握在一起，念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他静了好一会，重重长叹了口气，低头在我耳边一字一顿地说：“定一不负一相一思一意！”

不是没有谈过恋爱，可那时是‘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树梢鸟在叫。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简简单单，相对嬉戏，待品味到苦涩时，已经是曲终人散。可现在我的甜蜜中总是夹杂着丝丝苦涩，欢笑过后还有怅惘，以及无限的忧虑。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份外快，转眼已是九月底，敏敏前几日已经随她阿玛返还了蒙古。而我们两日后就要回京。想着紫禁城的高高红墙，我就越发对这片苍茫天地留恋。多想时光就停留在这一刻，再不要回去。

八阿哥也感觉到我的无限依依之情，特意带着我骑马在我们所有留下过足迹的地方兜了大大一圈。从太阳还有余辉直到黑夜沉沉，繁星满天。九月的草原，深夜已经很清冷，他拿披风把我紧紧裹着，搂在怀中。我说想再下马走走。

他勒住缰绳，抱我下马。两人手挽手并肩走着。我心里沉吟了半天，却总是难以开口。可是今天却必须说的，这三个月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今天，岂能不开口？刻意、经心地密密编织了一张情网，只是想挽住他的心。可我是多么害怕最后的答案不能如愿！几番踌躇，仍然未能开口。

八阿哥停下了脚步，低头温柔地看着我问：“若曦，你想说什么？”我低头沉默了半晌，他一直静静等着，间中替我把披风又裹了裹。我深吸了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面问：“我若求为我做件事情，不知你可会答应？”

他握着我的手紧了紧，柔声道：“若曦，你现在还需问我这样的话吗？”停了停，用手抬起我的头，注视着我的双眼说：“但有所求，必尽全力如你所愿。”我侧过了头，目光投往无尽的夜色中。不错！你是大清朝的八皇子，现在又正权势鼎盛，这天下你现在为我办不到的事情大概没几件。可我的要求却是……

我转头紧盯着他，慢慢说：“如果我是要你放弃争那把龙椅呢？”他嘴边的笑意随着我的话音完全消失。深黑的眼中三分震惊，三分困惑。我紧紧盯着他的双眼，一字字地问：“这个你可能答应？”

他面色沉静如水，眼眸中再无任何情绪，幽暗难辨。他只是深深盯着我，我也睁大双眼坚定地回视着他。过了半晌，他问：“我不认为这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我看着他，一字字慢慢说：“你同意！我们就在一起。你不同意，我们就分开。”说完后，只觉得这辈子从未说一句话，需要用全身的力气。每一个字都刺痛在心上。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无比严肃地看着他，我不是戏耍，我每个字都是认真的。我们交握着手变得冰冷。他猛地拖着我提步就走，边走边说：“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使劲全力，不肯前行，拖着他道：“我是认真的。我很清醒。”

他停了步子，背对着我，静如化石，背影是那么苍凉哀伤，我上前两步，环着他，脸贴在他背上道：“这些日子，我们过得多快乐！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春天我们去郊外赏花，夏天我们可以去泛舟湖上，秋天我们策马奔驰在绿色草原上，冬天我们可以拥炉赏雪画梅。我们可以读书写诗，我可以给你唱曲，我还很会跳舞的，这次都没有机会舞给你看，你一定会喜欢我的舞姿的。我一直很想赏尽大江南北的风光，我们可以去看烟雨江南，也可以去苍凉塞北。我还会做很多的菜，虽然很多年都没有做过了，但肯定还是很好吃的，有的菜式放眼整个大清朝，除了我恐怕还没有别人会做呢！我还会……”

他打断了我的话，背对着我冷冷问：“这些日子你都是有预谋的，对吗？”他转回身子，看着我说道：“你唱得每一个曲子，说得每一句话！只是为了今天！”我咬了咬嘴唇，眼眶中含着的泪水，拉着他的胳膊说：“可我对你的心绝无半丝虚假！”他冷冷注视着我，没有任何反应。

他冰冷的目光让我心中惧怕，我拉着他的手，按在心口嚷道：“你知道的！你知道它里面装着你的！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闭上双眼，深吸了口气，猛地将我搂在怀里，语气沉痛，问道：“若曦，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你说过的话‘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听别人摆布，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决定’，我当时虽然呵斥了你，可是我心中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因为额娘身份低微，我小

时候在宫中根本不受重视。可我一直很要强！事事谨慎，处处小心，察言观色。我待人谦逊有礼，因为我根本没有傲慢的资本。太子，老四，老九，老十他们都有身份尊贵的额娘，宫外还有娘舅外戚的支持，太子爷有索额图，大哥有明珠，老四有隆科多，可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靠自己！这么多年，我步步为营，费尽心血，我只想着我的命运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的，都是皇子，太子可以，我为何不可以？他若雄才伟略我无话可说，可论才德他哪点可以服众？就因为他额娘是皇阿玛钟爱的皇后，他一出生就可以拥有这些吗？所谓‘能者得之’，我不服！你可知道，我从无人重视到没人敢小觑付出了多少？为了让老九、老十、老十四跟着我，我在他们身上费了多少心力？我没有亲戚支持，只能结交朝臣，我又花了多少功夫？”

他话未说完，我已经泪如雨下！心如千刀万剐！他捧着我的脸，一面用手指轻抹着我的泪，一面说道：“若曦！我要皇位，也要你！”我抱着他，只是不停地哭。只觉得这一生的伤心都汇聚在了此刻！

他一手紧搂着我，一手轻抚着我的背，我哭得已经再无泪水可流，心中却是悲痛欲绝，先前铁定的心，早已支离破碎，可却明白自己不可以心软，不可以心软！再拖下去即使想退出也晚了。现在只是你和太子爷之间的争斗，四阿哥还没有与你们有直接冲突，甚至他现在还暗地里半站在你们这一边，可是再过两年一切就会全都不一样了。心中明白，但那些决绝的话一句都说不出来了。

他默默抱着我，等到我慢慢平复下来，抽出我身上带着的手绢，替我把脸拭干净，抱着我上了马。到了营帐，他没有理会巡逻士兵的诧异眼光，直接把我送到了我的营帐前，温和地说：“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我进了帐篷，玉檀早已歇息，我摸黑直接躺倒在床上，好好休息？怎能好好休息？

滚滚车轮，带我远离草原，一日日渐渐接近我不想再回去的紫禁城。人前欢笑，人后愁伤，大概就是我现在的写照。与我同宿同车的玉檀因为我的异常行为也变得极其安静。两人常常坐在马车中，一整日也无一句话。

我刻意地避开一切可能见着八阿哥的机会，实在避不过，也绝不多看他一眼。我要头脑清楚地想想，我究竟该怎么办？不知道八阿哥是否也觉得需要一些时间冷静一下，或者再回紫禁城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定夺，他也没有来找过我。

八阿哥是对我好，可也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一个还看得上眼的女人在能力范围之内的好。并非为君倾其所有的好，他也决不是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权力于他已经是生命的一部分，他是绝不会割舍的。现在看来他是绝对不会因为

我的要求而退出王位之争的。这条路已经行不通。

我能帮他共同对付四阿哥吗？这些阿哥从一出生起就身陷在权利斗争中，只怕我还在戈壁滩上玩沙子时，他们已经在钩心斗角着考虑如何更能得到皇上的关注了。他们从小学的是治国权谋之术，时时刻刻可以将所学应用于实践斗争。而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苦恼不过就是初恋男友离我而去。我所仅仅知道的一本关于计谋的书：《孙子兵法》，没看过！“三十六策”知道的不会超过十条，连《三国演义》的电视剧我也不爱看，嫌它没有爱情，整天就一堆男人打来打去。办公室的争风斗气和这场皇位之战相比简直是小孩的过家家。在宫中四年，我倒是长进不少，可和他们比，我那点手腕，他们一眼只怕都能看透，我所凭持的不过是康熙对我的看重罢了。早知道要回古代，我大学不应该学会计，去报考个军事院校也许现在更实用。

我知道四阿哥会登基，但谁能告诉我他究竟为这个都暗中布置了什么呢？他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在现代连康熙究竟是传位给雍正还是雍正篡位，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呢！论权谋八阿哥不知道比我高了多少个段数，他哪里需要我出主意，我又哪来的计谋帮助八阿哥斗四阿哥？官场上的一切我懂什么呢？我告诉八阿哥提防四阿哥，因为四阿哥才是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这能有多少帮助呢？难道八阿哥现在对四阿哥就没有戒心吗？我若告诉他四阿哥会得到皇位，他会信我一个女子所言吗？说我的魂魄是从三百年后来的，知道将来的事情，他只怕要么以为我疯了，要么认为我是妖怪。我已经傻了一次妄图去挽住男人的心，难道还要再去做一次白素贞试探一个所谓爱你的男子究竟能否接受一个另类吗？不怕他找法海收了我？

反反复复，前前后后，思来想去，原来我竟然走到了死胡同，前面已经无路可去。我双手捂脸，痛苦地弓下身子。坐在旁边的玉檀，关切地叫：“姐姐！”我姿势不变，问道：“如果你知道一个人要死，你想救他，可他不肯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办？”玉檀半天没有吱声，最后怯怯地叫了声：“姐姐！”

我赶忙抬头，看着她说：“没什么！信口胡说而已！”她侧着脑袋想了一会，问：“你怎么知道他会死呢？你告诉他了，他会死吗？他干吗不听呢？”和她是说不通的，我朝她摇摇头，她立即乖巧地没有再问。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明日上午就能到北京了。晚上拜托玉檀帮我仔细梳妆一番，玉檀竭尽所能把我的美丽都释放出来。弯弯新月眉，含愁带情目，流盼间如秋水荡漾，粉琢凝脂腻玉肤，似笑非笑唇。镜中的她好象在讥讽自己，你是不死心！怎么这么愚蠢？

李福开门看是我，忙躬身让我进去。八阿哥坐在书桌后，面莹如玉，眼澄似水，我与他静静对视了一会。温润君子，平静水波下藏着什么，我看不透，暗自诘问，我竟然想凭借一份男女情去改变这样一个男人的意志？我何时变得这么幼稚了？理智完全明白，可还是不能死心！

他凝视了我半晌，最后站起，走到我身边，揽我入怀：“明日就回京了！我会尽快求皇阿玛赐婚的！”我双手环着他的腰，想着让我再在他怀里一会，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两人静静相拥了很久。我忍着心痛，推开了他，他手搭在我肩膀上，静静看着我。我咬了咬嘴唇，却实在没有勇气再对视着他的眼睛，侧头垂目问道：“如你不能答应我的要求，你也不必去求皇上赐婚了，我不会答应的！”他搭在我肩上的双手一紧，温和地说：“有了圣旨，岂能容你再胡来！”我回头看着他，婉转一笑道：“即使你求了圣旨，我若不想嫁，谁也奈何不了我！大不了铰了头发去做姑子，实在不行还有三尺白绫呢！”

我的肩膀被他捏得硬生生的疼，他一面轻笑着，频频点头，一面冷声说：“原来还是个烈性子！只是我不懂，你为何宁愿一死，都不肯嫁给我呢？”我看着，柔声说道：“我不是不肯嫁你，只是希望你不要去争皇位罢了！”他道：“这我就更不明白，你嫁我和我答不答应你的要求又有什么关系？”

我低头静默了半晌，抬头看着他，问：“皇位之争，凶险万分，胜了固然是万人之上，可若败了呢？好一点的也不过象大阿哥一样，被幽禁终身，差一点，可就……如果你……你……将来会死，你还要争夺吗？”他听后，放开了我肩膀，慢慢踱步走到椅旁坐下，面色沉静，目注着前方说：“成王败寇，愿赌服输！”他目光投向我，柔声说：“但若要我现在就放弃，绝对不可能。从小所学，多年苦心经营，让我现在放弃，不可能！”他停了停，“不要说现在相比太子，自己赢面更大。就是一点赢面没有，我也会争一下的。”他语气虽柔和，我却彻底明白，他是绝对、绝对不会放弃的，即使前方的代价是生命。

我没有力气的问：“为什么不能象五阿哥一样呢？他不也是文采出众吗？他不也是一身所学吗？”他静静坐着，没有反应。

我俯下身子做了个福，转身要走，他在身后说：“我若他日登基，许你做皇后。你可愿意陪我赌这一局？”我停了脚步，没有回头，道：“我是不想自

己的命运被别人掌控，可我也从未想过掌控别人的命运。”

说完就要走，他低声喝道：“站住！”我又立定，他在身后命令道：“转过身来！”我转身面对着他。他神色平淡，可眼中却流露着哀伤，我心也丝丝疼痛，忙转开了视线，不愿再看他的双眸。

他问道：“你为了不嫁给我，不惜以死相胁，那为什么不能和我同生共死呢？”我心中一惊，不错，我为什么不可以和他同生共死呢？脑子一时一片混乱，我只是整日想着如何能让他避开那个最后的结局，我从未想过可以这样选择，不计较生死，不计较荣辱，只是赶紧抓住眼前的一些快乐！

最后只能说：“我不知道！我要想一想！”他叹道：“那你好好想想吧！”

我转身出来时，听得他在身后柔声说：“你若是怕了，我不会怪你的。”

—————

这几日我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可以和他生死与共呢？现在是康熙四十八年，如果厄运不能避开，他要到雍正四年去世，如果决定和他在一起，还有十六年时间我们可以在一起。真正的爱情难道不是生死相随的吗？梁山伯和祝英台，罗蜜欧和朱丽叶，我当年何尝没有为这些动人的爱情唏嘘落泪，可事到临头，我却在这里踟躇不前。我究竟爱是不爱他呢？是爱但爱得不够呢？还是我只是因为多年累积的感动和对他的哀悯心痛，所以只想尽力救他，但从未想过生死与共呢？或者都有呢？我看不懂自己的心，分不清自己的感情。

十月的北京，一层秋雨一层凉，我份外爱这个月份的北京，笼罩在蒙蒙烟雨中的紫禁城，冷酷生硬中平添了几分温柔妩媚，即使明知道细雨过后，一切依旧，现在只是假相。可这份难得的温柔妩媚还是让我经常打着青竹伞留连其中。

天色就如人生，祸福难料，刚才还细雨迷蒙，这会忽然就瓢泼大雨，小小竹伞已不足以遮蔽漫天风雨，湖绿裙摆下方已部分溅湿。我忙打着伞急急奔向最近的屋廊避雨。迷蒙烟雨中，看着还有别人正在廊下避雨。可待看清是何人时，我还未进去，已经开始后悔，早知她们在，我是宁可淋着雨，也不愿过来。可如今却已容不得我退走。

顾不上收伞，随手搁在地上，先俯身请安：“八福晋吉祥！十福晋吉祥！”十福晋转开脸，没有搭理我，八福晋浅浅一笑说：“起来吧！”我站起，心中滋味难辨，只想快快退去，又躬身说：“福晋若没有吩咐，奴婢先行告退！”八福晋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我。她不发话，我也不敢乱动。

正被她看的全身发毛，清晰地‘咚咚’跑步声从屋廊侧面传来，一个清脆的童音叫道：“额娘！”我微侧头看去，一个年约五岁的男孩不顾后面追赶着的小太监，一路紧跑着扑到八福晋怀里。眉眼和八阿哥有七八分相似，这应该是弘旺了！我心中一紧，不愿再看，自低下了头。

八福晋半搂着他，笑嗔道：“下次可不能这么跑了，若跌着了，你阿玛又该心疼了！上次还因为贪玩，趁丫头们没注意，自个把烛台打翻，手背上溅着了几滴烛油，原本也没什么大碍，可你阿玛就把一屋子的仆妇都罚了。罚得最重得可是三个月都下不了地。”

我半蹲着，静静听着她的话，没想到这样的场景这么快就上演了！无论预先设想多少，这一刻还是觉得委屈难堪。我清清静静、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和她们搅和呢？这样的事情如果每天上演一次，那我的日子该如何过？

弘旺显然没有注意听她额娘的话，侧靠在八福晋怀里，打量着我，嚷道：“她和姨娘长得好象！”十福晋道：“她们是姐妹，当然象了！”

弘旺一听，猛地从八福晋怀里挣脱，过来朝着我就踢了一脚，骂道：“你们都是惹我额娘生气的坏人！”

他一脚正好踢在我膝盖上，我捂着膝盖看着这张和八阿哥极为相似的脸，三分痛竟成了九分！八福晋低声斥道：“弘旺，你做什么？还不回来！”十福晋却是带着三分笑意看着我。

弘旺没有搭理八福晋，看着我说：“你们欺负额娘，我就要欺负你们！”说完看着我，似乎琢磨着又想再踢一脚！‘你们’？这是包括姐姐了？她们对姐姐做了什么？我心中怒气忽地窜起。

忍让既然不能化解干戈，何必还要忍让？我一下子站起来，走离了他几步，对着八福晋说：“看来八福晋是没什么要紧事情，奴婢这就走了！”八福晋显然没有想到，我居然敢未经她的许可就自个站了起来，而且站立着，眼睛平视着她说话，一时有些怔。

十福晋干笑了几声说：“姐姐！我早就和你说了，她是个没什么规矩的野人！她姐姐在您面前还不是该行的规矩半点也不敢少，可她一个宫女就如此无法无天了！”我看了她一眼，转身就走。八福晋猛地出声：“站住！谁许你走了？”

我回头看着她，嘴边带着三分笑意道：“所谓‘国有国法，宫有宫规’，我地位再卑贱，可也是乾清宫的人，福晋如果想责罚，直接告诉李谥达奴婢的失礼之处，李谥达自会按规矩办。难道福晋竟想在这里动私刑？”

八福晋和十福晋都是脸色怔怔，一时进退不得。八福晋眼中带恨地看着我，我寸步未让地微抬下巴回视着她。

三人正彼此僵着，八福晋和十福晋忽地站了起来，脸色放缓，朝着我身后做福：“四王爷吉祥！”弘旺也脆声请安。我赶忙回身，只见四阿哥在两个太监的护送下从廊侧进来，虽披着雨篷，太监打着伞，但内里的衣襟还有些溅湿，看来也是进来躲这阵突然而来的大雨的。我也忙俯下身子请安。

四阿哥眼光从我们面上轻轻扫过，淡淡道：“都起来吧！”我福了一下，问：“王爷可有事情吩咐，若没有，奴婢告退！”他扫了八福晋和十福晋一眼，目注着廊外的倾盆大雨静了一下，平声说：“去吧！”

我刚举步要走，看着漫天大雨，忽想起伞还未拿，又退了回去，拿起搁在地上的伞，他们几人都目光投向我，我只向四阿哥福了一下说：“奴婢回来取伞。”说完撑起伞，一面琢磨着四阿哥若有所思的表情，一面正要下台阶，忽地停住脚步，侧身看着八福晋笑道：“何必老是利用那些真心对你的人去欺负一个整日念经，根本就不会和你争的人呢？”扫了一眼微微有些怔的十福晋，续看着眼中带恨的八福晋笑着说：“自己躲在背后扮贤良有意思吗？”话毕，转身不疾不徐地走进了漫天风雨中。感觉背后几道目光一直凝注在身上，我越发挺直了腰，走得风姿绰约，恍若正在四月春风中漫步，即使输了，姿态也还是要漂亮的。

我迤迤而行，脚脚踏在地上的雨水中，四周水气蒸蒸，茫茫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艰难地行着。噼啪之声不绝，敲着伞面，敲着地面，敲着我的心。小小一把伞如何遮得住老天的伤心泪？很快大半个身子全都湿透。

虽然用热水泡了很久来除寒气，可还是鼻子有些囊，所幸平时保养得当，身体一向康健，倒是再无别的不适。

拥着被子靠在榻上看着窗外发呆。雨早已经停了，窗外的桂花树经过一场雨，叶子稀疏了不少。叶上挂着的雨珠仍然断断续续地滴落着，似乎是叶片的泪水，正在哀恸着离自己而去的伙伴。

一个身影晃进了院子，我没精神理会，仍然静静靠着。他看窗户大开着，就走到窗前，探头看了一眼，看我正靠在榻上，忙低下头请安：“姑娘吉祥！”我这才漫不经心地收回视线，看了他一眼，今年初一来送项链的小顺子。转开了视线，淡淡说：“起来吧！”他看我靠在榻上一动不动，只得低头道：“我给姑娘送东西来了！”

我凝视着桂花树，淡声说：“拿回去！我不缺任何东西。”他神色为难地看了我几眼，看我不理会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鼻烟壶伸手放到窗边的桌上，一面

低头说：“姑娘说话带着点囊，挑点鼻烟嗅嗅，打几个喷嚏，自会爽快！”说完，不等我说话，立即转身大步跑出了院子。

夜色渐渐黑沉，我觉得有些冷，往被里缩了缩，身子却不想动弹。玉檀进院后，看我屋子窗户大开，忙几步赶了进来，叹道：“姐姐早上淋了雨，这会子怎么还大开着窗户？”一面说着，一面关了窗户。我说：“懒得起来去关！”

她点亮了桌上的灯，随手拿起桌上的鼻烟壶，看了几眼，嘻嘻笑着道：“好精巧的玩艺！这上面的小狗画得竟活灵活现，煞是可爱！”一面说着，一面走到榻边。“听声音，还是鼻塞，姐姐既有鼻烟，可嗅了？”我微微摇了摇头，她忙打开盖子，拔下头上的簪子从里面挑了点抹在我指上。我凑到鼻边，一股酸辣，直冲脑门，忍不住俯身连着打了三四个喷嚏。

一下子倒真是觉得颇为通快！笑道：“这东西还真的管用！”拿过鼻烟壶细看，双层玻璃，里面绘了三只卷毛狗儿打架，神态逼真趣怪，的确有些意思。正自端详，忽地想起早上我和八福晋、十福晋的事情，再一细看，这画一下子变了一番味道。正是两只黄毛狗儿一同欺负一只白毛狗。白毛狗儿虽然一对二，神态却很是轻松自在，反倒是戏弄得那两只黄毛小狗着急气恼。

我一下子禁不住笑了起来，这个人，竟把我们都比作狗了。不知道是否取笑我们‘狗咬狗，一嘴毛’呢？真不知道他从哪里寻了这么应景的东西？平日神色冷淡，不苟言笑，没想到竟也如此逗趣。冷幽默！想着越发觉得有意思，不知不觉间竟把一下午郁结在心中的不快一扫而空。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0』第三十九章

殿前当值，一声不经意的咳嗽都有可能招来祸患，所以虽没有大碍，我还是小心起见特向李德全告了假。让玉檀替我当班。

心里琢磨了半日，还是找了方合，随意地说：“我这两日歇着，有些事情想当面问问八爷。”

虚掩着院门，躺靠在竹躺椅上，脸上搭着书，一面摇晃着，一面闭着眼睛晒着太阳。院门几声轻响，我拿开了书，睁眼望着院门说：“请进！”

‘吱呀’一声，八阿哥推门而入，他随手又把门照旧虚掩上，打量了一眼我身旁的熏炉和茶具，看着靠在躺椅上的我笑道：“好生会享受！”我站起说道：

“你若真羡慕，可享受的东西多着呢！”

他转眼凝视着熏炉上缭绕青烟默了一会，问：“身子有无大碍？怎么那么不知道爱惜自己？下着雨还出去闲逛？”我摇摇头说：“今日请你来是有件事情想问。据弘旺阿哥说，他好象经常去找姐姐的茬，可是真的？”他抬眼看着我，微皱了皱眉头，沉吟了一下说：“弘旺何时说的这话？”

我嘴边含着笑说：“什么时候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

他带着丝丝无奈看着我，微微笑着摇摇头说：“不过是小孩子的玩话，你还当真？”

我凝视着他笑道：“小孩子的话才是最真的呢！”他微微蹙着眉头道：“弘旺是偶尔会去闹若兰，可若兰自个都笑说，小孩子本就爱玩闹，全不在意。你反倒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你这是做什么？”

我淡淡道：“弘旺是你唯一的孩子，你宠爱他是你的事情。可若有人借着孩子欺负人，你也视而不见，未免太过！”

他看着我问道：“你怎知我没有说过弘旺？我府中的事情你又知道几件，就给我下罪名？”我心中带气，冷笑着说：“你府中的事情，我根本不关心。只希望你惦念在姐姐也算因你误了终生的份上，护她周全！至于弘旺究竟是否只是小孩子的胡闹，你还是自己好好弄清楚吧！”

他一甩袖子，转身就走，临到门口，忽又停住，转身回来，看着我问：“我们这是怎么了？在草原上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现在你就不能那样呢？难得见一面，也要和我吵吗？”

我低头默默站着，心中也是丝丝哀伤，草原上时只有你我，没有皇位，没有你的妻子，你的儿子，现在你我之间有这么多的人和事隔着，怎么能一样？

他看我低头静静站着，轻叹了口气，伸手揽我到怀里说：“我会去问问弘旺的。你就别再因为小孩子的一句话生这么大气了！”我靠在他肩上，没有答话。他过了一会，又柔声说：“你若真那么担心若兰，那就早点嫁给我，岂不更好？这样你就可以天天见着她了，有你在她身边，还能有人敢随便欺负‘十三妹’的姐姐？不怕挨巴掌吗？”我心中默默，‘姐妹共侍一夫’在他们看来不失为一桩风流佳话，可却是我心头的一根刺。

他静静等了一会，看我没有任何反应，轻声问：“你还没有想好吗？我现在对你好生糊涂，完全不懂你究竟在想什么？我不信你是个胆小怕死之人，你究竟在犹豫什么？”抬起我的头，盯着我眼睛，说：“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吗？”

顿了顿又慢声问：“还是你有别的原因？”

我强笑了笑说：“你来了也好一会子，该回去了！再给我点时间好吗？容我再想想！”他默默瞅了我半晌，轻叹了口气，定声说：“若曦！我不是项羽，也绝不会让你做虞姬的！”说完，转身出了院门。

今日康熙兴致甚好，特意吩咐在御花园摆了果品茶点和几位阿哥们闲聊散步！众位阿哥也都是一副兄友弟恭，承欢膝下的样子。不知情的人看来确是其乐融融。当康熙起身去更衣时，李德全刚服侍着离开。刚才的欢笑愉悦一时突然有些冷场。但紧接着，大家又忙各自谈笑，掩盖住了一瞬间的清冷寒意。

我立在外侧，低头看着地上的金黄落叶，琢磨着怎么找个机会能和十三单独说几句话呢？敏敏临走前，一再嘱托我帮她试探一下十三的心意，我却是一则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能和十三单独说话，二则因为自己的心事也的确有些耽搁。

正在暗自琢磨，忽地听见几个阿哥们都大笑起来，抬头望去，一个通体雪白的卷毛小狗正在扯着四阿哥的袍摆，一面摇着尾巴扑腾着撒欢。四阿哥低头看着它，浑不在意。众位阿哥都被小狗的样子逗笑了。

我也抿着嘴看着小狗发笑，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匆匆跑来，冷不丁地看着大小阿哥们都在，又看见小狗在咬扯四阿哥的衣服，脸立即变得惨白，跪倒在地，只是磕头。

这应该是专门为主子照顾小狗的宫女，一时大意让狗自己跑了，还过来冲撞了阿哥。我上前几步，低声斥问：“怎的这么大意？”她眼中含泪，看着我又只是磕头。

我心中一软，想着这才多大点的孩子，就孤身一人入了这个牢笼！本还想再装装样子给众人看的，此时也只得罢了。回身向四阿哥俯身行礼，陪笑说：“奴婢这就把狗弄走。”一面说着，一面想上前抱狗。

低头一直看狗的四阿哥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淡淡，眼中却含着丝丝笑意。我知道他为何而眼含笑意，心里也带着好笑，想着他就把我比作了这小东西，不禁瞟了一眼狗，笑瞋了他一眼。他更是露出几分笑意，又瞅了我一眼，瞧瞧正在摇头摆尾的小狗。弯身把狗抱了起来递给我。

我接过狗时，两人看着小狗，又都是抿着嘴角微微笑了笑。我看着跪在亭子外的小丫头问：“王爷，如何责罚她？”四阿哥摸了下小狗的头道：“没什么

大不了的，你看着办吧。”

我含着笑意把狗递还给还低头跪在地上的小丫头，她满脸感激地接了过去，本不忍心再说她，可这宫里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四阿哥素来喜欢狗，可以不介意。可如果下次小狗冲撞了哪位讨厌狗的贵主，倒霉的不是狗，而是她。所以还是低声叮嘱了几句，让她以后长个记心。

眼中带着笑意回身时，恰好对上八阿哥的幽黑双眸，黑沉沉的，难辨喜怒，两人视线一错而过。他嘴边带着笑意和五阿哥笑谈。我心中却是一紧，眼睛内的笑意立即消散。十四眸光炯炯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不敢再细看，我走回原位自低头站着。

康熙回来后，阿哥们陪着又随意走了一会，康熙说有些乏了，让各位阿哥随意。李德全伺候着康熙先回了乾清宫。我吩咐完丫头太监们收拾东西，自也回转乾清宫。

人还未出御花园，身后脚步声匆匆，我微顿身形，还未来得及回头看人已经被猛地一拽，掩到了树后。我心中微惊，但看是十四，又化成无奈！瞟了眼他正拽着我胳膊的手，平静地说：“李谔达还等着我回去呢！”十四放开了手，紧了紧拳头，面无表情地问：“你和八哥是怎么回事？”我侧头沉默着，没有答话。

十四等了一会，见我一直不回话，又问：“我问他为何还不去向皇阿玛赐婚，他不回答，我问你，你也只是沉默！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他静了一下，紧声又问：“你今日和四哥眉目含笑，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转过头，无奈地说：“十四阿哥！你虽说有几个福晋，可男女之间的事情你又知道多少呢？我和八阿哥的事情，你就莫要再管了。至于说我和四爷，难道只许我们笑闹，就不许我和四爷为狗笑一回了吗？”

说完，想推开他的身子离去，他身形不动，我看着他，示意他让路。他静静与我对视了一会，让开了路，慢慢地冷声说：“不要辜负八哥！否则……”他眼中猛地寒意闪烁。我真是好怕呀！我朝天翻了个白眼，提步就走。

走了几步，忽地又顿住身子，回身问：“十阿哥身子可有大碍？”十四淡淡说：“那是给皇阿玛的托词，他今日没来是因为十福晋身子不爽，十哥身子好着呢！”我轻轻‘哦’了一声，心中微动，想了一下，还想再问，但看十四漠然的表情，遂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向他福了福身子，转身离去。

一直到晚间回房躺在床上后，才猛地想起又把找十三的事情忘了！只得庆幸此事幸亏不急！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1』第四十章

夜已过半，我却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既已遣了姐姐来说情，看来我必须给我们一个结果了。白日和姐姐的对话一幕幕在脑里回放……

仍然是良妃娘娘的宫中，可姐妹之间却无上次的温馨舒适。我尴尬地头都不敢抬，如坐针毡。姐姐倒是一如往常。

“爷已经告诉我了！”姐姐拉着我的手柔声说。

我不是没有设想过类似的情景，可真当姐姐语气平和地说出这样的话时，我还是觉得羞愧难当，无以自处。只是全身僵硬，紧咬着牙，埋头默默坐着。

姐姐伸手想抬起我的头，我轻轻一侧避开了她的手，姐姐轻笑了几声说：“好妹妹！你这是在生我的气，还是生自己的气呢？”我心里一酸，伸手抱住姐姐，扑到了她怀里。

姐姐搂着我说：“你若是生自己的气，大可不必。其实上次我在额娘这里见你时，就有心劝你，跟了爷也是好的。他性子温和，待妻妾都是很好的。再说我们姐妹还可以常常见面，彼此做个伴。”我闷闷地问：“姐姐，你真的不介意吗？”姐姐轻拍了两下我的背嗔道：“介意什么？哪个阿哥身边不是三妻四妾的？莫说我本就对这些不关心，就是关心，你可是我妹子，怎么会介意？”

我默了半晌，终于还是没有忍住，低声问：“如果，如果……是那个人，你也不介意他娶别的女人吗？”姐姐身子一僵，半天没有吭声，我忙抬起头说：“我胡说八道的，姐姐，你别理我！”

姐姐没有看我，脸带哀凄，自顾沉思着缓缓说：“我不知道！但只要是喜欢的，能让他开心的，我会愿意的！而且我相信，即使有了别人，他依然会呵护我，疼惜我，待我很好的。”

姐姐默默出了一会子神，柔声说：“你刚出生没有多久，额娘就去世了，所以没有印象！当年我虽小，可仍有记忆，阿玛虽也有三房姬妾，可一直待额娘极好！我至今还记得你躺在额娘身边睡觉，我在床上玩，阿玛坐在床边给卧病在床的额娘细细画眉。”

我和她一时都沉默下来，看来若曦的母亲虽然去世的早，可不失为一个

幸福的女人。可她的两个女儿呢？

姐姐沉默了好半晌，看着我问：“妹妹，你在想什么？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呢？只要他疼宠你就好了，哪里来的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介意？而且多妻多子才是福兆呀！”

我强笑着摇摇头，忽然想起八福晋，神色肃然地问：“八福晋可有欺负你？”姐姐一笑说：“我自念我的经，她怎么欺负我？”我盯着她眼睛说：“你别哄我，我知道弘旺欺负你的。”姐姐笑说：“小孩子都是一阵阵的，随他去闹闹也就过了。何须放在心上？”我看着姐姐心想，你不介意，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关心，既不关心也就不会上心了。

.....

随后姐姐劝我既然和八阿哥情意相投，不如早点去求了皇上，早早完婚才是正事，这些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心里只想着，难道我以后就和八福晋争风吃醋着过日子吗？

唉！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放弃尊严，什么都不计较，只是去专心做一个小老婆，坦然无愧地面对姐姐，学会在几个女人之间周旋，然后一转身还能情意绵绵的和他风花雪月。

他有自己的雄心，不能放弃皇位，他是一个父亲，宠爱自己的儿子，他已经有四个女人在身边，其中一个还是姐姐。这些我一样都不能改变，我嫁给他，只能注定我的不快乐，我若不快乐，我们之间又何来快乐呢？

我做不到象姐姐一样一笑置之，八阿哥根本很少去姐姐那里，这样都无法避免矛盾，我若真进了门，紧接而来的大小冲突可想而知。若再有象上次的事情发生，我肯定还是忍不了那口气的，可当时我还有个乾清宫的身份凭持，八福晋不能奈何我，可若进了府门，我是小，她是大，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她磕头敬茶，从此后只有她坐着说话，我站着听的份。

一次矛盾，八阿哥能站在我这边，可若矛盾渐多，他不会不耐烦吗？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能过的开开心心，我就为什么老是拗着。他为了朝堂上的事情焦头烂额，而回到家里还要面对另一场战争。我的委屈，他的不解，天长地久能有快乐吗？两人本就有限的感情也许就消耗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中了。如果我不顾生死嫁给他，求得只是两人之间不长的快乐，可是我却看不到嫁给他之后的快乐。我看到的只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苍白退色的感情！

如果他明日就断头，我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的，刹那燃烧就是永恒。可是几千个日子在前面，怕只怕最后两人心中火星俱灭，全是灰烬！

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之间何尝没有熊熊燃烧着的爱情，可是一遇到现实，当男人的爱情被磨尽时，渥伦斯基一转身可以重回上流社会，安娜却只能选择卧轨自杀！

天哪！如此理智！如此清醒！居然可以这样去分析自己的感情？我以为你已经是若曦了，原来你还是张小文！

禁不住大声苦笑起来，笑声未断，却渐渐变成了低低呜咽之声。

—————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连着下了两日，清晨才放晴。不知为何，我觉得今年份外的冷，衣服穿了一层又一层，可还是觉得不暖和。面对着八阿哥，想着待会要说的话，更是觉得寒意直从心里冻到指尖。

我紧裹着斗篷，瑟瑟发抖，几次三番想张口，却又静默了下来。他一直目注着侧面因落满了积雪而被压得低垂的松枝，神色平静。我咬了咬嘴唇，知道再不能耽搁，既然已经决定，就不要再耽误他人。

“最后一次，你肯答应我的要求吗？”我看着他的侧脸，哀声问道。

他转头，静静凝视着我，眼中丝丝哀伤心痛，似乎还夹着隐隐的恨。我再不敢看他，低下头，闭着眼睛说：“告诉我答案，我要你亲口告诉我‘答应’还是‘不答应’。”

“若曦，为什么？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逼我在根本可以并存的事情中选择呢？”

“我只要问你，答应或不答应？”

.....

“不答应了？”

.....

我苦笑了一下，我尽力想挽住你，可你却有自己的选择和坚持。

我想了想，抬头凝视着他哀伤夹杂着恨意的眼睛说：“你一定要小心提防四阿哥。”

他眼中恨意消散，困惑不解地看着我。我想了想，又说：“还有邬思道、隆科多、年庚尧、田镜文，李卫，你都要多提防着点。”我所知道的雍正的亲信就这么多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只希望那些电视剧不是乱编的。

说完低头深吸了口气，一字字地说：“从此后，你我再无瓜葛！”

说完，转身就跑，他在身后哀声叫道：“若曦！”

我身形微顿，看着前方说：“我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不值得挽留。”语毕，狂奔而去。

从此后，你我就是陌路！为什么你不能答应我呢？为什么非要争皇位呢？如果我不能挽救你的生命，我嫁给你又有何意义？前路看不到快乐幸福，我的委屈又有何意义？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却还是欺骗着自己又问了一遍。为什么，你不能答应呢？

一路踉踉跄跄，脚一软，整个人摔倒在地上。这次身旁再无人伸手来扶住我了。我脸埋在雪里，身冷，心更冷。想爬起来，脚猛地一疼，又趴回了雪地里，顾不上去看哪里受伤，只觉心中苦痛，整个人就这么趴在雪地里，脸贴着冰雪，一动不动。脑中只是想着他身披黑斗篷，戴墨竹笠的样子，漫天雪花中，他在身侧陪我缓步而行。一幕幕仿若昨日，但今日已是咫尺天涯。

“这是谁呀？怎么趴在雪里不动？”听声音是十三的，我心下凄然，身子未动。

十三伸手搀扶起了我，满脸惊骇，一面替我扑去脸上、头上的雪，一面问“若曦？！怎么了？摔伤了吗？”说完搀我起来，低头仔细查看我全身上下。

旁边立着的四阿哥也是脸带惊异。我顾不上他们的惊异，只是对着十三低声说：“送我回去！”十三忙问我：“走得了吗？”我摇摇头，现在脚站着都疼，肯定是走不动了。他微微一思量，看了四阿哥一眼，俯下身子说：“我背你回去！”我点点头，扶着他的背就想趴在他背上。

四阿哥却大跨一步，扶住我，对着十三说：“你去叫人拿藤屋子春凳来抬她回去。哪有阿哥背宫女的道理，让人看见，只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也不急这一时半刻的。”十三一听，忙直起身子道：“一时情急，还真是顾虑不周！”一面说着，一面匆匆跑走。

我扶借着他手上的力量单脚站着。脑子木木，好似想了很多，又好似什么都没有想过。原来还是心痛难忍，再理智的分析也不能缓解心的疼痛。四阿哥一直静静地陪我站着。

正自哀伤酸痛，“你若真想作践自己，最好关着屋子干。没得在众人眼前如此，既有可能被人打扰阻挠，落了口实，还不能够尽兴！”我脑子好象有些冻僵了，半天后才慢慢品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刚才还心如死灰，这会子却又一下

子火冒三丈。

猛地想甩开他的手，他胳膊纹丝不动，手仍然扶在我胳膊上，我瞪着他。他不为所动地看着我，淡声问：“你是想坐到雪地里去吗？”说完，一下子松了手，我一个腿不能用力，一个腿又有些僵，没有依靠，身子摇晃了一下，摔坐在了雪地里。

我不敢相信地怒看着他，从没有人如此对我！他神色平静地俯视着我。我一时气急，从地上胡乱抓了一把雪，扬手向他扔了过去。他头微微一侧避开了，我又赶快抓了个雪球，朝他扔过去，他身子一闪又避开了。

他嘲弄地看着坐在地上气急败坏的我。淡淡地说：“自己能躺在雪地不动，现在不过只是让你坐一会，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只觉心中气急，恨恨地瞪着他，他嘴边含着一丝冷笑说：“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还指望别人怜香惜玉吗？”手里握着雪，却知道再扔过去也是白搭。心中恨极，却拿他无可奈何。

“怎么在雪里坐着？”十三一面快步过来扶我起身，一面疑惑地看向四阿哥。四阿哥神色平静地让两个抬春凳的太监起身。

太监扶我在春凳上坐好，十三嘱咐他们送我回去后，赶紧去请太医，又让我好好养伤。我低头偷眼打量着四阿哥表情淡淡地看着十三和太监们忙碌，并未留意我。

十三叮嘱完，太监们抬着春凳从十三和四阿哥身旁经过，我趁着四阿哥没有防备，一错而过时又离得近，把手里一直捏着的雪团狠狠打在了他袍子摆上。其实更想扔到他脸上，可实在没有熊心豹子胆。不过即使这样，心中的气也是消了不少。

身后的十三‘呀’了一声，复又大笑起来。我忍不住微微侧头，偷眼看去，十三正看着四阿哥袍摆上的雪大笑，四阿哥眼中带着丝笑意，正对上了我躲躲藏藏的视线，我心中迷惑，忙扭正了头。

怒气渐消，脚上的疼痛这才觉察出来，可是更为疼痛的却是心。‘从此后再无瓜葛！’……我在草原上时就一再想过这句话，可总是残存着些希望，没有想到世事就是如此，我以为自己放弃固执，忍受姐妹共侍一夫的尴尬，变着花样讨好他，也许能挽住他的心，可是终不过如此！他并不会为我停留。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因为脚上的伤，我行动不便，一切都依赖玉檀。玉檀每日都替我拢好暖炉，吃用放置妥当，才去忙自己的事情。

我是三分的伤，七分的心懒，一点都不想动，能纹丝不动地一坐整日，注视着熏炉的缭绕烟气。也能盯着书一看就半天，却一页未翻。常常提笔想练字，却只顾着磨墨，待觉察时，看着满满的一砚台墨，又无任何心绪提笔了。

玉檀说八阿哥因外感风寒不能上朝。我听后心中还是疼痛，觉得口中的饭菜竟都硬如生铁，难以下咽，只得搁了碗筷。原来还是不能彻底斩断，即使心有利剑。

外感风寒，是那日还是后来呢？他在雪里冻着了吗？严重吗？……一面告诫着自己从此他的事情再与我无关，却又总是不经意见发现自己又在想了。

侧坐在榻上，头靠着垫子，正自发呆。门‘砰’的一声被大力推开，我讶然地抬头看着立在门口满脸寒冰的十四，他盯着我，一步步走近，我心中叹了口气，又靠回去，眼光无意识地看着地面。

他在榻旁站定，猛一扯我胳膊，我随着他的手，不得不坐直了身子。眼光却未动，还是盯着地面。他冷着声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说着手上的力气渐大，捏得人生生地疼着。

我抬头看着他，平静地说：“放开我！”他冷笑着点点头说：“好生淡定！你就不会心痛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心？”

没有心？我倒是巴不得我没有心呢！伸手想掰开他的手，他猛地一下又加了力，我低低‘哼’了一声，忍不住叫道：“好痛！放手！”

“原来还是会痛的，这样会不会让你知道别人的疼呢？得到又失去的苦痛，不如从未得到过！既然如今这样，为何当初要答应？你在耍弄谁呢？这么心狠！还是水性杨花？”说着，捏得我越发疼起来。我一面用手打他的胳膊，一面叫道：“放开！听到没有？我让你放开，你算老几？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他冷哼了一声，说：“我算老几？今儿我们就把话说分明了！你若有理，我们再说，你若横竖说不出个理来，我倒是要让你好好清醒一下，看我能不能管你的事情！”

我心中气极，到头来，他还是主子，我到底不过是个奴婢。本就心伤不已，这几日都是强憋着，这会子，又气又疼，再也忍不住，一面用力狠打着他，一面眼泪纷纷而落，哭着喊：“放手！放手！”

两人正在纠缠，一个声音淡淡叫道：“十四弟！”我泪眼迷蒙得看过去，十三阿哥和四阿哥正一前一后立在门口。十三脸带惊异，四阿哥倒是脸色一如往常的漠然。静静看着十四。

十三忽地一笑，上前几步说：“十四弟，你们这是唱得哪出戏呀？感情我们来得倒是不巧了。”我抽了抽胳膊，十四虽然手下松了力，但仍然紧紧拽着不动，十四脸色冷然地凝视着十三，十三笑嘻嘻地看着他，一面只是瞟向他握着我胳膊的手，再眼神暧昧地看回十四。

四阿哥缓缓走进，淡淡说：“我们刚从额娘那边过来，额娘正惦记着你，若得闲，去给额娘请个安。”

十四猛地紧了紧手，松开了我，我忙收回胳膊，轻轻揉着。他弯身低头盯着我，挨着我脑袋笑道：“过几日得闲再来看你。”说完，不再看惊怒交加的我，只向四阿哥和十三笑着扎了安，转身翩然而出。

我拿袖子胡乱抹干眼泪，抬头尴尬地看了十三一眼，扶着榻沿，想站起请安。十三笑道：“腿不方便，免了！”

我听后，顺水推舟，坐于榻上向四阿哥躬身请安：“四王爷吉祥，十三阿哥吉祥！奴婢行动不便，不能给两位爷奉茶，请两位爷多包涵。”

十三随意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歪靠着笑说：“你好生把这场戏的来龙去脉讲来听听，我们就不和你计较了。”

我怔怔出了一会子神，心中酸疼，眼中又泛出泪意来，忙背转了身子急急抹干。十三叹道：“好了，好了！我不问了。”

我转回身子朝他苦涩一笑，他静了一会，肃着脸说：“十四弟若真难为你，你说出来，也许我能帮着化解化解！”

我深吸了口气，强打起精神，向他感激一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一时争执罢了！回头就好了！”

十三耸了耸肩膀说：“不愿意说，就不勉强了！不过若有为难处，别自个受着，解难我倒不一定能做到，不过出出主意，排排忧应该还行！”

我点点头，他含着丝笑说：“实在不行，找你姐夫告状去，十四弟虽是个犟牛，可对八哥的话倒是听得进去。”

我心中惊悸，面上却未敢露出分毫，飞快地瞟了四阿哥一眼，看他神色如常，笑道：“只怕被训‘恶人先告状’，我还是省省吧！”

说完再不愿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笑着岔开话题：“多谢你来看我！还有上次也要谢谢你！”十三笑笑未回话。

四阿哥问：“脚恢复得可好？”我俯了俯身子，回道：“太医说伤着了筋骨，倒是没有大碍，只需耗些时间慢慢养！”四阿哥听后，看着十三说：“回吧！”十三点点头，起身要走，我心中一动，忙出声叫住他。

他和四阿哥都立定，静待我下文，我为难地蹙蹙眉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再加上四阿哥在一旁，更是不好开口。

四阿哥瞅了我一眼，对十三说：“我先出宫了！”提步要行，十三忙拽住他，对我说：“我的事不瞒四哥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看这个架式，本来还想算了，现在不说倒是不行了。只好笑道：“我想问你件事情。”我做了个请他坐下的手势，然后又看着四阿哥笑请他坐下：“绝非顾虑四王爷，只是刚才不知如何启口，所以有些犹豫。”

两人坐定后，都是看着我，我紧了紧嘴角，笑看着十三说：“这次随皇上去塞外，我见到了敏敏格格！”十三一听，脸上怔了一下，微微蹙着眉头，四阿哥却是带着笑意侧头看向他。

我看着十三蹙着的眉头，心头有些凉，但还是接着说：“你对她……啊？”我话未完，十三已经站了起来，四阿哥抿嘴而笑，看了看我，又看向十三。

十三看着四阿哥：“我们走吧！”说完想走，四阿哥坐于椅上未动，伸手拉住他，笑道：“话还未说完，干吗急着走？”十三有些跳脚，看看我，又看看四阿哥。苦笑一下：“这风水转得也太快了，才一会的功夫就轮到我唱戏，你们看了？”

说完坐回了椅子上，我掩嘴而笑，原来也有让十三想溜的事情呢！十三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问吧！不就那么点子事吗？也值得你们揪着不放？”

我敛了笑意，叹道：“敏敏的心思，即使未说，你也肯定是知道的。那你呢？”他问：“她和你挑明了？”我点点头。

十三默默出了会子神，凝视着桌上的书说：“草原上的好男儿多着呢！她不用在我身上白担这些心思。”

一时，大家都静默下来。其实不是没有料到的，敏敏虽好，可只怕并不是十三想要的。想着草原星空下她璀璨的笑颜，想着从此后她也会知道虽贵为公主，可天下仍有她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想着她可能的心碎、蒙尘的娇容，还是难过不已。

忍不住说：“敏敏格格是个很不错……”十三截道：“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也说起糊涂话了？她就是个天仙，若不对我的心，又何必多说！”

我轻叹了口气，低声喃喃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十三站起，举步而行：“走吧！”四阿哥随他起身而出，我忙俯了身子恭送。四阿哥出门后，转身替我把门掩上，一面说：“虽不是大病，可自个上点心，伤筋动骨最忌落了病根！”我刚想抬头说谢，门已合上。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3』第四十二章

脚伤还未好利落，康熙四十八年已是最后一天。斜歪在榻上，凝视着跳动的烛光，独自枯坐。‘笃笃’几声敲门声，玉檀带着寒气推门而入。随手将手中的食盒放在桌上，忙回身掩住了门，一面缩着脖子嚷：“好冻呀！”我纳闷地问：“今日不是你在前头伺候吗？怎么宴席还未结束，人就回来了？”

她一面搓着手在暖炉上烤着，一面侧头笑看着我说：“特意央了李谥达让秋晨替了我。反正她正好想凑这个乐子呢！”

每年除夕宴席上近前伺候的人都会得些赏赐，又有机会见着平日不可能见着的人与事。玉檀为了来陪我，竟然特特地推了这些。心中感动，叹道：“我自个呆着，也不觉得孤清，何必还为此去求李谥达呢？倒是白白欠了个人情！”

她烤暖了手，拿了食盒打开，笑说：“我备了些好吃的。今儿晚上我们一面吃喝，一面聊天，也好好过个年，岂不是比伺候人自在快活？”

她把杯盘在炕上的几案上摆好。又往熏炉中添了一小把百合香，两人半靠着软垫，自吃自饮起来。过了半晌，我还是没有忍住，假装不经意地问：“我姐姐可进宫了？”玉檀低头吃着菜说：“恩！还有八阿哥，八福晋都在呢！不过大概是因为病好不久，八阿哥看着精神不大好！脸上没什么血色。”我端起酒，一仰脖子，狠狠地灌了下去，又有些呛着，侧着身子低声咳嗽起来。

—————

心中担着心事，昨晚上并没睡好。玉檀因昨夜让秋晨代了班，今日早就出门代秋晨当值去了。听得玉檀掩门的声音，我也快地爬了起来。洗漱妥当后，打开箱子，取出历来的信，手指轻轻滑过每一封的信，凝注半晌，有心想

打开再看一次，可狠了狠心，还是拿了宣纸全部包好。

眼光扫过压在箱底的玉兰项链，也拿了出来，心中想了想，走到桌边，提笔写了封信。不想费功夫去想那些文言文的行文措辞，索性就想什么写什么，反正我只要他能看懂就好。

“奴婢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四王爷看了奴婢的字和信，也就知道，算不上有文采。长得也许还过得去，可紫禁城里容貌出众的姑娘多得是，奴婢也不算拔尖的。现在奴婢尽心服侍皇上，等到年龄放出宫后，奴婢自会离去。奴婢这辈子是不打算嫁人的了。以前奴婢行事失常，欠缺考虑，给王爷造成很多误解。只能跪求王爷见谅。奴婢既然已下定决心孤身一人，不想婚嫁，王爷也无谓在奴婢身上白花心思。”

写好后，仔细读了一遍，琢磨了下，撕了，重新写过：

“……等到年龄放出宫后，奴婢自会离去。额娘因生奴婢而早早去世，常恨此生未能尽孝。奴婢这辈子是不打算嫁人的，只想伴着青灯古佛，为母亲念经祈福。以前奴婢行事失常，……”

拿了信封，把信和项链都放进去。漠然地看着桌上的东西。他们若来，一切归还；若不来，那他们就是放手了，另寻了机会还于他们。忽地想起手上的镯子，忙往下掳，试了几次，却未成功，摸着玉镯子，心神恍惚。

轻轻敲门声传来，忙收拾心绪，起身开门，一面想着是小顺子还是方合呢？一面开了门。

“姑娘吉祥！”方合利落的打了个千，一面起身一面从怀里掏了信出来。我笑着接过，“公公稍等一下，我有些东西想麻烦你转交。”方合微微一愣，忙点头答应。

我进了屋子，凝视着手中的信发了一会的呆，打开桌上的宣纸包，把信原封不动地和其它信放在一起，重新包好，拿了浆糊封上。

转身出屋，递给方合，笑说：“麻烦公公了！”方合一面把纸包揣好，一面陪笑说：“不麻烦！不麻烦！”说完，打了个千，匆匆而去。

我依着门框，定定站着，看他身影消失。心中一遍遍重复着‘从此后再无瓜葛，从此后再无瓜葛，……’

直到午膳时分，仍然不见小顺子来，我心想，这倒也好，他撂开了手，从此后大家都清静。正琢磨着如何把项链退还给他，‘笃笃’敲门声响起。

心中一叹，去开了门，小顺子笑嘻嘻地请了个安，“给姑娘送东西来了！”

我接过，仍旧笑道：“麻烦公公稍等一下，有些东西烦请公公帮忙转交一下。”说完半掩了门，转身进了屋子。

打开手中地狭长小木盒，一根通体晶莹，似有波光流动的羊脂玉簪。雕琢成一朵盛开中的木兰。我懒得再细看，将它丢进起先的信封里，仔细封好。出屋交给了小顺子。看他接过装好，我反身关了门。

背抵着门，过了很久，似乎才突然回过神来，想着新年的第一天，一切都结束了。深吸口气，挥舞着拳头，对自己大声吼道：“新年新气象！”

吼完，决定开始收拾屋子，既然活着，就应该努力让自己过的好一点。爱情失败！伤心一时可以，颓废一时可以，但为了一个没有选择自己的男人搭进去一生一世就没有必要，不能从此生活就是黑色！我的身体年龄才十八岁，没有爱情，还可以有很多别的事情，再过几年也到年龄放出宫了，等出宫后，我可以自己去塞北看大漠落日，去江南看烟雨蒙蒙。当年一直想去青藏高原和云南旅游，可都未能实现。在现代时，有时间没钱，有钱没时间，现在我钱有大把，随便拿套首饰去卖也够挥霍一段时间，为何不趁此机会去过理想中的游子生活呢？

自从来了古代，就一直围着紫禁城打转，以后可以笑揽风月，卧看红尘，游大江南北，交天下英雄！岂不自在？前面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等着我呢！

一面想着，一面笑着，一面手脚不停地整理着屋子，可眼泪却还是顺着眼角一颗颗滑落！止也止不住。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4』第四十三章

二月的午后，和暖的阳光照得屋子通透明亮。

我坐在桌前翻阅苏东坡写的《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试院煎茶》几首关于茶的诗文。玉檀一旁坐于榻上在手绢上绣花。两人静静地各自干着手头的事情。屋中流动着闲适恬淡的气息。

玉檀搁了绣花绷子，走到桌边，给我换了杯茶，又给自己也换了一杯，笑看着我说：“会读书识字的人就是不一样。”我正读得满口含香，头未抬，随口问：“怎么不一样了？”她站在我身边说：“姐姐总是气定神闲的，照说芸香姐姐她们

都比姐姐先入宫，又年长，出身也不低。可往姐姐身边一站，明眼人一眼就知道高低。"我搁下书，喝了口茶，笑睨了她一眼说："别光说好听话了，有什么正经事情就问吧。

玉檀嘻嘻笑了一会子，问："这次皇上去五台山会带谁去呢？"我抿嘴一笑说："原来是有人担心不带她出去玩！"玉檀努了努嘴，说："皇上难得去一次五台山，上次还是四十年的事情，错过这次机会，还不知道有没有下次呢！"

我复拿起书，笑说："这事我做不了主，不过若李谥达问起，我一定荐了你！"玉檀笑嘻嘻地说："好姐姐，多谢了！"，转回了榻边。

我目注着书，脑中却在想，这次康熙去五台山，命太子爷、三阿哥、八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跟随。我若能不去，就不去，避得越远越好。

出宫在外，不比宫里，见面机会大增。虽然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不能做到真正视他为陌路，我需要时间去淡化一切，让曾经的涟漪平复。

转而又想到四阿哥，本来还担心四阿哥对那封信的反应，但现在看来，他没有任何反应，应该也是心淡了。心中低念一声"谢天谢地！"

太子爷、四王爺、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和十四阿哥都在，正陪康熙笑谈着上次去五台山的事情。

我把茶盅轻放在桌上，康熙顺手拿起，掀盖子轻抿了一口，笑看着我："前次去五台山时，若曦还没有进宫吧？"

我躬着身子笑回："正是！奴婢是四十二年进宫的，正好晚了一年。"康熙看着李福全说："这次可带了她？"李福全瞅了我一眼，我赶忙回到："因为前段时间身子一直不大好，告了一段时间的假，虽说现在已经行动无大碍了。但是出门在外，服侍的人本就跟宫里少，所以还是怕一时照顾不周全。不如让玉檀随了去。"

康熙沉吟着看了我一眼，叹道："病了那么久！人现在看着连衣服都撑不起了！"转而看着李福全吩咐："让她留在宫里吧！"

我忙跪下磕头："谢皇上恩典！"康熙笑道："好好调养！想吃什么就让王喜去吩咐！赶紧好利落了！不然你也没精神好好服侍朕！以前冲茶，糕点都时有新意，现在不要说新意，连平日对答都没有以往那么机灵，看你精神不济，朕就不罚你了！"说完抬抬手，让我起来。

我托着茶盘低头退出。到珠帘外时，忍不住侧头瞥了眼八阿哥，他垂目静静

坐着，身形也是份外单薄，满堂人语，却难掩寂寞寥落！我心中发酸，转头快步离去。

皇上离去，他也离去了，我不用担心再会无意中撞见他，也不用担心偶尔看见他时心神的刺痛和无奈。可是原来离去并不能让我遗忘，总是在不经意抬头时，会忽地掠过熟悉的画面，总是会轻笑时，无意闪过他的笑容，虽然我会立即选择忽略，选择视而不见，可是心情却已经黯然。理智可以控制行动，却无法控制心情，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遗忘？云淡风轻！

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份外快，我打发时间绣的手绢还没有完成，康熙已经从五台山回返。再见八阿哥，他的气色倒是比初离京时要好很多，当我向他请安时，他笑如微风，眼光温和，随意地抬手让我起身。

我怅然地想到，他看淡了，放开了，也许是山中风光易让人忘怀人间俗事！也许是他再无闲情余力浪费在儿女私情上了！一切之于他，已经过去！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吗？为何你还会有怅惘呢？

待看清迎面而来的人，想闪避已经落了痕迹，只得赶快退到路边，俯身低头请安："贝勒爷，吉祥！"

他温和地说："起吧！"我立起，低头静站。他并未离去的意思。我有心告退，却不知该如何张口。

"十四弟不会再去闹你了！"他温和地缓缓说道。

我心中悲喜莫辨，不知该如何回话，只静静站着。

"你前次说得话是什么意思？隆科多、年庚尧、李卫，我隐约明白。可邬思道，田镜文，我就不懂了。"

我琢磨了下，试探地问："四王爷身边可有一位腿不方便，叫邬思道的幕僚？"

他干脆地回道："没有！"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被《雍正王朝》涮了！正在发怔，他又说："朝中并没有田镜文此人，不过倒是有个叫田文镜的。"

我忙说："那就是田文镜，我记错了！"

他眼带困惑，微微笑着问："这些不搭边的人和事，都从何说起？"

我愣了一会，说："反正你多留意着就成了！从何说起，我现在也不知道从何说起！"说完赶忙告退。他静了一下，轻声说："去吧！"

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大骂电视剧和自己，胡编乱造、不负责任！烂记心，名字都会记错！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5』第四十四章

送春归去，迎夏来。康熙为了避暑，搬进了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畅春园，我也随了过来服侍。这座被后人誉为第一座"避喧听政"的皇家园林，在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对周围的皇家园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和破坏，畅春园也难逃厄运，园中建筑悉被焚烧。旦夕之间，一代皇家名园被焚毁殆尽。

没有想到我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的人，居然能亲眼看见这个被后世建筑学家无限憧憬的园林。

"畅春园"，寓意"四时皆春"，"八风来朝"、"六气通达"。引用史书上描写畅春园的话"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漫。土阜平垞，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园内风光自然雅淡、景自天成。

不同于皇宫，畅春园内多植种奇花异草，四季花开不断。我看池塘内的荷花才刚刚打了花骨朵，含苞待放，别有风致。不禁动了兴致，想要好好绘制几张荷花图，找人绣一个欲开未开的荷花手绢。

正在凝神细细观察，王喜匆匆而来，人还未到，声先到："好姐姐！可找着你了！"一面说着，一面人已经到了跟前。打了个千说："万岁爷要见姐姐。"

我一面随他而行，一面问："知道什么事情吗？"

王喜边快走着，边笑嘻嘻地回道："不知道！不过先给姐姐道个喜！马而泰将军从西北回京述职，万岁爷才接见了，心情大好！说道"西北多风沙之苦，景致荒凉。"，所以命正好来见驾的几位阿哥领着赏园子。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我听后琢磨着，康熙找我所谓何事？想着前个月，听十三提过我这个名义上的阿玛要进京，一则没有什么感情，二则我在深宫不可能得见外臣，顶多能打个照面，所以也根本没有上心，不料这就已经到了。

看来政绩甚佳，若不然康熙也不会给予如此殊荣。心头倒是欣喜，毕竟我和他脱不了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进了清溪书屋，忙跪下给康熙请安。康熙笑着让我起来，说道："自打进宫后，已经七年多没见过你阿玛了吧？"我忙笑回："正是！万岁爷记心可真是好！连这些琐事都记得这么清楚！"

康熙看着我说："你阿玛这会子正在园子里逛呢！去见见吧！当面磕个头，算是全了你的孝心。省得你今年又对着月亮叩拜！"

我听後，心中感动，忙跪了下来，想着难得康熙竟还记着我和玉檀朝着月亮磕头的事情，虽不是为这个父亲。一面磕头，一面道："谢皇上！"康熙微微笑着说："快去吧！"

起身出来后，不禁有些犯愁，这么大个园子，我如何知道这个马而泰将军在哪里呢？只能问着寻了，毕竟又是阿哥又是将军的，总是引人注目的。

一路问着，一路寻着。逛了小半个园子，到了"林香山翠"，才看见凉亭内坐了几个人，象是四阿哥、八阿哥、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忙赶了几步，可心内一迟疑，又放慢了脚步。待会子，见到马而泰将军，我该说些什么呢？

想着想着，不禁脚步越走越慢，走到不远处，隐在树后，更是迟疑。正低头琢磨，一个太监从身边匆匆跑过，都已经跑过了，却又赶忙回头请安，陪笑道："没看见姑娘在这里！奴才真是该死！"我笑道："我自己站在这里，你没看见也正常！"迟疑了一下问："我阿玛可在亭内？"他忙笑着说："在呢！"我点点头，让他离去。

我又静静待了会。想着奉了圣旨，这头总是要磕的，躲不掉的。又想了想姐姐，这才深吸了几口气，鼓足了勇气，紧握着拳头，大快步朝亭子走去。怕走得慢了，鼓足的气一泄了，就再无勇气。

进了亭子，先俯身给各位阿哥都道了吉祥，一面请安，一面偷眼打量了一圈。看座中只坐着一位年约四十多的陌生人，国子脸，浓眉大眼，虎虎生威。四阿哥抬了抬手让我起来。我起身时，一面想着果然有将军气概，一面咬了咬牙，面朝马而泰将军跪了下来，口道："马而泰。若曦奉圣旨来给阿玛磕头！"一面说着，一面"砰砰砰"地三个响头。

我刚跪倒，坐于竹凳上的中年人已经跳了起来，满脸惊惶地冲过来搀扶我，手刚及触碰到我，又立即觉得不妥当，忙收了回去。脸色震惊，只是一叠声地摆手说："不是！不是！不是！"而旁边的阿哥们早就全看傻了，八阿哥的和煦笑容消失无踪，微带惊诧。一向脸色漠然的四阿哥也是脸色惊异。十三和十四就更不

用提了。

我脑子轰地一声，顿时反应过来，我认错父亲了!!! 立即傻在当地，脑子”嗡嗡”作响。

最后还是四阿哥淡声道：“还不起来？”我才猛然一惊，赶紧爬了起来，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解释？脸涨的通红，手紧紧扣在一起，身体僵硬。

大家静默了一会，十四忽而冷笑了几声道：“现在不止是心了，连脑子都坏了！”四阿哥和十三都看向十四。我盯了十四一眼，他目光冷冷，我撇开了眼光。

八阿哥侧头看着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嘴角含笑解释道：“她未入宫前住在我府中时，从阁楼上摔下来，大夫说惊吓过度，很多事情都忘了。只是没有想到现在连自己的阿玛还记不起。”说着，眼光淡淡从我脸上掠过。

十三朝我安慰地一笑，指了指我身后说：“你阿玛去更衣了，这会子才回来！”

我忙回身，看见一个四十多岁，长眉凤目，面色白皙，蓄有长须，气质温和的人正缓缓而来，看着根本不象将军，反倒更象江南读书之人。我再没有勇气冲上前去跪拜，只是傻站着。

马而泰将军看到我，表情微微一愕，仍然不疾不徐地行来，走到近前，先给几位阿哥行了礼，落了座后。这才目注着我。

十三看我仍然僵站着，笑说：“该磕头了！”我心里长叹一声，上前，跪倒，说：“马而泰。若曦奉圣旨来给阿玛磕头！”说完，磕了三个响头。马而泰将军看着我温和地说道：“起来吧！”我遂站了起来。

马而泰将军看了一眼尴尬地坐在一旁的齐齐格副将，笑看着八阿哥问道：“他这是怎么了？”八阿哥含笑道：“若曦刚才错把齐齐格副将当成将军了！”马而泰将军微微蹙了下眉头，不解地看着我，问道：“若兰不是来信说，都好了吗？怎么连我还记不得？”

我心想再不能沉默是金了，须要想法子瞒天过海。微微思量了一下，说道：“有些事情记得，有些事情还是模糊。刚才看着福将大人面熟，就上前参拜，本来是不想让阿玛知道我的病情，挂念我的。可没想到，竟……”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来。

马而泰将军听后点了点头，看了我一会子，才站起目注着几位阿哥说道：“多谢皇上惦记，让我们父女得见一面。”说完，又看着我说道：“好生回去，尽心服侍皇上！”我忙点头应是。应完就想退了出来，八阿哥却叫住了我，看着马而

泰将军笑着说道："既然是奉了皇阿玛的旨意过来的，多待一会也不妨的！"说完又侧头看着四阿哥。四阿哥点点头，看着马而泰将军说道："难得见一面，就让她多待一会吧！"

马而泰将军这才顺水推舟地让我留了下来，我却很是郁闷，四阿哥、八阿哥虽是好意，可却不知道我是心内自有苦楚。巴不得赶紧离开。

还有瑞景轩、延爽楼没有逛，一行人歇了会，又继续逛园子。几位阿哥有意走在前面，剩我和马而泰将军在后面走着。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只好静静地陪着。马而泰将军过了好一会子，才叹道："七年未见你，真是判若两人！"

我心里一慌，忙回道："都已经二十了，怎么可能还和十四岁的小姑娘一样呢？"马而泰将军侧头看着我，叹道："阿玛心里都明白，你又是在宫中！只是心中感叹罢了！"我这才又把心放了回去。

他又说道："先头我听人说，我们家的二丫头在宫中很受皇上看重，琢磨着你的性子还不大信。如今看来，皇上竟然特特地命你来见我，这可是少有的殊荣！"我忙应道："这可不是女儿的功劳，只怕是因为阿玛政绩卓著，皇上才赏的恩典！"

马而泰将军蹙了蹙眉头说："你和阿玛也要如此说话吗？"我一怔，心里叹道，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和你说话，既然多说多错，只能默默走着。

马而泰将军一面看着前方走着的几位阿哥的背影，一面低声说道："阿玛不是怪你！只是心疼你，宫里日子难熬呀！"说完长长叹了口气。

我心中一酸，人人都说我变了，畏首畏尾，可他们哪知道，前头是风刀霜剑，我若不变，又能如何？不禁对这位陌生的阿玛多了两分亲切。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6』第四十五章

再长的路也有走完的时候，何况这就不长的路，眼看着就要逛完了，马而泰将军把步伐放得更慢，看了看四周，目注着前方的阿哥沉思了一下，轻声对我说道："一定记住，谁都不可以帮！"

我一呆，侧头看他，他仍然目注着前方，表情如常，轻声道："形势未明，

自保最紧要！"停了会，又加了句："你现在可不是一般的宫中女官！行事一定要谨慎！"我恍然大悟，只觉一股暖意在心中缓缓流淌。这么些年，从没有谁对我说过这些话，不过是凭借自己仅有的一些历史知识和读过多年书比那些太监宫女更能揣摩康熙的意思，一路跌跌撞撞地摸索着行来。

几位阿哥们早已经站定，看着我们父女缓缓而来。大概是我面色哀伤愁闷，几位阿哥以为我是感伤父女才见又要告别，都各自侧头装做欣赏周围的风景。

我上前行礼告退，四阿哥淡淡说："去吧！"我转身走时，看马而泰将军微微笑地看着我，眼睛里却是几丝牵挂，心中一热，走过去认真地行了个礼，叫了声："阿玛！"他微微颌了下首，说道："回去吧！尽心服侍皇上！"我应了声，转身快步而去。

在园子中随意而行，转着转着，竟又转回了先前赏荷的水榭。侧倚着柱子，看着湖中的未开的荷花，心中却再无先前的赏荷的兴致了。只觉得心中惆怅，却又说不出具体为何。脑中思绪杂乱，一会想着姐姐，一会想着现代的父亲，一会又想着刚才见到的阿玛，却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

忽地感觉一个人正站在身后，猛地回头看，却是四阿哥。我一惊，请安也忘了，张口就问道："王爷怎么还没回去？我阿玛呢？"他上前两步，和我并排站着，目注满湖碧叶，"八弟和十四弟陪着你阿玛去了！"

我静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忙俯身请安，他看了我一眼，淡声说："随我来！"说完转身出了水榭。连拒绝的时间都没有，我只得随后跟着他，他倒是这里很是熟悉，在假山，长廊，小桥中穿来绕去，后来停在一处遍植垂柳的湖边，长长的枝条直坠湖面，与自己的倒影相接，旁边一座小小的拱桥，连着高低起伏的假山，山上引水而下，击打在湖面上，叮叮咚咚，水花飞溅。因为假山，柳树，拱桥的环绕，隔绝了外面的视线，这里自成一方小天地。

我一面看着四周景色，一面想着他想做什么，自从年初一退回链子后，四个多月的时间他没有任何反应，待我一如他人，今日为何特意来寻我？四阿哥走到桥墩旁，弯身从下面拖出一只小船，倒是精致，只是有些旧了。

我陪笑问："王爷怎么知道这里有只船？"他一面摆弄着船，一面说："这是我十四岁那年，随皇阿玛住到园子里，喜欢这片湖面清静，特命人做了放在这里的。"

说完，直起身，看着我，示意我上船。我呆了呆，疑惑地看着他，问道："你肯定这船还能用吗？"他瞅了我一眼，没有理会，自己上了船。

他坐在船上，静静地看着我，目光淡定，绝对不容拒绝。我犹豫着不想上船，

有心想离去，却知道开口肯定是被拒绝的，站在原地磨蹭了大半天，他并不在意，一直静静等着，最后展了展腰随意地说："我先睡一觉，你慢慢想吧！决定上来了叫我！"说着，就打算躺倒在船上。我握了握拳头，一咬牙，上了船，既然躲不了，只能随他去了，青天白日难道还怕他吃了我不成？他瞟了一眼咬牙切齿的我，带着丝笑意微微摇了下头，用桨一抵湖岸，船荡离了岸边。

离岸越远，荷叶越密，我不得不低头，时而左、时而右、时而俯身地避开迎面而来的荷叶。他是背对着的，荷叶从他背上一擦而过，倒是无碍。他看我有些狼狈，带着丝笑意说道："我以前都是躺在船上的，要不你也躺下。"我没有吭声，只忙着闪避荷叶。

他划到一处，停了下来，随手拿起桨，把紧挨着小船的几片荷叶连茎打断，然后放好桨，斜靠着后面、半仰着头、闭着眼睛休息起来。我四处打量一下，全是密密匝匝地翠碧荷叶，一眼望去满眼绿意，只觉得自己跌进了个绿色的世界，完全不知究竟身在何处。四周极其安静，只有微风吹动荷叶的声音。我看了一眼四阿哥，他半仰着脸，在交错的荷叶掩映下，半明半暗，神色却极其放松，全无平时的冷峻。

他那享受的表情也感染了我，初时的紧张不安慢慢散去。我学着他半靠着船，把头搭在船尾也闭上了眼睛。虽然头顶有荷叶挡着阳光，可还是觉得太亮，又起来，拣了一片刚才被他打断的荷叶，在水中摆了几摆，随手搭在脸上，闭上了眼睛。

只觉得鼻端，一丝丝的荷叶清香，随着呼吸慢慢沁入心脾。船随着水波微微荡着，仿佛置身云端。四周一片寂静，让你的心也渐渐沉静了下来。水面上的凉气和太阳的温暖交错在一起，刚刚好，不冷也不热。

刚开始心中还掠过几丝姐姐、阿玛的影子，可后来身心都沉静在这个美妙的夏日午后，心情渐渐放松，连毛孔都好似微微张开，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微风，清香，水波，再无半点杂思。

正在半睡半醒之间，忽然感觉船猛地晃动了几下，我心中一惊，忙把荷叶拿了下来，睁开眼睛。

却看见四阿哥已经换了位置，正坐在了我腿边，胳膊肘靠在船舷上，斜支着脑袋温和地看着我。我忙起身，可一起来，才发觉两人的脸离得很近，又忙躺回去。他看我又是起又是躺的，不禁嘴边带着丝笑意看着我。

他的目光是从未见过地温和清亮，我却只觉得脸有些烫，心神波动。我宁可他用那没有温度的目光注视我，那样我还可以清醒地想着应对之策。可现在他的

温和却让我完全乱了分寸。正如寒风凛冽的冬天，冷不丁的一个好天气，会让你觉得格外暖和，却一时不知该如何穿衣。

强自镇定地回视回去，两人视线胶着了一会，只觉得那平时冷冷的眼睛中，似乎有很多东西，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究，莫名地沉陷。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忘了本来是想用目光示意他转移视线的，只是心中茫茫地回视着他。心中一惊，猛地闭上眼睛，不敢再看。

虽闭上了眼睛，可仍能感觉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心中害怕，只觉得不能，绝不能再让他这么看下去了。忙拿起荷叶挡在脸上，一面嘴里低声嚷道："不许你再这么看我！"

他一听，低低地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的笑声，沙沙的，闷闷的，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不过倒是十足新鲜，毕竟想听见这位冷面王爷的笑声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伸手过来，要拿开挡在我脸上的荷叶。我忙一只手捂得更紧，一只手去打开他的手。

他反手一握，就把我打他的那只手握住了，我又忙着用力抽手。他说道："把荷叶拿下来，我就放手！"我立即回道："那你不能再象刚才那样看我了！"他低低的应了声好，我又犹豫了下，才慢吞吞地把脸上的荷叶拿了下来。

他仍然是刚才的姿态，一手靠在船舷上斜支着脑袋看着我，只不过现在一只手握着我的手，我皱了皱眉头，飞快地瞅了他一眼，又赶忙转过视线，说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松开了手。过了一小会，感觉他也转开了视线。

我这才转回了头，说道："你往过一些，我要坐起来。"本想着肯定又要交涉一番的，却不料，他听后立即往后移了移，虽不远，但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暧昧了。我心里倒有些意外，这么好说话？忙坐直了身子。

两人都只是静静坐着。不知为何，我心中再无先前的怡然自乐的心情，感觉沉默中还流动着一些别的东西。忙出声打断了四周环绕着东西，问道："你经常躺在这里吗？"他说道："也不是经常，偶尔几次吧！不过船我倒是每年都检查是否完好。"我问道："我看你很喜欢这里，为何只有偶尔来呢？"他听后，嘴唇紧紧抿着，脸上温和的表情渐渐淡去，慢慢地恢复了平常冷峻之色。

过了半晌，他淡声说："过多沉溺于旖旎风光，只会乱了心志！"说完拿起桨，开始往回划，这次他让我背对迎面而来的荷花，他对扑面而去的荷叶不避不闪，任由它们打在他头上，他脸上，他身上。他只是一下一下地坚定划着，不因它们而有任何迟疑和缓滞。

我心中滋味复杂，只是叹道，他又是那个雍亲王胤禛了！

晚间休息时，琢磨今日的事情，忽心有所触，怨道，阿玛呀阿玛！这次恐怕是被你害了！再细细品味，心中不禁迷惑，又似非我所想。是耶？非耶？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7』第四十六章

塞外之行从未如今年般热闹，康熙带了太子爷、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

我刚知道名单，再想到极有可能出现的敏敏，就想着我要留在京城！我不要去赶这趟热闹了！

私下期期艾艾地想和李福全打个商量，结果还未张口，他就说："这次你可别想着能不去，年初让你偷了懒，现在身子已经大好，再没有偷懒的道理"我低头默默，轻轻叹了口气。李福全摇摇头，转身要走，忽又脚步微滞，半侧着身子，说："赶紧打起精神尽心服侍万岁爷！其它事情都没有这紧要！年龄大了，在宫里也没几年了。将来自个的终身可就是万岁爷的一句话。"说完，脚步加快，自去了。留下我一人杵在原地，怔怔发呆！

我向十四请安，他冷冷看了一眼，也未让我起来，脚步不停，从我眼前而过。我忙站起，追了几步，叫道："十四阿哥，我有话说。"

他头未回，继续走着："我没有话和你说！"我叫道："和上次的事情有关，和敏敏格格有关。"

他停了脚步，回身冷冷注视着我说："我欠了你个人情，你想要什么？"

我现在对他实在是一点脾气也没有，自顾平静地说："过两日蒙古人来后，肯定会撞见敏敏格格，到时该如何说辞？"

他垂目想了一下："直接告诉她，再赔个礼道个歉，说几句软话哄着她，不就行了？"

我摇摇头，发愁地想，哪有那么容易？欺骗先不提，中间还牵扯着个十三呢！可十三的事情却不好对他说，叹道："只怕不是那么好哄的！"

他冷笑着道："我看你哄人的功夫是一流的，何必那么担心？"说完转身去了。

我心里暗骂了句，混球！只能无奈地看着他离去。

—————

愁着，烦着，怕着，敏敏格格随着苏完瓜尔佳王爷到了。我立在康熙身后，看看侧坐在两旁的十三和十四，想着待会敏敏就要进来，只觉得双腿发软，头发晕。

正在惊怕，十四忽地站起，向康熙躬身说："儿臣忽而有些内急，要告退一会！"康熙并未在意，随意地点点头，十四头未抬静静退出了大帐。

我提着的心，缓缓落回了原处，先避开一下，至少给我一个向敏敏解释的机会。否则就这么当着康熙的面撞上去，敏敏又是个没什么城府的人，一旦揭破，我还真为自己的小命担心。

苏完瓜尔佳王爷和随行的蒙古人向康熙行完礼，分宾主坐定后，纷纷谈笑。我一直留意着敏敏，敏敏自打进帐看见十三后，就一直头未抬，神色娇羞地静静坐着。十三却是恍若未觉，自顾和身旁敏敏的兄长苏完瓜尔佳。合术谈笑。

我叹道，看看敏敏这个样子，就是十四在她眼前，她恐怕一时也看不到的。可想着十三的回答，又替她无限难过！

我这厢看看十三又看看敏敏，再想想十四，真是愁苦满腹。眼光在十三和敏敏面上游移，忽地对上四阿哥的视线，他瞟了眼娇羞默默的敏敏，又瞟了眼谈笑风声的十三，再瞅着我眼中闪过几丝笑意。我愁都愁不及，他还有心思看戏，气喷了他一眼，转开了视线。

视线未及收回，已经看见八阿哥正面带微笑，静静看着我和四阿哥，我不敢与他目光对视，忙低垂了目光，看着地面。

大家笑谈了半晌，康熙忽地问道："十四怎么半日还未回来？"帐内一下安静了下来，我的心立即悬了起来。八阿哥长身立起，躬身回道："他昨日就说肠胃不适，只怕是近日饮食有些不当。"

康熙问："可叫了太医？"八阿哥回道："还未！"康熙微蹙着眉看着低下的几位阿哥说："不要仗着年纪青，就对小病小恙不上心！"众位阿哥忙齐声应是，八阿哥也俯身应道："儿臣记住了！"说完侧头吩咐身后的小厮去请太医看十四。

康熙笑对苏完瓜尔佳王爷说："朕年纪大了，才越发觉得平日养生的重要！"苏完瓜而佳王爷忙笑着符合，两人笑谈着各自的饮食起居。

我缓缓舒了口气，今天安全了！

晚间左思又想，觉得只能主动出击，在事情败露之前化解。第二日正好不当值，遂去找敏敏，一路走着，一路还是发愁究竟该如何说。

低头发愁慢走，"我正要去找你呢！没想到竟碰上了！"我闻声抬头看去，敏敏正立在身前，盈盈而笑。我忙俯身请安，她上前挽着我胳膊起身，笑道："大半年未见，你可好？"

我回道："一切安好！格格呢？"她笑着点点头。

两人挽着胳膊并肩而行，我满腹愁思，不知如何开口。敏敏也是低头默默。静了半晌，两人同时侧头看着对方说："你……"又都同时住了口。

我忙说："你先说！"敏敏笑了一下，一面走着，一面目注着前方低声问："你可帮我问了？"

我深吸了两口气，不知如何开口，打碎她的一片芳心，不是不残忍的！敏敏等了半晌，见我只顾着低头默走，不禁脚步缓了下来，低低地问："他没有？是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看着她，想了半天说："反正你阿玛也不愿意格格嫁给他，格格以后就不要再想他了！"

她停了脚步，大睁着双眼急促地问："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看不上我呢？难道我比不上他的福晋吗？"说着，敏敏已经语带哽咽。

我拉着她的手说："格格不是你不好！真得！"

敏敏猛地甩开我的手，边跑边说："我要去问问他，我究竟是哪里不好？他看不上眼。"

我忙随后追着，叫道："格格！格格！你别跑！你听我说！"

敏敏只在前面急跑，对我的叫喊听而不闻。跑出营地时，她随手从士兵手里抢了马和马鞭，翻身上马，急驰而去。我也忙抢了匹马，打马追去。

她在前面拼命抽打马，马儿快如闪电，我的马技本就不如她，又比她晚上马，此时更是越落越远，她的身影渐去渐远。

远远地看着她骑马冲到了十三跟前，跳下了马，我看见十三近旁的身影居然是十四，心中着急，连怕都顾不上了，只是狠命抽打着马，指望能快一点。

待我从马背上跳下时，恰听到十三说："格格错爱！十三不敢当！今日还有

别的事情，改日再向格格赔罪！”说完想走，敏敏拦在他身前问：“我只是想知道，我哪里不好？你看不上？”

我赶忙跑过去，站在敏敏身后，直朝十三合手一拜再拜！又赶着向十四挥手，示意他离开。十四面带惊异盯着敏敏和十三，对我视而不见。十三瞅了我一眼，又看了一旁的十四一眼，蹙眉看着敏敏温和地说：“格格先回去吧！这里不是说这些的地方！皇阿玛还等着我和十四弟呢！”

敏敏倔强地说：“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一面侧头从十四面上一扫，随即移开了视线，但猛地又转头盯着十四叫道：“你，你，你怎么在这里？”一面回头看我。

我已经连怕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傻傻看着。十三看着十四叫道：“十四弟，我们走吧！”说着就要上马。

敏敏一愣，看着十四喃喃问道：“十四弟？十四阿哥？！！”十四点头道：“正是！”敏敏未等他说话，已经回转头，愤怒地盯着我：“你骗我！”

我忙上前想拉她的胳膊，她用力推开我，怒问道：“他是十四阿哥？你骗我！”我哀求道：“格格，你听我说！”

敏敏看了眼怔愣一旁十三，紧握马鞭，指着十四问：“他是你的意中人吗？”我咬着嘴唇，摇摇头，她怔愣了一会，冷笑着说：“你一直在骗我！你一直在利用我！我把你当好姐姐，告诉你心事，你却利用我！”

我羞愧不已，只是说：“格格，你不是说过”草原儿女认定的朋友不会轻易放弃”的吗？请你原谅我这一次。我骗你是我不对，可事出有因，请听我解释！”

敏敏仰头冷笑了两声，转头看着满脸惊异地十三，用马鞭指着我问：“你和她可要好？”十三点点头！敏敏冷声说：“那你可知道她骗我藏匿十四阿哥？”

十三瞅了我一眼说：“不知道！”敏敏怒盯着我问：“你就是这样对朋友的？即骗我又骗他？”

十三和十四面色微怔，彼此对视了一眼，都看向我和敏敏。我无可辩驳，看着敏敏，恳求地说：“格格！你原谅我这一次可好？”

敏敏怒声说：“永远别想！我还要去告诉皇上，倒是看看你们去年到底干了些什么？”说完提步就走。

我心中大惊，忙拖着她，跪倒在地上，求到：“格格！格格！万万不可！你打也罢，骂也罢！都是奴婢的错！”

十四上前拖我起身，对敏敏说道："格格有气，冲我来！不用你去说，我自会去皇阿玛面前交待清楚。"十三也赶了几步，拦在敏敏身前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闹到皇阿玛面前呢？"

敏敏怒声说："她利用我帮十四阿哥，两人鬼鬼祟祟地，都不知道干了什么龌龊事情。"十三瞅了我一眼，看着敏敏说："若曦不是这样的人！格格怕是误会了！"

敏敏脸涨得通红，连气带急地匆匆把去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十三。说完后，怒瞪了我一眼，看着十三。

十三吸了口气，瞅了半晌十四，忽地笑起来，对着敏敏柔声说："格格不必为此生气了！十四弟和若曦自小玩闹惯了，他乔装改扮来看若曦，也是正常！实在不必为此惊动皇阿玛！"

敏敏听后，恶狠狠瞪了我一眼，看着十三难以置信地问："你就这么护着她？"十三瞅了我一眼，无奈地看向敏敏。敏敏又问："如果是我，你也会这样吗？连原因都不问，就为她说话！只是一味偏袒！"

我叫了声："十三阿哥！"十三已经脱口说道："我与若曦相交多年，她什么样的人，我心里自有数！"

我长叹道，天亡我也！十三这下是把醋坛子打翻了！敏敏被拒在前，嫉妒在后，现在只怕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

敏敏冷笑了两声，越过十三，直冲到马上，打马就走。十三忙翻身上马追去。我和十四也随后打马追去。

四人都是打马狂奔，十三几次欲接近敏敏，都被敏敏挥舞马鞭逼退。十四策马在我身旁说："待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全往我身上推就行了！"

我凝视着前方，只顾策马狂奔，没有搭理他。他又说："我毕竟是阿哥，抗旨虽严重，可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远远地看见前方康熙、苏完瓜尔佳王爷、太子爷、四阿哥、八阿哥等都在。他们看到我们四骥马前后狂奔而来，都勒马立定看向我们。

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待会究竟什么事情等着我。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十三先敏敏跳下马，转身看着翻身下马的敏敏一字字慢慢地说："格格！请高抬贵手，十三感激不尽！"说完，定定地凝视着敏敏。

敏敏脚步停住，回头看了眼刚下马的我和十四，目光从我俩脸上扫过，转回头看向十三。

一身紧身银边白骑装的十三，背附黑铁长弓，立在黑骏马旁，阳光照射下，身姿高贵俊致，浑身气度迫人。目光却如春日湖水般清亮温和，眼睛里全是恳求、期盼、相信。

敏敏痴痴看着十三，化身如石柱。

策马缓缓而来的康熙一面下马，一面问："怎么回事？"我和十四忙俯身请安，十三和敏敏却身形未动，两人依旧定定地看着对方。康熙随意挥手让我们起身，眼光疑惑地看着十三和敏敏。我侧头看向他俩，紧握拳头，手心湿腻。

随后而来的阿哥大臣们看康熙下了马，也都赶忙跳下了马。四阿哥脸带思索目光从我们面上扫过，落在了十三和敏敏身上。八阿哥眼中隐含忧虑看了我和十四一眼，也目注着十三和敏敏。

苏完瓜尔佳王爷人未下马已经喝道："敏敏，还不给皇上请安？"一面向康熙陪笑道："这丫头被我一向娇宠，又整天在草原上野着，不比紫禁城的格格们，不大知道礼数！"

敏敏这才侧头移开视线，俯身向康熙请安。十三微微一笑，洒然转身向康熙行礼。康熙让他俩起身，看着敏敏温和地问："怎么脸含怒气呢？十三欺负你了吗？"我猛地握紧拳头，屏息静听。

敏敏莞尔一笑说："只是敏敏想和若曦赛马！十三阿哥不同意，所以争执了几句！"我和十四诧异地对视一眼，看向十三，他也眼露困惑，都猜不透敏敏想干什么。

康熙看着十三笑问："你为何不同意？虽说若曦学马时间不久，比试一下也没大碍！"十三还未回话，敏敏已经躬身说："皇上是准了敏敏和若曦赛马吗？"

苏完瓜尔佳王爷叫道："敏敏！不准胡闹！"

康熙笑看了我一眼，又看着苏完瓜尔佳王爷说："满蒙本就是马背上的民族，让她们比比，我们也看个乐子，算不得胡闹！"一旁的侍卫听了，忙去准备。

敏敏起身走到我身边，眼光却是看着十三低低说："看着十三阿哥面上，给你次机会！你若赢了，一切抛开不提，你若输了，那我只能告诉皇上。可就谁也怨不得我了！"

十四冷哼道："这也算机会？你为何不和我比呢？"敏敏侧头看着我俩抿嘴而笑，盯着我说："好好去挑匹马吧！不要输得太难看！这次我可不会象去年一样故意让你了！"

十三走近，凝视着敏敏点头笑道："多谢格格！"敏敏微微一笑，提步离去。十三微蹙眉头，嘴角带着丝无奈地笑，看着我和十四说："尽力就行！输了也不怕！还有我呢！"说完转身上马去追赶敏敏，一面喃喃道："只希望我这个"美男计"能管用！"

我再乌云压顶，也不禁嘴角逸出一丝苦笑。唉！挑马去吧！

八阿哥眼带疑问看着十四，十四朝他微微摇了下头，他微蹙着眉看了我一眼，垂目思量着。四阿哥看着十三远去的背影，也是眉头微蹙，太子爷却是眼光在我和十四脸上不停游走。大家正心思各异，康熙翻身上马说道："我们先去，让她们挑好马后过来！"众位阿哥听完，纷纷应好上马，随康熙而去。

十四陪我仔细挑了一匹马，两人都是默默！待我们骑马到比赛场地时，康熙、苏完瓜尔佳王爷、太子爷、四阿哥和八阿哥等都已经坐在帐内坐好。

敏敏早已在出发点等着我，一旁十三陪着，正面带微笑和敏敏笑说着什么，敏敏嘴角含着丝笑侧头细听。看我们来，都收了声，看着我们。

十四低声说："不要勉强！"我微微点点头，笑看着敏敏问："格格说话可算数？我若赢了，格格就原谅我，一切抛开不提，依旧是朋友！"

敏敏傲然笑道："不错！我们草原人最敬佩那些骑马好的人。你若赢了，就冲你学了几个月就能赢我的马技，我也不会计较的了！"

我点点头，没有再说话。十三和十四彼此看了一眼，骑马退走。一旁立着的侍卫躬身请示道："格格，可以开始了吗？"

敏敏侧头看着我，我深吸了口气说："可以了！"

随着一声"开始！"，我和敏敏的马都飞窜了出去。我一手紧握缰绳，一手挥鞭催马，可惜终究是技不如人，我渐渐开始落后，半头，半身，敏敏催马而跑，目注着前方笑道："对不起了！我可要先行一步了！"说完双腿一夹马，马鞭在空中一声脆响，她的马已经超过了我，我只能看着她的背影。

我凝注着她越去越远的背影，一狠心，甩掉了马鞭，伸手从头上拔下簪子，

紧了紧马缰，确定绝对不会脱缰，然后一咬牙，紧握簪子狠狠地扎到了马屁股上，只听马儿一声惨嘶，前蹄猛地一仰，骤然猛冲了起来。我紧握缰绳，双腿拼尽全力的夹着马，随着它颠簸而去。

敏敏侧头看着我冲上来，面带惊讶，急急打马，但我的马儿流血不止，附痛狂奔，岂是她的马能赶上的，而且她的马似乎有些怕这匹受伤后带着野性的马，竟然不听敏敏的号令，给我的马让路。敏敏渐渐落后，我已经被颠得晕晕乎乎，她在身后吼道："你疯了？！不怕马摔死你！"

终点渐近，敏敏却未见，看来我是赢了，我好像被马已经甩得骨架松软，脑子反应迟缓，只知道牢牢踩着马蹬子和紧紧握住缰绳，绝对不能让它把我颠下去。

马儿狂风般地刮过了终点，我却无法让它停下来，只能由着它撒蹄狂奔，帐前立满了侍卫，谨防我的马惊驾。太子爷，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都冲出了大帐。

我从帐前经过时，居然还在眼光迷乱中，看清楚了这一幕。身后马蹄声急急，看来有不少的马在后面追我呢！我心中暗想，看来我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只要坚持在被救之前不要掉下马就行。

说来也怪，我竟然一点都不怕，甚至还隐隐有刺激痛快的感觉，象是坐云霄飞车，虽惊险万分但却爽快之极！大概是紫禁城的生活实在太压抑了，又或者是知道反正没有生命危险。只觉得头晕眼花，七颠八倒中竟然是颇为享受的快感。

待侍卫前后合围，用马套子勒住马，十四扶我下来时，我已经看什么都是三个影子，我看着三张焦急的十四的脸并排在我眼前，又看到三个嘴巴同时开合，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只是觉得好笑，忍不住靠着他的胳膊大笑起来。

十三和敏敏匆匆而来，又看见十三的三张脸，还有一边敏敏的四张脸，嘴巴也是一开一合的，我靠着十四大笑着说："太好玩了！没想到刺激完了，还能看到这么喜剧的效果！"又指着敏敏，嚷着："我赢了！你可不要耍赖！"

笑声未断，十四已经抱着我上了马，不敢疾驰，只是策马慢行，我横卧在他怀里只是摇脑袋，一面举着手，检验是否还是重影。

慢慢地开始听见十四若有若无的声音，渐渐清晰起来："若曦，若曦，你还好吗？"手也渐渐三合一，没有重影了。

我叹口气想好玩的事情没有了！对十四说："我好得不得了！如果你能让我坐正了，不要这么窝着，就更好了！"

十四猛地勒住了缰绳，俯头看我，我笑咪咪地回看着他，他问："听得到我在说什么吗？"我点点头，笑道："听得到我在说什么吗？"

他释然地长吁口气说："谢天谢地！"尾随在后的十三和敏敏赶了上来，也叫道："阿弥托佛！"

我听得敏敏声音，忙半直起身子，紧张地看向她，敏敏未等我说话，已经赶着说道："你还真如十三阿哥所说，竟是个'拼命'的脾气！放心吧！我以后永不再提那件事情！只当从未发生过！真是吓死人了！"她侧头笑看了眼十三说道："其实我挑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不会告诉皇上的，只是想再吓吓你！我实在气不过你骗了我呀！"

我望了眼十三，十三嘴角含着丝无奈地笑，向我眨了眨眼睛，"美男计"生效了！代价是估摸着说了我不不少的坏话！打架喝酒的名气从紫禁城飘向草原！

我撑着要下马，十四忙先翻身下马，扶了我下来。十三和敏敏骑在马上看着我，我随手理了理衣裙，向敏敏拜倒磕了个头，敏敏忙跳下马，搀扶我，嗔道："我既说了不怪罪了，你这是作什么？"

我一面起身一面道："格格不怪罪，是格格大度。但奴婢确是行事大错，自然该给格格磕个头。"

正说着，王喜骑着马匆匆而来，跳下马，一连声的请安，又向十三和十四赶着说："万岁爷和王爷都担心着呢！两位爷赶紧回去先给万岁爷回个话吧！"

十三在马上笑道："劳烦公公了！这就走！"十四问："可骑得了马？"我笑点点头："慢点骑也就可以了！"十四牵了自己的马过来说："你就骑这匹吧！"我接过缰绳，他转身从侍卫手里又牵了匹马过来。

我这才看见自己先头骑得那匹马，大半条腿都是血迹，颇为触目惊心，自觉自己也是心狠，忙扭转了头说："回去后，找个好点的马夫好生照看。"

一旁的侍卫看我看马，忙上前几步，双手奉上那根簪子，虽已被擦拭干净，但我还是侧了头说："扔了去！我不要了！"

侍卫楞着，不知该如何反应，十四随手接过簪子，挥了挥手，让他退下。

十三在马上笑道："这会子倒是不敢看了！头先扎起来，可真是没手软！"

我没有接他的话茬，翻身上马，四人打马慢跑而去。

待进得大帐，四人忙向康熙请安。一旁的四阿哥和八阿哥都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目光又分别投向十三和十四。康熙目注着我说："伤着了没有？"我恭声回道：

"没有！"

康熙点点头怒道："有你这么想赢的吗？"我忙跪倒低头说"奴婢知错！"敏敏也跪了来说："皇上，不关她的事情，是敏敏逼她和我比的。"

康熙问："你们到底赌了什么，若曦要非赢不可？"苏完瓜尔佳王爷一声"敏敏"未及阻止，敏敏已经脱口说道："没赌什么。"说完不解地看向面色懊恼的阿玛。

康熙看着我冷声说："若曦在朕身边多年，若没有非赢不可的理由，她岂是只为了输赢就如此行事之人。"

大帐内鸦雀无声，我低头静静跪在地上，脑子飞快运转，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主意。康熙不愧是康熙，见微知著，想瞒他真是不容易，难道今日竟然真过不了这个坎？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49』第四十八章

脑子只是急速地想出路，此时连怕都顾不上！十四猛地跪倒，磕头叫道："皇阿玛！"声音未断，苏完瓜尔佳王爷起身一面向康熙郑重地行了一大礼，一面躬身说道："皇上！"康熙一惊忙挥手让他起来。苏完瓜尔佳王爷俯身说："这都是小女的错，臣有话想私下里和皇上说！"

康熙听了，眼光从我和敏敏脸上扫过，又看向十三和十四，最后吩咐道："都先回去吧！"

众人忙起身行礼退下，我脑子一片迷蒙，和敏敏也随着退了出来。随行大臣向几位阿哥们行了礼之后，纷纷离去，四阿哥和八阿哥顾及着彼此，再加上太子爷在场，不好出口询问，只能默默走着。我们几个都是各自满腹思绪，脚步缓慢，渐渐落在了最后。

太子爷笑问敏敏："到底怎么回事？"敏敏斜睨了他一眼清脆利落地快声说："怎么回事？太子爷没看吗？不就是骑马比试，她赢我输吗？"太子爷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对着敏敏这么个身份尊贵的美女，又没有发作的道理，一时面色讪讪，对四阿哥和八阿哥笑道："我还有些事情，先行了！"说完向四阿哥点点头，

又瞟了十三一眼，领人快步而去。

九阿哥看太子爷离去，翘着大拇指对敏敏笑道："格格不愧是草原女儿，连太子爷也只能干吃憋！"敏敏眼一瞪，看着九阿哥，我忙拉了拉她衣袖问："王爷会和皇上说什么？"几位阿哥都凝神细听。

敏敏一面走着，一面低头想着，渐渐脸色发红，瞟了眼十三，拽着我走离了他们，几位阿哥都是面色微怔，随即又带着丝笑瞅向十三，不同的只是九阿哥嘴角的是一丝冷笑。

敏敏附在我耳边悄声说："我估摸着，我阿玛是误会我和你为十三争风吃醋呢！所以不敢再让皇上问你了，怕当众抖出来难堪！"我心安定，琢磨着这个误会总比实情要好很多，笑道："你阿玛可没有误会！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要不然你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

话未说完，敏敏已经伸手咯吱我，一面嗔道："你怎么嘴头上一点亏也不肯吃呢？"我笑着跑开，敏敏紧追过来，我忙躲到十三身后，伸出脑袋笑道："好格格！没做亏心事何必怕人说呢？你这可越发落了痕迹了！"

敏敏又气又羞，却碍着十三，拿我无可奈何，只是跺脚！"躲在人背后又算什么英雄好汉？"我呵呵笑道："我乃小女子也，从未想过做什么英雄好汉！不过倒是躲在个英雄好汉背后。"

十三一面笑着，一面伸手把我拉了出去，推给敏敏："我可不担你这个虚名！该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甭客气！"敏敏看十三帮她，不禁喜上眉梢，还真就不客气地搓搓手，呵口气，便伸向我胳膊窝两肋下乱挠。

我素性触痒不禁，只得快快闪避，一面已是笑得喘不过气来，嘴里只是嚷着："好格格！快别闹了，我还有正经话说呢！"敏敏不理，还只是追我。

我笑得腿软，跑也跑不动，只得又跑回十三身旁，一面随他走着，一面笑说："你可别光笑着看戏！惹恼了我，非拖你一块唱戏不可！"十三快走几步跳避到四阿哥身侧，一面走着，一面笑说："我今日被你害得不浅，我没恼你，你还敢恼我？"

正说着，敏敏已近在我身旁，十三在一旁不停怂恿，敏敏越发来了劲，我实在没有力气再跑，我瞅了眼含着笑意的四阿哥，下意识地不愿意接近他，忙随手一拽十四阿哥，把他挡在了敏敏身前。自己跑过八阿哥，窜到了九阿哥身侧躲着。看着敏敏求道："我还有正经事情说呢！别闹了！"看敏敏似乎不以为意的样子，十四笑着挡了几下没有挡住，已经过来了，忙努了努嘴又说："再说，看看这里的几位爷，你再这样，就该笑话你了！"九阿哥笑说："谁要笑谁笑，我是不会笑

的，倒是觉得格格性子明快，够爽利！"说着给敏敏让了路。

敏敏一直担心这些深受汉人文化影响的阿哥们嫌她没有礼仪，虽听得九阿哥如此说，仍是缓了脚步，十三笑着还想说话，我大叫一声"十三阿哥！"，冲他直瞪眼。十三比了个且放过你的手势，住了嘴。

我对敏敏招了招手，和她走到侧旁，我低声问："那你阿玛会对皇上说吗？"她侧头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猜不出阿玛会怎么给皇上说。不过反正你不会有事了！"

我一面走着，一面低头凝神细想，她阿玛会直接告诉皇上说敏敏喜欢十三阿哥吗？应该不会，否则万一皇上索性"成人之美"把敏敏给了十三，那可不是她阿玛愿意见到的。可若不实话实说，她阿玛又如何让康熙不继续追究我和敏敏赛马的事情呢？反复琢磨，却毫无头绪，只得作罢！让老狐狸们自己斗去吧！

心中又开始担心此事如果让四阿哥知道又会如何？可十三能不告诉四阿哥吗？四阿哥知道后，又会如何考虑，会告诉太子爷吗？越想越头大，不禁长叹了口气。

敏敏纳闷地问："你为何叹气？"我侧头看着她摇摇头，凝视着前方，默然无语。敏敏也长叹了口气，我侧头看她，问："你又为何叹气？"她看着前方摇摇头说："如果我们能一直象刚才那样多好！"

我侧头看着走在一旁的几个阿哥，不知在说什么，都是脸含笑意。想着，能一直象刚才那样多好！可是不可能，就是走在我们身侧的这几个阿哥将来会斗得你死我活！

忽隐隐听得十三说："若曦……靠着十四……只是大笑……"我忙拽了敏敏凑过去听。"……她看到侍卫手里的簪子脸发白，都不敢多看一眼，拗着脖子直说"扔了！扔了！""九阿哥和十四阿哥都侧头看向我笑了起来，四阿哥嘴角带着丝笑盯了我几眼，八阿哥却只是脸带微笑、目注前方、缓步而行。我淡淡掠过他的侧脸，对着十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拦不住地，只能随他说了。

十三笑道："倒是只能问她自己，怎么就敢狠狠地扎下去呢？"我努了努嘴没有回答，他接着问道："不过和前年完全不会比起来，你现在马技还真是不错！看来去年的师傅教得很是尽心。你和谁学的？"

我心中一紧，下意识地看向四阿哥，还未张口，敏敏就说道："是我……和……"我紧紧地掐住敏敏的手，抢道："敏敏格格教的！"盖住了她"和"的声音，一面侧头盯了敏敏一眼。敏敏侧头瞅着我，未再说话。

十三笑道："天哪！若曦我算是服了你！你才学多久，今日居然就和师傅叫板了！"我瞟了眼神色未变，依旧浅浅笑着的八阿哥，朝十三笑了笑，再未搭腔。

待各自散开后，我向自己帐篷走了一段路，方向一拐又向十三帐篷行去。正自低头默走，十四的声音在身后问道："你是去找十三哥吗？"说着已经赶到我身侧。

我忙俯身请安，一面说："是呀！你呢？"

他默默走了一会说："多谢你了！"我侧头笑道："倒是要多谢十三阿哥！我就不必了！我也只是自救。"他陪我一路静静行去，再无说话。

待进得十三帐篷，十三诧异地看了十四一眼，对我笑说："就知道你要来！可是特意辞了四哥回来候着的。"

我笑笑未说话，自拿了软垫坐于地毯上。十四向十三请安，十三忙笑说："免了！免了！"十四犹豫着欲言又止，一时脸上讪讪，我摇摇头心想让他对十三说谢还真是挺难的！

十三笑让他坐，我拿了个软垫给他，十四自坐了下来。十三笑看着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我瞟了眼十四，见他未有反应，就照实说了十四为何而来，我又是如何赶巧求了敏敏。一面说着，一面留心十四的神色，看他倒是没有反对的样子。

十三听完，看着十四，笑点点头说："难怪那段时间称病躲在家里呢！我们有心去看你，却都被挡了！"

我犹豫了一下，问："你可会告诉四王爷？"十三侧头看着我问："你是不想让四哥知道此事？"我微微点点头。

十三垂目一面思索着，一面说："我不想瞒四哥，再说了，十四弟的事情即使让四哥知道又如何？你还担心他去告诉皇阿玛不成？这次我如此做，一半固然是顾念你我交情，可一半也是为了四哥和德妃娘娘。"他看着十四缓缓说："四哥面色虽冷，有时行事过于刚硬，可无论怎样不至于对亲弟弟如何的。"十四脸色转沉，十三忙对我笑说："放心吧！事情到此为止！"

我撇了撇嘴，心想知道你十之八九不会瞒四阿哥的，不过还是忍不住试了一下。"那太子爷呢？"十三笑道："真是个糊涂人！既然不能让皇阿玛知道，太子爷当然不会让他知道了！"

我心想，你们的心思都七拐八绕地，我少考虑一个弯弯，只怕就全错。保险起见，问清楚最好！

我向十三指了指他身旁几案上的茶壶，他忙转身倒了杯茶递给我，我接过一饮而尽，又递回给他。他笑问："还要吗？"我摆摆手，他把杯子放回桌上。

一侧头，看见十四正面带惊异地看着我和十三，十三和我相视一笑，都笑看着十四。十四指了指我，问十三："她在你面前一向如此吗？"

十三笑看了我一眼说："她向来不讲这些，比这更没规矩的都有！"十四眼光从我们脸上扫过，低下了头。

我笑对十三说："苏完瓜尔佳王爷可是知道敏敏的心思的，你小心他找你做了女婿！"十三极其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由他去吧！他若不介意以敏敏身份做侧室，那我也只好娶了！"

我心中震动，我以为十三既然不喜欢敏敏肯定是不无论如何也不会娶她的，却忘了古代男人对婚姻的看法完全和我不一样，三个老婆和四个老婆差别不大。不过多找个院子住，多弄几个仆妇服侍而已。中意的自然要娶，不中意的娶了也无妨，大不了不去对方的院子过夜就成！于他影响不大！

想着敏敏对十三的款款深情，我瞪着十三怒道："你若不喜欢敏敏，就不要娶她！她不是件家具，娶了往家里一摆就完事了！"

十三怔怔地看着我，无奈地说："我当然不想误她，可若皇阿玛指婚，我难道还要为此抗旨吗？"

我腾地一下站起，张嘴欲说，可又无词，最后气道："不管！反正你若不喜欢敏敏，就不许娶她！"说完急步甩帘而出。听得身后十四急急行礼告退，快步追来，随我而行。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0』第四十九章

怒气渐消，知道自己是无理取闹，事情全由我和十四而起，我却向十三发了一通莫名其妙的火，而且他所做，以现在的观点看无任何不妥，我不能用三百年后的观念来要求他的。心头悲哀又渐生。侧头对十四说："十四阿哥请回吧！我要去找敏敏格格。"

十四问："你要去劝敏敏不要嫁给十三哥？"他等了一会，见我只顾走路，并

不搭腔，又说："我也不希望敏敏嫁给十三哥！"

我侧头看他，他目光扫了一下周围，低声说："太子爷现在和蒙古人不和。前年皇阿玛召集满蒙贵臣议"太子"之事，以苏完瓜尔佳为首的蒙古八大部都对太子爷不满。敏敏是苏完瓜尔佳王爷的心头宝，如果她嫁给十三哥，只怕对八哥不利！"

我长出口气，对他无奈地摇摇头，一面快走，一面说："十四爷赶紧回吧！这些事情不必告诉奴婢！"

十四猛地拦在我身前，急道："我以诚心待你，你为何如此？先头看你和十三相处，才自觉这些年我一直看低了你。如今我愿诚心相交，你却如此态度，我哪里比不上十三？你可别忘了，你是从八哥府中出去的。"

我绕过他，继续前行，说道："十三既不会对我说先前的话，也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是差别！"

人还未到敏敏帐前，已听见隐隐的哭闹声，不禁放慢了脚步，正在诧异，忽地一个人掀帘而出，又紧跳了几步，才勘勘避过一个飞出来的花瓶，"哗啦"一声瓶子落地而碎。

我忙向出来的男子请安，是敏敏的兄长，苏完瓜尔佳。合术，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尴尬地说："姑娘请起！"我问："格格可在？"他纳闷地干笑道："姑娘请回吧！这会子见她，只能是触霉头！"他话音未落，敏敏已经掀开帘子，扑了出来，一面哭着，一面怒道："你们都恨不得赶我走，现在连人都不让我见了！"

她哥哥再不敢多说，匆匆低头而去。我忙上前拉着敏敏进了帐篷，满地狼藉，能砸的都砸了，能掀的也都掀了。想找个帕子让她擦脸，恐怕也是不能指望了，只得掀开帘子，对着外面守着的丫头吩咐："去打盆水，拿帕子来！"

转回身，敏敏坐于毯上，只是哭。我坐在她身旁静静陪着，待丫头在屋外轻声叫："水备好了！"我忙起身端了盆子进来，揉了揉帕子，递给敏敏说："擦把脸，好好说话，光这么哭能有用吗？"

敏敏抽抽搭搭地抹干净了脸。我看她平静了很多，才问："怎么了？"她话未出口，泪又下来了。哭了一小会，才断断续续地说："我阿玛求皇上过几日给我指婚了！"我问："谁？"她哭着说："是伊尔根觉罗族的庶出小王子！他们几日后来觐见皇上。"我茫然地想着，只知道也是蒙古八大显族之一，其余没概念！

敏敏说完，哭得越发伤心，说着："反正我是不嫁的，我就是一根绳子勒死自己也不嫁！"

我静默了好一会，c紧挨着她坐了，低声说："格格，告诉你个秘密！"敏敏并未留心，仍是低头流泪，我缓缓地低声说："其实去年在草原上时，和我好的是八阿哥！"敏敏啊了一声，抬头看着我。

我嘴角含着丝浅笑，凑在她头边，低声从在贝勒府我们相识讲起，讲了他多年的照顾，讲了我的感动，讲了去年在草原上的一幕幕，讲了他想当太子，讲了我不要卷入皇位之争中，求他放弃，讲了八福晋，讲了他的儿子，讲了如今的恩断义绝。敏敏只顾着听，早忘了哭泣。

我微笑着拧干帕子，帮她把脸上的泪拭干，柔声问："你真有准备嫁给十三吗？做个侧福晋，住在一个小院子里，天天盼着他下朝后能记起你，然后过来看你吗？说句狠话，你也不是十三心爱的女人，以你这一点就着的性子和别的福晋起了争执，你可想过十三会帮你吗？你真能抛开这里的蓝天绿草，而去选择住在一个小院子里，从此后只能仰头看着个四方的狭窄天空？我知道这样说有些残忍，可是敏敏你认真想想你阿玛身边的妃子，除了得宠的一两个外，其余的过得都是什么样的日子！你可曾想过有一日你就是她们中的一个。"

敏敏怔怔，我叹道："你阿玛如今这样，并不是真就想让你嫁给那个什么王子，不过是想绝了你对十三的念头。其实，敏敏，你是个幸运的女子，你有一个真心疼你的阿玛！将来苏完瓜尔佳族的王爷是你的同胞哥哥，他也对你呵护有加。你若留在草原上，绝没有人敢欺负你！很多美丽的女子都没有这个福分，她们的父兄们会利用这些女子的婚嫁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太子爷对你的美丽也是动了心思的，可你阿玛却只装不知。也许换成别的父亲，只怕想着太子爷可是将来的皇帝，也许自己的外孙子就是下一位皇帝，然后巴巴地把女儿嫁过去了！敏敏，你出身显贵，这样的事情肯定也是听过的，见过的！"

我一面想着姐姐令人伤心的命运，一面难过地慢慢说："相比那些有爱女之心，却无能力决定女儿命运的，或者那些有能力护女儿周全，却为了私心而不肯尽力的，你是多么幸运！你阿玛有能力保护你，也愿意尽心保护你。敏敏，你身份尊贵，容貌出众，相较那些随风漂泊的真正薄命女子，你是如此得天独厚，你应该努力欢笑的，眼泪不属于你！"

"一哭二闹三上吊，女人的这些法子只会对深爱自己的人管用，只有他们才会心软、心疼，才会伤痛欲绝。不爱你的人，看着你的尸身，大不了掬一把同情泪，说一声"真是可怜！"，过后风花雪月依旧。敏敏，难道你的刚烈是用来伤害你阿玛的吗？"

敏敏茫然地摇着头，我嘴角含着丝笑说："不过你若不想嫁给那个什么王子

的，倒是可以假装着寻死觅活地要挟你阿玛！只要你断了对十三的念头，我估摸着还是管用的。”

敏敏呆呆地只是出神，我在一旁静静陪着她，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如果她能明白，自然最好，如果她不能明白，我也无能为力了。毕竟她的事情还是她作主。

大半日后，她幽幽地说：“那我以后不能和十三阿哥在一起的了！”我轻声道：“是！”

“那我以后还会碰到象十三阿哥这样的人吗？”

我柔声说：“敏敏，月亮和星星很难说哪个更好的，如果你不要只是为错过月亮而低头哭泣的话，也许会看见繁星满天呢！那也是不逊于月亮的美景！”

敏敏凝视着我问：“那你呢？你会忘了八阿哥，忘了月亮，去找星星吗？”

我面色坚定的点头道：“会的！我会睁大双眼去找的，只要那颗星星是属于我的，我不会错过的。”

敏敏看了我半晌，眼含泪意说：“可我还是想哭！”我柔声说：“那就哭吧！只是不要哭泣太长时间就可以了，记得哭完后，赶紧擦干眼泪看看天空，莫要错过了属于你的星星！”

话音未落，敏敏已经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我搂着她，无意识地轻拍着她的背，眼中也是蓄满泪水。大睁双眼，半仰着头，不让它们落下。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1』第五十章

第二日见到康熙，内心惴惴，因为不知道苏完瓜尔佳王爷和康熙都商议了些什么，总觉得不是儿女私情那么简单，所以一点也猜不透康熙的心思。

康熙忙于批阅公文，对我好似并未多加留意，我只得小心谨慎地服侍着，一天下来，康熙始终未曾发话，仿佛昨日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我心里不但没有安心，反倒越是害怕，只怕现在越平静将来暴风雨来的越强烈。可是又无计可施，只得也装做一切如常的样子。

晚上再见敏敏，两只眼睛红肿如核桃，我摇头叹气说：“可真是没法见人呢！”

难怪一直躲在帐内！"敏敏歪靠着说："果如你所料，阿玛答应去求皇上不给我指婚了。说让我自个在草原上好好挑一个。不过，阿玛说，那个伊尔根觉罗。佐鹰，他倒很是中意！"

我点点头，笑看着她，没有说话。她看着我，忽而嘴角带着丝笑说："阿玛对你满口的夸赞呢！"我诧异地看着敏敏，敏敏直起身子说："我跟阿玛说"我不想嫁十三阿哥了"，阿玛以为我哄他，只是骗他不要给我指婚而已。我就把你给我说的话全告诉了阿玛。"

我大惊，忙问："我和八阿哥……"敏敏截道："放心！我虽莽撞，可又不傻，这件事情除了你我，绝对不会再让别人知道的。"我释然地点点头。

她继续说道："我一面哭着一面对阿玛说我都想明白了！十三他都不中意我，我嫁他也没什么意思，我不嫁了！阿玛听后连声惊叹，说我是个有福气的人，交了你这么个朋友，还说不用我假装抹脖子了，他不会逼我嫁给佐鹰王子的！"

我笑看着她，因为她的放手，她的确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她忽地说："若曦，我叫你"姐姐"可好？"我笑着说："叫吧！不过只许私下里，人前可不许的。"她忙应了，又柔柔叫了声："姐姐！"两人握着彼此的手都笑了。

她笑容未散，脸色又转黯然，我叹道，又想起了！又想起了！毕竟"知易行难"！明白道理的人很多，可到真正做时又有几个能做到呢？敏敏能如此已经很是难得了！

她默然了半晌，忽地说："姐姐！我想我即使找到星星，恐怕也不会忘记他的歌声和笑容！我也不想他就此忘了我！我想跳支舞给十三看，我只想着，以后每当他看到别人跳舞时就会想起我，想起有这么个人给他跳过舞！"

我了然地点点头，柔声说："我一定帮你设法让十三永远不会忘记他所看到的。"敏敏凄然一笑，靠在了我怀里。

这段时间我忙得头一挨枕头，立即就一无所觉，再睁眼时，已是第二天，人未起床，脑子里就开始仔细思量，何样的衣裙，什么颜色相配，如何搭建舞台，怎么让工匠们明白我所想要的效果，何处以现在的工艺必须要放弃，何处可以折中。

每日当完值，就去匆匆找敏敏，敏敏的哥哥合术被使唤的团团转，老是苦恼地问"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敏敏一瘪嘴，他又忙陪着笑脸连声说"好！"，反

倒是苏完瓜尔佳王爷凡事必应，所要必给，不问原因，只是笑笑地由着我们折腾，康熙面前也是他去说的话，方便着我们闹。

一日众人都在，我正在奉茶，康熙看着我笑说："你整日风风火火地，工匠们被你使唤的大兴土木，今日要绸子，明日要缎子的，摊子铺得这么大，回头要玩不出个花样，倒是要看看你脸往哪里搁？别带累朕被嘲笑说身边都没个能拿的出手的人！"我俯身笑回："到时就要万岁爷帮奴婢了！只要万岁爷说好，谁还敢笑奴婢呢？"

康熙笑斥道："若不好，朕第一个骂你！"

我笑着躬了躬身子，未说话。苏完瓜尔佳王爷倒是笑道："若不好，第一个要骂的肯定是敏敏，都是敏敏爱胡闹。"

康熙笑看了我一眼，侧头望着伊尔根觉罗。佐鹰王子问："去年冬天下雪，冻死了不少牛羊，今年可有防备？"伊尔根觉罗。佐鹰王子忙细细回复。

我一面拖着茶盘出来，一面想着，未见前，从未想到这个佐鹰王子是这样的男子，与潇洒不羁的十三和明朗英挺的十四并肩而立时，竟然未有丝毫逊色，相貌说不上出众，可是眉目间蕴涵的豪爽精明，举止的从容大度，让人一看就想起翱翔九天之上的雄鹰，苏完瓜尔佳王爷的眼光是极好的，只是不知道他与敏敏有无缘分？

—————

这样整日忙个不停，又要服侍康熙，又要琢磨布置，又要训练人手，还要替敏敏编排歌舞，我根本顾不上其它事情，见着诸位阿哥也是行完礼就走，偶尔十三、十四叫住想多问两句，我感叹着说"我得赶紧忙事情去，办不好，万岁爷可是要责骂的！"，他们也就不好再多问，任由我离去。

不知不觉匆匆已经是两个多月了，蒙古人明天就走，今日晚上康熙设宴为蒙古人送行。

以康熙为中，苏完瓜尔佳王爷侧坐一旁，其他众位阿哥、王子，随行大臣们四散而坐，康熙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笑问我："你忙活了两个多月，怎么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分明。"我躬身笑道："还未点灯，待点灯后，就清楚了！。万岁爷如果想看了，奴婢命他们开始！"

康熙笑看向苏完瓜尔佳王爷和佐鹰王子，两人都忙躬身笑说："随皇上兴致！"康熙向我点点头，我看了眼李福全，他也向我点点头。因为待会这边的篝火和灯要全部熄灭，所以事先请示过康熙，李福全特意加强了侍卫，此时康熙身边就

有四个在近身护卫。太子爷及众位阿哥入席时都诧异地打量过，但见康熙谈笑如常，才又各自平静。

我拿起事先备好的铜铃铛，躬身面朝康熙说："皇上，奴婢要命熄灯了！"康熙点点头，我拿起铜铃摇了三摇，一瞬间灯火俱灭。整个营地变得黑漆漆。事先没有防备到居然是瞬时完全黑暗的官员阿哥们不禁发出"咦""呀"之声！我心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才不枉费我训练多时的心血。

待大家适应了黑暗后，我静了静心神，又摇了摇铜铃，随着两声脆响，一片幽幽蓝色在前方慢慢亮起，起伏波动，仿若碧涛，令人想起月夜下的大海。

若有若无的马头琴声，如丝如缕缠绕在迷离蓝色中，闻之不禁心神恍惚，一轮明月从海面缓缓升起，月牙、半月、满月，台下众人仰头看着悬于空中的圆月，隐约可闻惊异之声。

马头琴声渐渐清晰起来，好似随着月亮的升起，那个拉琴的人儿也从苍茫夜色中走近了大家。随着几声鼓响，一个体态褙纤得衷，修短合度，云髻峨峨的女子出现在圆月中，她步步生姿，摇曳生香，金钗步摇微晃，广袖长带轻舞，最后缓缓定格成一个敦煌莫高窟中反弹琵琶的飞天姿态，仿若将飞而未翔，欲落而迟疑。隔着月亮她的身姿只是一个黑色的剪影而已，可已经让人觉得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妩媚娇俏，令人心向往之；但又是那么仙姿灵秀、孤高清冷，如月中嫦娥，使人自惭形秽。

琴鼓声嘎然而止，全场落针可闻，众人抬头凝视着月中仙子，疑问于她是归去或是来兮？极度的静谧中，乍起琵琶裂帛之声，人人心中惊动，惊未定，仙子已长袖展动，罗带飘舞，身姿或软若绵柳随风摆，或灼似芙蕖出绿波，或灿若朝霞，或缓若清泉；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

观者无不动容于月中之舞，琵琶渐渐转慢，声越去越低，几近不可闻；月儿缓缓落下、光芒渐渐黯淡，仙子舞动的身姿慢慢迷蒙。终于月中仙随着月儿消失在黑暗中，只余台上无声流动着的幽蓝波涛，迷离恍惚，恰似众人此时的心情。

我游目四顾，只见近前的太子爷满脸的色与魂授；九阿哥目大瞪，口微张；伊尔根觉罗王子虽面色如常，但身子却情不自禁的微微前倾，似乎想要抓住那逐渐逝去的月儿。我看着十三赞叹激赏的神情，不禁微微笑了起来。从此后，你见了月亮，只怕总会偶尔掠过敏敏的身影吧？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2』第五十一章

我拿起铃铛轻轻摇了三下，台上的灯光顿然暗去。整个世界又沉浸在了黑暗中。大家这才回过神来，黑暗中传来轻重不一的叹气声。康熙猛地赞道："好一个月中舞！"座下之人纷纷大声附和。

我在暗中向康熙躬着身子道："敏敏格格还要再唱一首曲子呢！"康熙叹道："曲子竟然还放在舞后，难不成还能更好？"

我笑道："更好可不敢说！只望着能博万岁爷一笑！"

正说着，听到台子那边传来两声铃响，我笑问："皇上，可以开始了吗？"康熙忙说："开始！"

我拿起铃也摇了两下，铃声刚落，鼓声响起，百盏点亮的灯笼随着鼓声缓缓上升，居中的灯笼大如磨盘，往四周而去渐小，外围的不过拳头大小。待得灯笼升至高空，遮在台前的幕布随着一声重重的鼓声迅疾而落，霎时映入众人眼帘的是株株怒放着的红梅，隐隐有微风吹来，枝条随风而动，竟有片片花瓣随风回旋着缓缓飘落，一片静谧夜色中暗香浮动。明知台上的不可能是真梅花，可众人仍然禁不住轻嗅起来，有人低低叫道："真是梅香！"。

笛声渐起，声音越拔越高，越去越细，直至云霄，忽地一个回落，乍然不可闻。众人心中猛地一个空落，正在失望，忽见梅林深处一位身披滚边白兔毛大红斗篷的盛装丽人正打着青绸伞迤邐而来，身姿轻盈，体态婀娜，瑰姿艳逸。笛声再次响起，她一面走着，一面唱道：

真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亮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遍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最冷

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呼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只为伊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丝丝哀恸深藏其中，却哀而不伤，志气高洁，宛若红梅历经风雪，虽有凋零，却仍然傲立枝头。

随着歌声，上悬的灯笼一圈圈熄灭，台上的灯光慢慢变暗，天上开始下起了雪，洁白雪花纷纷飘落，随着歌声在空中回旋而舞，敏敏傲然而立在红梅间，人花同艳。纯白的雪，艳红的梅，组成了一个白雪红梅的琉璃世界，而敏敏却是整个世界的最亮丽的景致。

敏敏歌声渐低，若有似无，其余灯笼俱灭，只留中间的灯笼照在敏敏和梅花上。她扔掉了伞，半仰着头，目注着半空中飘飘荡荡的雪花。灯光下她的脸色晶莹剔透如玉琢，嘴角含着丝笑，眼神迷茫，神色凄凉，缓缓伸手去接雪。

刹那间灯灭声消，黑暗中，我的眼前只剩下了她似凄迷似快乐，象个孩子一样去接雪的身姿。敏敏感情必现的神情狠狠地撞到了我心上。脑中浮现着很多年前的那场雪，我也是穿着一身大红羽绉面斗篷。心思千回百转，一时呆了过去。

"若曦！"李福全大声叫道，我猛地"啊？！"了一声，他责备道："想什么呢？皇上叫了好几声了！"康熙笑说："不要说她了！朕也是听得出了一好一会子神呢！"我忙说："奴婢这就亮灯！"说完，摇动手中的铃铛，起先灭了的灯和篝火都再次点亮了。

敏敏换了衣服出来行礼，不同于往日颜色鲜艳明媚的服装，此时她只穿了一身月白裙衫。可是不但无损于她容貌的亮丽，反倒"淡极始知花更艳"，越发瑰艳无双。

康熙看着苏完瓜尔佳王爷叹道："朕很多年未曾如此专注地看过歌舞了！"完瓜尔佳王爷骄傲地笑看着女儿，口中却连连说道："皇上过誉了！"

敏敏静静地立在苏完瓜尔佳王爷身旁，神色沉静，姿态娴雅，自始至终未曾瞟过十三一眼。我心叹道，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她就不再是那个举止随心的小女孩，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曾经心痛的小女人！也许她变得更有风情，但是单纯的快乐也已经远离了她！是否宝石总是要经过痛苦的磨砺才会光彩四射呢？

佐鹰王子细看了敏敏几眼，垂目沉思。我嘴边挂着丝笑想，这只雄鹰的心今夜怕是就遗落在敏敏身上了，只是他将来能否捉住敏敏的心呢？

康熙看着敏敏笑说："来给朕说说，你那些月亮，雪的都怎么弄的。"敏敏看了我一眼，笑回道："起先的幽蓝灯光和起伏水波，是用蓝纱覆地，下有蓝色小灯笼，灯光透过蓝纱照出来，在一片黑色中，看上去就是幽幽蓝色，再命人在台子下面用扇子轻扇，自然就有水波浮动的感觉。月亮也是同理，用竹篾搭好圆圈，绷上淡黄纱，周围附着小灯笼，灯笼的罩子是用银线织的，只向着月亮的那面用透明薄纱，这样光不外泄，全打在黄纱上，在夜色中就如一轮圆月了。升起和降落用绳子固定好，背后有人控制。我实际上是在背后搭建的平台上跳舞的，底下的众人透过月亮看过去，就好似在月亮里跳舞。月亮明暗事先试验过，通过每根蜡烛的多少就可以决定了。红梅是用真树，配上上等的宫绢扎成的花，在灯光下看着也就似幻似真。梅花香是极品的梅花露，特命人在暗处用火加热，再用扇子送出香气，自然就是梅香浮动。雪花是用近乎透明的薄丝裁减而成，再混杂一些细碎棉花，上头宫女轻洒，再用大扇子用力扇就可以了，灯光一点点变暗，也是为了让雪花看上去更真。"

敏敏一口气没有停歇地说完，康熙听得微怔，瞟了我一眼道："难为你和若曦的这番心思了！"

敏敏笑笑未说话，我忙俯身说："其实就是材料齐全，都要上等，然后多练，讲究所有人之间的配合，说白了很简单，这些场面也就是砸银子！最后好不好，关键还在敏敏格格！"

康熙笑道："砸银子也要砸的到点子上才行！早知道你有这本事，宫里的宴会歌舞倒是该让你去操持。"我忙陪笑说："奴婢也就这么点本事了，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已经黔驴技穷！万岁爷就莫要为难奴婢了！否则只怕下回万岁爷看完歌舞要责备奴婢，怎么只是把月亮换成太阳，嫦娥变成乌鸦了呢？"

话音刚落，下头的阿哥大臣们都笑起来，康熙笑斥道："看把你精乖的！明摆着是偷懒都有那么一箩筐的话！"我低头笑回："奴婢不敢！"

康熙笑着又夸赞了敏敏几句，然后赏赐了她一柄玉如意。苏完瓜尔佳王爺目注着敏敏磕头领赏后，笑对康熙道："臣想赏若曦件东西！"康熙笑道："再好不过！朕今次就省下了，这丫头专会从朕这里讨赏，这些年也不知道算计走了多少

好物件！"

苏完瓜尔佳王爷一面笑着，一面从怀里拿出个玉佩递给侍立一旁的太监，太监双手捧着递给我，我忙跪下谢恩，苏完瓜尔佳王爷看了眼敏敏道："同样的玉佩敏敏手里也有一块！敏敏本来还有一个孪生姐姐，她们出生后，本王喜难自禁，恰好又得了块美玉，特命人去雕琢两块玉佩，没想到玉佩未成，她姐姐就夭折了！"说完，苏完瓜尔佳王爷轻叹了口气。众人未料到这块玉佩竟然是这么个来历，全都神情微惊，定定凝视着我。

我磕了个头，手捧玉佩对苏完瓜尔佳王爷说："这块玉佩寄托了王爷的思女之情，奴婢实在不敢接受！"苏完瓜尔佳王爷笑了笑说："本王既赐给了你，就没有什么敢不敢的了！"说完看着康熙，康熙微微笑着对我说："收下吧！"我又磕了个头，收起了玉佩。

场面冷寂，各位阿哥都面带思索地目注着我。我实在琢磨不出这块玉佩具体代表了什么？苏完瓜尔佳王爷如此做到底又向康熙传递了个什么意思？疑惑地看向敏敏，她却只是甜甜地向我一笑，满脸的欣悦欢喜！我心中一暖，暂时抛开了疑虑，也向她甜甜一笑！

夜色渐晚，康熙毕竟年龄已大，耗不得太晚。吩咐了太子后，李福全陪着先走了，苏完瓜尔佳王爷也随着一同离去。他们一走，席上气氛反倒越发轻快起来。佐鹰王子和十三相谈甚欢，两人豪迈时击箸而歌，时而蒙语，时而汉语，兴起时一仰脖子就是一碗酒。

合术王子和九阿哥、十四阿哥对上了，三人划拳喝酒，谈笑炎炎。四阿哥带着丝笑意看着十三和佐鹰王子，时而与他们举碗一碰。八阿哥反倒是和太子爷侧头低声笑语。其他众位蒙古人和此次随行的大臣也是各自喝酒谈笑。

我缩在阴暗处，看着眼前的一幕，虽知道自己是痴心妄想，但还是禁不住盼望时间能驻留在这一刻。只有欢笑，没有争斗！

"姐姐，在想什么？"敏敏不知何时站在我身侧低声问，我看着灯火明亮处的他们，喃喃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敏敏低声说："什么意思？"我轻声说："只是感叹你明天就要走了！相聚的快乐时光短暂而已！"敏敏轻叹一声说："不知明年能否见到？"两人都默了下来。

我整了整精神，对敏敏说："回去坐好，我送你一份离别礼！"敏敏问："什么？"我推推她，示意她回去坐，一面说："我去年答应过你的！"她听后，出了会子神，轻叹口气转身快步而去。

我找人寻了笛子，轻握在手，朝十三的随身小厮三才招了招手，他忙匆匆而来，俯身请安，我笑说："去请十三爷过来一下！"三才听完，又急急而去，在十三身旁低语，十三侧头对佐鹰王子笑说了两句，又向太子爷行了个礼，转身大踏步而来。

十三带着酒气笑说："你今日这事可办得够漂亮，够狠毒的！待回去，我再和你算帐！"我一笑说道："敏敏明日就要走了，你给她吹首曲子吧！此一别，不知何时得见，就算是送别吧！"十三点点头，伸手接过笛子，问："吹什么呢？她可有特别中意的曲子？"我想了想说："就吹晚上她唱的那首歌。"十三握着笛子沉思了一会说："没有刻意记谱子，怕吹不全！"我一笑，低声哼了起来，慢慢哼完一遍，问："可记全了？"十三点点头。

十三携笛而回，笑向太子爷请安，说："臣弟想吹首曲子助兴，可好？"太子爷笑说："有何不可？都知道你笛子吹得好，可是总不肯轻易为人吹奏。今日难得你主动，我们倒是可以一饱耳福了！"在坐各位都拍掌叫好。

十三一笑起身，横笛唇边，面向敏敏，微微一点头，婉转悠扬笛声荡出，敏敏一听曲音，面色震动，定定看着十三。十三不愧是音律高手，梅之高洁不屈，伊人之深情尽现笛音中！

在座之人都是面色微带惊异，只有四阿哥、八阿哥和十四阿哥面色如常。毕竟这是敏敏晚上刚刚唱过的曲子，此时十三吹来，平添了几分暧昧。一曲未毕，敏敏眼中隐隐含泪，定定看着十三。佐鹰王子看了看十三又静静注视着敏敏，面色沉静如水，眼神坚定似铁却又夹杂着心疼怜惜。我看着佐鹰王子，嘴角不禁微微上弯了起来，没有嫉妒！没有瞧不起！只是心疼怜惜！这是个奇男子！

尾音结束，十三向敏敏弯了弯腰，又重头吹起，敏敏站起，随音而合：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只为伊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音色渐低，越去越远，终不可闻！我脑中忽地浮现：音渐不闻声渐消，多情

总被无情恼！人若无情，也许才真正能远离烦恼！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3』第五十二章

我立在草坡上，看着不远处的营地，篝火点点，巡逻士兵的身影隐隐，又半仰头看向天空中的如钩残月，不禁长叹了口气！欢聚过后总是份外冷清！

忽听的细细簌簌的声音，侧头看去，四阿哥正缓步而来，我忙俯身请安，他抬手让我起来。

两人都是默默站着，我不喜欢这种沉寂的感觉，总是让人觉得压迫，想了想问道："王爷可熟悉佐鹰王子？"四阿哥说："佐鹰王子人你既然见过，心中也应大致有数。才能出众，只不过是庶出，生母地位低贱，并不受伊尔根觉罗王爷的看重。去年冬天伊尔根觉罗人畜冻死不少，春天又为了草场和博尔济济特起了冲突，这次来觐见皇阿玛不是什么讨好的差事，所以才会落到他头上。不过……"他顿了顿说："倒是因祸得福，将来怕是要让伊尔根觉罗王爷和大王子头疼了！"

我听得似明白又不明白，不知道福从何来，隐约知道和将来谁继承王位有关，想着敏敏，叹道，真是哪里都少不了权利之争，只是不知道康熙和苏完瓜尔佳王爷究竟是如何想的呢？转而又想到敏敏还不见得会中意佐鹰王子！我现在想那么多，干吗？

正在胡思乱想，四阿哥说："只是为她人做嫁衣裳！你难道就真想一个人过一辈子吗？不要和我说什么尽孝的鬼话，你的脑袋可不象是被《烈女传》蛀了！"

我静默了一会，不知为何，也许因为晚上的一幕幕仍然激荡在脑海里，情感大于理智，也许是觉得一个懂得放小船赏荷的人应该懂的。慢慢说道："我太累了！这些年在宫里呆着，步步都是规矩，处处都有心计，凡事都是再三琢磨完后还要再三琢磨！可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只想离开，想走得远远的，想笑时就大声笑，想哭时就放声哭！怒时可以当泼妇，温柔时可以扮大家闺秀。嫁人，现在看来，不过是从紫禁城这个大牢笼，换到一个小牢笼里！还不见得有我在紫禁城里风光，我为什么要嫁？"

四阿哥静了一会子，语气平淡地说道："你的身份让你不可能自己决定这些

事情！皇阿玛对你越是看重，你的婚事就越是由不得自己！就拿今儿晚上的玉佩来说，虽摸不透苏完瓜尔佳王爷究竟最终打的是什么算盘，可皇阿玛如果想要给你指婚，只怕更是要左右权衡、郑重考虑！你若指望着能象其他宫女一样，到年龄就被放出宫，我劝你趁早绝了这个念头。不如仔细想想如何让皇阿玛给你指一门相对而言能令自己满意的婚事，才更实际！"

我一面听着，一面怔怔发呆，心只是往下掉，我最后的一点希望居然被他几句话就残忍地打碎了！原来我不管怎么挣扎，最终都不免沦为棋子！禁不住苦笑起来，悲愤地说："我若不想嫁，谁都勉强不了的！"四阿哥平静地看着我，淡淡说："那你就准备好三尺白凌吧！"停了会又加了句："还要狠得下心不管你的死是否会激怒皇阿玛，是否牵累到你阿玛和兄弟姐妹！"

我茫然地想，难道真有一日，我要为了拒绝婚事而搭上自己的性命吗？虽然以前也曾拿此要挟过八阿哥，可那只是一个态度、一个伎俩而已！从小到大，从未想过自杀，也一直很是瞧不起那些自杀的人，父母生下她，辛苦养大她，难道是让她去了结自己性命的吗？总觉得事在人为，凡事都有回旋的余地。毕竟能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呢？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父母，为了爱自己的人！活着才有希望！

他缓缓说："宫里是最容不得做梦的地方！早点清醒过来，好好想想应对之策。否则等到事到临头，那可就真由不得自己了！"我不甘心地问："我不嫁，真的不可以吗？我不嫁，不会妨碍任何人，为什么就非要给我指婚呢？"

四阿哥目注着我冷冷地说："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呢？还是你根本不愿意明白？决定这件事情的人是皇阿玛，你只能遵从！"

我根本不愿意明白？我是不是一直在下意识地哄着自己，前面是有幸福的？要不然这日子该怎么熬呢？

过了好久，四阿哥淡淡问："你心里就没有愿意嫁的人吗？就没有人让你觉得在他身边，不是牢笼吗？"我怔了一会，摇摇头。他盯了我半晌，转头凝视着夜色深处，再未说话。

两人一路静默着慢步而回，请安告退时，我诚心诚意地对他说："多谢四王爷！"他随意挥了挥手让我起来，自转身离去。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畅春园

自从八月从塞外回来后，康熙就忧心不断。福建漳、泉二府大旱，颗粒无收，当地官员却私自贪吞赈灾粮草，以至路多有饿死之人，康熙闻之震怒，命范时崇为福建浙江总督负责赈灾，又调运江、浙漕粮三十万石去福建漳、泉二府，并免了二府本年未完额的税赋。

此事余波未平，九月又爆发了户部亏蚀购办草豆银两的案件，历经十几年，亏蚀银两总额达四十多万，牵扯在内的官员，从历任尚书，侍郎，到其他相关大小官员，共达一百二十人。康熙听完奏报，当即就怔在龙椅上，半晌未曾做声。

我们低下侍奉的人是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唯恐出什么差错，招来杀身之祸。一日整理收拾妥当茶具，出了茶房，未行多远，就见十三阿哥脸色焦急，正对王喜几个太监吩咐事情，说完后，几个太监立即四散而去。

什么事情能让十三阿哥如此着急？不禁快走几步，请安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十三阿哥急道："皇阿玛要见四哥，可四哥人却不知在哪里！"我闷道："你都不知道王爷的行踪？"

他脸色隐隐含着悲愤，对我低声道："你今日未在殿前当值，不知道头先发生的事情。众人商讨如何处理户部亏蚀的事情，四哥和皇阿玛意见相背，被皇阿玛怒斥"行事毒辣，刻薄寡恩，枉读多年圣贤书，无仁义君子风范！"当时就斥令我们跪安！"我微诧地"哦"了一声，想着他一贯韬光养晦、城府深严，怎会和康熙正面冲突？

十三深吸了两口气，续说道："我和四哥跪安出来后，他说想一个人静静，所以我就先行了，人刚出园子，王公公就匆匆寻来，说皇阿玛又要见四哥。守门的侍卫都说未曾见四哥出来，想必还在园子里，所以赶紧命人去寻！"

说完，抬眼看了看四周，急道："也不知道一时之间，寻到寻不到？"我心中微动，忙对十三说："你随我来！"说完举步快行。十三忙跟了来，一面问："去哪里？"

我未答话，只是急走，待到湖边时，弯身去桥墩下看，果然那只小船不在了！心中松一口气，转身笑对十三说："四王爷只怕是在湖上呢！"说完举目看向湖面。不同于上次一片翠绿和才露尖尖角的花苞，现在满湖都是荷花，虽已经由盛转衰，略带残败之姿，但仍是风姿绰约。

十三顾不上问我如何知道四阿哥在湖上，立在拱桥上望着一望无际的满湖荷花，叹道："这如何去寻？"我无奈地道："只得寻了船去撞撞运气了！"说着忙转身急步跑出去叫了人拿船来。

待得太监们搬了船来，十三抢过船桨就上了船，我也急急跳了上去。未等我坐稳，他就大力划了起来。

他划着船，我不停地叫着"四王爷"，小船兜来绕去，却始终未曾听到有人答应，两人都是心下焦急，他越发划得快了起来，我扯着嗓子，只是喊"四王爷"。

"四……"，忽地看到四阿哥划着船正从十三阿哥身后的莲叶中穿了出来，我忙对十三叫道："停！停！"一面指着后面。

十三阿哥转身喜道："可是寻着了！皇阿玛要见你！"

四阿哥缓缓停在我们船旁，我忙躬身请安，他扫了我一眼，神色平静的对十三淡淡说："那回吧！"说完，率先划船而去。

十三坐于船上却是身形未动，我正想提醒他划船，他猛地紧握拳头狠砸了一拳船板，一阵乱晃。我慌忙手扶船舷。

他面色沉沉，拳紧握，青筋跳动，过了一小会，他缓缓松开了拳头，拿起桨，静静划船追去。

我凝视了十三一会，又转头看向前方那个背影，腰杆笔直，好似无论任何事情都不会压倒，可瘦削的背影却隐隐含着伤痛落寞。

晚间在房中想了半日，终是去找了玉檀，淡淡问："白日万岁爷因何斥责四王爷？"玉檀忙低声回道："商讨如何处理户部亏蚀的事情时，太子爷，八贝勒爷都说念在这些官员除此外并无其他过失，多年来也是兢兢业业，不妨从宽处理；万岁爷本已经准了由太子爷查办此事，四王爷却跪请彻底清查，严惩涉案官员，说从轻发落只是姑息养奸，历数了多年来官场的贪污敛财，并说其愈演愈烈，民谣都有唱"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澹人"。皇上因此大怒，斥骂了四王爷后，喝令四王爷和十三阿哥跪安！"

我点点头，又问："那皇上后来召见四王爷时又说了些什么？"玉檀纳闷地说："没有多说，只吩咐四王爷和十四爷协助太子爷查清此事！"

还未上到二层，就看到四阿哥背负双手，凭栏迎风而立，袍角飞扬，十三侧

趴在栏杆上，两人都只是静默地看着外面。

我忙收住步子，想静静退下楼去，但十三已经回头看向我。只好上前躬身请安。四阿哥恍若未闻，身未动，头未回，十三朝我抬了抬手，一面拍了拍他身侧的位置示意我坐。我向他一笑，起身走到他身侧，看着楼下将黄未黄，欲红未红，颜色错综的层林道："是个赏景的好地方！"

两人都没有搭腔，我只得静静站着，正想要告退，忽地十三问道："若曦！你觉得对贪污的官员是否该严办？"我"啊"了一声，不解地看向十三，十三却仍然是脸朝外趴在栏杆上，看不到他的表情。想着这次的贪污案件，我笑道："奴婢一个宫女，怎么知道如何办？十三阿哥莫拿我取笑了！"

十三回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你别给我打马虎眼！你脑子里装了多少东西，我还约莫知道的！"说完，只是盯着我。

我蹙着眉，想了想说："自古"贪污"二字之后紧跟的就是"枉法"，窃取民脂民膏固然可恨！只怕更令人痛恨的却是"枉法"，为了"阿堵"之物，总免不了上下勾结，互相包庇，违乱法纪，更有甚者杀人性命，瞒天遮海都是有的。"

十三淡淡说："别耍太极了，回答正题！"我琢磨了一下，觉得十三今日不大对劲，似乎满肚子的气，还是实话实说为好："自然是严办！否则贪污之风一起，只怕吏治混乱，官不是官，最后就民不聊生了！"

十三带着丝笑，点点头，向我勾了勾手，我俯身倾听，他问："如果犯事的是九哥，你会如何？"

我怔了一下，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十三扯了扯嘴角低低说："你该不会真的相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吧？"

唉！十三今日是非要把我逼到墙角不可！想了想，认真地对十三说："让他把拿去的银子都还回来，狠狠打他一顿板子，让他半年下不了床，再罚他去街头乞讨三个月，尝尝穷苦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从此也知道一下"将心比心"！至于说从犯，全都重重惩罚，给其他人个警醒，没有人护得了违法乱纪之人。从此后只怕他就是想贪也没得贪了！"

十三笑着点点头道："亏你想出这种法子！倒是不顾念你姐夫！不过，你要记住你今日所说的话！"我定定看了他一会问："这次的事情，牵扯到九阿哥了吗？"他说："目前没有，今日皇阿玛已经说了"此事到此为止，对牵涉官员免逮问，责限偿完既可"！"

康熙竟然如此处理这么大一桩贪污案件，只让官员还回银两就可以了？我不

禁愣在那里。十三叹道："光帐面上就查出了四十多万两银子！一亩良田只要七至八两银子，一两多银子可就够平常五口之家吃穿一月了，！"

我脑子里下意识地一过，惊道："大约够 200 万人吃穿一个月！"想着这几年的天灾和饿死之人，再无话可说！现代的官员贪污虽然可恨，可是和古代比起来还算轻的，毕竟生产力发达了，不会因他们贪污就饿死人，如今可真是拿百姓的性命换了银钱享受。

四阿哥此时好象方才回过神来，侧头看着十三淡淡说："事情已经完结，多想何益？"十三手敲着栏杆，张口欲言，却又止住，静谧中，只有"笃笃"的敲杆声越来越急促。

我随在他二人身后下了阁楼，正要行礼告退，四阿哥淡淡对十三说："你先回吧！"十三瞅了我一眼，点点头转身大步离去。

四阿哥吩咐了声："随我来！"快步向林子走去，我瞅了一会他的背影，随他而去。他进了林子，转身站定，一面从怀里拿出一个小木盒伸手递给我，一面说："本想着从塞外回来就还给你的，连着这么多事情耽搁了！"我看着他手中的木盒，约莫知道里面是什么，原来兜了一个圈子，我又兜回了原地。

他看我只是看着木盒，却未伸手接，也不说话，手仍然固执地伸着。两人僵持半晌，我轻声说："我不能收！"他手未动，只是定定地凝视着我，目光好似直接盯在了我心上，点点酸迫。

他忽地惊诧地望着我身后，失声叫道："十四弟？！"我一惊，顾不上其他，看着眼前的木盒，瞬间反应就是赶忙夺过，急急藏在了怀里，又定了定心神，才鼓起勇气转身请安。

没有人？！我一时有些呆，仔细扫了一圈四周还是没有人！脑中这才反应过来我是上当了！猛地转身看着他叫道："你骗人？"一瞬间不是生气，而是不敢相信！

他眼中带着嘲笑讽刺道："竟然真的管用！你就这么怕十四？"我喃喃道："不是怕，而是……"摇摇头，没有再说。

静默了一会，忽地反应过来，忙掏出盒子，想还给他，他斜睨了我一眼，快步而去，我赶忙紧跑着追过去。他头未回，说道："你打算一路追着出园子吗？那恐怕十四弟真的就看见了！"

我脚步一滞，停了下来，只能目送着他大步流星而去的背影。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5』第五十四章

康熙五十年故宫

元宵节刚过，宫里的花灯还未完全撤掉，人人眉梢眼角仍然带着节日残留的淡淡喜气和闲适。

"这灯倒真是花了功夫的！机关精巧，收拢方便，就连上头的画只怕都是出自大家之手。"我一面细细看着手里的走马灯，一面笑对十阿哥和十四阿哥说道。

十阿哥笑道："知道你会喜欢！"十四"哼"了一声道："赶紧多谢几声十哥吧！这可是他从人家手里强抢来的！"我诧异地看着十阿哥。他瞪了十四一眼说："就知道拆我的台！灯笼可是你先说要的，也是你说拿给若曦玩的。"十四撇了撇嘴，嘲笑道："可听得主人说原只是摆出来让大家赏的，多少钱都不肯割爱，我也就罢了！最后可是你摆了身份，端了架子，说"爷就是看上了"，逼得对方硬是让给了你！我都替你寒碜，当时就赶紧溜了！还好意思在这里说！"

我听明白了事情来龙去脉，把花灯塞给十阿哥，气笑道："在我手里不过是件可有可无的玩艺，对人家却是心头宝，赶紧还回去了！"十阿哥又瞪了十四一眼说："拿都拿来了！怎么还回去呢？你就收着吧！"

我还未搭腔，一旁一直静默着的九阿哥淡淡道："不过一个灯笼而已，拿了又如何，又不是没给钱！何必这么矫情！"我只作未闻，对十阿哥笑说："赶紧还回去！"十阿哥看我态度坚决，皱着眉头无奈地收了起来，叹道："还就还吧！白花了那么多功夫！"

我嗔怪十四道："你人在旁边也不劝一下？"十四指着十阿哥道："你问问他，我劝是没劝？可也要他肯听呀！我看这世上，他莽劲上来时，除了皇阿玛，就只三个人的话，他还听得进去。偏偏我不在其中！"

我和十阿哥异口同声地笑问："哪三个人？"十四笑看着十阿哥说："八哥！"十阿哥未说话，十四又指着我说："若曦！"十阿哥看着我嘻嘻一笑，没有搭腔。我笑瞪了十四一眼。十四强忍着着笑对我道："最后一个是你小时候的冤家对头，现今的十福晋了！"十阿哥脸色一下子很是尴尬，瞪着十四。

我笑瞟了眼十阿哥，岔开了话题，问："今年灯市可热闹？"十四道："年年都差不多，没有多大新奇的！"十阿哥却是笑着讲起来今年元宵节的热闹。九阿

哥不耐烦地催着要走。

三人正要离去，十三阿哥大赶着步子而来，一面挽着袖子，铁青着脸，直冲九阿哥而去，挥拳就打，十四忙赶着拦住了他，握着他拳头叫道："十三哥！宫里可不是打架的地方！"

九阿哥紧跳开了几步，看着十三冷笑道："十四弟，放开他！今儿我倒是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胆子。"

十三气极，身形欲上前去，却被十四紧紧拦抱住。我忙问十阿哥："到底怎么了？"十阿哥茫然地摇摇头道："谁知道呢？"忽而又笑道："今儿有热闹看了！"我瞪了他一眼，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我瞟了眼四周，现在还没有人，不过若再这么闹下去，只怕很快康熙就知道了。忙推着十阿哥说："你赶紧把九阿哥拉走！"十阿哥有些不情愿，被我恶狠狠地一直瞪着，才拖着步子上前双手扯抱着九阿哥就走："他要发疯，九哥还陪着他疯不成？何必跟他一般见识，我们出宫还有事情呢！"一面说着，一面两人拉扯着远去。

十四紧紧抱着十三，直到看不见两人的身影，他才松了，一只手却仍是扯着十三的胳膊。十三怒道："你干吗挡着我打那个畜生？"十四叹道："你在宫里和他打起来，事情真闹大了，只怕对绿芜姑娘不好！"十三这才慢慢平静下来气道："我昨晚上才知道此事，今日冷不丁地见到他，火气冲头，只想照着他脸抡上几拳！"

我听得云山雾罩，怎么又扯上绿芜了？忙问道："究竟怎么回事？"十四看着我，脸色尴尬，没有搭腔，十三静了一会，对十四诚恳地说："十四弟，这次多谢你！"

十四讪讪地说："我上次还未谢你，你也就不必谢我了！何况此事本就是九哥酒醉之过！"

听着他俩的对话，看着十四尴尬地表情，又想着九阿哥好色的性子，心中大惊，不敢置信地问道："九阿哥对绿芜怎么了？绿芜不是早几年就脱籍赎身了吗？况且就是未赎身前，她也是卖艺不卖身的呀？"

十四尴尬地瞟了我一眼道："你个未出阁的姑娘家，打听这么多干吗？"十三说："元宵节晚上的事情，那个混蛋撞见绿芜，色胆包天，竟对绿芜用强。幸亏十四弟撞见，救了下来！"

我看着十四气道："知道九阿哥好色！没想到竟到如此地步！随便碰上个美

貌姑娘就胡来！他个黑了心的混帐东西！”

十四厉声呵斥道：“若曦！”我住了嘴，仍是气，对着十三说道：“干脆你找几个人，哪天在外面偷偷截住九阿哥，麻袋一罩，神不知鬼不觉地暴打他一顿！”十四气道：“闭嘴！若曦！绿芜既然安好，此事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哪有越闹越大的道理？难道你要全京城都知道吗？最后只怕原本没有的事情都能被传成有！你让绿芜今后如何作人？”

十三默了半晌，对十四说：“你回去跟他说清楚，如果他再敢胡来，我就是拼着被皇阿玛责打也先把 he 做了。”十四只是一连叠地点头说：“绝不会有下次！”十三又向十四说了声”多谢”，犹带着怒气转身匆匆而去！

十四看着我骂道：“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吗？阿哥你都敢骂？”我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放软声音说道：“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九哥！那天晚上他多喝了几杯，恰巧身旁的人有知道绿芜出身风尘的，又被有心人激了几句，说”是十三爷罩着的人，看不上九爷”，九哥一时糊涂就行为失控了！”

我仰天冷笑两声，讥讽道：“如此说来倒是绿芜和十三的错了！今日可真是张见识！”说完，转身就走！

十四在身后气道：“我倒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为了救绿芜，九哥气了我几天，如今你又气！早知如此泼烦，索性撒手不管倒好！”

我顿了脚步，想着十四的立场，转身回去，陪笑道：“我也是气糊涂了！还是要多谢你的！”他冷”哼”了一声未说话。我又陪笑道：“要不你骂我几句，解解气！”他指着我说：“真是个……”摇摇头，吞了声，叹道：“懒得和你夹缠！”说完转身而去。

我静了一会，忙追了上去，他听得脚步声，回身等着我，问：“还有什么事情？”我道：“九阿哥的性子只怕不是那么容易撻开手的……”话未说完，十四截道：“放心！既然救了，就要救彻底！这事我已经求了九哥，又让八哥也特地和九哥说了！他再怎么样也要给我们些面子！”我忙躬身行礼，说道：“多谢！”

他笑说：“你和绿芜也就见过一次，怎么就对她这么上心呢？”我道：“她品性才情都是拔尖的，虽说我和她没什么深交情，不过不要说还有十三阿哥，就是我们都是女人，也没有只看着的道理！”十四摇头叹道：“还是改不了这个脾气，一点也不顾着自个身份，随便就把自己和个风尘女子相提并论！”说着，两人都想起小时候在八贝勒书房为了绿芜吵架的事情，相对着笑起来。

他含笑道：“你和十三哥倒真是坦荡荡的！”我道：“十三阿哥为人光风霁月，对绿芜也非你们所想。因为敬其才华，怜其身世，才多年维护。就象风雨交加中，

为一朵美丽的花撑把伞，并不是想把花摘回家，而只是为了让这份美丽得以保存而已。"

他笑道："可我看绿芜对十三哥却绝非仅朋友之义，当晚我怕九哥的手下暗中使绊，亲自送她回去，她路上求我千万莫让十三爷知道这件事情！说不过是受了点委屈而已，并无大碍，十三爷是个急公好义的脾气，不愿因自己而让十三爷惹上麻烦！那般光景下，换成一般姑娘哭都哭断肠了，她却一句抱怨也无，只是一心为十三哥考虑！"我低头默想了会，叹了口气！遇到十三不知是她的幸或是不幸？这一片心思只怕连她自己都永远不会想承认的。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6』第五十五章

才刚立夏，天还未完全转热，康熙就吩咐筹备去塞外。虽说塞外之行，年年都有，可每次去，我心里都是很开心的，毕竟离开紫禁城后，规矩少了很多，斗争也好像远了很多。纵马驰骋在蓝天白云下，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和煦的风，淡淡的青草香，我会觉得生活还是美好的，心还是轻快的。

此次去塞外随行的阿哥有太子爷，五阿哥，七阿哥，八阿哥，十四阿哥，十五阿哥等九位阿哥。除了偶尔和十四谈笑几句，其余我一概能避则避，实在避不开请完安就走。

今年苏完瓜尔佳王爷和敏敏都未来，只合术王子来觐见康熙，不过敏敏倒是托合术王子给我带了一封信。信未读完，我已经捂着肚子笑倒在毯子上。信中说自从去年八月辞别康熙后，佐鹰王子连自个部落都未回，一路追着她而去，又住进了王府中。信中全是讲佐鹰王子如何整天跟着她，如何讨好她，她又如何拒绝、如何摆架子捉弄他，佐鹰王子又是如何和她斗智斗勇，通篇读下来，好似敏敏仍未动心，可字里行间却是流露着她对佐鹰的赞赏，以及不经意的快乐！我隐隐地觉得，只怕这就是敏敏的星星了，而敏敏是不会错过他的，因为佐鹰王子不会允许敏敏错过他！我似乎已经看到他们的幸福就在不远处等着了。

握着信，一读再读，心情变得份外的好，我终于能在自己身边见到一段两情相悦的幸福了，没有指婚，没有强迫，没有委屈！一切就是他和她！

策马疾驰之后，人马都有些累，遂放松了马缰，由着马儿慢行。

这段日子似乎是我过过的最清静的日子，不当值的时间里，我总是一个人独自骑着马在草原上荡来荡去，兴起时打马狂卷过草原，累时卧在马背上由着它缓缓而行。很多时候一个人一匹马，从太阳初升到晚霞满天，嚼着干粮，喝着水，这里看看，那里赏赏，自得其乐的一整天就过去了！玉檀笑说”姐姐整日和马呆在一起，好似越发不愿意和人说话了！”。

我低头一笑，想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何时变成这样的了！记得从小到大，我是个最耐不住寂寞的人，总是要呼朋引伴，三五成群的。初到深圳工作时，身边没有朋友，下班后都不敢回屋子，总是泡在酒吧。就是在贝勒府时，也是要丫头们陪着玩的，可就那样还要大叹”无聊呀无聊”！似乎一直没有学会一个人的时间该如何打发。”时光容易把人抛，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几番红绿之间，我已经悄悄改变，竟然开始享受一个人的清静。其实此生如果能这样清静清的过完，那也是我的福气了！

一日正趴在马背上，闭目休息，忽地听到马蹄声越来越近。睁眼去看，只见八阿哥正策马慢行在马侧。我忙坐直了身子，静默了一会，给他请安，一面说：“奴婢还有些事情要做，贝勒爷如果没有其他吩咐，奴婢就告退了！”

他目视着远方，凝声问道：“你真的放下了？”我心中隐隐抽痛，面上却是静静回道：“放下了！”

“你心里有别人了吗？”他问。我心头有些慌乱，不敢深思这个问题，嘴里只淡淡回道：“没有！”他侧头盯了我一会道：“明年就到年龄出宫了，难道你愿意由着皇阿玛给你指婚？”我随口道：“明日事来明日愁！事事不由人，何必多想？”说完躬身告退，他嘴角带着丝冷笑点点头，挥了挥手让我走。我策马转头，一扬鞭子打马而去。

未跑出多远，见十四正勒马立在山坡上，遥遥看着这边。想着此时撞上去，以他的脾气只怕又是一顿骂，索性假装未曾看见，自骑马回了营地。

把马送回马厩，缓步向自己帐篷行去，心中酸涩难言，正自低头默走，忽听得：“若曦！想什么呢？”忙抬头看去，却见合术王子和太子爷正笑吟吟地立在不远处，忙躬身请安。不知道是因为敏敏，还是那块玉佩，合术王子待我格外与众不同，平时都是直呼我的名字，一如叫敏敏；又一再让我在他面前不要那么拘谨客气，我却是他说他的，我做我的。

合术王子笑道：“瞅了半晌，竟一无所觉！”我陪笑躬身道：“是奴婢失礼了，请太子爷、王子责罚！”他叹道：“一句玩笑话，又没有怪你，就赶着赔罪，何必

如此谨慎多礼呢？敏敏若有你一半，阿玛和我就不用那么烦心了！现在你在御前侍奉，没有机会，待将来出宫了，接你到蒙古好好玩一段时间，也改改你这个脾气！”太子爷笑道：“现在是没有机会，皇阿玛到哪里都带着她的。不过明年，她就到出宫的年龄，皇阿玛也该给指门婚事了，王子若要请，怕不能只请一个人的！”合术王子微微笑了下，没有接话。

怎么大家都这么关心我的婚事，人人心中都惦记着？还觉得我不够烦，赶着个地提醒我！不想再说，扯了扯嘴角挤了丝笑，行礼告退，太子爷笑瞅了我一眼，让我退下。

秋风渐起时，康熙决定拔营回京，坐在马车中想着明年太子爷就要被二废，不禁叹道，明年的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得打起精神，面对这一场宫廷风暴了。又想着可能的指婚，更是愁上眉梢。我究竟该怎么办？

康熙五十年九月畅春园

康熙从塞外回来后，就直接住进了畅春园。离各位阿哥的府邸都近，倒是方便了各位阿哥进进出出！

今日恰巧碰上十四阿哥，看他也不忙，遂叫住他，向他细细打问十阿哥和十福晋之间的事情。自打上次在御花园中康熙命各位阿哥陪同行乐，而十阿哥却称病未来，此事就一直搁在心头，一直想找十四阿哥问个分明，却总没有合适机会。不是碰到时，我忘了；就是想起时，却不合适问。

他嘲笑道：“若不是从小在一块都知道，还真又要误会你了！哪有你这样的？这么关心人家夫妻间的私事！都不知道你整天脑子里想些什么？”说归说，却还是笑讲了他所撞见的趣事，我一面听着，一面想都是直肠子，脾气都急，都受不得气，却也都不失为真性情的人，还真是一对欢喜冤家，吵吵闹闹地过日子！

两人正在说笑，玉檀脸色焦急地跑到近前，匆匆给十四阿哥请了安，看着我欲言又止。我敛了笑意，问道：“出什么事了？”她看了十四阿哥一眼，盯着我说：“头先太子爷……太子爷……和万岁爷要姐姐！求万岁爷赐婚！”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我脑子”轰”的一声，瞬间炸开。脚发软，身欲倒，玉檀忙扶住我。耳侧全是”嗡嗡”之声，玉檀似乎仍在说话，我却一句都没有听见，只想着，我究竟做了什么孽，老天竟对我一丝垂怜也无？

待我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已经坐在屋中。玉檀看我看她，带着哭音道：“好姐姐！你可别吓我！”我无力地指了指茶杯，她忙端过来，让我喝了几口。我只觉茫茫然，空落落，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我随口问：“十四阿哥呢？”玉檀道：“十四爷刚听完，拔脚就走了，只吩咐我看好你！”

玉檀安慰说：“姐姐！你先莫急，万岁爷这不还没有点头吗！”

我静默了好半晌，觉得不能这样，事情绝对不能这样！对玉檀说：“你仔细把今日的事情从头到尾，一点一滴地讲一遍，连皇上的一个眼神也要告诉我！”

玉檀道：“太子爷来了后，芸香姐姐命我去奉茶，我端了茶盘进去时，太子爷正跪在地上，对皇上说”……若曦明年也到放出宫的年龄了，她性格温顺知礼，品貌俱是出众的，所以儿臣斗胆，想求皇阿玛作主，将她赐给儿臣做侧妃！”皇上静默了一会才说”若曦在朕身边多年，一直尽心服侍。朕本想再多留她一段时间，待明年再给她指门好婚事，也不枉她服侍朕一场。今日事出突然，朕要考虑一下……”。然后，我茶已上好，再没有道理逗留，只能退出！因当时心中震惊，怕脸色异常，让皇上和太子爷瞧出端倪，一直都未敢抬头，所以不曾留意过皇上和太子爷的神情。”

细细琢磨过去，太子爷的心思我倒是大概明白，不外三个原因，一是康熙，二是蒙古人，三是我阿玛，而其中蒙古人的因素显然居多。却对康熙的心思一丝头绪也无，如果康熙准了，我该如何，难道真要嫁给太子爷吗？或者抗旨吗？难道真要如四阿哥所说预备三尺白绫吗？我知道所有人的结局，却唯独不知道自己的结局，难道这就是老天为我预备的结局吗？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忍不住趴在榻上哭起来。

玉檀晚上执意要守在我屋中，我无力地道：“放心回吧！难道你还真怕我夜里悬梁自尽吗？万岁爷既然还没有点头，那事情还没有到绝路，再说了，即使到了绝路，我也不甘心就此认命！你容我一人静静！”玉檀见我话已说至此，只好回了自己屋子。

我躺在床上，前思后想，眼泪又汨汨而落，当年看十阿哥赐婚时悲怒交加，如今才知道何止是悲怒，更是彻骨的绝望！

披衣而起，缓缓走到桂花树旁，想着太子爷往日的嘴脸，再想着他见到敏敏的样子，只觉恶心之极，抱着桂花树，脸贴在树干上，眼泪狂涌而出。我是不是全错了？我的坚持是否最终害了自己？不管四阿哥，八阿哥，或是十阿哥，都比嫁给太子爷强！

思一回，哭一回，不知不觉间天色已初白。

"姐姐怎么只穿着单衣？"开门而出的玉檀一面惊叫，一面几步跨过来扶我，刚碰到我身体，又叫道："天哪！这么烫手！姐姐到底在外面待了多久？"我晕乎乎地被她扶到床上躺好。她一面替我裹被子，一面道："姐姐，你再忍忍，我这就去找王公公，请大夫！"

玉檀服侍着吃了药，人又昏沉沉地迷糊着了。说是迷糊，可玉檀在屋子里的响动我都听得分明，说清醒，却只觉得眼皮重如山，怎么都睁不开。

不知道躺了多久，嗓子烟烧火燎的疼着，想要水喝，张了张嘴，却出不了声。觉得玉檀好似坐在身旁，却手脚俱软，提醒不了她。只是痛苦地皱眉。

"要水？"一个男子的声音，说着就揽了我起来，将水送到了嘴边，一点点喂给我。喝完水，他又扶着我躺好。低头附在我耳边道："皇阿玛既然还未下旨，事情就有转机！"我这才辨出来是四阿哥的声音，心中一酸，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他用手帮我把眼泪擦干，道："别的事情都不要想，听太医嘱咐，先养好病！玉檀被我命人支开了，估摸着就要回来，我不好多待！"说完，帮我把被子掖好后开门离去。

吃了四道药，玉檀晚上又多加了被子替我捂汗，到第二日时，虽还头重如山，声音嘶哑，烧却已经退了，人清醒了不少。昨日一天一直未进食，今日中午，玉檀才端了清粥，喂给我用。用完后，她服侍着漱了口，又替我擦了脸，收拾了食盒子出门而去，还一面嘱咐道："我去去就回！"

大睁着眼，盯着帐顶，想着如果康熙真有意赐婚，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让康熙不把我赐给太子爷呢？知道太子爷明年就会被废，如果我能熬到那时候，康熙应该就不会赐婚了！可如果康熙真有意，我怎么可能拖那么久？

正在琢磨，忽听得推门声，想是玉檀回来了。我未加理会，仍在前思后想。

"看着比昨日好些了！"我忙侧头看去，十四正站在床边低头看着我。我撑着要坐起来，他忙拦住，道："好好躺着吧！没有那么多礼！"说完，随手拽了个凳子坐在床边。

他静了一会，忽地蹲在床边，在我耳边低声说："知道太子爷为什么要娶你

吗？苏完瓜尔佳王爷奏请皇阿玛给佐鹰王子和敏敏赐婚，奏章今日刚到！他消息倒是灵通！”他低低冷哼了一声说：“其中曲折改日再和你细说。今日只问你，可想嫁给太子爷吗？”我摇摇头。他说：“八哥现在不方便过来看你！他让我转告你，想办法在皇阿玛面前拖几天，十天左右，事情就会有转机！”

说完，他又坐回了凳子上，道：“十哥也想过来看你，不过想你正病着，恐怕不耐烦见人，就只让我代劳了！”

我心中又是惊又是喜，只是拿眼盯着十四，他坚定地点点头，我带着哭音道：“多谢！”他惊道：“嗓子怎么烧成这样了？和鸭子一样了！”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因心中太过苦涩，终只是静静地看着十四。十四起身道：“我回去了！这几日恐怕都不能来看你，照顾好自个！”

他前脚刚走，玉檀就端了一碗冰糖秋梨进来。我问她：“你不用当值了吗？”她回道：“李谕达知道姐姐病了，特意让我照顾姐姐！”说完，想喂我喝糖水。

我道：“不想喝！”玉檀陪笑道：“姐姐喝一些吧！这个最是润嗓子了！”我摇摇头，示意她拿走，她又劝了几句，见我一无反应，只好搁到了一边。

这个转机究竟是什么呢？而且十四只是说转机，就是说并不一定会如何！不过至少现在有条路暂且可以走了！如果只拖几天，应该还是可以，即使康熙要给我赐婚，也不可能就急到我病中就下旨，让我带病接旨的。想着心稍微安定了些！

正暗自思量，玉檀端了药进来，搁在桌上后，扶我起来。我拉住她的手，示意她坐在我身边说：“玉檀，这药我是不能喝的！”她惊诧地看着我，我继续低声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看，也不瞒你！你应该能猜到我不愿嫁给太子爷的，眼前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借病先拖着，但又不可能装病，李谕达一问太医就什么都知道了。所以药你照常端来，再避过人倒掉。”

玉檀咬着嘴唇盯了我半晌，最终点点头，我笑着握握她的手，她却猛地侧转头拭泪，双肩微微抽动！一面低不可闻地喃喃自语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连姐姐这样的人都……”

唉！她将来又是什么命运呢？待到年龄出宫时，早已经过了适嫁年龄，以她的出身又没有家庭的依靠！如不嫁人，只能跟着兄弟过一辈子，那是何等的难堪？如果嫁人，却只怕很难觅得良人！她这样心思聪慧灵巧的女子，放在现代只要肯努力，哪里不是出路呢？可现在我却只看到黑漆漆的将来！“女人是水做的”，那是因为这个社会除了“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再没有给女人别的出路，个人的坚强在整个男权社会中，只是螳臂挡车，女人怎能不落泪？

昨天虽然一整天没有吃药，但今日感觉还是好了一些。估计是我平日常在院内跳绳，还经常在临睡前做仰卧起作的缘故，当时只想着健康最重要，我一个人在宫里，万一病了吃苦的是自己。古代医学又落后，看《红楼梦》，一个小小的伤寒也有可能随时转成痼病的绝症，不是不可怕的。所以一直有意识地保留了现代锻炼的习惯，可如今却开始后悔。特别是当太医诊完脉后，笑对我说："姑娘平日保养的好！再缓四五天，好好调理一下应该就太好了！"我心内苦痛之极，脸上还得装做闻之开心。

玉檀端药去了，我正歪靠在榻上发呆，听得敲门声，随口道："进来！"推门而进的是小顺子，他快步走到榻边一面打着千，一面对我低声说："爷让我转告姑娘一个字，拖！"说完，转身匆匆跑了。

晚上打发了玉檀回房歇着，估摸着她睡熟了。随手披了件衣服，起床开门站在院中，九月底的北京，深夜已经有些清冷。

独自一人在风中瑟瑟站了一会，想着上次先是突闻噩耗伤心，再是吹了冷风着凉，最后发烧只怕是心理因素居多。这次这样有心理准备的光吹风，怕是不行。进耳房，舀了盆子冷水，兜头将水浇下，从头到脚全身浸透。迎风而立，强逼着自己平举双手，闭上眼睛，紧咬牙关，身子直打寒颤。

"好姐姐！你怎么这么作践自己呢？"玉檀一面叫着，一面冲上来想拖我进屋。我推开她说："不用管我，自己回去睡吧！"她还要强拖我，我道："你以为我愿意作践自己吗？可这是我现在唯一想出来的自救法子！你若再这样那是在害我，可枉我平日还把你当个知心人了！"

玉檀松了手，看着我只是默默流泪，我没有理会她，转身又给自己浇了一盆子水，在风口处站了半夜，天还未亮时，我已经又烧起来，头变得晕沉。

玉檀扶我进屋，替我擦干头发，换了衣服，盖好被子，我还不停地叮嘱她："先不要急着请太医，待我头发干了，你摸着再烫一些的时候再叫！"因为担着心事，多日未曾好好休息，强撑着又清醒了一会，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此番一病，是病上加病，古代又没有退烧的良方，昏沉沉三四日后，人才清醒过来，又调养了四五日才开始慢慢恢复，想着虽不好，可已经不需要玉檀终日照顾，又惦记着所谓的转机和康熙的态度，遂吩咐了玉檀回去正常值日当班和一切留心。她乖巧地点点头，表示一切明白！

眼看着已经十月，却仍然一无动静，玉檀只告诉我说，李福全向她问过我的病情，神色无异常，只是嘱咐她平时照顾好我！我心内惴惴，这病来得突然猛烈，又是这么巧，康熙心中究竟会怎么想呢？

距十四来看我已经十五日过去，却仍是没有什么转机。一日正坐在屋中愁苦，玉檀匆匆而进，掩好了门，紧挨着我坐了，低声说："听说今日朝堂上，镇国公景熙爷旧事重提，恳请万岁爷调查步军统领托合齐父子在多罗安郡王马尔浑王爷治丧期间宴请朝中大臣和贪污不法银款的案子。"

我细细想了一遍，景熙是安亲王岳乐的儿子，八福晋的母舅，和八阿哥同在正蓝旗，肯定是八阿哥的支持者；而步军统领托合齐却是太子爷的人，这是对太子爷发难了！难道这就是"二废太子"的导火索？

"可打听了万岁爷如何说？"我问。玉檀回道："因为这次奏报说有迹象显示参加结党会饮者约有一二十人，除去步军统领托合齐、都统鄂善、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等大人外，多为八旗都统、副都统等武职人员。万岁爷很是重视，下令先由三王爷负责调查，如果确如镇国公所奏，再交由刑部详审此案。"

当然要详审了！自从复立太子后，康熙就一直担心胤初有可能逼宫让位。而此次参与会饮者的这些人多为武职，掌握一定军事权力。特别是步军统领一职，从一品，有如京师卫戍司令，对保证皇帝的人身安全负有直接责任。康熙怎么可能放心让他们私下结交呢？一旦查出任何不利于太子的言词，太子爷再次被废就指日可待了。而八阿哥既然选择了此事，就绝对不会无的放矢。

想着，嘴角不禁逸出一丝笑，悬在头顶的那把剑终于暂时移开了。既然康熙对太子爷的疑心即将要转为现实，就断没有再把我嫁给他的道理。如果确如他们所想，如今我可是和蒙古两大显族都有关系！哪能把这么好的资源白白浪费在太子身上？

原来二废太子的斗争从现在就由暗处转到明处了。八阿哥只怕早就布置停当，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不然不会一出手就言之凿凿；四阿哥既然能派人通知我拖延时日，就是说他也知道有朝堂上的这一天，那看来他这次是要和八阿哥合作扳倒太子。只是我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想来是催化剂！没有我，此事也迟早发生，但因为我牵扯到蒙古人，牵扯到康熙的态度，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事情也许比他们预定的提前发生了。手头没有历史书，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在按照我所知道的历史发展。心中困惑，到底是因为我，历史才如此？还是因为历史如此，才有我的事情呢？

笑容仍在，却渐渐苦涩，我躲来躲去，没想到却落到了风暴中心！以前一直是旁观者的角色，看着各人走向他们的结局，如今自己也被拖进了这幕戏中，将

来我该何去何从？以后不是不出错就无事的局面了，而是只怕我不动，风暴都不会放不过我了！是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了！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8』下部第一章

心中悒郁，每日左思右想，病好得更加慢，时有反复，待全好时，已经是十月底了。

这是自一个多月前生病后，我第一次见康熙，心中颇为忐忑，待得王喜通知说："万岁爷下朝了！"我几次三番都有冲动让秋晨去奉茶，我只想躲开。但终是理智控制着自己，和秋晨捧了茶盘进去。

侍立在外的太监看我来，忙打起帘子，眼光扫了一圈，三阿哥，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等都在座。我深吸了口气，定了定心神，轻轻走进去。屋中一片寂静，康熙正在侧头凝思，我轻轻把茶盅置于案上。躬了身子行礼，康熙一直未曾看过我一眼，我心下微松口气，转到三阿哥桌旁奉茶，一圈茶奉下来，几个阿哥都是正襟稳坐，目不斜视。我也是自始至终头低垂，视线只集中中眼前一块。

一出暖阁，忙快步走向耳房，放了茶盘，忍不住长出了口气！待心神静了下来，又不禁想，他们在商议什么？为什么个个表情凝重？

待得两日后康熙颁旨，才知道当日为何气氛那么沉重了。"以殷特布为汉军都统，隆科多为步军统领，张谷贞为云南提督。"全是手握兵权的重要位置！八阿哥率先发难，但却是四阿哥的人隆科多掌握了这个负责京城安全的重要职位，在众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四阿哥的这一枚重要棋子已经开始渐渐布好了。

脑中正在仔细琢磨，忽地想起我曾经提醒过八阿哥，要他防备隆科多，如果他对我的话上了心，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八阿哥应该知道四阿哥和隆科多的关系，即使现在四阿哥和隆科多来往并不亲密，甚至隆科多和四阿哥各自为了避嫌，还有意疏远对方。我这样做，是已经掀了四阿哥的一张重要底牌吗？

脑中开始迷糊，模糊的历史和现在的实际情况，让我本就看不透的局，越发难懂。只得作罢。仔细想想自己何去何从！

我现在不得不相信一点，我是逃不过被指婚的命运。苏麻拉姑抗旨不嫁后，还可以安然留在宫中，那是因为康熙对她感情特殊，愿意容忍她。而我如果抗旨，康熙恐怕绝对不会让我日子好过的，也许真就是三尺白绫的下场。

可康熙究竟会把我指给谁呢？太子爷，从现在起，他就会麻烦不断，直到被废，所以他排除！现在的局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康熙把我指给一个中立派的人让我远离风波，可康熙能如此为我考虑吗？要么是把我指给他心中看重的人，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他心中认定的未来皇帝或他的追随者。

仔细想去，再一一排除，却还是有多种可能，再加上朝堂中我不熟悉的大臣，最后发觉我如果想凭借排除法找出答案是不可能的了。康熙心思深沉如海，我虽跟在身边多年，可却仍然无法看出端倪。沮丧地想，其实又有谁的心思我能真正看透呢？

与其等着康熙给我指婚，最终结果难料，不如自己选择，至少可以保证避免最坏的结果。想到太子，全身又是一阵恶寒。禁不住撑着头，长叹口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古人十六七就成婚，如今与我年龄适当的男子，基本上个个都是已有娇妻美妾，原来我也就是做小老婆的命。

选谁？

八阿哥肯定不行！以康熙一废太子后对八阿哥的态度，现在是绝对不会把我指给他的。以前或许还可以，但是苏完瓜尔佳王爷的一块玉佩和敏敏与佐鹰王子的婚事，康熙是绝不会让我跟了八阿哥的。

十三阿哥肯定不行！虽说敏敏已经要嫁作他人妇，可若让她知道我要嫁给十三的话，只怕当年我劝她的话都变成别有居心，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再说，十三阿哥也肯定不会同意，自从我带他去荷塘找过四阿哥后，他已经把我视作四阿哥的人，否则也不会用九阿哥来试探我。

十四阿哥也不行，他现在还是“八爷党”的人，一则康熙不会同意，二则他自己也绝对不会要我的。

想了一圈，各人的心思，康熙的心思，越想越乱，越想越无所适从，最后觉得何必如此麻烦？既然想遮风挡雨，索性找那棵最大的树去靠不就行了！反正他也愿意娶！然后以后的事情再一步步说。

拿起簪子，瞅了半天，四阿哥这么喜欢木兰，究竟出自什么寄托？“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是象屈

原一样认为自己内在芬芳吗？还是觉得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不得施展？

仔细插好簪子，端详了下，忍不住讥笑起来，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用的，却不料这么快就插在了头上。

待得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出来时，我盈盈上前请安。十三笑着让我起来，四阿哥嘴角带着丝若有若无的笑，凝视着我头上的簪子，转而又打量我的神色。我嘴角含着笑，静静立在一旁，任由他打量。十三看我们神色异常，也不说话，只在一旁若无其事地站着。

四阿哥看了一会我，举步前行，十三阿哥和我随后跟着，待行到僻静处，他转身站定，看着我。十三走开了几步，在远处打量着四周。

我低头站了一会，强笑道："四王爷应该已经明白奴婢的意思了！"四阿哥道："你找我，是让我来猜谜的吗？"

我长吸了口气，打起精神笑道："说得是！那奴婢就直说了！奴婢是来求四王爷娶奴婢的！"他道："原因！"我叹口气，笑说："王爷不是劝过奴婢吗？与其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找一门自己相对而言满意的婚事！经历了太子之事，奴婢觉得王爷说得很有道理，所以决定从善如流！"

他静默了一会，问："为什么是我？"我笑道："王爷是想听假话，还是真话？"他嘴角扯了扯："假话如何，真话又如何？"我道："假话就是，王爷对奴婢青眼有加，奴婢心中惶恐感激，只求侍奉于王爷身旁，以报万一！"说着自己笑了起来，但他却脸色严肃，目光冷淡，一丝笑意也无。我忙肃了肃面容，接着道："真话就是，这次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下次可就难说了。如果嫁给太子爷那种人，不如真的死了算了！可我却贪恋红尘，不愿意那么早就香消玉陨，所以只能拣一个高枝赶紧落下，避开未知的风暴。"

他嘴角带着嘲弄，好笑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全身毛骨悚然，忙撇开目光，他道："你怎么就肯定，我愿意让你攀上这个高枝呢？"我愕然地看着他，他眼里嘴角俱是嘲笑。我愣了好一会，无力地问："王爷不乐意娶我？"他笑道："是！我不乐意娶你！"

我看他神色嘲弄，不禁捂着嘴，苦笑了起来，我还真是太高估自己了，以为送了项链、送了簪子就肯定愿意娶的。笑了一会，恼羞成怒，转身就走。

他在身后问："你还打算去找谁呢？十四弟吗？给你句实话，现在没有人敢娶你的！"我停住脚步，思索了会，转身走回问道："此话怎讲？"

他敛了笑意道："太子爷为什么会突然要你？现今看来，苏完瓜尔佳王爷的

玉佩是一个原因，他娶不了敏敏，如果娶了你，至少和蒙古的关系也是一个缓和！再则，佐鹰王子去年八月一路追逐敏敏而去，连自己部落都不回，整日和敏敏耗在一起，一待就是一年。让伊尔根觉罗大王子讥笑说“见了女色就昏头，难成大器！”，佐鹰却趁其不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搜集了大王子暗自敛财，假造帐目和买通伊尔根觉罗王爷近侍监视王爷的罪证，打破了伊尔根觉罗王爷对大王子的信任。以佐鹰的权术计谋，加上苏完瓜尔佳王爷的支持，将来伊尔根觉罗族的王爷是何人，已经不言而喻！那你和敏敏的要好自然也可作为太子爷所用了！”

我听得呆呆，我以为佐鹰是因为情难自禁才追敏敏而去，却不料竟是如此，这就是我以为的真心？为什么太阳背后总有阴影？这个权利斗争场里可还有真心？悲哀地问：“佐鹰王子对敏敏可是真心？”他道：“这重要吗？反正他会永远娇宠着敏敏，凡事顺着敏敏，何必还非要弄明白是真是假？如果假一辈子和真又有何区别？”

我喃喃道：“有区别的！肯定有区别的！即使疼痛我也宁愿要真实，而不愿在花好月圆的虚假甜蜜中。”

他摇头叹道：“你这个人怎么夹杂不清呢？我们是在说佐鹰和敏敏吗？你现在还有心气操心别人？”

我静了一会，木然地说：“奴婢不觉得一块玉佩就能说明苏完瓜尔佳王爷会如何！太子爷太一厢情愿了！”

四阿哥说：“苏完瓜尔佳王爷刻意当着皇阿玛和满蒙众人的面前说那么一番话，虽只是一个姿态，不见得真会为你做什么事情，但每个人如何对你却非要权衡一下他的态度。你若嫁了太子爷，蒙古其他部落势必要顾忌一下苏完瓜尔佳王爷，何况现在还有佐鹰王子。”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太子爷要你，皇阿玛最后只说‘想再留你一段时间’，把这事拖了过去。可也没有完全否决太子爷的请求，你自己琢磨琢磨，谁若现在向皇阿玛要你，岂不是和太子爷抢人？再往深里想一想，皇阿玛最忌讳什么？只怕此举还会引得皇阿玛猜忌于他。”他叹道：“谁现在敢娶你呢？”

我傻了半晌，禁不住笑起来，道：“如今是烫手山芋，无人敢要了！”他道：“太子爷求婚前，你若想嫁人，虽不见得容易，却也没有那么难！可如今，你只能等了！”

我盯着他道：“等？等着嫁给太子爷吗？”他看着我微微笑了下说：“你既已戴了我的簪子，又说了要嫁我，以后就莫要再想别人了！”

“王爷不肯娶，难道还不准奴婢另嫁？”我问。他凝视着我说：“只是想找个

黄道吉日娶。现在日子不吉利！你不会连这都等不了吧？就这么急得想跟我？不怕进另一个牢笼了？”

我苦笑着说：“奴婢怎么觉得苏完瓜尔佳王爷在害奴婢呢？”他轻叹道：“不见得全是好意，倒也不是坏意，不过这是个双刃剑，用好了，也自有好处！”

我呆了会，俯身行礼道：“此次多谢王爷帮奴婢逃过一劫！”他淡淡说：“我没做什么，是你自个病得恰到好处！”

我还想再说，他截道：“回去吧！久病刚好，饮食上多留心！现在面色太难看，我不想娶一个丑女回府！”我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而去。经过十三身旁时，他挑眉一笑，我却是对他长叹口气，也不行礼，自快步离去。

我如今算是和四阿哥达成了某种协议吗？是否今后他真能为我遮风挡雨、护我周全呢？信步慢慢踱回住处，刚推开院门就迎上立于桂花树下缓缓转身的八阿哥。我心狂跳，忙反手掩了门，靠着门板只是喘气，竟有做贼心虚的感觉，呆了半天才上前请安。

“多谢贝勒爷！”我低头道。他嘴角带着丝笑说：“太子好女色众所周知，总不能眼看着你跟了这样的人，再说我也绝不愿你跟着他遭罪。”

我抬头看他，他静静回视着我，微风轻撩着他的袍角，簌簌作响，又吹起我的碎发迷糊了我的双眼，迷蒙泪光中，他的身影越发模糊，我猛然低头俯身行礼道：“贝勒爷回吧！奴婢这里不宜久待。”

他问：“可有后悔？”我咬了咬唇，抬头盯着他问：“后悔又能如何？你现在愿意娶我吗？”他转开视线，静了会，说：“皇阿玛短期内不会给你指婚的。以后……以后就要再看了！”我低下头，忍不住扯着嘴角对自己笑起来。

两人默了半晌，他说：“我想问你件事！”

我听他语气慎重，抬头看去，问：“什么事情？”他说：“你跟在皇阿玛身边多年，依你看，这次皇阿玛可会拿定最后的主意？”我想着上次告诉他“皇上还是很爱太子爷”，本想他收敛，却反倒让他愈发找机会打击太子，此次若说实话，会不会又有我难预料的后果呢？

我道：“我说的不见得准！”他笑说：“至少上次被你说准了！的确是”还很爱”。“我思索了会说：“以前凡是和太子爷相关的事情，皇上总是要么压下不查，要么只是惩治一下其它相关的人，此次却是大张旗鼓命人彻查，而且这三四年，皇上对太子爷感情日淡，忌惮却日增，只怕心中已经做好”恩断义绝”的准备！

"

他嘴边含着丝笑，垂目静静思索了半晌，随即看着我，柔声问："对自个的终身，你如今有什么打算？"

我的打算？苦笑道："人生就是一个个选择，当初你选择了放弃，而以后就是我自个的选择了！"

他凝视着我问："你心里有别人了吗？"我一慌，脱口而出："贝勒爷怎么总是问奴婢这个问题？奴婢心里有谁，不必贝勒爷操心！"说完立即想打自己嘴巴。怎么自从太子爷求婚后，我就这么稳不住了呢？

他嘴角带着丝笑道："你打算选择谁呢？不要是老四！否则只会受罪，反倒枉费我如今的一番心血！"我心内震惊，神色微变，强笑道："是与不是都与你无关！再说了，你我都知，这件事情是万岁爷说了算，由不得我自己做主。"

他理理衣襟，笑着向我点点头道："如果你只是听凭皇阿玛作主，那这话就当我说！"说完，不疾不徐迈步而去。我却是赶忙扶住桂花树才能立稳，他是什么意思？转而又一遍遍告诉自己，我是知道历史的，我的选择不会有错的！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59』 第二章

十一月二十日，良妃娘娘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绘制花样，手一抖，一大摊墨汁溅在了宣纸上，迅速晕染开去，即将完工的莲花刹那风姿不再。不过七八日前听说身子不舒服，请了太医，怎么转眼间就去了呢？

朝堂上一切正按自己预料发展，不可谓不顺心得意，额娘却突然辞世，突闻噩耗的八阿哥肯定万分悲痛，人生喜悲总难预料！我发了会呆，抽出签纸，提笔欲写，笔锋刚触纸面，却又顿住，握着笔，只是默默出神，从阳光满室一直静坐到屋子全黑，心思几经转折，最终长叹口气，搁下笔，将签纸揉成一团，随手丢了。

待得一切冷落，宫中的人不再议论此事时，已经是一个月后。我这才敢来良妃娘娘宫前。茫茫然地立在良妃宫外，看着深锁的院门还是觉得一切那么不真实，这就人去宫空了？目注着夕阳余辉下的殷红宫门，脑中却是一树洁白梨花，不禁

喃喃诵道"……万化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材卓犖，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忽听得皇帝经过清道的鞭响，忙退到墙根跪爬在地上。不大会，一队太监侍卫环绕着康熙从主路上过，康熙身后跟着太子爷和十四阿哥。经过良妃宫前时，康熙忽地脚步一顿遥遥目注向这边，身前身后的人都赶忙随他停下来，可众人脚步还未停稳，康熙又已举步而行，众人又赶忙提步，呼啦啦地一时颇为凌乱。

原来这就是帝王之爱，不过是一瞬间的回眸！或是他们肩头担负太多东西，因而必须有常人难及的坚强，一瞬间于他们而言已代表很多？

我正打算爬起来时，一个太监快跑着过来，一面请安一面道："万岁爷要见姑娘！"我忙随他追赶而去，叹道，被看到了！不知道是哪个多嘴家伙说的！

随着康熙一路进了暖阁，玉檀奉完茶后，康熙才看着我说："太子说跪在侧墙根的是你，还真是你！"

我忙跪下回道："往年曾去良妃娘娘宫中帮忙绘制过花样，良妃娘娘对奴婢所绘制的花样满口称赞，今日恰巧路过，就忍不住驻足磕个头，也不枉娘娘当年的一番错爱。"

康熙默了一下，说："起来吧！"我忙站起，恭立在一旁。康熙对太子爷和十四阿哥说："朕有些累了，你们跪安吧！"

太子爷和十四阿哥忙站起行礼，康熙吩咐道："胤禔，得空多去看看胤禩，劝劝他固然是伤心，也要顾全自个身子。"十四阿哥忙应"是"。太子爷却是脸色难看。狠盯了十四阿哥一眼，率先退出。

李德全打了手势，我们都迅速地退出来。我正往回走，忽见十四阿哥等在路边，心里不禁有些可笑，这人对我已经大半个月神色冷淡，怎么今日又有话说了？上前给他请安，他叹道："说你无心吧，你却在良妃娘娘宫前踟躅，说你有心吧，八哥自娘娘薨后，就一直悲痛难抑，缀朝在家。身子本就不好，如今更是脚疾突发，行走都困难，就是其他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致哀劝慰，你却面色淡漠，仿若不知，一句问候也无！你就一点也不顾念八哥平日对你的照顾？远的不说，就最近的这一次，若非八哥，你现在只怕已在太子府了！若曦，你可知道八哥有多寒心？"

我默默出了会子神说："十四阿哥，你可曾尝过相思滋味？那是心头的一根刺，纵然花好月圆、良辰美景，却总是心暗伤、意难平！如今我是不可能跟他的，以前只是自己的原因，现在却是形势不由人。娘娘薨前，我曾问过他"如今可愿意娶我"，他回说要再看，其实他虽没明说，可心中早就明白，他如今不可能娶

我的。既然两人已经不可能，何必再做那些欲放不放的缠绵姿态撩拨他，让他心中一直酸痛。如今他越寒心，却越可以遗忘！我宁愿让他一次狠痛过后，忘得干干净净，从此后了无牵挂！"

他喃喃说："心头刺？"低头默了一会，道："道是无情却有情！如果你愿意等，还是有可能的。"

等？等着他当太子吗？我苦笑着问："是我愿意如何就可以的吗？万岁爷能让我一直等吗？说句真心话，我真愿意谁都不嫁，就一个人待着呢！可万岁爷能准吗？"

十四阿哥静了半晌，问："你能忘了八哥吗？"我淡淡说："已经忘了！"

十四阿哥苦笑几声道："原来这就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倒是我痴了！罢！罢！罢！今日既已说清，从此后我也算搁下一桩心事！"

他肃容道："日后究竟什么个情形，我也拿不准。从现在起，一定要谨慎小心，凡事能避就避！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可小可大。再不可出现今日这种被人揪住错处的事情了！人被逼入穷巷，反扑起来慌不择人的。万一被波及到，我们也不见得能护你周全！"

我认真地点点头："听明白了！"他挥挥手说："回去吧！"说完转身自去了。

我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满是迷茫，将来我嫁给四阿哥后，该如何面对他们呢？十三阿哥试探我，也只是用九阿哥，如果换成十阿哥、十四阿哥，我还能利落地说出又打又罚的观点吗？想到十三阿哥，就又想起他被监禁十年的命运，即使知道最终结局是好的，仍然心情沉重！再过几日就是新年，却只是满满的压抑！

看着其他宫女喜气洋洋地过节，我却无法投入，知道前面风波迭起，一直小心翼翼。内心深处又一直在恐惧康熙给我指婚，好多次都从结婚拜堂的噩梦中惊醒，梦里有时是太子爷，有时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猥琐男子，醒来时就赶忙庆幸原来只是梦，可接着却是满心的悲哀和恐惧，大睁双眼直至天亮。我如今是疲惫不堪。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怎么在雪地里发呆？"不知何时到我身后的四阿哥问。我头未回，随意说："哪有发呆？我是在赏梅！"他道："原来梅花都长到地上去了，要低着头赏的！"

我笑着侧头看他。他问："琢磨什么呢？"我愁眉苦脸，可怜巴巴地说："琢磨着王爷究竟什么时候肯娶奴婢。"他道："说这些话，脸都不红，真是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女子！以前不肯嫁，现在却如此急着嫁！"我接道："以前是以为有别

的盼头。现在宫里日子越发难过，又要怕这个，又要怕那个，所以想着索性找个小院子赶紧把自个圈起来，岂不比宫里安全省事？”

四阿哥目光冷冷地看着我，我心里有些畏惧，试探地问：“奴婢说错什么了吗？”他撇开目光说：“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真话的。”我想了想，真心地说：“女人天生都会演戏的，假话奴婢也会说，王爷若想让奴婢扮柔情万种，我愿意演这场戏。可我觉得王爷是宁可听真话的，即使它会伤人。”

他听完嘴角逸出丝笑，眼中清冷俱散，柔柔凝注着我，微微摇了下头，忽地伸手从我头上抚落了几瓣梅花。我看着他难得一现的温暖，心神有些恍惚，定定站着，由着他的手抚过我的头发，又缓缓落在了脸颊上。

“簪子呢？”他一面轻弄着我耳旁的碎发，一面问。我这才回过神来，侧头避开他的手道：“会被看见的！在屋子里呢！”

他收回了手：“今年的耳坠子也在屋里躺着？白费了我心思！”猜到你迟早会问，早有预备。我扫了眼四周，从领子里拽出链子，向他晃了晃，又赶忙塞回去，道：“戴着这个呢！”

他唇角含笑地看了会我，问：“若曦，你真明白自己的心吗？太多畏惧，太多顾忌，整天忙于权衡利弊，瞻前顾后，会不会让你根本看不分明自己的心呢？”

我”啊”了一声，蒙蒙地看着他。他看了我一小会，猛地伸手在我额头上重重弹了一记”爆栗”，我”哦”了一声，忙捂着额头，敢言不敢怒地看着他，委屈地叫道：“很疼的！干吗打我？”

他”噗哧”一笑，摆摆手说：“赶紧回屋子，守着暖炉发呆去吧！”说完，提步而去，走了几步，回头看还呆愣在原地的我喝道：“还不走？”

我忙匆匆向他俯了俯身子，转身向屋子跑去。

回了屋子，坐在暖炉旁，抱着个垫子，开始发呆。问自己，我看不明白自己的心思？我的心思是什么？他难道能看明白我的心思？其实我需要看明白自己心吗？我更需要的是如何在这个风波迭起的宫廷中保全自己。

眼光低垂时，瞥到腕上的镯子，心里蓦然阵阵酸楚，已经两个多月未曾见过，他的哀恸可少一点？发了半晌呆，忽地扔掉垫子，开始撝镯子。人心本就难懂，我不能看得分明，但是决定我却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倒是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手弄得只是疼，却仍旧摘不下来，忽想起玉檀说过，用油抹腕，会容易取下

镯子。忙走到桌边，倒了桂花油出来，折腾半天，皮肤被掳得发红，一碰就痛时，镯子终于被我摘了下来。原来割舍也是如此不易，会疼痛！

看看自己空落落的手腕，再看看桌上孤零零的镯子，更是心痛，原来生命中有太多东西都终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忍不住狠狠掐着自己的左手，阵阵疼痛传来，脸上却是一个恍惚的笑。

不管多么不舍，多么疼痛，从此后我却必须放弃得一干二净！否则将来是害自己更是害他！一个皇位已经足够，不需要我再去增加仇恨。

元宵节前，就把镯子揣在了身上，可直到元宵节过完好久，眼看着已经要四月。八阿哥却仍然缀朝在家。自个暗自琢磨了会，想他如此做，心情和身体的原因固然居重，但应还有其它因由。一则为了避嫌，毕竟一废太子时，他深受其祸，这次精心布局二废太子，他为了避免一招不慎又招祸患，不如索性缀朝在家，避开一切。二则，大清以孝治天下，八阿哥此举也未尝不是为自己博取贤名，以获得读书人的好感。

既是如此，只怕他短时间内仍然不会进宫的。想了想，只好劳烦十四阿哥了。一日留心看只有十阿哥和十四阿哥一起，忙急急追了过去请安。

请完安后，三人一面笑谈，我一面给十四打手势，示意他让十阿哥先走，十四却朝我直皱眉头，表示帮不上忙，让我自个想办法。我只好讨好地看着十阿哥，陪笑道："你可不可以自个先出宫去，我有话和十四阿哥说。"十阿哥气道："用着我的时候，就和我有话说，用不着我的时候，就急着赶我走。有什么话不能让我听？"说着怒瞪向十四阿哥。

十四阿哥忙道："和我无关！我自个都不知道她要说什么。要瞪就瞪她去。"十阿哥向我瞪过来，谁怕谁？我瞪着他道："元宵节前，我远远地看着你和十福晋，还未及上前请安，你就带着福晋溜掉了，你说，你为什么要躲着我？要算帐，那就一笔笔算个清楚！"

十阿哥脸色讪讪，泄气道："我不和你混说，反正总是说不过你！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一面说着，一面转身快走了。

我看着他背影不禁笑起来。十四阿哥笑问："远远看到十福晋，不躲还要特意上前请安？"我笑道："唬他的！当时我正想避开的，没想到十阿哥也看到我了，忙挡着十福晋的视线，两人走开了。"

十四笑着摇摇头说："不知道十福晋的心结何时能解开？你我都已经明白十

哥的心思，可他们自己却还是看不懂！"我叹道："总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不过时候到了，总会明白的。"

我默默站了一会，从怀里掏出包好的镯子递给他，十四接过后，随手一摸，问道："好象是个镯子。什么意思？"

我道："帮我还给他，不过也不急，你瞅个他心情好些的时候再给他！"十四静了一会，道："干吗让我做这不讨好的差事？自己还去！"说着把镯子递回来，我忙跳开两步，哀求道："自从去年娘娘薨后，他一直抱病在家，我自个到哪还去？再说，又不用你说什么，他看到镯子，自然会明白一切的。"

他面带犹豫地静静想着，忽地脸露笑容，看着我身后低声道："四哥和十三哥来了！"我嗔道："别玩了！这招对我不管用的！"十四收起镯子，俯身请安道："四哥吉祥，十三哥吉祥！"

我这才惊觉不对，忙回身急急请安。十三似笑非笑地挑眉看着我和十四，四阿哥说："起吧！"十四阿哥和我起身后，我心下不安，只是低头立着。十四笑看着四阿哥问："出宫吗？"

四阿哥道："要晚一些，还要去给额娘请安。"十四笑说："那我就先行了！"说完向四阿哥和十三行礼，又低低对我笑说了声："却之不恭，多谢！"然后离去。

我心中哀叹，十四啊十四，走就走，为何还故做如此姿态，把误会往实处落呢？

他一走，立即冷场，十三敛了笑意，转身走开。我踌躇了会，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打量他的神色，面色淡淡，一如往常，眼光随意地看着远处。

我复低了头想，怎么说呢？正在踌躇，他问："没有解释吗？"我犹豫了会，一横心道："王爷信也好，不信也好，奴婢只撷一句话，绝对不是王爷所想的。"

他嘲弄道："我还没审，你就如此痛快的招了，原来你还真和十四弟有私。"我惊的"啊"了一声，他接着道："我本想着，你和十弟，十四弟一直要好，彼此之间互送东西也正常，可你却断然否决了我的想法。如此坦白利落，真正少见！"

我又气又笑，嗔道："怎么老是戏弄我呢？刚才十四阿哥说你们来了，我还不相信，以为他也骗我呢！"

四阿哥微微扯了扯嘴角道："十四弟的心思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们相互往来，送东西都随你。不过我不想再看到以前那种拉拉扯扯，哭哭啼啼的场面。"

这个要求很正常。我努了努嘴说："知道了！"

两人沉默了会，我向他躬身行礼，问："还有吩咐吗？没有我可走了！"他挥手说："去吧！"

转身走远了，叹口气想，他倒是比我想象地大方许多！没有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又想起十四阿哥，不禁恨恨地，他究竟想干吗？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0』 第三章

从去年十月就开始查"托尔齐等结党会饮案"，在大家脖子都等长了时，历经六个月的查询终于有了结果。一切如镇国公景熙所奏，确有谋逆之语，特别是齐世武和托合齐，颇多鼓动众人拥立太子登基的言词。康熙怒斥道："以酒食会友，有何妨碍，此不足言，伊等所行者，不在乎此。"康熙语意未尽，但下面的意思众人都明白，他恨的是这些大臣通过这种方式，为皇太子援结朋党，危及到他的安全和皇位。

察审结党会饮案同时，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人包揽湖滩河朔事例勒索银两案也被查出，齐世武、托合齐、耿额等人都与此案有牵连，受贿数目不等。

牵涉在内的大臣纷纷入狱收监，康熙对臣子一向宽仁，对鳌拜不过是圈禁，对谋反的索额图也未处以极刑，可此次却采取了罕见的酷厉手段，对齐世武施了酷刑，命人用铁钉钉其五体于壁，齐世武号呼数日后才死。康熙的态度令太子的追随者惶惶不可终日，一时朝内人心浮动，风声鹤唳。太子爷逐渐孤立，整日处于疑惧不安之中，行事越发暴躁凶残，动辄杖打身边下人。

宫里的人对太子爷如何不敢多言，整日偷偷议论着齐世武的死，明明没有人目睹，可讲起来时却好似亲眼所见，如何钉，如何叫，血如何流，绘声绘色，听者也不去质疑，反倒在一旁眉飞色舞、符合大笑，众人乐不可支。直到王喜命人杖打了几个太监后，宫里的人才收了口，不再谈论此事。

我偶尔听到两次，都是快步走开。疯了，都疯了！这都成了娱乐和谈资。转而一想也正常，六根不全，心理已经不健康，日常生活又压抑，不变态才怪！心情本就沉重，想着和这么帮变态日日生活在一起，更是僵着脸，一丝笑容也无！

四月的太阳最是招人喜欢，恰到好处的温暖。我和玉檀正在阳光下翻晒往年积存的干花干叶和今年新采的丁香花。

王喜经过时，过来给我请完安，凑到竹萝前翻了翻干菊花，陪笑对我说："我听人说用干菊花装枕头最是明目消火，姐姐找人帮我做一个吧！"我头未抬，一面用鸡毛掸子扫着竹凳，一面随口问："你哪来那么多火要消？平日喝菊花茶还不够？"

王喜叹道："姐姐不知道我前两日才跟那帮混帐东西生过气吗？命人狠狠打了他们一顿板子！"我心不在焉地说："是该打！也实在太不象话！不过人都打了，你还气什么？"王喜嘻嘻笑道："姐姐看着了也不管，我有心不管，可怕事情闹大了奴才跟着倒霉。如今姐姐是人人口中的贤人，我可是把恶名都担了！"

你以为我想要这"贤人"的名？难道我就愿意整日压抑地过？想着就来气，顺手拿鸡毛掸子轻甩了他两下骂道："还不赶紧忙你的活去，在这里和我唧咕贤恶，倒好似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回头倒是要找你师傅问问明白，究竟该不该你管。"

王喜一面跳着躲开，一面陪笑道："好姐姐，我错了！只是被人在背后骂，心中不顺，找姐姐抱怨几句而已。"

我骂道："你好生跟着李谙达多学学吧！好的不学，碎嘴子功夫倒是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仔细我告诉你师傅去！"说着做势赶了两步，又挥了挥手中的鸡毛掸子。

他忙一面作揖一面慌慌张张地侧身小跑，忽地脸色一惊，脚步急停，身形却未止，一个踉跄，四脚朝天绊倒在地，我还没来得及笑，他又赶忙爬起来，灰也顾不上拍打就朝着我们身后请安。我和玉檀也忙转身请安，原来四阿哥、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正站在屋廊下。

四阿哥面色清冷，抬了抬手，让我们起身，十三和十四在他身后都是满脸的笑意，

王喜行完礼就告退了。待他人影不见，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才大笑起来，我说："赶紧笑吧！可是憋坏了！"我看他俩都瞅着我手中的鸡毛掸子，忙把它丢在了一旁的席子上。他们越发笑得大声起来，我紧着嘴角，看着他们，过了一会，自己也绷不住，开始笑起来。

十四阿哥笑问："你今日是怎么了？这么不小心，暴露了自个的本色，以后可是装不了温婉贤淑了！"我敛了笑意，淡淡说："你没听过"物极必反"的道理吗？"

他和十三阿哥都是微微呆了一下，随即又都浅笑着，没再说话。一直在旁静静看着我们的四阿哥，一面说："走吧！"一面提步而去。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忙跟上，三人向德妃娘娘宫中行去。

我随手拨拉着丁香花，吩咐玉檀道："如果不费事的话，帮王喜装个枕头吧！"玉檀笑应道："不费事的！枕头套子都是现成的，填充好，边一缝就可以了！"

晚上回了屋子，拿了绳子跳绳，却总是被绊住，心思很难集中，不得已只好扔了绳子，进屋躺着发呆，听得有人敲门，忙起身开了院门。小顺子闪了进来，一面请安，一面递给我一封信，我接过后，他忙匆匆而去。

我捏着信在院里发了会呆，才进屋，凑在灯下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极其干净漂亮刚硬的字，这是他的字吗？以为十四阿哥的已是极好，没想到他的字也毫不逊色。

一字字细细看过去，不知不觉间，他的字似乎带着他特有的淡定，慢慢感染了我的心情，积聚在心头的焦躁郁闷渐渐消散。嘴角带着丝笑，轻叹口气，铺纸研墨，开始练字。

看看他的字，忍不住模仿他的笔迹，一遍遍写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知不觉间，心思沉浸到白纸黑字之间，其余一切俱忘。

待感到脖子酸疼，抬头时，夜色已经深沉。忙收了笔墨，匆匆洗漱歇息，不大一会，就沉沉睡去。很久难觅的好睡！

太子大势已去，一切只是等康熙最后的裁决。康熙如今看太子的目光只余冰冷，想着那个三四年前还会为太子伤心落泪的父亲，心中满是感叹，皇位，这把冰冷的椅子终于把父子之情碾碎磨完，如今只余冷酷厌恶。

因母过世，悲母成疾而抱病在家半年多的八阿哥再度出现在紫禁城中，面色苍白，仍然唇边时时含着笑，可眼光越发清冷。

今日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来给康熙请安，人刚坐定，八阿哥、九阿哥和十四阿哥又来请安。康熙却小憩未醒，李福全问各位阿哥的意思，几位阿哥都说"等等看"。屋里人虽多，却一片寂静。我捧着茶盘，依次给各位阿哥奉茶。

走到八阿哥桌旁，把茶轻轻放于桌上，感觉他目光一直盯着我手腕，我强自镇定地瞥了他一眼，正对上他的眼眸，冷如万载玄冰的波光中，夹杂着惊诧伤痛。我刹那间心急遽下坠，全身骤寒，几步走离了他，给侧旁的十三阿哥奉茶，屏气

转身从身后小太监托着的茶盘中端起茶，手却簌簌直抖，十三阿哥淡淡瞟了我一眼，忙接过茶盅，装做很渴的样子，赶着抿了一口，又若无其事地放到了桌上。自始至终，眼神一直笑看着对面的四阿哥和九阿哥。

我双手拢在袖中，行到十四阿哥桌旁，深吸了口气，才稳着手将茶盅端起，一面用眼光问他。他愣了一下，看我奉茶时尾指指向他的手腕，他一面装做端茶而品，一面微不可见的摇摇头。原来他还没有给，难怪如此！

我失神地拿着茶盘，转身而出，猛地和迎面狂冲进来的人撞到一起，立身不稳，向后摔倒，只听得他怒声喝骂道："混帐东西！狗眼张到哪里去了？"一面抬脚就踹，几人"住手！"之音未落，我侧肋上已挨了一脚。所幸借着摔倒后仰之力，化解不少，可也是一股钻心之疼。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1』第四章

顾不上疼痛，我忙跪下磕头请罪，抬眼看却是十阿哥。他显然未想到踹到的人是我，又急又气又恼，一手举袖遮着半边脸，一手过来搀扶我，我忙躲开他的手，自己爬起来，忍着痛低声道："只轻碰了下，没踢到实处！"说着给他躬身行礼道："谢十阿哥不责罚！"

他愣了一下，还想说话，我向他笑着微微摇了摇头。他脸色懊恼地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下。仍旧用衣袖半遮着脸。八阿哥脸色微青，喝斥道："进来后安也不请，横冲直撞，你有什么要紧事情？"

十阿哥看了眼四阿哥，向四阿哥和九阿哥敷衍着行了个礼，十三和十四阿哥又赶忙向他行了礼，各自坐回了椅子上。

我快步走到帘外后，才扶着墙，弯着身子轻轻摸着被踹的地方，呲牙直吸冷气！一面对身旁的小太监吩咐："通知玉檀给十阿哥冲茶！"

说完，侧头看向帘内，不明白究竟是谁点了这个炮仗，我却无辜被炸。

十阿哥看了一圈在座的阿哥，大声问："皇阿玛呢？"一旁的太监会躬身回道："万岁爷小憩未醒，十阿哥候一会吧！"

十阿哥气拍着桌子，问一旁立着的太监："茶呢？没看见爷在这里吗？"太监

忙躬身回道："若曦姑娘刚出去冲泡了，估摸着马上就来！"

十阿哥正在拍桌子的手一滞，在半空停了一下，又缓缓放到了桌上。我气叹道，这个二百五，找人撒气，却次次落到了我头上。

十四阿哥问："十哥这是打哪受气而来呀？干吗一直用袖子遮着半边脸？难不成与人打架挂了彩？"

十阿哥脸色难看，发了半天呆，猛地一拍桌子，立起身叫道："就是拼着被皇阿玛责打，我也非休了这个泼妇不可！"

满堂阿哥闻之，都是一愣，十四阿哥却开始笑起来，一面道："快把袖子拿下来，让我们瞅瞅！到底打得如何？一会也好帮你敲敲边鼓。"

九阿哥和十三阿哥闻言，都是想笑却又敛住。四阿哥脸色一直淡淡，恍若未闻地垂目盯着地面。八阿哥微皱着眉头呵斥道："哪有把夫妻间私事闹到宫里来的？赶紧回去！"

十阿哥气鼓鼓地站着，不说话，也不动。十四阿哥笑上前，想拉开他的袖子一探究竟。十阿哥怒推开他，十四住了手，笑眯眯地问："究竟所谓何事？说来听听，正好我们帮你评评理！"

八阿哥看十阿哥不为所动，无奈地长叹口气，问道："究竟怎么回事？你要闹到这里来？"

小太监捧着茶盘，轻声道："姐姐，茶备好了！"我忙接过茶盘挑帘而进。十阿哥正指着侍立在旁的太监喝道："滚出去！一个不许留。"自打他进来后，就一直提心吊胆的太监如奉纶旨低头匆匆退出，守在帘子外的太监也都迅速散去。

他气冲冲地道："今年元宵节，她见我书房挂着的灯笼好玩，就要了去。今日不知从哪里听了些闲言碎语，回来就把灯笼摔倒我脸上，几脚踩烂，不依不饶，又吵又闹地非要我说个清楚"为什么把别人去年不要的东西给她？"我哪有闲功夫陪她唧咕这些？她越发闹得厉害。我气骂她脾气连若曦的一丝半点都赶不上，她就突然发起泼，居然给了我，给了我……"说着，快速拿开衣袖给八阿哥看了一眼，又迅速掩上。

我听到这里，只是尴尬。一时进退不得。十四阿哥笑睨了我一眼，一副"你看，你看，就知道是你惹得祸！"的样子！

八阿哥柔声劝道："那也没有为了这个就休妻的道理！先回去，回头我让她姐姐去好好数落她一顿，为你解气！"十阿哥坐回椅子上说："八哥，你不用劝我了，我是铁了心的！"十四忙收了嬉皮笑脸之色，正色道："十哥！你这样闹可不

好，无故带累了若曦！还是先回去吧！”

十阿哥怒道：“我自己会跟皇阿玛说清楚的，我休她，因为她是个泼辣货！和若曦有什么相干的？”

十四侧头看向我，示意无能为力，让我自己拿个主意。我犹豫了一下，如今正是多事之时，太子求婚余波未定。以十阿哥的混脾气，对着康熙不知道还要说出什么话来，万一哪句话引得康熙生气，迁怒于我，只怕后果可怕！而且康熙随时会来，没有时间容后再说。权衡利弊后，觉得再不妥当也只得如此。所幸在场之人，除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都是八爷党的人，就是不顾念我，也得顾念十阿哥。

我上前向十阿哥行礼道：“奴婢斗胆！有几句话想说。”十阿哥道：“不用劝我！我心思已定！”说完竟闭上了眼睛。

我轻叹口气，自顾说道：“没打算劝你，只是想问一个问题而已。”他没有反应，我问道：“十阿哥，你被福晋打了，可有还手？”他闭着眼睛摇摇头冷哼道：“没有！”

我问：“为什么呢？”他睁开眼睛看着我，一时有些闷，过了半晌怒道：“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我道：“你脾气一上来，还会记得不跟女人一般见识？只怕就是个孩子，也先打他一顿解了气再说！”他愣愣地看着我。

我缓缓道：“奴婢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它酸酸甜甜脆脆，偶尔一吃，感觉很新鲜。后来因为阿玛嫌它不干净，不肯给我买，我却越发不能忘记冰糖葫芦的味道，总觉得那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虽然我也很爱平日常吃的芙蓉糕，可还是觉得冰糖葫芦更好吃。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又吃到了冰糖葫芦，十阿哥，你猜猜我是什么感觉？”

十阿哥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我，见我紧盯着他，他说：“肯定很高兴！”我笑了笑：“错了！是失望！极其失望！奴婢一瞬间的感觉是这个东西，虽然不难吃，可也绝没有芙蓉糕好吃！奴婢怎么会一直认为它比芙蓉糕好吃呢？然后就试着三个月都没有吃芙蓉糕，发觉自己想得要命！这才知道自己最爱吃的原来是芙蓉糕。奴婢竟然不知道随着年龄渐长，自己的口味早已经变了，只是固执地守着过去的记忆不肯放手，却不知道一直被自己的记忆骗了！”

说完我静静看着十阿哥，他却是一脸茫然，我说得话很难懂吗？我看向十四阿哥，十四赞许地看了我一眼，紧接着看着十阿哥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不是我的问题，事已至此，挑明了说吧！我吸口气，继续道：“十阿哥，其实奴婢就是那个冰糖葫芦，而十福晋就是芙蓉糕。芙蓉糕一直在你触手可及的

地方，日子久了，你不觉得稀奇。而冰糖葫芦因为一直得不到，留在记忆里，味道变得越发好。但如果真有一日你没有了芙蓉糕，你才会知道，其实你最喜欢的是芙蓉糕！"

十阿哥脸色一时惊一时痛一时疑，默默沉思着。我道："奴婢再问一遍，十阿哥为什么没有还手呢？"

十阿哥脸色变化多端，犹疑不定。我道："也许是即使气极了，心底深处仍然不舍得呢！"他猛地把桌上的茶盅扫翻在地，吼道："不是！不是！我不和你说！我总是说不过你！反正不是！"说着，依旧掩着脸向外冲去。

我紧追了几步，十四阿哥在身后叫道："让他自己静心想一想！这么多年的心结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想通的！何况他还是个认死理的人！"

我停了脚步，很是尴尬，转身向几位阿哥草草行了礼，谁的神色都不敢看，就赶忙退了出来。出来叫了王喜让他带人进去服侍，又吩咐了他赶紧把地上的碎茶盅清理了。

我坐在几案旁呆呆地想着十阿哥和十福晋。玉檀轻声叫道："姐姐！该给万岁爷奉茶了！"我"啊"了一声，忙立起，玉檀把茶盘递给我。我向她点点头，定了定心神托着茶盘，小快步而出。

进去时，康熙正和几位阿哥商议"江南督抚互讦案"。心中轻叹道，又是贪污！如今真是月月有小贪，几月一大贪！

因为江苏乡试时，副主考赵晋内外勾结串通，大肆舞弊，以至发榜时苏州士子大哗。康熙命巡抚张伯行、两江总督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审理期间却牵涉出噶礼受贿银五十万两，案子越发错综复杂，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张伯行愤而上奏弹劾噶礼，噶礼闻讯也立即上书攻击张伯行。一时众说纷纭，各有道理。

康熙无奈之下又派了穆和伦、张廷枢去查询，可他们却因为顾忌噶礼权势而至今未有决断。噶礼出身显贵，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女的阿附、栋鄂氏满洲正红旗温顺公何和哩的四世孙，本身又位居高位，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中最烜赫的要职，乃正一品大员。最重要的是噶礼一直圣眷隆厚。

康熙问四阿哥如何看，四阿哥恭敬地回道："皇阿玛南巡时曾赞誉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民间对他也一直口碑甚好。噶礼在皇阿玛亲征噶尔丹时立下大功，其时大军困于大草原时，唯独噶礼冒险督运中路兵粮首达，向来对皇阿玛忠心耿耿。如今两人互相攻击，确实令人惋惜！儿臣的意思是还需详查，勿要冤枉任何一个！"

我一面低头奉茶，一面抿嘴而笑，好个抹稀泥，说了和没说一样！不过接着却替他无奈，他的本意肯定是严惩贪污之人，但上次在户部亏蚀购办草豆银两案件时，已经因自己的政见与康熙不合而遭到斥责，此次又牵涉到康熙的宠臣噶礼，在不能确定康熙的心意前，如果不想失去康熙的欢心，他也只能韬光隐晦，隐藏政见！

康熙又问八阿哥的意思，八阿哥回道："儿臣的想法和四哥一样，还是要仔细查询，勿枉勿纵"

我心下一笑，这也是个滴水不漏的！有观点等于没观点！待奉完茶后，低头静静退了出来。

玉檀看我捂着侧肋皱眉头，半蹲在我身边问："疼吗？"我点点头道："隐隐地，还好！"玉檀道："晚上我帮姐姐用烧酒、面粉和鸡蛋清敷一下伤处！不过几天就会好的。"我朝她感激一笑，点点头。

心中忽动，想着连一直未去前头的玉檀都知道十阿哥大闹，康熙不可能一无所觉的。

过了大半晌，王喜匆匆进来说："万岁爷叫姐姐呢！"我起身随他而去。几位阿哥正向外行去，我和王喜忙俯身蹲在一旁待他们走后，我才进去。

康熙问："刚才怎么回事？胤禔我闹什么？又是踹人，又是摔杯子的！"

我跪在地上，想着终究是瞒不过的。低头道："十阿哥和十福晋吵架，一时生气就跑来找皇上评理！后来被劝了几句，就又回去了。"

康熙说："这些朕都知道了，为何吵，怎么把他劝回去的？"语气虽温和，却隐隐透着无限威严压迫。我心中一颤，磕了个头道："十阿哥和十福晋吵架归根究底的原因是因为多年前的一些流言蜚语，让十福晋一直误会至今。所以此事也算因奴婢而起。是奴婢斗胆劝的。"当年我喜欢十阿哥的事情，全紫禁城都传得沸沸扬扬，康熙没有道理不知道。

我把由灯笼引发的吵架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又把对十阿哥说的话大致重复了一遍。

回完话后，头贴在地上，心中只是难受，一件件，一桩桩，不知道康熙最终会怎么发配我。忽地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我整日提心吊胆，瞻前顾后，费尽心机，却还是时有纰漏，生生死死都操控在别人手中，不管是康熙还是阿哥，任何人的的一句话都有可能瞬间把我打入地狱。无限心灰，无限疲惫。忽觉得如果他就此把我给了十阿哥，我也认了，不想再争！不想再抗拒！

康熙一直没有说话，空气中死一般的凝寂，我木然地等着康熙的发落，半晌后，康熙说："起来吧！"我磕头后立起。康熙凝视着我，温和地问："道理你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将来有一日自己可能做到？忘掉得不到的，珍惜已经得到的？"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2』第五章

我猛地抬头看向康熙，正对上他洞察秋毫的目光，又忙俯下头。静默了会，回道："奴婢不知道！"

康熙轻叹口气，柔声说："下去吧！"

我茫茫然地出来，脑中回荡着康熙的话"将来有一日自己可能做到？忘掉得不到的，珍惜已经得到的？"，这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什么是我得不到的，什么又是我能得到的呢？

心中憋闷，信步走到屋廊外，看看四周的高墙，天地被他们圈得如此逼仄压抑。再半仰头看向碧蓝的天空，是如此明朗开阔，无边无际。它们离我仿佛很近，似乎手伸长一点，就可以触碰。被蛊惑般地伸出手，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不能把握的风从指间滑过。

"若曦！"我木然看着脸色冷若冰霜的八阿哥，呆了半晌，才明白这是在叫我。朝他莞尔一笑说："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八阿哥脸色一怔。

十四惊异地问："若曦，你怎么了？"我还未及回答，他和八阿哥就向着我身后俯身请安，八阿哥一面笑道："四哥还未出宫？"我侧身回头定定看着正缓步而来的四阿哥和十三阿哥。

十三阿哥一面笑向八阿哥请安，一面道："我和四哥想着该去给德妃娘娘请安，就又转回来了。八哥怎么也没有出宫？"八阿哥笑说："忽然想起若兰有些事情让我问问若曦，就耽搁了。"说完看着我柔声道："若曦，越来越没规矩了！安都不请的吗？"

我心中烦躁，向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请安，一面道："奴婢出来的时间久了，

还得回去当值！"静静蹲了一会，却无人说话，我抬眼哀求地看了眼四阿哥，他神色不变，随意地挥挥手说："退下吧！"。我忙快步走开。听得身后十三阿哥向八阿哥行礼告退的声音。

—————

昨日一夜都未睡好，脑中一直翻来覆去琢磨康熙的话，明知道自己想不明白，却无法克制地想了又想。今日又是当早班，强撑着当完班，回来后，觉得头重，躺在床上却睡不着，反倒头更是晕，只得又爬起来。

坐在桌前发了会呆，铺开纸张，研了墨，开始练字，仍旧照着他的笔迹一个个字写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直很管用的镇静方法，今日却好象失灵，写了两大篇后，心神仍然没有安定。

正低头写字，忽听得院门"吱呀"一声，我应声抬头从大开的窗户看去，四阿哥正推门而入。

我提着笔，还有些呆。忽地反应过来，忙顺手将纸张收拢起来，他走到桌旁问："写什么呢？"我说："没什么，随便练字呢！"

他坐于一旁的椅子上说："这么用功？"说着拉住我的手随手抽了一张摊开看。

我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说："写得很难看吧？"他凝视了好一会，说："练了很多遍了吧？"我低低"嗯"了一声！

他问："昨日踢的地方还疼吗？"我摇摇头说："只是轻碰了下，没有踢到实处！"

他默了会，忽地说："若曦，答应我件事情可好？"我问："什么？"

他缓缓道："从现在起永远不要对我说假话！我和你一样，即使丑陋也要真实！"我静了一会，问："那你能答应我永远不和我说假话吗？"他叹道："真是算计得清清楚楚，一点便宜都不给人占！可挨了十弟这一脚，怎么未和他算帐？担着掉脑袋的风险维护十四弟，你这笔糊涂帐又是怎么算的？"

我笑道："我只和聪明人算帐，见着糊涂人自个就也糊涂了！"他"哼"了一声问："如果我答应，你就答应吗？"

我笑着点点头。他说："我答应！"

我吃惊地看着他，他坦然回视着我。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只觉得理当如此！"

我想了会说："可是有些事情我就是不愿意说，那怎么办呢？"他想了想说："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不愿意说。但是不要用假话来搪塞我！"

我出了会子神，忽地笑道："那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可以选择不告诉我！"说着示意他把手递给我。

我在他的手掌上，用手指慢慢写了个"皇"，又写了个"位"，然后挑着眉毛，笑睨他问："你想要吗？"，停了一下，又笑补道："可以不回答的！"面上虽在笑，心里却很是紧张，因为知道他的答案会就此改变很多东西。我心里即怕他说"不想"，更怕他说"想"。

他缓缓收拢手掌，神色未变，静静注视着我，我笑容渐渐有些僵，知道自己在赌，赌我在这紫禁城中最后一点的不甘心，最后一点的渴望。

只是一瞬，可于我而言已经久到我开始万分后悔自己的莽撞冲动，为什么要试验呢？他说会说真话，我相信就是了！为何要试验呢？试验最难测的人心，而且是紫禁城中的人心，何必呢？

正想着如何不着痕迹地把话带过时，他嘴角微抿，云淡风轻地说："想要！"，仿若我在他掌心写得不过是平常之极的玩物，而非九五至尊的宝座。他语声轻轻，我却如闻雷响，半晌不得做声，喃喃问："你还告诉过别人吗？"他说："你是第一个！"

我摇头表示不信，问："十三阿哥呢？"他说："他从小跟着我长大，我凡事不瞒他。我的心思，他还摸不透吗？还用我告诉他？"我问："你不怕我告诉别人吗？"他淡淡说："你刚才压的赌注太大，我有心不赌，可怕就此终身错过！"我咬唇皱眉看着他，我的心思在他面前竟然如此通透？他盯着我，伸手轻轻抚展我的眉头，嘴角噙着丝笑，温和地说："你不会的！"

我傻傻地看着他，还是难以置信，他把对皇位的觊觎之心藏得那么深，就连康熙都从未对他起过疑心，如今为什么告诉我？甚至怀疑自己幻听。惊诧未散，心中暖意缓缓流动，一时竟鼻子酸酸。他猛地在我额头上弹了一记，说："该我问了！"

我揉着额头，顾不上疼，忙敛了心神紧张地看着他，他想知道什么？他严肃地与我对视了一会，缓缓说："我想知道……"他停了下来，我屏着呼吸，"昨日踢得重吗？"

我长舒口气，皱眉道："又吓我！不算重，不过也不轻，一直隐隐地疼，玉檀已经替我敷了药，没什么大碍！"他拿出一盒药放于桌上说："每日早晚温水服用一粒。和外敷的药不起冲突。"我点点头。

"昨日皇阿玛和你说了什么？你行为那么异常？满脸不耐烦，见到我们连安都不请！"我叹口气，将我和康熙的对话转述给他听，问："最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带着丝浅笑说："先告诉我，你怎么回答皇阿玛的？"我撇撇嘴说："奴婢不知道！"

他点点头说："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皇阿玛怕是要苦恼了！"我抿嘴一笑道："皇上是叹了口气来着！"他好笑地看着我，我侧头笑嗔道："未摸准皇上确实心意前，当然只能如此回答了！再说了！你可别笑我！你自个抹稀泥的本事不比我差！那么大件案子，说得倒好似义正严词，可实际却……"我向他皱了皱鼻子，未再说话。

他笑盯着我道："就我看来，恐怕皇阿玛以为你的意中人是十三弟了！"

我"啊"了一声，看着他笑起来："是因为上次和敏敏赛马的原因吗？"四阿哥点点头说："八九不离十。敏敏和十三弟的异样那么明显，皇阿玛肯定会想到儿女私情上去的。"

我凝神想了会，问道："当时苏完瓜尔佳王爷究竟和皇上说了什么让皇上不再追究呢？"他道："自个没有琢磨过吗？"

我道："当时也曾仔细琢磨过的，不过有一点想不透，也就只得算了！不过今日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他看着我，鼓励地点点头，示意我继续说。

我道："当日我想不透王爷究竟会不会告诉皇上敏敏喜欢十三阿哥，总觉得不可能告诉皇上的，难道不怕皇上指婚吗？可如今想来，当时的场面怎么瞒得了呢？所以王爷肯定要向皇上坦承敏敏对十三阿哥的的感情。但是接着说了什么不愿意让敏敏嫁给十三阿哥的的道理，而且说服了皇上同意佐鹰王子和敏敏！"我叹气道："至于皇上为什么会同意敏敏嫁给佐鹰王子，我不仅不明白还觉得诧异呢！再则，皇上让两大部落联姻也就罢了！可怎么还暗中默许佐鹰王子争取王位呢？"

四阿哥淡淡而笑："伊尔根觉罗大王子的同胞姐姐是纳喇部的的新王妃！现在可明白？"我"哦"了一声，笑道："明白了！平衡各个部落的势力！让他们彼此牵制，彼此争斗！谁都不能真正坐大！"

四阿哥道："这就是皇阿玛同意佐鹰和敏敏婚事的最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伊尔根觉罗大王子，一方面大王子额娘出身显贵，母族不仅在伊尔根觉罗部势力庞大，在其他几个部落也很有影响力，另一面伊尔根觉罗大王子本身也非王位合适的继承人，佐鹰却才能出众。而且最重要的是额娘出身低贱，没有势力辅助，他将来继承王位后，即使有苏完瓜尔佳部落的支持，但却要面对自己部落内大王

子的势力，两相牵制！皇阿玛自然默许他争王位！"

我拍脑袋叹道："太复杂了！再说下去，就要把蒙古八大部落的姻亲历史关系和内外争斗都理一遍了！我只要知道大概就好！知道敏敏嫁给十三阿哥不如嫁给佐鹰好处多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皇上既顺了苏完瓜尔佳王爷的心意，让王爷对皇上感激，也顺了自己的心意，又何乐而不为呢？"四阿哥微微一笑，没再说话。

我侧头回想着当日的情景，不禁趴在桌上笑起来，笑问他："皇上不会糊涂吗？多年前人家说我中意十阿哥，如今又知道我中意十三阿哥！"

他摇头说："我从未觉得你会中意十弟，不过你不中意十三弟，我当年倒是有些纳闷！"我眨了下眼睛嘲笑道："自己弟弟总是最好的！"话刚出口，就发觉此话大有语病，他睨了我一眼，未吭声。

我趴在桌上，默默想了会，幽幽问道："那皇上那句话的意思究竟是想让我遂了心意，还是不想？"他笑说："若曦！皇阿玛的确很疼你！依照你所说的皇阿玛的语气和神态来说，皇阿玛对你的事情倒是颇为踌躇，还是很照顾你心思的！"

我脸埋在胳膊间，闷着声音问："那将来皇上会答应吗？"过了半晌，他笑道："终于会脸红了！"我道："才没有呢！"他笑说："没有吗？那你耳朵怎么红了呢？"我脸越发烫起来，静静趴着再不敢多话。

他笑说："等太子之事的风波平息，我就去求皇阿玛，向皇阿玛说明我们两情相悦，等皇阿玛问你时，你再表明心迹！以皇阿玛对你我两人的感情，应该会答应我们的恳求的！"

我静静趴于桌上，凝神想着，他手轻轻落于我头上，柔声说："不要费神琢磨了！此事我已想过！虽然你的婚事有些麻烦，可我又不去争皇位，没有什么利益之争！只要不涉及皇位，皇阿玛对我们一向宽仁，对我更是慈爱，又疼你，他会成全的！"

忽然两声"笃笃"敲门声，我一惊，猛地从椅上跳起。他叹道："怎么如今如此沉不住气？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也如此惊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

我扬声问："谁呀？""奴才方合！"我忙关了窗户，出来时又顺手掩了屋门。打开院门，人堵在门前压着声音问："什么事情？"方合一面请安，一面递给我药，也压着声音低声说："十四爷吩咐的。服用方法里头都写分明了。"

我心下释然，笑接了药，他又打了个千，转身而去。我握着药，关好门进屋。

随手把药搁在桌子上，又推开窗户。

他淡淡瞟了眼桌上的药，立起身子，我问："要走了吗？"他点点头，说："自从太子求婚后，你就终日心神不宁，前阵子刚看着好些了，可皇阿玛一句话就让你举止失常。往后的日子只怕少不了风波，你打算就这个样子去应对吗？越是心内害怕面上才应越镇静，他人摸不清底细，才越不敢轻易出手！哪有自个猴急着自露马脚的道理？"

我咬了咬唇，点头道："记住了！"他道："我走了！"我微微一笑说："好！"他从桌上快速抽了张我练的字，待我惊觉劈手要夺时，他已经收拢进袖中："做个见证，看你以后可有长进！"

说完，提步而出，我立于窗前，看他走到院门口，伸手拉门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随即转头掩门而去。

我立了半晌后缓缓坐于椅上，忽觉得这屋子前所未有的寂静冷清。

天气越来越热，康熙搬进了景致更为怡人的畅春园。大家因暑气而心烦，我却完全安定下来，嘴边带笑地待人接物，谨小慎微地服侍着康熙。虽然心底深处仍是隐隐的惧怕，可同时还夹杂着丝丝心安。

四阿哥送的药还未吃完，肋上的伤已经全好。远远地看见十四阿哥，忙赶着追上去，他和十阿哥这段时间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我。十阿哥我倒是明白，可他若只是为了镯子的事情，实在不必如此！

我向他请安，谢他赠药，他一笑而过。只道"十哥和福晋现在可逗着了！两人忽然一改以前几句话就剑拔弩张的样子，见了面一个比一个客气有礼，看着不象成婚多年，反倒更象脸皮脆嫩的新婚小夫妻！"我听后拍掌大乐，原来这么个莽撞人也有一天化为绕指柔！

两人笑着笑着，突然都静了下来，他沉默了半晌道："对不住！镯子那天晚间我已送到了八哥府上！"我默默听着，他轻叹口气低头道："当时正在书房，他微笑着接过，随手就拿桌上的石砚砸了粉碎！"我咬唇未语。他静了静说："八哥当时笑说"她终究还是跟了老四！"我一惊，抬头看向十四阿哥，正对上他炯炯双眼，他问："真的吗？"

我定了定神问："你没问他为何如此说吗？"十四道："八哥说你自打入宫后，就对四哥一直与众不同！奉茶是最先按了他的喜好上，后来才陆续依了各人口味！很多事情上你都对四哥设法维护，甚至不惜泼茶烫十哥。四十七年废太子时，你

从塞外回来后，看四哥的眼神越发不同，还时而脸色泛红。"十四阿哥"哼了一声道："后来，不用八哥提点，我都没有少看到你和四哥眉来眼去，有时莞尔一笑，有时神色微嗔！八哥一向留心你一举一动，看到的就更多了！"

我忽地大笑起来，十四阿哥本来微带怒气，闻得我的笑声，一时怔住，我带着几分凄凉笑道："好个心思深沉如海的"八贤王"！我竟真个不知道他从头至尾是如此想的，原来他从未真正表露过自己的心思！他让我看到的都是他想让我感受到的！"我一直知道他"逢人便示三分好"！但从未料到我也是那三分好中的一个。他既自始至终都有疑心，不曾相信过我，为何还能对我一副情深不移的样子？说完心中酸涩，转身就走！

十四一把拽着我胳膊问："你真的喜欢四阿哥吗？"我侧身盯着他冷笑说："是！我喜欢四阿哥，我打小就一直喜欢四阿哥，对他深情似海！满意了？"说完猛地摔脱他的手，快跑离去！

正低头猛跑，忽地撞到一个人身上，他一把扶住我，才没有摔倒！抬眼看是四阿哥，他目光淡淡地看着我，一旁十三笑问："后面有老虎追你吗？"我心中酸痛，用力甩脱四阿哥的手，提步就走，一面眼泪潸然而下。

四阿哥忙转身一把拽着我，硬拖着我快步走到一旁的太湖石后，问："怎么了？"我只是默默掉眼泪，他不再说话，由着我哭。哭了半晌，我问他："你以后真的不会骗我？有什么都会直说？"他说："是！"我点点头，拿绢子抹干眼泪说："我没事了！"他静静看着我，我侧头微抿嘴角道："想知道怎么了？可这件事情如今我不想说，可不可以？"他点了下头，没再理会，道："皇阿玛等着见我和十三弟。"说着，转身走了出去，我随后跟了出来，一直等在外面的十三阿哥若有所思地盯了我几眼，笑问四阿哥："可以走了吗？"四阿哥微一颌首，两人快步而去。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3』第六章

自从十阿哥大闹乾清宫后，就一直躲着我，有时远远看见他的身影，我还未动，他很快就不见了。他打算躲我到什么时候呢？不禁有些遗憾，想想却也罢了！从此后他能与真心喜欢的人长相厮守，已经足够！我本就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即

使他以后不再理会我，那又有什么打紧？

而我是躲着八阿哥，能不见则不见。不是怨怪，当时初闻十四阿哥所言，的确心中难受，因为他竟然完全否决了我对他的心意，我多年的忧思刹那变得多么可笑？而且我已太习惯于他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风范，潜意识里忘了他在心计上是和雍正互较高低的手，甚至下意识地苛求他的完美。

可静下心来一想，人在气头上，谁说话不是带着偏激？我对十四阿哥说的话不也是否定了他？最重要的是，自己又何尝对他真正坦露过心迹，还不是遮遮掩掩的，甚至在相拥微笑时也藏着忧虑和不甘。自己都未曾做到，又怎能要求他人？

他有疑心，我又何尝没有？他对姐姐一见钟情，两年刻骨相思，婚后似有若无的情意，爱恨纠缠的真相，他对我真如他所说不是对姐姐的移情吗？草原上的场景有几个男子敢说真话？或忍心说真话？言词总是容易说的，而自己的心却总是骗不了的！而且他纵有疑心，只怕也是随着我的举止时强时弱，何况我敢自问自己一句，当时心底深处真就没有丝毫四阿哥的影子吗？

如果是现在的我，棱角被磨平很多，心境苍凉很多，对世事无奈更多，妥协多了几分，包容多了几分，偏执少了一点，我和他也许结局会有不同！可回不去了！一切已如那个玉镯，不管曾经多么晶莹剔透，光彩绚丽，如今却已粉碎成灰，再多想又有什么意思呢？一切的一切已经不能回头！他和我都只能继续自己前面的路。

想着四阿哥，嘴边不禁浮起一丝笑，在这个紫禁城城中，我并不是独自一人，他愿意倾听我的恐惧担心烦恼，提醒我未看清的纷杂局面，他愿意坦诚以对，我不知道以后会如何，但至少现在是一个好的开始。想着他一次次的捉弄，又忍不住恨恨的，我在他面前似乎总是无计可施，落于下风！

——
一日康熙和几位阿哥在水阁中赏荷闲聊。我捧出绿玉荷叶托碟，上放的琉璃小碗中盛着冰镇好的红枣藕粉布丁，康熙看了眼笑问李德全：“若曦有多久没花心思做过东西了？”李德全想了想回说：“大半年了！”说完自己先尝了一小勺。

康熙笑道：“看看她今日又有什么新鲜花样？”说着从李德全手中接过尝了几口，点头道：“不错！色泽晶莹剔透，味道甜而不腻，入口即化！初尝枣香浓郁，待最后却只余淡淡荷香。”

我忙躬身谢恩！康熙笑问：“还有吗？给他们每人一份尝尝你的手艺。”我笑答：“有呢！只是再没有这样的绿玉荷叶碟，不那么对景了！”

说完转身示意玉檀端进来。玉檀端着几套琉璃碗碟进来，我先给太子爷奉上，他伸手欲接，我装着未看见，轻轻搁在了桌上，然后一躬身走开。给四阿哥端了一碗搁在桌上，禁不住嘴角带着丝幸灾乐祸的笑瞅了他一眼，他眼光淡淡，目注前方，恍若未见。转到八阿哥身旁时，他正含笑看着四阿哥，我低垂着头放下碗碟后，俯了俯身子后就转到了十阿哥身旁。

待得给所有阿哥上完，各人开始食用，我立在康熙身后，看四阿哥刚一入口，就蹙了眉头，瞬即眉头展开，面色恢复如常，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用着。康熙笑问："味道如何？"几位阿哥都纷纷赞道："确如皇阿玛所言！"唯独四阿哥没有说话，康熙目注四阿哥问："四阿哥，你觉得呢？"四阿哥回道："儿臣也觉得甚好，正在回味，一时未顾及回答。"我赶忙低头咬唇强忍着笑。

待康熙用完，我收了碗碟退出来，把碗碟随手交给太监，快走了几步躲开，捂着肚子就开始笑，笑得眼泪差点出来。原来忍笑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待笑够了，又赶忙回去，和玉檀备好茶，给各位阿哥奉茶。我静静立在康熙身后，只见四阿哥面色平静，一面陪康熙笑谈，一面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我再不敢抬头，只顾着忍笑。

待得李德全服侍康熙起身离开后，各位阿哥也纷纷离去。玉檀和我一面往回走，一面低声道："今日四王爷喝了好多杯茶！"我"噗哧"一声，又开始笑！玉檀被我笑得蒙蒙，我挥手说："没什么！就是今日开心！"

正走着，看到十三阿哥立于大树下乘凉，我让玉檀先行，快步走过去笑问："四王爷呢？"十三道："去更衣了！"我一听又开始笑起来。喝了那么多杯茶，是要去的。

十三笑问："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乐不可支？"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低声告诉十三阿哥："四王爷今日吃的点心里我加了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十三问："什么？"我捂着肚子说："盐！"

十三阿哥一听，立即愣住，满脸不敢置信，过了半晌，忽地也开始大笑，拍着腿道："我说呢！难怪四哥是灌茶而非喝茶。哈，哈……天哪！你可真是包天的胆子，连四哥你也敢捉弄！还当着皇阿玛的面！"我笑道："谁让他老是捉弄我？再说，若不当着皇上的面，他岂能由我摆布？"话音未落，忽看到四阿哥正走过来，我忙说："我走了！"说着就要逃，十三阿哥一把抓住我笑说："有胆子做，就不要跑！"

我急得直跺脚，央求道："他只怕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先容我避避！"十三阿哥犹豫了下，松了手，我忙拔脚就跑，未及跑出几步，只闻得四阿哥冷冷的道：

"回来！"声音不高，我的脚步却再也迈不出去，定定的立了会，耷拉着脸转身慢慢蹭了过去。

我偷眼打量了一下，他和十三阿哥正并肩立于树下，面色清冷，难辨喜怒，十三阿哥有些担心地看着我。

待蹭到跟前，我低头默默立着，他静静目注着我，忽地对十三阿哥说："你先回！"。我忙可怜巴巴地看向十三阿哥，十三无奈地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然后走了。

我低头等了半晌，他却一直未出声。实在受不了他的目光，抬头道："要打要罚随你！可是别这么吊着！"他淡淡说："伸手！"

我蹙眉看着他，不会吧？他还真要罚？努努嘴，把手伸了过去！他伸手过来，我正等着他一掌落下时，他已经握着我的手，带着我转到了大树背面。

他斜斜倚着树干，问："你现在不怕我了？"我道："我几时怕过你？"他紧了紧手，我的手有些疼，忙道："以前是有一点点怕！"他哼道："一点点？"我陪笑用手比划道："再多一点点！"他道："看来还是让你怕点好！"

我瞥了眼他，低头等着他如何让我再怕。过了会，他忽然放开我的手，迈步就走，我愣了刹那，心中一慌，忙追了上去，问："你真生气了吗？"他紧闭双唇，眼光看着前方，只是迈步。我急道："你不理我了？"他仍旧不看我一眼。

我一急，也不顾两人正在路上，拽着他衣袖，拦在他身前道："我以后再不捉弄你了！"他停了脚步，无奈地道："我没有生气！"他的表情让我心中一松，忙放开他衣袖，让开路。

他继续大步而行，我在侧旁快步跟着，问："那你干吗刚才一句话也不说？"他皱着眉头，道："我很渴！"

我知道我不该笑的，可是随他走了一会，实在忍不住，低头"吭哧，吭哧"地压着声音笑起来。他盯了我一眼，我忙咬唇忍住，可不多久又笑了起来，他不再理会，自顾快步而行。

待看到前头的太监，我忙叫了过来，笑着吩咐："赶紧端杯茶来！跑快点！"他匆匆快跑着而去。我向他行礼告退，笑道："王爷等茶吧！应该很快的！"他蹙眉挥挥手，我笑着转身而去。

到晚间睡觉时，躺在床上仍然想一回，笑一回。待笑累了，人也沉沉睡了过去。第二日起床后，玉檀笑看着我说："很久未见姐姐心情这么好过了！连眼睛里都是笑意！"我"啊"了一声，问："有吗？"玉檀点点头。

我忙打开镜匣一照，真是眉梢眼角带着笑意！我上次眉眼俱笑究竟是什么时候？久远地我都不知道从何想起。

盛夏早已过去，太子爷的脾气却没因暑气消散而缓和，反而越发急躁。我想到他至死的囚禁生涯，颇多感慨同情，可转而一想他若不被囚禁，我恐怕就要嫁给他，让我在嫁他和他被囚禁中选择，我毫无疑问选择后者，又觉得自己的感慨同情很是虚伪！人总是在自己安稳后才会想起同情。

康熙和众位娘娘、阿哥、福晋、格格们都聚在太和殿庆祝中秋佳节。当值的太监宫女们各自忙碌，不当值的也聚在一起饮酒取乐共庆佳节。

我提着食盒，本想回屋，可临时突然改变主意，想着现在的御花园肯定没有人，几株桂花又开得正好，不如索性到那里赏月、赏桂花、饮酒，不是比自个在屋里更好？

果然清清静静。凉如水的夜色中，浮动桂花馥郁的香气，我不禁脚步慢了下来，深深吸了几口，正举头望月，一缕笛音乍起，吓了一跳！

待心神定下，不禁有些诧异，谁在这里吹笛？也不急着去寻，随手将食盒搁于地上，背靠大树，半仰头看着圆月，静品这一曲《梅花三弄》。

雪中寒梅，姿态清洁，暗香浮动，虽无百花相陪，却临风摇曳、自得其乐。我心中约莫知道是谁，含着丝笑提起食盒，寻音而去。

人未到，笛音却转哀，彷若一阵狂风突起，满树梅花终被打落，再不甘心，却也得与泥尘共处。我心中惊诧，他何时竟然有如此伤痛？不禁脚步放缓，轻轻走了过去。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4』第七章

十三阿哥正立于桂花树下，横笛而奏，全无平日嘻笑不羁的样子，神态安静肃然。“精于骑射，发必命中，驰骤如飞。诗文翰墨，皆工致清新，雅擅音律，精于琴笛。”这样一个文武全才、豪爽不羁的奇男儿如何一日日地挨过十年的幽禁生涯？想着眼睛有些模糊起来。

一曲未终，十三阿哥已然停了笛音，向我看来。我忙打起精神，笑走过去，问道："怎么不吹完呢？扰了你的雅兴？"

十三阿哥一笑，道："不知道是你！只觉得有人偷听，所以停了！"

我瞟了眼一旁石桌上的酒坛，笑问："怎么不在殿前陪皇上，竟撇下福晋独自跑到这里喝酒来了？"他瞅着我手中的食盒也笑道："只准你挑好地方，我就不能来了？"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打开食盒，取了两壶酒出来，向他做了个请的姿态。他一笑，坐于石凳上，拿起酒壶就是一口。

我也坐下，拿起酒壶，和他一碰，各自仰着脖子喝了一口。十三斜撑着身子，看了会月亮，道："很多年没一起喝过酒了！"我叹道："十年了！"两人一时都默默看着月亮发起呆来。

过了好半晌，十三侧头笑道："难得今儿遇上，又都带着酒，就好好再喝一次，否则说不定下次再喝又是十年后了！"

他一句笑语，却不知道说得完全正确。十年的幽禁，十年后，我知你平安得放，而我却不知自己要身在何处了。如果有缘，也许十年后还能喝酒，如果无缘，那这也许就是最后的离别酒了。

心中悲痛，强笑着说："是该大醉一次！自从上次被你灌醉后，我一直都没有再尝过醉酒滋味！"

十三挑了挑眉毛，一面与我碰酒壶，一面说："上次明明是你自己拿起酒囊就一口口的灌，一副恨不得立即醉倒的样子，怎么是我醉灌你了？"

"你不把我掳到外面去，我能一口口地灌酒吗？"我瞪着他问。一副你再敢说不是你的错，你试试的样子。

他哈哈笑着："好！好！就算上次是我灌醉你的！不过今儿你可记住了，酒你自己带了，人也是自个过来的。以后可不要再说是我灌你的。"

两人一面笑谈，一面喝着酒，很快两人手中酒壶就见底了，他笑拍了拍桌上的酒坛子道："还是我有先见之明！"我笑道："是，是！"一面取了两个碗出来。十三笑说："还是你合我心意，原本就该如此饮酒，最不耐烦拿着小杯子唧唧歪歪！"说着一人倒了一碗。

两人喝着喝着，都默了下来，我想着十三即将而来的命运，自己未知的命运，心中难过。十三不知道想起什么，也是眼角带着几丝愁闷。

两人时不时地碰一下，喝一口，各自愁伤着。伤心时喝酒最易醉，两人又都已经喝了不少。此时都带着几分酒意，忽又相对着大笑起来。笑着笑着我趴在石桌上，用手偷偷抹干了眼角的泪。

正趴着时，忽听得一缕哀伤的笛声响起。是刚才未吹完的曲子，我侧头静看着他，他为何心中如此哀愁？

一曲吹毕，十三手握玉笛，起身踱了几步，慢声吟道：

赤栏桥外柳毵毵，千树桃花一草庵。

正是春光三月里，依稀风景似江南。

片月衔山出远天，笛声悠扬晚风前。

白鸥浩荡春波阔，安稳轻舟浅水边。

我撑着头笑道："人家"才高八斗"者也要"七步成诗"，你这三五步就作了这么多，岂不羞煞曹植。"十三歪着脑袋，懒洋洋地说："以前写好的，只是一时心中感慨，念了出来而已。"

我默看了他一会叹道："你若不生在帝王家，该多好！就不必只用诗词羡慕闲逸了！"他深吸口气，侧身而立，背负双手，仰头望着月亮，过好一会子才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想过多少次了！我一直向往着有一天能骑马，带笛，配剑，自由纵横在天地间，漠北射雕，江南听曲。畅意时幕天席地、饮酒舞剑，雅致时红袖添香、灯下吟诗。但此身已托帝王家，即使我可以跳出樊笼，却有我不能割舍的人，不愿让他独自一人面对风刀霜剑！他虽有额娘、同胞亲弟，可和没有也差不多！"

只觉泪水猛然落下，竟连擦拭都来不及，刚刚拭干旧泪，新泪又已下。十三转头默默看着我。

我一面双手胡乱抹着眼泪，一面强笑着说："有些喝多了，酒竟然都化作了泪。"他扯扯嘴角，想笑，却终是没有笑出来。走回桌边，端起碗仰脖灌下。

我也灌了一大口。手撑住头，问他："十三阿哥，在这个紫禁城里，你我是难得想法一致的人，如果能凑在一起倒是好。可是奇怪了，你为何不喜欢我呢？"

十三正在喝酒，忽听得此言，一下子呛住了，侧头咳嗽了好几声，这才转头挑眉笑说："我还纳闷，我这么个风姿英拔的人在你面前，可也没见你喜欢我呀？"

我斜睨了他一眼，嘲讽道："连我这锁在深宫的人都听闻了不少你的风流逸事，惹了多少相思债，还嫌不够多？你平日走在路上可敢回头？"

十三纳闷地说："为何不敢回头？"我忍笑道："不怕回头看见跌碎一地的芳心？"他大笑着摇摇头，指了指我道："彼此！彼此！"两人相视大笑起来。

我笑说："我先问的，你先回答。"他低头默想了一会，说："初见你，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和郭络罗小格格打架，泼辣厉害之极，心中震惊，怎么可能喜欢？额娘很早就去了，甚至她的相貌都日渐模糊，可我永远都忘不了她温柔的怀抱，她会在我耳边低声唱好听的歌，她说话很轻很软，她笑时，眉眼弯弯如水一般。而你……"他笑咪咪地看着我说："太粗鲁了！"

我点点头说："典型的"俄狄普斯情结"。"他迷惑地问："什么情结？"我笑看着他说："就是说一个人很渴望母爱，他会不自觉地希望自己的妻子能象母亲一样温柔怜惜地对他。"这也就是他不喜欢敏敏的原因了。敏敏虽好，可不是他想要的。

十三愣了一下，笑说："也许对吧！那你呢？"

我也低头默想了一会，抬头看着他说："我告诉你，可你不能再告诉别人。"说完想了想，又补道："任何人，包括四阿哥！"

他笑点点头，说："看来我在你心中竟是个口风不严实的人。"我这才一面想着，一面说："我在男女之情上本就是被动的人。后来发生了点事情，就越发被动。然后入宫后，就更是把自己的心看得牢牢的。唯恐不小心，就是一回首百年身了。这紫禁城中的男人都有太多老婆，而我一直在心里抗拒着和那么多女人分享一个丈夫……"十三表情诧异，我瞟了他一眼，无奈地道："你不见得懂的，可这就是我心里深处的想法，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个人即使有再多的无奈不甘总会慢慢向周围环境妥协。就如你本不愿参予权利之争，可你却参予了。我即使不愿意，可我已经慢慢接受这个不可更改的事实。也许还有不甘，还有挣扎，但我怎么和整个环境对抗呢？"我苦笑着朝十三摇摇头。

我轻叹口气道："最重要的是我一面渴望着有人能诚心诚意的对我，可我又不相信这个宫廷里会有这样的人，如果我不能相信，那我的心总是无法真正敞开，去接纳他。也许我太懦弱，太害怕伤害，我不能象敏敏那样自己先付出，去争取，我总是被动地等着对方付出，等着对方一点点让我相信，然后我才有可能打开我的心，慢慢喜欢上他。"

我看十三表情严肃，扯了个笑，语气轻快地道："现在你可明白我为什么不可能喜欢你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先来喜欢我！"

他皱眉道："看来我得让四哥继续努力！你的心不容易打动！他又先天失利，已经有了福晋，不过幸好大家都一样！"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我们的事情不要你管！"十三笑和我碰了下碗，两人饮了几口酒，他敛了笑意，缓缓道："若曦，我不管你和八哥之间究竟怎么回事！但如今你既已和四哥有了约定，你就要一心一意待四哥！"

我手一抖，碗落地而碎。心乱如麻，静了半晌，才敢抬头看他："你怎么知道的？四阿哥知道吗？"

他摇摇头说："四哥如今应该还不知道！一则你藏得真是好，二则，我们一直以为十四弟和你之间有瓜葛，把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了。可当我听敏敏说你教她唱戏，又请了八哥来看，后来再问她此事，她却支支吾吾不愿意再说，心中就存了纳闷。十哥闹着休妻的那天，你居然因为八哥的一个眼神就连茶都端不稳，我更是存了疑心。可一直不能确定，今日其实只是拿话来试你，却果然如此！"

我神色哀凄地看着他，求道："千万莫让四阿哥知道！"十三阿哥道："我不会告诉他的！虽然此事的确有些不妥，不过你也把四哥想得太小气了！佐鹰能包容敏敏，四哥就不能包容你了？"

我摇头道："我从不觉得一个女人在嫁人前喜欢过别人有什么不对，难道只准男人三妻四妾的娶，女人连曾经喜欢一个人的权利都没有？我既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当然根本不介意让他知道。如果是十阿哥、十四阿哥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我早就和他说了，可唯独八阿哥不可以！"

十三疑惑地问："这话怎么说？"我凄凉地道："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真的唯独八阿哥不能让他知道，也许他可以不管现在或以后都不计较，但我不可以冒险，这个险，我冒不起！"

说完撑头默默呆坐着，满心忧痛。十三轻叹口气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相信你，你肯定有迫不得已的理由！"我忍不住伸手拉着他胳膊轻摇了几下！我何其有幸，有如十三阿哥这般的朋友！

他轻拍了拍我手背，暖暖一笑，慢饮了口酒道："以前我也曾希望过你和四哥在一起，毕竟一个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一个是我真正赞赏的知己。可后来你不愿意，我虽不能理解你前后矛盾的言行，但更不愿勉强你。四哥虽对你越发留心，可也不是非要你不可，你把簪子和链子退回来时，四哥自嘲地笑笑，对我打趣道"连终身不嫁，长伴古佛青灯都写出来了！下次该不会宁死不嫁吧？罢了！不勉强她！"，说完，就把东西丢开，对你也不再上心。可从塞外回来后，四哥心思又变了，把链子又寻了出来。"

我忍不住问道："为了玉佩？"十三瞪了我一眼道："你以为个个都是太子爷？"我咬唇未语，他笑道："你真是个傻子！当日众人固然是为敏敏惊艳，可有心之人真正赞叹感佩的却是你！曲是你编的，舞是你排的，那如梦如幻的场景都是你的手笔！就连我如今都想着你若舞动一曲该是何等令人震惊？而最难得的是你对敏敏的心，紫禁城里象你这般大的女子哪个不是变着花样争奇斗艳，钩心斗角的争宠，很多貌似素静守拙的，也不过是"以退为进"。可你却真正只是让敏敏美丽，带着呵护欣赏去诚心赞叹维护另一个女子的美丽，老实说，我是没见过！估计四哥也没见过！"他抿了口酒笑说："还有你为维护十四弟所做的一切，"义气"二字你也当得起！" "

我苦笑着摇摇头。十三阿哥接着道："四哥做事，一贯心中自有定数，沉稳不乱，可当四哥身上揣着簪子链子好几天，却一直犹豫不决是否给你时，我才惊觉他对你不是简单地动动心思而已。所以当那日看到你戴簪而来，我心里竟然是松了口气的感觉！十哥踹你一脚时，我看到四哥一瞬间眼里全是心疼。"

"四哥府中一向规矩森严，从没有人敢任意胡闹！"他模仿四阿哥肃着脸，眼神冷淡地看着我说："不提家法，就四哥那张脸和眼神，就足以把所有人震慑住了！"我拍了他一下，气笑道："够了，你没有四王爷的气势，学虎反象猫！"他哈哈笑着说："你捉弄他那次，我还真为你担了心，可回头问四哥如何处置你的，他居然淡淡说"不是什么大事，随她去吧！难得见她这么高兴！" "

我目注着地上的碎瓷片，几丝暖意隐隐流动，猛地端起十三的酒碗，"咕咚，咕咚"尽数灌下。十三拿过空碗倒满酒，自己也喝了几大口。

十三双手撑在桌上，俯身对着我的脸，神色肃然地道："若曦，不管你是因为怕皇阿玛指婚还是心里有四哥，反正你如今已经给了四哥承诺，你就要好好对他，若因为八哥而伤四哥的心，我不会原谅你的！摇摆不定，伤人伤己，我瞧不起这样的女人！"说完紧盯着我。

我立即回道："我既然做了选择，以后就绝不会再和八阿哥有男女私情，因为我也讨厌夹缠不清的男女关系。"

十三阿哥缓缓坐了回去，喝了口酒，说："若曦，四哥是个心事藏得很深的人，又极难和他人亲近，人人都只看到他的冷，却不知道他心底的热。他言词锋利冰冷，他的妻儿都对他颇为畏惧，却不知他锋利下的暖。这样的性格很容易自苦，有什么事情，我虽可以陪他说说，可我只能分担他的心事，不能分担他的愁闷，他仍旧是寂寞的。我总盼着有人，在他烦心时引他开颜，在他孤寂时握住他的手，让他知道他身边有人相陪……你虽老说自己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我知道你读的书绝不会比我们少，胸中自有丘壑，见解也最是别出机杼。与你畅谈时，甚

至感觉你根本不是养在深闺的女子，那些名山大川、江河湖海好似都亲身游览过。
"他凝视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只要你愿意，你和四哥肯定能彼此交心的，因为你能理解他的志向，他的苦，他的痛！"

我愣愣发呆，十三阿哥垂头静默了好一阵子，忽地叫道："若曦！有几句话，你一定要好好记住！以后不见得有机会仔细说，索性今日全说了！"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5』第八章

他怜悯地凝视着我说："皇阿玛这么多年一直如此疼你，固然是因为你心思聪慧灵巧，尽心服侍！可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是这紫禁城中罕见的一直没有利欲心的人，从无争权夺利的心，没有偏帮过任何人，没有打压过任何人，只是一心一意地服侍皇阿玛。以后你也要如此！"

"你这些年表面上看起来确是风光无限，一个李德全，一个你，不要说一般大臣，就是我们这些阿哥和娘娘见了都是脸带三分笑，可这紫禁城暗地里不知多少人嫉恨于你！你能一直平安无事，不是因为八哥是你姐夫，也不是因为你和我，和十哥，十四弟要好，而是全凭皇阿玛的宠爱！你若参予进我们的争斗，你会失去皇阿玛对你的信任和疼宠，你若失去了皇阿玛的宠爱，那历年积攒下的怨恨会尽数发泄出来！若曦啊！到那时你怎么受得了那份苦呢？"

"再说了，这本就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争斗！我们如此做，是为了自己的欲望私心，想要更多的尊荣，更多的权利，想要坐到那个最高的位置上。不管结果，都是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可你凭什么为我们的欲望而牺牲呢？这不是你应付出的。"

我捧着头，痛苦地问："为什么？为什么非要提醒我这些？我不想知道！"他柔声道："八哥是你姐夫，更何况你还……，就是十哥，十四弟也是你很难割舍的人，可你又已经答应了四哥，我怕你一时感情用事卷进我们的争斗。我知道眼看着一切的发生让你痛苦，可如果参合进来你会更痛苦！"

十三默默喝了会酒，叹道："这就是帝王家！无可避免的争斗和痛苦！没有人能阻止！就是睿智如皇阿玛也只能无奈地目睹着一切的发生，何况你呢？若曦！我只要你将来跟着四哥，好好对他。别的事情你都不要理会，谁胜谁负，是我们

之间的事情。”

十三拍了拍我背道：“我们可是说好今日要大醉一场的，不要再谈这些俗事，喝酒！”

我碗到立干，只想快快醉死过去，再不要面对这些事情！十三也好似有意要灌醉我，一碗接一碗地给我倒酒。

不大会功夫，我已经眼光迷离，只知道喃喃说”喝”！然后就是我醉酒的一贯风格，头一歪黑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日起床时，发现自己合衣躺在床上，忙掀开被子想要坐起，头一阵疼痛，又坐了回去。缓了缓，才起床洗漱。笑问玉檀：“昨儿晚上你回来时，我在屋子里吗？”玉檀笑道：“我回来时，看姐姐已经睡下了！”我点点头，没再说话。

待到去当值时，已经晚了，所幸万岁爷上朝未归，晚到一点倒不至于有大碍！喝了浓浓一杯茶后，才头脑清楚了些。正在煮水，王喜快跑而进，脸色凝重，低声道：“姐姐今日一切留心，万岁爷下朝了！”我看他脸色不对，想再问几句，他却已经转身匆匆而去。

我静了静，选了康熙平日最喜欢的茶具，冲泡好后，又特地凉了一下，待到比康熙日常喜欢的温度稍高后，才托着茶盘小碎步悄悄而入大殿。

入目处，从三阿哥到十七阿哥，并康熙的表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领侍卫内大臣公阿灵阿，内大臣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等满族重臣黑压压跪了一地。康熙脸色铁青，虽满屋子人，却落针可闻。

我心中一动，莫非今日就要宣布废太子？轻轻将茶盅放置于桌上，人还未来得及行礼退下，康熙猛然端起茶盅朝四阿哥身上砸去，我立即跪倒在地上，一时心中惊痛惧怕，大气也不敢喘。

四阿哥不敢闪避，任由茶盅带茶汤尽数打在身上，上身立即湿了一片，茶盅顺着袍子滚落到地上，滴溜溜的打着圈，死一般的沉寂中青瓷撞击地面的脆响击打在人心上，声声都是天子之怒，让人惊颤！

我俯头跪在地上，一面伤痛，一面庆幸茶汤不算烫！脑中细细琢磨过去，却无半点头绪，只知道今年太子会被废，可四阿哥会有什么事情呢？转而一惊，十三阿哥！如果现在的历史是我所知道的历史的话，最终是十三有事情，而非四阿哥！一面是放下了心，可一面又难受起来！

康熙冷冷地道：“朕早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

法断不容”，你却命人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流言蜚语，大肆宣扬太子胤礽的恶劣行迹，在满汉官员以及京师与江南士民中制造倒太子的舆论。还扬言胤礽的储君之位并不稳固，随时可能再次被废黜。好个阳奉阴违的雍亲王！”

康熙一面说，四阿哥一面磕头，回道：“此事绝非儿臣所为！”康熙盯向领侍卫内大臣公阿灵阿和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两人都“砰砰”磕头道：“臣有罪！臣知罪！可此事实与四王爷不相干！是臣等私自行动。”一面说着，一面闪闪避避地打量四阿哥神色。

康熙猛然一拍桌子怒道：“你们可真是忠心耿耿！眼里还有朕吗？”怒指着四阿哥道：“他们这两三年来和你暗中往来，何地见面，何人在场，都有证据。若非为你，难道如此做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他们谋太子之位？”

四阿哥眼色沉沉扫过阿灵阿和揆叙，磕头顿首道：“儿臣虽与他们有过接触，但从未指使过他们此事！”

我心中微动，看向八阿哥，他面色肃然，目光如水，淡淡凝视着身前的地面。脑中忽地闪过他说过的话“要不是老四！否则只会受罪，反倒枉费我如今的一番心血！”刹那一切都已明白！这是他为四阿哥布的局！好个一箭双雕，打击了太子，又可以铲除四阿哥。借助四阿哥了解太子动向，扳倒太子，太子大势已去，立即向四阿哥下手。而阿灵阿、揆叙定是既负责四处散布谣言，为八阿哥倒太子的行动制造声势；又负责八阿哥和四阿哥之间的消息互通。此时四阿哥有口难辩，因为的确与阿灵阿、揆叙有过私下来往，而往来内容又都不可告人，甚至只怕比散布谣言更严重。先有人向康熙密告此事乃四阿哥所为，再阿灵阿、揆叙此番惺惺作态一力维护四阿哥的样子更是让康熙连怀疑之心都无，他们越是不承认乃四阿哥指使，康熙就越发相信，越发愤怒！受太子结党营私案的影响，再加上对阿哥谋求皇位的忌惮和深恶痛绝，康熙怎能不怒？此番虽没有谋逆举动，但康熙也绝对不会轻饶四阿哥的。想通此节，才真正明白十三阿哥十年幽禁就是为此。

我盯着八阿哥，这个局绝非短时间内布置的，散播谣言动摇人心非短时间内能奏效，而他和四阿哥的互通消息早在十四阿哥抗旨去草原时就已有，他只怕两三年前已经想好一切。就连阿灵阿、揆叙肯定都是一步步诱导入彀，此时他们若招认是八阿哥，那他们一样获罪而且再无翻身机会，可若他们栽赃给四阿哥，八阿哥却是他们的翻身资本。这些只是我这一瞬时推断出的，至于阿灵阿、揆叙是否还有其它把柄握在八阿哥手中，或还有其它交易就非我所能知道的了。

脑中思虑越清楚，就越发惊叹，我知道雍正手段酷厉，明白能被雍正视作对手的人也绝非泛泛之辈。可我一直看到的都是他柔情似水的一面，渐渐忽略了他是历史上的“八贤王”，今日才真正直面了他的另一面，他忽地眼光投向我，两

人目光轻触，他波澜不兴，冷淡地扫过我，又垂目凝视着地面。

十三阿哥忽地站起，上前几步跪倒在康熙跟前，四阿哥叫道："十三弟！"十三阿哥恍若未闻对康熙磕头道："事已至此，皇阿玛迟早会查出真相，儿臣就自己招了吧！此事乃儿臣暗自授意阿灵阿和揆叙，假借四哥的名义四处散布谣言。"说完侧头看着阿灵阿和揆叙说："事已至此，无谓再多隐瞒，既然已经全部摊开，就谁都别想逃！"说着眼光从八阿哥脸上冷冷扫过。

十阿哥抬起头，朗声道："十三弟这话倒是稀奇，谁不知道你和四哥一向形影不离！难道你的意思不就是四哥的意思吗？"我盯向十阿哥，不知自己该怒该伤。我一直在怕这一幕，但这一幕终于在我眼前上演了！

康熙冷冷目注着十三阿哥，十三阿哥磕头道："皇阿玛只管问阿灵阿和揆叙，儿臣之言是否属实自可知！"

康熙看着阿灵阿和揆叙，极其冰冷地说："实情究竟如何？"阿灵阿和揆叙一时举棋不定，十四阿哥猛地站起，上前几步磕头道："据儿臣看，此事应非四哥所为！四哥心性寡淡，常在府中参禅念经，平日又最是孝顺体谅皇阿玛心意！绝不会做出如此大逆皇阿玛心思的事情。"

康熙凝视了十四阿哥一会，依旧盯向阿灵阿和揆叙，他们两人磕头道："臣罪该万死！确是十三阿哥示意！"，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将事情前后始末一一道出，具体见面日期，私下相谈内容，俱清除分明。康熙听完搁于桌上的手紧紧握拳，目注着四阿哥喝问："是胤祥所为吗？"

我心中一紧，此问是个圈套！不管是与不是都不对！

四阿哥抬头冷冷瞥了眼十三阿哥，极其重重地磕了个头，额头紧贴着地面沉声道："确非儿臣所为！儿臣也不知是否是十三弟所为！"

我心中一松，紧接着却是无限悲哀！他这个头是向十三磕的，一切已成定局！头贴在地上，眼泪汨汨而落，在十三的威胁下，八阿哥被迫做了退让，虽然没有打垮四阿哥，可已经砍掉了四阿哥的左膀右臂，更重要的是让康熙对四阿哥起了疑心。

康熙静默了半晌，对着三阿哥吩咐道："带人把皇十三子胤祥幽禁于养蜂夹道，没有圣旨任何人不得接近探访！阿灵阿和揆叙交由刑部详查议罪！"三阿哥忙磕头领命。

十三阿哥向康熙重重磕了三个响头，长身立起，随侍卫而出，自始至终未再瞧过任何人一眼。缓步而出的十三阿哥，神色超逸出尘，姿态翩然随意，不象受

罚而去，更象赴美人之约而往，仿佛等着他的不是那个简陋不堪，阴暗潮湿，有门没窗户，夏天热得要晕，冬天冷得要死，养蜂人所住的工棚，而是”片月衔山出远天，笛声悠扬晚风前。白鸥浩荡春波阔，安稳轻舟浅水边。”

康熙目注着十三阿哥渐远的背影，忽露疲惫之色，对众人淡淡道："跪安吧！"说完起身，李德全忙服侍着出去。众人低头跪着直到康熙走远后，才陆续起身静默着退出。

人渐渐都散后，八阿哥才起身，扫了眼仍然额头紧贴地面而跪的四阿哥，淡淡瞥了一眼直挺挺跪在地上的我，转身慢步而出。九阿哥笑看了一眼四阿哥，又朝我笑点点头，随八阿哥出去。十阿哥起身看着我上前低低叫道："若曦！"我没有理会，他俯身欲扶我站起，我狠狠打开他的手冷冷道："走开！"

十四阿哥立于门前，静静瞅着我和十阿哥，淡淡说："十哥走吧！她正在气头上，不会和我们说话的。"十阿哥静默了会，转身随十四阿哥离去。

我静静跪了一会，起身走到四阿哥身旁，他仍然额头贴地而跪，纹丝不动。我低头凝视着他弯成弓状的背，我知道这个结果，甚至知道十三阿哥十年后安然得放依然心痛难耐，他在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幕，又不知道囚禁是否从此就是一生，是何等伤痛？更何况是为他而牺牲？

半晌后，强忍着悲痛，蹲在他身旁柔声说："他们都走了！你也回去吧！"。我等了半晌后，他依旧身如泥塑，一动未动。我深吸口气，淡淡说："你打算一直跪下去吗？十三阿哥就能跪回来了？"他背一紧，肩头抖了几抖，慢慢直起身子，看向我，眼神死寂却隐隐烈焰燃烧，灼得人眼刺痛。我看着他胸前的茶沫，抽出绢子轻轻把粘在袍子上的茶叶拭去。

等我拭完后，他静静站起，转身，一步一步缓缓离去。我蹲着目送他背影远去。身边少了惯常相陪的十三阿哥，他的背影丝丝凄凉。

想着昨日夜里还与十三阿哥举杯对饮，今日就是生离！想着他挑眉而笑的表情，想起他策马带我疾驰在夜色中，想起我们畅谈阔论，想起他草原篝火旁的祝酒歌，想起他长身玉立和敏敏对视的英姿，再想着那个狭小潮湿阴暗的养蜂夹道，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上，压着声音哭起来！空落落的阴沉大屋中，我缩肩抱头哭泣，只有回荡在屋中的幽幽哭声相陪。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距十三阿哥被囚禁已经七天，四阿哥谢绝一切朝事，称“未能及时发现、劝诫十三弟行为，让皇阿玛忧心伤神！”，告罪闭门在家念经思过！八阿哥依旧举止翩翩，笑如暖玉。我漠然请安，他微笑客气地说：“起吧！”。我带着个恍惚的笑想，一切都变了，连以前看似平静祥和的日子都一去不返。

轻扇着蒲扇，水已经滚了好一会，才猛然反应过来，忙扔了扇子，冲泡了一壶“大红袍”，端起茶杯轻抿一口，脑中浮现十三阿哥微眯双眼品茶而赞的表情，从今后，谁为你煮茶，谁听你吹笛，谁能让你微展眉头？

“笃笃”几声敲门声，我静静看向院门，却没有任何心思理会。过了半晌，又是几声“笃笃”声后，门被推开，十四阿哥看着正坐于桂花树下品茶的我，微蹙了下眉头说：“人在，为何不答话？”

我收回目光，又端了杯茶一饮而尽。他走到桌旁坐下，“你真就打算从此除了请安问好，再不和我们说话了？能喝杯茶吗？”我看着桌上的茶具不禁苦笑起来，“茶具都是你送的，能不让你喝吗？”

他端起杯茶轻抿了几口道：“若曦，知道你和十三哥好，可我们也是从小玩大的！你岂能厚此薄彼？再说，很多事情只是立场问题，并没有对错！”我淡淡问：“今日你是来说教的吗？我没有心情听！”

他轻叹口气，从怀里掏出封信给我，我眼光未动，依旧端着茶杯慢慢而饮，他道：“绿芜为了见我，在我府邸侧门跪了一天一夜才求得小厮为她通传。”我一愣，看向他，他道：“绿芜给你的信！”我忙放了茶盅，接过信，匆匆撕开。十四静了一会冷声道：“听闻绿芜在四哥府前也跪过，却自始至终无人理会！她无奈之下才找的我！真是……”我抬头瞥了他一眼，他冷笑一声，未再说话。

看完后，默默发呆。十四阿哥问：“你若要回信，就赶紧写了，我一顺带出去给她，也趁早绝了她的痴心！”我问：“你如何知道信的内容？”他淡淡道：“绿芜已经求过我了，我说皇阿玛已经说过”没有圣旨，任何人不得接近探访”，更何况她这样的要求。让她绝了念头。她却仍然不死心，又求我给你带信，她不说我也猜得到内容。本不想替她送这封信，可又实在可怜她一番心思！想着以你和十三哥的交情，也许你的话她能听进去！你好生劝劝她吧！否则我真怕十三哥还没什么！她倒先香消玉陨了！”他静默了一会，叹道：“绿芜如今憔悴不堪，纵是我有铁石心肠，看到她也软了几分！”

我问：“你们真的没有法子吗？”他诚恳地说：“若曦！这事本身与我们并没

有利益冲突，如果能成人之美，何乐不为？难道我在你心中就真的如此冷血？办不了，是因为皇阿玛已有圣旨，现在看管十三哥的人都是三哥选出后，皇阿玛亲自点头准了的。再要添加人，也肯定要皇阿玛同意。可如今如果和十三哥扯上联系，免不了被皇阿玛怀疑散布谣言之事非十三哥一人之意。连四哥都忙着和十三哥撇清关系，何况我们呢？如今没有任何人敢为十三哥说话的。”

我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本就是你们做的，你们当然更是忌讳。其实一切都明白，只是总抱着一线希望。

我出了会子神，转身进屋，写道：“奈何人微力薄，不见得有用，但必当尽力！静候消息！”想了想，又加道：“照顾好自己身体！否则一切休提，又何来照顾十三爷之说？”写完后，仔细封好信封。

十四阿哥接过信后，看了眼我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口，讥笑道：“你这是怕我看吗？”我淡淡说：“做给绿芜看的，女子间的闺房话，不想绿芜不好意思！”他释然一笑，揣好信起身要去。

我叫道：“十四阿哥！”他回身静静等我说话，我道：“吩咐一下守门的人，见到绿芜客气有礼些！”他道：“放心吧！已经吩咐过了！见不见在我，但不许他们怠慢！”我向他行礼。

他笑笑转身想走，脚步却又顿住，脸色颇为踌躇。过了半晌才道：“有些话，论理我本不该多言，但……”我截道：“那就不要说了！”他盯了我一眼，一甩袖，转身就走，快出门时，忽地停步，回身道：“不管你对四哥是真有情还是假有情，都就此打住吧，你是聪明人，无谓为难自己！”说完快步而去。

我静静站了很久，拿起早已凉透的茶，一口饮下。原来不管再好的茶，凉后都是苦涩难言！

拿着绿芜的信，看一回，想一回，在院子里不停踱步。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成与不成只能如此。想着康熙当日的震怒，心下也是惧怕，可想着十三阿哥，想着他纵马驰骋的快意，和今日孤零零一人，再想想绿芜的深情和才情，至少她可以陪十三弹琴、写字、画画、吟诗消磨渡过漫长岁月。于她而言这是最大的幸福。于十三而言，是寂寞苦清日子里的一点温暖。这也是我唯一能为十三做的了！

拿着绿芜的信，又一字字读了一遍，想起和十三阿哥间的相交相知，微微笑着拿定了最后的主意。

“字请若曦姑娘台鉴：

贱妾绿芜，浙江乌程人氏。本系闺阁幼质，生于良家，长于淑室；每学圣贤，常伴馨香。祖上亦曾高楼连苑，金玉为堂；绿柳拂槛，红渠生池。然人生无常，命由乃衍；一朝风雨，大厦忽倾！沦落烟坊，实羞门楣；飘零风尘，本非妾意。与十三爷结识，尚在幼时，品酒论诗，琴笛相来。本文墨之交，实绿芜之幸！蒙爷不弃，多年呵护，妾一介苦命，方保周全。妾本风烟，与爷泥云有别，虽洁身自好，然明珠投暗，白璧蒙尘，自当明志，何敢存一丝他想。然日前得信，惊悉十三爷忤怒天颜，帝发雷霆，将其禁于养蜂道，妾如雷轰顶，夜不能寐！思前忖后，泪浸衾枕。恨微身不能替之受难，十三爷金玉之躯，何能捱霜草之寒？

常思妾虽出身低贱，少读圣贤，亦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虽不能救爷脱拔苦海，唯愿同爷苦难与共，若能于爷监禁处，做一粗使丫头洒扫庭院，照拂起居，日夜侍读。此愿能偿，绿芜此生何求？

妾与姑娘，虽一面之缘，但常闻爷赞姑娘”有林下之风”，妾为十三爷事，求告无门。知姑娘为巾幗丈夫，女中孟尝。必能念妾一片真心，施加援手。姑娘身近天眷，颇得圣宠。然此事难为，奈何妾走投无路，只抱万一希望，泣求姑娘！

"

康熙今日心情好似不错，我、李德全、王喜伺候着在御花园内散步。康熙走了一圈，坐于石凳上休息。神色祥和地目注着前方。恰是金秋，满树黄透的树叶在阳光下仿似透明，片片都透着妩媚。

康熙侧头对李德全笑说："苏麻喇姑最是爱秋季，说是”比春天都绚烂”！"李德全躬身笑回："正是，奴才还记得姑姑站在黄透的银杏树下笑着唱歌呢！"康熙眼光投注在地上的金黄落叶上，嘴角带着丝笑说："是啊！她会唱的歌可多呢！就是草原上最会歌唱的夜莺也比不过她！"说着，定定出起神来。

此时的康熙心应该是柔软的，他回忆起了年幼时的烂漫时光和记忆中的温柔少女、婉转歌声。我定了定心神，上前跪倒，磕头道："奴婢讲个故事给皇上解闷可好？"康熙笑看着我："讲吧！好听有赏！不好听就罚！"

我磕头起身，静了一下，缓缓道："西晋时，有一个叫绿珠的女子，是当时富豪石崇的家妓……"康熙笑道："这个朕知道，换一个！"

我又道："有一个叫林四娘的女子，原本是秦淮歌妓，后又成了衡王朱常庶的宠妃……"康熙淡淡道："这个朕也知道！"

我静了一下，问："皇上，这些女子虽然不幸沦落风尘，可却侠肝义胆，为报知遇之恩，不惜以命相酬！她们是否也算可敬可佩？"康熙点头道："不错！都

是节烈女子，胜过世间很多男儿百倍！"

我跪倒在地上，磕头道："皇上，如今就有一个愿意为报相护之恩，愿意以身赴难的奇女子！"

我深吸口气，将绿芜和十三多年相交之事娓娓道来。把我个人对绿芜的感觉也细细告诉了康熙。康熙脸色澹然，难辨喜怒。我磕头求道："求皇上成全！让绿芜做个使唤丫头，为十三爷洒扫庭院！"

康熙静静盯了我半晌，冷声道："你如今真是依仗着朕的宠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情都敢做！"

我心中悲伤，并非为自己，求康熙时已经做好受罚的准备，只是心痛绿芜和十三阿哥。我"砰砰"地不停磕着头，求道："皇上仁义为君！求皇上成全绿芜的痴心！奴婢甘愿受任何责罚！"康熙起身怒道："她的痴心还是你的痴心？责罚？我看就是朕往日太怜惜你了！"

说完并未让我起身，转身提步而去，李德全赶忙跟上，王喜担忧地看了我一眼，匆匆也随了上去。我静静跪在地上，眼泪潜然而落。没有用的！十三，你独自一人如何渡过漫漫十年？绿芜，你对十三阿哥情根深种，他的每一点苦都刺在你心上，你何以自处？

从日头当空跪到夕阳斜斜，从斜斜夕阳跪到沉沉黑夜。先时还能感觉到膝盖酸麻疼痛，却比不上心中悲痛，后来渐渐麻木，更是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泪已落干，只余满心凄凉。

王喜匆匆跑来，看着我叹道："好姐姐，你怎么这么糊涂？十三爷的事情现在谁敢沾上，你怎么就……？"

我木然跪着，没有理会。他叹道："我师傅说了，他瞅着机会会替姐姐求情的。姐姐就先忍一忍吧！"说完，长叹口气，匆匆跑走。

黑漆漆的御花园内，宁静得只闻风轻抚过树叶的声音。丝丝寒意从腿上传来，我摸了摸膝盖，试着移动了一下，一阵疼痛，酸麻难动，索性作罢。半仰头看向天空，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黑蓝丝绒上颗颗水钻，闪灭间如女子泪眼，绿芜怕是正在暗自垂泪。孤寂一人的十三阿哥此时是否也只能抬头邀繁星为伴？笛声幽咽无人相知！

腿上的寒意渐渐遍布全身，腹中饥饿，冷风一吹越发寒意侵骨，我瑟瑟缩成一团，盼望着快点天亮，黎明前最是寒冷，份外难熬。

待得第一线阳光打在灿黄的树叶上时，整个园子刹那光彩焕发，随之而起的

还有”唧唧啾啾”鸟鸣之声，此起彼落，欢腾不绝。我听着这最天然的音乐，微眯双眼凝视着阳光下金灿灿的树叶，脑中却忍不住地想着油煎鸡蛋，嘴角不禁逸出丝苦笑，唉！真是杀风景，焚琴煮鹤不过如此！可肚子真是饿！风雅情调真的都是吃饱穿暖后干的事情。

太阳渐大，我头开始昏沉沉，不知道是饿的，还是跪的。紧闭双眼，脑中一片虚空，再无余力胡思乱想。

“姐姐！究竟怎么了？”我无力地睁眼，玉檀正蹲在我对面。我摇摇头，示意她离去。她带着哭音道：“姐姐昨日一夜未归，今早我才听说在御花园罚跪。姐姐，究竟怎么了？”

我道：“回去！万岁爷如今正在气头上，知道你来看我，说不定会迁怒于你！”她蹲着不动，我斥道：“还不走？这才哪到哪，我的话你就不听了？”她咬唇站起，默立了一会，转身一步三回头的离去。

我闭着双眼跪着，周围一切似乎都远去，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人。

一直柔和的风忽然转大，树枝被风吹得喀嚓喀嚓作响。大风刮落树上的黄叶，搅起地上的落叶，在漫天舞动着的秋叶中，轰轰雷声由远及近，漫天乌云黑沉沉压下来，天色迅速转暗。我连苦叹的力气也无，只是木然僵跪着。

几道闪电如金蛇，狂舞着撕裂乌云密布的天空，阵阵雷声中，豆大的雨点从天空中打落下来。不大会，又是一个霹雳，震耳欲聋。一霎间雨点连成线，哗的一声，大雨就像塌了天似的铺天盖地倾斜而下。刹那间全身湿透，暴雨砸在身上，起先还点点都是疼痛，后来慢慢麻木，狂风吹过身子，激起一阵阵寒意。阴暗的天地间，似乎除了风雨就只剩下我，只有我一人面对着天地的狂暴肆虐，承受着它的雷霆之怒。紧闭双眼，微躬身子，任由万千雨点砸落，我所能凭借的不过是自己的背脊。

无边无际的雨，阴沉的天色难辨时辰，身子只是发抖，时间仿佛静止，似乎这雨就这样要下到地老天荒。

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我佝偻着背，胳膊抵着双腿，手捧着头，只觉得自己冻无可冻，身子僵硬，连发抖都不会了。忽然感觉有视线盯着自己，迷糊晕沉中咬了咬牙，缓缓抬头看去，不远处，四阿哥手打黑面竹伞，直直立于雨中。自从十三阿哥被监禁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见。

隔着漫天风雨，我们彼此根本看不清楚对方的表情，我却能感觉到他伤痛惊怒的视线，两人默默凝视着对方。昏暗天色中，墨黑的伞，深灰长袍，在一片阴暗中只有脸色触目惊心的苍白。

他忽地猛一扬手扔掉伞，一步步走过来，静静立在我身旁。我凝注着被风卷动着身不由己打着圈的伞，在地上摇摆不定。时间一点点过去，雨势未变，狂风卷着暴雨像无数条鞭子，狠命地抽打着天地万物。身子虽已冷透，心里却渐渐泛起暖意。这漫天风雨，有一个人陪我挨着！受着！痛着！熬着！

我扯了扯他的袍摆，他蹲下看着我，阴沉晦暗的眼睛，冰冷一如此时的老天，手势却极其温柔，帮我把粘在脸上的湿发拨好理顺，我凝视着他道："回去！你的心意我都明白！"

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猛地把我抱进怀里，紧紧的，大力的，压得我肋骨硬生生地疼，可疼痛处却泛着暖意，但又是丝丝凄凉绝望。我头抵着他肩膀，泪水混杂着雨水从脸庞滑落，渗入他的衣服。

一道闪电狂厉地在头顶裂开，我一惊，顿然回过神来，忙抬头欲推开他。在闪电的刹那明亮间，压入眼帘的是持伞并肩立于雨幕中八阿哥和十四阿哥。我一时脑中茫然，只是定定看着他们。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7』第十章

四阿哥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缓缓放开我，立起，转身。三人隔着烟雨对视。十四阿哥身穿青色长袍，手持竹青伞，面色沉静，姿态漠然，只眼中隐隐含着惊怒。

白缎伞下，八阿哥一身月白长袍，袍摆随风而舞，面色温润如暖玉，身姿淡雅若新月。人人都在这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阴暗中带着几丝狼狈，可他却如暗夜中的一株白莲，遗世独立，纤尘不染。身旁虽有十四相伴，唇角甚至还含着丝浅笑，可飞扬的衣袂间仿佛披拂了天地所有的寂寞，胜雪的白衣下集敛了人间所有的寒冷。

时间好似凝固，哗哗雨声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四阿哥转开目光，一步步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捡起仍在地上翻滚的伞，缓步离去，身影越去越淡，最终隐入风雨中。

待他消失不见，十四阿哥冲到我身边，抑着声音道："若曦，你怎么敢……"话刚起头，却停了下来，只是握着的拳头青筋隐现。八阿哥打伞走到我身边，伞

遮住我，挨着我蹲下，淡淡目视着我。

我低头木然地跪着，风雨中跪了一天一夜，身心疲惫，一切都好似无所谓，打罚随意。三人在雨中一站一蹲一跪，沉默无语。雨点打在伞面的声音错错杂杂，一如三人的心情。

过了很久，八阿哥叹口气，拿了方巾替我把脸上的雨水拭去，道："你就不爱惜自己，也好歹顾念一下若兰。她身子本就弱，你还如此让她焦心？"我心中一痛，看向八阿哥，他道："我已经吩咐了不许任何人传话。可瞒得了多久？"我咬唇未语。

洁白的袍摆拖在泥水里，我下意识地伸手想替他挽起，他迅速一挥打开了我的手，两人手轻碰，"啪"的一声，他若无其事地收了回去。我在半空滞了一瞬，缓缓缩回了空落落的手。

他又静静蹲了半晌，站起对十四阿哥道："回吧！"十四阿哥沉默了一会，道："八哥请先回，我有事要问她。"八阿哥说："此事你我都无能为力，只能看她自己的造化了。"顿了顿又说："就是他也只能眼看着而已！意气行事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可能更会激怒皇阿玛。"

十四阿哥说："我只是有些事情要问个明白。"八阿哥静默了一会，道："棋局正在收关，眼前虽占上风，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例子也不少。"说完，转身而去。

十四阿哥用伞遮着我，蹲下，默默瞅了我一会，在怀里摸索了下，掏出一个小包递到我眼前，示意我打开。我掀开小包，居然是几块芙蓉糕。不禁大喜，立即抓起一块，塞进嘴里，他急道："慢点，这会子没水，噎着了！"说着，躲开我还欲再拿的手，示意我咽下再拿。

我赶忙吞下，他这才递过来又让我拿了一块，我忽地惊觉道："皇上没准我吃东西。"他气笑道："吃都吃了，一块和两块有什么区别？再说，这么大的风雨，谁还能跑这么远来监视着你？何况我特意藏在怀里，谁能知道？"我一笑，忙接着吃起来。

不大会功夫，几块糕点全都下肚，本来已经饿过头，只觉得胃疼，但已无饿的感觉，这会子一吃，越发觉得饿起来，只得忍住。一日一夜没有喝水，吃了几块糕点，突觉得嘴里喉咙干涩难受。头探到伞外，十四阿哥想拉未拉住，我已经仰头喝了几口雨水，顺手擦了下雨，又缩了回来。朝着满脸惊异的他嘻嘻一笑道："无根之水最是干净，文人雅士可是专门存了煮茶呢！"

他叹道："我以后一定会时刻记住，你根本不是大家闺秀。"我微微一笑，他

凝视着我问："你这么做值得吗？"我盯着地面流动的水，恍若未闻。他定声说："回答我。"我仍旧没有理会。他抓着我肩膀摇了摇，软声道："若曦，回答我，算我求你！"

我讶然地看向他，他面色焦躁中夹杂着怒气，却又极力克制着，心中一软，回道："我只做了我觉得应该做，和不得不做的事情，没什么值得不值的。你如果非要问我原因，也许只能说，若十三阿哥面对相同场景，他一定会为我做同样的事情，即使知道后果难料。"

他深吸口气问："若是我，你还会如此吗？"我看着他，没有回答。他叹道："我知道，你肯定又在想，换成十三哥，肯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他懂你！可正因为我懂，才要问个清楚。若曦，告诉我真话，就算看在我们从小认识的情份上。"

我柔声道："我没有这么想。不管是十阿哥还是你，我都会的！虽然和十三阿哥脾气更为相投，可大家的情份是一样的。"

他唇边绽开一个淡淡的笑，"那当日在草原上的那些事情，即使没有八哥，你也会帮我的，对吗？"我点点头，看着他袍摆道："全湿了，回去吧！待皇上怒气过了，一切都会好的。"

他塞伞给我，我摇头道："早已湿透，难道还能更湿？再说，皇上可没有准我打伞跪着。"他握伞立起，深看了我一眼，转身快步而去，速度渐快，小跑着，大步跑着，身影迅疾消失，只余漫天风雨。

雨没完没了地下着，天渐渐黑透，天地间唯一的声响就是哗啦啦的雨声，我身形晃动，身子忽冷忽热，强撑着跪着，意识逐渐恍惚，心里只是惦记着，何时风雨才会停，天才能亮呢？最后只有耳边越去越远的雨声，然后身子一软，一切陷入黑暗沉寂中。

身子仿佛被火烧，又仿佛置身于冰窟中，唇干舌燥，正在挣扎，玉檀轻柔地说："姐姐，水来了！"原来无意识中，已经喃喃要了水。玉檀扶我起身，慢慢的喂我喝了几口。

我看着满脸喜色的玉檀木了一会，忽地清醒过来，看了看屋子，疑问地看向玉檀。玉檀笑说："皇上已经赦免了姐姐。"我心下一松，想到十三阿哥，却立即又悲伤起来。

玉檀端了清粥过来，我闻到饭香，才觉得极饿。待我吃了小半碗后，玉檀一

面喂我，一面道："姐姐昏迷了三天，身子烫如火炭，真是吓死人！"我惊道："三天？"话一出口，才发觉声音暗哑，咳嗽好几声后才停。

玉檀点头道："不知道为何，十四爷也被罚跪了。听当时殿外值勤的太监们讲，只听到十四爷和万岁爷争执的声音，不停地提到十三爷。十四爷在乾清宫外从下午一直跪到第二日散朝，八爷、九爷、十爷都去求了情，后来其他众位阿哥也都去求情，万岁爷才最后发了话，让十四爷起来，也赦免了姐姐。我们去寻姐姐时，姐姐人躺在雨中，早已昏厥，身子冰冷，我们吓得……"

我难以置信地截道："十四阿哥在雨中跪了一天一夜？"玉檀大力点点头。我忙问："他可好？"玉檀说："十四爷是习武之人，身板本就比常人好，况且不比姐姐，跪了那么长时间，听闻只是稍微有些不适，估摸着也好得差不多了。"

我默默出了会子神，玉檀放下碗筷，道："太医嘱咐了，姐姐久饿又在病中，饮食要节制。"我向她随意点点头。

玉檀帮我擦洗干净，梳好头。我对玉檀道："我膝盖痛的厉害，你帮我拿热水敷敷！"玉檀忙预备热水毛巾，一面道："已经叫人传话去说姐姐醒了。过会子，李太医会来看姐姐。"我惊道："李太医？"他原是专门给皇上看病的老太医。

玉檀冷哼了一声，一面拧着帕子，一面笑说："那帮子暗地里幸灾乐祸的人算是白热乎了，万岁爷亲口吩咐的，宫里可没几个人能有这荣宠。"我听闻却无半丝喜悦，帝王之心，最是难测，恩宠不见得就是欢心，责罚也未见得就是厌恶。

正在敷腿，听闻敲门声，玉檀忙替我理好衣裤，半掩了帐子，去开门。十阿哥，十四阿哥和李太医前后进来，我忙欲起身行礼，十阿哥道："就这么请个安就行了！"说完两人侧身让太医上前把脉。

我咳嗽了几声问："十爷、十四爷怎么和李太医一起呢？"十阿哥道："门口恰好碰上了。"说完，碍着太医在，三人沉默了下来。

李太医把了好一会子的脉，把完右手的脉，要我伸左手，闭着眼睛把了好半晌，示意我再伸右手，十阿哥和十四阿哥彼此惊诧地对视一眼，都前行了几步，站在太医身侧问："怎么了？"李太医微微摇了摇头，示意他们静声。过了半晌，才半睁眼问道："姑娘平日夜里睡得可好？"我道："大部分时间不是很好，而且觉得这一年来睡得越发少了，轻易响动就能惊醒，再入睡就很难。"他又问："平日饮食呢？"我道："也不如往年吃得多，经常觉得饿，可吃一点又很快就饱。"……他一面把脉，一面细细问日常起居饮食的细节。

最后闭目沉吟了会，才缓缓道："听闻姑娘去年大病过一场，好似并未好生调养，以至气血失调。而且从脉象看，姑娘长期忧思恐惧太过，每多损抑阳气，

而且气郁化火，内耗肝阴，以至阴不能敛阳，脾、肝、肾三脏都伤及。这次又邪寒入侵，五内俱损，阴……"

我听得不耐烦起来，笑着打断他道："李太医可别和我阴啊阳啊的，我真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严重不严重？如何治？"他缓缓道："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也不严重，姑娘如今正当盛年，如好生保养调理，花上两三载功夫慢慢就调理过来了。若不留心，现在年轻没什么，可将来……"他收了话，未再继续。

我点点头，道："我膝盖疼得厉害，什么时候能好？可有什么止痛的药？"李太医道："这是"痹症"，因风寒、湿邪、痹阻血脉，致使血脉不通，关节酸痛，严重时行走都困难。姑娘久跪于青石地面，又长时间浸于雨中，这几点病因都合了。"我想了想，这个倒是听得明白，就是风湿了。他接着道："所幸姑娘年轻，如今不严重，贴上膏药，缓几日，辅以针灸，平日也就无大碍了，不过碰上湿冷天怕是还会疼的。而且这个也是要从现在起就注意保养，不然年纪大时，会颇为麻烦。我回头给姑娘详细列一张平日如何调理和应注意的事项。"

说完起身，向十阿哥、十四阿哥行礼告退，他们忙拦住道："李太医年龄已大，不必行大礼了！"李太医笑谢了，转身示意玉檀跟他去拿药。玉檀也行礼后，随着退了出去。

十四阿哥走近床边，盯了我半晌道："长期忧思恐惧太过？你一天到晚到底在琢磨些什么？"我笑说："太医说，现在好生保养就能好的。不是什么大事，这次多谢你了！"他淡淡道："有什么好谢的？草原上的事情我前后欠了你两次人情，论担的风险，哪次不比这个大？"

十阿哥拽了凳子坐下道："你到底有什么难为的事情？居然长期忧思恐惧！如果不是李太医诊的脉，我都要骂他庸医，胡说八道，危言耸听。"我气瞟了他一眼，我刚岔开话题，他就又给我拽了回来。没办法只得敷衍道："这不是为了太子爷，十三阿哥的事情吗？"

十四阿哥冷"哼"道："李太医说的可是长期，这最远的事情也不过大半年，你这没有三五年，哪能落了病根？"提起十三阿哥，心中又难受起来，不愿再多说，闷闷地盯着地面。

十四阿哥等了会，见我只是低头静坐着，气骂道："你就这臭毛病！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问你话不是顾左右言其它，就是索性沉默不语。"

十阿哥拍拍桌子道："好了，她还病着呢！她不愿说，就算了，越逼她越烦。不过今儿你也应该高兴些，你要办的事情，十四弟已经帮你办妥了。"我"啊"的一声，惊异地看向十四阿哥，他撇过脸，没有说话。

十阿哥道："皇阿玛准绿芜去做伺候丫头，只不过名字出身都得改。十四弟命自己府中的管家收了绿芜做女儿，过几日悄悄送到养蜂夹道，对外只说是十四弟府中的人。"

我喜出望外，难以成言，忙撑起，向十四阿哥磕头。十四忙要拦，我已磕了一个。还欲再磕，十四扶住道："我这么做可不是让你给我磕头的。"说着摆好垫子，让我靠好。

靠着垫子，心里时悲时喜，眼角不禁浸泪，忙拿绢子拭净。十阿哥和十四阿哥都转开了目光，屋内寂静无声。

过了半晌，心绪才慢慢平复。十阿哥道："当日八哥怕我冲动闯祸，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你的事情。结果十四弟照样由着性子做了，要不然我和十四弟一块去求，也就不必十四弟跪那么久了。"十四阿哥道："这事可不是人越多，皇阿玛就越心软的。"

我瞅着十四阿哥问："你怎么求皇上的？"十四阿哥笑说："没提你，只是替十三哥求情，细细说了一遍养蜂夹道的凄苦，又道十三哥虽有大错、有违兄弟之情，可因自幼失去额娘，对皇阿玛却更多了几分依慕体贴，把往日十三哥对皇阿玛细心孝顺之事拣了些说，道皇阿玛罚他是国法，是君臣之礼；可求皇阿玛准绿芜去做使唤丫头，好歹十三哥身边有个说话的人，全的是父子之情。"

我心叹道，这是怎样的恩怨纠缠，人是他们送进去的，可如今此事也是他帮的。三人都静默着，玉檀端药进来，向他们请安，十阿哥和十四阿哥欲走，我道："稍等一下，我有些事情麻烦两位爷。"

我示意玉檀将药先搁到一旁，然后从褥下摸了钥匙出来，让玉檀去開箱子，吩咐道："把里面的三个红木匣子拿出来。"玉檀依言拿出放于桌上。

"都打开吧！"玉檀打开了匣子，刹那屋中珠光宝气。我看了眼大开的院门，向玉檀努努嘴，她忙去掩了门。

十阿哥和十四阿哥诧异地对视一眼，十阿哥叹道："你可真是个财主！"我道："我在宫中已经七年，这是历年来皇上和各宫娘娘的赏赐，底下还有些银票，是这几年的积蓄。这些东西我放出宫时都可以带走的，前些日子，我已经问过李谙达，他准我可以先送出宫。我想麻烦二位爷，把这些东西送到十三爷府上，交给兆佳福晋。"

十阿哥道："这都是你的私房钱，怎么能全送了出去呢？"我道："十三爷府中一向只靠十三爷的俸禄，也没有田庄进项，本就不宽裕，如今他被削爵监禁，更是断了进项，可一大家子上上下下一百多张嘴，即使有些老底，也经不起光出

不进。如今十三爷落魄，不比以前有地位身份，很多事情更是要银子才能办，才能少受点委屈，少受点气。我一人在深宫中，这些东西不过是闲置在箱中，还不如拿出去派用场。"

十四阿哥静默了会道："这样吧，你自己留一箱子，其余两箱我们带走。"我道："我自己还有。我阿玛和姐姐给的东西，我都留着呢，银子我也留着呢！"十四阿哥道："就依我说的办，要不然，这事我就不管了！"

我看向十阿哥，他道："这事我听十四弟的。"我无奈地说："那就如此吧！"十四阿哥道："反正我已经在皇阿玛跟前替十三哥求过情，有疑心也早就有了，一件是做，两件也是做，没什么差别。以后我会尽量替十三嫂们打点好一切，不让她们受那些势利之人的气。银钱的事情，你也不必再操心，你这些也够撑一段时间了，其余的我自会照顾着，过几年等小阿哥们大了能当差时，一切就会好的。"十阿哥也道："我也不怕，一则我一向和十三弟脾气就不相投，来往很少，二则我是个粗人，皇阿玛不会怀疑我有非份之想的。我和十四弟两人照应，绝不会让人欺负了他们去的。"

我心下百般滋味翻腾，默了一瞬，似有很多话要说，堵在胸口，到嘴边却只有两个字："多谢！"

两人一笑，一人拿起一个匣子，十阿哥道："全是上等货，难怪皇阿玛老说她会搜罗好东西呢！看着平日不是个俗人，敛财倒是颇有一套。按理说该和九哥说得上话呀！可怎么彼此都厌烦对方呢？"我忙道："谁说我厌烦九阿哥来着？九阿哥讨厌我？"十四侧头一笑未语，十阿哥笑说："没有就没有，全当我胡说。"说着，一前一后出门而去。

玉檀进来收拾好东西，把钥匙交还给我，服侍我吃药。待我吃完药，漱完口，她拿了李太医列的单子给我，我细细看了一遍，注意的事项倒没什么难办的，可这宽心，戒忧惧，却不容易。我若真能放下这些人和事，又何至于此？不禁长叹一声，苦笑着把单子叠好，塞于枕下。

玉檀端了冰糖梨水，我让她搁于小几上，我自己食用。她坐于一旁相陪，待我用完，她一面收拾碗勺，一面道："王公公被李谳达责打了二十大板。"我皱眉问："所为何事？"她道："具体不是很清楚，好似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我估摸着和姐姐的事情有关。"

念头一转，明白过来，真是牵累了他。折腾半日，人极为疲乏，已经神思不属，遂吩咐玉檀先代我去看看王喜，自个躺下歇息。

缓了好几日，腿疼才渐缓，人虽然还病着，但勉强已可以行走。吩咐玉檀扶

着去看王喜。进去时，王喜正俯卧在床上，看我们来，忙做势欲起，一面道："姐姐正在病中，打发玉檀来就够了，怎么自己还过来呢？我可担不起。"我忙道："好生趴着吧！我们还讲究这虚礼吗？"他听闻，又躺了回去。

玉檀拿了凳子，扶我坐好后，掩门而去。我侧头咳嗽几声问："伤势好得如何？"王喜道："还好，就是痒得慌，可又不能挠，所以心燥。"我点头道："忍一忍，痒就是长新肉。"王喜笑应是。

我静了会问："究竟怎么回事？"王喜招了招手，示意我凑近一些，压低声音道："此事不瞒姐姐，不过姐姐自个心里知道就好了，千万不可再告诉旁人。泄口风是我师傅准了的，可打也是我师傅吩咐的。"我一下大为惊异，盯着王喜，王喜用力点点头，示意自己所说千真万确。正想着前后因果，又咳嗽起来，王喜道："姐姐回吧！自个也在病中，不要太劳神了。"我点头道："这次带累你了。"他笑说："这话讲得太生分了，姐姐对我平日的照顾可不少。"说完扬声叫道："玉檀！"玉檀推门而进，依旧搀扶着我返回。

进门未多久，就有人来找玉檀说什么她以前记录的茶叶数不对，玉檀忙随了去。

我侧靠在榻上，细细琢磨着王喜的话，"泄口风是我师傅准了的"，那就是康熙准了的，可康熙为何如此？为何要让各位阿哥特意知道我为何被罚？还未想出眉目，闻得院门"吱呀"声，紧接着"笃笃"敲门声。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8』第十一章

我道："门没关！"说完，嗓子难受，又趴着咳嗽起来，来人帮我轻捶着背，我忙抬头，四阿哥正弯身立于榻旁，见我不咳了，直起身子，默默看着我，深黑眼瞳中一丝情绪也无。

我满心哀恸，终于来了！两人对视半晌，他转身走到桌旁推开窗户，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会，缓缓道："我不能去求皇阿玛娶你了。"我紧闭双眼，捂着胸口，软软趴回枕上，十三被囚禁后，就猜到也许会如此说，可真听到时，还是万箭钻心的疼痛，他道："你恨也罢，怨也罢，都是我对不起你。以皇阿玛对你的疼爱，肯定会给你指一门好婚事的。"

说完提步就走，临出门前脚步微顿，头未回地道："多谢你为十三弟做的一切。"

我趴着未动，只闻脚步声渐去渐远，只余一屋孤寂清冷，眼泪一颗颗滴落枕上。

玉檀立在榻边，怯生生地叫："姐姐！"我忙抹了眼泪抬头，想挤出一丝笑，可笑容未成，眼泪又滚了下来。

抹去又落，抹去又落，索性作罢，抱头哭起来。玉檀侧坐在一旁静静相陪。哭了好半晌，眼泪才渐渐止住，我一面咳嗽着，一面问："玉檀，你说为什么被牺牲的总是女人？最奇怪的是我们还半丝怨怪也无。究竟值得不值得？"

玉檀静默了半晌后，幽幽道："我七岁时阿玛就去了。本来家里虽不富裕可温饱却不愁，阿玛一病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换了药钱，却未见任何好转，额娘天天哭，弟妹又还小很多事情都不甚明白。我好害怕阿玛会抛下我们，听人说割股疗亲，诚孝感动了菩萨，就可以医好亲人的病。我背着阿玛和额娘，偷偷从胳膊上割了肉和着药熬好，阿玛却依旧走了。"

我震惊地看着玉檀平静如水的脸，她微微一笑道："人说"久病无孝子"，我却只知道"长贫无亲戚"，阿玛去后，额娘从早到黑地为人洗衣，我替人做针线活，可全家却也只能吃个半饱。后来因为额娘经常哭泣，眼睛也不好了，她还瞒着我，明明已经看不见了，却还装作能看见。我们不愿她伤心，还要陪她演戏。"

我伸手握住玉檀的手，玉檀道："我每日拼命做活，可仍旧没有钱替额娘看病。因为长期吃不饱，小弟又病倒。那年冬天出奇的寒冷，积雪未化新雪又下，地上的雪有三四寸厚，我穿着一双单鞋和额娘年轻时穿过的薄袄子，去各个亲戚家借钱。刻薄的甚至一开门见是我就立即关门，心稍微好一点的我还未张口他们就向我诉说今年冬天怎么难熬。我在大雪里跑了一整天却一文钱也未借到。我又冻又饿又怕，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可我却不敢回家，额娘的病，弟弟的病，我好怕他们也会和阿玛一样离开我。我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因为神思恍惚，居然撞到了一辆马车上，当时赶车的人举鞭就要抽打我。"

虽然明知道玉檀如今好好地坐在我面前，我依旧手紧了紧，"后来呢？"玉檀低头静默了会，向我嫣然一笑道："后来车里坐的公子阻止了他，说"只是一个小丫头，冲撞就冲撞了吧！"，又骂车夫自己不留神，一出事就急着找人顶罪。说完他就放下帘子让车夫驾马走，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胆子，或者是因为他说话是我从未听过的冷静好听，虽在骂人可却没有半丝火气。或者只是觉得他是极有钱的人，随便施舍我一些，我就可以留住额娘和弟弟了。然后我就冲上

前去拦住马车，跪下求他给我些银子。”

看到玉檀那个真正带着暖意的笑，我知道她肯定如愿了，可心里还是紧着问：“然后呢？”玉檀笑看着我道：“车夫大骂道”真是不知死活了，你知道你拦的是谁的车吗？”那位公子却在车中笑起来，挑起帘子看着跪在雪地里的我说”长这么大，倒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直接问我讨银子，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给你银子？”玉檀说完，低头而笑。

我摇了摇她的手问：“你怎么说的？”玉檀道：“我说”我要给额娘和弟弟看病”，他说”我不是开济善堂的，人家有病关我何事？”。我说”如果他能给我银子，我愿意为奴为婢终身伺候他。”他说”我家里也许别的还有短少的，可就奴才奴婢多。”我求道，”我很能干，我能做很多事情。即使我不能做的，我也可以学。”，他大笑道”帮我做事的能人很多。”说完就放下了帘子吩咐车夫走。我当时满心绝望，觉得离开的马车带走的是额娘和弟弟，突然发了狠，跑上前拽着车椽不让他们走。车夫大怒拿马鞭不停抽我，我却死也不肯松手，当我被马车拖出好一截子距离后，那位公子突然喝道”住手！停车！”，他探出马车看着我，我当时身子拖在雪里，双手还死死抱着车椽。他点点头问”多大了？”我回道”八岁。”他笑说”好丫头！值得我的银子！”说完就递给了我一张银票，我不敢相信地接过，我虽从没用过银票，可却知道但凡银票，钱数就肯定很多了。我赶忙给他磕头，他微沉吟了下又吩咐车夫”把你身上的银子给她。”车夫赶忙掏出银子给我，足足有二十多两，够一大家子吃一两年了，我忙把银票递还给他，他说”银票是给你的，银子也是给你的。你待会肯定赶着回去请大夫，可天已经黑透，银票面额大，你只怕一时找不到地方兑换。”我听他说得有理，忙向他磕了个头，收起了银票和银子，他赞道”行事干脆利落。”说完就坐回了车中，让车夫走。我转身就跑，他忽地在身后叫道”回来！”我又赶忙转回去，他从车中扔了件披风到雪地上，”裹上这个。”我这才惊觉我身上的衣服早被鞭子抽破了。”

玉檀定定出神，似乎人依旧在那个冰天雪地中。我轻推了她一下，”后来呢？”玉檀愣了一下道：“没有后来了，从那以后我再未见过这个公子。他给的银票数额很大，再加上额娘病好后，继续洗衣，我们姐妹做针线，也支撑到我入宫了。”

我遗憾地说：“居然只有一面之缘。”玉檀幽幽道：“我当日年纪小，根本不知道从何打听，后来入了宫，更是见不了外人。”

玉檀紧紧握着我的手道：“姐姐，凡事值得不值得只有自个才明白。象我，很多幼时的女伴，如今早已儿女绕膝，她们只怕觉得我甚为可怜，可我自个不觉得。我只知道让额娘不用日日浸在冷水中洗衣，不再为温饱愁心，病了请得起大

夫，弟弟们都上了学堂。我觉得我当年的决定都是对的，我所做的都是值得的，即使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心甘情愿。”

我眼中含泪喃喃道：“值得不值得只有自个明白。从今后，也只得你我做伴了。”话刚说完，忍住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微微一笑道：“姐姐，别说傻话了，万岁爷肯定会给姐姐指一门好婚事的。”我苦笑起来，听天由命吧！我最后的一丝力气都已用完，我不想再费尽心机去对抗了，我太累了！

病势本已渐愈，晚间猛然又烧起来，玉檀急得握着我的手，只是哭，我迷迷糊糊地想着，这样好，烧糊涂了，就不知道心痛了。

似梦似醒间，仿佛总有一双深黑冰冷的眼睛定定看着自己，盯的心中，脑中全是刺痛。我用力想挥开它们，却依旧在那里，疼痛难忍，只能呜呜咽咽地哭了又哭。恍惚中觉得永远睡过去吧，睡着了就没有痛了，前方不远处似乎有一个完全黑暗寂静的地方可以让我彻底休息。

玉檀好似不停地在我耳边哼着歌谣，一遍遍，永不停歇，拖着我不许我完全睡去。一声声的”姐姐”牵着我的意识不堕入那个完全黑暗的地方。

我睁眼时，玉檀喜极而泣，颗颗眼泪打在我脸上。我高烧退下，玉檀却整个人瘦了一圈，嗓子完全哑了，和我说话只能连比带画。想着她竟然在我床旁整宿整宿的唱歌，不停地叫”姐姐”。我忽然很是憎恨自己，我病在宫中，姐姐只怕绝不会比我好过。我还有玉檀，还有姐姐，我怎么能这样？

病渐渐好转，人却还是懒得动，一天中，大半天都是躺在床上。手内把玩着鼻烟壶，嘴角似笑似哭，怔怔出神。玉檀推门而进，侧坐于床边道：“皇上把太子爷拘禁了。”我”嗯”了一声，未再答话。她接着道：“皇上召集了诸位阿哥，说，”皇太子胤初复立以后，狂疾未除，大失人心，断非可托付祖宗弘业之人，故予拘执看守。”，姐姐没有看到当时的场面，所有的阿哥都被免冠、缚着双手，皇上神情虽然温和，脸上甚至还微微而笑，可语气却是极其冷。”

我轻叹口气，玉檀问：“姐姐怎么叹气呢？我还以为姐姐听了会高兴的。”我道：“刑部审查出”结党会饮案”和”湖滩河朔事例勒索银两案”时，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不过早晚而已。何况，他日我的结局说不定还不如他，我有什么可高兴的？”玉檀惊道：“姐姐又说傻话了。”我微微一笑，未再吭声。在这宫里，什么事情没有可能呢？

—————
病全好时，已是 10 月底。二废太子的风波表面上看去已平复下来，可更大的争斗才真正展开。

四阿哥渐渐从朝中大小事务中抽身而退，表现得越发低调，真正做起了清心寡欲，生活恬淡的富贵闲人，自诩“破尘居士”，在府中整日与僧衲道士谈经论玄。每日进宫只是给康熙请安问好，很少议论朝事。

偶有碰面，他面色清淡宁静，我也是微笑请安，从无多话，仿若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什么，他一直都是那个冷漠的雍亲王。只有心中的刺痛不停地提醒着我，不是的，不是的。我按住疼痛，警告自己，是的，是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一日他来给康熙请安，当我进去奉茶时，他立于康熙身侧为康熙展画，我搁好茶，正欲退走，康熙笑道：“若曦，你也过来看看。”我忙应是，走到康熙身侧看去。

康熙笑问：“看出什么了没有？”我强掩住心中酸涩，笑道：“这驾牛耕田的人不正是四王爷吗？田埂边站着的是四福晋呢！”康熙笑说：“还有呢？”我心中已明白过来，但口中却笑说：“别的奴婢一时倒看不出来什么，只是觉得图绘的好，不过最难得的是寓意。”

康熙侧头吩咐李德全：“把前两年刻版印制的南宋楼俦《耕织图》寻出来。”李德全忙出去吩咐。不大会功夫，太监捧着画进来。李德全接过，在桌上慢慢展开，两幅图一模一样，只除了人物长相。

我拍了下额头，笑说：“奴婢该打！日日跟在万岁爷身边，却如此不上心，连万岁爷中意的画也未想起。”康熙赞许地看了四阿哥一眼，微笑未语。

康熙低头细细看着两幅画，四阿哥眼神从我脸上一瞥而过，我唇边含着丝浅笑静静立着。康熙仔细读了四阿哥自己画下的题诗。点头道：“‘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先’，朕每年春天都要在先农坛祭祀先农诸神，还亲自指导种植御田，又常向朝中官员强调，就是希望为官者务必重视农耕。立国之本呀！”

四阿哥躬身回道：“儿臣效仿皇阿玛，在圆明园中，开了几片地，亲身体验农耕之乐苦。”康熙点头道：“你倒说说，乐从何来？苦又从何来？”

四阿哥回道：“田园生活，自在写意，不仅心境舒畅，少了得失计较之心，人变得豁达，而且耕种时身体也得到舒展，更为康健。这几日收获亲手所种的瓜果时更是难言之喜。苦就是，儿臣种了几片地已觉辛苦，今日怕太阳过毒，明日又担心雨水太大，想及民间百姓终年操劳，风吹日晒，一旦旱涝，就可能颗粒无收，不禁感叹。”

康熙点头未语。我躬身向康熙行礼后静静退了出来。他如今是越发深藏不露了，凡事都细察康熙心意，极尽孝顺，从无违逆。康熙对他疑心肯定未逝，但长此以往，水滴石穿，只要不出差错，完全释怀是迟早的事情。

而那一位却是锋芒欲敛不敛，一面依旧与朝中大臣往来，一面对朝中众臣说勿再保奏他为太子，否则“情愿卧床不起”。康熙听闻很是反感，立即严斥：“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探朕躬乎？”并认为他“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为何等人”，“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试探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他这不慎之举越发加深了康熙从一废太子后对他的恶感。

有时候，我非常困惑，他，九阿哥，十四阿哥都是极其聪明的人，身边还有众多谋士，为何却有如此激怒康熙的举动？

细细想来，又觉得只是康熙对他早生忌惮之心，一个结党的太子已经让康熙极其厌恶，而他却以结交朝臣闻名，所以不管怎么做，落在康熙眼里都是错。他进康熙骂他存非分之想，他退康熙依旧骂他存试探之心，除非他能学四阿哥彻底改变行事做派，与各位朝臣疏远，才有可能扭转康熙对他的态度，可他多年苦心经营，怎么可能放弃？而且各人性格不同，让他学四阿哥心如止水的出世姿态，也的确不可能，否则他就不是礼贤下士的“八贤王”了！

眼前看来，二废太子后，最大的受益者居然是十四阿哥。四阿哥深居简出，很少过问朝事；八阿哥被康熙所厌，不受康熙倚重；唯有十四阿哥虽因为十三阿哥被康熙罚跪，事后却出乎众人意料，康熙不仅没有疏远十四，反倒对十四颇有些与众不同，常委任十四独自处理朝事，也经常私下召见十四相陪。

康熙五十年的最后一天就在各人对未来的算计中平静渡过。我翻了个身，仍旧无法入睡，想着和姐姐相对无语，她泪眼迷蒙，我心下歉疚。她似乎有满腹的话欲说，却只能坐着由我请安后离去。坐于她侧前的八阿哥和八福晋谈笑着瞟过我们两姐妹，又各自转开了视线。满堂人语欢笑，欢庆新年，姐姐和我却是遥遥相望，各自神伤。

想给姐姐写封信，几次提笔，却无从落笔，让她不要担心我，可如今的局面她怎能不担心？说我很好，却知道根本骗不了姐姐。思前想后，竟然无话可说。我如今对自己的将来完全迷茫，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坐等命运的降临。

冬去春来，春去夏至，我已经二十二岁，按照惯例明年就是放出宫的年龄。我常想着康熙究竟什么时候赐婚，有时觉得自己好生疲惫，索性事情早点分明，让我得个痛快；可有时又祈求康熙最好压根忘了这件事，就让我在宫中呆一辈子吧。想起当年居然还有离开紫禁城，畅游天下的想法，不禁苦笑，自己竟然如此痴心妄想过？如今能安稳呆在紫禁城中都变成渴求。宫中不是没有服侍到老的嬷嬷们，可自个心中明白我绝对不会是其中一个。

康熙北上避暑，随行的有三、八、九、十四、十五阿哥等。

我牵马而行，看着茫茫草原，不可抑止的悲伤，这片草原承载我太多的记忆，四阿哥在这里强吻过我，教我骑马，月下谈心；八阿哥和我携手共游，并骥而驰，大声笑过也痛苦哭过；十三阿哥为救我，与敏敏相视对峙，帐篷里两人的笑语……想至此处，猛地翻身上马，马鞭一声空响，如箭般飞射而出。

快点，快点，再快点！我不断策马加速，耳边风声呼呼。正在纵马狂奔，身后马蹄声急促，很快一骥马与我并肩驰骋。

十四阿哥叫道："你疯了？无缘无故骑这么快！慢一点！"我没有理会，依旧打马狂奔，他无奈何，只得策马相随。

马渐渐疲惫，速度慢了下来，我心里郁闷稍散，由着马随意而行，侧头向十四阿哥莞尔一笑问："你怎么有这闲功夫？"他一笑，翻身下马，我只好随他下来。

他问："坐一会？"我点点头，两人随意找了块草地，席地而坐。我随手拔了几根狗尾巴草，开始编东西。他问："想起不高兴的事情了？"我随意点点头。他道："李太医说的话，你还记着吧？"我点点头。他道："有些事情早已过去，他已经放下；有些事情是你无能为力，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还有的事情由不得你自己，所以何必和自个过不去呢？"我点点头。

他揉了揉我一把，问："只是点头，我说话，你有没有听？"我笑说："不就是遗忘吗？知道了！"说着，把已经编好的东西递给他，"送你一只小狐狸。"他接过，拨弄了一下狐狸毛茸茸的尾巴问："干吗要送我这个？"

干吗？干吗做任何事情都有干吗的原因？不过是随手编了，随手送了。我笑道："因为你们都像它，百般聪明、千般算计只是为了农夫的鸡。"他脸色微变，盯着我笑说："我并未惦记。"

我看着他笑道："哈！自个承认自个是狐狸。"说完立起拍了拍身子道："我要回去了。"

他坐着未动道："去吧！不过骑慢一点。"我一笑未语，正欲翻身上马，他道："过几日就有人陪你了。"我侧头看向他，他道："佐鹰和敏敏要来。"我握着马缰低头默想了会，轻叹口气，上马而去。

—————

我走到佐鹰王子大帐前，还未说话，一旁侍立的仆从已经掀开帘子道："王子正等着姑娘呢！"我向他点头一笑，进了帐篷。佐鹰坐于几案前，一身艳红蒙古长袍的敏敏立于佐鹰身侧，俯身和他说话，俏丽中多了几分女人的妩媚。我正

欲请安，敏敏跑过来，一把抱着我叫道："好姐姐，真想你！"我推了她一下笑道："以为嫁人了，也该沉稳些，怎么还这么风风火火的？"佐鹰蹙眉看着敏敏道："你若还这样跑跑跳跳的，我可只能多找几个仆妇看着你了。"敏敏侧头向他嘻嘻笑着皱了皱鼻子，回头仔细打量着我。

佐鹰起身道："我还有些事情要办，你们慢慢说吧！"我躬身行礼，佐鹰忙道："免了！免了！私下里还受你的礼，晚上可就有的罪受了。"一面说着，一面似笑非笑地睨着敏敏，敏敏腾地一下脸绯红。我含笑低头装做没听见。

我凝视着佐鹰离去的背影，笑说："他待你很好。"敏敏抿嘴而笑，忽地敛了笑意，脸色沉重地问："十三阿哥还好吗？我听说很是凄苦。"我不愿她多操这无益的心，佐鹰虽然大方，可敏敏若老是记挂着十三也不妥当，说道："传闻之词总是夸大的，他身边有人照顾。"敏敏问谁。

我将绿芜和十三交往前后约略告诉她，敏敏听完，静默了半晌，幽幽道："世间几人能做到潦倒不弃，同赴难？她配得起十三阿哥，十三阿哥是有福气的，她也是有福气的。"

我凝视着她未语，她抬头道："我只是出于朋友的惦记，我已经找到自己的星星，我会珍惜的，我一定会幸福的。"我释然一笑，不禁抱了抱她，惜福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

她笑问："我们可别老说我的事情，姐姐自己呢？"我脸色一暗，半晌未做声，敏敏道："我看八阿哥如今对姐姐面上虽很是温和，但骨子里却透着冷漠疏离。你们怎么了？为何会如此？"

我摇了摇头道："我现在不愿意想这些事情，觉得好苦，我们说别的吧！"我静默了半晌，突然站起道："在这草原上，我要开开心心的。我们赛马去！"

敏敏一拽我道："我不能赛马。"说着脸又红起来。我纳闷地坐了下来，"为何？身子不舒服吗？"敏敏低头一笑，无限温柔。

我猛地反应过来，大喜道："几个月了？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敏敏笑吟吟地道："才一个多月，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笑说："明年我就要做阿姨了。"

敏敏满脸幸福的笑，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道："姐姐，不如我们结亲吧！让我的儿子将来娶你的女儿。"我黯然苦笑道："别说我还不知道自个女儿在哪里呢！就是知道也不敢随便答应你，你的儿子可是将来的王爷。"

敏敏笑说："姐姐什么时候开始讲身份了？对了，给你说件事情，我阿玛的宠妃埋怨阿玛不把玉佩留给自个女儿，反倒给了一个宫女。我哥哥后来也问阿玛

此事，你猜我阿玛说什么？阿玛说”她嫁的人身份比我们绝不会差，甚至只高不低。究竟谁沾谁的光还说不准。” "

我静坐未语，一块玉佩于王爷而言，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把太子对敏敏的觊觎之心引开；既对康熙示好，又笼络我；还是个风向标。可却是我生活中的一块巨石，激起重重波浪，害我不浅。

但看着敏敏无半丝城府的笑颜，怨怪都只能抛开。我道："敏敏，身份不身份都罢了。其实最紧要的事情是我顶憎恨这种父母一句话决定孩子终身的事情。你自己经历过感情，应该知道被人强逼着嫁娶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敏敏一呆，道："姐姐说的是，姐姐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只想着和姐姐不能常在一起，将来讨个姐姐的女儿做儿媳也是让我们好上加好，而且姐姐的女儿定是数一数二的人，我们能讨到，是我们的福气。可却忘了孩子自己的心思。"敏敏皱眉想了会道："那随他们吧，如果将来没有做夫妻的命，就让他们结为兄弟姐妹也是好的。"

我心想不管什么都是缘分，父母交好，孩子却不投机的事情也很多。但不愿再扫敏敏的一番情意，遂笑应道："好呀！若我真有福气还能有女儿，就一定让她对你如对我一样。"敏敏喜道："好呀！"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69』第十二章

草原上的日子总是过得份外快，不知不觉间夏季已过去。敏敏和我依依相别，每次分别都会疑问此一别不知再见是何时。不过这几个月让我彻底对敏敏放心，佐鹰是真爱她。也许佐鹰心里的确有权利政治的考虑，但他对敏敏的感情也是诚挚的。只能说他俩是天作之合，敏敏不用面对一个男子在江山和美人之间的选择，他们之间不存在舍弃或牺牲，因为敏敏对佐鹰而言，就代表着江山。

康熙回京后，住进了畅春园。隔着不远就是圆明园。圆明园是康熙于四十六年赐给四阿哥的园子，康熙偶尔也会临幸圆明园游玩。

今日康熙本来随意在畅春园中散步，不知为何，一时兴起，吩咐李德全轻车简从去圆明园。李德全见康熙兴致甚好，不好劝阻，只得应是，一面派人通知四阿哥准备接驾，一面安排侍卫，然后我和李德全服侍着乘车而去。

待到圆明园，四阿哥和众位福晋早已恭候在门口，车马还未到，已经跪了一地。康熙下车笑说："朕一时兴起，来看看你种的地。还听闻你种了不少果树，带朕去看看。"四阿哥忙起身，陪着康熙慢步逛园子。

因为圆明园离我的学校很近，所以读大学时经常来这里划船游玩，却只能空对着满目断壁残垣，遥想其当年风采。如今竟有机会亲自游览，早已凡事漠然的心，也不禁有一丝兴趣。

可惜一路逛去，很多传说中的著名景致根本未见，感到有些诧异。再一想，只怕是以后陆续建的，看来我是没什么眼福。如今看着也就是一个普通园子，还担不起"万园之园"的赞誉，起先兴冲冲的兴致淡了下来。

康熙一面看四阿哥亲手栽种的果树，一面听他讲各种果树不同的栽培方法，以及栽种时四阿哥闹的笑话，父子两人相谈甚欢，一时间让人忘了他们还是君臣。

康熙在兴头上，已经走了不少的路，李德全和我相视一眼，蹙了蹙眉头，看来他是在琢磨如何即不扫康熙兴致，又提醒康熙休息一会。四阿哥正立在树下回康熙的话，恰好侧朝我，我向他做了个坐下休息的姿势，他佯若未见，仍旧继续笑回着康熙的话。待康熙问完，他笑说："前面凉亭周围种了很多皇阿玛喜欢的菊花。皇阿玛一定要去赏一赏，好几株都是儿臣自己照看的。"

康熙一听，笑说好，两人迈步向凉亭行去，李德全赞许地笑看了我一眼，两人随在康熙和四阿哥身后而去。一旁四阿哥府中的下人，早看到四阿哥的手势，飞快的离去叫人准备。

待康熙在藤椅上坐定，四阿哥立在一旁一一指出自己照看的菊花，并把品种来历习性都说得极其分明，康熙边听边点头。不大会功夫，有人奉了茶点而来。我忙接过，拿出事先准备的工具一一试毒，李德全依次全部尝试后，奉给了康熙。

康熙一面看着凉亭四周景致，一面随意地品茶，四阿哥相陪于一旁聊天，两人从菊花说到五柳先生，从儒家的入世精神谈到老庄的无为而治，最后又回到了花中隐者菊花上。康熙谈兴大发，细细点评了各首吟诵菊花的诗词。李德全很长时间未见康熙如此高兴，也是满面笑容地立在一旁。亭子里笑意融融。

康熙茶倒是喝了不少，可点心却未动一块。饮完茶，休息够了，几人起身又继续慢慢逛着。途中李德全服侍康熙更衣而去。我和四阿哥默默恭候着，其余随从隔着一段距离站着。

我头未动，漫无焦距地看着远处低声道："皇上刚才没吃点心，过一会肯定会饿的。只看看儿子亲手种的农作物瓜果，未免差一点。"他静立了一瞬，转身招手叫了仆从，低声吩咐了好一会后，仆从立即快步跑走。

待得康熙回来，几人又转了一会，四阿哥看康熙兴致已尽，恭请康熙进厅堂稍微休息一下，再坐车返回。康熙笑着点头同意。

康熙坐定后，四福晋乌喇那拉氏居然亲手捧着茶点进来，我脸上带笑，心下滋味复杂地从四福晋手中接过托盘。我正在试毒，四福晋躬身向康熙请安，一面笑回："这几味糕点肯定不如宫中的，不过是臣媳亲手所做，是对皇阿玛的一点孝心，所以只好请皇阿玛勉为其难尝一尝了。"

康熙听后，兴致大增，笑着从李德全手中接过，尝了一片，点头道："不错！很是清甜。"四福晋一面随着康熙拿起不同的糕点，一面道："这栗子糕是用王爷种的栗子磨粉做的。这菊花糕，是用东边亭子外皇阿玛才赏过的菊花做的，……"康熙大为喜悦，竟一把所有的糕点都尝了一遍。

温柔端庄的四福晋，声音甜美地说着。我撇过头，淡淡看向窗外。

康熙用完糕点后，丫头端了水盆来，我刚欲挽袖，四福晋已经亲自服侍康熙净手，康熙看了我一眼笑说："平日最能说会道的人，今日怎么成了"锯嘴葫芦"？"我躬身，装做一脸委屈地说："皇上如今有了聪慧灵巧的儿媳服侍，就嫌弃奴婢粗陋了！"四福晋略微不安地道："常闻若曦姑娘兰心慧质，又跟在皇阿玛身边多年，见识气度都非常人可比，若姑娘用粗陋二字，岂不羞煞我们吗？"康熙笑对四福晋说："别理她！她就是脸上做样子逗朕一笑，她不是那小心眼的人。"

康熙净完手后，又和四阿哥、四福晋笑说了几句，侧头问李德全："缅甸进贡的玉如意可还有？"李德全回道："一共四柄，一柄在太后手中，一柄赐了密嫔，一柄赐了敏敏格格，如今还剩一柄。"康熙道："回头送过来，赏赐四福晋乌喇那拉氏。"四阿哥和四福晋闻言，忙跪下谢恩。康熙笑道："朕好久未如此畅意闲适，东西再珍贵都比不上你俩这番孝心。谁说天家就无天伦之乐？朕今日可和平常百姓家的老头子一样了，吃的是儿子亲手种，儿媳亲手做的点心。"

康熙又略微坐了一会，才带着笑意起驾回畅春园。四阿哥、四福晋跪送康熙，我坐于车上，微掀帘角，凝视着跪于众人之前的他。马车启动，渐行渐远，正欲放下帘子，他忽地抬头，盯向我的马车，目光有如实质，生生地钉在我心上。我全身僵硬，定定看着他，他身形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无踪，可他的目光却仍旧无处不在地笼罩着我。

我放下帘子，双手捂脸，眼泪顺着指缝渗出，无声地滑落在马车内的毯子上，瞬间无迹可寻，仿佛从未有过。

因康熙喜菊，每到菊花开时，屋内总供着新鲜菊花供康熙赏玩。

大半个藤篮已插满菊花，手握剪刀，看着开得最大最灿烂的一朵黄菊，犹豫摘或不摘？罢了！让它独自释放完自己的美丽吧！正欲提篮离去，有人问："怎么不要那朵？"我怔了一会，深吸口气，缓缓转身向立在树下的四阿哥行礼。

他走到我身边，两人静静立了一会，我行礼告退欲走，他凝视着那朵黄菊淡淡问："为什么？"我道："有些不忍心，一旦摘下很快就会蔫掉。"他道："为什么不怨恨我？"

原来问的是这个，我苦笑一下，如今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提步就走。他在身后叫道："若曦，告诉我！"我脚步微微一滞，继续前行，感觉他的目光一直胶着在背上，丝丝缕缕牵绊不绝，心里越来越悲伤，脚步猛地顿住，回身看着他。他的目光固执无奈，还有几丝酸楚。

我低头轻叹口气，走回他身边道："为什么要恨你？因为你失信吗？真是可笑！难道如尾生般抱柱守信，至死方休？不要说此事还牵连到十三阿哥的将来，就是只你我两人，我也不愿两人抱着一块死。我宁愿各自活着！"他默了一会，沉声说："绿芜在我府门跪求过。"我道："我知道！绿芜和我求的是十三阿哥现在的日子稍微好过，而你求的是将来一日救他出来，目的不同，行事不同，为了远谋，只能牺牲眼前。"他道："自十三弟监禁后，我从未去看过他的妻儿。"我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如今一步踏错，他们夫妻，父子有可能终身不得相见，唯有隐忍待发，将来才有可能共聚天伦。"

说完两人陷入沉默，他盯着身侧的黄菊，手臂僵直，紧握着拳头。我道："正因为你以前和十三阿哥亲密，他犯事又是假托你的名义，所以嫌疑最大，你越发要避嫌；何况十三阿哥承认背着你如此行事，本就是陷你于不忠不义，是人都会心寒，哪有一转身就照顾对方妻儿，痛快原谅了对方的道理？古来圣贤恐怕也做不到。"

说完，转身欲走，他叫道："稍等！"说着伸手掐下我未忍心剪的菊花，插入我篮中冷冷道："我很快会忘记一切！"说完转身就走，我朝着他背影道："我也会的！"说完立即转身快步而去。

待走远了，才缓了脚步，失神落魄地慢走着。一遍遍对自己说，你肯定能忘掉的！

—————

菊花开始谢落，我立在花圃中，对着满眼残菊才惊觉已是秋暮。

康熙召集了诸位皇孙在校场射箭，又是一个明争暗斗的场面。既不该我当值，我也不愿去凑热闹，本想再摘几朵菊花，却已经无花可摘。遂没精打采地转回。

漫不经心地走着，忽看到十福晋迎面而来，要躲避已来不及，忙退到路旁俯身行礼。十福晋走过，我正松了口气，她却又转身走回，站到我身前。她看了我一会儿道："起来吧！"我缓缓起身站定。

十福晋道："随我走走！"说完，举步就行，我只得跟上，微微落后一步随着她。她走了一会，停在一棵大槐树下，树干足要四五人方能合抱。十福晋一只手搭在树干上，绕着树干无意地绕着圈子，我也随她走着，过了好一会，她忽然笑起来，站定，侧靠着树干笑问："我这辈子只打过那么一次架。你呢？"想起当年之事，何等畅快淋漓，带笑回道："我打过好几次。"她诧异地看着我，我笑说："在西北的时候。"她点点头道："早闻西北民风彪悍！不过……"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道："你姐姐可不象你。"我一笑未语。

她道："当年恨得要死，可如今想来，倒真是好玩。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和你在地上滚来滚去的，而且我第一次打架，和你这个老手比，表现也不算差了！"我笑道："当年是我太冲动了。"她笑摇摇头："我也不比你好，口出不逊在先。"我道："我应该向你赔罪。"她道："好了！我们都是各自为了姐姐，说不上谁对谁错，立场不同而已。"

提起姐姐，不禁轻叹了口气，她也叹了口气，两人看着对方，都无奈地苦笑起来。她静默了一会道："明面上好似我姐姐占上风，其实你姐姐才是占了上风的那个。你姐姐什么都没做，可八爷凡事都照顾到她，但凡姐姐有的，八爷也绝不会落下你姐姐。"我叹道："我姐姐有什么上风可占的？佛堂念经吗？"

她轻叹道："姐姐自小聪慧不凡，言谈爽利，行事不让须眉，因此极得外祖父疼宠。外祖父议论朝事时，都经常抱她在膝头，让她旁听。且姐姐确不令祖父失望，私下问答时，时有惊人之语。姐姐的名字"明慧"就是外祖父特意改的，从佛经中化出，意寓"明断是非，定取舍；慧力不灭，知虚妄。"当年紫禁城中的"明慧格格"绝不只是个虚名。"她看向我道："你姐姐的马术的确不凡，可是你没有见过我姐姐的马术，如果你见了，就知道，和我姐姐相比，你姐姐只是耍花腔，秀气好看有余，实用大气不足！"

我不以为然地挑挑眉毛，她道："你别不信。姐姐的马术是外祖父亲自调教的。外祖父当年随肃武亲王豪格讨伐四川，击斩张献忠；任宣威大将军时，规讨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任定远平寇大将军时，屡克吴三桂。哪件大功不是马背上立下的？祖父是以男儿的标准要求姐姐的，他调教的人岂能弱？那是千军万马中的骑射，若姐姐是男儿身，定能在沙场扬名！"我叹服道："你如此一说，我当然信的。"

她骄傲得意之色忽逝，沮丧地道："可那有什么用？女人还是要秀气好看的

好！男人根本不在乎这个！”我道：“我姐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她从未刻意讨好过贝勒爷，也从未想过要与你姐姐一争高低。”

她重重叹口气说：“这才是让姐姐最恨的地方。姐姐自小跟在外祖父身边，极得舅舅们的疼爱，当年有意娶姐姐的王孙公子有多少呀？”她往我身边凑了凑低声说：“我阿玛本不愿让她跟八爷的，他虽是阿哥，可咱们满人历来”子以母贵”，他出身已经落了其他阿哥一步！”我了然地点点头，满人的确如此，先子以母贵，儿子建功立业后，才有可能母以子贵。

她低声说：“阿玛对姐姐寄予厚望，以我们的家世，姐姐的聪慧容貌，只有做……”她忽然惊觉收了声，我微微一笑道：“我明白。”她点头道：“才不至于委屈了姐姐。可相较其他阿哥的出身，八爷实在……”

她摇摇头说：“自小我们兄弟姐妹，就姐姐一人敢和阿玛对着干，而且还偏偏每次阿玛最后总是顺了她的意。阿玛虽不愿意，可姐姐中意八爷。”

她默了会，唇边荡起几分笑意，“以前我不明白，可如今才知道，女人都是最傻的，即使明知道前面是火，也会不管不顾地扑上去，只为了可能的温暖。姐姐就是那只傻蛾子。姐姐和八爷从未真正说过话，只见过几面。可就那么几面就让姐姐定心要嫁给他。”

明玉侧头看着我缓缓道：“姐姐出嫁前和我讲，她第一次注意到八爷是一个春天，姐姐正要出宫，经过汉白玉石桥时，八爷正斜倚着桥栏赏景，远远看去，洁白拱桥翠绿垂柳中的八阿哥竟象谪仙人一样，不沾半点凡尘，让人不敢惊扰。姐姐在远处静立了很久，才不得不从桥上过，当姐姐给八爷请安时，八爷点头微微一笑，转身而去。却不知道，拱桥上的姐姐一直目送他背影消失后很久仍旧呆立，他回头时眼中迅速掩去的几丝伤悲让姐姐从不知道愁的心竟也无故落寞起来。”

“从那后，但凡八爷的点点滴滴姐姐都上了心，八爷平日功课如何，八爷骑射如何，凡事都细细打听。八爷骑射得了皇阿玛赏赐时，姐姐比八爷还显得高兴；八爷字写得不好受皇阿玛责罚时，姐姐在家苦练不休，如今姐姐的一手好字就是如此来的；因为八爷聪敏好学，很得皇阿玛眷宠，十五岁时皇阿玛就命他掌正蓝旗大营随驾亲征大漠，后来又因为八爷胆识过人、谋略出众，皇阿玛特地题诗夸赞八爷，”戎行亲莅制机宜，沐浴风霜总不辞。随侍晨昏依帐殿，焦劳情事尔应知。”消息从大漠传回紫禁城，姐姐把诗誊抄了不下千遍，一吟再吟，好象自个在沙场建了功勋；八爷十七岁就被封了贝勒，是众位阿哥中年纪最小的，一向不喝酒的姐姐喜得竟然在家大醉一场。从小到大，八爷从不知道他的一喜一怒，一哀一痛都有姐姐相陪。”

我听得半晌回不过神来，这些事情都是我到这里之前发生的，八阿哥居然也亲自上过战场？还被康熙赞誉“戎行亲莅制机宜”。十福晋推了我一把，“你在想什么？”“我”啊了一声，回过神来，“我想象不出来八爷在沙场上的样子。”十福晋点头笑说：“是呀！他那样的容貌气韵感觉好似只应煮酒论诗，拥炉赏雪才不褻瀆。不过姐姐说，八爷上了战场绝对不逊于”兰陵王”。”我喃喃道：“才武而面美，貌柔而心壮。因音容兼美，恐不足威赫，常著假面以对敌。击周师金墉城下，以五百骑士克周军重重包围，勇冠三军，齐人壮之，特为舞《兰陵王入阵曲》，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

十福晋笑道：“难怪爷和十四弟老说你冰雪聪明，我读书不多，听着你好似和姐姐当年说的话一摸一样。”我微摇了下头道：“我只是拾取了你姐姐的牙慧，真正懂的人不是我。”

她垂目静默了半晌，轻叹道：“从舅舅到哥哥，姐姐为八爷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连我嫁给十阿哥，都有一半原因为他，可八爷呢？他的心根本不在姐姐身上。你姐姐做过什么？就连笑都是若有若无的，可八爷面上虽冷淡，暗中却一直维护。当日大哥送姐姐一个琉璃屏风，上头的画比较别致，非一般山水花鸟，而是草原景致。你姐姐看到时，多瞅了几眼，结果没多久，一个绘制着西北戈壁风光的琉璃屏风就送到了你姐姐屋中。恼得姐姐立即就把大哥送的屏风砸了。”

我长叹口气，无话可说。两人静默了半晌，我道：“我能理解八福晋的心情，可她不能因此迁怒于我姐姐。”她冷哼道：“迁怒？你真是没见过什么是迁怒。以姐姐的计谋手段，我们的家世，她若成心对付你姐姐，她还能在佛堂里念经？不过是”打鼠忌着玉瓶儿”，不能下手罢了！”

我又恼又气，道：“我姐姐是老鼠，那八爷也是老鼠，你姐姐也跑不了！”她瞪着我，我回视着她，两人对视了一会，都”噗哧”一笑。她扭头道：“就是个泥人也有三分气，何况姐姐那么心高气傲的人？姐姐已经够克制了！”

我轻叹道：“你说的我都明白，只是那是我姐姐，看到她受委屈，不管大小，我总是难受的。”

她道：“我明白，不过说开了，我们将来应该不会再为这个吵了吧？你不用一见我就躲，他也不必为难。”我好笑地看着她问：“他？他是谁？”她笑瞋了我一眼，道：“冰糖葫芦，你装得哪门子傻？”“我”呵呵”笑起来。世事多变，谁能想到我们两个也有相对而笑的一天？

在两人的笑声中，闻得鸟儿飞落于树上，唧唧啾啾地与我们笑声相和。两人笑了一会，她站直身子，向外行去，我紧跟她而出。她回头，一面向树而行，一面向我笑说：“其实，我真没想到你会……”话音未落，一个孩子的声音传来：“

在那里！"我正要抬头随声望去，眼前一花，一道黑影直扑眼前，腰身一紧，已被快速揽到一边，脑子还在发木，就听到十福晋的惊叫声。忙定了定神，才发觉自己被四阿哥紧紧搂在怀里，两人脸脸相对。

我怔怔看着他，他也是一脸怔愣。彼此凝视了一会，又都蓦然反应过来，我急急地从他怀里挣脱，他也猛地地放开我。

还是精神恍惚，无意识地打量四周。树干上钉着一只白羽箭，箭尾仍在颤颤而动。十福晋被十阿哥侧搂着趴倒在地上，十阿哥脸带惊恐扶福晋站起。远处站着弘时，手握弓箭，面色惶恐，呆呆立着。

十福晋起身后，一面拍着衣服，一面怒声问："怎么回事？"十阿哥三分惊三分怕，带着怨气瞪着弘时，强忍着怒道："如果不是我恰巧寻人而来，你要闯多大的祸？"

随侍的太监跪行着上前，回道："奴才万死！主子射鸟追到此处，奴才本该多几分谨慎小心，却没留意到树背后有人，又不曾想福晋恰好转了出来，没来得及提醒主子，惊下了福晋。奴才该死！"说着频频磕头。

四阿哥看着弘时冷声斥道："还要呆站多久？"弘时一个激灵，忙上前跪倒在十福晋身前，磕头告罪。四阿哥看着跪在地上的弘时，肃声道："做事前从不肯看清楚，只知道一味贪功求先。"

十福晋向四阿哥请安后说："他又不是故意的，也没有伤着人，孩子贪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四阿哥道："福晋虽不计较，可该受的罚却不能少。"顿了顿，喝道："还不磕头谢恩！"弘时忙向十福晋磕了个头，站起来一溜烟地跑了。

四阿哥又对地上跪着的太监道："回去找管家领罚。"太监忙磕了头，站起躬身倒退着缓步离开。

我静立于一旁，看着眼前的一幕，心思却全在别处。忽看到眼前一只手在晃，才回过神来。十阿哥担忧地问："吓着了吗？"我忙一笑道："没什么事情，只是心有点慌而已。"十福晋笑说："怎么每次和你在一起，总会闹点事情？还以为这次会不同呢！"

十阿哥诧异地看向十福晋，十福晋瞪了他一眼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就不能和若曦说笑了？"十阿哥脸色讪讪，又带着几分喜悦，傻傻看着十福晋。十福晋被他盯得不好意思起来，撇开了脸。我"噗哧"一声笑出来，十阿哥回过神来，脸色越发讪讪，挠了挠头道："我走了！"说完向一旁的四阿哥匆匆行了个礼，快步而去。我向十福晋躬身行礼笑道："福晋还不快去追？肯定在前面等着呢！"十福晋瞋了我一眼，向四阿哥行礼告退，慢步而去，可越走步子却越快，渐渐

消失在视线中。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0』第十三章（上）

四阿哥提步而去，我叫道："我有话问你。"他停了脚步，人却未转身，我绕到他身前，看着他问："为什么？"他静默了好半晌，苦笑一下道："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待我清醒，我已经这么做了。"

我凝视着树干上的白羽箭，心里酸酸楚楚、又喜又伤，觉得原来我还是幸福的。在那一刹那，他选择了身子挡在我身前。一刹那，已经足够！

他冷冷道："你不必多想，若给我点时间考虑，我肯定不会冒险这么做的。"我收回目光，笑笑地说："我只知道你做了！"他目光沉沉地看了我一会，从我身边快步走开。

我转身笑看着他的背影，待他身影消失不见后。我走到树边，轻轻抚过箭上的白羽，谢谢你！让我终于看明白和相信了一些东西。

试着拔箭，却因入木很深，纹丝不动。有心去找柄小凿子，可又怕万一走开后被别人拔走。只得一面拔箭，一面四处张望。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太监从远处经过，忙高声叫了他过来，他帮着拔了一会，发现也拔不出来，只得匆匆去找了凿子。两人折腾半晌，终于把箭取了出来。

我喜悦地道："真是多谢你。"有心谢他些银子，却身无分文，只得问道："你在哪里当值？"他忙笑回清楚，我记下后，又说了遍："谢谢！"握着箭转身而去。

十一月二十日，良妃娘娘的忌辰，二十一日我方敢去祭奠，剪了两枝翠竹搁在她宫门前。事过境迁，冷静地想，忽觉得她的早走，不失为一件好事。她走时，康熙虽对八阿哥有忌惮之心，但表面上一切还好。若让她亲眼目睹着八阿哥逐日被康熙所厌，只怕才是痛苦。

正在胡思乱想，忽闻得人语声，忙快速闪到侧墙后躲起。不大会功夫，听到脚步声停在了宫门前。十四阿哥的声音，"这地上的翠竹不象是人随手丢弃的，

是特意摆在这里的。"半晌没有声音，八阿哥淡淡说："竹叶上露珠还在，看来她刚去不久。"十四道："哪个私下受过娘娘恩惠的人放的也未可知，她如今不见得有那个心。"

十四为何如此说？不过这样也好。寂静无声中又过了半晌，闻得十四说："八哥，昨日刚在娘娘墓前久跪，今日又悲痛难抑，娘娘地下有知，定不愿你如此以至伤了身子。"静静过了会，八阿哥长叹口气，道："回吧！"

两人脚步声渐去渐远，寂静中，我又站了一会，转到门口，默立半晌，慢行而回。

梅花开时，康熙五十三年姗姗而至。

我正吩咐两个手拿斧头和砍刀的太监，十四阿哥远远而来，我们向他请安。他笑问："你这是做什么呢？这么大的架式？"我回道："折梅花。"他嘲笑道："我还以为你打算把整株梅树都剁下来！"

我吩咐完两个太监放梯子去，侧头道："这就是你见识浅薄了，平日供梅不过置于几案，瓶子大小有限。我如今的瓶子可大着呢，不如此，怎能相配？"他道："瓶子大了未免蠢笨，不见得配的上梅花。"我笑问："去年年末琉球进贡的那对瓶子如何？"

十四微一思索笑道："配得起。虽大但形态古雅，色泽晶莹圆润，连皇阿玛都很喜爱，自进贡来后，就一直置于房中，日日赏玩。皇阿玛这个主意真是新鲜别致。"

我笑说："不是皇上的意思，是我自个的主意。"说完，双手卡了个方框，从框里看向梅花，比划半晌，才决定，两个太监会依言砍下。

又去寻另外一株合适的梅树，我一面查看，一面问一直跟随而行的十四："你不去忙正事吗？"他道："没什么正事，来给皇阿玛请安，反正顺路，待会和你一块过去。不过暖阁就那么大，一株足以，两株反倒不美了。"

我道："一株打算奉给皇太后的。皇上早几日就念道过"该拿一个瓶子到宁寿宫"，现在带着梅花一块送过去岂不更美？"我指着一株梅树问："这株可好？"他细看道："后面那株更好。"我侧着脑袋看了一会道："前面的小枝分歧，更秀雅；后面的孤削如笔，更硬朗。"沉吟了下道："就后面那株吧！"

我笑说："这株，我一时倒不知该如何选取，烦请十四爷帮着挑了。"他一笑未语，静静看了会，吩咐太监如何砍取。

两个太监一人扛了一树尾随而行，行至乾清宫前，让他两人在外候着。我随在十四阿哥身后进了暖阁。

两人请安后，我俯身向康熙道："奴婢砍了两株红梅，打算供在这两个瓶中，皇上批阅奏折累时，赏瓶时还可以赏梅，瓶梅相得益彰。"

康熙看了眼瓶子道："去吧！"我行礼后，忙吩咐太监注水、插梅。

康熙起身踱步看了一会，笑指着左边一瓶道："两株都挑的不错，朕更喜欢这株。"十四阿哥笑看了我一眼，我笑回："奴婢不敢居功，这株是十四阿哥挑的。"康熙瞥了眼十四阿哥道："只是这样两株梅花插在屋中，略显拥挤，反倒有损梅的清旷高逸。"

十四阿哥道："皇祖母也喜欢梅花，不如拿一瓶过去。"康熙叹道："朕一时竟忘了！有道理！"一旁李德全听闻忙叫人准备架子。

李德全躬身问："万岁爷，送哪一瓶？"康熙笑指了下我挑的那株。李德全忙命人抬出去。

康熙从桌上拿了份折子递给李德全，对十四道："你看看。"十四忙接过，过了一会，递回给李德全，康熙问："是否该禁？"十四道："依儿臣看，户部请禁小钱，实属不必。事若利于民，民必效之；若不利于民，即使依法强行，也不能长久。"康熙颌首道："凡事必期便民，若不利于民，而惟言行法，虽厉禁何益？"边说边在奏折上一挥而就。

我静立一旁，现在康熙应该很喜欢十四阿哥。父子脾气相投，政见也往往相合。想到此处，心中忽觉不安，玉檀端茶而来，我忙按下心思，上前接过，换掉了康熙桌上微凉的茶。

送梅花的太监已经返来，进来回道："皇太后见了花和瓶子，喜欢得不得了，忙打发人去请各位娘娘来同赏。还重赏了奴才们，让带话说"多谢皇上一番孝心！"康熙笑点点头，挥手示意他退下。

春去夏来，时间流逝中，朝堂上局势的变化渐趋明朗。除了一直受康熙信赖的三阿哥仍旧参予定夺朝事，十四阿哥越来越受康熙器重，朝臣们也从开始的观望态度，慢慢开始附和十四阿哥。八阿哥依旧态度亲和，风度翩然，十四阿哥也凡事以八阿哥为先，可八阿哥面对康熙迥然不同的态度，心里究竟怎么想，我却猜不透，也不愿猜。四阿哥仿若一切与己无关，什么都不知道，每日来给康熙请安，所谈很少涉及国事，清心寡欲莫过于他。

八月秋风起时，康熙出塞行围，留十四阿哥在京城协理朝事，三、四、八、

十五、十六、十七阿哥伴驾。十五、十六、十七阿哥对角逐皇位并无兴趣，也无这个能力。四阿哥一副跳脱红尘之外的居士形象。三阿哥虽对皇位有心，可一直存观望态度。八阿哥处于康熙的强力压制下，行事谨慎低调很多。四阿哥和八阿哥对彼此一如待其他兄弟，无半丝异样，清淡如水的依旧清淡如水，和暖如春风的依旧和暖如春风。一时看去，竟然是和乐融融，全无纷争。

佐鹰和敏敏今年未来，玉檀临走前忽感风寒，只得留她在京中。诺大的营地我竟然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躺在草地上，望着满天星斗，思绪纷杂。四阿哥对我是从外至内的冷淡疏离，八阿哥面上虽温和，可内里也是冷意彻骨，两人其实殊途同归。心中涩涩，苦笑起来。

身旁的马一声长嘶，我一惊，猛地坐起，张望四处。不远处一人应声回头，恰好看到从地上坐起的我，两人视线一碰，他转身就走。

我霎时觉得无限委屈，一冲动，跳起就追了过去，拦着四阿哥问："我是洪水猛兽吗？你为何……"说着，心中酸痛，忽又觉得自己这是做什么？没有结果，何必纠缠？摇摇头，不再看他一眼，从他身边快步走开，走到马旁，马儿朝我打了个响鼻，用头来蹭我，我伸手抱住马脖子，头贴在它鬃毛上，眼泪无声而落。

一人一马相拥良久，马儿不耐烦起来，试图挣脱我，我放开它，喃喃道："连你也嫌弃我！"身后一声低低的轻叹，我刹那全身僵如石柱，心中涌起丝丝喜悦，可又是丝丝凄苦。

缓缓转身看着他，四阿哥凝视着我，伸手替我把脸上未干的泪珠抹去，我一时再也忍不住，扑到他怀里哭起来。他身子僵直，双臂紧抱着我。

心中委屈凄苦渐散，理智慢慢回来，知道自己不该如此，可一时又如此贪恋他的拥抱，心中几经挣扎，忽觉得事情已经坏到不能再坏，我如今什么都没有，我还衡量来衡量去的做什么？垫脚亲了下他脸颊，他身子一硬，我附在他耳旁软声道："我如今还未忘掉你！你也不许忘掉我！"

说完，竟然心情大好，原来这才是我心底深处真正的想法。即使你不能娶我，也不许你忘掉我！至少不许在我忘掉你前忘掉我！我知道自己自私任性，可我们只有这内心深处对彼此的一些惦记了。

他凝视了我一会，淡淡道："晚上露重，你腿不能着凉，赶紧回去吧！"说完转身快步离去。我腿不能着凉？你如何知道的？看着他背影，心里透出一丝甜。

捡起地上的披风，牵着马，远远随在他身后，他一直未曾回头，可脚步却缓

了下来，配合着我的步速，让我不至于落得太远。隔着一定距离，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回了营地。

良妃去世两周年忌辰快至，八阿哥向康熙请旨告退，说想去祭奠亡母。康熙准他所请，八阿哥带人自行离开。

他走后不久，康熙就吩咐拔营回京。此次行围康熙所获颇丰，众位阿哥和大臣都盛赞："皇上雄姿不减当年，非我等可比！"，老年人总是喜欢别人夸赞自己年富力强，康熙也不例外。闻之龙心大悦，因此十一月二十六日，行至行宫休整时，特举行宴会，君臣同乐。

众人正谈笑不断，王喜进来奏道："八贝勒爷派人来给皇上请安！"康熙笑喧他们进来。

一个老太监和一个年轻随从一人提着一个黑布笼罩的大鸟笼进来。跪下向康熙回道："贝勒爷向皇上躬请圣安！因来不及赶来，贝勒爷说"在汤泉处恭候皇上一同回京"，特命奴才们带来两只海东青，进献给皇上。"

康熙听了笑说："难得他一番孝心，掀开来瞧瞧。"两人磕头，解绳结，准备掀帘。

三阿哥笑符和道："八弟这礼送得极为有心，皇阿玛不久前刚写了《海东青》诗，赞道"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性秉金灵含火德，异材上映瑶光星……"三阿哥朗朗诵诗之声忽地冻住。

满堂刹那间如死一般寂静，人人脸色煞白。我瞪着趴躺在笼中，奄奄殆毙的鹰，脑中一片空白，心好象停止了跳动。瞬而后，心突突狂跳，仿似要蹦出胸口，太过震惊恐惧，竟完全不敢去看康熙的脸色。

惊恐中，时间过得份外慢，实则也许只是一会，可仿佛却过了很久，久得我觉得自己已经盯着两只海东青有一世纪之久。一声巨响，康熙身前的几案掀翻在地，随着乒乒乓乓杯盘落地的声音，呼拉拉满屋的人全都跪倒。往常康熙也会有发怒之时，可从未如此气急败坏，一般都会有阿哥或大臣奏劝"皇上息怒"，宽解康熙。如今满地所跪之人竟无一人敢出声相劝。

康熙虽然豁达，可将死之鹰的背后寓意让胆子再大，再巧舌如簧的大臣都不敢说话。

我跪在地上，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八阿哥绝对不会如此做！绝对不会！虽然康熙对他不喜，但他绝不会咒康熙死。最重要的是他绝对不会这么蠢。

康熙一字字地对跪于地上簌簌发抖地八阿哥随从道："回去告诉他"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两人身子直抖，没有反应，康熙怒喝："滚！"两人惊恐万分，磕头后，跌跌撞撞地跑出。

我全身力量被康熙的话彻底抽干，软软地跪趴在地上，他的帝王梦就此断了！彻底断了……以父子反目终结。

康熙扫了一圈跪于地上的阿哥大臣，吩咐李德全备笔墨传旨，三阿哥代拟，康熙缓缓道："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禩放出，数载之内，极其郁闷。胤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

金口玉言，白纸黑字，连基本的查询也无，康熙竟然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八阿哥！一道圣旨，封死了八阿哥的一切退路。我扫了一遍头贴地而跪的大臣，你们，你们满口赞誉着"八贤王"，把他推到浪峰上，如今却无人说话。

"……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歿已耳。朕深为愤怒，特论理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

一咬牙，心一横，欲站起向前，侧旁王喜立即握住我胳膊，低声道："你还有阿玛和兄弟姐妹。他们可不是皇子皇孙！"我一下顿住，盯着康熙背影，脑内思绪杂乱，身子直打寒颤，他低低道："你上前，只会让皇上更恨八爷，甚至怀疑你就是他放在皇上身旁日夜监视皇上的棋子！那也是重罪！"心彻底冰透，低头紧闭双眼，眼泪颗颗垂落。

康熙心情突变，塞上行围时的欢快愉悦荡然无存，气氛极为冷肃。五阿哥、十四阿哥前来接驾，两人都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

五阿哥慎重地回报道："八弟病倒在汤泉，派人去探望，都回绝了。其他侍从被遣散，只留了几个日常服侍的。如今正在回京路上。"康熙问十四："你派人去看过吗？"十四回道："儿臣也派人去探望，八哥避而不见。"

康熙冷声道："心怀不坦荡之人，行踪也鬼鬼祟祟。朕不放心他，胤禩，你亲自去带他回来！"十四阿哥躬身应是。康熙吩咐起驾回宫。一说完侍卫环绕着立即离去，我狠狠盯了俯身恭送康熙的十四几眼，上车而去。

八阿哥随十四阿哥返回后，卧病在家。往常皇子病时，康熙定常慰问，吩咐太医时时上奏折呈报病情，如今对八阿哥却不闻不问。

—————

我愁肠百结，却只能无可奈何看着一切。私下里，常暗问，究竟是谁干的？思来想去，却无定论。

闻得敲门声，起身开门，十四阿哥立在院门外，我忙要关门，他胳膊挡着门，一脚踏入道："你让我进来，有什么怨气我们当面说清楚！"两人都固执地看着对方。如此僵持，不是办法，我走开，他进来反手关上院门。

进屋后，他推开窗户道："你是恨我没有替八哥辩解吗？"我自己都未做到的事情，又怎么会怪你？想了想，放缓脸色，试探地问："当年一废太子时，你为了替八爷求情，不惜以死相挟皇上，以至皇上拔刀要杀你。我不懂你这次为何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无。"

十四道："当年我那样做，结果救到八哥了吗？不但没有，反倒因为自己冲动，让皇阿玛忌惮八哥在我们兄弟几个中的影响力，不以父为尊，反从兄。圣旨中还斥骂道“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这样的罪名八哥现在怎么再承受得起？六年过去了，难道我还是那个冲动的，把事情越弄越糟的胤禔吗？再说，这次事情和上次根本不一样，上次皇阿玛责罚八哥，只因为百官的保荐激怒了皇阿玛，八哥并没有做错事情。可这次却是忤逆不孝，诅咒皇阿玛的大罪。"

他默了会，低头道："送鹰的太监和侍卫已经自尽，以皇阿玛的睿智，难道真就看不出此事有疑吗？给太子定罪，整整查了半年，皇阿玛却为何连查都不查就给八哥定罪呢？而且颁布圣旨，通告满朝文武？"我皱眉摇摇头。

十四没有看我，垂目凝视着地面低声道："二废时给太子定罪的两大罪状都是八福晋的娘舅镇国公景熙告发的。当时我们以为是我们布局得力，让皇阿玛废了二哥。可现在我才明白，其实皇阿玛心中早就酝酿着废太子了，我们煞废苦心搜集证据告发太子只是顺了皇阿玛的意，皇阿玛正好借我们之力，理由充足地开始调查太子。皇阿玛年龄渐大，经过太子的事情，对朝臣结党已经憎恨到极至。一直都以仁君行事的皇阿玛却对太子党的人一点未留情，齐世武是被铁钉活活钉死的，托合齐被锉尸扬灰，不许收葬。其他众人更是砍头的砍头，流放的流放。"

"皇阿玛从一废太子后就时刻提防着八哥，太子已去，在二废中八哥又占尽上风，朝中众臣仍旧希望皇阿玛能立八哥为太子，如今皇阿玛唯一忌惮的人就是

八哥。皇阿玛一直以来都在试图削弱八哥在朝中的影响，甚至为此下旨严禁众臣帮助阿哥谋求太子之位，可八哥在朝中的势力却依旧不容小觑；因为礼贤下士，仁孝为怀，在江南读书人中呼声也最高，可以说这些都直接威胁到皇阿玛的皇权。八哥平日行事从无大的错处，此次毙鹰事件，不失为打击八哥的最好机会。”

十四苦笑几声问我：“”百善孝为先”，如果八哥连人性之本，”孝”都未做到，他怎么担的起”八贤王”的赞誉？百官怎么能保举一个诅咒自己阿玛的人？读书之人又怎么会信服他？”十四沉痛地道：“就连八哥因母去世，悲伤成疾都成了天大的笑话和十足的虚伪。从此后不管八哥做什么都先披上了”伪”字。”伪君子”比”真小人”更遭人唾弃。只怕弄鬼的人自个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皇阿玛竟然因势利导，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八哥多年苦心经营的声望。”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1』第十三章（下）

我瘫软于椅上，天家无情！难怪自始至终，八阿哥未曾做任何辩驳，当年为了百官保荐的事情还特地向康熙表白心迹，可此次这么大的罪名却只是悄无声息地病倒了。因为究竟是不是他做的在康熙眼里根本不重要，康熙认定是他做的，那就是他做的。康熙居然如此对自己的儿子，他为了仁君的名誉，行事每每瞻前顾后，对贪官一再手软。可却不惜毁了儿子的身前生后名，千载而下，八阿哥骂名已成。做的好的可以说其虚伪，为了博取虚名惺惺作态，稍有差池的，那是阴险本性的流露。十四能想到，八阿哥也肯定能想到这些，八阿哥的病不仅仅是被人陷害的愤怒，更是对康熙的心寒，对自己一生辛苦尽付流水的悲痛，对百年后人世骂名的无奈绝望。

半晌后，十四道：“皇阿玛是铁了心会在此事上再做文章，务必要八哥再无问鼎皇位之力。现在的情况，只有保住自己，才谈得上维护八哥，否则大家同时垮了，只能是拴在一块完蛋！”

我静思了会，盯着十四道：“八爷送的鹰怎么会奄奄一息呢？送出时肯定还是好的，那只能是路上动的手脚。可派的人都是跟在爷身边多年，得爷信赖的人，究竟什么人才能安排了这样的人在爷身边，让这些狼心狗肺的奴才私下动这么大的手脚？又究竟什么人能从此事获益？”

十四闻言，脸色铁青，不敢相信地盯了我半晌，他气指着我，手轻颤，半晌后吼道："我看错了你！"说完，摔门而去。

我心哀恸万分，究竟是不是他做的？他如此举动是做戏掩饰，还是真的失望生气？如今的十四爷是康熙跟前的红人，早非当年追到草原上的十四阿哥。八阿哥彻底垮掉对他极其有利，原来的利益集团必定会再推一人出来，考虑到现在康熙对他的喜爱，肯定非他莫属。这样原本八阿哥的势力都可以收为己用。面对皇位的巨大诱惑，他割舍兄弟之情也不是不可能。

其实事已至此，我再追究还有何意？相关的人都已自尽，我不可能有人证物证。可是我不甘心，我想弄明白，想看看这个宫廷究竟能残忍到何等地步？

甚至我宁可这件事情是四阿哥做的，自从十三阿哥圈禁后，四阿哥和八阿哥已经不仅仅是皇位之争的对立，他们还有恨有仇，他们是敌人，四阿哥如此做，只能说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可不管从下手机会，还是最后获利，都是十四阿哥更有嫌疑。十四阿哥，你可是八阿哥从小亲密的兄弟呀！你怎么能残忍至此？

—————

康熙五十四年的新春在我满腹愁思彷徨中渡过，除夕晚宴八阿哥和姐姐都未来，只有八福晋盛装出现，替养病在家的八阿哥向康熙和众位娘娘请安。她举止得体，笑容自然，化解了不少尴尬，康熙对她也还和蔼；她冷如刀锋的眼神，又让幸灾乐祸、悲悯同情的各色目光全部收敛；看到她，没有人敢轻易滋生无谓的怜悯，她用从小严格培养的高贵雍容，依旧高高在上的俯视着众人。

我眼睛潮湿，满心感佩地看着这个独自为八阿哥而战的女子。她是瘦弱的，面色苍白，厚重的胭脂根本无法遮掩，身材消瘦，往日合身的宫服变得肥大；可她又是极度坚强的，她原本可以选择留在府中，躲开这一切，任凭他人在背后中伤非议，可她带着笑容而来，替八阿哥请安问好，礼数周全，任人无可挑剔。她让一切嘲笑都变成笑话。

正月二十九日，康熙再次宣诏，停止八阿哥的俸银、俸米。事情本身倒没什么，八阿哥受封贝勒极早，平日薪俸很高，再加上受宠于康熙时赏赐的佐领进项等，钱银颇为宽裕，日常开支绝不会有问题。可关键是此事向朝廷众臣传达的信息，事情过去两月有余，康熙在完全冷静的情况下宣诏，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他绝不会宽恕八阿哥，无异是给心存观望和追随八阿哥的朝臣们一个明确警告。

—————

我在梅树下默立良久，想着康熙的圣旨，愁苦满怀，折下一枝梅花。希望它能让黑沉沉的日子着几点亮色。

手持梅花，刚推开院门，王喜就急急冲过来道："急死我了，万岁爷要见你，赶紧走！"说着就往前冲。我笑道："你好歹也等我把手中的梅花插好呀！"他跺脚道："我等了大半晌了，赶紧扔掉！"

我一笑未加理会，手脚麻利的把梅花插好，才随他而行，"什么事情？"王喜道："不知道，师傅吩咐我来叫人，我就来了，过会子师傅要骂我，你可得帮我说话。"我笑道："知道，都是我的错，不该去摘梅花。"

进暖阁向康熙请安，康熙心情好似极好，笑咪咪地让我起来。李德全也是看着我微微而笑。

康熙问："若曦，你伺候朕几年了？"我心中一紧，强稳着声音道："奴婢四十四年进宫，算来已快十年。"康熙叹道："弹指间就是十年。初进宫时，身量都未长足，朕眼看着你一天天出落的婷婷玉立。朕的女儿都不如你伴朕的时间多。"我僵硬地笑笑未答话。

康熙道："朕对你的婚事左思又想，原本是为你好，反倒有些耽搁你了。"我忙跪下磕头哀求道："皇上，奴婢情愿服侍皇上一辈子。"康熙笑斥道："说什么傻话？哪有不嫁人的道理的？朕再舍不得也要舍。十四阿哥胤禛与你年龄相当，你们素来要好，他绝不会委屈你的。"

康熙的话一字字都如针锥，扎得我心剧痛。十四阿哥？其实这也许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毕竟我们从小相识，对彼此的脾气也算了解，两人虽常有争吵，但他对我一直很照顾；如果历史不变，他结局不坏；又能如我愿逃离紫禁城，躲到小院子中从此不问世事；即使八阿哥之事真是他使的坏，可为了皇位这些阿哥们又有哪一个是干净的呢？我不应该恨他。脑中一遍遍对自己说着嫁给十四阿哥的种种好处。

李德全带笑斥道："若曦，怎么半天都不回话？"我手簌簌直抖，身子发颤，拼尽全身力气磕头道："谢皇上圣恩，奴……奴婢……愿……愿……"一个意字卡在喉咙里，半晌都说不出。

李德全带笑斥道："若曦，怎么半天都不回话？"我手簌簌直抖，身子发颤，拼尽全身力气磕头道："谢皇上圣恩，奴……奴婢……愿……愿……"四阿哥、八阿哥的面容交错在脑里闪过，"意"字卡在喉咙里，无论如何也说不出。

康熙叫道："若曦！"声音压迫，我心中恐慌，脱口而出道："奴婢不愿意！"话一出口，忽地全身放松下来，手不抖了，身子也不颤了。原来我千般理智，万

般道理，事到临头，还是遵从了自己的本心。

我深吸口气，向康熙磕了个头，坦然道："奴婢不愿意！"原来不过如此！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惊惧害怕，我淡然地等着任何可能的命运。

康熙默默瞅着我，半晌未做声，李德全躬身低头站立。康熙淡淡道："你这是抗旨。"我磕头道："奴婢辜负了皇上一片苦心，甘愿受罚！"

康熙道："你就不怕朕处罚你全家吗？"我磕头朗声道："自古明君赏罚分明，我阿玛在西北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无差错，若为了一个轻如草芥的女子，弃良臣于不用，非智者圣君所为。皇上乃千古仁君，更不会如此。"

康熙冷冷吩咐李德全："女官马尔泰。若曦，恃宠生骄，言行恶劣，责打二十板，遣送浣衣局，专为宫中太监洗衣。"李德全低声道："喳！"

我向康熙磕了三个头，李德全领我出来，对王喜吩咐："准备刑凳。"王喜看李德全脸色难看，不敢多话，匆匆去备。

李德全叹道："若曦，你真是辜负了万岁爷的一片苦心！"我低头不语。不大功夫，刑凳备好，执杖人静立一旁，王喜看了圈四周，纳闷地问："打谁？"李德全淡淡吩咐："把若曦的嘴堵住，杖责二十。"

王喜大惊，半张嘴看向我，我微微一笑，自动到刑凳上趴下，闭上双眼。两旁侍立的人把我嘴塞住。

一声闷哼，好痛！起先还能默记板数，一板板打下，慢慢身子开始痉挛抽搐，痛得心中黑乱，任何声音都发不出。

"送她回屋。"王喜忙叫人抬春凳，送我回屋，一路上不停地说："姐姐，你忍着点。"

玉檀听到响动迎出来，呆立一瞬，捂嘴惊叫道："怎么全是血？"王喜急躁地斥道："还不快去备水、创伤药？"玉檀忙转身而去。

王喜指挥太监把我搁置好，挥手打发了他们，俯在榻边问："所为何事？我来叫姐姐时，师傅脸色甚好，应该不是坏事呀！"

我微喘着气道："别问了，多知无益。以后好好跟着李谕达，凡事多留心，少说话。你聪明有余，但话却有些多，没有你师傅的谨慎。"

玉檀端水拿药进来，王喜搬了屏风挡在榻旁，人回避到屏风外。玉檀用剪刀一点点把衣服剪掉，"姐姐忍着点，衣服被血糊在伤口上，取时会有些疼。"我点点头，咬住枕头，玉檀快速地揭下衣布。我牙关紧咬，一会子功夫，已是一头冷

汗。

玉檀一面上药，一面问："姐姐，发生什么事了？"我未吭声，玉檀又问王喜："王公公，究竟怎么了？"王喜跺脚道："我也正问姐姐呢！当时暖阁内只有我师傅和姐姐在内伺候，我如今也是满心糊涂。"我道："王喜，回去吧！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王喜在屋内打了几个转转，无奈地道："那我先回去，玉檀，你好生照顾，缺什么就来找我。"玉檀忙应是。

玉檀替我拢好被褥，蹲下问："究竟发生何事？"我道："其中原由，万岁爷只怕不愿让人知道。只能说，万岁爷对我已经很是宽容，若真说破了，我所犯的罪，就是赐死也不为过。你知道了反倒对你不好。"她默默出神。

我说："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过你素来谨慎小心，我倒是很放心。"她惊异道："万岁爷准姐姐出宫了？"我微微笑道："万岁爷让我去浣衣局。"她猛地从地上跳起，叫道："为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姐姐出身娇贵，连针线都少碰，怎么吃得了那苦？就是那份腌臢也受不了！"

我叹道："我都不怕，你怕什么？"玉檀凝视着我，缓缓蹲下，头靠在我枕旁，两人脸脸相对，我朝她嫣然一笑，她却眼泪潸然而落。

我行动不便，想着只能请玉檀不当值时，帮我整理东西。玉檀推门而进，手中拿着一大株杏花，屋中立即平添了几分春色和喜气，她一面取瓶插花，一面随口问："四王爷来过？"

我心中抽痛，面上却笑问："没有呀！怎么这么问？"玉檀侧头看我，吐了吐舌头，笑着说："我回来时远远看到四王爷好似站在院外，等拐了个弯走近时人却已经不见了，我还以为来看过姐姐。"

我头缓缓躺回枕上，你刚才就在院外吗？凝视着墙壁，心内酸楚，这不厚的墙壁却就是天涯海角的距离，不过走十几步就能相触，但却是难如登天的险途。

玉檀插好花，人立在花旁问："好看吗？"我看着她黑如点漆的双眼，色若春花的容颜，笑说："好看，真正是人比花娇。"玉檀努嘴道："人家让姐姐赏花，姐姐倒来打趣我。"

我笑看了会杏花道："你若有空，帮我收拾一下东西吧！"她刚听我说完，立即扭过身子，不言不动。我叹道："如今是李谙达好心，压而未发，容我在这里暂时养伤，可这根本是迟早的事情，万一哪天来人请我搬走，再整理岂不狼狈？"

"

她默立一会，开始忙活，从衣服理起，衣料较好的我都命她检出先搁在一旁，半新不旧的原放回箱中。待她完全理完，我指了指道："这些衣服都没怎么穿过，给人也好，自个留着也好，随你处置。"玉檀道："我不要。"我道："我去的地方用不着这些，反倒糟蹋。最紧要的是那里的人都穿得一般，我穿这些，岂不是生生招人厌烦？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明白？"她含泪看着我，一扭身打开了别的箱子。

平日的玩物，茶具，书籍。我笑说："茶具就都留给你了。其它的你看着喜欢都拣去好了，别的，别的……"我一时也想不出如何处理。

"别的我帮你带出宫，送到你姐姐处。"玉檀忙向立在门口的十四阿哥请安，然后退了出去。

我看到他，份外不自在，静默了半晌，才道："多谢！"他沉痛地问："你为八哥求情了吗？为什么不找我先商量一下？就是不相信我，还有十哥呀！"

我忽地松了口气，原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你莫要把我想得那么好。我……我确是恃宠生骄，言行不当惹皇上生气了。"他摇摇头道："若曦，我有时候真是恨不得把你脑袋破开，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

他问："究竟所谓何事，告诉我实话，我也好想办法帮你，看看在皇阿玛跟前有没有转圜的余地。"我道："皇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确实我言行冒犯天颜。"他盯着我半晌无语，神色几分寂寥夹杂着隐隐伤悲，"你还是不信我！不仅是你，只怕八哥、九哥心中都在怀疑我。只不过他们不会表露出来罢了！"

我道："让玉檀进来收拾东西吧！待会麻烦爷帮我带出去。"他没有说话，我扬声叫玉檀进来。

玉檀一件件拿起问我如何处置，一路问过去，我不禁笑起来，十四阿哥也是嘴边带着丝笑。玉檀纳闷地看着我们，又看看自己问："我做错什么了吗？"我笑说："不关你的事情！这些东西绝大部分不是十阿哥给的，就是十四阿哥给的，看到它们，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了。"十四阿哥轻叹口气，我含着丝淡笑，示意玉檀继续整理。

十四道："十哥听到你的事情，叫嚷着要去找皇阿玛说理。我劝他打听清楚再说，这次不同往常，竟然特地下了圣旨，罚得又如此重，不然弄巧成拙反倒害你，结果好话说尽，怎么劝都没用。"我微微一笑，没有言语，十四问："你就不担心？"我道："你没有劝下，自然有人能劝住。"十四道："后来十嫂出来一通臭骂，骂得十哥哑口无言，也不跳脚也不舞拳了，乖乖坐于椅上。真是一物降一物！"

"

俯身整理东西的玉檀转身问："这红绸里包的是什麼？细细长长的。"我忙道："拿过来！"玉檀递给我，我随手塞到枕头下，手在枕下轻轻摸过箭羽，心中百般滋味难辨，吩咐道："帮我把首饰匣子递过来，你再看看箱子里还有些什么？"

待所有物件整理好，我看着桌上的珠宝匣子，笑说："上次托你带走，你不愿意。不如你还是带给十三福晋吧！"十四阿哥道："你先顾好自己吧！如今境况凄惨的是你，别人都比你强！"

我默了会笑道："书籍就不管了，由玉檀去处理吧！银票和银子，我自己留着，首饰我也自个留着。那一匣子珠宝和这些零碎物件就麻烦十四爷帮忙带给我姐姐。"

十四问："你要给你姐姐写封信吗？我在八哥府中见到她时，她眼睛哭得红肿。"我闻言，眼泪立即涌出，"我不知道写什麼好，你就帮我转告说"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让她也照顾好自个。" "

十四点点头，拿出一盒药对玉檀道："用法都在里面清楚写着。"玉檀忙上前行礼接过。他默默凝视了我一会，叫太监进来搬东西离去。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十一月，康熙帝率领部分皇子出巡塞外，允祀因生母良妃卫氏去世两周年致祭，暂时未在随扈皇子之列。康熙帝一行离京后第六日，允祀派太监与亲随人员去给皇父请安，并称将于皇父出巡中途等候，扈从回京。令康熙帝怒不可遏的是，由太监带来的允祀所进呈的礼物，竟是两架奄奄殆毙之鹰。按，此处所言之鹰，是指被用来协捕猎物的海东青，为雕类中的一种。康熙帝曾写过一首名为《海东青》的诗，对这种猛禽大加赞赏："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性秉金灵含火德，异材上映瑶光星。……"当时，南苑一处地方名为晾鹰台，是康熙帝检阅八旗，比武较箭之地。鹰是满族人出猎时必备之物，允祀以此呈献皇父，是借以博取欢心，而绝不会故意送上殆毙之鹰，自招重罪。

殆毙之鹰很容易被理解为喻比康熙帝垂老多病，行将离世。为此，康熙帝恼怒到极点，以致"心悸几危"。他除去怒骂允祀，公开允祀于二废太子时所奏"妄言"并予痛斥外，还说出"朕与允祀父子之恩绝矣"这种绝情之语。

允祀 乃被复立为太子后，允祀为群臣所拥戴这一问题，仍使康熙帝备伤脑筋，"数载之间，极为郁闷"。二废太子中反太子派出力甚多，这更使他担心允祀将会进一步提高威信，成尾大不掉之势。

康熙帝对此亦不讳言。他在毙鹰事件发生后说："此人（指允祀）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

我个人对老八政治道路上的转折事件，"毙鹰事件"，坚持认为绝对不是老八所为，但究竟是何人所为，我有很多猜测，一，同争皇位的阿哥，（这里面又有多个可能性，三？四？十四？），二，曾经因为八阿哥，家破人亡的人。老八在朝内的仇家也不少。三，我甚至认为就是康熙自己所做。

毕竟"毙鹰事件"发生够蹊跷，而康熙的处理也可以说极为草率，结合康熙晚年奏折上频频出现的恐惧和无力感，我个人觉得即使不是他设计，也肯定是因势利导。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2』第十四章（上）

刚能下地行走，浣衣局就派人来命我收拾东西过去。玉檀忙找了两个太监帮我拿好东西，我让她留下，我自个过去就可以了。她一言不发，固执地跟在我身后。

浣衣局主事太监张千英见我和玉檀一前后进来，忙起身相迎，我向他请安行礼，他一面笑说："不敢当，不敢当。"一面坦然受了一礼。玉檀一时脸色颇为不快，向张千英草草行了个礼问："屋子可安排好了？"

张千英笑道："早就安置妥当。"说完叫了人进来，吩咐领我过去。

"什么东西？架子端得这么快？"玉檀低骂道。我道："以前他向我请安，如今我向他请安，都是宫规而已。你一向聪明伶俐反倒连这个理都不明白？你若连这都受不了，就赶紧回去吧！"玉檀满脸不喜地盯着前方，不再多言。

我四处打量了下，笑道："很干净，也亮堂。"玉檀打量完四周，冷着脸让人把东西搬进来搁好。她正帮我整理被褥，两个姑娘嘻笑着进来，看到玉檀和我，都敛了笑容，肃容向玉檀请安，玉檀紧走几步上前，一手挽起一个笑道："两位姐姐请起，我往日过于懒惰，不怎么到这边走动，看两位姐姐眼熟，可名字却叫不上来。"

瘦高个，两颊张着几粒雀斑的回到："奴婢春桃。"旁边个头适中，容貌还算秀丽的笑回道："奴婢艳萍。"玉檀拿了两份银子出来，笑说："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劳烦二位，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两人推拒一番后，都带笑收了。玉檀笑问："这院子里住了多少人？"艳萍笑回道："一共四间屋，每屋三人，总共十二人。"玉檀含着丝笑未语。

艳萍陪笑问："姑娘可有什么要帮忙的吗？"玉檀笑说："东西都整得差不多了，多谢你。"说完回身牵着我的手出了屋子，艳萍和春桃俯身相送。玉檀脚刚踏出院门，脸就垮了下来。

我笑说："好了，该见的都见了，能打点的也都打点了，回吧！"玉檀闷闷地问："姐姐可能习惯？以前在家里就不用提了，就是刚入宫时，屋子虽狭小，可也是一人一间。"我道："乾清宫是什么地方？浣衣局又是什么地方？"她瘪着嘴道："我知道我不该老招姐姐烦心，可我就是忍不住。"我道："我明白，回去吧！我也得回去打听一下平日都是什么情形。"玉檀长叹口气，道："那我先回去了，回头再来看姐姐。"我点点头。她转身离去。

屋内春桃和艳萍正在说话，隐隐听到我和玉檀的名字，不禁脚步放轻，走到窗下，"玉檀姑娘出手真是大方，我们一年所得也不及她一次赏的。"声音微尖，这是春桃。声音甜糯的艳萍说："人家是万岁爷眼前的人，你我进宫这么多年，就远远地见过一两次万岁爷的身影，连脸面都看不清楚。你看着她赏我们的多，可娘娘阿哥赏她时，肯定比这多多了。"我笑摇摇头。

春桃问："若曦姑娘到底犯了什么错？"艳萍冷哼道："什么姑娘不姑娘的，"落毛凤凰不如鸡"，她如今还不如我们，我们到年龄就放出宫了，她就慢慢替公公们洗衣服吧！"我侧头一笑，看来以后日子不是那么容易相处，看她说话行事，见识是有，可心思还浅。

春桃说："听闻她父亲是总兵，她姐姐是八贝勒爷的侧福晋。"艳萍笑道："不过是驻守西北荒凉之地，在外面也许还能唬唬普通百姓，可这是天子脚下，紫禁城随便哪个不比他大，都是要行礼请安的主。皇亲国戚又怎样？八贝勒爷如今还能顾及她？所谓"树倒猢猻散"，她只怕也就是因为大树倒了，没人照应了才被皇上罚到这里来的。"

话说到此处，再往下听，也没什么意思。我轻轻退了几步，有意推了下院门，加重脚步走进屋中。春桃见我进来，忙立起，艳萍坐于炕上未动，低头专心磕着瓜子。

我向春桃一笑，问："有些事情想问一下春桃姑娘，可方便？"春桃笑说："姑娘问吧！"我道："你直接叫我若曦就好了，姑娘、姑娘的叫得人都生分了。"

她笑说："那你也直接叫我春桃吧！"我点点头。

两人在炕沿坐定，我向她打听平日几时起床，几时歇息，都该留意些什么。春桃颇为健谈，经常是我一个话头，她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杂七杂八地都拉扯出来。我微笑着细听，也不去管她早就离题万里，反正多知道总没坏处。两人说了大半晌，艳萍不耐烦地打断，问春桃："你还去吃饭吗？晚了可就只能吃人家剩下的了！"

春桃不好意思地站起，看着我说："回头我再告诉你，如今我们先去吃饭吧！"我点点头，随她们而出。

—————

听到春桃起身，我也忙起来，她一面套衣服，一面问："睡的可好？"我说："挺好的。"还在炕上躺着的艳萍冷"哼"一声，掀被而起。

我下炕穿鞋，笑想，假话被人识破了。一直一个人睡惯了，昨夜三人同炕而眠，的确没有睡好，不过看来她昨夜也没有睡好。

看着眼前如小山一般的一大盆衣服，我有些头晕。洗衣机！我愿倾我所有，不惜代价换取一台洗衣机。想归想，感叹归感叹，活还是要我自己干。

我仔细看着旁边姑娘的一举一动，有样学样，放皂荚，捶衣服，揉一揉，搓一搓，翻面再捶，放入水中，摆干净，换下一件。然后发觉自己跟不上她，速度渐慢。看着山一般的衣服，心中发急，只得咬牙加快速度。右手捶完，换左手；左手捶完，换右手。其他人都已经干完手头的活，几个速度快的，已经歇了大半天。只有我还在继续。

春桃走近，挽袖蹲下，还未来得及说话，艳萍就扬声笑叫道："春桃快过来。"春桃看看我，又看看正在向她招手的几人，对我歉然一笑，起身过去。

天色黑透，我才勉强洗完所有衣物。晚膳时间早过，不得已只好饿一顿了。看着红肿冰凉的手，不禁叹口气，不出几日，这双手就不会再十指芊芊、葱白如玉了。取出膏脂，涂抹于手上。

春桃笑说："好香呀！"我递过去，"要抹一点吗？"她忙挑了点出来，凑到鼻端闻了下道："真香，比我们平日用得香多了，可闻着却不冲鼻。"

我看艳萍正盯着看，笑问："你也抹一点？"她撇了撇嘴道："不用。"我淡淡一笑，不在意地随手收了起来。

第二日正在洗衣，张千英进来查看，边走边看昨日洗完正在晾晒的衣服，忽地指着其中一排冷着声问："谁洗的？"我叹口气，上前行礼道："奴婢洗的。"张

千英冷色敛去，笑着让我起来，"你第一次干这些活，洗得不干净也不能怪你。"说完，看了一圈周围的人，吩咐道："艳萍、兰花、招男你们今日把这些衣物重洗一遍。"我立即道："不用，我自己就可以了。"

张千英笑道："你还有今天要洗的呢！她们洗惯了，多几件也没什么。"说完不再理我，自转身离开。

艳萍、兰花、招男三人都恨恨地盯着我。我一面收衣服一面道："我自己会重洗的。"艳萍冲上来，从我手里狠狠抢过衣服，冷笑道："若让张公公知道是劳动了大小姐的千金之躯，我们以后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其他二人也是扯过衣服就洗起来，嘴里不断地指桑骂槐。

我默默洗着衣服，张千英，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想玩什么花样？专拣了三个最不好相与的人。

在"砰砰"的捣衣声中，我已经在浣衣局一月有余。洗衣日渐熟练，付出的代价是手上的冻疮和经常饿着的肚子。

让我操心的不是这些，而是张千英一而再，再而三的行径。他对我时常挑错，可又总是轻易原谅。他人犯同样的错误，他却重罚。一次我和艳萍都不小心刮破了衣服，张千英对我只是叮嘱道："下次要留心。"可当着众人的面却怒骂了艳萍，并且吩咐饿她一天、活照干以示惩戒。当时就激得其他人眼中泛红地怒盯着我。如今我已成了众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就连刚开始对我友善的春桃也变得冷漠疏离。在艳萍、兰花、招男三人的带领下，浣衣局的众位姑娘变得空前团结，矛头一致对我。

正在埋头洗衣，太监进来传话道："若曦，张公公要见你，你的衣物就由艳萍、兰花、招男三人分洗。"他话音刚落，艳萍就"哐当"一声掀翻了水盆。我叹口气，无奈地站起，去见张千英。

张千英笑让我坐，我立着道："张公公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还有衣服要洗。"张千英道："我不是已经吩咐别人洗了吗？你未来前，王公公就来打点吩咐过，紧接着十四爷又派人来吩咐。说起来，我倒真该多谢你，要不然我们这样的人哪能入十四爷的眼。"

我笑道："这段时日"真是多亏"公公"照顾"！"他走到我身旁，头凑近，用力吸着鼻子喃喃道："真香！难怪人都走了，王公公还这么惦记，巴巴地赶来打招呼。你这么个水葱般的人，不说王公公这么疼你，就是我也觉得该多疼点！"一面说着一面欲握我的手。

我忙跳离他几步，心中大怒。强压着想扇他一耳光的冲动，俯身道："公公

若没有其它事情吩咐，若曦告退。”他皱眉瞅了我几眼，摆摆手道：“有心留你喝茶，你却不赏这个脸。回去吧！”

我转身出来，心里又悲又气，宫里一些太监宫女之间的齟齬事，我虽隐隐地知道，可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自个遇上。张千英，你最好把你的熊心豹子胆收起来，我从无害人之心，可不代表我不会害人。转而一想，十四既然打过招呼，他应该还不至于胆大包天到强来。否则今日也不会叫来又放回。

从艳萍她们手里拿回衣服，狠狠地捶打着。干了半日活，心中恶心之感方轻。

晚上用温水净过手后，拿出前几日玉檀送来的冻疮膏，细细抹在手上。膏药色泽艳红，气味香甜，全无其它冻疮膏的难闻味道。刚上好药不大会功夫，忽觉得手火辣辣的痛，忙冲出屋子去打水。艳萍笑立在门口看我洗手，“这么好的膏药怎么洗掉了呢？”药膏遇水而化，只余水面上一层漂浮着的辣椒面。

回房后，留心看了一下所有抹脸抹手的膏脂，竟然全都另添了东西，辣椒面、碱面，甚至就是泥土，我淡淡瞟了眼笑容满面的艳萍，随手把所有东西丢进簸箕。

一月中唯一的一天休息，恰逢玉檀也不当值，她强拉我出来，一路却一句话不说。我笑说：“别不高兴了！最累的几日已经过去，现在早已习惯，并不觉得辛苦。”玉檀道：“不是为这个。”我问：“那为什么？”她踌躇了下道：“李谙达命我顶你的职。”我拍手笑道：“我原本估摸着就该是你。这是喜事呀！干吗不高兴呢？”玉檀眼圈忽地一红，低头道：“我原以为万岁爷气消了，兴许就会叫姐姐回来。”

我心下感动，她对我真如对亲姐姐一般，拉着她手叹道：“真是个痴丫头！”玉檀脸色闷闷，我笑拍拍她，“我一月就这么一天休息，你怎么光忙着不开心呢？”

玉檀整了整脸色，笑说：“如今院子就我一人住，我给姐姐泡壶好茶吧！”我不愿扫她的兴，点点头。

两人正在笑走，身后一把声音，淡淡叫道：“若曦！”我身子一僵，顿住了脚步，玉檀已经回身请安，“四王爷吉祥！”

我挤出丝笑，缓缓转身行礼。他吩咐玉檀：“你先下去吧！”玉檀瞟了我一眼，行礼告退。

四阿哥转身慢行，我尾随于后，行到僻静处，他柔声说：“过来些，让我看清楚点。”我走到他身前站定。他默默看了我好一会问：“你到底做了什么？是为老八说情了吗？”

我摇摇头道："不是。"他问："那究竟所为何事？什么事情能让一向疼你的皇阿玛发这么大火？"我道："这件事情我不想说。"他轻叹道："罢了！不勉强你。现在过得可好？"

我微微一笑道："还好！"他把我一直背在身后的手拽出来道："这就是还好？给我说实话！"我道："这就是实话！虽然每天从早干到黑，饮食起居都大不如前，可我恐惧少了很多。以前经常一睁眼，就会担心今天又要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可怕事情，皇上会把我赐给谁，如今我却明确知道就是一盆衣服等着我而已。"

他默了半晌道："你再忍耐一段时间，等皇阿玛过了气头，我去要你。"我心中如打翻五味瓶，喜痛酸苦甜交杂，深吸了口气道："皇上不会答应的。"他道："十三弟被禁到现在已是两年多，皇阿玛疑心应该尽释。而且……你也知道，我现在颇得皇阿玛欢心。求一下总还是有几分机会。只是名份恐怕强求不了，不过即使只是让你做我的侍妾，只要到了我身边，我半点委屈也不会让你受的。"

我咬唇沉吟了会道："皇上罚我到浣衣局是因为我抗旨不遵。"他眉头紧蹙，疑惑地看着我。"皇上本想把我赐给十四爷。"

他脸色骤暗，"皇阿玛想把你赐给十四弟？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微笑不语。他问："你不是一直想着逃离紫禁城吗？不是总想着找个小院子平平安安过日子吗？大好的机会就在眼前，为什么不要！为什么偏要抗旨？十四弟相貌出众，文才武略在我们兄弟中也是拔尖的，现在最得皇阿玛倚重，对你又极好，你忘了大雨中他为你一跪就是一夜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道："事情已经过去，再提又有什么意思？"

他低头无语，半晌，忽地抬头看着我坚定地说："若曦，你必须告诉我原因。"我捂着心口，侧头笑道："顺从了自己的心，它不愿意，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表情似喜似悲，盯了我半晌后道："造化弄人？我偏不信这个邪！我不信我们无缘！就是老天不给，我也要从他手里夺来！"一面举手轻抚着我脸庞，一面一字一顿地道："我一定会救十三弟出来，也一定会娶你！"说完，一甩袖转身大步而去。

我静静站了很久，天色转黑后，才慢走回屋。人未到院门，就看到立在门口的招男一见我立即跑进院中。我心中纳闷，忙加快脚步。

到屋门时，招男正拉门欲出，见到我搭讪道："你回来了？"我笑拉住她的手，拖她进屋，"怎么我一回来，你就要走呢？"她手微微一抖，喃喃道："我不是要走，我只是开门透透气。"

艳萍和兰花坐于炕上磕瓜子，虽在大声笑谈，脸色却有些异样。我扫了一眼

屋子并无异常，心下仍是纳闷，遂装做不经意地慢慢走过屋子，一面有意地时而微顿一下脚步，一面偷眼打量她二人的神色，当我停在自己箱柜前时，二人脸色微变，笑声猛然大了一些。

我心下一晒，就这么点城府，还四处耍花样？今日倒是要看看你们究竟玩什么？我掏出钥匙，打开箱柜，果然被翻动过。

随手翻了翻，没什么异常。打开首饰匣子检视，立即大怒，四阿哥送的簪子、耳坠和几件其它首饰都不见了。我合好箱子，转身盯着她们道："还回来！"

艳萍冷笑道："不知道你说什么。"我淡淡道："别的可以留下，但木兰花簪子和水滴耳坠给我还回来。东西肯定仍在屋内，要叫人来搜吗？"

艳萍脸色微惊，兰花笑对艳萍说："我们这么多人都在，你箱子锁得好好的，我们可没看见有人动你东西，就是闹到张公公那里也是这句话，难道我们这么多人都说谎？再说，天下一样的东西多了！不是就你有什么木兰簪子，水滴坠子的，别人就不能有了？"

我走到艳萍身边，看着她说："把这两样东西还回来，其它的我就作罢。"艳萍气道："你这是摆明了强抢我的东西。"我微一点头，肯定东西在你这里就好。

我转身捧出首饰匣子，打开放在她面前道："这里面的东西随你拣，把那两件还回来。你若嫌这里的不好，我改日再给你些好的。"艳萍脸涨得通红，起身怒道："就你是大家闺秀？就你好东西多？我们就没有一两件好东西了？我们就等着你施舍了？"

我笑道："我本想息事宁人，不过看来此事真要闹到张公公那里去了。你们人多，话是可信。可张公公会帮我还是会帮你们呢？"张千英使用"离间计"，我今日正好利用他，也来一次"离间计"。

艳萍三人一愣，兰花道："张公公也得按宫里规矩办，不能诬赖好人。"我笑道："我不妨直说，什么金银首饰都有可能重样，可玉却不同，每块玉都有自己独特的肌理色泽，好玉本就难得，象那样的极品羊脂玉更是稀世难寻，我就不信你的玉饰连纹理都能和我的一样，或者说，我倒是要请教一下，你的玉饰具体是什么纹理色泽，产自哪里？宫里有的是玉石专家，请来一问就知。"

兰花怔怔出神，招男低声道："还给她吧！"艳萍怒瞪着我，从怀里掏出玉簪子，往地上猛地一摔，道："还给你！"一声脆响，簪子应声而断。

我看着地上断为数截的簪子，半日不敢相信眼睛所见，蹲下一截截捡起，用绢子兜好，艳萍冷笑着问："这是你的耳坠子，你还要吗？"

我起身看了她一眼，淡淡说："你有胆子就把它留着，只是将来莫要后悔。"说完合拢桌上的首饰匣子，转身放回箱中。

兰花低声道："还给她！你没听她说这玉稀世难寻吗？只怕大有来历。快点给她！"艳萍脸色又惊又怕又是不甘心，半晌后把手中的耳坠放在了桌上。招男忙拿起递还给我，又从自己怀里掏出两件首饰搁于桌上。

我强压下怒气，笑道："我既然说了这些首饰送给你，就没有收回的道理。"招男摇摇头。我看着兰花，这三人里以她反应最机敏，笑对她说："今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实非我所愿。往后大家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就把话都挑明了说。虽有俗语说"落毛凤凰不如鸡"，可也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说法。况且你们在宫里多年，起起落落之事也应该见了不少，凡事不妨都为自己留条退路。"

我轻抿了几口茶，让她们先琢磨琢磨，这"威逼"完了，下面该"利诱"了。接着道："我知道因为张公公待我特别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这是我的错。"说着起身向她们三人依次行礼。招男忙侧身避开，艳萍脸扭向一边，兰花从炕上跳起拦住我。

我一笑顺势站起道："今后我们彼此提点着些，尽量少出错，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即使真还有，我在这里也请各位多担待些。别人对我的坏，我会很快忘掉，但别人待我的好，我却会惦记在心，总会设法报答。"

说完转身从箱子里拿出首饰盒子，挑了两件看起来最好看的首饰放在桌上道："其实我早就有送妹妹东西的心思，只是一时拿捏不准你的喜好，才不敢随意。如今你若原谅了我平日言行不当多有得罪之处，就莫要嫌弃。毕竟在这深宫里，爷娘老子都不得见，干得又是腌臢低贱之活，人人都瞧低几分，我们若还不彼此帮衬，反倒互相作践，更是让人瞧不起！"

艳萍扭脸看向我，我朝她暖暖一笑道："妹妹就赏我个脸面吧！"说着把东西强塞进她手里。她稍微挣扎了几下，终是收下了东西。我又拿起招男还回来的东西递回给她。她接过，低低说了声"谢谢"

兰花笑说："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笑道："本该如此，自己姐妹何必客气？"

晚间躺在炕上，想着断裂数截的簪子，心里还是疼痛，我连个簪子都护不周全，事后还得笑脸相陪、好话说尽。不过毕竟让张千英的如意算盘落空，把最难相与的三人降服，其他人就都好办了。这些人大都出身贫贱，在宫中苦熬，唯一的盼头就是将来出宫后能过些舒心日子，能帮帮家里人，不让周围人看轻。最看重的不过就是银钱。只要给的方法得当，照顾好她们的面子里子，至少能买个明

面上的融洽。

第二日晚间，装做找衣物，把箱子里的东西理了一遍，别的都罢了，就是耳坠子和箭有些不好办，想了想，决定把耳坠子送到玉檀那里，让她帮我收着。箭在我心中虽价值连城，可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不值一文的东西，不会有人偷。

隔着红绸，摸索着箭，又想起了当日的情景。"若曦，怎么理衣服理得只是发呆？"春桃笑问。我侧头向她嫣然一笑，没有答话。把箭塞回了箱底。

合上箱子，看她愣愣看着我，纳闷地问："怎么了？"她叹道："若曦，你真好看！刚才那一笑，好象……好象花都开了！"说完她自个先不好意思起来，我笑道："我整日都笑着呢！花整日都开着呢！"春桃摇头道："不一样的，我不识字，不会说话，可不一样的，平日的没刚才的好看。"我心下忽生黯然，不愿再逗她，淡淡一笑，扯开了话题。

天气日渐暖和，洗衣变得容易很多，至少水不再冰凉刺骨，满手不再是冻疮。晚间吃完饭后，艳萍几个人聚在一起斗牌，我笑看了一会，出来散步。看见小顺子迎面而来，一时有些恍惚。他上前请安行礼，我侧身避开，向他行礼道："如今该我给公公行礼。"他忙让开，道："姑娘可别说这话，会折煞奴才的。"

他看了看四周无人，道："如今想见姑娘一面真是不易，奴才等了一个多月，才碰到一次。"我道："一月只有一天休息，住的地方又人多耳朵，是不好说话。"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是一些面额不大的银票，姑娘可以贴身收着，既不怕丢，送人也方便。以后我会常送来的。"

我心中犹豫，小顺子忙道："四爷说了，姑娘身边好东西虽多，可不是皇上赏的，就是娘娘赏的，都不好转送给那些人，就是自个的东西也不值得，何况她们还不见得能辨识东西好坏，倒是糟蹋了东西。不如给银子实惠。"我道："多谢你了！"说完把信封揣进了怀里。

他笑道："姑娘平日若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奴才就好了。"我微一颌首，他打了个千，转身而去。

百花开过，谢了。谢了，又开了。花开花谢间已经一年过去。

张千英派人来叫我，我忙把手擦干，就着水盆中的水为镜，把头发揉搓几下，蓬头垢面大概就如此吧？

刚进屋子，立即后悔。张千英恭迎着立于门口，见我进来后，忙退出掩上了

门。十阿哥和十四阿哥一见我，都立起。十四吩咐随他而来的太监："到门口守着！"

十四面色沉沉把我从上打量到下，又从下打量到上。十阿哥神色愣愣。半晌后，十阿哥问："若曦，你怎么这个样子？"又转而看着十四问："你不是说你都打点好了吗？"

我笑说："干活总要有干活的样子。"十四问："张千英待你如何？"我点头道："很是照顾！日常有错时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态度也极是和蔼。"张千英的脾气秉性我已摸透，对付他不算太难。宫里有宫里的规矩，莫说十四根本不可能插手宫中人事更换，说了徒让他为难；就是换了，谁知道会否换一个更难缠的主呢？

十阿哥脸色稍缓。指了指椅子让我坐。从刚见面的震惊中缓过来，心中猛地又一惊，从椅上跳起，问："出什么事情了？"两人脸色黯然，悲痛地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惊恐地掩住嘴，喃喃道："不会的，我姐姐怎么了？"两人都是一愣，十阿哥道："你姐姐挺好的呀！虽然一直体弱，不过你自个也知道她这么多年都这样的。"我心下松口气，坐回椅上问："那究竟出什么事了？你们居然大张旗鼓地来找我？"

十四缓缓道："事情紧急，顾不上那么多。从前年发生那件事情后，八哥就大受打击，大病一场，病虽好了，可心情却依旧低落。身子本就弱，内外相逼，如今又病倒了。此次病情来势汹汹，太医说……太医说……。"十四阿哥一下侧过了脸，没有再说。

我心神一时大乱，忙撑着头，凝神想去，八阿哥应该是活到雍正登基后的，那他此次应该没有事情。可关心则乱，我不敢确信知道的是否就一定会发生。心突突直跳。拼命安慰自己，太子不就是如我知道的被先后两废吗？一切还是会按照历史的，心缓缓放下一半，可突然又哀伤无限，真若按了历史，不过是"逃过这一日，难逃那一日"。撑头闭目无语，半晌后方问："皇上怎么说？"

十阿哥沉着脸，木然地说："皇阿玛对太医只说了四个字"勉力医治"，后来又在八哥病情的奏折上批道"此一举发，若幸得病全，乃有造化，倘毒气不净再用补剂，似难调治。"，后来为了避晦，皇阿玛命将重病不适合移动的八哥从临近畅春园的别墅移回贝勒府，九哥反对，皇阿玛却执意如此，说……"

十四忙打断了十阿哥的话，道："我们特地来一趟，想问问你有什么话要说，或要嘱咐的，我们可以转告，笔墨纸砚这里都有，你若要写信，也可以。"我问："是八爷让你们来的吗？"十四摇摇头："八哥昏迷不醒，是我的意思。十哥是特

地来看你的。"十阿哥盯着我问："若曦，你和八哥究竟什么关系？"

我恍若未闻，问："府中如今怎样？八福晋和我姐姐可好？"十四道："从前年以来，八哥对什么都不闻不问，府中所有大小事务都是八嫂打理，还要照顾一直病着的八哥，如今……"他叹口气道："你若见了，就知道了。因为府中上下的人都指着她，八哥又是这样，她就是全凭着一股心气强撑着。你姐姐，唉！为了你日日愁，为了八哥也日日愁，终日跪在佛堂念经求福。听丫头说，每天都哭好几回。"

我现在身在是非圈外，可挂心之人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的心，自己不愿意，却让亲人不得开心颜。

十阿哥叹道："我从没敬佩过什么女子，可现在对八嫂却是满心敬佩。她真是女子中的大丈夫！当日十三弟出事后，十三弟府中一下就全乱了，什么鸡鸣狗盗之事都冒了出来，十三福晋迫不得已把能遣散的奴才仆妇全都遣散。可八哥府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几百号人，还有田庄别业，比十三弟府中情况复杂的多，可八嫂却震慑着众人，没出一丝乱子。"

我凝视着十阿哥发了半晌的呆道："我没有什么话要对八爷说，估计他也不想听我说。"十阿哥蹙眉不语，十四低头长叹口气。

我走到桌边，提笔写道：

"从喜生忧患，从喜生怖畏；离喜无忧患，何处有怖畏？

从爱生忧患，从爱生怖畏；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

是故莫爱着，爱别离为苦。若无爱与憎，彼即无羁缚。"

写好后，交给十四，"把这个给我姐姐。"十四接过揣好，起身道："十哥，走吧！"十阿哥起身欲走。我道："不管八爷病情如何，能否及时给我传个口信？"十阿哥和十四阿哥都点头答应。

两人向外行去，我叫道："十四爷！"十四回头看向我，十阿哥回头眼光在我俩脸上打了圈，自拉门而出，随手又掩上了门。

我走近他身旁道："不要告诉十阿哥。"十四道："我省得！这三四年经历了这么多风波，如今的十哥也非当年的莽撞人，他粗中有细，即使明白也不会告诉十嫂的。谁还忍心去伤八嫂呢？"

是啊！当年碰上这样的场面，十阿哥怎会如此体贴？两人默默无语，神思刹那都飞回了多年前的一幕幕，和十阿哥怒目瞪眼仿似昨日。半晌后，他道："我走了，你照顾好自己。"我点点头，他转身开门，和十阿哥并肩而去。

『73』第十四章（下）

心一直悬了整整五日，才有口信传来，八阿哥转危为安。我喜未起，悲又生。知易行难，我告诉姐姐，我已经戒忧戒惧，可骗不了自己，虽远离了他们，可心却不能放下。随这个口信而来的还有其它两个消息，一坏，一好。坏的是八阿哥病刚有起色，八福晋却忧劳成疾，卧病在床。好的是康熙命将停了一年十个月的俸银米照贝勒等级支给八阿哥，消息悄悄在宫廷中传开，浣衣局的人待我又多了一丝笑意，我不禁叹道，天子一句话，就影响到紫禁城的各个角落，我依旧受惠于八爷。

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就有钩心斗角，浣衣局也不能免俗。不过跟在康熙身边十年，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张千英就是再精滑，毕竟只是在浣衣局里磨练出来的小手段，落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笑置之。其他人即使有心计，不过希冀着多得些好处。外人的冷嘲热讽，更是全不往心里去。我既然不介意，她们的恶毒也只是打了水漂。

在别人眼里，我非同寻常的苦，日日操低贱之役，还要应付明里暗里的刀枪。自己却心如古井，波澜不起。我从最狭隘的层面上真正明白了佛经所说的话，"从爱生忧患，从爱生怖畏；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我既完全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他们所作一切于我无任何意义。唯所爱之人，才能伤你！

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皇太后崩，这位来自大草原的博尔济吉特氏女子虽然曾经贵为皇后，却没有得到过顺治的喜爱，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康熙对她的孝顺，虽非她的亲生儿子，但待她如生母一般，让她得享天年。康熙为表哀思，服衰割辮，我们也都穿着白衣，连着地上、屋顶的雪，紫禁城中竟无一点亮色。

康熙五十七年二月、西北告急，拉藏汗被杀，拉萨陷落，准噶尔部控制了整个西藏。消息霎时传遍宫廷内外，人人都谈论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因为这关系到大清领土的完整，以及清朝举足轻重的统治基础——满蒙联盟的成败。准噶尔部控制西藏，就有可能借宗教煽动蒙古各部脱离清朝统治。康熙迅速做出反应，命色楞额统率军兵、收复西藏，西安将军额伦特、内大臣公策旺诺尔布等随后相助。

因为康熙信心十足，层层影响下来，人人都觉得胜利指日可待。四周宫女太监们的话题迅速转变为猜测何时胜利班师回朝，我摇头轻叹，哪有那么容易？我虽不能清楚记得这场战争究竟怎么回事，不知道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却知道十四阿哥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他”大将军王”的称号因此而来。如果色楞和额伦特他们打赢了，十四岂不是没戏唱了？

果然噩耗再传，色楞于五月孤军入藏，与他失去联系的额伦特仓卒追赶，七月才在藏北喀喇乌苏会合。而本应前往策应的策旺诺尔布军却迟疑不前，加上青海蒙古王公违背诺言，不肯派兵相援，色楞和额伦特军最终陷入重围，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全国为之震动，不仅清廷内部弥漫着畏战情绪，青海部分蒙古王公，也吓得肝胆俱裂，不愿再战。清朝面临着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进迫乌兰布通以来最严峻的局势。此次战役也成为康熙执政历史中一个极为重大的失误。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下，康熙于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任命十四阿哥胤禛为抚远大将军，并由固山贝子超授王爵，"酌量调遣各路大兵，将策旺阿拉布坦歼剿廓清，安靖边圉，斯称委任"，即让他担负起进军拉萨、收复西藏；直捣伊犁，解决准噶尔问题的艰巨任务。

十二月康熙为十四阿哥举行的出师礼，堪称清朝开国以来最为隆重的出师礼：用正黄旗纛、亲王体制，称大将军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禛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禛望阙叩首行礼，肃队而行。"一时满朝上下一致认定，十四阿哥是康熙心中最有可能的储位继承者。十四阿哥政治生命中最辉煌的篇章拉开序幕。

在朝内形势大利于十四阿哥的情况下，九阿哥选择了极力支持十四阿哥。"毙鹰事件"也许是十四阿哥所为，也许不是，可在权衡利弊后，十四阿哥相较三阿哥、四阿哥却一定是对原”八爷党”最有利的选择。九阿哥极力支持十四阿哥，在朝堂内为十四阿哥出谋划策，彼此互通消息。九阿哥甚至四处公然宣称十四阿哥”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

康熙也时而在众臣面前说自己喜欢诚实、爽直、重情意的人。他说："存心行事，贵在诚实，开诚示人，人自服之，若怀诈挟术，谁放心服耶？"他认为尊者应"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并且指出："朕之喜怒，无无即令人知者，惟以诚实为尚耳。"又夸道："十四阿哥最肖朕！"十四阿哥成为兄弟中的第一人，无人能及。

八阿哥重回朝堂，面对以前的"八爷党"全盘变为"十四爷党"，我不知他是何

样的心情。至少表面上，虽不如九阿哥积极，却也是支持十四阿哥的。毕竟相较四阿哥，八阿哥无论如何也宁愿十四阿哥得位。

四阿哥出于一贯孝顺之心，在康熙焦头烂额之际，也尽力为皇阿玛分担政事忧愁，意见点到为止，却不会过于热衷。他不著痕迹地再次参予到朝事决策中。

"后悔吗？"四阿哥淡淡问。我侧头笑看他未语。他又问了一遍："后悔吗？"我敛了笑意。这样的话不是他的性格问的，而且还重复了两遍。在如今的局面下，他内心的煎熬只怕非同一般，他在处心积虑的谋求，但似乎眼看着皇位渐远。其实，我私下想过，有时会觉得十四阿哥继承皇位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也许没有人会死亡。

我摇摇头："不后悔！"他嘴角微扯，垂目目注着地面，我近乎贪婪地细细看着他。我们如今一年也不见得能见上一面，每次见面我总觉得他越发的瘦。

眼角处已有几丝皱纹，目光却仍旧是锋利的。薄薄的嘴唇紧抿，似乎一切的苦痛压抑都能如此就被深藏起来。我下意识的伸手摸上他的嘴唇，轻轻道："你肯定会赢的！"话一出口，立即清醒过来。我在干什么？忙要缩手，他已经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凝视着他黑沉晦涩的眼睛，苍白的脸，心中一痛，一时什么都变得不重要，反手与他紧紧相握。

他摸索着我手上的茧结，拿起手细看了会，复又紧紧握住问："今年膝盖疼得厉害吗？"我道："还好！你托小顺子送的膏药很好用。"他问："平日身子可好？"我道："很好！"他道："凡事要往开处想，不要思虑过重。"我道："知道的，我每天都会吟诵几遍你送的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苦笑道："我也只会拿这些空泛的话给你。"我握握他的手道："还有你的心呢！"两人相视半晌，我莞尔一笑，缓缓抽出了手。

他笑道："绿芜为十三弟生了个女儿。"我"啊"的一声，问："真的吗？真的吗？"他笑说："这事难道还能拿来骗人吗？以后寻个机会，让你见见她，已经八个月大了。"我一时又是笑，又是摇头，又是感叹，赶着问："你怎么能让我见到她，她叫什么名字？"

他笑说："里面太清苦，大人忍着还能过，孩子怎么受的了？我奏请皇阿玛由我代为抚养，皇阿玛已经准了。她现在就在我府中，名字还没有起，抱孩子回来的人传话说十三弟和绿芜的意思是由你取个名字。皇阿玛本来都已拟好了名字的，可听闻后，居然说就由你起吧，然后报给他，回头以皇阿玛的名义赐名。"

我笑了再笑，道："难怪你今日大大方方派人把我找出来呢！我起就我起！你说起什么名字呢？皇上拟的是什么？你可知道？"他摇摇头。

我在地上绕来绕去，他看着我，"若曦，皇阿玛还是惦记着你的。"我站定看向他，问："冰心"如何？"他点头说："好！"一片冰心在玉壶，以此喻十三弟。"我摇摇头，"云英"如何？"他刚要点头，我又忙否决了。

"有了，就叫"承欢"！"他沉吟了会道："承欢膝下，就用这个。我定会让承欢将来承欢膝下。"我温柔地说："会的，她肯定会承欢膝下，让十三爷享天伦之乐。"

两人相视而笑，笑容又都慢慢淡去。"相见时难别亦难"，我静静向他行了个礼后，从他身边快步走过，下次相见又是何时？明年？后年？回头看向他，他不知何时已转过身子，正用目光相送，两人默默凝视半晌，我扭回头，快步跑着离开。

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四阿哥胤禩命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至此，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彻底平定。康熙谕令立碑纪念，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御制碑文。

长达两年的辗转征战，胤禩凭借其出色的外交才华，辅以实际利益，争取到青海蒙古各部落的鼎力支持；他军纪森严，严禁军队扰民、沿途欺诈当地官吏，要求兵士爱惜牲畜、节约粮草，要求军官爱惜兵士。将违反军纪的一品大员都统胡锡图革职查办。十四阿哥恩威并施的一系列举措让他在青海、西藏、甘肃等西北之地威名远震。

他战争中的故事从遥远的西北传回紫禁城中，浣衣局的小姑娘们一日操劳完后最大的乐趣就是谈论十四阿哥每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个一身盔甲傲然立于敌人千军万马前的将军；那个谈笑间强橹灰飞烟灭的英雄；那个温柔时和士兵同饮共醉、细诉心事的不羁浪子；那个豪爽时，手敲三面大鼓、音震青海蒙古各部的潇洒男儿，成了这群女孩子心底深处最完美的梦。她们还未被宫廷吞噬掉热情，心底还有天真烂漫，还有着粉红色的遐想。

艳萍、春桃已被放出宫。如今和我同住一屋的两个女孩子一个十四岁叫钱钱，一个十五岁叫铃铛。钱钱站在炕上对围坐在一起的一群女孩子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蒙古王公们就让美丽热情的蒙古姑娘出来献舞，个个都长得美若天仙。歌舞不休，饮酒作乐，却绝口不提派兵相援的事情。十四爷仰脖喝了一大碗酒，带着醉意走到点兵台上，双手拿起这么大的鼓锤，"钱钱说着双手比画了一下，"扬手击鼓。十四爷手敲三面大鼓，边敲边舞。当时满场的歌舞声，笑闹声立即安静，青海高原上只闻十四爷的鼓声象雷声一般响彻大地，时而急促，

时而缓和，时高时低，可每一声都慷慨激昂，雄情荡漾。当时坐于地上，我们上万的大清士兵一个个纷纷站起，随着十四爷的鼓声喊着军号，声音从地上传到天上，又从天上传回地上。后来，那些蒙古汉子们情不自禁地一个一个站起，也随着十四爷的鼓声大喊起来。"钱钱一脸神往地想象着千里之外的一幕幕。

"后来呢？后来呢？"一众姑娘催促着，钱钱轻轻地叹口气道："后来，一曲击毕，最后三下，十四爷双手用力，竟然生生地把三面牛皮大鼓全部击破。十四爷大笑着扔掉鼓捶。望着台下的黑压压站满了草原的满蒙士兵，大笑着道："这才是好男儿该听的曲子！"随后对着蒙古亲贵们厉声问道："你们是所向披靡、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天可汗的子孙。你们是愿意信守承诺遵守我们祖先的约定，让子孙后代继续在这片草原上放牧歌唱，还是背信弃义龟缩在这里，等着向策旺阿拉布坦投降，把祖先赐予我们的草原拱手向让？"钱钱象个说书先生一样，忽地顿住。

小姑娘都发出低低的吸气声，问："然后呢？"钱钱道："后来，那些蒙古王公们还没有说话，四周的蒙古士兵已经爆发出巨大的吼声"我们是成吉思汗天可汗的子孙，我们绝不向敌人认输！"，一遍又一遍的大喊着。蒙古显贵们再也坐不住了，青海厄鲁特首领罗卜藏丹津端起两碗酒，走上点兵台递给十四爷一碗，面对着台下的满蒙众人大声叫道"我们一定会把豺狼赶走！"说完两人滴血盟誓，对碰后一饮而尽，扔掉酒碗，大笑着搂抱在一起。"钱钱讲完后半晌，围着的小姑娘们仍旧痴痴迷迷地想着，寂静无声。

我笑拉好被子，转了个身子，闭目睡觉。十四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无数次的描绘中，变得份外感人。我笑听着时，会无限恍惚，这是我认识的十四阿哥吗？

看似的豪爽不羁中充满恰到好处的计谋，一阵鼓声，几句话，巧妙地避开畏战的王公贵族，矛头直指整个蒙古部落。千万众人面前的盟誓让蒙古贵族再无退路。

这个战争中的十四阿哥是我陌生的，这个传奇中的十四阿哥是不认识的，记忆中的他和听到的他映像交错，有时候连我都有些企盼着他的归来，我想知道，他如今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个威名遍彻西北大地的大将军王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直接受惠于十四在朝堂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张千英对我态度尊重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招手段也少了很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浣衣局内外都暗地里嘲笑"若曦一人，养活浣衣局众人。"张千英他们到底从老十和十四手里得了多少好处，我不太清楚。不过这几年陆续放出宫的浣衣局宫女却人人都因我而后半生衣食无忧。有些是必须该花的，有些却是出于同情，浣衣局例银很少，积存几

年也没有多少，平日又很难得到赏赐，还时不时需要孝敬一点给上头的宫女太监，宫中苦熬多年，出宫后年龄已大，嫁人很难，家境本就贫贱，所能靠的不过是自己身边的一点银子。我既然有，何不让这些可怜的女子能安稳渡日？

很久没有写关于《步步惊心》的题外话，总想让它在自己心中尘埃落定，而且很多东西到现在，对文中的主人公来说，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残忍。我曾经在下部刚开始时写过一篇洋洋洒洒地说八的文章，但如今让我再去说他，我不忍心。

所以只能拿心爱的十四开刀了，谁叫你现在正春风得意马蹄急呢？如今说你我下得了手！

这篇文章中，男子和女子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世界，说他们对立，是因为我在男子身上赋予了更多现实的残酷和人心的复杂，而女子，我却让她们成为了温情梦幻的角色。

这篇文章中任何一个看上去很好的男子都经不起推敲。除了老十以外，我只有对老四是正面直写他的残忍，他的阴暗，而其他八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我都是采用的隐笔，关于老八，我现在不忍心去分析，所以来说一下十四。

我在想看文章的女孩子是否在十四为若曦在雨中跪而感动呢？呵呵，这一幕的确看上去温情无限，但有没有主意到前后曾经发生了什么？

具体细节我自己有点模糊，我愿意带着有疑问的朋友回顾一下这几个地方（上部太遥远了，我自己都模糊了，所以只讲下部）

一，若曦在康熙五十二年的三月份将老八给她的镯子给了十四，拜托十四还给老八，十四是什么时候给了老八呢？他一直没有给，直到六月份，（此处时间推断，我没有明写，但是通过良妃过世的日期，大家可以推断。）老八自己撞破，他才给了老八，老八一怒之下砸了个粉碎。

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十四难道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机会还镯子吗？然后再看十四之后的反应，他是躲着若曦，直到若曦自己说了，不要往心里去，他才算撻开此事。

二，我们再看看若曦罚跪时，十四的经典表现和之后的结果。首先看十三被监禁时，十四当时的一番举动。

康熙看着阿灵阿和揆叙，极其冰冷地说："实情究竟如何？"阿灵阿和揆叙一时举棋不定，十四阿哥猛地站起，上前几步磕头道："据儿臣看，此事应非四哥

所为！四哥心性寡淡，常在府中参禅念经，平日又最是孝顺体谅皇阿玛心意！绝不会做出如此大逆皇阿玛心思的事情。”

十四当然不是为老四求情，此处固然是十三对老八党的一个威胁，是两种斗争妥协的结果。可是十四阿哥地“猛然站起”，说了这几句话，却是大对了康熙心思。什么心思？康熙最怕最恨的是什么，是儿子夺位和兄弟相残，十四这几句露着温情的话，让此时的康熙如何想？这里大家可以参照老八的毙鹰事件中康熙所说的那段带恨带痛的话。

可以说在这场秀中，十三的机变和十四的机变都是一流，只不过一个是牺牲自己保全老四，一个却是为自己博取欢心。因为我相信如果十四不是猛然站起，老八肯定会自己发话，对十三和四做一个妥协。

有了这一幕的铺垫，我们再看十四为若曦跪，是否可以多一层理解？我通过他自己的口强调了只字未提若曦，只讲了十三哥，当然一方面是堂堂阿哥怎么能为一个女子如此，但更重要的，十四心里估计已经衡量过了，他的这步棋，走得妙到极端。我刻意文中安排了一幕让李德全故意命王喜把若曦罚跪的原因散布出去，并且因此挨打，一则是此时的康熙在储位继承上处于胶着状态，他需要一个试探，二则其实是在提醒读者这里面有鬼，请大家留心。

我侧靠在榻上，细细琢磨着王喜的话，”泄口风是我师傅准了的”，那就是康熙准了的，可康熙为何如此？为何要让各位阿哥特意知道我为何被罚？还未想出眉目，闻得院门”吱呀”声，紧接着”笃笃”敲门声。———文中就是这么一笔，我没有再写，因为若曦不明白我怎么能写？但是这是给读者一个提示。

然后紧接着，十四得到了什么？文章中的原话我懒得找了，但是十四从此风生水起！康熙愿意把事情交给他办，愿意仔细观察他的表现，这一切就是机会。

但是这一切不是若曦能看到的，能理解到的，我用第一人称，我明面上只能这么写，若曦真正对十四有所惊觉，是在这一幕。

三，正在胡思乱想，忽闻得人语声，忙快速闪到侧墙后躲起。不大会功夫，听到脚步声停在了宫门前。十四阿哥的声音，”这地上的翠竹不象是人随手丢弃的，是特意摆在这里的。”半晌没有声音，八阿哥淡淡说：”竹叶上露珠还在，看来她刚去不久。”十四道：”哪个私下受过娘娘恩惠的人放的也未可知，她如今不见得有那个心。”

十四为何如此说？不过这样也好。寂静无声中又过了半晌，闻得十四说：”八哥，昨日刚在娘娘墓前久跪，今日又悲痛难抑，娘娘地下有知，定不愿你如此以至伤了身子。”静静过了会，八阿哥长叹口气，道：”回吧！”

两人脚步声渐去渐远，寂静中，我又站了一会，转到门口，默立半晌，慢行而回。

此处我用了一个反问质疑十四，十四为何如此说？但我没有把若曦的心理活动直接描写出来，而是通过后面一个，“默立半晌，慢行而回。”表达了此时若曦的万千思绪。

但是在草原上，我用若曦和十四之间的一个玩笑，把若曦的心思挑了出来，若曦说十四是狐狸，惦记着农夫的鸡，十四面色立变，他怕什么？怕的不仅仅是若曦，还有老八。

所以到毙鹰事件发生时，若曦会怀疑他，前文一步步的伏笔都推向了那个怀疑。

关于十四有很多隐笔，比如还有送梅花那一幕，以及他刻意在老四面前的一些举动，但是我实在懒得一点点去分析了。我这里写了这么多东西，只是想告诉不停地质疑若曦，质疑若曦和老八之间感情的人，我想问一下，关于十四的这些你可看明白了？如果你看明白了，那么我关于老八的隐笔，你也应该懂了，质疑实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看明白，这就算是我的答复，答案全在文章中，很多的隐笔。因为如今我很心疼老八，我不忍心对他的一点点如同这样去分析，我以前曾经约略说过一次，但那是很早以前，估计很多最近追文的朋友都错过了。以后等文章尘埃落定，也许我会愿意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但现在除了十四这个春风正得意的人，我对谁都不忍心。

但是我写了这么多，不是说否定十四，我只是想说，人心太复杂，而这些阿哥们的心思更复杂，他们没有单纯的情爱，十四不是没有回护若曦的心意，可是他心里更有一些计较衡量目的。

我很庆幸的是，喜欢老四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老四的理智清醒，所以我文章后面一幕幕明写的老四的坏，估计不会招来多少骂声。不过也不是很有信心了。

还是我老早说过的话，这篇文章里的男子，没有谁比谁更干净，他们都是带着现实的残酷，所以我尤其心疼这篇文章中的女子，她们是一种干净的存在和执着的存在。（嗯，若曦先刨出在外吧！）

我最敬佩八福晋明慧，最感佩玉檀，最同情绿芜，最可怜若兰，对十福晋明月最笔下留情，对敏敏只有一声祝福。

可以说我对女子的写法和对男子的写法刚好相反，男子明着写好的时候，一般都是另有一层甚至多层意思，可女子，我即使在写她们坏的时候，你如果肯再多想一层，那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和同情。

这篇文章我对若曦感情的刻画也许只花了 20% 的功夫，我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和心态上，爱情只是生活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明写，暗写，只为了我心里想要讲述的故事和一个个我认为真实的人物。

如果你紧紧揪着一段感情不放，如果你是喜欢老八的，那你没有看懂我文章中的老八，他的喜怒悲欢。他不是琼瑶剧中的男子，他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挂心，若曦这一段感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绝对没有你想的重，因为真正的感情，值得珍惜的感情不是若曦对他这样的。他自己都可以挥手拍开若曦的手，从此不闻不问。可以说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老八，你既无心我便休！他若婆婆妈妈，缠缠绵绵的，那不是老八，那是马景涛在台湾剧中塑造的角色。

至于说道若曦在老八心目中究竟在个什么位置，文章以后会交待得一清二楚。

今天索性再多写一点，我好象看到有朋友说，八福晋对姐姐若兰都没有怎么样，让她在佛堂安稳念经，如果若曦进门，又怎么会对付若曦？

呵呵，感谢你的细心阅读，因为你是用我的文章来质问我。若曦在贝勒府一共呆了半年时间左右，老八只在若兰那里过了一夜，照这个比例推断是一年两次，而且从若兰对老八的冰冷态度，只怕会每况愈下。八福晋在这个若兰绝对算得上是受冷遇的表面现象下，勉强相安无事，可是也发生了砸琉璃屏风，以及有点唆使弘旺的事情，就是若曦和明月那场打架，如果明月这个楞头小姑娘不知道自己姐姐对若兰的厌恶，只怕也不会行事如此嚣张，敢骂若兰，堂堂的一个福晋。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若曦进府的情况，老八对她会如何？说的不那么色一点，我们就一个月两次吧！可这恐怕已经对明慧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忍受的了，绝对！明慧的性格，大家看到现在估计也有几分了解，她精明不下王熙凤，看她在老八病的期间治理整个家庭的手段，颇有些王熙凤管理贾家的派头，却绝对比王熙凤做得更好，因为当时的八贝勒府可比贾家更混乱，更复杂。她比王熙凤还厉害的一点是她读书识字，从小是在外祖父的膝头听着整个朝堂上变幻莫测的风云，听着爱新觉罗征服中原的故事长大的姑娘。她的外祖父是顺治的堂哥，立下了很多战功，而且顺治当年因为此人的才德，曾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不是传给年幼的孩子，后来据说是被孝庄阻止了。明慧如果和若曦斗，究竟谁会胜利？俺不知道呢！

其实这点可以说是后来话，关键的问题不是她们如何斗，而是老八对这两个人究竟会持什么态度，因为中国有句古话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有能力的男子绝对是可以管理好一个家庭的，比如王熙凤，如果换成的男子是冷面郎君柳湘莲，任她有几重手腕，只怕都得收敛着，可遇见的是贾琏，那只能说尤二姐命苦了！嗯，嗯，小三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我扯得有些离谱了，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老

八手段魄力都是有的，可他却有更重要的利益牵扯，王位！所以……反正我文中也交待了的，不说了！

看了瑟瑟的话，某人猛然惊觉，我这回居然把十四党给摆了一通，唉！忏悔，忏悔！不过，还是那句话，这样的十四才是真实的，值得人喜欢的，瑟瑟，就如你所说他若真一味按照心中喜好行事，那就是任我行了。老四，不是我现在不说，而是我文章里已经要说他了，所以这里就忍住了。象紫天，四爷党，鸭丫丫，这些个坚定的四爷派，都是心理素质超级好，偶不怕他们承受不住。

说道若曦对十四的拒婚，四爷党估计是好好好！八爷党对此女已经很不屑了，基本懒得搭理。十四党一片迷惑，我这里还是用原文中的句子来说事情："我手簌簌直抖，身子发颤，拼尽全身力气磕头道："谢皇上圣恩，奴……奴婢……愿……愿……"四阿哥、八阿哥的面容交错在脑里闪过，"意"字卡在喉咙里，无论如何也说不出"

此处我用了一句四阿哥，八阿哥的面容交错闪过，老四好理解，老八却的确是有些复杂，纯粹从感情角度出发，有些经历的人恐怕能明白一二分，这个不是爱情的问题。这里从理智层面来说，看看上面若曦对十四一步步的认识，此时的十四对若曦而言，早已不是那个草原上斗气的男子了。

其实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一直最爱十四，从文章一出场开始，我就喜欢迷恋这个少年，如果此时换成是我，头肯定早点个象个拨浪鼓了。我总觉得和此人在一起日子过得比较有滋味。

对老四和老八，我本人还真没感觉，这两个人哪个都不适合嫁。不过整本书里，我为老八哭了好几次，很多时候都是边哭边写，真正的心疼无奈，那种感觉让我一直延续到现在，听不得别人说老八的任何不好的话，因为我眼中，他的选择他的坚持也很艰难，他在彼时，能做到那样已经是尽力。对老四，好象只为他掉过一次眼泪，但我尊敬自己文章中老四。

十三对我而言太高了，此人修养太高，偶走不近，就这么远远看着吧！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4』 第十五章

康熙六十年五月，十四移师甘州，企图乘胜直捣策旺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

但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粮草补给很难跟上，一时没有取得进展。十月，十四阿哥奉命回京述职。

十四阿哥要回来的消息霎时传遍宫廷内外，朝堂内文武百官人心激荡，暗自揣度康熙给十四阿哥的赏赐是否就是那把龙椅；宫内的宫女也情绪沸腾，人人企盼着能够有幸看一眼只在午夜梦回中出现过的英雄。

十一月十四阿哥满载盛誉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紫禁城。

众位阿哥、文武百官皆出城相迎。我想象着十四阿哥归来时的荣耀光芒，嘴角逸出几丝笑，但想到四阿哥却要立在众人中目睹着耀眼的光芒，笑容变得苦涩。他心内可有惧怕？怕这一刻的荣耀就此永远盖住自己？

张千英刚进来，围在一起唧唧喳喳说话的几个女孩子一哄而散，各自蹲下洗起衣服。张千英斥道："一帮混帐东西！捡着功夫就偷懒！"众人一声不吭，由着他大骂。他骂了半晌后才收声，走到我身边欲说不能说，我没有理会，他默立良久，转身而去。

第二日，几个小丫头没精打采地搓着衣服说："以为十四爷回京后，就能见到呢！现在才知道还得看我们有没那个福气能偶尔撞上。"正说笑着，张千英走进院中，我们向他请安，他没有理会，只顾侧身恭敬地站着。众人纳闷地彼此对望着，我心突地一跳，一时竟有些紧张。

一个听着些许陌生的声音淡淡道："命她们都先下去！"说着十四阿哥身着便服，带着几分慵懒走进了院子，眉梢眼角带着风尘沧桑，可不但无损于他的英俊，反倒平添了几分蛊惑，他嘴唇紧闭，散漫的眼神隐藏着探究和困惑打量着我。张千英对众人低声吩咐道："还不向十四爷请安退下？"

院内小姑娘呆呆愣愣，全无反应，我低头一笑，道："十四爷吉祥！"众人这才惊醒，忙此起彼落的请安。十四没有理会，只管盯着我看。我不安起来，细看他面色，喜怒无迹可寻，猛然惊觉，他真不是当年的十四阿哥了！

张千英低斥道："都退下！"说着自己先退出了院子。

十四打量了四周一圈，看着我身前的盆子出了会神，缓缓道："你在浣衣局六年多，我已经向皇阿玛求了三次婚，五十五年一次，五十六年一次，皇阿玛都没有答应。今日我又向皇阿玛求婚，求他就算是给我的赏赐，求他念在你多年服侍的份上，原谅你，再大的错，这么多年吃的苦也足够了。你猜皇阿玛告诉我什么？"

我心神震荡，他居然求过婚？在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为何激怒康熙的情况下？

他笑问："为什么？我就让你那么看不上眼？你宁可在这里替太监洗衣服也不肯跟我！"

我哑口无言，不，这和你没有关系。这不是你好，或你坏的问题。

他踱步到我身前，伸手挑起我下巴，浅笑着说："今儿不是不说话，或岔开话题就可以的，我有足够耐心等着答案！"我侧头避开他茧结密布而显粗糙的手，愣愣不知从何说起。

他淡然一笑，收回手，踱到一边随意拎了个小板凳，理了理长袍坐下，胳膊支在膝盖上，斜撑着头静静看着我。我想了半晌，走到十四身前，蹲下道："不是你的问题，你很好，非常好！是我自己的问题。"他眉毛微一挑，示意我继续说。

我摇头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道："那我来问，你回答就行了。"我无奈地点点头。

他问："你心里有人？"我迟疑着，告诉他，会对四阿哥不利吗？他静等了一会，笑道："不用为难了，你已经给了我答案！是八哥还是四哥？"我叹口气站起来说："探究这些有意思吗？"

十四道："看来是四哥！"他撑头浅笑、默默而坐，半晌后立起问："他在府中作"富贵闲人"，你却在这里苦熬着。你把芳心托给他，值得吗？"我看着他问："你待我如此，值得吗？"他微眯双眼看向高墙外，神思好象也随着视线飞出高墙，飞到猜不到的地方，缓缓道："当日你为我拼了命去赛马时，我就决定日后象十三哥那样对你，视你为友，诚心相待，尽力维护。如今我已尽力，至少心无愧欠！"

我一下轻松很多，原来如此，道："你不必如此，当日我也是为自己，你并没有欠我什么。"他道："若不是我，你又怎会走到那一步？你若真只顾自己完全可以把所有责任推给我，何必冒险赛马？"

他收回视线落在我脸上，轻叹口气道："你憔悴了很多！"我笑说："你风姿俊逸了很多！"他凝视我良久，问："你还是不愿意嫁给我吗？"我微微点点头。他浅浅一笑道："随你吧！不过你若不想在这里呆了，随时可以找我。"我道："多谢！"

他微一颌首，转身欲走，我叫道："十四爷！"他立定，回身看着我。我问："外面可有人守着？"他道："有话可以直说。"我走近他，犹豫了下，道："你不要再回西北。"他道："此事要看皇阿玛的意思。"我道："如今准噶尔部大势已去，不一定非要你再去打。而且皇上如今对你恩宠有加，你若态度坚决、表明心意，

皇上应该会听的。"

他一笑道："再看吧！行兵打仗不是你想的如此，换主帅更是牵涉很大。准噶尔部虽遭受重挫，可说大势已去却还过早。当年皇阿玛率军两次亲征准噶尔，历经六年才大败准噶尔，大汗噶尔丹服毒自尽。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又挥兵而来，并令大清遭受了前所未有全军覆没的耻辱！说他们是大清的心腹之患也不为过！越早除去将来祸患越少。"

我不知该说什么，愣了一会道："可皇上年事已高，你……"他道："皇阿玛和我心中有数。"

我能说的都已说完，静默了会道："我的话说完了。"十四摇头道："你整日就琢磨这些事情？你不要忘了当年李太医叮嘱的话，少愁思，戒忧惧。"我忙扯了个大大的笑容道："我记得呢！"他肃容道："不是"记得"就可以，而是真正放下。我们的事情，我们自会操心，你最紧要是把自己照顾好。"

我点点头，十四无奈地说："你怎么就不和他多学着点？人家是参禅念经，陪皇阿玛说笑。"我低头不语，他轻叹口气，转身而去。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十四阿哥奉康熙之命回军中。消息传来，我长叹口气，不知道该喜该悲，是为四阿哥离心愿实现的一天不远而喜，还是为该为那个我不愿目睹的结局也逐渐逼近而悲？

我不记得康熙具体驾崩的日子，唯一能肯定的是今年康熙就会离开人世。跟在他身边长达十年之久，我对他有敬仰，有濡慕，有惧怕，有恨怨，有同情，此时都化为不舍。我在知道与不知道间等着最后一日的来临。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康熙去皇家猎场南苑行围，十一月七日因病自南苑回驻畅春园。经太医调理，病情开始好转，宫廷内外无数颗悬着的心落回实处。可我却心下悲伤：已经是十一月，一切应该不远了。

十一日，我正在浣衣局洗衣服，王喜带两个宫女匆匆而来，只对张千英道："李公公要见若曦。"我在一众女孩子诧异好奇的目光中，随王喜出来。

一出门，王喜忙行了个礼道："姐姐赶紧跟她们去洗漱收拾一下，我在马车上候着。"我看他神色焦急，心下也有些慌，忙点了头。

马车向畅春园驶去，我问："怎么回事？"王喜道："皇上这几日总想吃绵软的东西，御膳房虽想尽办法却总不能如意，李谙达琢磨着皇上只怕是想起姐姐多年前做的那种色泽晶莹剔透，入口即化的糕点了。让人来学一时也来不及，就索

性让我来接姐姐。"

我低声问："万岁爷身子可好？"王喜道："好多了！批阅奏折，接见大臣都没问题，就是易乏。"我点头未语。

刚下马车，早已等着的玉檀就迎上来，我打量了一圈这个七年未来的园子，一时有些恍惚。玉檀笑拉着我的手，带我进了屋子道："东西都备好了，就等姐姐来。"

我点点头，一旁两个不认识的宫女服侍我挽袖净手，看到我的手都面露惊异之色，玉檀眼圈一红，吩咐她们下去，亲自过来帮我把手拭干。

我极其细致严格地做着每一个环节，这应该是我为康熙做的最后一次东西了，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透明琉璃碗碟，碧绿剔透的薄荷莲藕布丁，内嵌着一朵朵小黄菊。玉檀小心翼翼地捧起离去。吩咐人带我先到她屋子休息，待问过李谳达后再送我回去。

我静坐于屋中，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一个陌生的小太监敲门而入道："万岁爷要见姑姑。"我一下愣住，他叫道："姑姑！"我忙提起精神随他而出。

行到屋前，竟不敢迈步，虽同在紫禁城，可七年都没有见过康熙，现在心中竟有些惧怕。

王喜匆匆迎出来，看到我面色，忙道："没事的，万岁爷吃完姐姐做的东西后，半晌没说话，最后淡淡说"这不是玉檀做的，带她来见朕！"，我琢磨着不是生气，看师傅的面色也正常。"

我点点头随他而入。进去后头不敢抬，赶紧跪倒请安。静跪了好一会后，才听见一把带着几分疲倦的声音道："起来吧！"我站起，仍旧头未抬地静立着。"过来让朕看看你。"

我低着头，走过去立在炕头，靠软垫坐着的康熙上下看了我一会问："脸色怎么这么差？你病过吗？"我忙躬身行礼道："奴婢一切安好。"

康熙指了指炕下的脚踏道："坐着回话吧！"我行礼后，半跪于脚踏上。康熙细问了我几句日常起居后命我退下。

站在屋外，心中茫然，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人说送我回去，周围又大多是陌生的面孔，我到哪里去呢？这个园子对我是陌生的。

王喜和玉檀匆匆出来，看我正站在空地中发呆，忙上前来行礼。王喜道："师傅说让姐姐先留下。"玉檀道："这会子匆匆收拾出来的屋子住着反倒不舒服，

姐姐就和我一起吧！"

我问："万岁爷没让我回去吗？"王喜道："万岁爷什么也没说，是我师傅自个的意思。不过姐姐还不知道吗？我师傅的意思多半就是万岁爷的意思。"

玉檀道："李谥达服侍万岁爷已经歇下了，我陪姐姐先回屋子。"王喜道："这会子我走不开，晚一点过去看姐姐，这么多年没有好好说过话，我可是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微微一笑，牵着玉檀离开。

晚间和玉檀同榻而眠，两人唧唧咕咕，续续叨叨说了大半夜，这些年我本就少眠，错过困头，更是一点睡意也无。

我问："皇上没提过要放你出宫的话吗？"玉檀道："皇上恐怕根本不知道我究竟多大，这几年西北一直打仗，国库又吃紧，还灾情不断，不是北边旱，就是南边涝，皇上心全扑在上面，对我们根本不留心。"

"李谥达怎么可能不留心呢？乾清宫的人都归他统管。"玉檀笑说："李谥达巴不得我留下呢！问过两次我的意思，我自个不愿出宫，他就没再提了。李谥达年龄已大，精神大不如往年，不能事事留心。可皇上却更需要我们上心，我和王公公从小服侍，对皇上一切癖好都熟知，而且也都算是上得了台面的人。再要调教一个顺心的人没三五年可成不了。李谥达如今凡事能让我和王公公办的，都让我们办了。"

我有心问问她，这辈子就真不打算嫁人吗？可想着，何必引她伤心？古代女子怎么可能会不想找个良人托付终身？不过是世事无奈、天不从人愿罢了！

玉檀笑说："看皇上见了姐姐颇为怜惜，我估摸着姐姐能回来接着服侍皇上呢！不过姐姐你看上去真是面无血色，人又瘦，回来后可要好好调养一下。"连她这个贴身服侍的人也以为康熙的病没有大碍，那看来朝中众人都掉以轻心了，康熙的病……忽地心中大惊，猛然从床上坐起。

玉檀忙坐起问："姐姐，怎么了？"不会！不会的！可是……如果是真的呢？后世的确有人怀疑康熙的猝然死亡是雍正和隆科多合力谋害。

我身子寒意阵阵，玉檀惊问："姐姐，怎么了？"我拉住她的手问："这几日，四王爷可来得勤？"玉檀道："日日早晚都来。个别时候甚至来三四次。皇上有时精神不济，别的阿哥都不愿意见时，也会见四王爷。前天还派四王爷到天坛恭代斋戒，好代皇上十五日行祭天大礼。"

"隆科多呢？"玉檀道："如今他正蒙受皇宠，皇上很是信赖他，也常常召见。"我扶头长叹口气，复躺下。玉檀也躺回，问："姐姐，问这些做这么？"

"你一直在皇上身边服侍，你看皇上最属意哪位阿哥？"玉檀静了会低低说："应该是十四爷，这几日皇上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召十四爷回京，恐怕十四爷快要回来了。"我心中冰凉，喃喃道："可皇上对四爷也很好。"玉檀道："是呀！如今阿哥中最得宠的就是十四爷和四爷，皇上因此也常翻德妃娘娘的牌子，在年纪相近的娘娘里很是希罕的，可见恩宠非同一般。"

翻来覆去，覆去翻来，一夜未合眼，想来想去，后来突然问自己，不要受那些不见得正确的历史知识影响，只从自己感知认识的四阿哥去看，他会如此吗？心里浮出的答案是他不会！细细再想一遍，还是不会！心中渐渐安定下来，他不会的！

玉檀当值而去，我在屋中静坐。小太监在外叫道："若曦姑姑在屋中吗？"我开门，他道："李公公叫姑姑过去。"

玉檀噙着嘴，半搂着我笑道："姐姐一回来，我就被扔到一边去了。李谥达说茶点都由姐姐作主，我就给姐姐打下手。"我笑推开她道："有功夫偷懒还抱怨？"她一面帮我烧水，一面道："李谥达要我告诉姐姐，万岁爷正在斋戒，病又未全好，茶点务必上心。"我点头示意明白。

捧着茶点进去时，四阿哥正侧立在炕旁陪康熙说话，我一看到他，忙低头垂目目注着地面，眼中酸涩，我们多久没有见过了？

李德全将东西放置妥当，服侍康熙用，康熙对四阿哥道："你也坐下用一些，大清早就过来请安，外头站了很久，也该饿了。"四阿哥忙行礼后，半挨着炕沿坐下，随意拿起一块糕点食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三日晚膳刚用过，四阿哥来请晚安，康熙私下召见四阿哥，摒退左右，只留李德全服侍。玉檀她们一副见惯不怪的神情，我却是坐卧不安。

四阿哥出来时，脸紧绷，和我目光轻触的一瞬，眼里全是悲痛绝望，我心如刀绞。再看时，他已恢复如常，低垂目光，安静离去，脚步却略显蹒跚。康熙究竟和他说了什么？

他刚走不久，德妃娘娘来探望康熙，两人一卧一坐低低笑语，我们守在外面只听到隐约的笑声，其余俱不可闻。我心内焦急，频频向帘内张望，引得李德全看了好几眼，最后索性压着声音呵斥："若曦！"，我这才强压下焦灼，低头静立。

李德全吩咐王喜候在外面仔细听吩咐，把我叫到僻静处，厉声呵斥道："你在浣衣局洗衣把脑子也洗傻了吗？如今这是你的机会，自个不把握住，我就是再

有心帮你也不行！"

我忙跪下向李德全磕头，"奴婢知道谕达对奴婢的恩德，奴婢再不敢了。"他语声放软道："你是这宫里难得一见的人，这次虽是我私自拿的主意，可却是万岁爷的恩典，可不要再行差踏错了。"我磕头应是。

德妃娘娘刚走，隆科多又来觐见，其实这几日隆科多日日都来，可我偏偏有一种感觉，觉得一切就在今日。

我给隆科多奉茶时，康熙道："朕年纪已大，近日身体又不好，打算宣十四阿哥胤禛回京，这次回来，朕不打算再让他回军中，所以此事不能轻率，需想好委派何人去接替。明日朕打算召集诸大臣商议此事，你心中可有合适人选？"我紧紧捧着茶盅强耐着放好后，手已无半丝力气，忙退了出来。

心内煎熬，在地上直打转，感情上希望不要这样，我不要四阿哥伤心失望痛苦；理智上却觉得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十四阿哥登基，大家也许都会活着。可能对八阿哥下手的十四阿哥如果登基就真的不会铲除异己兄弟吗？

正在挣扎痛苦，外面忽然传来叫声，霎时乱成一团。我掩嘴，忽地松一口气，历史终究按照预定轨道前行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喜该伤，一瞬后，如梦初醒，忙跑出去。

康熙躺于床上，脸色紫涨，呼吸急促，满头满额的汗。太医进来后，隆科多和李德全交换了个眼神，退出吩咐立即派重兵围起畅春园，任何人无他许可不得进出。又派随从持令牌通传，九门戒严，亲王和皇子没有许可严禁私自出入。

李德全听完后，似乎觉得隆科多所作不偏不倚，合乎情理，微点下头，吩咐王喜："带人看着四周，不许任何人私自离开，任何人接近，若有违抗，当场杖毙！"王喜立即领命而去，周围霎时安静下来。

我替康熙拭汗，心下凄然，这位千古一帝终于走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约莫可以确定康熙猝死的原因，应该是心脏病之类的问题。表面的情形很类似。

康熙六十一年十三日戌刻，畅春园清溪书屋，康熙驾崩。享年六十九岁。

满屋子人全部傻呆着跪倒，一向最有主意的李德全也是满脸茫然，隆科多大哭着对李德全道："皇上刚对臣说完，已经拟好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就突然昏厥。"说着已经泣不成声。李德全脸色一阵白，一阵青，神色是从未有过的苍惶。一地跪着的人只闻隆科多的哭泣声。

未多久，四阿哥领着侍从进了屋子，李德全刹那间身子簌簌直抖。九门戒严，畅春园重重侍卫，消息根本不可能外传的情况下，四阿哥却轻易而至。李德全应

该已经明白在手握重兵的隆科多支持下，四阿哥完全占得了先机。此时其余皇子也许还被士兵拦在门外徘徊，甚至也许还在惊疑不定康熙究竟怎样了，而四阿哥已将整个京城掌控。

我看着他从沉沉的夜色中缓慢而坚定的一步步走进灯火通明的寝宫，不知道是悲是喜：他隐忍十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而其他人的命运也必将沿着历史的轨迹缓缓滑入黑暗之中。他走到康熙的床旁，缓缓跪倒，双手捧握着康熙的手，头贴在康熙掌上，静默无声，只有肩膀微微抖动。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5』第十六章

隆科多抹了抹眼泪站起道：“皇上驾崩前，已面谕臣，”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说完向四阿哥倒头便拜。

满屋子跪着的人看向李德全。李德全脸色青白，呆呆愣愣，我深吸口气，向四阿哥重重磕头，口道圣安，王喜随我磕头，满屋子霎时此起彼落的磕头声，请安声。李德全视线从众人脸上缓缓扫过，最后落在我和王喜身上，直勾勾盯着我们，神色凄凉伤痛，猛然闭上眼睛，俯身磕头。

四阿哥转身立起，扫了一圈跪着的众人后，眼光在我脸上微微一顿，吩咐道：“把所有人各自拘禁，不许任何人私自接近通传消息。”

我坐于地上，头埋在双膝间，身子缩成一团。这样也好，我不必目睹他登基前最后一幕的针锋相对。八阿哥和九阿哥肯定不服，但他们在京城并无兵权，一个隆科多对付他们已足够。最重要的是隆科多有康熙口谕，再加上李德全和王喜的证明，遗诏一颁，除非他们想造反，否则就是无力回天的局面。十四远在千里之外，等知道康熙驾崩的消息已是十余天之后，京城局势已定，四阿哥以有心算无心，十四仓猝之间势难应对。

小屋中一呆就是七日，我情绪狂躁难受，想到十三的监禁生涯，这才真正体会到失去自由的痛苦，我不过是七日就觉得快要崩溃，他却是十年。同时也越发感佩绿芜。

十三肯定已经被释放，想到我可以再见他时，心里真正有了纯粹的高兴。我一定要和他再大醉一场。

门”当啷”一声，被推开，一个太监陪笑着进来请安道：“姑姑，请随奴才回宫。”我静静站起，走出门，温暖的阳光霎时洒遍全身，这才知道阳光的可贵。

坐在马车上，沉默半晌后，我掀开帘子道：“你坐进来，我有话问你。”太监忙爬起，挨着座位半坐半跪的低头静候。“皇上登基了吗？”他道：“今日刚举行了登基礼。宣布明年是雍正元年。”我犹豫了下问：“八贝勒爷他们……”他抬头笑道：“贺喜姑姑！皇上十四日就加封八爷为亲王了，还命八王爷和十三王爷，马齐大人、隆科多大人四人总理事务。极为倚重八爷。”

我不敢深思，只问：“十三爷可好？”他笑说：“一切安好！姑姑待会就能见到了。这几日八王爷，十三王爷日日和皇上在养心殿议事。皇上待十三爷很是不同，众位爷为了避讳皇上的名字，都改了名字，唯独十三爷皇上下旨不让更名，可十三爷自己跪求着推拒了。”我心下滋味难辨，默坐无语。从今后，八爷要从胤禩改为允禩，十三爷要改名为允祥，十四爷更因为完全与胤禩发音相同而要从胤禩改为允禔。

紫禁城往日的红黄主色淹没在一片白黑之间，明确的向世人彰示着天地已改。轿子停在养心殿前，我立在殿前，步子却无法迈出。半晌后，仍然站着不动，一旁的太监脸色焦急，却不敢多言，只静静等候。

感觉膝盖又开始疼，站不住，可又不愿意进去，走开几步捡了块干净的台子坐下。太监再也忍不住叫道：“姑姑！”，我头搭在膝盖上没有理会。

一双黑色靴子停在眼前，我心大力地跳了几下，深吸口气，抬头看去，却霎时愣住。

十三阿哥浅浅而笑地看着我，身子瘦削，头发已微微花白，眉梢眼角带着几分悒郁，当年的两分不羁已荡然无存。眼光不再明亮如秋水，黯淡憔悴，唯一和多年前相同的就是其中的几丝暖意。我缓缓站起，他比四阿哥年幼，可如今看来竟比四阿哥苍老许多，那个长身玉立于阳光下，身躯健朗，风姿醉人的男儿哪里去了？

两人相视半晌，他笑道：“皇兄让我来接你进去。”我眼中含泪，点点头，他在前而行，我随后相跟，刚进殿门，我立定道：“我七日未好生梳洗过，这样蓬头垢面的有犯圣颜。我想先去梳洗一番。”他微沉吟了下，点点头。

太监道：“姑姑就先住这里，奴才这就去命人备沐汤。”我打量着屋子，浣衣局的箱柜都已搬过来。两个年轻宫女捧着衣物推门而进，“奴婢梅香，奴婢菊韵，

给姑姑请安！姑姑吉祥！"我愣看了她们一会，忽地惊觉过来，神思一直恍惚，竟把玉檀忘了，"玉檀在宫里吗？"两人恭敬回道："奴婢不知道。"

我问："王喜呢？"两人相视一眼道："王公公在。"我忙道："麻烦两位帮我把他找来。"两人踌躇了会，年纪较大的梅香向我行礼后转身而出。菊韵陪笑道："姑姑先洗漱吧！"我犹豫了下，点点头。

正在沐浴，听到屋外王喜问："姐姐找我什么事？"我问："你如今在哪里当值？"王喜回道："分派到皇后娘娘宫中，不过因为人手紧，这几日还在养心殿伺候。"

"玉檀呢？"他回道："玉檀已过出宫年龄，皇上给了恩典，这几日就放出宫。""让她来见我一面。"王喜道："这个我做不了主。"我道："好了，你先去吧！"

沐浴后，抱膝坐于床上，梅香轻扣门，"姑姑！"我忙扯过被子躺倒装睡。梅香推门探头看了一眼，轻叫："姑姑！"见我沉沉而睡，又轻轻掩好门。

我睁眼盯着帐顶发呆，我在害怕什么？我能拖延到几时呢？未见时想见，能见时又恨不得逃走。本只是躺在床上装睡，可从到畅春园后就一直没有安稳睡过，泡了一个热水澡后乏意渐起，沉入睡乡。

半睡半醒间，觉得有人盯着我看，立即清醒过来。四阿哥，不，以后是皇帝了，胤禛手轻抚着我眉眼，"已经醒了，干什么装睡？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缓缓睁开眼睛，暗黑的屋中，他侧坐于床上，看不清楚面目，似乎黑暗隔阻了很多东西，令我觉得有些心安。

"要点灯吗？"我忙道："不要！我喜欢这样。"胤禛轻笑几声，俯身在我耳旁低低道："你喜欢孤男寡女共处暗室？"我侧头避开他问："什么时辰了？"他道："已经过了晚膳时间，你若饿了，现在就传膳。"我道："没饿呢！既已错过，也就不急了。"

胤禛弯身脱靴，我一惊忙压着被子，全身僵硬。他又气又笑，拽着被子道："放心！忽觉得很乏，就是躺一会！"我犹豫了下，松了被子，他拉拢被子，轻轻把我揽到怀里紧紧抱住。

我沉默了半晌，转身对视着他。黑暗中他的眼睛暖意融融，我心头一热，不禁伸手环抱住他，触手处只是觉得瘦。心中酸楚，"这几日辛苦吗？"他笑说："还好！"

两人静静相拥而卧，半晌后，他迷迷糊糊地说："朕先睡会，你饿了叫朕！"话音刚落，人已沉睡过去。

我躺在他怀中，忽觉得前所未有的幸福，在心底深处也许我已企盼过很久，就我们两个人，彼此属于对方。以前早已过去，未来在这一刻还离我很遥远，我们只活在这一刹那，不必为将来担心。

不到一个时辰，胤禔忽然惊醒，猛地叫道："若曦！"我忙道："在这里呢！"他重重叹口气道："我梦里以为我搂着你是做梦！"他的臂膀忽然加重了力道，搂的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一切都过去了，十三弟和你都在我身边！"我也紧紧拥着他道："我们都在你身边！"

胤禔问："朕……我睡了多久？"我道："约莫一个时辰。"他忙翻身坐起，"你肯定饿慌了。"我随他坐起，"只是有点饿而已。"他一面套鞋一面叫道："高无庸！"屋外一个声音立即应道："奴才在！"我这才惊觉屋外一直有人守着。"传些清淡小菜和粥！""喳！"

"朕……我还有事要办，你自个用膳吧！"我点点头。他静静握了会我的手，放开，起身要走。我叫道："四爷！"又忙改了口，"皇上！"他回身看着我，"我想见见玉檀，在宫中这些年，我们一直相依做伴，如亲姐妹一般。就是我到浣衣局后，她也一直尽力照顾。"他微沉吟下，柔声说："好！"我犹豫了下又道："我还想见我姐姐。"他道："现在不方便，宫中一切都在整顿，过段日子一切安定下来后，我自会让她来见你的。"我大喜道："多谢！"

他俯身轻抚着我脸道："我以后要你每天都如此笑！"我心中一暖，握住他的手，凑到唇边轻吻了下，他瞬时颇为情动，忽整个身子俯下来，我忙推着他道："你不是有事要办吗？"

他微愣下，起身笑骂道："真是会磨人！"说完转身而去。他刚出去，梅香进门向我请安，点亮了灯。

梅香服侍着用完膳，夜色已经深沉。菊韵在屋外道："姑姑！玉檀姑姑来了。"我忙迎出去，脸色憔悴的玉檀向我请安。我一把搀起她，拉着她进了屋子。梅香向我行了个礼后掩门退出。

我拉着玉檀坐在椅上问："还好吗？"她怔怔发了好一会呆，脸色变化无端，忽地跪下抱着我腿低低哭起来。我忙跪倒，抱着她在耳边说："你有什么委屈就告诉我。"

她抹了眼泪道："我不想出宫。"我拿绢子替她拭干眼泪，"我求皇上厚赐你，你出宫后定不会受苦。"她道："这些年我所得赏赐虽远不能和姐姐比，可养老却足够。"我静默了会问："你心中可有中意的人？我求皇上为你指一门好婚事可好？如今你年龄虽不能做正室，可皇上亲自赐婚，也没人敢小看你的。"

玉檀眼泪霎时如断线珍珠，簌簌而落，摇头哭道："姐姐，我不想嫁人。自从入宫就已经绝了这个念头，我所求不过是家人平安。弟弟们已经各自成家立业，弟妹们我从未见过，如今回去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在宫里，他们提起姐姐是御前侍奉时，旁人都会给些面子，他们仕途顺利，就算全了我入宫的心愿。再则，我愿意陪着姐姐。"我轻叹口气喃喃道："想出的人出不去，能出的人却不愿出。"玉檀低语央求道："好姐姐，你就让我留下吧！我给姐姐做个伴。"

我点头道："我私心里巴不得你能陪着我呢！这宫里我还能找谁去说体己话呢？不过这事我做不了主，只能去求求皇上。"玉檀破涕而笑，"姐姐既应了，皇上定不会驳了姐姐面子的。"

我拉着她站起，"我自个都没把握的事情，你倒是信心满满。"她笑而不语。

"你现在住哪里？""还在以前的院子里住着？""李谙达呢？""没见过，不过听说要放出宫去养老。"两人絮絮叨叨，不觉已过了子时，玉檀忙起身告退。我笑送她出屋。

看寝宫依旧黑漆漆的，我看着灯火通亮的东暖阁问："皇上这几日都这么晚还不睡吗？"梅香应道："都在东暖阁处理公务，累极时，就在那边随便歇下了，一直没在寝宫睡过。"

下午睡了一觉，心里又记挂着他，留心听外面动静，一夜未睡，可直到五更鼓响过，早朝时间已到，人一直未回。

刚穿好衣服，梅香就端着水盆洗漱用具进来。"皇上已经上朝去了吗？"梅香帮我挽袖，一面回道："已经去了。"

待到他下朝时，我手中的唐诗已粗粗翻完一半。我立在西暖阁内，从窗户内看过去，八爷，十三爷，张庭玉随在胤禔身后进了大殿。七年未见八阿哥，乍一见，心中滋味难述。

年华渐逝，每个人都带着几丝憔悴不堪，可他却是奇迹，如深秋枫叶一般，岁月的风霜只是把他浸染得越发完美。少了年少时的清朗，却多了中年的凝重。风姿无懈可击，气度雍容超拔。可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单薄，那么瘦？

直到晚膳时分，梅香来说："皇上召姑姑去伺候晚膳。"我搁下书随她而去，随口问："皇上议完事了？"梅香回道："不知道！八王爷和张大人已经离去，十三王爷仍在。"

我上前请安时，胤禔和十三正在净手，菊韵端着水盆，高无庸在帮胤禔挽袖子，他示意高无庸退下，带着丝笑看着我。我轻抿了下嘴角，上前帮他挽起衣袖，

又服侍着他擦脸洗手。我这厢忙完后，十三也已洗好。

太监膳食已布置停当，胤禔坐定后道："十三弟，坐吧！"十三行礼谢恩后，方坐下。胤禔吩咐道："留高无庸伺候，其他人都退下。"待人退下后，吩咐高无庸："再加把凳子。"高无庸忙搬了把凳子过来，放在他身边。胤禔看着侧立在身后的我，示意我坐下。

他笑看看我，再笑看看十三，叹道："终于能一块用膳了。"十三微微笑着道："多谢皇兄恩典。"我眉头微蹙地看着十三。他却恍若未觉，说完后就低头恭坐着。

胤禔在桌下，轻捏了下我手道："都是你们爱吃的菜，随意些。"说着给十三夹起一箸菜放于他面前的小碟上，十三忙立起谢恩。

我心中郁闷，拿起筷子拣了自己爱吃的埋头吃起来。十年相隔，不是想象中久别重逢的谈笑之声。胤禔刻意亲近，十三礼数周全，气氛竟透着几丝尴尬。

闷着用完膳，十三告退。我依旧坐于凳上未动，胤禔拉着我手，拖我起身，走到榻旁坐下。高无庸捧茶进来，伺候胤禔漱口。胤禔用完后，顺手将还剩半盏的茶递给我，我漱完口，高无庸低头静静退下。

胤禔笑问："还不高兴？""怎么会这样呢？"我闷闷地问。他叹道："自打见到我，就一直如此，一点礼数都不缺，恭敬十足。"我心中难受，那个嘻笑不羁的十三阿哥再也回不来了吗？他揽我靠在他肩头道："我要其他人都尊我，敬我，甚至怕我，可唯独不要他。我只希望做他的四哥，不是皇上，不是朕。"

我默了会，叹道："慢慢来吧！十三爷被监禁十年，吃了那么多苦，一出来就面对这么多变故，一时只怕还缓不过劲来。"他道："我也如此想，不管他表面怎样，内里却依旧是这满朝堂我唯一可信赖的人。"

两人彼此靠着对方，静静而坐。帘外高无庸回道："皇上，何太医已经传到，正在西暖阁候着。"我一惊，忙直起身问："你不舒服吗？"他一面站起，一面道："是来看你的。"我随在他身后出去，"我一切安好，有什么好看的？"

说着两人已经出了帘子，我不再多话，跟在他身后，进了我的屋子。胤禔走到屏风后道："朕就在这里听着，你去传他进来。"高无庸忙先给他搬了椅子服侍他坐好，转身匆匆出去。

胤禔在屏风后笑道："此人医术极为了得，我当年去江南时，民间已有盛名。可是有些个呆，脾气又急，进太医院三四年，却一直不受重用。"我道："很多事情唯呆痴者才能耐得住寂寞钻研，不呆只怕医术反倒不能这么好了，所幸他现在已经遇上了伯乐。"胤禔轻敲了下屏风未语。

高无庸领着何太医进来，踌躇着不敢拿凳子，我起身欠了欠身子道："太医请坐！"高无庸这才取了凳子放在榻旁。

太医凝神把脉，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一面问着日常有无不适，半晌后，刚欲张口，我忙道："别和我说什么阴阳精气的，按我能听懂的说。"他沉吟了下道："从脉象看，是陈年旧疾，到如今已有积重难返之势。"屏风后轻微的几声响动。

高无庸忙问："此话怎讲？"何太医道："常年忧思在内，气结于心，五脏不通达，以至五脏皆损。体内更有寒毒之气。"我道："前面的多年前李太医已经说过，确如你所说是多年旧疾。只是这后一句如何说？"太医道："看你的手，应是常年浸泡于冷水中，起居之处也湿气过重，本就内弱，气血不足，五脏已有损，经年累月下来，自然寒毒侵体。"

我笑道："倒也没那么弱，我自己并无不适的感觉。"他道："是否近两三年月事不准？要么多月不来，一来又长时不净。"碍着胤禛在，我有些不好意思，微一颌首。他叹道："为何不及早请人医治？"浣衣局中，如不是大病到卧床不起，怎么可能请得动大夫？

高无庸忙问："如今如何医治是好？"何太医沉吟不语，大半晌后道："当年李太医乃太医院翹楚，晚生来得晚竟没有机会求教一二。李太医既然诊过脉，不知可有方子？容我看过后，也好知道前因，更好下药。"我起身从箱子里取出当年李太医所列的长单子。

他如获至宝，忙接过细看，边看边点头，最后长叹一声道："这么多年，你若能遵医嘱，病早就好了！再好的大夫，碰上不肯听劝的病人，也无法下药。"说着竟有收拾东西要走之意。

高无庸忙拦住道："怎能看完病连方子都不开呢？"何太医道："开了等于没开，何必多此一举？"两人相持不下，我暗叹，真是有些个呆痴。高无庸如今的身份，都有人当面和他拗着干。

胤禛从屏风后走出道："朕保证她这次一定遵医嘱。"何太医呆了一瞬，忙跪倒请安。

何太医又细细替我把了一次脉，提笔开方子，一面道："当年李太医所列照旧，我再补一点就可。身子怯弱，不能下重药，体内寒毒，只能慢慢引导疏通。回头合好丸药，每日服用。"胤禛问："若一切都遵嘱咐，病可能全好？"

何太医踌躇不语，胤禛道："就如刚才朕在屏风后一样，有话实说。"何太医低头道："确如臣先前所说，已是积重难返。如今只能是细心调理，不至严重。"

若一切遵照臣所列，臣可保十年无虞。"

胤禛冷冷问："那以后呢？"何太医垂头不语，半晌后道："现在推测十年后尚早，要看这十年医治调理如何。"

胤禛静默无语，何太医和高无庸大气也不敢喘，垂头僵站着。我伸手握住他的手，他紧拽着我手道："你们都下去吧！"两人忙静静退出。

他起身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复紧紧地搂住，很久后低低说："都是我的错。"我摇头道："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往自个身上揽，如今一切安好，就发愁十年后，那日子还要不要过呢？"

两人相拥半晌后，他放开我问："你累吗？要先歇息吗？"我问："你呢？你什么时候歇息？"他道："我还有公务要处理。"我道："我不想睡，想和你在一起。"

他点点头，握着我手向东暖阁行去。天已经黑透，高无庸看我们出来，忙打了灯笼侧走在前面。

胤禛坐于桌前查阅文件，我随手抽了本书，靠躺在躺椅上随意翻看。寂静的屋中，只有他和我翻阅纸张的声音，熏炉缭绕青烟上浮，淡淡香气中，我不禁轻扯嘴角笑起来，觉得这就是幸福。我们彼此做伴，彼此相守。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6』第十七章

侧头看向他，他撑头，眉头紧蹙地盯着眼前的文件。我盯了半晌，他依旧是这个姿势，心中纳闷，轻轻起身，走到他身侧，探头看去。

胤禛往一旁挪了挪，我挤坐在他身旁。他揉了揉眼睛道："眼睛都看花了，却还是一笔糊涂帐。"我翻阅了下道："这么明细的帐薄，你也要细看吗？"他靠在椅背上叹道："太穷了！没办法！不细看，如何知道从哪里把银子省出来？把被人拿走的要回来？满朝上下，干净的没几个，朕如果心里不一清二楚，只能被他们糊弄！"

我道："十三爷呢？为何不交给他？"胤禛摇头道："他要看的不会比我少，现在肯定也在灯下头疼呢！"说完，他又低头看起来。

我从旁边抽了一本帐簿也细看起来，此时还没有复式记帐法，都是单式记帐法，看半天后才能大致明白一项收支的来龙去脉，而且没有好的报表格式，不能有效汇总分类分析，看得人头晕沉沉，还把握不到重点。不禁叹道："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他道："帐簿可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朕当年也是花了些功夫才学会。"我凝视着满桌帐簿问："这些能让我翻阅吗？"他诧异地问："你看这些做什么？"我笑说："我看看，看能不能看懂。"

他微一摇头道："要看就看吧！不过千万不可弄不见了，有些没有复本的。"我点头应是，又问："就这些吗？"他道："多着呢！就搬了这些出来。"

听着外面敲了三更，我道："先歇息吧！五更就要上朝呢！"他道："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晚了？你自个先去睡吧！我再看一会就去睡。"说着已经低头看起来。

我手覆在帐簿上说："自从搬进养心殿，你可曾真正睡过一觉？今日不许看了！"他皱眉看向我，我软声道："我也会担心你身体的呀！今日太医可刚说了，不要我忧虑担心的。"

他眉头展开，合拢帐簿，牵我起来，守在帘子外的高无庸忙挑起帘子。西暖阁内当值的宫女太监听见声响忙开始准备洗漱用品。

他侧头道："你不用伺候我了，自个去洗漱吧！"我点头欲走，他又是一把拽住低声道："收拾完了悄悄过来。"我脸腾得一下滚烫，看着他身后的龙床，忽生酸楚，摇摇头，抽出手，快步而出。

我刚准备关门熄灯，胤禔身着中衣，披着外袍推门而进。我一下全身僵直，呆呆站着。他走近，轻抚了下我的脸道："别紧张！我只是想和你一块躺着。"我静立未动，他拉着我走到床边道："我们蹉跎了多少时间？从我答应娶你到现在已经十年，我如今只想尽可能多在一起，我怕……"他扶我在床上坐好，轻抚着我头发道："我们还能有几个十年呢？"我眼眶一酸，忙忍住眼泪，点点头。他随手搁了外袍，起身吹熄灯。

两人脸对脸躺着，他笑道："你怕什么呢？我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累得慌，什么都干不了。放心！"我不禁笑起来。他笑在我额头弹了下道："现在听着乐，以后只怕会为此怨我。"我气掐了他一下道："美得你！"他低笑未语。

两人静默了会，我央求道："你别把玉檀送出宫可好？留给我做伴。"他"嗯"了一声，转眼已沉入梦乡。我撑头看他，不禁叹了口气，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下，躺下睡觉。

高无庸在外低低叫道："皇上！"我忙起身披好衣服，胤禛却沉睡未醒，犹豫了下，还是推了推他，"快要五更了！"他蹙着眉头低低"嗯"了一声，又微眯了会，一下翻身坐起。

我起身洗漱，用完早膳后，匆匆去了东暖阁。当值的恰是王喜，看我进去，过来笑着请安。我道："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说着走到桌旁要翻阅帐簿。王喜忙拦住我，支支吾吾地陪笑说："姐姐，未经皇上许可，任何人不得随意进来的。"我抬头看着他道："你看我是那不知规矩的人吗？皇上准了我看的。"他为难地说："可……可皇上并未……"我笑说："不为难你了，回头让皇上给了你吩咐，我再来看。"他忙喜应是。

王喜陪我到厢房坐下，忙着给我冲茶，我盯着他看了半晌，看左右无人，慢声道："你是什么时候跟了皇上的？"王喜把茶在桌上放好，道："知道瞒不了姐姐，是五十二年间的事情。"我轻叹口气："李谔达肯定很伤心！"他脸有些发白，我道："不只是你，还有我。"他低头搓手不语。

我道："你一直对我很维护，在浣衣局暗中帮我打点，也是受皇上嘱托吧？"王喜道："皇上当年不方便出面，想着我好歹在宫内还说得上话，就命我找张千英，银子都是皇上所出，我不过担个名义罢了！但我自个也愿意，和姐姐一向要好，也不愿姐姐受苦。"

我问："你是李谔达一手调教的人，权利钱财只怕都买不动你，为什么？"他低低道："我是南边人，家里本就穷，入宫那年又遭了涝，眼看着都要饿死，爹娘无奈，只好托了相熟的人把我送进宫，想着总是条活路。兄弟总共六人，可饿死的饿死，病死的病死，后来只剩下我和五弟。幸得师傅提拔，我大时，家里已经吃穿不愁。五弟是个急脾气，为了知县的儿子调戏弟妹，一怒之下失手把对方打死。对方要五弟偿命，判了死刑。我虽在宫里当差，可姐姐知道我师傅的脾气，管束很严，没有我说话的地方，况且山高水远的我就是有心都插不上手，可爹娘就指着五弟养老送终，传递香火。后来幸亏李大人听闻此事，重审了案子，道"调戏良家妇在先，失手打死人在后，虽有过，不至于死罪。"。杖打了五弟，又判了八年刑狱，一条命却是保住了。"

我问："李大人是李卫吗？"王喜点头应是。我心下叹道，李谔达当日还派王喜带人封锁畅春园消息。外有隆科多，内有王喜，胤禛也算天时地利都占尽了。

胤禛下朝后，和八爷、十三爷等人在殿内议事。高无庸立在外面侍候，看我

向他招手，忙侧头向身旁太监吩咐了下，匆匆过来。我道："公公什么时候把玉檀调过来？"他陪笑道："姑姑，养心殿的人虽名义上归我调配，可实际全都要皇上点头。这事……"我截道："皇上已经答应了。"

他笑说："那就好！如今养心殿服侍的人本就不够，可御前侍奉又要手脚麻利，又要心眼实，还得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不能说，宁缺勿滥，奴才正在犯愁。玉檀能来最好。"我道："多谢公公！"他一面笑道："该我谢姑姑才是。"一面打千退走。

一直熬到晚膳时间早过，天色黑透，殿内议事的人才散。

胤禔伸手由我帮他挽袖，"怎么不自个先用膳？"我笑而未语，正在水盆里帮他洗手，他忽地紧握住我的手，我抽了几下未抽脱，一旁捧盆的菊韵早装做不经意撇过了头。我两颊滚烫，瞪向他，他看我急了，方暖暖一笑，松了手。

用完膳，正在喝茶，高无庸进来回道："玉檀已经来了，奴才来问问皇上的意思，具体让她做什么好？"胤禔一皱眉头，看向我，我也皱眉看向他。他不会是完全不知道昨夜答应我什么了吧？

他看了我一会，转头淡淡吩咐："命她负责奉茶。"高无庸磕头应是后退出。我道："此事怪我，你昨夜迷迷糊糊时答应了声"好"，我却以为你当时心里还清楚的。"他表情缓和，道："算了！"

我低头不语，他问："不高兴了？"我摇头道："你有你的考虑，本就是我想越了。"他问："那你在想什么？"我默了会，抬头看着他道："我感叹"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

胤禔脸色忽变，两人默默坐了半晌后，他道："我以为你如今能不把紫禁城当樊笼！"我道："我只是怕，我很怕这个地方。"他释然一笑，定声道："有朕在，你什么都不用怕。朕绝不会再让你受半丝委屈，再吃半点苦！"他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笑握了握他的手，未再多言。

"对了！今日我去看帐簿被王喜挡了回来。养心殿如今的规矩可比圣祖爷的乾清宫立得还要好。"他想了想道："白日寝宫都是空的，我命人把你要看的帐簿搬到那里，你在那边看吧！此事不要声张。"我点头答应。虽只是查阅帐簿，可也有干预政事的嫌疑。若非看他实在累，我绝不愿招惹这些事情。

胤禔低头翻阅折子，忽抬头看着歪靠在榻上的我淡淡道："朕命十四弟回来奔丧，诏书这两三日应该就到他手里了。"

我手握帐簿未动，眼睛盯着看，心却已乱。这几日我一直回避着去想十四，

京城早已改了天下，他却还不知康熙已逝，也许仍然喝着酒遥祝康熙身体安康。

我道："我有件事情想问你。"胤禛头未抬，依旧看着奏折道："问吧！"那两只将死的鹰是你弄的，对吗？"他正在蘸墨的手微滞了下，又一切恢复如常，在墨砚边顺了顺毛笔，一面写字，一面道："你如何知道的？"

我闭着眼睛道："那日我要起身求情时，王喜拉住了我，当时以为只是恰巧，可如今想来，王喜虽聪明，可那两句话句句击中要害，不是知我甚深者只怕一时说不出来，他没那急智。"

胤禛道："你虽聪明，可心软，冲动时又全凭感情行事。老八是你姐夫，你一冲动肯定会做傻事，所以只能让王喜在一旁看着你。"我拿帐簿盖着脸道："当初我以为是十四爷做的。我猜八爷只怕也怀疑是十四爷做的。"

我问："你是如何打动八爷身边的奴才？"胤禛边写字边淡淡道："是人就会有弱点，不外乎贪、喜、嗔、痴、怒、恨、怨，只要细察其心意，慢慢诱导入彀，总会为人所用。朕只命人花了功夫在那个年老太监身上，常人以为年青人易受诱惑，却不知年老者心中的暗鬼更多。"

我问："那为何都自尽了？"胤禛道："若曦，我不想你知道这些。"我道："这是我心中多年的一个谜团，告诉我。"他道："侍卫是被太监下的药，象是服毒自尽，其实只有老太监是悬梁自尽，落在外人眼里，就以为都是畏罪自尽。"人命是如此轻贱，我不敢再深想。

我幽幽问道："你就不怕圣祖爷当年并非糊涂了结，而是一意追查吗？"胤禛停笔，瞟了眼我道："你以为皇阿玛暗中没有追查吗？设计陷害需要人证物证的确不容易，可弄一段无头公案并不难。我的确未料到皇阿玛会那么决绝地处置。当时的情况，局势越乱对我越有利，只想着几个兄弟谁都免不了被怀疑，老八内部也免不了彼此猜忌，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胤禛默默出了会子神又道："当年看到皇阿玛那么做，微感吃惊之外，倒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

他低头静阅着奏折，我默默发呆。两只鹰就扭转了当时"八爷党"占上风的局面。利用康熙厌恶八爷的心思打击八爷。又给八爷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虽因忌惮胤禛，不得不支持十四爷，心底的那丝怀疑却让他总是有所保留，不可能全力支持十四爷。我在浣衣局不能具体知道胤禛自五十四年后和十四暗中相争的过程，但十四爷和八爷之间的那道裂隙肯定对胤禛有利。也许胤禛唯一算漏的地方就是康熙对八爷那么决绝，竟然最后让十四爷占了上风。

好半晌后，他道："别再想了！太医嘱咐的话又忘了吗？你可是答应了我，要遵照医嘱的。"我忙敛了心绪，搁下帐簿，在室内随意走动散步。

三更鼓响时，他劝道："你先回去歇息，今日我必须把这些折子看完。待看完就睡。"我立着未动，他道："我如今刚登基，很多事情都还未理出头绪，待一切理顺了，就不会如此了。"我叹口气，知道今晚肯定劝不动他，自己在这里只能让他心急。遂转身回房休息。

我躲在他的寝宫中，细看帐簿，越看头越大，把这些东西归纳整理出来还真不是简单活。没有电脑，我又多年未做过，所幸毕竟是当年赖以谋生的本事，慢慢回想着倒也渐渐熟悉起来。

先设计简单清楚的表格，画好小图样，吩咐太监拿大纸依样找人绘制妥当。然后就是整理手头的初始资料、填制报表。

忙碌中的时间过得份外快，经常是觉得脖子酸疼，背脊刺痛时起身休息，发现大半天早已过去。胤禛召我吃晚膳时，我就过去一块用一些。若不召时，就自己随便吃几口，继续埋头干活。

晚上经常是他在东暖阁忙，我在他寝宫忙，有时候累极了，昏沉沉爬到床上躺倒就睡，反正他很少回来。自己感觉象回到当年每年的会计忙季，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通宵通宵的加班。全靠着咖啡和烟提神，如今只能靠茶。有时候嘴里无限怀念咖啡和香烟的味道。

"姑姑，皇上要见你。"高无庸在帘外低声道。我忙扔了笔，站起展了展腰随他而去。一路除侍卫外，再无其他人。心中暗自纳闷却未多想。

"你在折腾什么？搞得比朕还忙？"胤禛见我进来，搁下毛笔示意我坐过去。我靠在他肩头道："回头你就知道了。"

随手拿起他正在写的折子，勒令在早已去世的阿灵阿和揆叙墓碑上分别镌刻"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等字样。只为了当年阿灵阿和揆叙伙同八爷设计陷害他，十年过去，人都已死，胤禛却仍不能放下他的恨。我轻叹口气，放下了折子。

他轻拍我背道："折腾什么我不管，不过饭总要吃，觉总要好睡。"我道："彼此，彼此！别光拿话说我，自个也惦记着。"他气笑道："朕要管整个天下，怎么能相提并论？"

我笑道："你要摆皇上的架子时，就"朕，朕"的。放心！我时刻惦记着你是皇上呢！不敢忘的。"他默了会，叹气道："十三弟如今时刻记着我是皇上，也就你还不往心里去。我要你往后也这样。"

我看着他柔声道："你私下里老说"我"，刻意不用"朕"时，我就明白了。所以你如今虽已不是四阿哥、四王爷，可我只愿意把你看作胤禛。"心中早就叫过千百遍的名字第一次从唇齿间吐出。他表情微怔，唇角慢慢逸出笑，暖暖地凝视着我。

我忽觉得酸楚，抱住他喃喃道："我一点都不想把你看作皇上，那是称孤道寡者，可你就是皇上，你握着生杀大权！"说着心里越发难受，怕他听出异样，忙收了声，只是静静抱着他。

他道："只有这样，我才能拥有我想要的，保护我所爱的！没有权利我只能眼看着你们受伤，却无能为力。"两人默默相拥半晌，他在我额头轻吻了下道："我还要看折子。"我起身笑道："我也要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他笑摇摇头，目送我出了帘子。

我出门慢行，顺便舒展一下筋骨，玉檀、梅香、菊韵等养心殿内服侍的宫女太监陆续从外面进来，个个神色间带着几丝惊怕。我拉着玉檀进屋问："怎么了？"玉檀垂头盯了地面好一会道："刚才高公公命我们去看喜鹊受罚。"喜鹊也是养心殿内侍奉的宫女，我问："什么罚？为何事？"玉檀道："她私下向齐妃娘娘说了皇上在养心殿内的起居事宜。除养心殿内侍奉的人，皇上还命齐妃娘娘宫中的太监宫女来观看。"玉檀顿了顿道："杖毙！"

我倒吸口冷气，活活打死！这下应该再无任何人敢暗中通传消息，也无哪个娘娘再敢私自打听胤禛起居了。紧握着玉檀的冰冷双手，半晌后方问："你还好吗？"玉檀点点头。

十二月十七日，在康熙驾崩后一个月零四天，十四奉诏从西北赶回奔丧抵京。人未到，先上奏折问："谒梓宫、贺登极孰先？"胤禛当时面色如常，淡淡下旨道："先谒梓宫！"。

十四去寿皇殿拜谒康熙灵柩时，胤禛随后而到。一众大臣早已呼拉拉跪了一地，十四却站立不跪。两兄弟遥遥站立目视对方，身旁大臣都惊惶不已，个个头贴着地面不敢多言。血一般的夕阳下，两个直挺挺立着的兄弟身影被拖的无限长。

十四最后也未给胤禛行君臣之礼，对着康熙灵柩连磕了九个响头后，长歌当哭，悲笑而走。一旁侍卫上前阻挡，十四踹开侍卫，大步离去，留给众人一个凄伤的背影，慢慢没入夕阳。众人俯贴在地上，一动不动，胤禛静立在血色余辉中，在寿皇殿的台阶上投下一道曲曲折折墨沉沉的影子，直没入廊柱的黑暗中。

胤禛脸色清冷，目注十四离去后，自己也向康熙灵柩磕了九个响头，淡淡下

令革去十四的王爵，降为固山贝子，摆架回了养心殿。回养心殿后摒退众人，独自静坐。不言不动，一坐就是一下午。

高无庸立在我身边细细告诉我始末，愁问如何是好。我撑头想了会道："皇上只想独自一人静静，没什么事情。"

过了晚膳时间很久，我问玉檀："皇上传膳了吗？"玉檀回道："已经传了，皇上心情甚好，点了不少菜。"

胤禔摒退众人后，端碗吃饭，一面笑给我夹菜。我叹道："心里气闷，何必还要强做这个样子？更是心苦！"他搁下碗筷，默看着我。半晌后，冷声道："朕总不能如了他们的意！老九他们等着看朕笑话，朕还偏不生气。"

我走到他身旁，握住他手道："已经是最大赢家，有些事情真的可以不计较的。"他猛地把我拽进怀里，我惊呼声未出口，已经被他唇舌挡住。

半晌后，他一面轻吻着我耳垂，一面低语道："朕江山美人都有，的确不必和他计较。"我脑袋晕乎乎中，透出一丝清醒，忙推开他。

他揽我坐直，拇指轻抚着我的唇柔声说："刚才我……，有些肿，弄疼你了吗？"我刚欲摇头，高无庸在帘外道："十三爷求见！"

我忙从他怀里站起，两人诧异地对视一眼，这么晚所为何事？他道："快宣！"十三大步而进，满脸彷徨不安，焦灼担心。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7』第十八章

胤禔问："什么事？"十三跪倒就磕头，连磕了三个头道："臣弟是来求圣旨的。无皇上圣旨，任何王公阿哥不得随意进出九门，不得私自调遣兵士。臣弟求皇上恩准臣带人寻找绿芜。"

我惊问："绿芜怎么了？"十三双手紧握着拳道："她留信说不喜欢王府生活，性本爱丘山，回江南了，让我莫再寻她。"我不能置信地摇头道："怎么会这样？她不可能舍得你的！承欢呢？"

十三惨笑道："她说有皇兄和你，还有我，承欢绝不会受委屈。"

十三又向胤禛磕头，胤禛忙蹲下扶起他道："朕立即下旨派人去追。"说完扬声叫高无庸，吩咐传隆科多。

十三急急地往外冲，我忙拉住他道："找人也要样子呀！你可有绿芜的画像，拿来让画师照样绘制，好让人拿着寻。"十三如梦初醒，连声道："对，对！我幽禁时，画了不少，这就去拿。"说完就冲了出去。

我看着十三的背影这才惊觉，他对绿芜已经用情至深，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十三，方寸大乱，焦急彷徨。就是当年面对八阿哥的精心圈套、漫长无期的幽禁生涯时，他依然是从容不迫的。

胤禛冷声吩咐高无庸："派人查清楚，绿芜为何突然离开怡亲王府。另外不管有任何发现都先来禀告朕。"高无庸立即转身而出。

我急得在地上走来走去，胤禛叹道："你就是把地板踩破，也不能把绿芜变出来。先吃些东西！"我摇头道："吃不下！"他举筷欲吃，叹口气，搁下筷子，命人进来撤掉。

已是半夜，却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我对胤禛道："你睡吧！明日还要上朝。"他搁下手中奏折，静默了半晌后道："我现在很担心。从未见过十三弟这样，当年他以一人之力搏杀猛虎时，都还懒洋洋地笑着。可今日你也看到了，失态至此。"

我强笑道："找到绿芜就好了，他们十年相依为命，绿芜本身又才貌双全，情思深种并不奇怪。"他靠在椅背上，半仰着头，手覆在额头上叹道："我担心的就是找不回绿芜！"我摆手道："不会的！肯定能找到！"他长叹口气道："希望我想错了！"

胤禛早朝刚归，我就冲上去问："找到了吗？"他疲惫地摇摇头，我忙服侍他坐下，又拧了帕子替他擦脸。他闭着眼睛道："十三弟未来上朝！你不知道，我坐在上面，看着下面立着的人，每个人都各怀鬼胎，没一个人可信赖，我总在想他们面具背后的真正心思。面上的敬畏忠诚有几分是真？我这才真明白为什么天子都是孤家寡人。以前看到十三弟站在那里时，我从没有这种感觉，孤零零的感觉。"

我强忍着泪道："等找到绿芜就好了。"他眼未睁道："若曦，抱着我！"我坐到他身侧，用尽我全身力气紧紧抱着他。

"皇上，王大人求见！"他睁开眼睛道："绿芜有消息了。"我忙起身走进里屋，放下帘幕。

我扶着柱子，一点点软坐在地上。"……臣照着画像打探，有人见过一个身着绿衫的女子在河边迎风而站。见到的人说，因有大雾，具体容貌看不分明，可就是觉得极美，当时他们想近前看视一番，却怕唐突而迟疑不前。因为女子来的蹊跷，去的也蹊跷，雾起时已立在河边，雾未散人已不知去向。甚至有无知民妇说是河神。臣又沿河上下打听，却一无所获。后来，后来……突然听闻有渔民从河中打捞起女尸，臣立即前去查看。形貌已不可辨，但腕上所带玉镯却恰好与画像中一模一样。"

不，这不是真的，绿芜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你让十三情何以堪？这不是真的！还有承欢，我们当年取名时，就是为了能让她承欢于双亲膝下。你让她以后承欢于谁膝下？

"此事还有谁知道？"回皇上，臣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惊动任何人，就连底下士兵，臣都只吩咐继续寻找。尸身臣已经派完全不知此事的人看管好。"

"办得好！此事不许再告诉任何人，你们继续寻找，退下吧！"

"若曦！若曦！抬头！"我头埋在膝上，怔怔出神。他把我从地上抱起，放到榻上，轻拍着我的背道："最痛苦的会是十三弟，我们该想想怎么办。"

我眼泪汨汨而出，仰面道："肯定是恰巧有人带同样的镯子？"他静默无语，半晌后问："如果是绿芜，你打算怎么办？"我摇头道："不会的！即使因为十三爷的福晋嘲讽为难了绿芜，她也不至于自卑心冷到投河。"他扳着我头道："我会让人去查清楚究竟是不是绿芜。可你不能这样，你再难过，能比得上十三弟之万一吗？现在不是我们难过的时候。"

我抹着眼泪点点头。他问："如果是绿芜怎么办？"我垂泪想了会道："不能让十三爷知道！十三爷刚刚得释，还未从圣祖爷驾崩的悲痛中缓过来，若让他见到尸身肯定会发疯的。"我哭着道："面目难辨！怎么受的了？"他道："我也如此想。眼前断然不能让他知道。"

未到晚膳时分，收到确定消息，尸身肯定是绿芜的。我自己硬塞给自己的一点希望彻底破灭。胤禔沉吟半晌后，吩咐收敛好尸身，拣一块好地方厚葬。又派人寻人假扮亲人去认尸，编好故事，让沿河渔民知道，务必要天衣无缝。

我坐在里屋榻上，木然地听着，心下一片凄然，十三爷，你现在还在四处寻找吗？我们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

十天过去，十三仍然坚持不懈地找着。胤禔和我都是愁思百结，他面上

还好，清冷惯了，看不出太大的不同。我却是藏也藏不住。

十三早朝不上，满朝文武都猜不透原因，琢磨不透新登基的胤禔在玩什么花样，举止越发谨小慎微。

"若曦，你去看看十三弟吧！"我呆了半晌，摇摇头。胤禔道："总不能永远这么找下去，十三弟如今在府中日日烂醉如泥，据闻只说四个字"找到了吗？"。我不方便过去，你去看看他究竟如何了。"我想了会，点点头。

他吩咐人准备车马侍卫，换了自己的贴身侍卫叮嘱再叮嘱，我道："派一人相随就可以了。"他未语，依旧派了八人相护。我心下凄惶，如今朝堂上究竟是个什么局面？他不愿我知道，我也不愿知道，可这些细小琐事却露了端倪。至少他是时刻警惕的。

"爷就在屋内，因不许奴才们打扰，奴才……"我点头表示明白，挥手示意他下去。定了定心神，缓缓推开门。

满室酒味烟味，虽门窗紧闭，帘子密拉，因点着无数蜡烛，十分亮堂。四壁满是绿芜的画像。十三散着头发，拎着酒壶，正对着其中一副画像喝酒。听到门响，漠然回头。见是我，淡淡一丝错愕，转瞬即逝，又漠然地转回头。

我掩上门，一副副画像细看过去，或坐，或立，或笑，或颦，四时节气俱有，看落款日期都是幽禁十年间所作。绿芜，你泉下有知，是否是含笑的？十三对你一如你对他！

其中一副是十三和绿芜两人一起的画像，细看笔触，绿芜应是十三所画，而十三是绿芜所绘。一轮如钩弯月挂在柳梢头，绿芜坐于树下抚箏，十三立在不远处吹笛，两人眉眼含情，绿芜带着几分娇羞，十三满面欣悦。

"这是我们成婚之日所绘。我什么都不能给她，只能以天地为媒，柳树为证。"十三立在我身后，凝视着画，语气沉痛。我盯着画中的绿芜道："绿芜是快乐的。这就是你给她的最好东西。我虽只见过她一面，但觉得她眉头总是紧锁着无限愁思，可你看看这些画，她即使含嗔薄怒，却是喜悦的。"

"她为什么要走？只言片语就把十年统统抹去？为什么？就算我有不是，可承欢呢？"十三把手中酒壶狠狠砸到地上。为什么？霎时间恨怨悲怒溢满了我心。走到桌边随手拿了瓶酒，灌了几口。

我一面喝酒一面一根根吹熄蜡烛："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也许你听了，可以明白一二。"

十三随意靠着柱子坐在地上，拿起桌上烟斗凑到最后一根蜡烛上点燃，

默默吸着。我道："给我些烟丝！"他解下烟袋子扔给我。我随手裁了方纸，卷了根烟卷，也凑到烛上点燃，深吸了口，久违的味道，缓缓吐出。吹熄了屋中最后一根蜡烛。

我靠着桌子坐在地面上，吸着烟，漆黑的屋子中，只有我和他手中的烟一明一灭。"在讲故事前，我还有几句题外话说。你和绿芜固然是夫妻情深，可你别的福晋这么多年也是苦守着，孩子她们一手带大，好不容易盼到你出来，你就如此对她们吗？"十三面前的一点红花开了又灭了。

我吸了口烟问："绿芜祖籍是浙江乌程，你可知道？"黑暗中，十三声音幽幽传来："只听她说是江南人，因她身世漂泊，自己不愿多说，我不愿引她伤心，也从未多问。"

"绿芜在很多年前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贱妾绿芜，浙江乌程人氏。本系闺阁幼质，生于良家，长于淑室；每学圣贤，常伴馨香。祖上亦曾高楼连苑，金玉为堂；绿柳拂槛，红渠生池。然人生无常，命由乃衍；一朝风雨，大厦忽倾！"十三手中的一点火红骤然一抖，我轻吸口气，稳着声音道："浙江乌程在圣祖康熙爷登基之初曾发生过一件举国轰动的大案，因为庄氏修订明史时沿用了明朝旧称和年号，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参加庄氏《明史辑略》整理、润色、作序的人，及其姻亲，无不被捕，每逮捕一人，全家老小男女全部锒铛入狱。与此书相关的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购书者、藏书者、甚至读过此书者，莫不株连。当时被杀的有七十二人，其中凌迟处死的十八人，充军远方的有数百人，受牵连入狱的两千多人。因此而家破人亡，骨肉飘零者不计其数。"十三静默未语，黑暗中只有手中的那点火星上下簌簌颤动。

"她随你赴难陪你共渡十年这是她对你的情，如今她只身远走，却是全她的孝。你若真待她好，就不要再逼她。让她在江南水乡间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

我烟吸尽，三瓶酒喝完，带着六分醉意半吟半唱道："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胤祥，让她去吧！"

起身从怀里掏出当年绿芜给我的信，放在桌上道："这个留给你。"说完，踉跄着出了屋子。我问一旁的仆人："承欢在哪里？带我去见她！"

"姑姑带你入宫可好？"快五岁的承欢缩在床角只是摇头。唯一一次见她，她还在襁褓中，如今已经是粉雕玉琢的小姑娘。十三的嫡福晋兆佳氏叹道："本就刚从皇上身边接回，才刚和阿玛额娘熟悉一些，可绿芜却走了，爷又一直关在屋中喝酒，她就这样了。"我上前笑说："进宫可以见到弘历哥哥，还有四伯父！"她瞪着我，小手掩着鼻子，脆声道："你也喝酒！"

我忙退后几步，尴尬地看着承欢，她皱眉问："何时伯父和哥哥搬到宫里住的？你莫要骗我。"我头本就晕沉，被她搞得越发晕。这小丫头长得和绿芜是五分象，可性格实在难缠。"我骗你就是小狗。"

她皱眉又研判了我一会，从床上一蹭一蹭地下地，"我们走吧！不过如果见不到，我可会让伯父打你板子的。"兆佳氏好笑同情地看着我，我无奈地揉着额头。

我牵着承欢而行，兆佳氏在旁相送，我恭辞，她却执意如此，道："这只是我的一番心意。"我看着她心中微酸，她算是古代典型的贤妻良母了，"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苦！"她微微而笑道："比起爷和绿芜，我还是养尊处优的，也就是操些心罢了！"

两人正说话，十三的侧福晋富察氏上前向兆佳氏请安。我一看到她，眼内冒火，牵着承欢的手猛地一紧，承欢"呼呼"喊痛，摔脱了我的手。

富察氏笑看着承欢问："承欢这是去哪呀？"我再难忍耐，笑对兆佳氏道："奴婢有些话要单独和侧福晋说。"兆佳氏微一踌躇，挥了挥手，让相陪的人都退下。自己牵着承欢退到一边。

我对几个侍卫吩咐："一边候着！"他们也忙退离几步。富察氏笑问："不知有什么话，我们要私下说？"我问："你究竟和绿芜说了什么？"她脸色微变，强笑道："我每日和她说的话可多着呢！不知你指的是哪句？"

激怒之下，酒气上头，我上前揪着她领口低声喝道："你以后最后收敛着点，若还敢对承欢耍花招，我不会饶了你。"

兆佳氏冲上前紧紧拉住我手道"若曦！她确有错，可此事现在不能闹大，让爷知道可了不得，会出人命的。"我心下一叹，放了手。我们总是顾忌来顾忌去，无论恨怨都要强忍着，再无当年一声断喝大打出手的无所顾忌，爱憎分明。

松开手，牵着承欢就走，承欢虽有些脾气，却极是聪明，看我脸色不善，立即乖乖随行。

承欢一见胤禔立即扑了上去，胤禔忙搁下笔，抱起承欢。我笑看着承欢在胤禔身上缠来扭去。胤禔自己的孩子见到他都是必恭必敬的，看来承欢在胤禔府中是受尽呵护疼爱。

承欢嘀嘀咕咕地说着那个王府中的阿玛只喝酒不理她。又指着我道："她也喝得醉醺醺，还差点打架。"胤禔皱眉看了我一眼，哄了承欢一会，吩咐太

监带承欢去乌喇那拉氏处。

他走到我身边，叹道："酒没少喝，这烟味总该是十三弟所吸吧？"我道："我也抽了一点。"他看着我无奈地摇摇头，"又是烟又是酒的，人劝的如何？"

我点点头："他应该会放弃寻找绿芜，过不多久就会好的。"他惊道："我只想着让你去开导一下他，不至于伤身体，你怎么劝的？"

我叹气道："我撒了个弥天大谎。"他问："什么谎？"我看着他犹豫未语，他拉我坐到榻上道："不管是什么，我不会怪你的。"我道："我暗示十三爷，绿芜是在"明史案"中家破人亡者的后人。"说完心里还是没底，文字狱一直都是清朝的禁忌。

他表情清淡地问："你如何让十三弟相信？"

我心放下道："一则我从未对十三爷说过假话，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在这这么大的事情上说谎。当时怕他从我脸上看出破绽，我还特地把屋中的蜡烛都吹熄了。二则当年绿芜求我帮她时，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提到自己祖籍浙江乌程，家世好似也非富即贵。我早就忘了这个茬的，带着信本想是给十三爷留纪念，可去怡亲王府的路上细读信时，恰好前几日看到过当年案子的记录，突然就萌生了这个念头，想着反正已经骗了，也不在乎骗大点，……"我忽地掩嘴惊看着胤禩。

胤禩立即叫人进来，细细吩咐了会，叮嘱道："一切暗中进行，务必查清楚。"我难以置信地问："难道我的假话竟然是实情。"他淡淡道："应该很快就知道是否属实了。"

我支头默想了会道："我一直觉得纳闷，富察氏就算用言语侮辱绿芜，又耍了些手腕，可绿芜怎能如此冲动，以至萌生死念？可又想着情到深处越发患得患失，恨不一夜能白头的都有。绿芜以前就觉得自己配不上十三爷，十三爷如今地位更是尊贵，还要面对十三爷众多出身显贵的福晋，她又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一时受不了这份气想离开也是可能，可离开十三爷对她而言，和死又有何别？所以一切也可理解。但如今看来……这不过是个引子而已。"

"十三弟一出来就上折子请求册封绿芜，我还未及细查绿芜的身世，如果你的推测是真的，以她这样的出身，不要说册封，如果传扬出去，被老九他们抓住把柄，肯定要大做文章，而十三弟的脾气又肯定不会让绿芜再受委屈，到那一日局面只怕难以收拾。绿芜……"胤禩轻叹一声，"真正奇女子，十三弟没有错爱她。只是她行事太过刚烈，竟然没有给自己留丝毫退路。"

原来不只我所编造的忠孝，绿芜还有这层顾虑，十三他只怕心中也明白几分吧！绿芜……

胤禛坐到我身侧，揽着我道："别想了，这段时间，你心够累的了，不管真话也好，假话也好，既然已经让十三弟死心，你就先顾好自个身子吧！"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78』第十九章

看着眼前的报表，不禁展了一个大大的懒腰。一个多月的辛苦，总算有点成果。兴冲冲地卷好报表，快跑着去东暖阁。看小太监看我，又忙放慢了脚步，强压着兴奋，轻轻而入。

珠帘内，高无庸正跪在胤禛身侧，双手捧着红漆雕凤盘，举过头顶。胤禛瞥了一眼翻了一面牌子，又转头继续看着奏折。

彷徨寒冬腊月天，突然坠入冰窖，全身骤寒，我捂着胸口，快步退了出来。抱着怀中的报表，茫茫然出了养心殿。这一幕终于在我眼前发生。准备再充分，还是心酸。

玉檀从身后跑着赶上来问："姐姐，这么冷的天，怎么连斗篷也不披就出来了？"说着扯着我回养心殿。我缩了下身子道："我不想回去。"她想了下道："那去我那边吧！我如今仍旧住在以前的院子中。"我忙点点头。

一直到晚间，玉檀看我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只得寻出被褥安置我与她同睡。敲门声忽响，玉檀忙去开门，梅香带笑而进，向我请安道："高公公吩咐奴婢给姑姑送暖袋来，让奴婢转告姑姑务必暖着膝盖。"我扭头不语，玉檀接过，梅香做福退出。

玉檀将暖袋塞进我被中，我踢出去道："我不用这个。"玉檀笑着强塞到我膝盖旁道："这几日天冷，若不护着点，遭罪的可是自己。就是有气，也犯不着和自个身子过不去。"我问："是谁？"玉檀愣了一下，方反应过来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所问何意，"年妃娘娘。"

玉檀替我塞好被子，静静躺下睡去。我心下难受，一夜胡思乱想，未有半丝睡意。

第二日直到过了晌午，才磨磨蹭蹭地向养心殿行去。坐在屋中发了半晌呆，想着报表还有些未做。起身向寝宫行去，走到门口步子越发沉重，犹疑了半

晌，一咬牙进了寝宫。却不看一旁几案上的帐簿，自虐似的只是盯着床铺。

身后一声低低叹息，一双有力的手环抱住我，他俯在我耳旁问"我是该喜你为我吃醋嫉妒呢？还是气你如此小气，和自己过不去呢？"我静默无语。他牵着我出了寝宫道："十三弟上朝来了。"我点点头，他又说："绿芜的事情确如你所说。"

我脚步微滞，静了会问："十三爷面色如何？"他道："带着几丝憔悴，眼里满是伤痛无奈，不过不细看看不出来。"

经过自己房间时，我道："你等等，我有东西给你看。"说着拿了报表出来。两人走到桌前，我道："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才能看。"他道："我答应。"我道："你不问问什么事情就答应？不怕做不到吗？"他轻抚了下我脸道："今日凡事都一定顺着你，做不到也要努力做到。"我咬唇未语，静默半晌后说："待会我给你讲解时，只许问和数字相关的问题，看不懂的问题，别的一概不许问，因为我不会回答的。"他纳闷地点点头。

我摊开报表给他看，先细细讲解了何为复式记帐，借方代表什么，贷方又代表什么，然后开始仔细讲如何看这张图表，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他越听越惊讶，几次看着我嘴唇微动，都被我摇头制止。

待一页图表看完时，天已黑透，他叹道："这样看帐，清楚明了不说，而且想要什么立即可以找到，又容易发现问题。"我笑道："你才开始学着看，所以慢，等看习惯了，以后会很快。这个只要做表格的人做的好，看的人是很省功夫的。"

他看着我，脸带疑惑，我忙道："莫要忘了答应我的事情，不问，只用！"他盯了我一小会，收起表格笑问："你这段日子天天忙的就是这个？"我点点头。他道："回头给你找两个识字的太监，你教会他们如何添制，吩咐他们做。自个看着就可以了。"

"我想把那些帐簿搬到自个屋做，或你在东暖阁给我间屋子。"他叹口气道："把东暖阁放字画的房间整理出来你用，不过对外你只说自己在学画。"我点头道："我省的，不会让别人知道我看这些的。"

—————

今日是康熙六十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雍正元年。胤禛特意召十四入宫陪额娘过年。临去前叮嘱我，就在养心殿呆着，哪里也不许去。要不然回来看不见我的话，他肯定会生气的。我笑应是。他一走，我脸上笑容立即垮掉，他是一点也不愿我见到十四。

我在东暖阁字画室中看帐簿，听闻外面响动，忙起身迎出去，一面纳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胤禛面色清淡，嘴角甚至还含着丝笑，可眼神却冷如寒冰。我忙向高无庸打了个眼色，他立即挥手让所有人退下。

胤禛盘腿坐于炕上，静静出神。我走到帘外吩咐高无庸简单备置一些酒菜。给他斟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他默默端起杯子一饮而尽，我随即又给他添满，他连饮了三杯后，才停了下来，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

从康熙去世后，他就一直憋着。我有意灌醉他，想让他借着醉意发泄一下。胤禛酒量比我差很多，默默陪他连喝了三壶酒后，他已经颇带着醉意。胤禛猛然把杯子摔到地上，拿起酒壶直接灌了几口，"你知道现在紫禁城外都在说什么吗？说朕篡改了圣旨，抢了老十四的位置。这些人就算了，有心人散布谣言，他们就跟着混说。可额娘今日居然当着老十四的面质问朕！她居然质问朕！"胤禛似笑似哭。

"她当着朕的面对允禔说皇阿玛是属意于他的。说只要朕当一天皇上，她就绝不做太后。朕不必封她，省的她将来地下无颜见皇阿玛！为什么？难道只有允禔是她亲生的吗？"

说着把酒壶又扔到了地上，拉着我问："若曦，皇阿玛将来会不愿见我吗？"我坐到他身边，搂着他道："不会！"他揉开我道："你骗我！别人也许糊涂！可你心里是明白的。皇阿玛不会原谅我的！不会！"

"你知道皇阿玛临去那日私下召见我时说什么？皇阿玛说自从康熙四十七年起就一直在细察十四弟，夸十四弟重兄弟情意，为人有担待，处事赏罚分明，文武全才，若立十四弟为太子将来必不会出现兄弟相残的局面。"胤禛笑着趴倒在桌上。我想起当日他的眼神，十分心痛，他当日在十分绝望中是如何云淡风轻地听这番话的？

胤禛道："不过也幸亏皇阿玛的这番话让我事先和隆科多商量过，彼此心理有了准备，后来才不至于太仓促。"我心中一凉，准备？他们原本准备什么？立即打消各种念头，不愿意再去深想。胤禛笑道："皇阿玛不会原谅我的！"

我定声道："我没有骗你！圣祖爷肯定会！圣祖爷关心的是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只要你能把江山治理好，他肯定会原谅你的！"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若曦，听话！起来喝些清粥。"我闭着眼睛，听而不闻。胤禔长叹口气道："若曦，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你这样终日不言不语，你姐姐在地下能心安吗？"

心里抽痛不已，睁眼看着他道："你让我送姐姐回西北好吗？"他道："若曦，我能答应你的事情都答应了，可这件事情绝对不行。"我闭上眼睛，不再理他。他道："我已经将你姐姐从皇室宗谱中除名，准许扶灵回西北安葬。就是对你阿玛都传了口谕，命他将你姐姐和常青山秘密合葬。若曦，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为什么不能让我送姐姐回去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胤禔静默了半晌，头贴在我脸上道："因为我怕，我怕你去了西北，就不肯再回来。"我侧脸凝视着他眼睛，"我知道你和你姐姐一样，都不喜欢紫禁城，我怕你回到那片你做梦都在想的天地后，心就再也回不来。若曦，你阿玛和弟弟们一定会办妥当的。"

他眼中隐隐的几丝脆弱让我轻轻点了点头。他一喜忙道："起来吃些东西。"我扶着他手坐起。

我问："巧慧可好？"胤禔道："十三弟做事，放一百二十个心，心思缜密，手段圆滑，滴水不露的。"我道："我当然知道十三爷会在府中安置妥当巧慧，我只是担心巧慧心情。她和姐姐一块长大，相依做伴多年，姐姐一去，她一下落了单，八爷府没有道理再留，回我阿玛那边，因为姨娘，巧慧自个不愿意。失去亲人又突然到陌生的十三爷府，伤痛和彷徨只怕非外人能体会，"

两人正在说话，承欢在帘外探了探脑袋，扑进来。抱着我腿嚷道："姑姑，你好点了吗？"承欢的依恋喜欢之情尽浮于脸上，我心里一暖，微微笑着拉她坐到凳子上，"好多了！"她撅嘴看着胤禔道："皇伯伯这几日都不肯让我见姑姑，说姑姑心里难过，要休息。可姑姑一见我就笑了。"

承欢满脸讨好地帮我夹了一堆菜问："姑姑见到承欢是不是就不难过了？"说完，眼巴巴，满脸企盼地看着我，我笑着点点头道："看到承欢就不难过了。"

承欢"哗"的一声大叫，对胤禔说："皇伯伯听见了没有？以后不能不让我见姑姑了。"胤禔目注着我们，笑点点头。

有承欢的插科打诨，软语娇声，我不知不觉间竟比往日多吃了小半碗饭。胤禛喜夸了承欢两句，承欢听完更是一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我最可爱的神情，我和胤禛不禁都笑起来。

—————

沐浴后，一身月白衣衫，袖口处用银丝线绣着朵朵木兰花，将头发散散挽了个髻，拿簪子插好，正拿剪刀剪烛花，胤禛掀帘而入。我纳闷地问："奏折看完了？"他微微笑看着我，没有说话。眼光如水般温柔，层层叠叠，丝丝缕缕，将我一点点缠绕在他的网中。我心跳一下变得急促，怔怔看了他半晌，强扭过头，装做不经意地放下剪刀，无意中却瞥见镜中的自己满面潮红。

他从身后搂着我，俯身在我耳边低低道："我要你！"我脑袋霎时一片空白，身子僵硬，全身一时冷一时热。他手探到我腋下，轻解着衣扣，我猛地一扭身，面对着他，双手抵在他胸前，只是喘气。

他眉头微蹙凝视了我半晌，忽而一笑道："不要怕，我们慢慢来，总要你心甘情愿的。"我紧张地看着他。

他低头沉吟了会问："若曦，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坦诚相待！"我想起很多年前他云淡风轻的"想要"二字，心中一暖，含着丝笑点点头。

他也嘴角带笑道："那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不抗拒？从你住进养心殿起，我一直能感觉到你对我即亲近又抗拒，所以迟迟未要你，想等到你只有亲近没有抗拒的时候。可昨日看到承欢和你彼此笑脸相映时，我不想再等了，我要你为我生儿女，我想看到你和他们在一起大笑的样子，那是我心底的幸福。"

我脑中猛地乱起来，我抗拒是因为知道前面每个人的结局，即使你現在如此温和，可我仍旧害怕直面你将来的酷厉。理智上知道不能用对错来衡量整件事情，可想到八阿哥时，感情上却无法接受。静默半晌，我胡搅蛮缠道："我要做皇后！"他眉头一皱，瞬即又展开，淡淡道："你故意想气走我吗？"我一扭头，坐到椅子上说："我就是想做皇后！"他走到我身前道："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皇后和我自幼结发，性情温和平重，行事从无逾矩，况且她早年孩子夭折，至今膝下无子，我不能再伤她。"

"那你以后不许再召年妃。"他深吸口气道："这个我也不能答应，若曦，不要刻意刁难我。"我微抬着下巴笑问："那你能答应我什么呢？"

他面无表情地凝视了我半晌，眼神渐渐沉痛，缓缓蹲下，双手把我的手拢在他手心里，头搭在我膝盖上，道"若曦，我即使贵为九五之尊，可我也有很

多牵绊，不能随心所欲，我就是对自己很多时候都是残忍的，有时候我自己问自己我究竟拥有什么？十三弟为了我，幽禁十年，当年的他独自一人可杀虎，如今却是满身的病，年龄比我小，身子却比我弱。你也不比他好，我很多时候都不敢去细细想这些事情，我心里其实很怕。我有什么？我如今有的就是整个天下，可这些你根本不看重，我能给你的只有我的心，我要你陪着我，在这似乎满是人，却又空落落的紫禁城里，一些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对人言的事情，你能懂。”

他抬头看着我道：“我至今没有册封你，就是想时时能看到你。一旦有了封号，你就要住到自己宫中，我若想见你，还得翻牌子，派太监传召。如今这样你我却可以日日相对。你明白吗？”

“你若担心日后会后宫相争，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咬唇未语，他凝视着我道：“大清朝上上下下几千个官员我都管得来，后宫几个嫔妃我还能管不了吗？历史上后宫之争，不外乎几个原因，有些是皇帝羸弱，没有能力管；有的是后宫之争本就代表了朝堂内利益相争，皇帝只愿坐视她们彼此相争彼此牵制；有的根本就是懒得管。但我肯定会管的。朕命人杖毙宫女，其实就是杀鸡儆猴，不管是谁，若想暗地里打听干涉朕的事情，朕都绝不会轻饶！”

“若曦，你还要拒绝我吗？”他半仰头望着我问，神色温和，眼神乍一看竟象小孩子般的带着几丝无助彷徨，我心中一酸，从椅上滑下，跪在地上与他紧紧相拥。

他轻笑几声，猛然把我从地上抱起，我又是急，又是羞，低声叫道：“你干吗这么性急？我还没有准备好。”他笑道：“你这个人事情逼近眼前时，急智倒是有的，可平常做事却总是反反复复，难下决断，今儿晚上，你是答应我了，可只不准睡一觉又该踌躇不决了。我还是”有花堪折直需折”吧！”

说着已经把我放在了床上，我又是紧张，又是害怕，还有隐隐的期待，几分臊，几分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只是紧闭着双眼，感觉他一面轻吻着我的耳垂，一面解开了我的外衫……

—————

寒意退去，圆明园中绿意沉沉，姹紫嫣红开遍。鸟儿也是份外的卖力，悦耳之音不断，声声都是春意。

胤禔，胤祥，我三人漫步而行。许是受园子中繁闹无边的春意感染，十三的气色看上去很好，嘴角含着丝笑和胤禔聊天。胤禔也是格外愉悦，眼中暖意融融。我静默地随在二人身后，时闻两人低笑声，心中说不出的温馨感。

胤禔时不时侧回头看我一眼，十三看到脸色微微一黯，迅即掩去，又朝我挑眉一笑，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和胤禔。那熟悉的笑容刹那竟让我眼眶一酸，眼泪险些出来。

孩童的笑闹声远远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夹杂在其中。极其纯粹明净的快乐，他们两人不禁都寻音而去，我却是笑蹙了蹙眉头。

十三侧耳细听了会道："他们这唱的是什么？调子听着陌生。"胤禔笑道："大概是新教的吧！我们小时唱过的歌，你还记得起吗？"十三笑说："都记得呢！"胤禔诧异道："都记得？我是只记得三两首了。"

我忍不住道："记得哪几首？唱来听听。"胤禔一时面色颇为古怪，十三以拳掩嘴，轻咳了几声，却是掩也掩不住的笑意。我笑问："十三爷，有什么乐事，别独自一人偷着乐呀！"

十三笑看了胤禔一眼道："我不敢说，你若想知道，回头我们私下里说。"胤禔笑骂道："这就是不敢说？赶紧说吧！当着面，我还放心些，不然私下里，更是不知道要编排些什么。"

胤禔语气虽是怨怪，但却透着真心的高兴欢喜。十三和他终于又开始象以前一样可以开玩笑。虽然只是极其偶尔的时候，大部分时间的十三仍然是严守规矩的，可他已经很是满意。高兴十三精神比去年刚放出来时好，高兴十三心底深处依然把他视作亲昵的四哥，可以不讲规矩的四哥。

十三笑看着我道："你听过皇兄唱歌没有？"我摇摇头，他点头笑道："你想办法让皇兄给你唱一次就知道了，不过只怕很难。"我笑睨了一眼一脸若无其事的胤禔道："看样子不会好听。"十三笑叹道："唉！不是不好听或好听能形容的，而是……"说着，顿住，只是笑嘻嘻地看着胤禔。

胤禔干笑了两声道："你接着说吧！"十三清了清嗓子道："皇阿玛一年生日，那时我还小，记得三哥弹了首曲子，皇兄为了应景就献唱一曲逗皇阿玛开心，结果他一张口，我们几个年纪幼小的都立即捂住了耳朵，十四弟甚至干脆躲到了桌子底下。几个哥哥也是人人皱着眉头强忍着。唯独皇阿玛笑听着他唱完。他刚唱完，满场欢声雷动，我们甚至拍了桌子庆贺。那一晚三哥精湛的琴艺都没有让大家这么大力鼓掌、高声喝彩。皇兄是独占熬头。"

我掩嘴压着声音笑起来，"如此说来，倒是真要寻机会一听了。"十三笑道："从那后，但凡听到皇兄要唱歌，我们立即拔脚就走，想来这么多年竟只听了那么一次，实在可惜。皇兄若再肯唱，务必通知臣弟！"胤禔面色淡然地凝视着前方，缓步而行。我和十三看了他一眼，两人相视而笑。

承欢坐在秋千架上，弘历推着她荡秋千，一旁还有陪弘历一块读书的几个王公大臣的子弟，十三的儿子弘噉和几位小格格有荡秋千的，有坐在草地上笑闹的。

我们三人掩在树丛中笑看着他们，一个面貌清秀的小宫女恰从旁经过，过来给各人请完安后又退走，弘历目送着她远去，一时竟然忘了推承欢，承欢鬼头鬼脑地回头看看弘历，又探头望望远去的小宫女，”哈哈”大笑起来。一时众人都跟着哄声大笑。

我笑抿着嘴想，弘历今年八月就该满十二岁，在古人而言恰是可以谈情说爱的年纪。十三笑叹道：“当年秋千架上的我们，如今头发都已微白，看着他们竟然觉得就是当年的自己。”我笑看着十三道：“难不成我们风流倜傥的十三爷也做过傻看女孩子背影的事情？”十三噙着丝若有若无的笑，凝视着嬉戏的孩子们。

弘历有些恼，气看着大家，承欢跳下秋千架，叉腰仰头看着弘历，领头高声唱道：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边
学堂上夫子的嘴巴，还在拼命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时光

紫禁城外什么都有，就是不能随意出宫
关羽和秦琼，到底谁比较厉害
昨天见过的那个小宫女，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夫子的历史，手里的破书，心里朦胧的感觉

总是要等到阿玛问，才知道工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夫子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辛辛苦苦的时光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荷塘
紫禁城的美丽，比不上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年长的哥哥们，可以娶妻纳妾地逍遥
盼望着散学，盼望着出宫，盼望长大的年纪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年纪。”

胤禔，十三都诧异好笑无奈地看向我，十三叹道：“我要考虑把承欢领回去了，再让她跟着你胡混，不知道还能干出什么来？她究竟懂不懂自己在唱什么？”我笑说：“等真懂的时候，就不可能用如此清越欢快的声音唱出来了。”

胤禔无奈地斥道：“夫子的嘴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手中的破书？娶妻纳妾地逍遥？你还教了他们什么？”我笑着侧侧头道：“也没有教什么，不过唱唱歌，讲讲故事！”

十三手轻扶着额头郁郁地道："回头要好好问问承欢，你的故事只怕不能是"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我笑而未语。胤禔凝神听着歌声，眼中忽掠过一丝不快，看着我淡淡道："紫禁城的美丽，比不上天边那一条彩虹。盼望着出宫？"

十三忙岔开话题道："我们走吧！待会被他们看见，反倒扫他们的兴。"胤禔微一点头，十三提步而行，胤禔却未动，拉住我的手定定看着我。我笑握着他的手道："你怎么这么较真？一句歌词而已！"说着看十三背向着我们，垫起脚尖，在他唇上快速一吻，又若无其事地站了回去。

他忙扫眼看向嬉戏的孩子，发现无人注意，才似笑似气地看着我，我下巴微挑，笑睨着他。他点点头无限暧昧地低声道："今晚上我们再算帐！"我刚才的气焰一下子烟消云散，摔脱他的手，快步去追十三，只闻他在身后低低的笑声，"你呀！总是纸老虎，一戳就破！就是花样子多，真要和你真刀实枪，你就……"

十三已近在眼前，我又臊又急，回头瞪着他，他摇头一笑，未再多言。

承欢掏出泥巴修筑城堡，裙子早就污迹斑斑，这会子连脸上也染了几块黑泥，侧头看向坐在柳树下的我，问："姑姑，你讲的那些公主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等人去救吗？"我漫不经心的瞟了眼，点点头，复又低下头默默发呆。听到承欢怯生生地叫了声"阿玛"，抬头看去。十三默默看着承欢，承欢立在泥地里，不安地把手往身后藏。我心下一叹，孩子们都带着几丝畏惧的冷面胤禔，承欢见了就往怀里扑，反而大家都不怕的十三，承欢总是一见着就变了个人似的。十三注视着承欢，眼中闪过沉痛，神色有些黯然。承欢跑到我身边，藏到我背后，叫道："姑姑！"我对她笑笑说："回去找嬷嬷洗脸，把裙子换了。"承欢一喜，偷眼看了眼没有任何反应的十三，撒腿快跑而去。我道："承欢一直不在你身边，生疏也在情理中。不如你把她接回府，过一段时日，父女相熟了，自然就亲昵了。"十三低头默了好一阵子，道："不用了，我怕我即使把她带回府，也不敢日日对着她。"我心下一叹，承欢与绿芜有五分相象，十三爱越重，反而越冷淡。十三静默了会，神色恢复如常，随意坐在我身侧，看着我身上承欢无意印上的几个黑手印，笑说："你对孩子耐心真是好得出奇。"我叹道："这是他们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喜欢由着他们高兴。将来渐大时，各种规矩就必须全要守了，各种烦恼就全来了。身在皇家将来总有很多无奈，我宁愿他们现在有一段纯粹快乐的时光。"十三道："承欢现在有皇兄，有我们护着，可我们不能护她一辈子。由着她性子来，在一般人家也无所谓，可我们这样的人家，我担心她将来闯了祸都不知道。"我默默想了会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正因为我们都太严守着规矩了，才

越发想让承欢能活得自在一些。不过你放心，我心中自有计较。"十三轻轻一叹未语。我侧头看着他道："你年轻的时候，最是洒脱不羁。当年紫禁城中谁不知道十三爷与贩夫走卒、雅妓豪客把酒论交的风流？和我还不熟时，就能掳走我，通宵不归。如今自己守规矩不说，还担心女儿性子不够规矩。"十三撑头，默了一会道："我只是希望她能平平安安过一生，不要她经历我们曾经过的苦。宁可她平凡一点，愚笨一些。"我低叹一声，抱住膝盖，道："承欢虽爱嬉戏胡闹，但却冰雪聪明，又最会见风使舵，把皇后娘娘和熹贵妃娘娘哄得满心喜欢。我虽宠她，但该讲的道理也都会说的。"十三点点头，随意地说："承欢以前虽常和弘历在一起玩，可并没有现在这么热乎，如今不但和弘历这么亲昵，和熹贵妃娘娘也这么亲近。"我淡淡一笑未语，一个是将来的皇帝，一个是将来的太后，我当然会时时提点承欢巴结讨好的，感情要从小培养。两人各自沉思发呆，十三问："起先我过来，站了半晌你都未曾发觉，承欢叫了，你才惊觉。琢磨什么呢？"我强自一笑道："没琢磨什么，就是一时走神。"十三垂目凝视着地面道："你是为了皇兄命十四弟守皇陵的事情吧？"我没有答话。十三道："其实远离京城对他也许是好事。"我埋着头问："你真如此想吗？"十三道："确如此！我甚至宁愿和他互换一下！皇兄留他在遵化守陵，只是不准他随意走动，并非幽禁。衣食住行虽不能和京里比，但也绝不差。"我低低道："你和他不同，若不是皇上实在无完全可信赖之人，如今又步履维艰，你只怕早就泛舟五湖而去。可他壮志未酬，从统率千军、驰骋西北的大将军王到看守陵墓的闲人，心中悲郁绝非遵化秀丽风光能消解。"十三说："皇兄一直刻意不让你知道朝堂上的事情，特别是和八哥、十哥他们相关的事情，就是不想你费心。听皇兄说，你如今日日吃药调理，若再为这些事情伤神，岂不让皇兄的一番苦心全都白废？何况毕竟是手足，好好歹歹，最坏也就是幽禁。"十三微微笑了下道："其实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幽禁，也算是远离俗世烦扰的隐居。""现在皇兄心情也绝不会好过，太后为了十四弟，和皇兄一句话都不肯说，也禁止别人称她太后。如今病势沉重，却心心念念只是十四弟。可皇兄现在正在施行新政，本就反对声浪很大，全靠强硬态度推行，如果十四弟留在京中，你也知道他那脾气，一点面子都不会给皇兄的，当着满朝大臣的面可以和皇兄对着干，让皇兄威仪何在？又如何让众臣服从？若被有心人挑拨利用了，后果更是难料。若曦，这些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你放开手吧！"我头伏在膝盖上沉默无语。十三凝视着远方，也默默出神。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仁寿皇太后乌雅氏逝世，至死未接受胤禩册封的太后封号。甚至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刹那，对胤禩“额娘”的呼声依旧不理不睬。当她永远合上双眼后，胤禩喝令所有人退下，独自一人在她床前直挺挺地跪了两个多时辰，脸色沉静，无怒无悲。皇后无可奈何，命高无庸叫我过去，我上前行

礼，皇后忙搀住我问："你可有主意？"我隔着窗户凝视着那个满是悲愤的背影，半晌后问："十四爷可到了？"皇后摇摇头道："还未到，大概晚间能赶到。"我心下难受，对胤禛一时又是怜又是怨，十四未能见康熙最后一面，如今又不能赶及见额娘最后一面。他是皇上，如今众人都为他着急，可十四呢？十四的痛呢？额娘因为惦念自己缠绵病榻，他却不能床前尽孝，连见个面说句安慰的话也不能，现在兼程赶回时，却只能面对冰冷无气息的尸身。痛何能述？悲何能尽？淡淡对皇后道："奴婢也没有主意。"说完就向皇后行礼告退。皇后神色微诧，但还是由我离去。十四晚间赶到后，跪在太后床前，静默无语，一跪就是一夜，待天明胤禛命人装殓尸身时，十四突然发了疯一样阻止人将额娘的尸身移动。胤禛命人将十四强按住，十四这才开始大哭，悲嚎声震彻整个宫殿，我远远立在太子宫外，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哭声。倚着廊柱，眼泪纷纷而落。母子三人，究竟谁对谁错？为什么结局是三人都深受伤害？最终哭声忽然消失，宫人大叫着传太医，原来十四已经哭昏厥过去。一向身体极为康健的十四因额娘的逝世病倒榻上，这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直到回遵化前，十四仍需要人搀扶。十四的悲痛无处可去，似乎只能用病来宣泄。胤禛上朝下朝神色清清淡淡，似乎他的悲痛早已过去。可夜深人静时，他批阅奏折间中，会忽然怔怔发呆，面色沉沉，手紧握笔，青筋跳动。只有在不为人知的时候，他才稍稍允许悲痛瞬时的宣泄。我心底深处对他的怨怪，在这种时候也丝丝软化。搁下手中的书，走到他身边，轻握住他的手，把毛笔抽出。两人默默相视，紧锁的眉头藏着多少心酸？伸手轻轻抚展他的眉头。他一言不发地拥我入怀，两人紧紧相拥。墨黑漫长的夜色中，红烛跳动下，两人相偎的身影映在纱窗上。

"别的格格都不给弘历哥哥送寿礼，干吗非要我送？"承欢扭着身上的衣裙问。我道："将来你就明白了。"承欢腻到我身上嘻嘻笑着道："好姑姑，你现在就告诉我吧！"我看着承欢，心下微叹口气，把她拥到了怀里，承欢静静抱着我脖子，半晌后在我耳边道："我喜欢姑姑抱我。"

我笑拍了她背一下道："你绝大部分甜言蜜语好象都是我教的吧？到我这里没有效果的。"本以为说完后，以承欢的性子肯定得又扭又蹭的，她却只是静静趴在我肩头不动，我纳闷地要推起她，查看她神色，她紧紧搂着不放，软声道："姑姑，我说的是真话，我就喜欢皇伯伯和姑姑的抱。承欢能感觉到姑姑是因为承欢是承欢而抱承欢的。"

我抱着她摇了摇道："你说的这是什么绕口令？"承欢在我脸上香了一下笑着说："姑姑又装傻了，皇伯伯说的果然没错。"说着噙了下嘴，附在我耳边道："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皇伯伯才抱承欢的，当然也是因为承欢可爱了。可姑姑却

是不管承欢脏不脏，淘气不淘气都乐意抱承欢的。”

我默了半晌，不知该伤该喜，承欢才多大，心中却已开始隐隐明白宫廷了，可这样也许是好的，毕竟明白才不会做糊涂事。

承欢还腻在我身上，不肯起来，我看着挑帘而入的十三道：“你阿玛来了。”刹那承欢就站的笔挺，向十三做福请安。我撑头笑起来，十三神色复杂地看了一会承欢，也跟着苦笑起来。承欢一溜烟地跑走了。

我目送承欢离去，大笑道：“当年魅力无人能挡的十三爷，如今也有小姑娘见到就溜，避之唯恐不及！”十三苦笑道：“这样的事情，你也能幸灾乐祸？”我敛了笑意道：“她大一些时就明白了，我们这么多人对她的溺爱都源于你对她的爱。”

十三苦笑着摇摇头，撂开了这个话题，问：“承欢的筝学得如何？”我摇头道：“难！她看其他格格没这个功课，自个也不愿做。”十三默了一瞬，略带着丝黯然道：“别的事情都由她，筝却一定要学好，我不想将来给了她额娘留给她的筝，她却不会弹。”我点头道：“好的！就是打她手心，我也一定要她学好学精。”

两人正在闲聊，太监匆匆而来，见到我和十三，忙上前请安，我也忙站了起来。“十三爷吉祥！姑姑吉祥！皇上说”十三弟若还未出宫，就一起用晚膳吧！”十三应好后打发太监先行离去。我们两人缓步而去。

“待会用膳时，你还打算皇上给你夹一筷子菜，你就站起谢一次恩吗？”我瞅着十三问。十三嘴边带出一丝笑，“若曦，皇兄如今毕竟是九五之尊，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四哥和十三弟的关系，我们还是君臣。不过我会适可而止的，做过了也招人厌。去年是一时面对太多变故，没有把握好分寸。”

我摇头道：“可他并不希望你视他为皇帝。”十三站定，凝视着我，沉吟了半晌后，打量了眼四周，道：“若曦，一个人一旦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不管他想与不想，他终究要面对独自一人高高在上的寂寞与尊荣，接受万人朝拜，时间久了，他就会习惯，也会在不知不觉间习惯这个位置带来的绝对权利，绝对威仪，会渐渐不能容忍他人的簒越。”

我摇头道：“不会的，他不会的。”十三道：“唐太宗以善待功臣，从谏如流享誉史册，可就如此也大怒道”迟早一日要杀了魏征”，若非长孙皇后所劝，后果难料。自古帝王心思难琢磨，很多事情就在一线之间。事后即使他会后悔遗憾，可金口语言，说出的话岂能轻易反悔？”

我凝视着十三未语，十三道：“若曦，你要学会去接受，这些事情并没

有矛盾之处。如今我既把他视为我最敬爱的四哥，但更是整个天下的皇帝，我是他的臣子。我既以弟弟之心敬他，更以臣子之心忠于他。"

我摇摇头，快步而走，"他若知道会伤心的。"十三从身后赶上，道："皇兄现在心里一切都明白，不明白的只是你罢了。"我侧头看向十三，十三带着丝苦笑道："若曦，你为什么总是害怕将来，拒绝改变？似乎总想守住眼前所有一切，不愿再往前走，前面真有那么可怕吗？不过……"他叹道："皇兄却是守着你，怕你变。今日我说这些话，也不知是对是错，不过我实在担心你，担心你终有一日不能躲在皇兄和你自己构造的世界中。"

揉了揉太阳穴，搁下手中帐册，慢步走出暖阁。九月的北京，天空如水洗过般的明澈清透，看着格外舒心。我嘴角含着丝笑，依靠在廊柱上，静静凝视着天空深处。

听到身后脚步匆匆，一个太监跑到暖阁外，探头对里面当值的宫女太监叫道："皇上就要到了，今日都留着点神。"我依旧缩在廊柱后，心里却是诧异，看这个架式难道又有什么事情让胤禔心情不好？

心下琢磨了会，却无任何头绪，如今我对朝堂之事也就知道那么几件大事，别的我既懒得关心，也无从得知。正在暗自琢磨，胤禔已经回来，身后跟着十三。我从廊柱后转了出来，俯身请安。胤禔脸色清冷如常，看不出有什么不悦之处，十三也是神色淡然，凝视了我一瞬，移开了视线。

两人一先一后进大殿，我缓缓走出养心殿。找了个能看到进出养心殿的角落坐下，发起呆来。

"十三爷！"十三应声回头，见是我，笑说："我有些事情急着出宫，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说着就提步而行。我赶在他身前挡住，盯着他问："发生何事？"

"

十三蹙眉看了会我道："知道的越多越烦，不如索性什么都不知道。"我固执地定定看着他。半晌后，他轻叹口气，垂目凝视着地面道："皇兄今日责骂了八哥。"

我茫然地想，不是雍正四年允禩才被拘禁去世的吗？我一直逃避，不愿意去想的事情，今日终于在脑海中浮出。

十三等了半晌，看我只是呆呆站着，轻叹道："若曦，不要想了，这些事情你无能为力的。"我道："为什么责骂八爷？"十三道："今日皇兄奉皇阿玛神

牌升附太庙，在端门前设置的更衣帐房歇息时，因屋内一切都是新制，所以有些油气薰蒸。此事筹备是由工部负责，八哥恰好管工部事务，皇兄一时激怒，就训斥了八哥。”

我默了半晌问：“只是训斥吗？”十三犹豫下道：“还下旨命八哥及工部侍郎、郎中等跪太庙前一昼夜。”我转身向养心殿行去，十三一把抓住我道：“你想做什么？去求情？我能求的情都已求过，能说的话也全都说了。”

我问：“难道只能眼看着吗？”十三叹道：“今日求情的大臣都遭到训斥，我后来私下和皇兄说情，皇兄只是静听，我说了半晌，皇兄淡淡一句”旨意已下，断无出尔反尔的道理”，接着就再不愿谈及此事。你去求情难道就能比我更管用？”

我道：“总要试一试呀！”十三道：“我有话和你说。”说着举步而行，行到无人处，他低头沉吟了半晌道：“若曦，皇兄虽没册封你，只以宫女的名义留在养心殿，可明眼人心中都明白你已是皇兄的人。当年我还担心过你不能全心全意对皇兄，可如今就我看，你对皇兄的情意绝不会比皇兄对你的少。既然如此，你就彻底放下八哥吧！”

我问：“若你我易地而处，同样的事情，你能做到视为陌路，不闻不问吗？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能要求我？”

十三道：“我知道这很难，可如今形势在那里。以前还有层关系，八哥是你姐夫，可如今你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你若还心中老是记挂着八哥，一旦被皇兄知道你和八哥之间的事情，你这是在害他。”

我凄苦一笑道：“当年你还劝我可以直接将此事告知皇上，说什么”你也把四哥想得太小气了！佐鹰能包容敏敏，四哥就不能包容你？””十三一时怔怔，半晌后道：“这是多少年前的话？你居然还记得！已经隔了十一年时间，期间发生了多少事情？我们都不是当时的我们，如今是皇兄，而非四哥！”

我喃喃问：“允祥，我该怎么办？”十三长叹道：“你若真为八哥好，就是放下。否则被皇兄察觉出蛛丝马迹，动了疑心，那皇兄迟早会知道的，到时皇兄只怕更恨八哥。”

我弯身蹲在地上，双手捧着脸，为什么会这样？十三默然相陪，很久后幽幽道：“人生一世，不过短短数十年，却悲苦多，欢乐少！无可奈何事竟十有八九！”我缓缓站起，和十三木然相视半晌，转身离去，只闻身后一声长长叹息。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80』第二十一章

我跪在佛像前，凝视着微微而笑的佛，你究竟懂什么？那些读去有理，却完全做不到偈语吗？

"怎么今日突然拜起佛了？往日可从不烧香拜佛的。"胤禛在身后问，我头未回，垂目看着地面。胤禛上前添了三柱香，"听太监说你在这里已经跪了两个多时辰，晚膳也没用。你膝盖可经不起这样，快起来吧！"

他静静等了会，看我依旧低头跪着，没有任何反应，一面伸手拖我，一面道："心诚不在这些事情上，起来吧！"我挣脱他的手，跪着未动。

他静立了会问："你都知道了？谁告诉你此事的？"过了会，他又道："养心殿知道此事的人绝没有敢在你跟前传话的，想来只有十三弟拗不过你，告诉的你了。"

我凝视着佛像问："胤禛，我没有读过佛经，所知不过是随耳听来的，可佛不总是教人放下吗？贪嗔恨怨皆为苦，弹指瞬间，刹那芳华，匆匆已是数十年，有什么非要念念不忘？"

胤禛淡淡道："若离于色因，色则不可得；若当离于色，色因不可得。"说完转身而出。

我膝盖宿疾已犯，针扎般的疼痛。九月深夜颇为清冷，想着八爷现在的年纪，和寒气逼人的石地，心下也是刺痛。他身体一向单薄，怎么禁受的住呢？

青铜烛台上燃烧着的粗根红烛照得室内通亮，烛油沿着青铜架滑落，未及多远就又凝固住，层层叠叠，鲜红一片，姿态狰狞，让这蜡烛的眼泪看着颇为触目惊心。

帘子猛地掀起，胤禛进来，抑着声音问："你打算跪一整夜吗？你这是陪他受难吗？"我心里满是苦涩，如果不让我宣泄出来，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样？

胤禛道："朕命你起来！"我扭头看向他，胤禛只穿着单衣，外面裹着披风，随意套着鞋，显是刚从床上过来。我问："你是用皇上的身份下旨吗？"他道："是！朕命你起来！"我向他磕了头道："奴婢遵旨！"

起身时，膝盖酸麻疼痛，难以站立，身子一晃就要摔倒，他忙搀扶住我，我挣脱他，手扶着桌子静站了会，拖着腿蹒跚而去。只闻身后瓷器香炉落地的声音。

我立在窗前，静静凝视着夜色渐淡，星辰隐去，天慢慢转白，最终大亮。梅香在外低低叫道："姑姑！"我扬声道："我想一个人待会，不要来打扰。"门外细细簌簌几声后，又恢复了宁静。

太阳渐高，我无力地依靠在窗楞上，看着地面白花花一地的阳光问，我究竟该怎么办？我以后究竟该怎么办？

门被大力推了几下，却因里面栓着，没有打开。胤禛道："开门！"我上前打开门，又一瘸一拐的蹭回窗边站着。胤禛盯着我冷声道："不让你跪，你就站。你还要不要自个的腿了？"我头抵在窗楞上没有答话。

他静了会，淡淡道："朕已让他回府去了。"说完，快步而去。我似喜似悲，佝着身子缓缓走到桌边，扶着桌沿坐下，膝盖一阵尖锐的疼痛，不禁低低呻吟了几声。

—————

自从八爷罚跪后，胤禛就不理会我，我心中畏惧着将来结局，也只愿一人静静待着。因为膝盖疼痛，行动不便利，常常在屋中枯坐整日。

十月份西陲再起战火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本已在十四爷手中稳定的青海，局势霎时大乱。胤禛命年羹尧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国库本就不富裕，此时既要为西北战事提供粮草，又要面对各地灾荒，养心殿内常常众臣云集，语声不绝。

胤禛自登基以来，一直很少翻后宫诸妃的牌子，一般也就偶尔召一次年妃。可十月份居然连翻了三天年妃的牌子。对年羹尧，更是厚待，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羹尧的意见来任用。甚至其它地域官员的任用胤禛也频频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对年羹尧及其家人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胤禛都再三垂询，赐赠药品。对年羹尧父亲遐龄在京情况、身体状况，胤禛也时常以手谕告知。外有大将军，内有宠妃，年氏一族在朝堂内权势鼎盛，就连十三都尽量回避和"年党"的任何大小冲突。

与之相反的是我，阿玛和弟弟们从颇有根基的西北调到人生地不熟的西南，从武职转为文职，领了份闲差混日。

胤禛翻年妃牌子的第一日，我就搬去和玉檀同住，看胤禛没有任何反应，

索性就在以前住过的屋中安顿下来。玉檀帮我把屋子收拾好后，我看到的一瞬间眼泪立即涌出，”物是人非”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玉檀忙道：“姐姐，都是我不好。我本想着尽量按照姐姐以前的布置让姐姐住的舒适，却不料招姐姐伤心。我这就重新布置。”我摇头道：“不，我很喜欢。”玉檀陪我静静坐着，半晌后道：“我真希望永远都这样安安静静地生活。等到很老的时候，我们在桂花树下晒太阳。”

在小院中住了十多日，玉檀几次提起话头想说皇上，都被我岔开，玉檀看我不想知道任何事情，遂乖巧地再不提起。

玉檀要轮班当值，承欢有功课要做，很多时候我经常一人独自待着。这几日天气干燥，太阳也还好，膝盖疼痛渐渐缓了下来。静极思动，常常独自散步。累了就找处地方坐着晒太阳。

“象只懒猫一样，真是惬意。”十三笑道。我睁眼看着十三微微而笑。十三一撩长袍坐在我身侧，展了展腰道：“偷得浮生半日闲。”我笑着又闭上了眼睛。

半晌后，闻得十三一声叹息，看他脸色有些郁郁，打趣道：“难不成十三爷为失宠而担心？”十三皱眉道：“你也听那些鬼话？”我笑说：“我倒是不想听，可说的人太多了，直往耳朵里钻，不听也得听。”十三无奈一笑，没有吭声。我问：“你真和年羹尧不和吗？”十三瞟了眼四周，淡淡道：“是他与我不和。他一直跟随皇兄，今日所享恩宠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我却是闲待十年，出来后一切垂手而得，他不服气也正常。”

我嘻嘻笑看着他，十三笑骂道：“你对自个家的事情倒好似不上心呀？”我敛了笑意道：“我倒觉得阿玛和弟弟这样挺好，阿玛年纪已大，清清闲闲养老有什么不好？远离京城，手中无权，不做事也就不会做错事，即使有人想寻嫌隙也难！年大将军喜欢占尽上风就让他去占吧！”十三嘴角噙着丝浅笑道：“若曦，你总是不会让我失望，难得你一眼就明白皇兄的苦心。”摇头叹了口气，又道：“月满则亏，盛极则衰。若高到不能再高，就只能往下走了。”我满脸赞赏地看着十三。我是知道结局，所以清醒，可他居然这么早就预料到了年羹尧的将来。怡亲王能一直深受雍正倚重，固然有从小的兄弟情份，但和他一直的清醒谨慎、敏锐的政治头脑也分不开。

十三掩脸笑说：“别用这种目光看我，皇兄看到会嫉妒的。”我嘴角的笑立即变的有些苦涩。十三叹道：“你们这场气要斗到什么时候？”我道：“我没有气，我只是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也许我本就适合一个人静静呆着。”十三叹道：“若曦！你怎么如此倔犟？我一再劝你，你却一意孤行。”

我问："你是来说情的吗？让我去求他原谅？"十三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没有做错，皇兄也没有做错，你们各有各的立场。我只是……唉！我不知道！"十三长叹口气，收了声。

默了半晌后，他道："皇兄从不提起你，也没有任何人敢提起你。可这么多日，眉头却从没舒展过，一丝笑意也无。以前朝事再忙再累，下朝向养心殿行去时，他总是心情份外的放松，如今面色却无一点暖意。御前服侍的人提心吊胆，都以为是为了西北战事。却不知那不过只是一半因由。"

我和十三都静静坐着，他眼光投向远方，仿佛看着某个想象中的江南水乡，喃喃道："我们中间隔着人命鲜血的无可奈何，你们之间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相守呢？世事已够凄苦，为何让自己仅有的感情也如此痛苦？"他侧头看向我道："若曦，放手一些，让自己幸福吧！"

我起身缓缓站起，十三看我弯身揉了揉膝盖，忙立起问："又疼了吗？"我摇摇头道："没什么。"他脸上闪过几丝黯然道："承欢以后若不孝顺你，我一定饶不了她。"我笑道："放心！晚上玉檀帮我敷腿时，承欢总是在一旁相陪，与我说笑，替我解闷。真正是"承欢膝下"。"

十三放慢步子，陪我缓行而回。临别时，他看着我欲言又止，终是轻叹口气转身离去。

刚用过晚膳不久，高无庸匆匆而来，行礼道："万岁爷命我接姑姑回去。"我手捧茶未动，道："我住在这里挺好的。"高无庸跪下求道："姑姑就全当是可怜奴才，随奴才回去吧！"说着频频磕头。我忙从椅上起来，侧身让开道："你快起来吧！我可受不起，我随你走一趟。"他一面起身，一面喜道："知道姑姑怜惜我们这些奴才。"

我率先出门。高无庸赶忙快跑几步，捡起地上灯笼，在前引路，到了我屋门口，低声道："万岁爷在里面呢！"说着侧身让到一旁立着。

我静静站了会，推门而入。身着便袍，侧倚在榻上翻书的胤禔搁下书凝视着我。我们彼此对视了半晌，我只觉眼眶发酸，忙撇过头。他走到我面前，伸手揽我，我打开他的手，自顾走到榻旁坐下。

胤禔走回榻旁挨着我坐下，"还说没有生气？"我侧头盯着山水屏风道："十三爷又把我卖了！"胤禔低声笑道："他夹在我们中间也很难做，我不也被他卖了？"说着搂着我，头搭在我肩上，在耳边轻声说："就算有气，这么多日也该消了吧？"

我挣了几下，未挣脱，想着十三的感叹"为何你们不能相守？"，几丝

怨气散去，只余满腹伤悲。胤禛看我任由他抱着，不言不动，问："还生气吗？"我道："是我生气还是你生气？可是你先不和我说话的，见着了和没见着一样。"

胤禛默了会道："事情已过去，就不提了。"我默默无语，身子却缓缓靠到了他怀里。他一笑俯头来吻我，我下意识地侧脸避开。他微一愣，直起身子，轻抚着我脸颊道："心里还是不痛快。"我从他怀里坐起，随手拿了软枕，侧身躺下合目而睡。

胤禛替我脱了鞋子，又拿了薄毯盖上，一面道："现在天气凉，就这么合衣而卧，仔细着凉了！你的万千心思好歹多花些在自己身上，也不用我这么伤神。"说完，吹熄灯，推了推我，让我挪些枕头给他，他也躺了下来。

两人静静躺了会，他伸手搂着我，摸索着去解盘扣，一面道："你就不想我吗？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我推开他的手道："想要就去找……"心下难受，挪了挪身子，远远避开他，也不要枕头，静静趴着。黑暗中，平日的强颜欢笑全部摘下，眼泪一颗颗滑落。

胤禛强把我抱回枕头上，摸索着替我擦拭着眼泪。我伸手抱着他，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他由着我哭了半晌方哄道："好了，再哭就要伤身子了。"我依旧眼泪不停地落。他叹道："好若儿，好曦儿，听话，不哭了。"

他看我仍只是落泪，无奈地道："我第一次哄人，却好似越哄越伤心。这样吧！你若不哭了，我就做你求了很多次我却一直没有答应的事情。"我呜咽道："谁稀罕？"

他静了会，清了清嗓子，低声唱起曲子，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

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我收了眼泪，头贴在他下巴上，仔细听着。

他忽地收声停住，我问："怎么不唱了？"他道："我唱的好听吗？"我抿嘴笑而不语。他搔了下我道："快说实话。"我撑着头，半支着身子，看着他道："你以后如果憎恶哪个大臣，一时又找不到方法整治他，就把他叫来听你唱歌。"他楞了一下，轻拧了我一把，哈哈笑道："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我看你听的专注，还以为多年未唱，比以前唱的好了！既不好，你怎么不捂耳朵，反倒听的入神呢？"我缓缓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想着他最近刚颁旨废除贱籍。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北京乐户、广东蛋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人皆贱之。陕西乐户是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陪酒卖淫，受尽凌辱。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蛋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这些人子子孙孙的悲惨命运在胤禛手里得以终结，他下旨除贱籍，开豁为民，将这些曾经的"贱民"编入正户。沿袭几百年的恶劣传统在他手里画上了句号。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只从皇帝的角度讲，胤禛绝对是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实心为百姓做事的好皇帝！

黑暗中，只看到他眼睛定定凝视着我，半晌后他道："你不是最不耐烦读这些"兮。乎、之"的吗？怎么竟把拗口难懂的《离骚》背下来了？"我凝视着他，柔声说："你那么喜欢木兰，送的簪子，坠子都琢磨成木兰，我总会纳闷你为何如此喜欢呀？"他问："什么时候背下的？"我咬唇笑道："不告诉你！告诉你，你就该得意了。"

他拿起我的手轻吻了下，握住道："我就知道你会懂的。"两人默默相视，我心中柔情涌动，缓缓低头极其温柔地吻在了他唇上。唇齿相交，缠绵不分。他喜悦地低叹一声，欲翻身压我，我身子贴上去，按住他，轻咬着他耳垂道："这次我来！"说着，轻轻替他解开衣衫，顺着脖子一路轻吻下去，手缓缓探入他下身，他身子一紧，喃喃道："若曦，有你是我之幸，上天待我甚厚！"……

—————

我捧茶进去时，胤禛和十三正在看地图。十三看是我，睨了眼仍俯头凝

视着地图的胤禛，向我暖暖一笑。我瞪了他一眼，把茶轻轻搁在桌上。

胤禛随手端起茶，抬头欲对十三说话，看是我，嘴角逸出丝笑，凝视着我，抿了口茶。昨夜之事忽地映入脑海，我脸微烫，避开他的视线，把十三的茶搁在十三面前。

胤禛搁下茶，一面揉着右肩膀，一面道："说来说去还是银子，别的事情都可以先搁一下，粮草绝对不能耽搁。"十三点头说是，看着胤禛的右肩膀道："臣弟看皇兄今日早朝时就一直在揉肩膀，可是不适？"

我正欲转身出去，听到十三的话，忙停了脚步。胤禛不在意地道："没什么。"十三道："还是命太医看一下吧！"胤禛瞟了我一眼道："不用。"十三看向我，我道："还是看一下吧！回头还有很多奏折要批。早点医治才不误事。"说着未等他同意，便快步而出，吩咐外面立着的高无庸去传太医。

胤禛叫了声"若曦"未及阻止，嘴角带着几丝嘲笑微摇了摇头。我一时不明白他何来嘲弄之意，有些纳闷地看着他。他却已抛开此事，侧头和十三细细说着派何人押运粮草，一路可能的天气状况。

因为想听太医如何说，所以仍旧立在门旁未动。不大会功夫，太医匆匆而来。胤禛好笑地瞟了我一眼，吩咐道："既然来了，就传吧！"

太医细细看了一会，躬身回道："无大碍，贴一张膏药，缓一缓就好。估摸是皇上夜间睡觉时，姿势不妥，肩膀长时间压着未动。"站在一旁留神聆听的我霎时脸滚烫，昨夜一夜都是枕着他的胳膊睡的。胤禛嘴角噙笑地看着我，淡声吩咐太医退下。十三看到我脸色，恍然大悟，神色立即有些尴尬，又带着一丝笑，忙端起茶，正襟端坐低头品茶。

我扭身低头快步而出，"小心！"胤禛的声音刚传入耳朵，我身子已经撞在供着花瓶的木架上，架子晃了几下，花瓶落地而碎。瓶中的水带着花大半倾泄在我身上。

胤禛看我神色懊恼，衣服半湿，上面还粘着片片花瓣，撑头大笑起来。十三忍了会，没忍住也笑起来。我又羞又恼地看了他们一眼，匆匆向外奔去。却又和因听到花瓶落地碎裂声音正走到门外观望的高无庸撞在一起。高无庸一惊，忙跪下磕头，我未加理会，快步而去。身后更是一阵哄笑之声。

西北虽有战事，但因一直捷报频传，再加上这是胤禛登基后正式庆祝的第一个新年，所以宫内各处喜气洋洋，准备欢庆雍正二年的来临。

我紧裹着锦鼠毛斗篷，口里说着，手里比划着教承欢堆雪人。身后有人叫道："若曦！"，我听着声音陌生，忙回头看去。很多年未曾见过的十福晋身着一袭大红斗篷立在身后。承欢上前请安，她让承欢起来，看着我微微一笑道："真是你！很多年未见过了。"

我呆了一会道："是呀。你可好？"她点点头道："一切都还好。"我对承欢道："你若不怕冷，就自个玩一会，若冷了，就先回去。姑姑晚一些回去。"承欢点点头。

我走到十福晋身侧，两人踏雪缓缓而行。她道："你如今看着越发清淡了。"我道："其实以前也瘦，不过你多年未见，如今年龄又大，看着憔悴倒是真的。"十福晋摇摇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七八年未见，刚才在雪地里乍看见你，竟不敢出声，觉得你淡地好似会随着雪化去一样。美是美，可太清冷了。"我道："大概和今日披着的斗篷有关，颜色太冷了。"

十福晋看着我的斗篷道："颜色是太素。越是雪天，才应穿颜色重的。"我默了会问："十爷在蒙古可好？"十福晋瞟了我一眼道："你不知道吗？爷现在在张家口。"我喜问："真的？那不是可以赶上过个团圆年了。"

十福晋细看我神色，似乎在查看我是否做假，半晌后淡淡道："也许吧！"我看她神色隐隐藏着凄凉，心"咯噔"一下，强敛住心神问："发生何事了？"

十福晋道："没什么。"我停住脚步，挡在她身前道："告诉我吧！"十福晋道："若曦，你既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永远不要知道了。为什么一面不愿面对现实，一面又不能放下？"我裹了裹斗篷道："是不是很可笑？"十福晋摇摇头，牵着我进亭子坐下，垂目凝视了地面半晌后道："爷前几日从边外陀罗庙坐车入张家口，皇上下旨给总兵官许国桂"不可给他一点体面，他下边人少有不妥，即与百姓买卖有些须口角者，尔可一面锁拿，一面奏闻，必寻出几件事来，不可徇一点情面。" "

我默默凝视着亭外白茫茫的天地，总以为一切也许可以不如我所知道的历史那样发展，总以为雍正四年苦难才会真正来临，总以为还可以偷得几年快乐，骗自己还很遥远。为什么一切不是这样呢？"十爷如今仍在张家口吗？"

十福晋点点头，起身走到亭柱旁，凝视着雪中肃穆的紫禁城幽幽道："我这段日子眼泪总是不停，月初皇上撤了安亲王爵。皇上竟然说，外祖父在世时"居心不正"，"自恃长辈，每触忤皇考"。又斥责我舅舅们"互相倾轧，恣行钻营"。下旨"安亲王爵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著俱撤出，分别给廉亲王、怡亲王。"可刚下旨没几天，就又寻了八爷的错处，把即将赐给八爷的佐领撤出，给了十三爷。"

"姐姐和八爷如今也是动辄就错。凡事总能被寻到不是之处。上个月副都统祁尔萨条奏满洲丧事有过事奢靡者。皇上就责备八爷。谕称"昔廉亲王允禔于其母妃之丧，加行祭礼，焚化珍珠、金银器皿等物，荡尽产业，令人扶掖而行半年。"责骂八爷"专事狡诈明矣，不务尽孝于父母生前，而欲矫饰于歿后"。良妃娘娘薨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整整十二年了，都被翻出来训斥。"

我走到她身侧，握住她手，她回握住我道："昨日我心下难受，跑去寻姐姐。姐姐笑骂了我一番，如今我倒想开了。姐姐道"自古成王败寇，何必多怨？"，还说我们既生在了帝王家，平日享受着常人不可及的尊崇，那自然也有常人不可及的痛苦。与其哭哭啼啼渡日，何不索性放开心胸，多一日开心是一日。最后若真是"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要幽禁那就陪爷去幽禁，要砍头那就同赴断头台，这一生争也争过，笑也笑过，还有何憾？"

我眼眶一酸，眼泪险些出来，忙忍住，"不离不弃，相守一生。八爷、十爷有你们相伴，是此生之幸。"十福晋凝视着远处，神思恍惚，嘴角带着个幸福的笑柔柔地说："不，能嫁给爷，是我之幸。"我撇开了头，老十啊老十，得妻若此，以后即使再艰难，也有人携手同行。

两人并排而站，目无焦距地看着四处天地。高无庸远远地快跑着过来。十福晋侧头低声道："如此放心不下？这就赶来了。果如姐姐所说呢！别人都说皇上虽留了你在身边，可既不给封号，又贬了你阿玛兄弟，对你甚不上心，可姐姐却说皇上心中最看重的人是你，越是紧张，越是谨慎，唯恐伤到你。"

高无庸俯身向十福晋请安，十福晋让他起身，向我微一颌首，转身而去。我凝视着这抹艳红的倩影在雪地里渐渐远去。高无庸轻声道："姑姑！"我自顾提步而行，高无庸忙随了上来。

进去时，胤禔正低头写折子，听见声响，没有任何反应，依旧执笔疾书。我盯着他静立不动，他写完手中折子后，在一堆折子中翻了翻，抽出一本扔在桌上道："自己看吧！"说完低头继续批阅奏折。

我走过去拿起桌上的折子，许国桂奏报："敦郡王允禔我属下旗人庄儿、王国宾骚扰地方，拦看妇女，辱官打兵，已经锁拿看守。"中间还细细奏报了恶劣行径。胤禔朱批："甚好，如此方是实心任事。"

我放下奏折，静默了半晌道："你是铁了心的要对付他们。一点点瓦解他们的势力，一点点试探他们的底线，一点点逼迫他们。他们以前何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堂堂皇室贵胄却任何人都敢参奏，任意一个地方官就敢给脸色看。莽撞冲动如十爷总会一时受不了这口气，然后举止失控；桀骜不驯如九爷却肯定不甘心就此任人摆布，你越逼，他越想方设法反抗，那就总有错处可责了；八爷如

今再谨言慎行，小心翼翼都已无用，因为这两个弟弟的任何行差踏错都是他的唆使，他的罪过。"

胤禛搁下毛笔看着我，我道："八爷早已放弃对皇位的覬覦之心，为何你不能放过他？"胤禛道："他放弃只是因为他当年不得不放弃。如今外有虎视眈眈的俄罗斯，西北有准噶尔、至今战事不断，内有台湾，大的起义虽然平定，却仍余波不断，汉人中的反清势力也蠢蠢欲动，朝内吏治混乱，贪污敛财成风。"

"朕初登基，今年一月就连颁了十一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户部库存亏空银 250 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达数十人，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正因为这些措施，朝野上下有很多人对朕不满，暗中都指望着当年的"老八党"能为他们出头，朕若不时时敲山震虎，这些反对的势力凝集在一起，内忧外患加在一起，大清江山堪舆。"

我盯着他摇摇头道："你说的也许都有理，可真只是为了敲山震虎吗？"他低头静默了会起身拉过我的手道："十三弟监禁十年，一个大好男儿的十年时间呀！这都先不提，你可看到他如今的身体？天气稍凉就咳嗽不止，各处关节也是风湿疼痛。隔三茬五就需服药。"

"你呢？日日药不离口，天冷天湿稍不留神膝盖就疼痛地寸步难行。再看看你的手，当年芊芊素手，如今却茧结密布，我每次握着你的手时就心痛，恨自己无能，让你吃了这么多苦。这一切若非老八，怎会如此？你一直不忘他是你姐夫，可他如何对你的？太医说"只能保你十年无虞"，你今年才多大，三十二岁。若非他，你身体何至到如今这样？若曦，你知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有多恨吗？我每一分的惧怕都是恨。"

我握着他手哀求道："这些事情只是立场问题，不是他的错，我没有怨怪，我猜想十三爷也不会怨恨的。既然我们自个都不计较，你也不要计较可好？"他凝视着我道："若曦，我不想你操心这些事情，可他们却非要拖你搅进来。你怜惜他们，老十的福晋可有半点顾虑过你的身子？"

我握着他的手贴在脸上道："她已是无法可想了。"胤禛默了会道："朝堂中的事情诡秘难测，我只能答应你不伤害他们性命。"我心下微微一松，隐隐萌生一种希望，觉得历史也许可以稍微改变的，至少可以不必那么残酷，看着他感激地说："多谢。"胤禛带着丝疲惫道："我还要看折子，你就留在这里陪我可好？"我点点头，拿了椅子坐到桌侧。

这几日太阳份外好，雪早已消融干净，我喜欢拣正中午时在阳光下散步，觉得和煦的阳光把骨子里的寒意都驱除散去。

由着性子随意而走，不经意时发觉周围景致很是熟悉，眺望着不远处的屋檐廊柱，心中滋味复杂。静立半晌后，慢慢而去。

还未到院门前，已听到里面的捣衣声。我犹豫了下，终是跨进了院门，院中洗衣的女孩子们陆续抬头看向我，面色错综复杂，有惊异，有艳羡，有嫉妒，有害怕，突然又都反应过来，个个赶着跳起请安，"姑姑吉祥！"。

心里有些后悔踏进这个院子，可既然已经来了，却不好立即就走，笑说："你们不必这么多礼，都起吧！"众人立起，默默站着，院子里人虽多，却寂静无声。我打量了一圈四周，一切都还是那样，地上堆满衣服，绳上晒满衣服。

看着神色拘谨的铃铛和钱钱，没话找话地问道："张公公呢？"，两人脸色一白，半晌后才嗫嚅道："出宫了。"太监不比宫女，若没有大错都是做一辈子的，年纪大后才会放出宫养老。这么早出宫，若身边没有银钱，周围人又瞧不起他们这些不男不女的人，生活肯定窘迫潦倒。心下微惊，有心再问，可她们脸色恐惧，遂压下心中百千心思，随意道："不打扰你们干活了，以后有空再来看你们。"心里却想的是这应是最后一次踏入这个院子。我已经不属于这里，再来只能给她们增添不愉快。

回屋后有心撂开此事不再想，却总是隐隐不安，思量一番后，决定去寻王喜。人刚到屋外，听得里面隐隐约约地哭声。细听了一会，忙去拍门。屋里哭声顿时停住，半晌后王喜才开门。

我问："你哭什么？"王喜陪笑道："姐姐怕是听错了，没有人哭。"我点点头，推开他进了屋子。屋中几案上摆着几碟瓜果并糕点，虽看不到香炉，香味却仍在。

我仔细打量着桌上的供品，问道："你在祭奠谁？"王喜道："没有谁，只是随便摆了几碟瓜果糕点而已。"我侧头盯着他不语。他低下头凝视着地面，道："是祭奠人来着，恰是家里人的忌日。"

王喜眼泪唰地滑落。我看他流泪不止，心里头残存着的一丝希望也化作了泡影，只剩下满心地悲痛，泪水终于滚滚而下。我扶着桌子哭了半晌，强忍了悲声，道："把香炉摆出来吧！容我也祭奠谪达一次！"

王喜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香炉出来，我一见这香炉，刚刚敛住的眼泪又滚落，王喜哭道："都是我没用，师傅往日待我如亲生儿子一般，我却连师傅的忌日都不敢明里祭奠，正儿八经的香炉也不敢用。只能用这日常熏蚊子的充数。"

"

我哭着插好香，对着几案拜了三下，又埋头哭了一会。王喜一旁跪着也只是落泪。

我问："究竟怎么回事？"王喜低头抹泪，不言不语。我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以瞒的呢？我十三岁一入宫，就在李谥达身边做活，谥达待我一直甚厚，就是到最后都替我想法子让我重回圣祖爷身边。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心下何安？"

王喜静静发呆，忽然下定决心，抹干眼泪，起身开门向外探看一下，走回我身边，在我耳旁低低道："师傅去年今日过世的。"我道："那是雍正元年一月的事情了，离圣祖爷驾崩才一个多月的光景。我听玉檀说，谥达被放出宫养老了，难道是在宫外发生什么事情了？"

王喜眼泪又下，压着声音哭了会低声道："大家都以为师傅出宫养老了，实际师傅早已服毒自尽，尸身送去化人厂化了。"我脑子"轰"的一声，刹那一片空白，只有心急急跳，半晌后，声音颤着问："为什么？"王喜低头垂泪，再不肯多言。

我身子缓缓软倒跌坐在地上，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不停滚落，心中一片冰凉。为什么？还能是为什么？李德全跟在康熙身边几十年，这世上最知道康熙心思的人莫过于他，康熙临去世那天和四阿哥的谈话他也在场。他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是最不该知道的事情。他随意一句话就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胤禔怎么可能容他活着呢？是我太天真，忘了帝王之心。

我哭了半晌，擦干眼泪，缓缓从地上站起，慢慢朝门外走去，拉开门后，忽想起来的目的，又转身关上门问："张千英也死了吗？"

王喜脸色一下变得煞白，半晌后才喃喃道："出宫时还未死，现在就不清楚了，估计和死也差不多。"我手扶着门问："什么意思？"王喜声音微带着颤道："我听说，他被割了舌头，剁了手后，赶出了宫。"

我猛地拉开门，扶着门框弯身呕吐，王喜急急赶到身边替我捶背。搜肠刮肚地把中午吃的饭都吐了出来，胃里嘴里只是泛酸。

王喜看我不吐了，忙捧了茶过来给我漱口，道："姐姐回去请太医看一下吧！"我摆了摆手，又喝了几口热茶压住胃里的酸气道："起先只觉得心闷，这会子吐出来倒好了。"说完把茶递回给王喜就欲走。

王喜道："还是我送姐姐回去吧。"我道："不用了，我们以后也该避下

嫌。我倒不妨事，可不能给你招惹麻烦。”说完，脚步虚浮地晃悠着回去。

房门被轻轻推开，这样不敲门就进我屋的除了胤禛再无旁人。心下百般滋味，到了面上却只是闭目躺着不动。胤禛走到床旁俯身道：“怎么这么早就躺下了？晚膳用的也不多，不舒服吗？”说着想点灯，我忙道：“不要点灯。”

胤禛轻笑道：“还是喜欢黑暗。”他坐在床侧，问：“身子可好？”我道：“好着呢！只是下午多吃了几块糕点，晚上就有些吃不下了。”他道：“别只躺着，起来说会话，胃里积了食，回头也难受。”

我依言爬起来，他帮我放好垫子，让我靠好，自个也斜歪着，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我强打起精神陪他说话，几次三番欲张口问他，却顾虑到王喜，终又咽了回去。

因为了解一些历史，知道雍正对八阿哥等人的铁血手腕，可除此之外，我的他是爱惜我，不会伤害我的胤禛。他即使行事偏激可也只因为爱恨强烈，想保护我们。可现在突然发觉，我心里竟然对他开始隐隐几丝畏惧。我在小心翼翼地回话，不敢点灯，害怕他看出我的异样。此时才真正明白十三的感觉，对十三而言，他如今首先是皇上，然后才是四哥，所以谨言慎行必不可少。而我今夜也开始仔细斟酌着说每一句话，小心地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情绪，面上却还要装出一切都是随性。

胤禛看我说话时精神总是不济，问：“好似很困的样子？”我笑道：“人家本就要睡的，被你硬拉起来，能不困吗？”他笑说：“我放下手头的东西特地来陪你说话，不领情，反倒埋怨我。好了，不扰你清静了，我回去看折子，你歇息吧！”说着起身而去。

我在黑暗中静静坐了很久，听着远远地敲了三更才忙扯了被子躺下，却仍旧无法入睡，翻来覆去，眼泪又落下。

自从王喜处得知李谙达和张千英的事后，我整日就懒懒呆在屋中，看书，临贴，刻意地去遗忘整个外面的世界。如今临的帖子都是胤禛写的，我模仿他的字迹已有四五分象。

西北战事到了最后决一胜负的时刻，养心殿经常通宵烛火通明，胤禛眼里心里全是千里之外的战争。二月八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直捣巢穴。在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清军大

获全胜。

捷报传来，胤禔大喜，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一子爵，由年羹尧的儿子年斌承袭，连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都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年氏满门圣宠如日中天。

席间用膳时，胤禔还忍不住地谈论着大获全胜的战役。我心里嘲笑道，集中了大清几乎全部的人力物力去打这场战争，十四之前已经在西北树下了大清军队的威仪，罗卜藏丹津的反叛准备不足，仓惶起事，还是以弹丸之地对大清千里疆域，年羹尧但凡有些智谋怎么也该赢的。

十三看我嘴角挂着丝讥笑，朝我微摇了摇头，我对十三皱眉一笑，胤禔看到我和十三的表情，摇头苦笑一下，收了声，不再谈论已过去的西北战争。

我在屋内临帖，承欢跑着冲进来，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手中的毛笔晃了几下，桌上的纸已被涂污。我一边推她，一边笑道："什么事情这么着急？"承欢瞪大双眼道："姑姑，他们在蒸人。"

我说："什么？整人？"承欢用力点点头道："他们不肯告诉我，不过被我偷听到了，皇伯伯命各宫近前侍奉的太监宫女都去看。姑姑，怎么蒸人呢？象姑姑带我去御膳房看的那样，蒸包子那样蒸吗？"

我猛地从椅上站起，惊声问："你说什么？蒸人？"说到后两个字时只觉胃里一阵恶心，忙忍住。承欢道："蒸人呀！"我问："你还听到什么？是谁？"承欢摇摇头道："就这些了。"

想起王喜，心里惊怕，立即向门外行去，承欢跑着要跟来，我忙道："你哪里都不许去，就在这里呆着。"承欢看我疾言厉色，只得噤嘴站住。

我大跑着出了屋子，往日守在养心殿外的太监宫女都不在，四处只有侍卫静立着。不知隐在哪个角落的高无庸闪身到我身前拦住我道："姑姑去哪？"我心下惧怕愈深，越过他就跑，他忙拽着我道："奴才刚才看见承欢格格来了，姑姑怎么不陪承欢格格呢？"我心中发急，猛地甩开他手，喝骂道："狗东西，连我都敢拉拉扯扯，你有几个脑袋？"他忙跪下磕头，我立即飞奔而去。他在身后一路追来，却再不敢碰我，只是不停声地哀求。

我心跳得好似就要蹦出胸膛，阵阵气闷，向刑房狂跑而去。

还未到跟前，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似香似酸似臭，令人作呕的怪味。看见前面黑压压立满了紫禁城内各宫有头有脸的太监宫女和各处的掌事太监，全都

脸无人色，有的全身抖动，有的瘫软在地，有的弯身而吐。

我看到那口支在火上的大瓮，胃里翻江倒海地翻腾，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狂呕起来，直呕到胃中只余酸水，无可呕之物时，才强撑着抬眼扫去，不敢看场中的大瓮，眼光只在人群中游走，忽看到王喜涕泗横流、瘫软在地的身影，一直提在嗓子眼的那颗心才“通”的一声落下。

再不敢多看，转头就走，脚下一软，就要摔倒。一直立在一旁，脸色青白的高无庸忙上前搀扶我。我借着他胳膊的力站起，他求道：“姑姑就扶着奴才的手回吧！”我有意自个走，却头晕目眩无以成步，只得扶着他胳膊。

我抑着发颤的声音问：“是谁？”高无庸半晌无声，我心中惊惧悲哀愤怒一瞬时再难控制，厉声吼道：“说！我看都看了，难道还要我回去问吗？”高无庸全身一个哆嗦道：“姑姑，您放过奴才吧！若被皇上知道，奴才死无葬身之处。”我心下疑惧不定，放开他的手就踉踉跄跄往回走。

高无庸跑上前跪在面前哭道：“姑姑回吧！”我没有理会，绕过他依旧前行，高无庸跪爬着又拦到了身前磕头哭道：“是玉檀。”我脑子如大锤所砸，那剧痛直刺向心脏，盯着远处大瓮，如厉鬼一般哭嚎道：“是谁？”高无庸头贴在地面上道：“玉檀！”我五内俱焚，心神刹那坠入彻底的黑暗。

—————

感觉有人在轻抚我的脸颊，一下一下极尽温柔，恍恍惚惚觉得自己仍是那个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孩子，凡事都可遂心任意，不禁喃喃道：“妈妈，妈妈。”睁开眼睛满心欢喜地看去，却是胤禎焦灼喜悦的脸。刹那间竟是数百年时光，我愣了一瞬间“怎么了？”话刚出口，昏厥前的一幕幕涌到心头，胃里恶心，却再无可吐之物，趴在床头只是干呕。

胤禎半拥着我，轻拍着我背，我下狠劲推他，却全身发软，无半丝力气，我哭道：“你走，我不想再看到你。”他神色清冷中夹杂着伤痛，伸手握住我推他的胳膊，我哭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胤禎用力把我抱在怀里道：“若曦，我们有孩子了。”我哭声涩在喉咙里，抬头看他，他点点头道：“太医刚诊过脉，一个月了。”说着在我脸上轻吻了下，温柔地说：“我们要有孩子了。”

我无半丝喜悦，心中对他爱恨纠缠，盯着他半晌不动，他伸手捂住我眼睛，求道：“若曦，不要这样看我。你不开心吗？我们盼了很久的。”我伤痛难耐，俯身嚎啕大哭起来，“胤禎，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他身子僵硬，轻拍着我背，“我知道！若曦，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你先养好身子，我以后再解释给

你听。"我哭道："那是我妹妹呀！是我妹妹呀！"

胤禔捂着我嘴道："若曦，你当她是妹妹，她却未曾当你是姐姐。我不是没有给过她机会。"我狠命打着他的手，挣扎间，眼前发黑，身子顿时软倒。他忙扶住我，我一面喘着气，一面无力地推他。

他道："你不愿看见我，我这就走。不过你好歹顾念一下自个和孩子。"说着叫了梅香菊韵进来服侍。自己站起盯着我，我闭目不动，他转身缓缓而去。

晕沉沉中似乎做了很多梦，碎裂成一片片，混乱错杂，就如这么多年的时光，彷彿一瞬，却又痛苦而漫长。

春日时，玉檀坐在炕上替我绣手绢，我靠在一旁随意翻书，偶尔几声清脆的笑语，回荡在屋中，融化了紫禁城中难耐的寂寞寒冷。

我每一次病都是你照顾，帕子一遍遍换下，药端到榻边。那次凶险万分再无求生意志时，是你在榻旁整晚整晚的唱歌，直到把我唤醒。

浣衣局操持贱役，你不离不弃，费尽心思维护。将近二十年的姐妹情，这冰冷宫廷中一份始终相伴的暖意。

我以为凭借他的爱定可护你周全，让你在紫禁城中不受伤害，却不料是他如此对你。

玉檀，从此后，这紫禁城中最后的一抹暖色消逝而去。

.....

梅香摇醒我，拧了帕子给我擦脸，才发觉梦中早已泪流满面。

天刚亮，就吩咐梅香去叫王喜来见我，梅香犹豫了下低头应是后退出。

不大会功夫，王喜匆匆而进，脚步虚浮，面色苍白，眼眶乌黑，亲眼目睹整个过程，显然受刺激甚深。梅香菊韵虽也面孔浮肿，可毕竟和玉檀无什么感情，只是恐惧事情本身。

梅香守在一旁，我道："下去！"她迟疑了下，向外行去。我让王喜坐，王喜肃容立于榻前，指了指帘外，我用口形无声说道："我故意的。"王喜恍然大悟，忙道："奴才不敢坐，姐姐有事就吩咐吧！"

我沉吟了会，强抑住心痛问："玉檀当日……当日……究竟是个什么状况？"王喜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脸上皮肤抖动，声音却平稳地回道："去的很快，没什么痛苦。"说着王喜眼泪已经滚落，他立即用袖子抹去。

我捂着胸口问："她临去可有说什么？"王喜一面回头张望了下，从怀里迅速掏出一个布条塞到我靠着的软垫下，一面道："一直微微笑着，没有说话。"

我用眼光问他，口中问道："你可好？"王喜做了从门缝塞进布条的动作，又做了个他推门突然发现布条的样子，一面回道："奴才一切安好。"

说完两人默默无语相对，王喜道："姐姐既然无事吩咐，奴才这就告退了。"说着未等我答话，已匆匆出去。我有心叫住他，却又忍住。

手中捏着王喜带来的布条，短短几行字，却字字如刀般扎在我心上，，"求姐姐护我家人周全。玉檀自知大限将至，一直希望能有一日亲口向姐姐解释清楚一切，可如今再无机会，匆匆而就，无以明心迹，却又忽觉一切话皆多余，姐姐必能明白我的心。红尘中一痴傻人而已！玉檀不悔！无怨！姐姐勿伤！"

我脑中似乎可以看到玉檀当日的急迫，躲在某个墙角，从衣服上撕下布条，咬破食指，匆匆写就，塞进王喜屋中，没多久她就被捉去。

玉檀一直告诉我她从未读过书，只粗略认识几个字，可今日看她的留书，字迹虽仓促，却是一手标准的管夫人梅花小楷。非长年苦练和熟读诗词百家绝不能有此清丽幽闲之意境。玉檀，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呢？

梅香在榻旁低声说："姑姑，十三爷来看您了。"我微一颌首，梅香道："请十三爷进来！"十三缓步而入，梅香向他请安，搬了椅子请十三坐下后静静退出。

十三细细查看了下我脸色道："你身子本就不好，如今又有身孕，哪还禁得起自个作践自个？难道你竟然恨皇兄恨得连孩子也不要了？"我道："我没有。"十三道："既然没有就应该好生保养调理。一则你现在的年龄才第一次有孕本就凶险，二则你身子一直有病，如今又动了胎气。何太医为了你，整日愁眉不展，苦思良方，皇兄也是忧心忡忡，你自己却全不爱惜。皇兄怕你害怕，不愿对你说这些，我本也只想劝你放宽心，可一看到你这个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索性和你挑明白，你若还想要这个孩子，就和太医配合些。"

我呆愣半晌，哀声道："我会尽力的。可是心痛难忍，你可能教教我如何让心不痛的方法？自己妹妹惨死在我爱之人的手，你可有方法让我化解心中的爱恨纠缠？"十三低头静默了会道："也许事实能让你好过一些，但也许更让你难过。"我苦笑道："告诉我吧！"

十三轻叹口气道："皇兄将九哥遣去西宁，严禁他们彼此互传消息，可九哥仍旧想尽办法，甚至自己编了密码利用各色人与京中联系。玉檀就是九哥在皇兄身边的眼线，一直把皇兄的行踪泄漏出去。皇兄因为你不好严惩她，几次旁

敲侧击都警告过她，可她却未有丝毫悔改，这次激怒皇兄是因为九哥教唆弘时争取当太子，弄了不少挑拨皇兄和弘时父子之情的事；又命玉檀设法利用你和八哥、十哥、十四弟的渊源挑拨你和皇兄之间的感情，两件事情都犯了皇兄的大忌，皇兄忍无可忍才用了极刑，也是对九哥的一个严厉警告。”

我脑子纷乱糊涂，觉得一切好荒谬，可似乎又合乎情理，多年的点滴细节猛然凸现在脑海中，原来那个大雪夜救了玉檀一家的公子是九阿哥，结局玉檀却肯定骗了我，不是一面之缘，而是从此后九阿哥对她们一家一直暗中照顾，多年后的进宫做宫女，也应该是刻意安排。难怪十四好似不避讳玉檀，我以为是因为他知道我和玉檀要好，却原来另有乾坤。那玉檀你究竟对我是真情还是假意？玉檀一笑一颦，一哀一喜从脑中快速掠过，我恍惚一笑，情份假不了的。她在宫中的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只怕不下于我，她和九阿哥究竟是怎么一段故事？我只知道开始和结局，却不知道过程，她的心酸无奈痛苦绝望也许比我还多。

十三看我浅浅而笑，诧异问道：“若曦，你不生气吗？”我摇头道：“玉檀视我为姐，待我之心绝对假不了。至于其它，谁没有几件无可奈何之事呢？我若真有怨怪，只怨怪苍天残酷。”十三凝视着我道：“你总是愿意原谅，总是愿意去记住美好的东西。”

我低头静默了会，淡淡道：“皇上本可以让这一切都不发生的，他却沒有制止。”十三急道：“皇上本就有意放玉檀出宫。玉檀刚到御前服侍，皇上就命高无庸向众人重申了违背养心殿规矩的惩罚，后来杖毙私自传话的宫女时，也特让玉檀和众人观看，以示警戒。”

我摇头道：“也许打算放玉檀出宫时，的确想着就此作罢，当然也因为既然原乾清宫的宫女都遣散了，也没有道理单留下早已过了出宫年龄的玉檀。后来大概因为九阿哥不愿放弃玉檀这个棋子，玉檀就来求了我，皇上当时完全可以立即向我说清楚，然后直接命玉檀出宫，我断无反对道理。可皇上却未如此做，而是顺水推舟，给了个玉檀留下的理由。毕竟如果送走了玉檀，还不知道九爷他们还会想什么花招，不如留一个你知道是奸细的人在身边，一举数得，愿意让九爷知道的东西，就故意让玉檀知道，不愿意知道的，玉檀也绝对知道不了，还可以利用玉檀反监视九爷的动向，甚至可以利用玉檀给九爷完全错误的消息。”

十三叹道：“我知道无法让你释怀，可皇兄也曾真地希望玉檀能改过，他绝对无伤你之心。而且宫里本来规定了宫女之过是要株连家人的，却因为你求情而不予追究。这次若非过于紧张你，也不至于如此痛恨玉檀。皇兄唯一有失的地方大概就是低估了你和玉檀之间的感情。”

我惨笑道：“玉檀是被九爷和皇上合力逼死的，而我是帮凶。”十三道：

"我知道你为玉檀难过，可你不能因此就把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兜揽。"

我躺回榻上，喃喃道："十三爷，你可知道我这么短时间都经历了些什么？姐姐离我而去，可她是含笑而终。我虽难过，可想着她这辈子的凄凉，觉得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李谳达怎么死的，你只怕早就知道。玉檀对我而言，就是我妹妹，就算有错，他为什么要用如此酷刑？还有那些不相关的人，张千英虽有过错，可罪不及此。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对这个宫廷如今除了惧怕还是惧怕，它就象个怪物，不停地吞噬着人。"

十三还欲再说，我挥手打落帐子道："我想休息了。"十三默坐了会，轻叹口气，起身而去。

"小姐！"我猛地睁开眼睛，"巧慧？"巧慧半跪在床边道："小姐，是我！"我猛地起身推她道："出去！这里不能待的。"巧慧叫道："小姐，是皇上命我进宫服侍你的。"我哭道："我就是知道是皇上命你来，才让你赶紧走。"

巧慧挨着我坐下，搂着我问："究竟怎么了？我听高公公说小姐有身子了。怎么如此不爱惜自个呢？你有什么心事就告诉我，我自小服侍主子，可以说是看着你长大的，说句簪越的话，我心里把主子当姐姐，把小姐当妹子的。"

我想起姐姐，伏在她怀里大哭起来。巧慧道："再伤心的事情也没有孩子重要，若主子看到你这个样子肯定会伤心的。小姐可是答应过主子一定会照顾好自个的。"

正在哭，承欢在一旁叫道："姑姑！"我忙伏在巧慧怀里擦干眼泪，看向承欢，"你什么时候来的？"承欢道："姑姑，我给你讲个笑话可好？"我道："改日再讲吧！"承欢又道："那我给姑姑唱歌。"我摸了摸她的头说："也改天吧！姑姑今日听不进去。"

承欢爬到床上，让我摸她的左手，三个指头上结了层薄薄茧结，"姑姑，我练琴很用功的。"我摸着她的茧子点头道："等你琴弹好了，你阿玛肯定很开心。"承欢问："姑姑，你不开心吗？"我扯了扯嘴角说："开心，姑姑也开心。"

承欢侧头盯了我半晌道："姑姑，我听皇伯伯说你会给我生个弟弟的。"我微点了下头，承欢说："那姑姑可不能再哭了，你再哭，小弟弟也会哭的。"我侧头强忍着泪，巧慧忙道："小姐要再躺一会吗？"我摇摇头。

巧慧笑说："那起来吧！整日躺着也不好。好久没有服侍过小姐了，今日让奴婢服侍小姐洗漱吧！"承欢听了，忙跳下地。巧慧扶我起身。

在巧慧和承欢相陪下，勉强吃了小半碗清粥，一点笋丝，巧慧仍旧不满

意的样子，唠叨着："饿着大人倒也罢了，怎么能饿着孩子呢？"可梅香已经喜上眉梢，兴冲冲地收拾了碗筷出去。

—————

在巧慧精心照顾下，精神虽还不济，身体却好了很多。承欢笑说要为我弹奏一曲新近练好的曲子，难得她肯静下心来学筝，又是为了让我开心，不愿扫她的兴，点头应好。她拖了我去厅堂，进去时十三正负手立于窗边，怔怔出神，眉梢眼角全是相思，唇角的淡淡笑意满是疲倦。站在屋中最明亮处的他，却浑身上下散发着无可言喻的孤寂冷清，似乎阳光到了他身边都自动回避。

十三猛地一侧头，相思立即掩去，疲倦立即消失，又是那个行事稳重的怡亲王了。他带着几分暖意笑问："来了多久？"我道："刚到。"我随意找了最近的椅子坐下，十三坐于侧旁，打量了我几眼问："身子可好？"我点点头。他静默了会道："身体最重要。"我强笑了笑，看向承欢。

承欢正在戴义甲，半天还没有缠好，我说："过来。"她忙抓起义甲跑来，我替她细细缠好，她笑着跑回筝旁。十三笑说："不知道你以后是更宠承欢，还是更宠承欢的小妹妹。"我侧头笑问："你觉得是女孩？"

十三一呆，道："我私心里希望是个女孩。"我道："我也希望是个女孩子。"两人了然一笑，我正欲说话，瞥到胤禛缓步进来，忙收声扭过头。十三立即站起回身请安。巧慧和承欢都行礼问安。我也随着立起道："皇上圣安！"胤禛笑让大家座，说着自己坐在了十三身侧的椅子上。我站立未动道："奴婢不敢！"胤禛盯着我未语，十三看看我又看看胤禛左右为难。承欢忽地大叫道："姑姑，你要不要听承欢弹曲子了？"承欢带着几丝不安，大睁双眼看着我，我忙笑道："听！"说着赶忙坐下，十三神色一松，也随着坐下。

承欢小脸紧绷，肃然端坐，右手微扬，左手轻压，灵动琴声在屋中响起，竟是《归去来》。

"徵"音为主，旋律短暂离调，表现"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旋律渐快，哀喜交杂"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速度逐次加快，力度不断加强，情感越来越强烈，"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琴声在高潮突然切住，尾声缓缓流出，承欢双手轻按，全曲结束在"宫"音。余音袅袅，耐人寻味。

我脑中依旧徘徊着"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觉今是而昨非，觉

今是而昨非……"

胤禛叫道："若曦！十三弟！"我这才回过神来，十三也是一脸茫然若失，遑遑之色。我和十三默然对视，两人眼中都是几分哀伤。胤禛又叫道："若曦！十三弟！"十三忙立起道："臣弟在！"胤禛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看着承欢问："谁让你弹这首曲子的？"

承欢眼珠子骨碌一转，从我们脸上扫过，撅嘴道："我自个挑的，这首好听。我弹的不好吗？"我道："没有，弹的很好，就是太好了，我们才听入神了。"承欢将信将疑地看向十三问："姑姑说的是真的吗？"十三缓缓一笑道："你姑姑宠你，她眼中你什么都是好的。曲子意境并未体现，不过难得你把指法练得那么纯熟，也就很好了。"承欢虽怕十三，却很是相信十三所说的话。听完满脸喜色地问胤禛："皇伯伯不喜欢吗？"胤禛微杂丝苦笑道："喜欢！"承欢喜滋滋地凑到胤禛身旁，带着丝讨好说："我听哥哥们说，皇伯伯很是喜欢田园之乐，这首曲子好似就讲这些的。"

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噗哧"一声嘲笑了出来。十三低头肃容端坐。胤禛看到我笑，一下笑了起来，半搂着承欢喜道："今日要好好赏你！"我忙敛了笑意，撇过头。

十三微坐了会，站起向胤禛行礼告退，牵了承欢的手向外行去，巧慧随后而出，我也立起向胤禛行礼告退。他立起道："以后不用老是行礼，如今有了身子，凡事怎么便宜怎么来。"

我转身就走，他一把拽住我，我下狠劲甩了几下，却没有甩掉他的手，"放开我。"胤禛把我拉进怀里，强揽着道："十几天未见，再大的气也该消消了。你不愿见我，可孩子说不定还想着见阿玛呢！"

我推了推他，未推动，他道："如今已有身孕，得赶紧册封你了。和你商量下你想要什么名号。"我身子一僵，停止了挣扎，默然半晌后道："我不想要什么封号。"他柔声说："你有身孕的事，现在就几个人知道，连承欢我都仔细吩咐过不许对任何人说。可再过一个月，身子就渐显了。你不想做我的妃子，可孩子总要有阿玛的。难道你舍得让孩子被人暗地里嘲笑吗？"

我脱口而出道："你让我出宫吧！我们在宫外，自然不会有人笑她的。"胤禛脸色一白，双臂用力，让我紧紧贴着他道："若曦，我不会让你和孩子离开我的。你想都不要想。"

我头被他摁在肩膀上，胤禛低低问："你现在对我只有恨了吗？"我听他语气流露着前所未有的凄伤，心中疼痛，泪顺着脸颊滑落到他衣上，"我多希望

我只是恨你，可我不是。甚至我想恨你，可却总是恨不起来。我只是怕这个皇宫，怕那个皇帝，他会那么心狠，狠得让人惧怕。"

胤禛扶起我抽了绢子帮我擦泪，一面道："不要哭了，有了身子的人哭对孩子不好。若曦，我是你的胤禛，可我也是这紫禁城、整个大清的皇帝，很多事情我有自己的无奈。"

我摇摇头，推开他手道："很多事情的确是无奈，可也许换一个人他就会有不同的做法，你却总是选择最极端的手段，最后伤人伤己？为什么？为什么恨要如此强烈？"他静默无语，我轻叹口气，转身离开。

—————

巧慧坐于炕上低头剪着衣服，我在一旁歪靠着看了半晌道："你从哪里找了这许多半新不旧的小孩衣衫。太糟蹋东西了，把好好的衣服剪成一块块。"巧慧手下未停，笑说："是特意请高公公帮忙寻的。整整一百家身体康健的孩子穿过的衣服。给小格格做一件"百家衣"。"

我摇头笑了笑，巧慧道："小姐没有听过"穿了百家衣，能活七十七。"吗？我特意嘱咐了多寻那些姓"刘"、"陈"、"程"的人家，借"留"、"沉"、"成"的吉利多多护佑小格格。"巧慧拿起件宝蓝衣衫一面剪着一面说："小人儿最易受惊，"蓝"谐音"拦"，可以拦住不干净的东西。"

我凝视着低头忙碌的巧慧，若曦的额娘是因为生若曦落了病而去，姐姐因为惊伤过度不仅孩子没了，自己也落了病根。而巧慧眼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恐惧已在她心上有了深深的烙印，她把对姐姐那个孩子的爱和害怕都一股脑地倾注到我孩子身上，借助这种方法挡住自己的担心。本欲让她不要费这些无用功，可明白了她的心思，觉得还是由她去忙吧！

承欢从外面一蹦三跳地进来，踢掉鞋子就蹿上了炕，巧慧嚷着："好格格，你慢着点，把我布块都打乱了。"承欢笑嘻嘻地靠在我身边问："给弟弟做衣服吗？"我笑点点头。

承欢看着巧慧手中色彩斑斓的布块，来了兴致，欲凑上去看。我拖住她道："安静呆会，我有话要问你。"说完叫了声巧慧，对她打了个眼色。巧慧忙放下剪子，下炕到帘外守着。

"你前两日弹的曲子是谁帮你选的？"承欢侧头满脸疑惑地说："就是我自个选的呀！"我戳了下她额头道："你撒谎的本事都是我教的，还在我面前装神弄鬼？"她"哈哈"笑了起来，"我就是看能不能骗过姑姑，能骗过姑姑，那就谁都能骗了。"

我笑说："你可别忘了，我给你说过的最紧要一句话，越是从不骗人的人到真正骗人时才能撒出弥天大谎。假话说多了，再会做戏，也没人信的。你现在也就是借着年龄小，人家都上了你天真烂漫的当。再说，我只是让你去哄皇后和贵妃开心，可没让你招摇撞骗。"承欢嘻嘻笑道："我知道的，我很少说谎的。"

我问："究竟怎么回事？"承欢道："服侍我的小宫女芮儿帮我选的。她说除了姑姑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她肯定会死的。"我蹙眉道："你怎由着身边宫女摆布呢？难道我以前的道理都给你白讲了？"承欢道："芮儿向我保证这首曲子姑姑一定爱听。而且绝不会怪我。"我问："她还说什么了？"承欢道："她说如果姑姑问起，就说"只要愿意割舍，二七必如所愿。" "

我似乎有一点理解胤禛对太监宫女为何如此严苛。在这样的清理整治重刑下，承欢身边都还有他们的人，对胤禛而言，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不采用非常手段，也许的确难以镇慑众人。皇宫本就是残酷的地方，一旦搅进了权利之争就更是血淋淋，历朝历代都类似，并非只有胤禛如此。可想到玉檀，却心伤不已，事不关己，理智都能明白，可牵涉我的亲人时，却还是难以接受。

我出了好一会子神，盯着承欢严肃地说："记住了，这件事情从没有发生过，从没有！"承欢肃容点点头。我想了会道："寻个错处把芮儿打发了，贬去做粗活，扫地洗衣都可以。"承欢问："为何？我很喜欢她。"我道："正因为喜欢，才要如此。没有利用价值，她就能安安稳稳熬到出宫。"承欢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半晌后，心才慢慢静下来，扬声叫了巧慧进来。巧慧继续做衣服，承欢在一旁也寻了把剪刀，铰来铰去的净给巧慧捣乱，巧慧又气又笑，把自个剪好的赶紧都藏了起来，又赶着把未铰的衣服都收拢，压在自己身旁不许承欢乱动。我看着她俩抢来抢去的，在一旁只顾着笑看热闹。我手轻摸着好似还没有任何变化的腹部，内心深处开始企盼着一个小女孩的诞生，以后我们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日子。

高无庸在帘外叫道："姑姑！"巧慧立即下炕，立在炕边，我坐直了身子道："进来吧！"高无庸进来先向承欢请安，又给我行礼，然后双手捧着张单子道："这是皇上命奴才拿给姑姑的。"我淡淡问："什么事情？"高无庸回道："奴才不知！"

我蹙眉看着他不动，巧慧拿过塞到我手中，高无庸感激地看了巧慧一眼，向承欢和我行礼告退。巧慧踢了鞋，又上了炕，一面道："不管什么事情，看完再说。再说了，不管他再疼你宠你，也还是皇上，小姐怎么能当着下人就驳皇上的面子呢？"我默了会，自嘲道："你说的对，我其实还是依仗着他的宠爱。"

说完，摊开手中的单子看起来，刚瞟了一眼，就立即扔到桌上。巧慧问："什么事情？"我淡淡道："皇上拟的几个封号，让我选一个。"巧慧静了会道："小姐，这事拖不得的……"我打断了巧慧，对承欢道："你这么喜欢玩针线，回头找人教你女红。"正低头缝布块的承欢摇头道："才不要学呢！玩是一回事，把它当功课做又是另一回事。"

巧慧在一旁欲言又止了半晌，看我只是和承欢说话，轻叹口气，拿起针线依旧开始缝衣服。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81』第二十二章（上）

高无庸来了三四次问我要回音，巧慧每次都帮我敷衍着说："还未想好，再给几日。"他一走，巧慧就苦口婆心的劝，从孩子讲到我阿玛，讲到我已去世的额娘，最后哭着把姐姐又搬了出来。我只能答应她我会仔细看的。过后却总是抗拒，拖着不肯看，心里总觉得这个封号就是意味着从此后我要永远和这个紫禁城拴在一起。虽然知道这是必然，可心里却总是抗拒。

巧慧坐在炕沿大半日一动不动，我叫了她几次，都没有回音。我搁下手中的书道："别再不高兴，去把单子拿来，我这就看。"巧慧却依旧静坐不动。

我直起身子，推了她一把道："琢磨什么？"她抬头看着我咬唇未语，过了会道："没什么事情。"说着起身去拿单子。我叫道："回来，有事就说清楚，你一个人琢磨不如两个人想，好歹彼此商量着办。"

巧慧站了会，走到门口掀起帘子看了一眼，回身紧挨着我坐下，低低道："八福晋想见小姐一面。"

只要身在紫禁城，就绝不会有清静日子，我苦笑了下道："姐姐的事情我们欠了她一个大人情。"

巧慧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何况这么多年，她也是我半个主子，实在不好不替她传话。"我道："见一面就见一面吧！不过如果回头让皇上知道了，一切都是我自个的主意，是我自个要见八福晋的。"巧慧带着几丝恐惧，不安地点点头。

我轻握了下巧慧的手以示安慰，想到玉檀，心隐隐绞痛，暗下决心除非我死，否则绝不会再让你伤害巧慧。

巧慧扶着我在御花园内漫步，我笑说："这才几个月大，肚子都一点还看不出来，我自个走得了。"巧慧道："你如今是有身子的人，我扶着稳妥些。"我拿她无可奈何，只能由她去。

八福晋迎面而来，巧慧忙向她请安，我欲向她行礼，她侧身避开淡淡道："虽还没过了明处，可毕竟是皇上的女人，受不起你的礼。"巧慧脸涨得通红，急道："皇上就要册封小姐了。"

我笑瞟了眼巧慧，我都没有不好意思，她倒替我羞愧了。握了握她的手，示意她去一旁守着。

我笑看着八福晋问："所为何事？"八福晋嘴角含着丝淡笑道："前几日皇上又降旨训斥了爷，把十弟滞留张家口归咎于爷的教唆。"我沉吟了会问："难道不是吗？"

八福晋笑打量着我道："此事的确不完全是十弟的意思，虽因许国桂那狗奴才故意寻衅，十弟是和他对上了，不过还不至于滞留这么久，但也不是爷的意思。爷如今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淡，起起落落全不放在心上，说皇上命他做事他就做，要削爵幽禁也由他，甚至劝过九弟不要再和皇上对着干，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争？可就这样，皇上仍旧不肯放过爷。"我带着几丝怒气问："你为何要这么做？不知道这样会激怒皇上吗？"

八福晋冷"哼"了声道："皇上一步步试探我们，打压我们，我们一再退让他却总是得寸进尺，与其这样不如看看他究竟能有多狠。"

我凝视着她，肃容道："如果你指望看到一个为了史官评断和后世评价而手软的皇帝，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如此做，只是为了让他背上折磨兄弟的名声，那代价未免太大。史书中的名声固然重要，可怎么比得上自己生命呢？"

八福晋半仰着头，凝视着天空道："皇上已经彻底毁了爷的一生，圣祖皇帝开了头，他变本加厉。所有折子都经由他的手查阅销毁，朝中众臣揣摩着他的心意四处挑错，动辄弹劾，有的不妨说大一些，没有的也可以捕风捉影。总而言之，半生辛劳竟无一点是处，对大清居然从未做过一件实事。"

八福晋摇头笑了笑："你若以为我指望那些个史官为我们一言断是非，那我从小到大的书都白读了。春秋有董狐直书，司马迁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曄虽稍逊也还是直道而为，陈寿有所私于魏，却未曾昧心删改。可自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历史就成为天子的历史，可以任意涂鸦篡改。遍涉玄武门之变的正

史，仅有房玄龄等人删略编撰的《国史》、《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以后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这些。我当年仔细读过这段历史，甚至在稗史里也找不到任何不利于李世民的言语。不可不叹服太宗与其史官的心思缜密。玄武门之变竟然被描述成是李世民一让再让，兄弟欲杀他，他无奈之下的应变举措，为了抹黑对方，编造出如此荒唐的情节：李世民亲赴鸿门宴，饮了兄弟的鸩酒却未死，只是吐血数斗，可就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又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如果史实属实，我只能感叹李建成，李元吉居然放着宫内一滴足以至死的上好毒药不用，如此重要的行动却只用街头私货，或者李世民真是天龙化身禀赋异常，吐血数斗而不亡，还可以谋划布局击杀兄弟。”

我听得哑然无语，八福晋掩嘴轻笑道：“如果真有长生不老药，我倒真想知道我们如今的这位雍正帝又会如何解释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又会被说的是多么阴险歹毒，如何阻碍了他一心为天下之愿而不得不惩治我们。”

半晌后，我缓缓道：“瑕不掩瑜，太宗虽在此事上有失却仍然开创了贞观盛世，将来皇上也是如此。不过你心中既然不是为此，为什么还要让十爷滞留不归？”

八福晋敛了笑意道：“只许他试探我们的底线，我们就不可以试探一下他究竟打算如何处置我们吗？如果真打算将我们幽禁至死，那不妨早早宣旨，给个痛快，何苦玩猫捉鼠的游戏？如果没有爷的淡然超脱，我早就被逼疯了。你根本不知道日日活在刀尖下的痛苦，明白那刀迟早会落下，日日都在想究竟何时会落下。以前还有恐惧，现在我竟然觉得早落下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猫捉老鼠？刀尖下的生活？我脑中一片混乱，默了会问：“你既然不是让我为十爷求情，那究竟想说什么？”八福晋笑吟吟地看着我道：“我从九弟那知道了件稀奇事。”我心内一痛，不知九爷听闻玉檀之事是何种感受，可有一丝半毫的怜惜？

八福晋道：“皇上如今如此恨我们，除了多年为皇位相争的敌意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当年爷设计他不成，却让十三弟被圈禁，让他随后多年小心翼翼，不过你这么冰雪聪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爷要对当年本还相处友善的他突然发难呢？要说只为皇位，爷怎么没有针对行事同样低调的三哥呢？”

我心中一紧，她认为八爷是为了男女之情对付四爷的？可细看她脸色却不象，再说当年的那个局没有两三年根本布不成，当时我还未和四爷在一起。我淡淡问：“为什么？”她笑说：“这件事情可笑就可笑在这里，听九弟说，当年有人不止一次地特意提醒爷留心四王爷的，还说了一长串人名，爷虽将信将疑可为

了万无一失就选择了布局对付。如此说来皇上好似恨错了人，十三弟吃了十年的苦也不能全怪到爷身上，始作俑者竟另有他人。”

我心急遽下坠，仿若平地一个踏空，落下的竟是万丈悬崖，深黑不见底，身子颤抖，晃悠欲倒，八福晋扶着我，笑道：“你猜皇上知道这件事情后，究竟是伤心多，还是愤怒多？”我推开她，抱扶住身侧的树干，八福晋立在我身侧道：“你是从贝勒府入的宫，又受了爷那么多年的恩惠，他想让你和我们撇清关系，哪有那么容易？对了！九弟要我转告你句话，”我们若有十分伤痛，也必定要你们承受五分。”说完不再理我，扬长而去。

巧慧半搂半搀着我，带着哭音惊问：“小姐，怎么脸色这么白，你哪里不舒服？我们这就去请太医。”我摇摇头，示意她先回去。

进屋时，看着不高的门槛，我却连迈过它的力气也无，一个磕绊，险些摔倒。巧慧紧紧抱着我，脸色煞白。巧慧把我在榻上安置好，扶着我喝了几口热茶后问：“小姐，我命人去请太医可好？”我闭目摇摇头，五脏如焚，绝望和愧疚充满全身，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总是担心着八爷的结局，可没有料到这个结局竟然会是自己一手促成，如果没有我，也许他不会设计对付四爷，也许一切会不同。十三多年身受之苦，居然是我一手造成的，还有绿芜，如果不是我，十三不会被圈禁，那么绿芜就不会和十三在一起，她会永远在远处默默看着十三，最后也不必因左右为难而投河自尽。我这么多年，究竟在做什么？

巧慧哭道：“福晋究竟说了什么？小姐，你要是难过就哭出来吧！你不要吓巧慧。我还是去请太医。”我道：“巧慧，求你让我静一静。我的病太医看不了的。”巧慧强压下哭声，坐在榻上相陪。

屋中光线渐暗，梅香进来问晚膳吃什么，巧慧点了灯，求道：“小姐，先用膳吧！”巧慧求了几次，见我不言不动，猛地跪在榻旁拼命磕头，哭求道：“小姐，求你了。当年主子也是这样不说话不动不吃东西，小姐，天大的事情没有孩子大，巧慧求你了！”

梅香看情形不对，早退了出去。我用力支起身子道：“巧慧，不是我不想吃，而是实在吃不下。这样吧，先传膳，我尽量吃。”话刚说完，人就无力地软倒在榻上。巧慧满脸泪，脸颊通红，急急跑到帘外叫人吩咐。

晚膳未到，十三却来。梅香进来回道：“十三爷来看姑姑。”我身子猛地一抽，往榻里缩了缩，低低说：“就说我睡下了。”梅香低头默默退出。

十三掀帘而入，笑说：“我竟然也有吃你闭门羹的一天。这下皇兄该不会觉得只有自己没面子了。”我翻了身，面朝墙而睡。

十三静立了会问巧慧："怎么回事？"巧慧还未答话，泪就先下，哭了半晌却无一字。十三道："若曦，我若有做错的地方，你直说。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我全身哆嗦，心如刀绞，转身撑起身子，巧慧忙拿了枕头让我靠好。我向巧慧挥了挥手，她向十三行礼后退出。

"不是你有做错的地方，而是我，是我！"十三微微一愣，拖了凳子坐在榻旁问："此话怎讲？"我一点点仔细打量着十三，削瘦的身子，点点斑白的头发，眉梢眼角的沧桑，眼底深处的伤痛，眼泪汨汨而落，十三道："若曦，究竟怎么了？你这个样子可是同时在折磨三个人，一个是深爱你的人，一个是你的孩子，你怎么忍心呢？"

我道："今日我见了八福晋。"十三脸色一紧问："她说什么了？"我抹了抹眼泪道："她转告了九爷的一句话"我们若有十分伤痛，也必定要你们承受五分。"十三静默了会问："你和八哥的事情，九哥知道吗？"我点点头，"最清楚的是十四爷，可估计八爷也没有刻意瞒九爷。只有心思较浅的十爷不是很清楚此事，不过心里也应该有数。"

十三犹豫了半晌，低垂着头问："你和八哥究竟当年到了什么地步？可有……可有肌肤之亲？"我微呆了下，草原上的携手共游、拥抱、亲吻从脑中滑过，心下更是冰凉，嘴里却不甘心地说："这很重要吗？"

十三脸微白，抬头道："这事他们不敢胡来，激怒了皇兄，首先倒霉的是八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用此事来伤害皇兄。何况就我揣度，这肯定只是九哥自个的意思，以八哥的性格，绝不会答应他这么做。我可以先找八哥谈一下。如果只是为此事，你放宽心，交给我来处理。"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我头伏在枕上眼泪直落，十三，我不配你如此待我！忽觉得下腹酸痛，眼前发黑，人瘫软在榻上，十三大惊，急急揽起我叫："若曦！若曦！"一面对外大吼道："快传太医！"

巧慧冲进来，扑到床边，脸色煞白，一声惨叫，"不！"立即跪倒，拼命磕头哭求道："菩萨，求求你！你已经拿走了主子的孩子，就放过小姐吧！巧慧愿意承受任何苦难，以后日日常斋、天天烧香。"十三脸色青白，一叠声地催人叫太医。

我大张着嘴，只是喘气，半晌后哭道："孩子保不住了！"十三猛地一掀薄毯，我的裙子已经全红，他双手发抖，吼问："太医呢？"

话未落，胤禛和太医先后冲了进来，十三忙起身让开，胤禛抱着我怒问

十三："怎么回事？命你来劝人，你就这么劝的吗？"未等十三回答，就赶着吩咐何太医："不管你做什么，要什么，一定不能有事。"太医把完脉后，脸色青白，手微抖，胤禛一字一顿地道："大人孩子都不许有事，否则让你们都殉葬！"又对十三道："朕一时情急，对……"十三忙道："我明白。"十三刻意用了"我"，而未用"臣弟"。胤禛微一颌首再未多说，两人都是盯着太医。

何太医颤着声音吩咐人去配药，说完立即向胤禛重重磕头道："臣只能尽力留住大人。"我强撑着的一口气尽泄，立即昏厥过去。

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地，瓦蓝的天空下，不知从何处飘来许多美丽气泡，因为有阳光的眷念，变得五彩斑斓，绚丽耀眼，每一个里面都住着一道彩虹。天上，地下，飘飘荡荡，如梦如幻，我轻笑着追逐着美丽的气泡，一个跳跃，竟然飞了起来，身子如这些美丽的泡泡一般轻盈，我大笑着与周围的气泡嬉戏，它们好似精灵，我追它们跑，我停它们又来逗。笑声充盈在天地间。

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这一刻，无始无终，玩倦时倚着气泡而睡，睡醒时，在气泡彩虹间飞来飞去，跳上跳下，我的生命似乎就是这么开始，也会这么结束。

笑声忽然卡在喉咙里，正在陪我嬉戏的气泡在阳光下一个个破裂，我惊惶恐惧地目睹着从我出生在这里就一直陪伴着我的气泡纷纷毁灭，一道道绚烂的彩虹瞬间离我而去，我大叫着去拦它们，可它们却在我手中碎裂，只余手上湿腻腻的残骸，双手簌簌直抖，原本温暖和润的阳光变得冰冷无情，我身子剧痛，无形中有好几只大手把我向不同方向拉扯，我好似立即就会如气泡一样四分五裂。当最后一个气泡毁灭在我手上时，我惨叫一声，身子从半空摔下……

"醒了！醒了！"感觉一个人扑到床前，刚欲碰我，正在我身上扎针的人阻止道："皇上，不可触碰！"身上的痛楚越来越大，眼前的人影也越来越分明。我凝视着胤禛，南柯一梦，再相见时，你竟然尘满面，鬓如霜。两人柔柔目视着对方，彼此眼中都是无限怜惜哀悯。

何太医放了熏香在我枕畔，胤禛刚欲开口，何太医道："皇上！"胤禛忙闭嘴，我凝视了他一会，疲极倦极，双眼渐渐合上，在安息香的温和气息中，再度沉沉睡去。

睡睡醒醒，醒醒睡睡，一切影象都好似是梦。待心中渐渐清醒明白，恐惧霎时又起，猛然睁开眼睛叫道："巧慧！"身旁立即有人答道："奴婢在！"我心中松了口气。

巧慧喜道："小姐真醒了。"我看着巧慧憔悴不堪的面容道："苦了你了。"巧慧话未出，泪先掉，急急擦去眼泪道："巧慧铸成大错，万死都不足抵偿。只不过放心不下小姐，不然早就该去和夫人、主子请罪了。"

我忙示意她禁声，巧慧低声说："梅香和菊韵煎药呢！皇上早朝去了。皇上这段时间除了早朝外，都一直守在这里，晚间也就歇在这边。"我出了会子神问："那我晚上迷迷糊糊要水喝，是谁服侍的？"巧慧道："我们都在外间守着，里面只有皇上。"

我问："皇上可追究此事了？"巧慧脸瞬时又是恨又是怕，低头道："不知道。"我道："我身边就你一个贴心的人，难道你从此后也要拿假话蒙我？那我留你在身边还有什么意思？"

巧慧哭道："我帮福晋传话，已经害死了小格格，我……"我强抑住悲痛，伸手捂着嘴道："不关你事，很多事情终归是躲不掉的，无因哪来果？你不明白其中曲折，所以一味责怪自己，其实不关你任何事情。"巧慧抹了抹眼泪道："小姐病情一直不稳，皇上全副心思都扑在小姐病上。我看不出皇上的心思，皇上自己从不提孩子的事情，周围也没人敢说。我曾听十三爷劝皇上，如果心里难受就发泄出来，皇上却说自己很好。十三爷倒是私下里问过我的话，我说我也不知道当日福晋和小姐所谈内容，十三爷只是嘱咐我以后不可再与八福晋有任何联系，别的未多说。"

"皇上知道我见过八福晋吗？"巧慧还未回答，就听见脚步声，忙低低道："我不知道。"话音刚落，梅香和菊韵一人托着个木盘进来，见我醒了，都是满脸喜色，一面请安一面道："何太医说姑姑今日就会醒来，让我们备好饮食，真是神医。"

菊韵半跪在床边服侍我用膳食，一个个做的维妙维肖的嫩绿莲蓬漂浮在汤上，闻着清香无比，吃着软糯甘甜，禁不住多吃了几口，床边围着的三人都喜笑颜开。

用完膳吃完药，让巧慧梅香帮我擦洗了一下，收拾停当，觉得身子轻松不少。两人正在收拾，胤禎大步而进，巧慧梅香忙请安，胤禎未曾理会，只是盯着我看，两人彼此对视一眼，低头静静退出。

我向他微微一笑，他紧走了几步坐在床边一下抱住我，"不过十几日，竟象几生未曾见过。"两人相拥半晌，我道："对不住！我知道你很盼望这个孩子。"他脸上闪过一丝伤痛，再看时却只剩下微笑，"没事的，你身子最重要。"

我凝视着他，那孩子，长大的话，是会像他多一些，还是像我？女孩子

的话，像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可终究是见不到了……心里悲伤弥漫。“孩子都是折堕凡尘的仙子，上天不肯让我们的孩子来世俗经历种种磨难，才又把她带回去了。她如今在一个彩云飞渡、仙禽盘旋、百花吐艳的地方，会很快乐的。”胤禛的身子僵了一僵，语气却依然轻柔，“是！他会很快乐！”

“不要怨任何人好吗？这件事情如果有错，也是我的错。”胤禛扶起我，把我鬓边的碎发拢了拢“你如今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养好身子。如果你再为那些不相干的人或事操心，我可就真要生气了！”他语气温和，但在眼瞳深处，却是夹杂着丝丝怒气和彻骨冰冷。我心里一哆嗦，脑里迅速掠过“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已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吞了回去。

我只知道八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等人的大概结局，可他们福晋各自的结局我却一点印象也无，毕竟女人在古代不过是某某人的一个符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在族谱中留下，只是某氏就一笔带过。以八福晋对八阿哥之情深，她怎么面对最终的结局？心头忽掠过“同死而已”。

胤禛笑说：“今日太阳很好，我带你到外面走走。”我点头道：“我也很想去外面呆会，憋在屋子里，没病也憋出病了。只是我走不大动。你命人搬两个藤椅放在外面，我们就到外面坐坐吧！”胤禛叫道：“高无庸！”

高无庸应声推着个檀香木雕花的轮椅进来，上铺着软垫，把手处也特意用绣花软布裹好。我赞道：“好精致的东西！”胤禛一面抱起我将我安置到轮椅上，一面道：“好用才是正经。是否舒服？不妥之处再改。”

胤禛一路推着我随意而行，丁香花开得正好，香气远远地已经闻到，我笑说：“今年我又要错过花季了，去年这个时候……正忙着采花呢！”刚说到一半，就想起玉檀伴我一起摘花晒花，强抑住声音方才语气未变的把话说完。

胤禛推我到丁香树下，笑说：“花谢了还会再开，明年再采吧！”我从椅上站起，走了几步，捡了串紫色丁香掐下，拿在鼻端嗅了会，又侧身放在胤禛鼻下，他笑说：“很香！”说着从我手里拿过花枝，在我发髻上穿绕了几下，插绑好，“这样我只需一低头就可以闻到了。”

我举袖闻了下笑说：“身上的药味把花香都盖住了。”胤禛俯头贴着我肩膀道：“我只闻到药香和花香相得益彰。”我欲推他，未推起，反倒被他搂着紧贴在一起，他沿着脖子一面亲吻着一面道：“还是你最香！”

胤禛往日也喜逗我，但从未在外面如此忘形过，我一急推又推不开，只得伸手到他腋下呵痒，一面道：“还不放开？要被人看到了！”胤禛大笑着，反手来痒痒我，“最怕痒的人也敢使这招，也不怕引火烧身？”

未几下，我已经笑软在他怀里，只知道一面喘气，一面求道："你可是皇上，如今这样可不象话。"胤禛看我有些气短，不敢再逗我，半搂半搀住我道："皇帝就不许和妃子取乐了？再说，高无庸他们在四周随着，谁敢来偷看？"

他后面说什么我都未听清，只第一句话在脑里不断盘旋。胤禛看我突然不笑了，淡淡道："我已经命人准备册封礼，等你身体再好利落些，就形礼册封。"我强笑道："你以前不是不愿意让我受封的吗？后来是因为孩子，可孩子……，现在没必要的。"

胤禛凝视了我道："我以前没有现在的害怕。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次都不许你再拖延。"

—————

"小姐，想什么呢？半日都一动未动？"我向巧慧摇摇头。如今我对胤禛的心思半丝把握也无，难辨喜怒。本觉得为了孩子之事，他定要大发雷霆，我心下甚至做好为了保住巧慧不惜一切的准备，他却无一丝动静。知道此事的人本就不多，现在更是无一人敢提，就连承欢也应该被特意叮嘱过，再未问起任何关于"弟弟"的话题。仿若孩子的来去只是一场梦，梦醒了无痕。

"巧慧，我们出去走一下。"我不想再琢磨，急欲把心思从杂乱纷纭中抽出。巧慧笑说："过会子就该用晚膳了，不如等用完膳后，我再陪小姐去散步。"我一面从榻上下来，一面道："过会再说过会的话。"巧慧忙服侍我穿鞋，又随手拿了件月白披风，上以水墨笔法印染一株红梅。

巧慧搀着我慢走了一会，本以为借着四月傍晚的微风可以让自己心神舒展，但却心中越发不安、似乎习习晚风中吹来的全是恐惧。猛一扭身向养心殿行去，巧慧道："不如休息会再回走。"

我道："我不累。"巧慧未在多言，随我快步而行。守在东暖阁外的高无庸见我忙行礼请安，里面隐隐传来说话声，我低声问："谁在里面？"高无庸回道："十三爷。要奴才禀报吗？"我正欲点头，里面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胤禛道："老八还未遵旨而行吗？"十三道："还未！皇兄，八福晋虽确有罪过，可毕竟是皇阿玛当年册封，而且和八哥相守多年又有了弘旺，可否换种方式惩戒。"胤禛道："朕意已决。你再去看看老八是否遵旨。"十三叫了声："皇兄！"胤禛却不肯再多说。声音又渐渐低了下去。

我向高无庸摇了摇头道："皇上和十三爷既正在议事，我就不进去打扰了。"说完转身就走。待行远了，手才簌簌而抖。巧慧急道："小姐，我们回去休息吧！"我摀住她手，示意她别再说话。

两人静静站在暗处，天色黑沉下来，十三低着头，拖着步子一步步向外行去。因为他全身有风湿，时常骨节酸痛，胤禔特许他轿子随意进宫。我低声对巧慧吩咐："你自个先回去，我有话和十三爷单独说。"巧慧犹豫了下，点了点头。

"十三爷！"十三正欲上轿，回头见是我，忙回走几步道："怎么不好生休息，立在这里吹风呢？"我问："皇上下旨做什么？"十三沉默了会道："命八哥休妻。"我掩嘴惊叫道："不！"紧抓住十三胳膊问："八爷可休了？"十三道："昨日下的旨意，今日我进宫时八哥还未尊旨。现在不清楚。"

我立即转身向养心殿行去，紧走了几步，又迅速回身向十三行去，"不能让八爷休福晋，会闹出人命的。你去阻止八爷，我去求皇上。"说完转身而行，走了几步，又返回道："不行。若八爷心思已定，他绝不会理你的，反倒只怕认为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带我一起出宫。"十三看得眼花缭乱，"你怎么能出宫？"我未等他答话，已经进了轿子，"一，轿子够大，坐两人无问题。二，若真被人查问，我身上有皇上玉牌，以前也出过宫，再加上皇上最宠爱的弟弟十三爷在旁，蒙混一下那些侍卫绝无问题。"

十三立在轿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挑眉道："十三爷是决定轰我下轿吗？当年一匹马都相拥骑过，如今这么大个轿子倒不敢坐了？"十三忽地摇头笑起来，"就陪你再疯一次！大不了被皇兄责罚一顿。"说着进了轿子。

我对十三道："你催催他们，走快点。"十三忙吩咐他们急行，又安慰我道："出了宫，我们就换马车，来得及的。"我道："我今天一直心神不宁，这会子越发害怕。"十三默了会道："没事的。连太子废了都可以复立，即使真休了，也还有挽回的机会。"我摇头道："你不知道八福晋对八爷的感情，况且她性子刚烈，凡事易走极端。"说着掩嘴不语。

轿子顺利出宫，马车一路急奔到廉亲王府，十三扶我下车，一旁早有小厮上前敲门道："我家王爷求见。"守门的侍卫向十三磕头行礼，脸带悲愤地回道："今日王爷早有吩咐，谁都不见。王爷请回吧！"

我未等十三回答，越过侍卫就往里走，侍卫欲拦，十三相随而进，一面呵斥道："混帐东西！我们是你能拦的吗？"侍卫碍于十三威严，不好硬阻，几人齐刷刷跪下挡住我们道："主子有吩咐，奴才们不得不遵，若王爷硬要进，小的们不敢挡王爷金玉之躯，但又未能尽职，也只能先行自尽。"我和十三相视一眼，愣在门口。

早有人赶着通报了主事之人，李福大步跑着而来，看到我猛地一惊，向我和十三行礼请安，对十三淡淡道："爷身子不舒服，真不见客。"我道："领我们去，爷若怪罪，我自会交待。"李福沉吟了会，僵着脸颌了下首，领先而行。

我紧着声音问："八爷可尊旨了？"李福身子一哆嗦，半晌后声音才微带着颤道："爷已经依旨而行。"

我"啊"的一声惊叫，提步就跑，李福看我样子，神色也变得惊惶，大步领着快跑起来。我膝盖一抽一抽地痛，脚步踉跄，一旁十三忙伸手扶住。他虽比我好一些，可也是脚步不稳，我和他对视一眼，两人都苦笑起来。

李福在门口恭声叫道："王爷，十三爷和若曦姑娘求见。"屋内黑漆漆，半晌未一点动静。李福又重复了一遍，里面才传来一个口吃不清的声音冷冷道："谁都不见，让他们走！"

李福为难地看向我。我一把推开他，推门就进，熏人的酒气直冲鼻端。坐在椅上端然不动的允禩喝道："滚出去！"

月光随着大开的大门，倾斜在他身上，桌上横七竖八的酒瓶泛着冷光，却都比不上他此时冷厉的脸色。一向温润如暖玉的他，今夜在月色下却如万载寒玉，冷意潏潏。

他喝了口酒道："你们究竟还想怎么样？是打算今夜取了我性命方才安心吗？只要皇上准许，我求之不得！"十三低头静默无语。我忽觉得身上寒意侵骨，紧裹了裹披风，"你不能休福晋。"

允禩从桌上扔了一个卷轴在我脚下，我捡起，就着月光凝目看去。

"廉亲王允禩实系大罪之人，朕继位以来于允禩未见不施，无事不教，唆使敦郡王允禔我滞留张家口，去岁至今依旧不归。兵部参奏允禔我，奉派往蒙古，其不肯前往，竟在张家口居住。朕将允禩晋封为亲王，伊妻外家向伊称贺，伊云："何喜之有，不知头落何日"等语。是诚何语，是诚何心？允禩之行看来皆伊妻唆使所致。朕屡降严旨与允禩之妻又令皇后面加开导伊，劝谏其夫感激朕恩，实心效力。屡次训教允禩夫妻毫无感激之意。

伊等恶迹昭著，允禩之妻亦不可留于允禩之家。我朝先世行有旧例，信郡王傲札之妻因欺侮其王，圣祖皇帝曾令休回外家，礼王福晋残刻，太祖高皇帝特遣王等将伊处死。

特降谕旨与允禩，命休妻，逐回外家。亦降旨于外家人等，另给房屋数间居住，严加看守，不可令其往来潜通信息，若有互相传信之事，必将通信之人正法，其外家亦一人不赦。嗣后，允禩若痛改其恶，实心效力，朕自有加恩之处。若因逐回伊妻，怀怨于心，故意托病不肯行走，必将伊妻处死，伊子亦必治与重罪。"

我手不停颤抖，走到他身前问："福晋已经离开了吗？"允禩目视着我问："你究竟想做什么？老十三来寻我，我已经说过，绝不会让九弟和明慧任意妄为。为什么还是如此下场？"

我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找福晋，否则会出事的。"他冷笑道："出事？你没有看到上面写着"不可令其往来潜通信息"？若再加一个抗旨的罪名，明慧、弘旺会怎么样？我不想见你们，不要让我轰你们出去。"

我还未张口，他已经叫人进来赶我们走，十三忙护在我身前，我一怒之下拿起桌上酒瓶尽数将酒泼到允禩脸上，正在喧扰的声音刹那寂静，全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吼道："你是傻子，还是呆子？福晋跟你多年夫妻，她对你的情意，你究竟心里明白几分？"允禩一下站起，满脸的酒珠在月色下泛着莹光，他握拳双手不停颤抖，惨笑道："险死还生时，只有她昼夜守在榻旁，众人皆弃时，只有她悉心宽慰，我争时，她全力支持，我弃时，她也一意赞成。身边已有明珠，却还到处寻找。不错！我是傻子！是呆子！人人都说十弟傻憨，可连他都早早就明白了的道理，我却要到潦倒时才明白。天下有谁能比我更蠢呢？我当年费了心机得到她，可却一直没有真正珍惜过她。我只看到她外表的权谋算计，却不懂她内里的千般柔情。"

允禩闭眼长叹了口气，沉痛地道："我想着我虽明白晚了，但终究不算太迟，我尽余生之力待她，可上天为何就那么残忍？我一再退让，可皇上却一再逼迫，我以为谨小慎微也许可以换一方安生之地，可如今才明白，根本不可能！我的结局早已注定！"

我哭道："你既然明白，可怎么还不懂她的心呢？你以为让她离开，是最好的安排，不愿意让她跟着你遭受不堪的结局。可你知不知道？她根本不怕幽禁，不怕死亡，她什么都不怕，她只怕你会不要她！你于她而言就是一切，可你怎么能自己硬生生地夺走她的一切呢？"

允禩脸色骤青，猛然踢翻几案，推开我，向外狂冲出去。我和十三紧跟在他身后。他冲到门口，看到门口马车，随手从侍卫身上拔出佩刀斩断缰绳，上马疾驰而去。

十三依样画葫芦，也斩断一匹马的缰绳翻身上马，又把我拽上马，飞追在允禩身后。

我靠在十三怀里眼泪纷纷而落。他以为这样是为她好，让她不跟着他受罪；她虽百般不愿，却不能明说，因为那是让他抗旨，她不愿意再让他为自己承

担罪名。老天为何对他们如此残忍？

人还未奔到阿附府，就看着天边隐隐透着异样的红，十三身子猛地一颤，我惊问道："那是什么？"十三未答，只是匆匆勒住马，抱我下马。八阿哥早就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

阿附府里乱成一团，人人赶着打水救火，没有人理会我们。八阿哥早就不见身影，我心中寒意透骨，腿直打颤，十三扶着我，两人向火光处奔去。

"明——慧——！"如痛失爱侣的孤狼，苍凉悲愤的喊声，伴着熊熊大火，直上九霄，质问着天地不仁。

允禩身子被三个人架住，仍旧挣扎不休，双手绝望地伸向不远处火光中单薄的身影。那个悬在半空的俏丽身影在火光吞吐中如烈焰凤凰，炫目之极，刺得人眼疼痛。

风声呼啸如裂帛，火焰夹带着风声欢腾跳跃，讥笑着世人痴嗔。那个身影越来越淡，逐渐溶入炎炎红光中，眼前只剩下一汪炽热的鲜血在舞动。允禩停止了挣扎，身子如冰柱，纹丝不动，火光映得他脸霎白中透着妖异的红，黑漆漆的双眸中也是一片血红。只有猎猎随风摆动着的袍子带出一丝生气。拦着他的三人都畏惧地退开几步。

泪珠顺着他眼角滚落，火光映照下，颗颗泛着红光，仿似心头滴落的血珠。我惊骇地盯着允禩，他一步步向火焰走去，旁边的人震慑于他的神色，无一人敢动。他离火焰越来越近，身上袍子被热浪冲推，"啪啪"作响。

我猛然回过神来，几步冲到他身前挡住他。霎时如跌入岩浆中，内里却是冰透。允禩眼睛未动，直直盯着前方的火光，随意地一把推开我，我跟跄一下跌在恰好赶来的十三怀中。周围的人迅速反应过来，惊叫着上前抱着允禩，把他向后拖去。

允禩恨恨盯着我吼问："她不过与你说了一次话，并没有实际伤害到你，如今你可满意了？"我身子直抖，十三拥着我对允禩吼道："没有伤害？你知不知道就因为福晋的一通话，若曦没有了孩子。而且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孩子！她在夹缝中的痛苦，你们又体谅过吗？"

允禩仰天悲吼了一声，大喝道："放开我！"几人正在挣扎，十三怒道："放开他！让他去，留下生死未卜的弘旺，看他如何向八嫂交待。"允禩身形顿住，痴痴看着大火，拦着他的人犹豫了下都退开几步。

火光渐小，允禩侧身对明慧的哥哥吩咐道："这里就拜托你了！"明慧哥

哥用力点点头。允禩转身一步步蹒跚向外行去。

我和十三刚出阿附府，高无庸已经领着人在外面候着。十三扶我上了马车，我呆坐半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十三按着我肩膀道："不关你的事。"我道："我以后都不能有孩子了？"十三呆了一会，脸色哀痛，点点头道："皇兄怕你受不了，此事只有太医和我们知道。"他还欲再安慰我，我淡淡道："没什么好难受的，我本来就不想再要孩子。让她在这个紫禁城里受罪吗？"

宫门渐近，我道："这次拖累你了！"十三神色怔愣，好一会方道："我从未料到八哥和八嫂竟是这样的。"我木然地说："以前以为活着是艰难，求死总该容易，却不料连死都那么艰难。同生不可求，共死亦无缘，福晋点燃罗帐，悬梁自尽的刹那究竟有多少恨怨？"

十三看着我欲言又止，最终轻叹口气道："若曦，你是个很古怪的人，别的女人若知道自己不能有孩子时，只怕深受刺激，可你却无动于衷。但你不能因为自己无所谓，就忽视皇兄的心情。你当时昏迷着，未看到皇兄听到太医这句话时的神色。那是怎样一种刻骨的伤心悲痛绝望。我虽然希望皇兄能放过八嫂，可我完全能理解他这样做。皇兄和八哥、九哥、十哥之间的矛盾是朝堂上的矛盾，是男人之间的战争，皇兄尽力把你隔绝在这一切之外，可他们却一再把 you 拖入，皇兄这次发怒也是情理之中。更何况皇兄只是命八哥休妻，皇兄也绝对未料到是这么一个结局。"

呆呆的倚着车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漂过来，空空的，没一丝生气，"我们都没错，那究竟是谁错了？"十三静默很久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马车缓缓停下，高无庸扶我下车。十三和我一前一后进进了暖阁。胤禩正独自用膳，旁边伺候的太监看我们进来，都赶忙躬身悄悄退出。十三向胤禩请安，胤禩淡淡道："你们东跑西颠地，只怕没有时间用膳，一块用一些吧！"十三轻应了声"喳！"在下首坐好，看我依旧站立不动，皱眉紧盯了我一眼。

我走到桌边坐下，高无庸摆好碗筷，我拿起筷子看着满桌饭菜却一点胃口也无，犹疑了会，搁下筷子道："我吃不下。"胤禩没有理会我，只对十三道："朕已派人传旨：著革去敦郡王允禩 我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

十三筷子一抖，目光看向我。我静坐不动，脑子里纷纷乱乱，我的历史知识错了？还是历史错了？我一直以为八阿哥、九阿哥和十阿哥都是雍正四年落难，可现在不才是雍正二年吗？乱哄哄中越发想不起任何关于十阿哥的事情，他的身影淡淡隐在八阿哥和十四阿哥身后。

我低头苦笑了会对高无庸吩咐道："去拿一壶酒来。"高无庸瞟了眼胤禛，低头快速退出。

我笑斟了两杯酒，对十三道："不知道今后你是否愿意再和我饮酒，今日能陪我再饮一杯吗？"十三目光惊诧，我把酒放在他面前道："还记得第一次饮酒吗？我们也算结缘于酒。"说完自己一干而尽。十三嘴角噙着丝笑点头道："记得！从未见过酒量这么好的女子，能把我喝得七分醉。"说完自己也喝尽了杯中酒，我道："今日缘分似乎也要灭于酒。"

说完不再理他，凝视着一直静静看着我们的胤禛，"你一直以为是八福晋害死了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的。是我自己。"我侧头笑想了会，摇头道："从何说起呢？这是多久远的事情？康熙四十八年吧？有一天我和八贝勒爷，当年还是我姐夫，说了几句话，告诉他务必要多多提防四王爷，还有隆科多、年庚尧等人。"

十三脸色刷地一下煞白呵斥道："若曦，求情是求情，不是自己兜揽事情。这样于事无补。四十八年你怎么可能就知道这些？"我咬唇看着面无表情、静坐不动的胤禛道："这事是真的，九阿哥、十四阿哥都知道，派人一问便知。"

我转向十三道："对不起！害你被囚禁十年的人，竟然是你坦诚以待的知己。若非我对八爷的提醒警告，八爷不会设计对付四爷，也就不会牵连到你了。"说着强忍的眼泪终究还是滚落，我侧头抹掉，低头静立了会，对胤禛道："十三爷吃的苦受的罪是我一手造成，我自己的身体也是自己罪有应得，孩子也是我自己害没了的。你这么多年根本就恨错了人……"

"闭嘴！"胤禛一声怒喝，搁在桌上的拳头青筋跳动，他死死盯着我道："你出去！我不想再见你！"十三叫道："皇兄！"胤禛猛地把面前的碗筷扫落在地，闷声喝道："滚出去！"我向他微一行礼，转身快步而出。立在屋外，手扶胸口，心痛得难以成步，仿似一把尖刀贯穿胸口，摊手查视却没有血。我疑惑了会，嘿嘿一笑，原来心被掏走了，难怪觉得胸中被人拿走了一样东西。

黑沉沉夜色中，我茫然立着，我究竟该去哪里？我的家在哪？每个人都有家的，我的家呢？爸爸，妈妈，姐姐，姐姐！我嘴里一面喃喃叫着，一面恍恍惚惚地四处寻着。

寻来寻去，却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心下恐惧急躁，姐姐，你在哪里？"小姐！"巧慧扑上来，轻抱住我柔声道："我们回去。"我看了她半天，忽道："你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姐姐呢？我要去寻她。"巧慧道："主子在屋子里等你呢！乖乖和我回去，就能见着。"说着搀扶着我往回行去。我心中大喜，仿似在漆黑深夜中忽然见到了一点灯光。

我看着前面打灯笼的梅香道："冬云呢？怎么换丫头了？"巧慧说："冬云嫁人了，这是新来的。"我刚随巧慧踏进门口，明亮的烛光一照，仿若闪电划过，心头忽似明白过来，原来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姐姐，没有玉檀，没有孩子，没有朋友，没有胤禛，我已一无所有！心头的那点火刹那熄灭，全身力气也随之尽去，身子一软，晕倒在巧慧怀中。

身子轻若羽毛，在一条黑暗的河流中漂浮，无痛无喜无悲。就要随波远去，可总有个声音固执地叫我，一遍遍地喊"若曦"，一遍遍地说"我们还是朋友"。朦胧中觉得我不能就这样走，我要确认一下。

"若曦！"我无力地张了张嘴，却哑然无声。十三紧握着我手道："你怎么这么傻呢？一朝相知，终身知己！这些都不是你的错，我对你没有半丝怨怪，若真有恨，也只恨造化弄人！"

我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十三拿绢子不停地替我擦泪，"答应我，你不会放弃，不会放弃！若曦！我也承受不起太多失去。"我嘴唇翕合，一丝声音未发出，已是一头冷汗。十三忙道："别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你烧了好几天，嗓子只怕要缓几日。"

我伸手颤颤巍巍地比划了两下，十三忙伸过手掌，轻扶着我的手，我食指在他掌心写道："好开心！"十三点头道："我也一直很开心能与相知相交。"我扯了扯嘴角，却实在笑不动，继续写道："十四，愿意。"几个字，力气已用尽。

十三愣了一下，凑在耳边低声问："转告十四弟，你愿意？"我微点了下头。十三静静瞅了我好久，忽然好似下定决心，低声问："如果我照办，你就答应我绝不会放弃自己？"我又点了下头，手做了个鸟儿飞翔的动作。

十三眼中含泪点点头，"我会尽快告诉十四弟的。"我用眼表示谢意，他道："你休息吧！"我眼睛在室内扫了一圈，只有静立在帘子旁的巧慧。我缓缓闭上眼睛，陷入半睡半醒间。

晕沉沉不分日夜，有时醒来屋内通亮，有时醒来一片漆黑。总是强撑着，努力看清楚身边的人，有时巧慧、有时梅香、有时菊韵，从无他。一瞬间的清明后，又再度睡去，再醒时依旧。

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能说话了，第一句话就是吩咐菊韵打开窗户，菊韵劝道："姑姑身子不好，只怕禁不住风吹。"我定定盯着窗户，巧慧忙去打开，看着窗外一方碧蓝天空和悠悠白云，那才是我的归处，再无一人的紫禁城不是我的家。

巧慧、菊韵躬身请安道："十三爷吉祥！"十三从珠帘外冲进来，边挥手

让巧慧和菊韵退下，边急道："十四弟手中居然有皇阿玛的圣旨！现在满朝文武都已经知道皇阿玛当年已经留旨赐婚十四弟和你。只要十四弟愿意，可以随时公布圣旨娶你。皇兄只怕马上就来，你赶紧想想如何应对。"

难怪十四敢说能带我出宫的话，我呆了一下问："圣祖皇帝什么时候给十四爷的旨意？"十三道："康熙六十年十一月。"我猛然想着十四当年在浣衣局所说的话"皇阿玛说我立下大功，问我要什么赏赐，我就又向皇阿玛求婚，求他赐婚就是给我的赏赐，求他念在你多年服侍的份上，原谅你，即使有错，这么多年吃的苦也足够。"，微微笑了下道："这是圣祖皇帝给十四爷西北战功的一件赏赐。"

十三急道："你怎么一点不怕呢？你知道不知道皇兄在朝堂上接到圣旨时，脸色瞬间一丝血色也无，可嘴角还要带着丝笑听底下百官评议此事。"

他话音未落，我向他指了下外面，十三忙回头请安。珠帘外的胤禔静立不动，隔着一颗颗翠绿的琉璃珠，他的脸模糊不清，只有冰冷的视线锁定着我。半晌后他缓缓伸手拨开珠帘，眼中掠过恨，怨，不敢相信，我心中剧痛，不敢再看他，看向窗外，心中一遍遍默念着"相爱容易，相守难，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只听几声"喀嚓"声后，清脆悦耳地珠子砸地声音，轻重不一，嘈嘈急雨，切切私语。嘈嘈切切错杂，一粒粒，一串串纷纷而落。半晌后方寂静无声，只余一地翠珠。

胤禔站在残破的珠帘旁，手中仍握着几截珠帘。刚才的欢快响声越发衬得此时死一般的压抑。胤禔把手中的珠帘随手扔到地上，又是几声清越的声音，伴随着满地溜溜滚着的珠子。

他忽地大笑起来，扶着门框笑得前仰后合，半晌后方止住，依旧带着笑问："你这么多年究竟做得是什么功夫？既然要嫁老十四，当年又何必抗旨？既省了我的心，自个也不必遭那么多罪。"

低头静立一旁的十三低声惊呼道："抗旨？"胤禔笑指着我，对十三道："我一直未对你说，她被皇阿玛罚到浣衣局就是因为不肯嫁给老十四。"十三凝视着我，眼中敬佩哀悯错杂重叠。

我垂目靠在榻上一动不动，胤禔紧走了几步，坐在我身旁托起我的脸道："朕既能命老八休了福晋，也就能让老十四娶不到你。"我淡笑了下道："不遵遗诏的罪名可非同一般，落在他人眼里立即增了口实，你既能不把这遗诏放在眼里，那其它遗诏也可以……"十三阻止道："若曦！"我在舌尖的话忙吞了下去，

可胤禔唇边的那丝笑已经消失。

我轻叹口气道："自古皇帝最怕自己旨意得不到尊重，如果你如今公然不遵照圣祖皇帝的诏书，那将来子孙就有例可循，置祖宗家法于何地？就是眼前还有满朝文武悠悠众口。"

胤禔盯着我笑叹道："你的聪明和辩才都是拿来伤我的吗？"两道目光宛若利剑，刺在心上，疼痛难忍，我弯着身子道："我们如今一直在彼此伤害。当年在浣衣局时，虽隔着重重宫墙，我心里却满是对你的恋慕心疼思念，如今虽日日相对，我却渐渐在怕你，甚至当我想起……想起……我会恨你。你如今对我也是恨意重重。我不想有一天最后只余彼此憎恨厌恶，我不能想象那天来时我该如何面对，所以才想离开。胤禔，放我出宫吧！"

胤禔默了半晌道："如果你愿意，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以前。"我摇头道："没有人能回到以前。玉檀死了，孩子没了，十三爷囚禁十年，你从五十一年后过的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日子，这些都横在我们之间，我们不可能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且我永远不可能做到对八爷他们不闻不问的，我搁不下！"

胤禔静坐了会起身向外行去，他身子直挺挺地从残破的珠帘中穿过，又是一阵"叮咚"之声，声未绝，人已消失在帘外。

十三和我对视半晌，我道："你去陪陪他吧！"十三轻叹口气，瘫坐在椅上道："皇兄现在肯定不愿意见我。这次能替你和十四弟通传消息的人除了我再无可能有别人。皇兄虽未追究，可心里肯定对我有气。"

我道："对不起！"十三苦笑了下道："我若知道十四弟手中是一道赐婚圣旨，只怕不会那么爽快地答应你的。"我道："我自个也未料到，我以为他有可能有准我出宫的旨意，现在想来是我一厢情愿了。"

十三猛地坐直身子，喜道："你不愿意嫁十四弟？只要你不愿意，此事还有转圜余地。"我默了一瞬道："我是不愿意嫁他，可如果这样能让我出宫，我愿意选择这个法子。何况，这只是个名义上的事情而已。"十三叹口气，跌回椅中，喃喃自语道："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呀！"

—————

几天后，胤禔仍旧无动静。十三来看我时，我问他："皇上究竟想怎样？"十三叹道："我也不知道。毕竟这是让他把自己的女人拱手送人，皇兄怎么受得了？"说完复叹着气离去。

何太医每日都会来依例诊脉。今日他诊完后，笑道："好多了，再服两

贴药，就可以停药了。”说完就欲起身告退。我示意一旁的巧慧出去，对何太医道：“我如今究竟是什么状况？”何太医道：“就要好了。然后就是日常调理保养。”

我道：“我不是问这次的病，我是想知道我究竟还有多少时间？”何太医沉吟未语，我又道：“请告诉我实话！病人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大夫也有责任如实告知病人。”

何太医轻叹口气道：“这一年多的相处，也知道姑姑不是一般红尘中人，只怕生死早已看淡。可还记得我第一次诊脉时说过的话，若一切遵照嘱咐，可保十年无虞。”我微一颌首，何太医接着道：“如今已过去一年多，本应还剩八年多。可今日我只能说如果一切都好的话，也只能有三四年的了。”说完后低垂着头。

我笑道：“何太医不必如此。我实在不是个好病人。此事皇上可知道？”何太医道：“皇上未问起过这事，我也……我也不敢说。”

我笑了下道：“这一年来多谢何太医细心治疗，若非太医，我只怕……”何太医起身行礼道：“为医者本份，只恨自己医术低微，不足以解姑姑之疾。”我摇摇头，何太医又行了个礼后，转身退走。

梅香和菊韵众人看我的眼光都带着怪异，巧慧撅嘴嘀咕道：“他们这是做什么？”我喝尽手中的药道：“你不问问怎么回事吗？”巧慧递了茶盅给我漱口，“这有什么好问的？若非小姐，这宫里我是一天都呆不下去的。小姐和主子一样爱的都是个自在，自然还是出宫好。那天夜里我寻到小姐时，险些被小姐吓死，脸惨白，双眼直直，嘴里不停地叫”姐姐”，走来走去却只是在地上绕圈子。后来，何太医来看小姐，只叹道”病能不能好，在她自个心里。她若不想好，就是华佗遍鹊再生，也无能为力。”我当时哭了又哭，小姐却只是睡，后来幸亏十三爷来，小姐这才一天天好起来。”巧慧说着，声音已带了哭腔，她指了指窗户外面的蓝天道：“小姐不想再隔着紫禁城的宫墙看这些了。”

我搂着巧慧道：“这些日子委屈你了！跟着我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从小到大只怕还没这么受罪过。”巧慧摇头道：“小姐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将近二十年，巧慧进来了，才真正明白小姐这些年受的罪。只要小姐觉得好，我怎么样都是开心的。”我点点头。

话音还未落，胤禔从帘外快步而进，巧慧刚要请安，胤禔脸色平静无波，嘴里却喝道：“滚出去！”巧慧大惊，满脸惊惧地看向我，我向她微一颌首，示意她赶紧出去。

胤禔凝视着我，太阳穴突突跳动，半晌后一字一顿地道：“朕终于明白

你为何如此放不下老八了！明白你为何让他提防我；明白为何他在太庙前罚跪，你就在佛堂相陪；明白朕一伤他，你就要来伤朕。”

我盯着胤禛深黑冰冷的双眸，终究让他知道了，“九爷说的吗？”胤禛道：“朕多么希望这次是老九做的，可不是！是老八亲口告诉朕的。他一字字告诉朕的。他教你骑马，他送你茉莉花，你自打进宫时就戴在腕上的镯子也是他送的，你们在草原上牵手一同看过星星，一起赏过月亮，他抱过你，吻过你，你们有过盟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叫道：“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胤禛俯下身子，紧盯着我道：“不要说了？老八给我细细讲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在怒吼的就是这句话，可我却只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听着，我是什么感觉？我是什么感觉？”

他抬起我的头，“看着我！若曦，你瞒得我好苦！为什么要让他对我做这件事情？让老八一刀刀刺到我心口，而我只能微笑着静坐着由他一刀又一刀的捅。为什么你当年非但不告诉我，还故意默认我对你和老十四的误会？为什么？原来自始至终都是老八！”定不负相思意”？”

他把我的手按在他心口道：“你知道它有多痛吗？你让老八如此伤我，你怎么忍心？”

我泪珠涟涟，心一点点碎裂成粉末，欲要抱他，他推开我，走离几步道：“不许你碰朕！从今日起，朕永远不想再见你！他们休想再让朕难过！”说完，一步一晃地蹒跚而去。

我跳下榻，赤脚紧跑了几步，手刚触及他衣袖，却又犹疑顿住，他的衣袖从我指间滑过，我扶着门框，目送他一步步远去，身子如抽去了骨架般，瘫软在地上。我既然决定要离开，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从此后他不再惦记，心上再无我，无爱则无痛！

嘴里不停地喃喃念着：“从爱生忧患，从爱生怖畏；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是故莫爱着，爱别离为苦。若无爱与憎，彼即无羁缚。”

一遍又一遍，唯有如此才能阻止自己追上去，才能让自己不在这巨大的痛楚下立即灰飞烟灭。

“是故莫爱着，爱别离为苦。若无爱与憎，彼即无羁缚。……”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小姐，东西都整理好了。您还要再查查吗？"我微微摇了下头，我真欲带走的东西都在身旁的小包中，别的不过是身外之物，有或没有无差别。巧慧道："那我就吩咐太监们把东西都搬上车了。"我点点头。两个太监进来搬东西，发现只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箱子，都是一愣，年长的一个陪笑问："福晋就这么些东西要拿走吗？"巧慧道："就这些了！"两人遂搬起东西向外行去，一面对外面候着的太监道："都散了吧！就这些东西。"

承欢指了指周围的东西道："这些全都给我了吗？"我笑说："你若愿意要，就留下。若不愿意，怎么方便怎么处理。"

十三进来，默默打量了一圈屋子，眼光又落回我身上。我起身道："可以走了！"十三微一颌首，向外走去。

周围太监打着灯笼，我牵着承欢，巧慧抱着包裹，跟在十三身后默默而行。行到马车旁，承欢几个快步就要跳上马车，十三拦着她道："阿玛和姑姑还有话说，你先和巧慧坐一辆马车，回头再让你过来。"承欢扭着身子看了我一眼，估摸我不会帮她，遂一点头，快步跑向另一辆马车。

我回身凝视一圈还在黑夜中的紫禁城，整整十九年，我在古代的生命一直被它占据着。本以为离开的那天，我应该是快乐的，可现在才知道，竟然无一丝快乐。目光投向养心殿，心紧紧揪着，一波一波的疼痛，猛一扭头上了马车。

十三吩咐道："走吧！"车轮滚滚，我离他越来越远了。按耐半晌终究没有忍住，掀起帘子向外望去，内心求道，让我再遇见你一面，就一面。只有冰冷的红宫墙，琉璃瓦，汉白玉栏，还有沉寂的黑夜。

紫禁城逐渐隐入夜色中，我犹身子探在外面，十三轻拽了一把我道："外面风大，吹久了不好。"我再深深盯了一眼那已看不清楚的紫禁城，缓缓缩回了身子，十三默默瞅了我半晌，叹道："你忘不了皇兄的！"我回视着他未说话。

十三出了会子神道："我以为你们能相守到老。而不是如我和绿芜一样相忘于江湖。"我道："我们之间也有太多的鲜血人命，如果不离开，也许还会不停地有，我没有办法面对。"

十三侧身取了一壶酒两个小杯子，向我晃了晃，我问："怎么不备多点？不是最不耐烦拿着小杯子唧唧歪歪吗？"十三笑道："年纪不饶人！如今还是浅啄慢饮的好。你以后喝酒也控制着点，一两杯活血，多了你身子可受不住。"

我点点头，接过酒杯与十三轻碰一下，一仰脖子，一干而尽。十三笑骂道："才说完，就又这么喝！"我把玩着酒盅未语，心中很想大醉一场，却只能强忍住。

十三一点点饮着杯中酒，我道："你自个留心身子。"十三轻"嗯"了一声。从贝勒府中第一次相见到如今分别在即，间中已是悠悠二十年时光，一幕幕迅速从脑中闪过，千言万语，到嘴边却无话可说，最后只慢慢说了句："被你强带出十爷府是我这辈子最值得庆幸的事。"十三温柔地看着我道："也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事。"

马车忽地停了下来，侍卫叫道："十三爷！"十三诧异地掀起帘子，探身出去，一面问道："怎么……"声音噎在口中，只是定定看着外面。我纳闷地挑起窗帘，霎时呆住。一身竹青长袍的八阿哥牵马立在路侧，静静看着我。晨曦的微光，给飞扬舞动的衣袂渡上了一层淡淡金光。

直到十三跳下马车，请安道："八哥怎么在这里？"我方反应过来。允禩水波不兴地道："我来给若曦送行。"十三淡淡道："不敢劳八哥大驾！我们还要赶时间，八哥请回吧！"

我跳下车对十三微笑了下，径直向八阿哥走去。背后十三轻叹口气，吩咐众人避开。

两人默默相视了一会，我向他衿衽一礼道："多谢！"他一直面无表情的容颜上忽地绽出一丝笑，"我有自个的私心。"我道："若不是为了成全我想离开的心思，你永远不会这么做的。"

他道："遵化温泉极好，对你的腿疾有益，风光也很是秀丽，十四弟肯定会对你至好，只望你善待自己。既然决定离开，就该斩断一切。"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我静默了一瞬，微微点了点头，"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十四爷吗？"八阿哥淡淡笑道："此生已尽，没什么好说的。"我道："你照顾好自己。"他微眯着眼睛看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的心思你大概都已明白，既然明白，就能理解，那也无谓伤感。"

他凝视着我，伸手轻拍了下我头道："去吧！"我直直盯着他，一动不动，心中明白这是我们此生最后一面了。当年那个身穿月白长袍，面若冠玉的男子从屋外翩翩而进时，我怎么都没想到我们以后的故事。前尘往事在心头翻滚，强忍着泪向他行了个礼，转身而去，走了几步，又猛然回身快跑到他身前，抱住他，眼泪终究滚滚而落。

他僵了一下，缓缓伸手环着我，默默拥了会我，轻拍着我背道："把紫禁城忘了，把我们都忘了！"说完推起我，抽下我身上的绢子替我擦眼泪，一面笑说："做新娘子就要有做新娘子的样子，怎么哭哭啼啼的？赶紧过去吧，十三弟快要忍不住了，他如今是只"笑面虎"，真激怒了他颇为麻烦。"

我点点头，两人默默凝视着彼此，十三在身后叫道："若曦！"我向八阿哥一笑，他向我微一颌首，我转身快跑着而回，匆匆跳上马车，嚷道："走吧！"

蜷缩着身子抱头静坐了半晌，突然身子一抖惊觉过来，赶忙挑起窗帘，探出身子向后看去，一人一马立在空茫茫的路旁，身影已经模糊，只有巨大的悲凉孤寂隔着这么远，依旧压得人心口痛。

他送走的是我，也送别的是曾经的自己。他用淡然疲惫的目光，将曾经因他沸沸扬扬，以后无他依旧沸沸扬扬的尘世关在了门外。世人再如何评论，他已完全不关心。

终于消失隐没，我仍旧呆望了半晌方才慢慢缩回身子。十三脸色很是不好看，瞪了我一眼道："你怎么跟个泥人一样，一点气都没有呢？我一直提防着九哥，可千算万想都未料到 he 居然自个跑到皇兄面前去，仔仔细细把你和他好过的事情告诉了皇兄，却只字不提你和他分开的事情。他再恨皇兄，可也该顾念你几分。"

我默了会道："他如此做，只不过逼皇上放手，好让我出宫。伤皇上是附带效果，他并不是为了伤皇上而特意如此。"十三表情微一怔，轻叹道："看来我还是未看错八哥。"

马车缓缓而停，车外侍卫低声道："爷该回去了。"十三未动，我强笑道："千里送君，终有一别！"十三苦笑摇头道："往日笑人家女儿态，如今才知道送别苦。"说着跳下马车，伸手扶我下了车。

承欢早已候在车旁，见我下车，扑过来，紧紧抱住我。十三吩咐道："承欢，给姑姑磕三个头。"承欢忙跪下，向我行了大礼。我蹲下，拥她入怀，紧紧抱了一会，道："记住姑姑往日嘱咐你的话。"承欢点点头。又在她耳边低声道："不要忘了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给那位姑姑祭奠磕头，但除了皇伯伯谁都不能让知道。"承欢眼中泪花盈盈，只知道咬唇点头。

我放开她笑对十三道："回吧！"十三只是点头，人却半晌未动。我心里酸酸涩涩，伸手大力拥抱着十三道："就此别过，各自珍重。"十三用力搂了下我道："明年芳草绿，故人不同看。"我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十三长叹道："走吧！"我笑向他点点头，又抱了下承欢，转身上马车，

车帘刚落下，眼泪也串串滴落。巧慧一声未吭，只是递了手绢过来。马车缓缓启动，只闻承欢哭喊道："姑姑，回来看承欢！"

我再难抑制，头埋在巧慧怀里呜呜咽咽地放肆哭起来。

巧慧不知从哪里翻出来一个大红盖头给我。我笑道："这是做什么？"巧慧嗔道："做什么？除了做新娘子还能做什么？"我还给她道："我们也算是被轰出紫禁城的，如今不过求一袭安身之地。就你我两人共外头几个护送的侍卫，十四爷又在半幽禁中，何必多次一举？"巧慧怒道："这可是小姐的大日子，怎么连盖头都能没有？"

我笑吟吟看着她，却对她递来的盖头视若未见。马车未停，已听见鼓乐之声，我愣了下，从帘子缝里瞅出去，府门口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我苦笑了两声，收回了目光。巧慧却是一脸满意，笑道："不枉小姐和十四爷从小要好。"我重叹口气，从巧慧手里一把拿过盖头，盖在了头上。巧慧刚帮我理好，已经有人掀帘子扶我下车。

我紧盯着自己的脚尖，任由他人摆布，不过奇怪的是未行任何礼，就被人直接送入了房子。只有巧慧一人时，我一把拽落盖头，四处打量起来。巧慧急道："这是要等十四爷来挑起的。"

我横了她一眼，示意她禁声，问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府内好似喜气洋洋，却不象是行嫁娶之礼。"巧慧努嘴道："我也纳闷呢！怎么不是十四爷引小姐进来呢？而且至今未见十四爷的影子。亏我还刚赞过十四爷呢！"

门外十四笑道："你赞过我什么？"巧慧急得要给我盖盖头，被我打开，十四已推门而进，巧慧忙向十四请安。十四瞟过巧慧手中的红盖头，笑凝视着我。

我向他行了一礼，十四问："累吗？"我摇摇头。十四扶我坐下，笑看着巧慧问："还没回答我，你赞我什么了？"我盯着巧慧示意她闭嘴，巧慧努了努嘴，不看我只盯着地面道："奴婢起先只看了府门口一派喜气，还说不枉小姐和爷打小要好。可如今……"巧慧悻悻瞅了圈屋子道："如今连个喜字都没有。"

我瞪了巧慧两眼对十四抱怨道："这就是身边有一个从小一块长大，年纪又比你大的丫头的坏处。"十四斜斜撑着脑袋笑起来，"还不是你教的，听十哥说，你未到贝勒府时，巧慧可乖着呢！结果后来跟着你这张刁嘴，连十哥也敢给软钉子碰了。"

巧慧低头静站不语，十四微微笑着道："皇上下旨，不准行大婚之礼。"

府内一切布置不许沾喜字。"巧慧抬头惊诧地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头。我心内滋味古怪，淡笑问："那怎么四处张灯结彩，鼓乐声喧的？"十四笑说："不想你看着太冷清，就借着给你补办生辰的名义布置了下。"

我摇头笑说："我倒不在意这个。你何必非要和他对着干呢？不准就不准了，干吗又闹出这许多事情来，让人传回去，又是一桩事情。"十四浅笑未语，过了会问："要出去见见众人吗？"我摇头道："我想洗漱一下，先歇了。"

十四道："那也好。"说着起身向外行去，我送他到门口，他道："知道你爱清静，这里紧挨着书房，平日少有人来。除了几个专职洒扫照顾花木的粗使丫头外，只放了个大丫头沉香来给巧慧作伴。若有什么想要的，我却一时未想到，就直接来找我，或者吩咐沉香让她去找管家要。"我笑点点头。十四又站了会，方踱步而去。

一个十八九岁鹅蛋脸大眼睛的姑娘领着两个仆妇担着水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小丫头，手里捧着一应杂物。领头的姑娘未语先笑，向我请安道："福晋吉祥！"还是未适应这个称呼，我微愣了一下，方道："沉香吗？起来吧！"沉香点头笑应是，又向巧慧行了个礼，"这位是巧慧姑姑吧？奴婢沉香，以后服侍主子不周到的地方，还要姑姑多提点。"巧慧侧身避开她的礼，让她起身。一面帮我卸装，一面"噗哧"笑道："十四爷从哪寻的这么精灵的丫头？笑容甜的好象要渗出蜜来。"

沉香笑道："多谢姑姑夸奖。爷就是看奴婢喜气，才特意让来服侍主子的，让主子多笑笑。"一面说着，一面拿了竹箩往浴桶里洒丁香花瓣。巧慧笑问："这也是十四爷吩咐的？"沉香道："是！爷说主子喜欢用各色花瓣浸澡，奴婢特意备的。"巧慧轻揉了揉我道："福晋可听见了？"

我起身道："依旧叫我小姐就好了。"沉香把东西在浴桶周围摆好，甜甜笑道："还有不周全的地方，主子只管吩咐，奴婢就在外面候着。"说完行了个礼，又带着人退了出去。巧慧叹道："连你这沐浴时不喜人在一旁的脾性也知道。好了，我也出去了。"说着掩门而出。

我闭目静坐在木桶中，手轻轻捻着脖子上带着的木兰坠子。半晌后，方才惊觉，忙匆匆洗完。又吩咐沉香备热水让巧慧也去洗一下。巧慧笑叮嘱了沉香几句，转身而去。

我靠坐在榻上，慢慢拆开一直命巧慧随身拿着的包裹，两件旧衣服，一个首饰匣子，一叠字帖，并一支红绸裹着的羽箭。静静看了一会，又原样包好，起身欲寻地方放好。沉香忙上前，替我打开柜门放置妥当。

临睡时巧慧打发了沉香先去歇息，坐在床沿问道："小姐，你并不是真嫁给十四爷，是吗？"我道："是！"巧慧闷闷坐着不语，我握住她的手道："对不住，我知道你巴望着我能真正嫁个人，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可我做不到。"巧慧问："皇上明白吗？十四爷明白吗？"我默了会道："皇上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看他怎么想我了。十四爷应该是明白的。"

巧慧叹道："只要小姐真觉得这样快乐就好。"我道："多谢。"巧慧笑说："睡吧！"说着替我捏好被子，放下纱帐，吹了灯，掩门而出。

—————

一夜未怎么合眼，到天快亮时稍微眯了会，天刚初白就又惊醒。醒来的瞬时，一时恍惚，竟然以为仍在紫禁城中，第一念头居然是，他去上朝了吗？昨夜看折子看得晚吗？几时歇息的？反应过来后，全身刹那无力，我们已各自一方了。眼泪一颗颗渗入枕头。

巧慧在外头小声唤道："小姐！"我忙抹了眼泪坐起，"已经醒了，进来吧！"巧慧和沉香捧着脸盆洗漱用具进来。巧慧翻箱子寻了件水红旗装给我，一面服侍我穿衣，一面道："今日要仔细装扮一下，按规矩过会要给嫡福晋磕头敬茶请安。"我笑应好。巧慧瞅了眼沉香，看她低头正忙，俯到我耳旁道："估计嫡福晋不会为难小姐的，昨儿晚上小姐第一天进门，十四爷却只来看了一眼小姐。"我又笑又气，恨恨地轻掐了下巧慧道："你越发张狂了。在宫里倒没见你这么轻飘。"巧慧嘻嘻笑道："宫里能和这里比吗？再随便的人进了宫也立即缩胳膊缩脚。"

收拾停当，命沉香领着向正厅行去。十四爷几位福晋都在座，全是熟人，倒也没陌生感，只是有一点尴尬，毕竟从未想到有一天和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我先向十四和嫡福晋完颜氏行了跪拜礼，又双手捧茶举过头顶，向完颜氏道，"若曦恭请嫡福晋用茶。"她笑接过轻抿了口道："以后是一家人了，叫我姐姐就可以了。"指了指侧旁的椅子道："坐吧！"我一躬身道："谢嫡福晋！"她一愣，我未再理她自坐下。又和其他两位侧福晋和庶福晋彼此行礼，扰攘一番，终又各自坐定。十四爷瞥了我一眼，淡淡道："传膳吧！"

我随便吃了几口就搁了筷子，静静坐看着众人用膳，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十四爷问道："这就够了？"我微颌了下首，他盯了我一瞬道："那你就先回吧！"桌上众人都是微惊。我向他和嫡福晋行了个礼后，转身退出。

一直笑咪咪的沉香再无一丝笑意，低头随在我身后默默而行。巧慧走了会，看周围无人，问道："小姐，这可和你往日性子大悖呀？你压根没领嫡福晋的情也就罢了，可这么没规矩的事情怎么都做了呢？哪有爷和嫡福晋还未用完膳

就自个先退席的道理呢？我长这么大可头回见。"

我道："做样子的规矩已经行完，以后我就这德行了！你趁早做好心理准备。我没打算和她们做一家人，也不打算和她们上演什么众姐妹行乐图。我自个过我自个的日子。我再无精力敷衍任何人。"巧慧呆了半晌后叹道："也好！宫里受够了，如今就图个痛快吧！"

我笑搂着巧慧道："还是巧慧最好！"巧慧拍了我下道："你回头谢谢十四爷吧！他这是摆明了态度由着你性子了。"我笑了下道："嫡福晋人不错，心里即使不舒服，估计也就是彻底漠视我，孤立我，凡事把我摒弃在外。不过这却正好就是我所求的。低下几个闹不出什么事来。以后我们就关门过我们的日子吧！"巧慧吃吃笑道："如此说来，小姐今天这一手玩得倒是漂亮，一进一出间，已经把以后全搞定了。"我笑向巧慧挤了下眼睛道："谁还耐烦和她们打持久战？"

"小姐，别练了！又不去考状元，写那么好字干吗？出来看沉香和我踢毽子。"巧慧在门外嚷道。我道："就来，你先玩吧！"

看看自己的字，再看看临摹的字帖，无奈叹道："难得精髓，不过是个貌似。"这些字帖都是以前央胤禛书写的，以后绝不能再有了，发了会呆，摇头一笑，将字帖仔细收好。又把自个练好的字放到一旁的大箱中，不过两三个月的功夫已经堆了一小垛。

斜倚着门框看沉香把一个五彩毽子踢得花样百出，巧慧笑说："我们当年实在不能和她比。"我微笑不语，贝勒府的事情，久远的好似前生。

待巧慧发现院门口立着的十四时，两人忙收了毽子向十四请安。我笑问："来了也不进来，大夏天的立在太阳底下不晒吗？"十四笑走到紫藤花架下坐下，我也过去坐到一旁的藤椅上。他将一封信放在桌上后，闭目轻摇着躺椅，一副惬意舒服的样子。沉香把茶轻轻搁在藤桌上，悄悄退了下去。

我拿起信，敏敏给我的。人在深宫多年未通消息，冷不丁地看到她的信，心中一暖，大草原上还有一个一直牵挂我的朋友。

十四侧头笑问："整日就在这院里，不闷吗？"我道："不闷。"他轻笑几声道："当年那个满贝勒府乱晃着玩，回头还对着湖面没完没了感叹无聊的人哪里去了？"我笑道："你老了！当一个人开始回忆过去的时候就是真老了。"十四笑拿起桌上的美人团扇把玩着，"我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回忆过去。"我笑容有些涩，满身才华却无处施展，从驰骋西北到枯守陵墓，怎样的人生起落？

心中暗叹一声，不愿再想，低头仔细看信。别后诸般事情细细述，已经有两个儿子，信中的一切都是和美幸福的。最后叮嘱我道："姐姐，不管你曾经经历过什么，都忘掉吧！十四爷是值得珍惜的人，也许他即不是你的月亮也不是你的星星，但除了月亮和星星就没有别的风景了吗？现在年纪老大，才知岁月匆匆，只愿姐姐抓住些许快乐。"

我慢慢收好信，十四笑问："要回信吗？"我点点头，他吩咐尘香捧了笔墨纸砚出来。我凝神想了会，过去的事情无甚好说，提笔写道："我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幸福就在点滴记忆中。这么多年，从没有这么心境平和安乐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勿担心我，……"

十四又静静坐了会，收好信，起身而去。炽热阳光下，却是晒不化的寥落。我嘴角含着丝浅笑，扇着团扇，沉香静静撤掉了桌上的茶具。

院内服侍的众人已经习惯十四每日都来，却只是坐一会，闲谈几句就又离去。刚开始十四每次来，沉香都暗自做好留宿的准备，结果却每每落空，起先沉香还满脸纳闷，弄不明白我究竟是受宠还是不受宠。说不受宠吧，十四日日都来，说受宠吧，却从未留宿。日子久了，沉香看我和巧慧都淡然处之，也有样学样，不惊不怪了。

尘世似乎将我遗忘，我也毫不客气地将它遗忘，每日只是练字，坐在院子中看云聚云散，花开花落，时与巧慧和沉香笑谈几句。

没有了外物所隔，在我心里只剩下胤禛和我，我和胤禛。我自私地把其他人全部忘记，只留下他与我相关的一切。第一次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他和我，第一次我什么都不顾忌地开始爱他。

我最享受的嗜好就是燃一柱香，泡一壶茶，微眯着双眼回忆他和我的一点一滴。一个笑容，一句讥讽，一声叹息都会反复品味，他在我脑中越发分明。紫藤花开时，回忆缭绕在一片青紫花丛中；溶溶月色下，回忆蒙着一层淡黄纱；寂静深夜中，回忆伴着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相思象野草一般疯长，我再把它们全部倾注在笔端。待第一场雪花舞落时，装字稿的大箱子已经一大半都堆满。

—————

叮叮咚咚的琴声又响起来，巧慧笑道："十四爷又在练剑了。"我凝神听了会，静极思动，忽地来了兴致想去看看十四练剑。我的院落紧挨着他的书房，却一直未曾去过。说是书房，其实听沉香说也算是练功的地方。

六角亭中十四的侍妾吴氏穿着雪貂皮斗篷正在弹琴。地上积雪仍厚，十四却是上身赤膊，持剑而舞。纵腾跳跃，回风舞柳。我看不出招式，只觉得十四出剑越来越快，吴氏尽力想跟上十四的节奏，却总是落后几拍，越急越乱，一声刺耳的声音，琴弦骤然断裂。十四手中长剑脱手而去，钉在远处一株开得正好的梅树上。扑簌簌红梅纷纷飘落，白雪中点点红艳甚是好看。

吴氏忙起身向十四告罪，十四摆摆手，凝视着梅树上的剑道："不关你事。"说着看向我隐身的廊柱，呵斥道："又是谁鬼鬼祟祟的？滚出来！"我笑走到梅树旁，看着十四问："这么大火气？冰天雪地都浇不灭？"

吴氏忙向我行礼，我笑让她起来。她又向十四行了个礼后，抱琴而去。十四走过来问："怎么躲在廊柱后呢？要看大大方方地过来在亭子里看，岂不更好？"我看他脸上汗珠不停滑落，抽出手绢递给他。十四却未接，只是伸脖子过来，我一笑替他擦拭。我道："赶紧穿件衣服吧！这么冷的天，又刚出过汗，小心冻着！"十四笑握住我的手问："我们俩谁冷？"他手心火烫，反倒是我手冰凉。我笑说："是我冷！那也要套件衣服。"十四低头替我搓了搓手，双手拳握着给我取暖。

我笑道："进屋吧！雪地里立了半天，身子也有些冷了。"十四笑点点头，并未松脱我的手，依旧牵着我向书房行去。我看他神色坦荡，也不好太过扭捏，遂大大方方任由他牵着我进了书屋。

十四进屋后放开我的手，吩咐下人去取暖手的小手炉给我。自个披了件外袍在暖炉旁坐下。

我解下斗篷放好，坐到他身旁问："京城中又有什么事情了？"十四忽地笑起来，笑了一会子方道："是我自个又痴了。皇上不责我们心里怎么能舒坦呢？总是要有的没的寻些罪名出来骂一骂，警告了群臣不要妄自胡为，心里方舒坦一些。要不然我们再加上年庚尧岂不恼得慌？他骂我们结党，这"年党"可是他自个纵容出来的。"

我默默发了会子呆，问道："八爷最近可好？"十四蹙眉道："骂得越来越狠了，不过我看八哥一改谨慎小心的作风，仿似故意留了错处让他骂。和我也许久未通过消息，摸不透八哥的心思。"我道："临来前我在路上见过八爷一面。他……他已经倦了。只想着离开，如今只是牵绊于弘旺。"

十四惊笑道："离开？皇上若能放他走，他早走了。可皇上偏偏就要给他职位，命他做事，方好常常折辱于他。甚至以八嫂和弘旺相威胁，"故意托病不肯行走，必将伊妻处死，伊子亦必治与重罪。"十四说完冷笑了几声。我低头道："离开去找八福晋。"

十四猛地一下跳起来，"你说什么？"我垂头不语，十四半晌后缓缓坐下，"你倒是很看得开。"我抬头淡淡一笑道："如今我才明白死亡有时候是一种解脱。我看不开的只是他还在受苦。"

十四默默发了会呆，立起走到桌旁，提笔就写，写完立即叫人进来吩咐道："呈给皇上。"

我问："所谓何事？"他心情好似突然大好，呵呵笑起来，"我也不能白生气呀！写了首诗去气气他！"我道："怎么和小孩子一样？什么诗？"十四笑吟道：

"仰首我欲问苍君，祸淫福善恐未真。豫让忧死徒吞炭，秦桧善终究何因。

无赖刘邦主未央，英雄项羽垓下刎。自来豪杰空扼腕，嗟吁陵岗掩寸心。"

十四这是把胤禛比作秦桧、刘邦，自个是那"空扼腕"的"豪杰"。十四得意洋洋地笑问："能让他气半天了吧？"我又气又笑，叹道："彼此气吧！日子倒是不寂寞了！"

"小姐，明日嫡福晋的寿辰，去吗？若去就要备礼。"我想了下道："是个大生辰，寿礼总是要送的，去略坐一下吧！"巧慧点了下头问："送什么好呢？"我笑道："你去那个红木匣子里看看，拣贵重的就可以了。"巧慧忙去翻起来。

我笑向嫡福晋行礼拜寿，双手奉上寿礼。众人簇拥着的嫡福晋今日也是难得的高兴。台上锣鼓声喧，台下笑语满堂。

我略坐了会，正寻了借口欲向福晋告退，台上的戏换了一出。麻姑一声"遵法旨"，水袖一抛一收，面向嫡福晋唱道：

"寿筵开处风光好，

争看寿星荣耀。

羨麻姑玉姘超，

寿同王母年高。

寿香腾，寿烛影摇，

玉杯寿酒增寿考，

金盘寿果长寿桃。

愿福如海深，寿比山高……"

竟然是《麻姑拜寿》，心内翻腾不休。时光在一首曲子中刹那倒转。兴冲冲学好曲子，在水榭内为十阿哥清唱，十三、十四的戏谑之音。彼时的我们还未知道真正愁滋味。下意识地看向十四，正对上他一双黑瞳。这一瞬我们两个是跨越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人。两人默默凝视半晌，视线又都投回了台上。

"……寿基巩固寿坚牢，

京寿绵绵乐寿滔滔

展寿席人人欢笑……"

我起身悄悄离去，巧慧低声道："好歹给福晋告退一下吧！"我恍若未闻，脚步匆匆。巧慧未再多言，随我而回。立在院门口，看着黑漆漆的屋子，心中暗叹，推门时不会再见到姐姐了。

巧慧进门点了灯，我坐于椅上一动不动，只是自个出神。巧慧问："小姐，你怎么了？"我道："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不用理会我。"话音刚落，十四进屋对巧慧吩咐："拿些酒来。"

十四歪靠在我平常日间看书小憩的榻上自斟自饮，一句话不说。本就已有四五分醉意，此时酒杯不停，不大会功夫已经七八分醉。连尽了三壶酒，仍旧吩咐巧慧去拿酒。巧慧向我打眼色让我劝一下，我微摇了摇头，示意她照吩咐取酒。

十四忽地问道："若曦，皇阿玛驾崩时你在跟前，皇阿玛真……真传位给老四了吗？"

我心骤然一缩，面上却淡淡笑道："你怎么也把那些个糊涂人的话当真了？"十四手握酒杯，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我，"别人的话我自是不会太往心里去，可额娘和我说，皇阿玛亲口告诉她中意的是……是我。"

我轻叹口气，神色坦然地回视着他道："十四爷，说句大不敬的话。娘娘对你如何，对皇上又如何，你心中应该有数。她心里一心巴望着是你，错解了圣祖爷的意思也有可能。究竟圣祖爷给娘娘说了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圣祖爷的确传位给了皇上。"

十四直直看着我眼睛深处，好一会后猛然大灌了几口酒道："我信你！"我垂目盯着地面，愧疚悲伤堵得心一阵阵疼。十四惨笑道："我终于搁下一桩心事，从今后他做他的皇帝，我做我的闲人！"

十四扔了酒杯，躺在榻上，慢声唱道：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忽忽。"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蓬。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声音渐去渐低，一个翻身昏睡过去。我站起走到榻旁，十四眼角湿润，不知是酒渍或泪痕。拿绢子替他拭净，脱了靴子，盖好棉被，十四嘴里喃喃道："皇阿玛，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紧紧握着手绢，低声对十四道："对不起！"转身对正在收拾酒具的巧慧低声说："夜已深，就这么歇了吧！这些明日再弄。"

和巧慧拿屏风隔在床前，我自躺下歇息。脑中依旧无意识地默念着"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一夜浅眠，唯有一声叹息"乐匆匆"！

窗外依旧黑着，听到十四翻身要茶喝，我忙披衣起来，倒了一盅茶给他，他迷迷糊糊就着我手喝了几口，复又躺下。我刚走回床边，他忽地笑起来，"我醉糊涂了，以为是做梦，竟真是你喂我茶喝。"我道："天还未亮，再睡会吧！"

过了半晌只听到他翻身的声音，他低低问："睡着了吗？"我道："没有！"他问："你现在还是睡得很少？"我道："是！"

他道："以前不明白你为何夜里睡不好，现在才懂。在西北时，头一挨枕头就能睡着，以往要侍卫叫才能醒。醒时只觉得怎么才刚睡下天就亮了。如今入睡慢不说，还总是做梦，一夜醒好几次，经常觉得已睡了好久，天却依旧是黑的。"

我睁眼盯着帐顶未语，梦里梦外，难话凄凉。十四问："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是什么时候吗？"我凝神想了会道："好似在一个亭子里。"十四吟道："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我接道："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垄两依依……"轻叹一声，姐姐最终也算得偿所愿。

十四道："当日看你年纪那么小就读这样的悼亡词，脸上凄楚也非"为赋新词强说愁"，显是心中确感伤心。彼时不知你姐姐的事情，见了八哥，还把此事笑说与八哥听，现在想来，八哥轻声重复那句"头白鸳鸯失伴飞"时是何等凄凉的心情。"

窗外天色渐白，两人寂静无声。十四忽地笑道："你当年还答应过我生辰时唱曲子呢！至今还没兑现。"我笑道："当年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被十四爷几句话一吓，什么敢不答应？"十四笑道："你少来！我方说了两句，十哥就不愿意了。再说就看你随后打架的气势，我还能吓着你？"

我头伏在枕上只是笑，十四也是呵呵直笑，"你没看到自个被十三哥捞起时的样子，当时没觉得，后来想一回笑一回，头饰歪歪扭扭，发髻散了，头发全糊在脸上，整个一落汤鸡，偏偏自己还把自个当老虎。"

室内越来越明亮，在清晨的阳光中，两人都放声大笑起来。十四笑问："听十哥提起过曾经被你骗了个要求，十哥可兑现了？"我愣了好一会，方想起，笑说："我自个都早忘了！"十四轻叹道："那只怕这一生也只能欠着了！你答应我的总能兑现吧？"我道："十四爷有命，岂敢不遵，今年生辰刚过了，明年时一定唱。不过到时候可不许你嫌弃！"

从那后，十四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屋内榻上歇息，两人隔着屏风絮絮而语，有时候回忆以前的事情，两人时悲时喜；有时候他会给我讲西北的风土人情，我听得份外入神，常常会再告诉他我记忆中的西北，他也是仔细倾听，两人说起西北的瓜果时，一致馋得流口水，遗憾道运过来的势必不能等全熟透采摘，味道可就差远了。我会笑问他："西北民风淳朴，女子性情热烈奔放，可有姑娘给你扔水果？可有夜下私会？"十四笑得直砸榻，"我倒是盼望得要命，好歹也是一段风流佳话，还可以借此青史留名。可惜不知为何，姑娘一见我要么傻笑，要么一扭身就跑。倒是不停地有胡子拉杂的大汉拉着我喝酒，我只能眼看着低下士兵一个二个的和姑娘们谈笑，心里那个苦呀！"我笑得只知道揉胸口。

十四说起西北时总是妙语连珠，一点小事经他描绘也能把我逗得笑软在床上。沉沉夜色中两人的笑声份外悦耳。

沉香不知底细，只是喜滋滋地乐，低声问巧慧："我们快要有小主子服侍了吧？"巧慧脸色霎时惨白，呵斥道："再乱说话，仔细掌你的嘴！"我淡淡道："巧慧！"又安慰沉香道："别往心里去，巧慧也就说说。"沉香苍白着脸道："奴婢再不敢了。"从此后明白孩子是个禁忌话题。

巧慧回头却拉住我，一味说十四的好话，似乎真想劝我生个孩子。我不想让她更加内疚，所以不愿告诉她我是不可能再有孩子的。只笑对她说："我的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我高兴就可以的。"巧慧听完，眉头微蹙，却不再多话。

梅花刚落尽，三两枝性急的杏花，已经灼灼地挑在雨幕里，嫩白的花瓣托着娇黄的花蕊，柔和而清新。许是靠着温泉的原因，地热较盛，近湖的几株杏花开得尤其好。一泓乍暖还寒的春水，映着岸上堆雪繁花，笼罩在轻纱似的烟雨里，春意盈盈。

巧慧打伞扶我赏了会花道："小姐，近日你精神差了很多，经不得雨中久站，回去歇着吧！这花谢了还会开的。"我心中暗叹了口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面上却笑应道："走吧！"

进屋子让巧慧磨墨，凝神练了好几篇字，心中的思念方稍缓。手里随意握着鼻烟壶，身上搭着条薄毯静看门外一川烟雨。那天的雨要比现在大得多，他披着黑色斗篷从漫天大雨中走进来，无意中却替我化解了一场冲突。当时仿似未留意的一幕幕，都在一遍遍的回忆中变得无比清晰。我甚至能记起他斗篷内微湿袖口的花纹。

拿起鼻烟壶，细看了一回，再次忍不住笑起来。笑声未落，心情却忽似门外烟雨，迷迷蒙蒙起来，三只打架的小狗，一个芳魂已逝，一个幽禁，一个在这里静坐等候花落。

"主子！"沉香轻轻摇醒我道："主子累了上床歇息吧！这儿正对着风口，容易着凉。"我摇摇头道："我不困。"沉香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笑说："有话就直说吧！"沉香道："要不要请大夫看一下，奴婢看主子最近时常打盹，有时刚说完话，一转头已经睡着。奴婢听说……听说有喜时多眠。"

我微微笑了下道："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过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沉香忙道："是，奴婢明白。"

巧慧把伞搁在门外，手里握着一大枝杏花进来，沉香笑赞了两句，赶着去寻瓶子。我道："何必呢？还特意又跑一趟。"巧慧笑道："我看小姐喜欢，摘回来让小姐看。省得立在雨中一站半晌。"我脑中掠过同样娇笑着手持杏花的女子，忙挥开，专注地看巧慧和沉香插花。

身子越来越懒，晚上常常似睡似醒至天明，白天却经常说着说着话就走神，自个什么都不知道。连十四都觉得不对劲，吩咐着请大夫。拖延了几日，终是没有拗过十四，让大夫来看。

换了三四个大夫却都说的是同样的话，"油尽灯枯。"十四由最初的惊怒交加，不能相信到最后的哀悯怜惜，巧慧背过我只是抹泪，一转头还要笑对我。我握着巧慧的手，心内歉疚，她送走了姐姐，如今又要送我走，苦楚非同一般。

手上力气渐小，每天已练不了几个字。思念无处可去，从心里蔓延到全

身，日日夜夜，心心念念不过是他。离开他才知道我身上满是他的烙印，写他写的字，饮他喝的茶，用他喜欢的瓷器式样，喜欢他喜欢的花，讨厌大太阳，喜欢微雨……

清晨，白茫茫的雾中，胤禛一身黑袍，站在景山顶端俯看着整个紫禁城，我大喜，急急向他跑去，一面叫道”胤禛”，他却一直不回头，而我怎么跑也不能靠近他，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冷漠孤绝的背影。

我又急又悲，正无可开交。巧慧轻摇醒我，一面替我拭汗，一面问：“做噩梦了？”

“从爱生忧患，从爱生怖畏；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是故莫爱着，爱别离为苦。若无爱与憎，彼即无羁缚。”我只惦记着离爱可以无羁缚，可恨呢？那是否是更大的羁缚？遗憾呢？那是否会让心日夜不得宁静？

我愣了好一会，吩咐道：“帮我研墨。”巧慧陪笑劝道：“今日就别练了，等明日好些了再写。”我道：“我要写封信，你帮我准备笺纸。”

沉香扶我起身，我默默想了会，持笔而书，停停写写，写写停停，大半日才写好。

胤禛：

人生一梦，白云苍狗。错错对对，恩恩怨怨，终不过日月无声、水过无痕。所难弃者，一点痴念而已！当一人轻描淡写地说出“想要”二字时，他已握住了开我心门的钥匙；当他扔掉伞陪我在雨中挨着、受着、痛着时，我已彻底向他打开了门；当他护住我，用自己的背朝向箭时，我已此生不可能再忘。之后是是非非，不过是越陷越深而已。

话至此处，你还要问起八爷吗？

由爱生嗔，由爱生恨，由爱生痴，由爱生念。从别后，嗔恨痴念，皆化为寸寸相思。不知你此时，可还怨我恨我？恼我怒我？紫藤架下，月冷风清处，笔墨纸砚间，若曦心中没有皇帝，没有四阿哥，只有拿去我魂魄的胤禛一人！相思相望不相亲，薄情转是多情累，曲曲柔肠碎。红笺向壁字模糊，曲阑深处重相见，日日盼君至。

若曦

又仔细看了一遍，封好，在信封上写道：“皇上亲启”。

巧慧和沉香忙把我扶上床躺好，我闭眼吩咐道：“请十四爷过来。”话音未落，十四掀帘而进，巧慧和沉香忙退出。

十四坐在床沿，含笑柔声问："今日可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道："没有，清淡些就好。"

十四道："你不是说小时爱吃阳关的"喀什红"吗？我已经命人去置办。对了，还命人去请会弹胡西塔尔的琴师，估摸着明后日就能到，到时你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命他奏给你听。"

我笑了下以示感激，从枕下抽出信递给他道："麻烦爷把这个呈给皇上。"十四笑意微僵，默默瞅了半晌后道："好的！"我握着他手求道："要快一点！"十四点点头道："本来有折子明天要上呈，索性这就命人一块送走。"说着起身快步而出。

我心下微松口气，开始算日子。这里距京城不过二百五十里，快马加鞭，也就两三个时辰的路程。现在送走，晚上就该到，算富裕些，最迟明天也能到。他下过圣旨不许拖延或晚递折子，那要么明日，要么后日就能看到信了。路上时间就算一天，那我三天后也许就能见到他。三天！

第四日清晨，特意让巧慧帮我穿了旧衣。心里似喜似悲，只是盯着窗外发呆。十四来看我时，被我借口想歇息打发走了。

日头渐高，当空，西斜，我心情一点点黯淡。当地拉拢世间最后一缕亮光时，整个人也彻底陷入黑暗中。

巧慧看我直勾勾盯着窗外不动，低声问："小姐是在等皇上吗？"我喃喃道："他不肯见我，不肯原谅我。他原来如此恨我，竟连最后一面也不肯见。不！他肯定连恨都没有，只是觉得不相关，不关心，不在乎而已。"

巧慧捂住我嘴，一面替我擦泪一面道："也许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朝堂上的事情很难说，被绊住了也是有的。皇上不会不见小姐的。"我心头忽跳出一线希望，紧握着巧慧手问："他还是会来的，对吗？"巧慧拼命点头："会的，一定会的。"

又是一天漫长的等待，一分一秒都过得那么慢，我希望时间快一点，让他出现。可紧接着又开始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他还未出现，怎么就已是下午？慢一点，再慢一点，好让他出现。

希望升起，但又随着太阳的落去消失。我轻叹道："他不会来了！"可心中依旧不死心，第三日面上淡淡，浑不在意，心里却一直暗暗期待，当太阳开始西斜时，我笑对巧慧说："他不会来了。"巧慧抱着我，眼泪无声滴落在我衣上。

红尘再无可留恋，该交托后事了。我笑对巧慧说，"有些事情要吩咐你，

你一定要记牢了！"

巧慧哭道："以后再说吧，今日先歇息。"我摇摇头，开始一一嘱咐巧慧，将绿芜的事情也告诉了她，巧慧一面落泪一面点头。最后巧慧哭问："如果十三爷也不来，我该怎么办？"我笑说："十三爷肯定会来的。"

难得的好睡，醒来时天已透亮，巧慧看我睡得香甜，眉头舒展了许多，问我穿什么。我道："那件月白的，袖口绣着木兰花的。"巧慧依言服侍我穿好，又替我插好发簪，戴好耳坠。我仔细打量着自己，因为脸瘦了，显得眼睛格外大，肤色份外苍白，越发衬得眼瞳漆黑。巧慧看我皱眉，忙替我扑了些胭脂上去，却没什么好转，

我笑道："算了！"倚在她肩头闭上眼睛，巧慧和沉香把我扶到床上躺好，我只觉得累，晕沉沉又睡了过去。

恍恍惚惚间，觉得有人坐在床旁，轻抚我的脸颊，温柔怜惜，心中大喜，叫道："胤禛，你来了？"十四微愣，应道："是，我来了。"是胤？，而非胤禛。喜悦迅速散去，悲伤没顶而来。

十四笑问："弹胡西塔尔的琴师来了好几天了，要听吗？"我想了下道："带我出去走走，杏花已经谢了吧？"十四忙命人用软兜抬我出去。

阳春三月的太阳暖意融融，我却觉得身子越来越冷。十四在一旁边走边说："杏花虽谢了，可桃花却开得正好。"我顺着他手指方向望去。一片灿若霞锦的艳红桃花，迎风怒放，恣意燃烧。

下人早已在草地上铺好毯子，十四抱我下来坐好，让我靠在他身上，静静看着桃花，"好看吗？"我轻声道："草色堪绿染，桃花红欲然。"越发觉得冷起来，十四把我往怀里揽了下问："冷吗？"我微摇了下头。

不知从哪个院落响起了胡西塔尔的声音，沧桑的男子歌声远远传来，时弱时响。我听了会道："不象维语。"十四道："倒是奇怪！竟然是首藏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写的。"

我低声道："求你件事情，一定要答应我！"十四毫不犹豫地："我答应！"我缓了口气道："我不想气味难闻，我死后，立即将我火化掉，然后找个有风的日子洒出去……"十四未等我说完，就捂着我嘴道："你要干什么？化骨扬灰吗？"我喘笑了两声道："不是的。我一直希望能自由自在地来去，却关在紫禁城中一生，死后我再不要任何束缚。随风而逝多么美！埋在地下有什么好？黑漆漆

的，还要被虫子吃。"十四又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

古人就这些地方看不开，我眨了下眼睛示意不说了，十四方拿开手。"这是我的心愿，答应我吧！"十四沉默半晌，深吸口气道："我答应！"

一番话说完，已再无力气，静静看着头顶的桃花。十四问："若曦，如果有来世，你还会记得我吗？"眼前的桃花越来越迷蒙，渐渐变成一团粉红烟雾，越飞越远，只有一个绝不肯回头的孤绝背影越发清楚，我喃喃道："我会和孟婆多要几碗汤，把你们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允禩，好好活着，把过去都忘了，忘记八……八……"

其时恰巧一阵风过，满树桃花簌簌而落，仿若一阵红雨而下，落得若曦满身都是，月白群衫上点点嫣红。漫天飞舞的绯红花瓣下，允禩纹丝不动地坐了良久，忽地紧紧搂住若曦，头抵着若曦的乌发，一颗眼泪顺着面颊滑下，恰滴落在若曦眼角，欲坠未坠，倒好似若曦眼中滴下的泪。

忽强忽弱的藏歌遥遥回荡在桃花林间，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正文完结）

（由 <http://www.txtgogo.com/> 友情收集）

『83』 后记

雍正二年五月

胤禔读到"……马尔泰氏戴红盖入府……"蹙了蹙眉，立即就想揉了揉手中的密件，耐着性子看下去，读到"……马尔泰氏只称嫡福晋完颜氏为”嫡福晋”，不肯呼”姐姐”，不顾规矩，提早退席而去，甩下一席不满的福晋……"胤禔眉头舒展，眼睛里不禁带了一丝笑意。

这人连场面功夫都不肯做了，可见真是对老十四不上心，否则不会当面让他为难。

雍正三年元月

圆明园内几株梅花开得正好，坐在书房内，仍旧闻得到淡淡梅香。胤禔”啪”的一声把手中笺纸拍放在桌上，冷笑着对坐在下首的胤祥道：“你来看看！”胤祥恭敬上前，拿起细看，“……无赖刘邦主未央，英雄项羽垓下刎。自来豪杰空扼腕，嗟吁陵岗掩寸心。”

胤祥心里觉得十分可笑，面上却不敢露分毫，这两兄弟倒真是一个娘生的，生气时都是嘴上先不饶人，寻思着如何说才能化解几分胤禔的怒气。忽发觉低头看密件的胤禔，脸色渐渐变得冷厉，猛然把手中纸张揉成一团，紧紧握住。胤祥琢磨着只为允禔不至于如此，因不知深浅，不敢贸然开口相劝，只静静站着。

“你劝朕让她离开时，不是和朕说，她和十四弟只是个虚名吗？”胤禔说着把手中的一团纸搁在了胤祥面前。胤祥忙打开，急急看去，上密信的人细细写着允禔侧福晋马尔泰氏观允禔舞剑，为允禔拭汗，允禔替其暖手，两人说笑，不顾忌世俗牵手而行。

胤祥琢磨了半晌，方慎重开口道：“一则，若曦自小对男女之防都看得很淡，越是坦荡反而越不在意。二则，写信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只听到笑声，看到动作，这些事情落在外人眼里仿似很亲密，也许当事人并不如此想。”

雍正三年二月

胤禔立在屋檐下看着飞泄而下的大雨，一动不动，雨水顺着风势，落在他身上，渐渐半个身子湿透。高无庸低声劝了两次，胤禔一语不发，高无庸不敢再劝，可事后又怕被皇后责骂，满腹愁绪中想着此时若曦姑姑在，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胤禔站了许久，心思好似百转千回，实际脑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十四爷允禔夜宿于侧福晋马尔泰氏屋中，时闻欢娱笑声。”胤禔猛然转身进屋，提笔下密旨道：“从今尔后，尔等只需报奏允禔相关事宜，其侧福晋马尔泰事一概不许再奏。”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允禔快步走进书房，看着手中的信，滋味莫辨，这四字写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我的侧福晋却写得一手和老四一模一样的字，传回京城，又是一个大笑话。轻叹口气，重新拿了个略大的信封，提笔挥毫道：“皇上亲启”，将原信装了进去。收好要上呈的奏折，和信一块递给一旁侍卫吩咐道：“尽快送到京城。”

雍正三年三月十四日

胤禛拿起允禩的信看了一眼，丢在一边，只顾拿折子看。不知道又写什么歪诗泄愤，朝中近日闹心事不少，实在没功夫理会他。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允禩侧福晋马尔泰氏昨日歿。皇上曾训斥昔廉亲王焚化珍珠、金银器皿等物为母治丧，奢靡浪费，并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下旨："今后八旗办事有以馈粥为名，多备猪羊，大设肴饌者，严行禁止，违者题参治罪。"，臣观允禩欲奢靡治丧，特参奏皇上……"胤禛霎时如遭雷击，手中毛笔跌落在折子上。

刚进屋准备请安的胤祥大惊，从未见过皇兄如此失态，立即问道："皇兄，发生何事？"胤禛目光定定，半日仍无一言，只有身子似乎在微微颤抖。

胤祥忙端起桌上热茶递给胤禛，一面道："皇兄，先喝口茶。"说着眼光瞟向桌上墨迹斑斑的折子，一行字立即蹦到胤祥眼中，"……马尔泰氏昨日歿……"心大力一抽，手一抖，茶盅跌落在地。

胤禛惊醒，从龙椅上跳起，自语道："朕不信，朕不信她会如此恨朕。"说着忽然醒悟，在书架上翻找起来，一本本折子被扔到地上，抓起上有允禩所书的"皇上亲启"四字的信，胤禛手微抖着拆开信封。又一个信封，"皇上亲启"，他不可能再熟悉的字迹跃入眼帘时，胤禛眼前一黑，身形晃动，胤祥忙一把扶住，看到皇兄手中的信封时，眼前变得迷蒙。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夜

空落落的院子内，只几点微弱烛光隐约闪动，允禩不知隐在何处。领路侍卫对胤祥恭声道："只爷一人在守灵，因爷说福晋喜静，不……"随在胤祥身后，一身微服的胤禛冷声道："闭嘴！这里没有福晋。"侍卫一哆嗦，不明白为何十三爷的随从竟然比十三爷更加威势摄人，全身冷意逼人。不愿再在阴森森的院落内久呆，立即向胤祥行礼告退。

席地坐于屋角的允禩闻声，心内微惊，紧了紧手中一直捏着的金钗，塞回怀里，拿起地上的酒壶大灌了一口，抚着怀中的罐子。若曦，他终究来了！

胤禛盯着灵堂外的白幕，半晌未动。胤祥也是怔怔出神，上次分别时还想着可以来看看她，总有机会再聚，未料竟是永别。想到此处心酸难耐，又觉得此时最伤心的人不是自己，忙打起精神轻声道："四哥，我们进去吧！"胤禛微一颌首，举步而进。

灵堂内只有一个牌位，竟然没有棺柩。胤禛悲痛诧异之余，忽地心生一丝希望，她也许没有走，只是……只是……，想到此处，扭头四处找允禩，喝道：

"允禩，出来见朕！"

允禩凝视着立在白烛旁的胤禛淡淡道："我在这里。"胤禛，胤祥看向缩坐在一团黑暗中的模糊影子。胤祥问："十四弟，为何不见棺柩，只有牌位？"允禩起身走到桌旁，把怀中的瓷罐放于牌位后道："若曦在这里。"

胤禛一瞬未反应过来允禩的意思，待明白，气怒悲急攻心，再加上快马加鞭赶路的疲惫，身子摇晃欲倒，胤祥忙扶住，问道："十四弟，究竟怎么回事？"允禩淡淡道："怎么回事？我把若曦尸身火化了呗！"胤禛悲怒交加，一个耳光向允禩甩过去，胤祥忙架住，劝道："皇兄，你先冷静一下，十四弟绝不会如此对若曦的，问清楚再说。"

允禩冷笑几声道："你这会子急了？早点干吗去了？你知道若曦眼巴巴地等了你几天？现在做这个样子给谁看？"胤禛骂道："你自个干的好事，你来说朕？"

胤祥道："因为信封上是你的字迹，皇兄误会又是你写信来挑衅，所以丢过一边未及时看。"允禩脸色微变，呆了一会，道："即使信没有收到，可这府里到处都有你的探子，他们就不会向你说若曦的事情吗？"

胤禛恨盯着允禩不语，胤祥恨叹道："你故意搞出那么多花样让皇兄不愿意再听有关若曦的奏报，你还要问吗？"

允禩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喃喃道："原来如此！"扑到若曦牌位前叫道："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成心让你伤心失望的。那次梅花树下我确是故意诱你做亲密之举给林中窥视的人看，只因心中憋闷，想气气皇兄。可后来我绝非有意，我只是真心喜欢和你聊天畅谈，象回到小时候，心变得很平和，睡得很香。虽然隔着屏风，可知道你在一旁静静睡着，我心里……"

胤禛喝道："闭嘴！"胤祥满面悲色，看着若曦的牌位，为什么苍天总是弄人？竟连恨意都无处可去，"你究竟为何要……要这样对若曦？不肯让皇兄见她一面。"允禩道："是若曦自己要求的，她一直恳求我，说让我找个有风的日子把她随风散去，这样她就自由了。她说她不想有不好的味道，说不想呆在黑漆漆的地下，说会被……会被虫子咬。"

胤禛、胤祥两人一愣，胤祥抑着悲伤道："这古里怪样但又很有些歪理的话是若曦说的。"胤禛盯着若曦牌位，伸手去拿瓷罐，触手时的冰冷，让他立即又缩回了手，痛何如哉？

半晌后才强抑着颤抖，轻轻抚摸着瓷罐，心头的那滴眼泪一点点荡开，啃噬着心，不觉得疼痛，只知道从此后，心不再完整，中间一片空了。

胤禛猛然抱起磁罐道："我们走！"允禩一个箭步拦在他身前道："若曦如今是我的侧福晋，你不能带她走。"胤禛淡淡道："是不是你的福晋，是朕说了算。轮不到你说话。朕本就没有让若曦的名字记录在宗谱中。你们也根本未行大婚之礼。"允禩怒声道："皇阿玛临去，我未见上最后一面，额娘去，我又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如今我的福晋，你要带走，你也欺人太甚！"

胤禛冷笑道："是欺负你，又怎么样？"允禩气得手直抖，胤祥忙道："十四弟，你体谅一下皇兄现在的心情。何况我觉得若曦会愿意和皇兄走的。"允禩大笑道："笑话！若愿意，又何必出来？"

不知何时立在门侧的巧慧幽幽道："十四爷，您让皇上带小姐走吧！小姐是愿意的。"说完对胤禛行礼请安道："皇上请随奴婢来一下。"

胤禛举步跟上，胤祥看着脸色青白的允禩道："你若真把若曦当朋友，就不要再和皇兄争吵了，特别是当着她的面，她这一辈子的左右为难，痛苦一直都是为八哥，为你们。如今人已去，还要让她难过吗？"允禩默了一会，微一颌首，胤祥轻拍了下他的肩膀，转身快步追胤禛而去。

巧慧指着院中紫藤架下的藤椅道："小姐最爱坐在这里沉思，能整日不动不说话。"进屋看着书桌道："小姐每天都花很长时间练字，直到最后手上实在没有力气才作罢。"说着打开桌旁的大箱子道："这全是小姐所练的字。"

胤禛把怀中的磁罐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拣起一张凑在烛旁细看，全是自己的笔迹，但又不尽然，笔笔相思，字字情意，她把心中的相思全部倾诉在笔端了。

胤祥看了一篇，轻叹口气，满满一大箱子，为什么离开后才能毫无顾忌地爱呢？

巧慧捧出一包东西，木然道："小姐没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奴婢本想留着的，可想着也许给皇上更好。"

胤禛打开包裹，随手拿起首饰盒旁的细长红布包，解开竟是一只白羽箭，似乎已经被摸挲了千万遍，整个箭杆光滑无比，胤禛微微诧异了一瞬，蓦然反应过来，本以为不可能再痛的心，居然又是一下彻骨刺痛，身子一软，瘫坐在椅上，胤禛手中紧紧握着箭，"她临去前说什么了吗？"巧慧道："没有话给皇上。"胤禛长叹一声，心中的泪意终是泛到了眼中，扭过头道："你们先出去，朕想独自和若曦呆会。"

允祥和巧慧忙退出，巧慧低声对允祥道："十三爷，小姐有东西给你。"两人进了巧慧屋子，巧慧点亮灯，从怀里掏出封信和布条递给允祥，允祥越看眉

头越紧，看完后出了会子神，把信在蜡烛上烧了。拿着布条看了一眼，轻叹口气，收进怀中。

巧慧又捧了一个红木匣子出来，"小姐没什么富裕的银子留下，这些东西让我分一半给王喜王公公，不过……"允祥道："若曦走后不久，王喜就失足落水淹死了，这些钱财他已用不上。"巧慧愣了一瞬，轻声道："不过小姐当时说完这话，叹了口气又说王喜是聪明人，这些大概用不上了，转赠给他的父母弟弟吧！"允祥点点头，"皇兄已经厚赐了王喜的家人。"

允祥看着巧慧柔声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巧慧道："主子和小姐都留了不少财物给奴婢，小姐说，随奴婢心愿。可奴婢愿意去服侍承欢格格。小姐留了个玉佩给格格。"）允祥点头道："我本也想接你回府的，可又不愿勉强你。既然你自个愿意就更好。接了承欢回来，也不怕没人管束她了。"

雍正四年三月

允禩、允禵削去宗籍，其子孙俱撤去黄带，其有品级的妇女一并销去品级。正蓝旗都统音德等将允禩、允禵等更名编入佐领事议奏请旨。得旨："尔等乘便行文楚宗，将允禵之名并伊子孙之名著伊自身书写；允禩及其子之名亦著允禩自行书写。"本月十二日，允禩自改其名为"阿其那"，意为"俎上之鱼"，改其子弘旺名"菩萨保"，祈求雍正能像菩萨一样的大慈大悲，免弘旺一死。允禵拒不改名，五月十四日，雍正将允禵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鬼"。

雍正四年八月

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公同议奏"阿其那"允禩罪状四十款，议奏"塞思黑"允禵罪状二十八款，议奏允禵罪状十四款。诸王大臣等请将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即正典刑，以为万世臣子之炯戒。

胤禩命塞思黑回京置罪，允禵一路谈笑如常，面无惧色。胤禩怒，命监禁于保定，严加看管。

胤禵被羁押于小屋，四面围以高墙。胤禵入居后门立即被封闭，吃喝拉撒俱在其内，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胤禵监禁期间的日用饮食之物都按犯人之例供给。

坐于黑室中，披头散发的允禵笑道："十三弟不在京城享福，怎么跑这里来了？"往日养尊处优的九哥，面色青黄，屋内气味骚臭，唯一没变的的就是眉梢眼角的桀骜，允祥心里本有的几分恨意散去，淡淡道："我受人之托来给九哥送东西。"

允禩看着从小窗内递进的小瓷瓶未动，允祥道："鹤顶红。"允禩一愣，忙伸手接过，"为何？难道皇上已经折磨够了？终于肯给我们一个痛快了？"允祥道："皇兄怎么可能这么轻易饶恕你。若非你，弘时怎么会和皇兄父子疏离？玉檀怎么会死？若曦的孩子能掉？她又怎么会选择离皇兄而去？以至最后天人永隔。十分心痛必要我们承受五分，你做到了！"

允禩笑着抛了抛手中的瓶子道："那你这是为谁而来？"允祥道："若曦托我的。"允禩呆了一下道："她已经走了多久了？"允祥道："她说如此做只为了自己妹妹，你可以依旧讨厌她。你若愿意领玉檀的情就留下药，若不愿意可以还给我。"

允禩心内牵痛，女人对自己而言不过两个用途，一个是用来穿的，身子怎么爽怎么来，一个是工具，笼络人心，刺探消息。而这些女人对他的想法，他心中也一清二楚。可玉檀，他似乎懂又似乎不懂，还是能懂却不愿懂？

冰天雪地里，被鞭子抽得血迹斑斑却不肯松手的瘦丫头；握着笔，忽然被自己搂在怀里吓得浑身战抖的清秀少女；站在宫墙的角落处默默凝视自己的宫女。

沉默半晌后低声道："我领了！"允祥从小窗内扔进一块布条，看了允禩一眼道："就此别过！"

允禩直等到允祥脚步声消失良久，方捡起布条，"……玉檀不悔！无怨！……"不悔！无怨！为什么不是恨？为什么？允禩放声大笑起来，若曦，你不愧是老四的女人，比他还狠！他只能折磨我们身子，我依旧谈笑以对，不过一死而已。可你居然让我连死都不能安心，要心带后悔怜惜。

八月二十七日，胤禩逝，时年四十三岁。

雍正四年九月

允禩把玩着手中的小瓷瓶，笑问："你这样一而再地帮我们，皇上不会责怒于你吗？"允祥淡淡一笑道："回头我告诉皇兄是若曦临终的意思，皇兄即使生气，也不会说什么的。毕竟皇兄连若曦想见他最后一面的愿望都未满足，这么点小心愿总不会再让若曦失望。"

允禩静默了会道："我去后，如果可以保住全尸，麻烦你将明慧的骨灰与我合葬，如果是被粉骨扬灰，那也麻烦你把她的与我撒在一起吧！生前我未能做到与她长相厮守，死后希望能遂了她的心愿。"允祥心中酸楚，用力点点头。

允禩犹豫了下道："弘旺……"允祥郑重地道："皇兄不会降罪于弘旺的。"

"想了想又道："八哥请放心，我在一日必看顾他一日。"

允禩道："十三弟为我所做一切，今生是无以为报了！"说着理了理长袍，向允祥行了一个大礼，允祥急得在窗外直说："八哥，不可！"

允禩行完礼后，转身面朝墙壁而坐，再不回头。头发梳理的纹丝不乱，背脊虽瘦却依旧直挺。

允祥凝视半晌，向允禩静静行了一礼后转身离去。

九月十四日，允禩亡，时年四十六岁。

雍正八年五月

怡亲王允祥薨逝，胤禩谕令恢复原名允祥。下谕列举允祥一生功德，配享太庙，谥号曰贤，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号上，又用自己的藩邸积蓄，为允祥修建陵园。

雍正八年腊月三十

光线一丝丝收拢回西边，落日半躲在云后，撒出红橙黄金，映得朵朵暮云象熔了的金子般，将半边天空化成火海。又抖落赤朱丹彤，在紫禁城连绵起伏的琉璃瓦、金顶上溅出无数夺目的亮点，白日里庄严肃穆的紫禁城笼罩在一团金碧辉煌中，宛若天宇琼台，华美不可方物。

胤禩立在景山顶端，身子沐浴在轻柔的暖光中，俯瞰着横在他脚下的整个紫禁城，眼睛深处却空无一物，宛如荒漠上的天空：辽远、寂寞。

爱与恨都已离去，只剩他了。

注：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胤禩驾崩，时年五十八岁。庙号世宗，乾隆二年三月，葬清西陵。

圣祖十子允禔我，乾隆二年，得释，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卒，诏用贝子品级祭葬。

圣祖十四子允禵幽禁于寿皇殿内。乾隆十二年，得释。乾隆十三年，晋恂郡王。乾隆二十年卒。